

目

录

党彬开篇寄语

正文第一章	浪漫花季	1
党彬散记之一	泥玩店轶闻轶事	22
正文第二章	浪漫今宵	39
正文第三章	“家庭特务”	50
党彬散记之二	保命台	62
正文第四章	谎祸	74
正文第五章	“圣人蛋子”	85
党彬散记之三	放河灯	95
正文第六章	市委大院里的黑杆儿大膀金翅鸟	100
正文第七章	女人如戏	113
党彬散记之四	青梅竹马	123
正文第八章	围城内外	130
党彬散记之五	“抢绝户”	139
正文第九章	镇老大黑头	146

正文第十章	逼女为官	157
党彬散记之六	黑吃黑	168
正文第十一章	幻觉性伴侣	175
正文第十二章	驱牛大上访	194
党彬散记之七	逃离故土	206
正文第十三章	幻觉成真	211
正文第十四章	密谋报复	222
党彬散记之八	救命的“八件套”	236
正文第十五章	风雨莲池	241
正文第十六章	绵绵亲情	255
党彬散记之九	腊八粥	273
正文第十七章	假戏真做	281
正文第十八章	谎行	295
党彬散记之十	柄娘断指	318
正文第十九章	村民反扫荡	324
正文第二十章	法人党富根	333

党彬散记之十一	无常人生	346
正文第二十一章	屠夫石碓	357
正文第二十二章	愤怒圣人蛋	367
党彬散记之十二	达摩克利斯之剑	385
正文第二十三章	碾子的喜事	392
正文第二十四章	党红出走	401
党彬散记之十三	黄河恋情	410
正文第二十五章	遭遇波折	417
正文第二十六章	情感漩涡	427
党彬散记之十四	女娲诞生	440
正文第二十七章	洁女党华	447
正文第二十八章	惨案	457
党彬散记之十五	福祸泥玩	468
正文第二十九章	姐弟情短	472
党彬散记之十六	关于保命台	487
正文第三十章	智勇红粉	495

党彬散记之十七	福兮祸所倚	513
正文第三十一章	官逼民“反”	520
党彬散记之十八	祸起萧墙	538
正文第三十二章	实施凶杀	549
党彬散记之十九	纷争保命台	558
正文第三十三章	无毒不女人	563
党彬散记之二十	血祭保命台	569
后记		578

阅读提示

正文第一章 浪漫花季

作为“教父”加情人的胡琰在开导高蓉蓉时说：“古往今来，政治的宠儿永远都是政治的追随者，这是铁律。政治与真理有时是不能划等号的，在一些特殊的时段，当谎言与谬误如真理般流行时，你必须像尊重真理那样尊重谎言与谬误。”

党彬散记之一 泥玩店轶闻轶事

杂鱼们众星捧月地围着狗子一致请求他讲讲犯案经过。狗子说我跟你们这帮杂鱼可不是一路人，一个他妈的镇办主任掂着鸡巴头子乱戳，我兄弟党军当兵在外，这个王八蛋竟敢钻我兄弟的空子，我把他给剿了，蛋子儿喂了狗，叫他再也伸不出鸡巴戳屎不成。

正文第二章 浪漫今宵

党军说，我在部队就是搞建筑工程的，多大的工程

花多少钱我心里有数儿，我敢说这水库工程被吃下去的黑钱少说也有二百万，他们这叫扶贫？叫脱贫工程？说白了这是扶官儿扶贪官儿，是富官工程富贪官工程。要不咱们泥玩店解放几十年了还穷得丁当响呢？咋会年年扶贫年年贫呢？这一帮腐败分子连扶贫款也敢朝腰包儿里装！

正文第六章 市委大院里的黑杆儿大膀金翅鸟

党彬心想难怪社会上盛传：“千元户万元户，不如女人脱脱裤”；“裤子一脱，提个副科”；“只要肯卖逼，仕途坐飞机”……都是些啥鸡巴玩艺儿，背地里又盗又娼的，坐在台面上就成了市委书记，如今真的是世风日下不可救药了吗？

正文第十章 逼女为官

党华突然出语惊人：“爸，你不想让我用身子换副镇长吧？”党富根愕然一愣，嘴巴嚅动了两下，可话没有出唇。党华直盯着爸爸说：“你说话呀爸！”党富根长吁口气，也出语惊人地说：“小华，要真能换个镇长也值。”党华大吃一惊道：“你说啥爸？你老糊涂了吧？”党富根很无奈地摇着头说：“我不糊涂，心里清楚着哩！”党华冷冷地哼一下鼻子道：“你真的不糊涂？我可是你一手拉扯大的亲闺女呵爸！”党富根一口咬定道：“睡一觉能换个副镇长也值。”

正文第十一章 幻觉性伴侣

艾民只好一脸坦诚地说：“好！我佩服您高书记，

我如果对您诚心诚意 ,毫无弄虚做假之处的话 ,您咋对我呢? ”她干脆说 : “铜丘市副市长一职就非你莫属 ! ”他激动得涨红了脸 , 冲她连连作揖道 : “高书记您真是明人快事 ! 痛快 ! 痛快 ! 您提问吧高书记 ,您问哪儿我答哪儿 ! ”她说 : “其实我就两个简单的问题 ,一是这个馅饼有多大 ? 二是有多少张嘴吃 ? ”他一下子愣住了 ,这个臭女人可真厉害呀。她接着用坚定的不容置疑的语气说 : “还有一点儿就是 ,这个馅饼必须由我来分配 ! ”

正文第十六章 绵绵亲情

高蓉蓉单方面中止了刚进行了一半儿的作爱程序 ,像轰狗一样把沮丧之极的艾民轰走了。她关上门就跟胡琰打电话 ,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她气乎乎地问 : “你说我该咋收拾党彬这个赖小子 ,才能捂住他的放屁嘴 ?他在背后对我指指戳戳 ,我还咋在铜丘做人 ? ”胡琰当即就批评她说 : “你太冲动太缺乏理性了嘛 ,简直是有点儿神经兮兮 ,你切不可操之过急 ,再暗暗观察一段 ,即便收拾他 ,也得讲究个策略 ,起码也得掌握一个原则——既打住狼又不能让手上带血。 ”

党彬散记之十二 达摩克利斯之剑

这晚 ,党铁汉极投入地窥视姚婉洗澡 ,不曾想黄雀在后 ,柄伯的一只大口袋犹如天降 ,罩了党铁汉个严实 ,接下来便是一顿皮鞋伺候。柄伯的手枪像鸡头在党铁汉的脑门上好一阵啄米 ,他嘴里含着一只核桃变了腔调后大骂 : “党铁汉 ! 见花泄 ! 姚婉是我的女朋友 ,你

若再敢起坏心 ,我砸烂你这稀饭罐子 ! ”

正文第三十一章 官逼民“反”

雨降低了嗓门 ,急切地表白着 : “真的 ,石碾兄弟 ,你干我吧 ,你肯定听说过我曾是咱们泥玩店的大美人 ,可我现在也不老呵 ,只要你放过我的花玉 ,你想咋干都行 ,你啥时想干我都叫你干。 ”一丝不挂的石碾狂笑着走向雨。雨的脸上突然闪出了希望 ,急切地说 : “好兄弟哩 ,你干我吧 ,我真的还不老呵 ! 咱俩就在党黑头的眼皮下边干 ,叫党黑头也看个尽兴看个痛快 ! ”

党彬散记之二十 血祭保命台

柄伯择高处而站 ,洪亮着嗓门说 : “老少爷们 ,经历过三八年黄水的人都见过浮尸漂流人为鱼鳖哇 ,大水灾后黄泛区饿殍遍野人相食 ,是铜丘庇佑了咱们这方水土的百姓 ,它如何不是保命台 ? 北有黄河南有淮水 ,这是两条恶龙呵 ,咱们这锅底夹在中间怎么能掉以轻心 ? 黄淮水患一日不除一日不能毁坏铜丘 ,就不能没有保命台 ! ”

党彬开篇寄语

始进冬月，偶感一次风寒，因懈怠竟成顽疾，恹恹如一只病鸟。而钢筋水泥构建的楼房，则如屉笼。深藏一久，便麻痹了翅子，笔也就很冷清了。思想却一如往日的野，想老家想乡下……竟不舍昼夜。

老家叫泥玩店，百十户人家。细细的乌龙河，从村北绕过。春开桃李，秋放芦花。偶尔一声鸡啼狗吠，便悠悠荡出很远很远，如同来自冥冥的天边。

老家多贫困，却也诗情画意。

像铜丘，从状貌到传说，都美得让人心醉。

正文第一章 浪漫花季

高蓉蓉来省城前曾跟着被称为母亲的高花子在大阳颠沛流离多年，多亏了柄伯临别时送上的几套“泥玩八件套”，每次都是到水不流处揭不开锅时，高花子才金金贵贵地拿出一套，总能换得不大不小的一笔保命钱。

或许是让苦日子逼的，高蓉蓉十四五岁就通晓女人的长处与优势。如果说她的贞操是在不经意间被班主任攫取的，那么与第二个男人的关系简直就是一场噩梦。这第二个男人是大阳地委党校的郑直校长，岁数比母亲高花子还要大出许多。地委党校的行政规格是县团级，郑直校长也就是正处级了，这在大阳是很能吃一碟子的，可郑直校长的做派就是一介文弱书生，差不多一年四季都是一身四个兜儿的干部服，连三伏天也把风纪扣系得紧紧的。县团级单位按规定是配有专车的，可他这些年来一直坚持骑车子上下班，这在大阳地直机关是绝无仅有的。地区财政曾两次给党校批过购车的钱，就在第一笔不小的款项划到党校账户上时，乌龙河发了大水，沿河两岸的百姓都逃到铜丘上避水灾，那会儿的郑直校长还没有扶正，是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他当即就把这笔购车款与他本人的千元积蓄一齐捐给了灾民，那时的一千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差不多顶如今的万元。他的行为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不少媒体报道这件事时，都引用了他这么一句话：“我上下班没有车

子，个人生活紧张点儿这都是鸡毛蒜皮儿，灾民没饭吃是啥事儿？民以食为天。”水灾过后，鉴于社会舆论的影响，地区财政本着不能让好人吃亏的原则给党校批了第二笔购车款，他又用这笔款建了“泥玩店小学”，这次为了不给财政上办难堪，他回避新闻媒体，可受益的泥玩店百姓不回避新闻媒体，风里雨里驮着他来来往往的破自行车不回避新闻媒体，他这番行为的结果是此处无声胜有声。不久他就被扶正做了正校长。他还有句口头禅：“我们党校是做什么的？我们党校是培养党员干部的，打铁先得本身硬，如果我们党校的同志觉悟不高，还如何培养别人？”他的觉悟当然是很高的，像他那一茬从农村革命进城的干部，差不多都甩了农村的老婆，惟他坚持不当陈世美，逢年过节还陪着土得掉渣儿的老婆逛逛商场、公园什么的。他的举止言行在大阳的百姓中间，有口皆碑。

高蓉蓉听过郑直校长的报告，读过报纸上有关他的文章，她对他是尊敬、崇敬加崇拜。她在作文中称他是“革命前辈”，是“闪光的丰碑”，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说他是她此生的榜样、楷模与旗帜。后来尤令她兴奋的是，母亲高花子辗转去他家当了保姆，这自然就有了近距离的接触。第一次见面她甜甜地叫他“郑伯伯”。他点着头很慈祥很和蔼地笑了笑，他笑时从眼角到脸颊刻起几道很深很深的皱折，并且两边皱折的长度深度弯度都一致对称，这样的笑加上团团圆圆的脸型，就活脱脱地成了一朵菊花，是那种米黄色的灿烂盛开的金线菊。因为在百花中她对菊花情有独钟，所以她神使鬼差地给他起了个绰号：金线菊。如果没有第三人在场的时候，“金线菊”的开放就更灿烂，他喜欢让她很近很近地站在身边，给她讲理想讲进步讲革命道理，讲到热烈处他喜欢有意无意地托托她的下巴，拍拍她的胳膊，摸摸她的腰窝儿什么的，她不仅不反感反

而有一种被阳光雨露沐浴的感觉。有一阵子她朝他家跑得很勤，是因为她就读的工读中学正面临着毕业，母亲高花子曾托了他，母亲高花子托他时的姿态很下作，恨不得要跟他跪下来磕头，而他的态度很冷漠，说话有一搭没一搭的，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完全不像在她面前的金线菊。她是隔着门缝偷看到这一场景的，那一刻她特别心疼母亲高花子也对他产生了憎恶，不过她内心也挺矛盾，是不是母亲高花子难为了他？托门子走后门是不正之风呵，他是个正派干部，这正是他深恶痛绝的啊。

这天郑直校长一家都上班了，母亲高花子也上街采购去了，三室一厅的房子里就剩她自己，她原本也要走的，只是他上班走时瞅个机会给她点了点头，她不理解他点头的意思，但金线菊的模样让她有点儿动心，她想他或许有话要说，而且她也想对他说不难为他了，她就在街道上待业，并如他在报告中所讲的，革命战士是块砖，时刻听从党召唤，搬到大厦顶得住，坐在厕所无怨言。就是这个念头使她留了下来。让她惊讶的是母亲高花子前脚离开不到三分钟，他就夹着大公文包回来了，一副盛开的金线菊模样，他先进了书房，之后把她喊了过来。他坐在一张为他临时休息准备的硬板床上，他让她站在他的面前，一脸慈祥地拉着她的双手说：“你中学快毕业了？”她点点头。他说：“你愿意接着上中专么？”她点点头说：“愿意。”他说：“中专一毕业就是国家干部你知道不知道？”他此时拉她的手开始在她臂上摩抚。她就有了阳光雨露般的感觉。他接着说：“那样的话你与你母亲的生活就有着落了。”他这样说着双手也就游移到了她的肩胛下边，并理直气壮地朝她的乳房处扩展。当时她的头轰了一下，她想他这样的人也会干这种赖事儿？他是地委党校的校长，专门培养党员干部的大领导

啊。他不可能如班主任那样无耻吧？

那晚在市郊的工读中学，大雨加上停电把她一人困在了教室里，两头的门都是那种一关就上的暗锁，十点多钟时有人开门，她以为是贼吓得藏在门后，周身缩成一团。进来的是班主任，还带着她最要好的朋友。班主任是个漂亮的棒小伙儿，一身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穿一双不染纤尘的白回力鞋，课外活动常组织男生打篮球，他打中锋篮投得很准，可他从不搞个人英雄主义，碰到谁投了臭球他也不恼，总乐呵呵地拍着这位男生的脑袋说下回要注意哟，为此男生们都很尊敬他崇拜他。晚自习时他喜欢找女生个别谈话，他是上边指派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员，所以谈话的中心内容是他工厂办黑板报时写的诗，他说他曾在全地区的五一庆祝会上朗诵诗，他的每句诗的尾部差不多都带着一个“啊”字，他在跟女生朗诵“啊——”时，总习惯地左腿弓右腿蹬探身伸臂做飞翔状。他的飞翔状很自然很优美，为此女生们也很尊敬他崇拜他。高蓉蓉原以为班主任是找她朋友谈工作的，班主任是全地区的教书育人标兵、校团委书记，她朋友是全校的模范团支部书记，他俩都是学校的大红人啊。就在她准备起身向他俩打招呼的时候，令她目瞪口呆的事儿发生了，班主任与她的朋友紧紧地抱在了一起，两人的舌头搅出一片声响，她朋友哼哼唧唧地吊紧了班主任的脖子，身子蛇一样在班主任的怀里扭动。班主任把她朋友平托到了课桌上。班主任有些笨手笨脚地解她朋友的衫衣扣子时，她朋友已利利索索地脱掉了裙子、裤头，连袜子都蹬了下来。整个交媾的过程就是在距她两米远的地方发生的。

高蓉蓉突然感到了周身的燥热，心里开始憋闷甚至有点儿闷得透不过气来，下边忽地有了小解的感觉。她想走开可又担心开门的响动会惊扰班主任和她朋友，她只好缩在墙角一动不

动地呆着。她想闭上眼睛堵住耳朵，但闭了两下堵了两下就又睁开了敞开了，她就这么犹犹疑疑地欣赏着眼前这场有声有色的交媾。可后来她竟难以阻遏地发出了一声尖叫，原因是她朋友与班主任结束了酣畅淋漓的第一回合，和风细雨地酝酿第二回合时提到了她。班主任摸着她朋友的乳房说：“你没有高蓉蓉丰满。”她朋友说：“老师你是不是也想干高蓉蓉？”那个时候说不清是思想禁锢导致的文化贫乏还是语言贫乏，反正她的同学不论男女私下描述这码事儿时只有一个很简洁明快的动词就是“干”。因而她朋友使用这个简洁明快的动词时很自然很流畅。班主任没有吱声，只是一个劲儿地揉着她朋友的胸脯。她朋友打破了短暂的沉默说：“老师你要是想干高蓉蓉的话我给蓉蓉说。”班主任说：“高蓉蓉会愿意么？”她朋友不假思索地说：“高蓉蓉愿意！”她这边心里就一百个不乐意，你跟班主任生龙活虎地干，干足了干够了怎么编排起我来了，你怎么知道我愿意呢？你是我肚里的蛔虫？她朋友这会儿摸着班主任的胸毛说：“你打篮球还有你朗诵诗的姿势特优美我们女生都喜欢，你是全地区的教书育人模范我们女生都崇拜你！”她这边儿心里说这番话倒也是实情，可喜欢归喜欢、崇拜归崇拜可不等于想干这事儿呵。她朋友接着说：“再说你是班主任呢，我们都巴望着你能给个好鉴定哩，高蓉蓉咋会不愿意？高蓉蓉肯定愿意，我不就愿意了？我是团支书高蓉蓉才是入团积极分子！”班主任就说：“我是真想干高蓉蓉呀，一看高蓉蓉那丰满的胸脯我就想干！”

高蓉蓉的尖叫就是在这时发出的。班主任与她朋友先是大惊失色，但很快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高蓉蓉慌张着起身开门。班主任拎着裤子喊了一声：“高蓉蓉！”她朋友急中生智说：“你快拉住高蓉蓉不能让她走。”班主任就光着腚扑过来抱

住她说：“高蓉蓉你不会对别人说吧？”她连声说：“快放我走我不说！快放我走我不说。”她朋友这会儿已穿戴整齐，过来推班主任一把并示了示眼色。班主任会意一使劲将她平托在怀里，朝前跨了两步，将她放在课桌上。她用力挣扎着叫道：“我不我不！”她朋友一边用力按着她的臂膀不让她挣扎，一边耐心地做着战前动员：“你不知道蓉蓉舒服得很啊，况且又不是别人是咱们的班主任，你能不能入团能不能得一份好鉴定全凭他一句话哩。”班主任抓住机会，三下五除二地扒掉了她的裙子，在扒她的湿漉漉的短裤时，班主任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地惊叫道：“你看哪高蓉蓉也开化了！你看哪高蓉蓉也开化了。”她朋友一边继续用力按着她一边嗔道：“你快干吧你！”班主任完事后，仍余兴未尽地把手硬伸到她的小衣裳里边了。她发育较早的乳房早就大得让她恶心了，她自己就设计了紧身的小衣裳用一溜扣子把挺拔的部位硬勒下去。因为小衣裳太紧，限制了班主任手的抚动，也硌得她难受，她就自己把小衣裳的一溜布扣解开了，两只乳房就“嘭”地一下弹了出来，白白亮亮哟，硕大硕大哟，班主任惊喜得险些昏厥过去。她朋友很友好地对着她的耳朵小声说：“咋样蓉蓉？我没有骗你吧？你说我干吗要骗你呢？”她不理她朋友，又气又羞又无可奈何地闭着眼睛。她朋友对班主任说：“抓紧把蓉蓉的团员批了吧。”班主任双手仍一个劲儿地忙碌着说：“明天就批明天就批。”

班主任说话算话，第二天就把她的团员批了。班主任在团委办公室又成了班主任的模样，全无了在她身子上边的轻狂，他挺严肃地对她说：“你父亲高凡的政治问题是很严重的，照理还需要对你进行长期考验，因为你这一段表现不错，我就做特殊处理了。”入团是她追求数年的目标，她当然很激动。晚

上班主任找她谈话，她心里很明白谈话的内容，但她仅犹豫了一下，就尾巴似地跟着班主任走了。这一次班主任放得更开，她时而也配合一下，可她不像她朋友那样肆无忌惮地大呼小叫，她始终紧咬着发辫不让呻吟出唇，但她顾住了吹笛顾不住捏眼儿，挡住了嘴巴周身却小船般地狂颠，班主任开始很温柔很细致很儒雅，后来竟被她颠疯了颠狂了，在她身上狼一样嗷嗷大叫……事后她一直很纳闷，平素温文尔雅的班主任那会儿咋成了一只凶残的狼呢？

此刻对郑直校长目光里闪动的东西，高蓉蓉心领神会，因为她毕竟涉历过爱河，已稔熟其中的章节。已经有些日子了，班主任几乎天天与她“谈话”，并且一次比一次凶残，她见怪不怪已经适应了他的凶残。因为班主任只跟她谈话，连她朋友都冷落了，她朋友见她时脸色都灰灰的。她这天问班主任：“你咋不跟别人谈话了？”班主任笑笑说：“自跟你在一起后我就不再想跟别人在一起了。”她愣愣地说：“那为什么呢？”班主任想想说：“有好面馍馍吃着谁还想吃杂面窝窝头？”她当然体会不到这两个比喻的差别，可她乐意听班主任这么说这么比喻。她觉得这是班主任对她的表扬。为了报答班主任对她的表扬，再谈话时她就积极主动配合。班主任每次都要变换不同的花样，利用教室里的器物作道具，不同角度不同位置地改变着她的体位，把“谈话”的活动做成了游戏，开始她还有些忸怩不自然，后来也就由着班主任的性子来了，他想干就让他干，他想在哪里干就在哪里干，他想咋干就叫他咋干。对男女之间干这种事儿，她已经被操练得相当老道，再从书上看到“破鞋”、“破烂货”、“婊子”一类的字眼时，她就很自然地对号入座了，每天让班主任干几回还能不“破”还能不“烂”？说白

了她已经没有什么贞操观与羞耻心了。

这会儿，面对“金线菊”欲望，她最初的一闪念是自己是片让班主任捣烂的菜叶儿呀，自己配不上这革命老前辈呀，后来她又有了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她心想这革命老前辈与篮球中锋班主任相比如何，到了那个山崩地裂的时候，这朵“金线菊”会怎么样呢？变成一只凶残的老狼？会不会张着大口吃人呢？

此刻，“金线菊”盯着她说：“你知道我多么喜欢你么蓉蓉？”她竟顾遐想并没有对他的话入耳入心，只淡淡一笑没有言语。“金线菊”继续说：“你愿意让我喜欢么蓉蓉？”她仍淡淡一笑没有言语。“金线菊”说：“你要愿意让我喜欢你，上中专的事儿这会儿就算敲定了。”听到他再次加码儿，她真想说伯伯你想干就干吧，可这话在她嗓门口打着旋儿就是冲不出来，后来她灵机一动将他放在她胸脯上的手轻轻拿开，在他愕然的当儿，她解开了衬衫的扣子，又解开了小衣裳上的布扣儿，之后又把他的手轻轻放在了她高高的双乳上，之后她就势躺在了硬板床上随手拿起枕巾盖住了眼睛。“金线菊”这才明白姑娘是真的愿意了，他的心理负担顿时化为乌有，面对横陈的一具充满青春气息的胴体，他想这是一道美味佳肴啊要耐着心存着气品尝，用自己先“兵”后“礼”的方式好好品尝。

郑直校长先“兵”的第一步是，把她的身子搬动到适当的位置，随之撩开了挡在床四周的饰物，露出五个带金属环扣的短牛皮带。他先扣住了她的颈脖，已经习惯了性交游戏的她开始并不在意，他又手脚麻利地扣住了她的双手与双脚。这下全身赤裸的她便如一个“大”字被牢牢地固定在硬板床上。此刻她吃惊地发现他的目光突然变绿了，他猛地勾下头咬住了她的嘴唇，他使劲儿地咬，咬得她想嗷嗷大叫，可又被他的一张

嘴堵得严严实实，无论如何也叫喊不出，他的双手抓着她的两只奶子，狠狠地抓狠狠地揪狠狠地拽……她下身顿时撕裂般地疼痛，她拼命扭曲着大汗淋漓的身子，可五个环子把她捆得死死的，想挣扎也挣扎不得，她终于失声尖叫起来……

后行的“礼”，他做得很充分很细致入微，他水蛭般的舌尖先从她的额头吻起，朝下是眼、耳、鼻、口，之后是左指尖，从小拇指到大拇指，无一遗漏。再右指尖，再左乳头……整个程序进行得一丝不苟，如同他在大课堂上讲授课程。他这番“礼”发生在残酷的“兵”之后，使她从痛苦的深渊攀升至幸福的天堂，就更显得此“礼”的分量之重。这种由下而上的强烈体觉反差，是她在篮球健将班主任那里从未体验过的。此时此刻她的感受轻柔细腻、妙不可言，仿佛魂灵出窍、羽化仙登了。然而也有不尽如意的地方，她感觉到他短裤里边的玩艺儿自始至终都是一坨软软的棉花。

郑直校长用独特的方式把她的身子品尝得有声有色，可在兑现庄严的承诺时却一点儿也不有声有色。他开始是推脱搪塞，在关键的时刻竟以出差为由，来了个小鬼不见面。眼看着同学们都有了新的去处，高蓉蓉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她饭吃不香了，觉也睡不着了，人刀削般地瘦了下来。她向母亲高花子哭诉了与郑直校长的苟且之事，并掀开了他书房硬板床上的饰物，指着五根带金属环扣的短皮带来一番现身说法，气得母亲高花子脸色蜡白连声说畜牲啊真是畜牲啊，阎王爷咋给他披了一张人皮，还郑直呢郑直他奶奶的腿，还地委党校的校长呢，这样的畜牲当党校校长能培养出好党员、好干部么？偏偏这天晚上的大阳新闻上，郑直校长又一脸灿烂地在屏幕上露了相，郑直校长是给全地区的又一批县处级干部做报告，报告的

题目是：如何做一位品德高尚的共产党员。母亲高花子这才恍然意识到郑直校长并未出差，而是一直在地委党校猫着。母亲高花子拉着她径直去了地委党校，一堵一个准儿地把郑直校长堵在了办公室里。

郑直校长先是一愣，后一脸不快地说：“你们是咋回事儿？这是你们随便来的地方？”

高蓉蓉白着脸站在母亲高花子的后边。

母亲高花子颤抖着嘴唇说：“把蓉蓉安排了！”

郑直校长皱起眉头说：“安排？你说得轻巧，能是好安排的？”

高蓉蓉失声饮泣。

郑直校长忙过去关严门，低声喝道：“不许哭！不许在我这里哭！”

母亲高花子颤抖着嘴唇说：“把蓉蓉安排了！”

郑直校长愕然盯着母亲高花子。

母亲高花子把白着脸的高蓉蓉推到前边，颤抖着嘴唇说：“姓郑的，你说你安排不安排？”

郑直校长一脸无赖地说：“安排？我凭什么安排？”

母亲高花子颤抖着嘴唇说：“你糟蹋蓉蓉时是咋说的？提起裤子就不认账？”

郑直校长“嘿嘿”两声阴笑之后，用不无得意的目光相继在母女俩的脸上扫着说：“我糟蹋过你女儿？人证物证时间地点？我脱过裤子？我脱裤子干吗？我已经阳痿多年了！这是经几家医院诊断证明过的！我告诉你姓高的，你这是诬蔑革命老干部！”

高蓉蓉放声大哭。

母亲高花子朝前跨了一步，喷火的目光紧盯着郑直校长：

“你想要无赖么姓郑的？”

郑直校长有点儿撑不住劲儿了：“谁……谁耍无赖？”

母亲高花子从怀里掏出一只玻璃瓶子，里边装着满满的乳白色的液体。

郑直校长一眼就看清楚了商标上的“剧毒”字样，还有触目惊心的骷髅标识，他不由颤抖着脸肌说：“你……你想怎么着？”

母亲高花子咬牙切齿地说：“姓郑的你这个畜牲，阎王爷咋给你披了一张像模像样的人皮？你还是地委党校的校长呢，你这样的畜牲当党校校长还能不败坏党！你还叫郑直呢郑直你奶奶的腿！”

郑直校长跳着脚说：“你骂我？你竟敢骂我？”

母亲高花子一把拧开玻璃瓶盖子，并随手摇匀里边的药液说：“我就骂你个畜牲了！我骂你还是轻的哩，我告诉你姓郑的，粪堆还会冒股气儿哩！你不要以为我们穷人家的姑娘就能由着你糟蹋由着你欺负！你今天要不咬个牙印儿把蓉蓉安排了，我就死在这里，让大家都知道你这个人面畜牲，我叫你这个人面畜牲变成一泡臭屎！我叫你这个人面畜牲当不成党校校长！”

郑直校长这下怯了，从骨子里边怯了，面对这个曾在前铜丘市委书记高凡家当过保姆的女人，他委实领教了什么是“兔子急了也咬人”。他毫不怀疑她的见多识广，相信她会做到言行一致，那样的话他就惨了，他将一败涂地臭不可闻，他在大阳地区的知名度，会戏剧性地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此时此刻，他马上换出了又一副面孔，又成了慈祥 and 和善的“金线菊”。他走到办公桌前，抄起电话给地区招办主任说：“你挺忙的就别再准备研究生毕业考试了，到时我让任课教师替你做一个”

份试卷就行了。”当招办主任领情不过的爽朗笑声从话机里传来时，他说：“我也遇到难题了，老家一位近门侄女想上陈州师范……”不等他说完招办主任就一口答应了。

在陈州师范一晃就过去了两年，高蓉蓉也成了窈窕窈窕的大姑娘。临近毕业时同学们都四处活动拉关系找门子，惟她按兵不动。她心想一片枯叶就随风飘落吧，她甚至做好了到最艰苦最贫困的地方任教的准备，比如去铜丘莲池去泥玩店，当时同学们日常发誓赌咒时的口头禅就是：我要怎么着怎么着的话，毕业时将我派遣到泥玩店。谁知她这片枯叶竟在同学们的一片惊诧目光中，飘落到了大阳地委宣传部。

这当然是本届毕业生分配去处最好的。

宣传部长胡琰是地委常委，或许是处于权力核心的缘故，他平素难得一笑，对部属的严厉在地委大院是出了名的。他不依不饶地训人时，左颊上那颗明显的黑痣即会改变颜色，一下子从浅黑变成酱黑，并油光闪亮着颤动，使人望而生畏。可他在高蓉蓉面前却一反常态，近乎慈父。她新来乍到，班前的打水拖地铁定是由她来做的，进行到他的办公室时，他纵然再忙，也要起身离座，接过暖瓶或者拖把。有一次校改文件，她竟把时间的年份弄错了，出这种常识性的错误，若换了别人，他准是黑痣转色，龙颜大怒，可一听说责任在她，脸色立即由阴转晴，还对懊悔不迭泪流满面的她劝慰有加，这委实令她感激涕零。诸如此类的细枝末节，让同事们暗暗惊诧。

她亦暗暗惊诧。

过了一段日子，她便弄清楚了，从天上给她扔馅饼者是两个人，一位是招办主任，另一位就是胡琰。招办主任在给她填写表格时知道她是高凡的女儿，当年刮“浮夸风”时，高凡是

大阳地区的“放卫星”标兵，是火爆《大阳日报》的名人，招办主任虽未见高凡其人却久闻其声。胡琰在纠偏“浮夸风”时，是赴铜丘的地委工作组组长，就是他以组织的名义首次给高凡谈过话后，高凡畏罪自杀了。这是他始料不及的，而高凡与妻子儿女举家四口一损俱损的自杀方式，更是他始料不及。为此，他痛悔不迭，是自己与高凡谈话的态度太严肃了么？不严肃行么？饿殍遍野呀，不严肃行么？作为地委纠偏工作组组长，没有点儿原则性能行？尽管他有十足充分的理由为自己辩白与开脱，但当时在市委书记职位上，因“浮夸风”畏罪自杀者，高凡是绝无仅有。为此，在以后长长的岁月里，他对高凡抱着深深的忏悔心理，他不敢念及铜丘，不敢念及铜丘市委后院那眼深井。当他在与招办主任一次谈话时，无意中听说高凡的女儿还活着，他就打定主意关照一下这个苦命的女孩。

有一次在资料室查阅材料，她翻到了当年的《大阳日报》，爸爸高凡果然是媒体明星，每天报纸的一版几乎都在报道铜丘市委书记高凡，而文章与图片的落款均署着“本报记者胡琰”。细细品味了这些文图并茂的报道后，她为这些谎言汗颜脸红，惴惴不安。

她终于恍然大悟：当年的铜丘是虚假的泡沫托浮起来的，爸爸高凡也是虚假的泡沫托浮起来的。

而制造这些虚假泡沫者是胡琰。

照理说胡琰也该随爸爸高凡而去，跳进铜丘市委后院那眼深不见底的高台井，可他非但没跳，反而摇身一变成了纠偏“浮夸风”者，成了惩治爸爸高凡的革命动力。

对爸爸高凡来说，是成也胡琰，败也胡琰。

当时作为一线记者的胡琰，因为报道铜丘报道高凡有功，很快便青云直上，先部主任，再副总编，再总编，再地委宣传

部副部长。就在他尚未暖热副部长的藤椅时，由泥玩店水库工程引发了恶性饿死人事件。

胡琰精心制造的大泡沫破灭了。

旗帜铜丘、旗帜高凡被撕成碎片。

胡琰面临着新的选择，就是当初起劲儿鼓吹的，此刻以十倍的起劲儿反对。也就是把过去颠倒了的东西，再彻底颠倒过来，并且要矫枉过正。他亲手建起的高楼大厦，再由他亲手炸掉，这也叫解铃仍需系铃人么？

说白了胡琰必须对铜丘下刀子，对朋友高凡下刀子，而且出手要狠，朝致命处下刀子，决不能手腕发抖心太软，只有这样才是“明哲保身”。

胡琰与爸爸高凡同为“浮夸风”的制造者与参与者，而两者的政治前途却大相径庭，一个是风雨不动安如山，继续提职升官，一个则沦为阶下囚，身败名裂，畏罪自裁。

她憎恶胡琰，但又钦佩胡琰。

胡琰看穿了她矛盾的心态，与她进行了一番长谈，他的谈话很思辩很深入很哲学，令她钦佩之至，并由钦佩升华为崇敬。

胡琰说：“蓉蓉你爸爸本不该死的，当时的‘浮夸风’是全国性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浮夸风’了。何谓‘时势’？这就叫时势。许多地方的‘浮夸风’刮得比铜丘比你爸爸更厉害，许多地方放的‘卫星’比铜丘比你爸爸还多，比如河南的光山县、西平县、遂平县，湖北的谷城县等等，这就叫‘时势造英雄’。后来这些地方都发生了大饥谨，饿死人的事儿很普遍，比如饿死人很多上了中央红头文件的‘光山事件’。政治像一阵风，刮过去也就完了，政治是有时效性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有时喧闹有时冷寂，有时张扬有时低沉，有时台上有

时台下，何谓‘政治’？这就叫政治，这如同漂在水里的木头，暂时捺下去一会儿，但很快就会再浮上来的，那么多刮‘浮夸风’者不都活过来了？那么多放‘卫星’者不都活过来了？而且照样活得风风光光有滋有味！而你爸爸却死了，举家跳高台井自杀了。活下来的人照样驰骋政界，继续升迁或当乡长当县长当专员，或任乡党委书记任县委书记任地委书记……你爸爸缺少的就是这么一种眼光，缺少的就是这么一种忍耐，这就叫政治上的不成熟。”

胡琰还说：“蓉蓉你不要嫉恨我，即便我不报道铜丘不报道你爸爸，还会有人报道的，因为这是政治的需要。‘浮夸风’是政治，放‘卫星’也是政治，《人民日报》1958年6月12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么一则消息：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2亩9分小麦亩产3530斤。实事求是地说这纯属弄虚作假嘛，可我们这头号党报还配发评论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就这样富于浪漫主义的色彩，多少世纪以来一直被当作美丽和神话的东西，如今一桩桩地变成了现实。全国小麦亩产的最高纪录出现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那里……这好像是一个理想，但是不然，这是现实，这是已经拿到手的实物。《人民日报》还这样呢，我们《大阳日报》敢不这样？我是党员记者能不听报社党组织的？时势与政治是相辅相成的，时势犹如潮水，汹涌奔来时，‘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不久，胡琰下派铜丘代理市委书记，半年工夫就创造出了抗旱奇迹，轰动了大阳地区。

潺潺奔流的乌龙河并没有给铜丘带来富庶，使之贫困的恰恰是干旱和严重缺水。胡琰下乡视察旱情时，在乌龙河畔发现了一处葱郁的菜园，面积不大，也就五六亩的样子，但旺长着

大葱、白菜、茄子、西红柿，这在禾苗枯焦近乎绝收的莲池大地上，可谓别有洞天，简直是项奇迹。

这其实是柄伯摸索多年的土法渗灌技术。所谓渗灌，就是先修好蓄水池，从池中引出管道，埋入植物的根部，管子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细孔，水就从这些细孔中渗出，浇灌植物。因为管道被土层掩盖，避免了表面的蒸发，达到了节水的效果。

具有新闻敏感、并善于发现典型、树立典型的胡琰，马上意识到这个奇迹，对严重缺水的铜丘和大阳意味着什么，如果这项奇迹能推广开去，这对他这位代理市委书记又意味着什么。

胡琰立即主持召开了市委扩大会，通过了《关于推广农业渗灌工程的决定》，要求当年完成二十万亩的渗灌任务，苦干三年，全市百万亩农田全部实现渗灌术，一举甩掉长期困扰铜丘发展的干旱帽子。

胡琰任全市渗灌工程指挥部总指挥，率各级领导亲临第一线督战，协调贷款分派资金，将突击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人，提出的口号是“大干苦干拼命干，年底实现二十万！”

善于利用舆论造势的胡琰，凭借自己的优势，迅速在《大阳日报》、《大阳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作出了热烈的反应：什么“铜丘市乡乡有重点，村村有工程，户户有任务”、“全市上下总动员，大打渗灌工程建设总体战”……不一而足，重稿、特稿、连续稿轮番轰炸。

是年底，铜丘真的完成了预定的二十万亩渗灌任务。翌年早春二月，“大阳地区农业渗灌现场会”在铜丘召开，不久，“全省农田建设现场会”的代表又云集铜丘……

铜丘声誉鹊起，成了全地区、全省的样板。

就在这时，已提升为大阳地委宣传部办公室副主任的高蓉蓉，收到了《大阳日报》转来的一封落款为“党彬”的读者来信：

铜丘搞假渗灌工程浪费巨额资金

……铜丘搞的渗灌工程完全是假的，纯粹是为了应付省、地两级现场会。渗灌的首要条件是水，如果蓄水池里无水，这渗灌也就无从谈起，泥玩店的菜园是得益于乌龙河之水，而远离乌龙河的地方，因无水源，若靠打井抽水，这一系列费用即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将高出受益农田的总收入，说白了农民用不起。

莲池镇给各村硬性摊派修建任务，要求“蓄水池要沿路看得见，纵深一条线，排成星罗棋布阵”，使出席现场会的代表，在车上就能将渗灌工程尽收眼底。镇里的干部威逼着村民“布假阵”，因为时间紧，任务重，抢建的蓄水池质量低劣，根本不具备渗灌功能，池底没几天工夫就长出了很深的杂草。有些实在抢建不及的，干脆用砖擦起来，涂上泥巴，外面抹一层薄薄的水泥。泥玩店村居然还有几座半弧形的蓄水池——从远处的公路上看是一个完整的池子，其实另一半是空的。

为此当地的农民群众编了顺口溜：“像炮楼没有眼，像房子没有板；干部们升了官，老百姓得了砖。”

……

高蓉蓉当即就把这封读者来信转给了胡琰。刚刚荣升为大阳地委副书记的胡琰，看后淡然一笑说：“党彬？这个姓不多见啊，大概是假名吧。”

她笑道：“泥玩店就一个姓，都姓党。”

胡琰布置任务说：“第一，这封信的内容不要再对任何人提及。”

她认真地点点头。

胡琰严肃了面孔说：“第二，弄清党彬这个人的来历，按照规定查清此人三代。如果是‘黑五类分子’，或者是‘黑五类’子弟，就通知有关单位采取专政措施，严惩不怠。”

她的调查进行得蛮顺利。对着信封上的落款，她按图索骥，很快就在大阳农大一年级教室里找到了党彬。还不满十七岁的小伙子一脸激动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想变革梨子的滋味，首先要品尝它。我希望您能去莲池镇泥玩店搞一下调查研究，就会肯定我反映的问题都存在。为了让上边的领导看，蓄水池都建在公路边，一点儿作用都不起，这不是劳民伤财又是什么？就因为这个镇上的干部都升官了，比如莲池有个姓庞的原来是镇办公室主任，就因为在泥玩店办这事儿有功，提成了副镇长，他们靠搞形式主义升了官，老百姓可就遭殃了……”

她看了党彬的档案，上边清楚地写着：养父：党老柄，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她的心为之怦然一动，随之记起了童年时在乌龙河堤上的短暂岁月，记起了堤窖子里柄伯，记起了柄伯的心灵手巧，还有柄伯手下的泥玩“八件套”。那些栩栩如生的“八件套”，使她与母亲高花子挨过了大饥馑。

柄伯是她和母亲高花子的救命恩人啊。

她随后去了一趟莲池镇。虽然她揣着盖有地委宣传部大红印章的介绍信，亮出来即可被镇上的干部奉为上宾，可她始终没有亮出来。原因是她沿途所见所闻与党彬信上的反映基本相

符。在泥玩店她打听到柄娘在党荫失踪那年就上吊自杀了，她也见到了已别十几年的柄伯，与记忆中的柄伯相比，他明显地苍老了。当时一头花发一脸沧桑的柄伯，正被两位持枪的民兵押着走在乌龙河堤上，看样子是刚结束了一场批斗，他急促喘息的模样像拉风箱。他抱着胸脯勉强坚持到堤窖子旁，便跪地勾头成了一只弓背大虾，将“风箱”拉得呼呼生响，看那股急喘不及的劲头儿，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终止呼吸。他紫着脸示意一位民兵把卷好的烟精花儿递给他。这“喇叭头儿”很管事儿，他刚吸一口就不喘了，又连吸两口，“风箱”便缓停了，腰板也随之挺直，脸上的青紫也如雾散去。

她远远地望着柄伯，并没有靠近。并非是她冷酷无情，刻意冷落这位苟活着的老人。恰恰是他当年的反复告诫：“我这堤窖子是别人眼里的狼巢啊，你们娘儿俩走了就别再回头，我不想让你们为我染一身狼臊，那样我会更不安。”

回单位向胡琰汇报时，她神使鬼差地隐去了党彬与柄伯这两个人物，轻描淡写地说：“可能是化名吧，累死了也没有找到。”

但对在莲池的所见所闻，她却汇报得点滴不漏。在讲述这些时，她困惑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胡琰的方面大脸。让她暗暗惊异的是他并没有为之所动。她心想这渗灌工程耗资近千万元，数十万人为之空忙半年，这岂止是一般的劳民伤财？这是地道的犯罪呀，弥天之大罪呀。作为局外者，她仅涉足一点儿，已感到心惊肉跳。而一手炮制了这抗旱神话的他，仅仅是平静至极地笑了笑，并未做深究的打算。似乎这一切早被他赏玩于股掌之中，难道官做到他这一步，真的就出神入化、骤然临之而不惊么。

胡琰当然读懂了她眸子里闪出的问号，淡淡一笑说：“你

感到匪夷所思？对吧？”

她点点头。

胡琰仍淡淡笑着说：“这是政治的需要。”

她一愣道：“政治需要？”

胡琰始终保持着淡淡的笑容，把一个让她心惊肉跳的话题，解释得轻轻飘飘的，像一片随风而逝的树叶儿。他说：“政治是不能一潭死水的，静生动，太静了就会出乱子的，政治需要不同的典型刺激，没有典型时，就创造典型，这就是政治。”

后来胡琰还说了一句让高蓉蓉此生都刻骨铭心的话：“蓉蓉你现在虽然仅仅是宣传部的一名普通干事，可你已经算是迈上了政坛的最低台阶，也就是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古往今来，政治的宠儿永远都是政治的追随者，这是铁律，政治与真理有时是不能划等号的，在一些特殊的时段，当谎言与谬误如真理般流行时，你必须像尊重真理那样尊重谎言与谬误。”

听他这番话时，她对号入座地联想到不少身边的佐证，那个工读中学的班主任在猎取一位又一位女生贞操的同时，仍在不停地攫取各项荣誉，眼下已经成为大阳地区教委的副主任了；那个叫郑直的道貌岸然的地委党校的校长，如今已升迁为大阳地委的副书记了。这些人渣儿为什么能在社会上呼风唤雨，在政界随心所欲如鱼得水呢？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儿就是当他们在骨子里透黑的同时，没有忘记为表象上的红得发紫而呕心沥血。

她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感悟：“说穿了说白了说直了，这些得势的过得好的都是些假家伙，换言之如果想得势想过得好必须得做假家伙，是这样么？”

胡琰笑笑说：“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说得很明白，假做

真时真亦假，真做假时假亦真。这就是说对事物真伪的评判全在于动机与目的，依据这个观点人世间的诸多事物也就无所谓真，无所谓假了。”

她是像猫猫一样依在他的怀里听这番话的，此前她已经成了他的“相好”，因为当时还不流行“情人”、“性伴侣”这样的字眼，他的睿智与成熟强烈地吸引了她，她认定此生如果想高质量地生活下去，就要青藤缠树般地缠死他，虽然他比她大了二十多岁，可年龄的障碍又算什么呢？她发现通常功成名就大权在握的男人们都在经历人生第二次性饥荒，合法的配偶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生理上一般都不能再满足他们的需要。这就给或为职位谋或为稻粱谋或为金钱谋或为住房谋的年轻且有些姿色的女人们以机会。她主动的进攻一开始就遭到了他的顽强抵抗，她曾一度灰心过，自见到他人老珠黄的太太后，又坚定了她占有他的信念，她不相信天底下有对漂亮女人不感兴趣的男人。她死缠烂打锲而不舍，并反复强调她此生只做他的“相好”，不拆散他的家庭、不影响他的名誉、不给他造成任何额外的精神负担。

党彬散记之一 泥玩店轶闻轶事

“黑头”党橛子

老家人爱玩戏，自古皆然。玩戏又叫“会”，通常是一年四会，“灯会”是正月十五元宵节，“龙会”在二月二龙抬头时，“麦会”在大麦泛黄的端午节前后，“月会”正赶八月中秋吃月饼。一般都是为期三天，分别叫头会、中会、末会。逢会期近，家家户户都兴“叫客”，也就是把三乡五里的直亲外亲拐弯亲驴尾巴吊棒槌亲统统请到。这就很有一番规模了，加上挑河一溜十八村够不着叫的，有几多不爱凑热闹不爱看白戏？往往头会未至，包子锅油馍锅豆沫儿胡辣汤摊子烧饼炉子芝麻叶面条铺什么的，便开始争抢地盘，这为“吃场”。针头线脑、杈耙扫帚牛笼坠之类的摊位叫“用场”。另外还有“牲口市”、耍武把子玩刀山的“教场”等等。

听老人讲过去玩戏都是请戏，重金请来名团名角轰隆几天。周家口的申凤梅唱越调“诸葛亮”、许昌的名旦毛爱莲唱越调“白奶奶醉酒”、郑州的李世忠唱梆子“黑脸包公”。这些名角大家都登过俺们泥玩店的土台子。从我记事起就很少请戏了，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缺钱，用眼下时髦的说法叫“银根吃紧”。

富根叔当村长后说，老辈们传下来的会不能在咱们手中断

线儿，戏还是要唱的，咱们这么大的庄子上千号人能没几个管吆喝几嗓子的？于是“黑头”便脱颖而出。

“黑头”是绰号，小名叫橛子儿，全称是党橛子。他人高马大的，还一副张口响一条街的亮嗓，生就一块唱戏的好料。富根叔说驴日的橛子儿，刚从他妈的肚子里拱出来，那哭腔就是梆子戏的二八大板。稍大一点儿，就成了成晌趴戏台的货，台上红脸花脸黑脸唱过的戏文，他只要听过两遍即能烂熟于心，回来将大木床当戏台，手眼身法，唱做念打，蛮像那么回事。庄上成立剧团，自然少不了他当台柱。碰的头场戏是《铡美案》，橛子儿演黑脸包公。这是他锅底洞里的一块熟透的红薯，当年他就挖到了郑州那个有名黑头李世忠的一招一式。果然是十年装药一炮打响，挑河一溜十八村的妇孺老少，没有人不知道泥玩店出了一个“黑头”。

乡亲们尊崇戏里的黑头，也就爱屋及乌将厚意转嫁给台下的黑头，唱这么好清官戏的人，台下做人也不会差了，选村里的会计时，差不多都朝他的筐子里丢了石头子儿。

黑头当上会计后，果然汤是汤水是水，不负众望。在泥玩店，除了芒子，他再没有旁啥近门。芒子是他的叔伯哥哥，长他八岁，是个老实疙瘩。父辈们相继早逝时，黑头还是个吃屎孩子。芒子义无反顾地将黑头抱上了红车子（曾为农家的交通工具，独木轮，也叫小车儿，有道说推小车儿不用学，只要屁股调得活），当时是在宛西的要饭路上。要一块馍，芒子掰给黑头大半拉，要一口饭，让黑头吃完。那些年，芒子又当爹又当娘，黑头的饭食干稀、夏单冬棉，全是他一手操持。直到娶雨进家。

雨跟黑头同年，是村里的鲜花一朵，还在莲池镇念过完小，下嫁芒子让人费解，不少人说傻子有个愣头福，鲜花儿插

在了牛粪上。其实这绝非偶然，雨还是一苞花骨朵儿时，想揉搓想掐去的就大有其人，多亏了柄伯荫庇才未遭荼毒。

在老家泥玩店，谁家生个女孩就叫添了个油馍篮儿。意思是女孩迟早是人家的人，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将来也就是逢年过节吃女婿孝敬的一篮儿油馍。父母过世后，灵柩和墓前是少不得女婿的一篮儿油馍，否则即为女儿不孝。柄娘与柄伯是半路夫妻。柄伯的第一个老婆叫金凤，捏一手出彩的泥玩，人老几辈儿没有不知道她的，可惜好人不长远，让日本人一把火给烧死了。续弦的柄娘迈进柄伯的屋门后，一拉溜添了两个油馍篮儿，大的叫雨，二的叫荫。模样儿一个比一个俊俏，朝女人堆里一站，扎眼亮色，平添一景。女孩儿为花，鲜了艳了并非都是福气，雨和荫都惹出了花花绿绿的事端，让柄伯柄娘白忙一场，连篮儿油馍也没吃上，这是后话。

雨出水芙蓉般亮丽，出门便打捞一街的眼珠儿，紧紧盯着她眼红心蹦的人就更多，家里人整天都为她捏一把汗，清楚她是躲得了初一难躲十五。偏偏柄伯又顶着千斤重的“帽子”，想精护她已力不从心。与其遭不测遭蹂躏，倒不如清清白白地贴个靠山，把一盆水泼出去。于是就选择了芒子，芒子家几代人没有甩掉要饭棍，雨过去也算钻进了大红伞，这对戴“帽儿”的父母来说尤为看重。另外芒子的德行好又老实能干，跟着他受不了气挨不了饿。就这样雨进了竖着两根光棍儿的三间土坯屋。

兄弟俩贴着屋西山撑起一个泥巴庵子是黑头的新居。

花烛之夜芒子当她是一只鲜果儿捧着闻闻香气儿却没舍得吃。早饭后，雨拾掇黑头的庵子时，先是见到一地的“蚂蚱头儿”，这种本地出的旱烟片子麻辣不拐弯儿，再大的烟瘾也卷不了两只，而地上乱扔的她查了查是三九二十七颗。更令雨触

目惊心的是靠床边地上的一滩排泄物，这种糨糊儿状的东西朝上追溯还淋蜡在床帮上。对此物雨最早的见识是在三年前，公共汽车上的人很多很拥挤，她被前后左右四条狼着眼的汉子包了饺子，那会儿她虽然明显觉出臀部有几根棍样的东西一顶一顶，可她没经过此阵势，不懂此阵势的危害程度，只知道紧紧地护着胸，护着胸袋里的钱包，否则她随身带的小刀无疑会派上用场，将那一根根棍样的东西削去半截儿。结果她被“刷了糨糊”，这个名词是一位帮她料理的好心大嫂说的。她被刷得很残酷，是从四面八方不同角度喷射精液，射量之充沛竟浸透了双层内裤。雨通晓了这一切后，当即就晕厥了过去。从此，只要一看见汉子们狼着眼，她立马逃鹿般离开。此刻，她下意识地联想起黑头从事排泄时狼着的眼睛，一如见到毒蛇似地哇哇惊叫着仓皇奔出。

雨开始打心底惧怕黑头，不敢与之正视。雨跟乡亲们一样爱看戏，她喜欢台上黑头的那股凛然正气，而到了台下，她觉得这张洗去油彩的脸上罩着一层阴气。而这种阴气也委实庇护了她。刚过门时，一群痞子狼着眼趁闹房之机乱伸手想讨她的便宜，黑头“嗯呔”一声便震慑了众痞子，如同台子上震慑了西宫娘娘抑或陈世美，雨发现那一刹间黑头的眼更狼，狼得莹莹发绿，并且冒出一股股的阴气，难怪痞子们顿作鸟兽散时，竟不敢放一声虚屁。

黑头干着会计，不仅从未宽待过雨，反而不断拿她开刀，当众出她的丑。一次锄地，她的锄头稍快了点儿留下几穴兔子窝。他就阴着脸嗷嗷大叫，大伙都过来瞧瞧这是人干的活儿么？连猫盖屎都不如！扣你两分工！弄得雨面色赤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女整壮劳力出一天工都记八分，黑头偏偏给雨记七分五。不等雨找他理论，他就先在大会上堵了当门炮，

个别人不要以为成了贫下中农的媳妇也就成了红五类了，就想放弃思想改造，这是痴心妄想！黑头这种不点名的敲打比直接点名更具打击力，朝下凡是开大会小会雨都不由得心惊肉跳，似乎有一支高扬的鞭子在头顶晃动，随时都可能甩落下来抽她个皮开肉绽。黑头的大义灭亲之举在庄上反响哗然，差不多是众口一词：选黑头当会计算是选准了。不好过的当然是雨，她对黑头的惧怕程度与日俱增，即使在家听到黑头的脚步声心里也直敲小鼓儿，包括双手捧着老海碗给黑头递饭时也抖若筛糠。

黑头不等雨的枕头风吹过去，就先缴了芒子的械。他说哥呀哥你要体会兄弟的难处，现在的干部难当啊比吃屎都难，一圈子眼睛直盯盯看着哩，我要像戏文里的黑脸包公样在台下也做清官。话又说回来就凭你老丈人那顶帽子，咬舌头根子的人不少哇，这可是原则性的大问题呀，你说我不盖盖脸成吗？那还不叫人家给一勺子烩了？咱兄弟俩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混到这一步不容易哇……黑头说着说着眼里开始朝外冒水儿，这水儿也就把芒子心底的火苗儿泼得不留一粒火星儿。

芒子不沾烟，就是喜欢晚上抿几口白酒，孬好不嫌。黑头千方百计也要成全哥哥这一嗜好，只要闲暇每天晚上雨总要弄两个小菜，一盘萝卜丝儿加两只咸鸡蛋，或者更差些，兄弟俩亦孬好不嫌。黑头不沾酒，一边卷蚂蚱头缓缓着吸，时而也动动筷算是陪哥。喝了酒后，芒子就周身通泰，床上的劲头儿就特足，能整夜将军不下马。雨不让芒子就牛不饮水强捺头不达目的不罢休。雨轻声喊你真是牲口哇芒子，蝤蛸儿叫还得歇歇鞍儿哩你这般不识闲毁身子啊——芒子这会儿的眼也很狼也很绿，回答也很干脆：生就的这号物件儿就是叫日哩，毁啥毁？

芒子的身子骨与日俱损，惟那股儿邪火与日俱盛。芒子是

在雨的身上断的气儿，最后未说完的一句话是：生……生就的这号物件……毁啥毁！

黑头听到雨的哭唤，过来后先朝芒子跪下连磕三个响头。之后，他冲着雨缓缓地抽出皮带说浪×你掏空了我哥知罪吗？雨惊恐万状忙说这怨不得我怨不得我啊你哥是牲口你哥是牲口哇……黑头说母狗不浪牙狗不上这如何不能怨你？黑头说着皮带便雨点般地落了下去，雨不敢声张抱着头在地上乱躲乱滚。黑头说回头捆了你游街你得好好交待你的浪性。雨一下子扑过来抱住黑头的双腿苦苦哀求，兄弟不能啊兄弟我好歹是你嫂子哩呀这种事也丢你哥的人哪家丑如何能张扬？

没了芒子三间土坯屋显得空落落的。服丧期刚完的那天午后，黑头阴着脸走到雨跟前说，朝后你准备咋办？雨怵怵地说，我就守着这三间屋过。黑头说这话我爱听，这才像我们老党家的媳妇，看来没有白对你改造，这街吗就不游啦。雨难得黑头的首肯，有点受宠若惊地说，我会好好地为你哥守节——黑头连连摇头，制止她朝下说。雨诚惶诚恐地盯着黑头，不知自己又错在哪里。黑头缓缓地举起芒子遗留下的大半瓶酒，“咕咕嘟嘟”连饮几大口。雨不由惊叹道，兄弟你是咋啦？你可是从来都滴酒不沾的呀。雨猛然发现黑头这会儿的眼极狼极绿，禁不住周身又筛起糠来。黑头咬着牙说，你不让我喝我从此还是滴酒不沾，省得你也掏空我。黑头说着把还剩下的半瓶酒隔门扔了出去，院子里也就爆起一声脆响。

黑头走过来一把将雨托起，轻飘飘地像抱着一只小鸡。

雨大惊道，兄弟呀不能啊这可不能啊——黑头咬牙切齿地说如何不能？怎么不能？往后你就老老实实在地跟我过！

雨好一阵才清醒过来，记起黑头临走时，甩给她的一只卷裹成一团的破化肥袋子，还有一句话是说：把里边的东西经管

好。雨解开化肥袋子，只见里边是几扎票子，她数了两千还没有数完——他哪来的这么多钱？要不贪污他哪里会有这么多钱？可他平时身上补丁打擦擦儿，连包烟卷都不舍得买，只吸一色自拧的“蚂蚱头”……

听见鸡没命地叫，雨恍惚着走出去，只见酒瓶子碎在鸡食盆里，满院荡着浓烈的酒气。那只一向蔫头蔫脑的老芦花公鸡突然雄性大发，压在小母鸡身上一个劲儿地拍打翅膀，颇有些力拔山兮气盖世之状。瞅瞅空了的鸡食盆子，雨的心头豁然一亮，莫非这酒——莫非这酒里有东西？雨顿时恍然，她惨叫一声道，芒子啊芒子，你原本不该这么死哇。雨悲泣不止，一口气没有上来竟倒地未起。

此刻，村口戏台的锣鼓一阵猛敲后，传来黑头的激昂唱腔：

包龙图我打坐开封府
两袖清风除奸佞……

驻村干部庞爱群

庞爱群是莲池镇政府的办公室主任。

那天庞主任是带着县上的文件和镇头儿们的批示来泥玩店的。如果不是在汽车站碰上送党军搭车的荫，事情的结局也一定会是另外一种样子。那会儿，庞主任肠胃里正发酵着肥鸡大鱼还有烈性的二锅头烧酒。他的老毛病这会儿又犯了，心里起热嗓眼冒火腰间的家伙硬得难受，直想找个穿花衣裳的泄泄毒气。庞主任下乡时总不离的一件行头是“凉蓬儿”，这种塔式草帽有一种很大方便就是能专注地看人而被看者毫无察觉。庞

主任认出这水葱一样的姑娘是荫时心里咚咚直跳，泥玩店真他妈神了会出这样的俊妞儿，党军这憨小子算什么东西竟有如此艳福！庞主任依着路边的老杨树连吸了几支金旗烟后，才骑上他的破飞鸽拐向去泥玩店的路。一见富根叔他就说给你擦屁股来了。富根叔笑道你不擦谁擦？俺泥玩店的甜瓜芝麻叶小磨香油还有老鳖你可没少吃，上次那条“四蹄踏雪”吃得过瘾吧，吃了后“金枪不倒”了吧？那可是条好狗哇。庞主任笑道，你能不知道这是依偏方治病哩？富根叔说去屎吧我能不清楚你的病，馋病，光想伸鸡巴的病。

富根叔与庞主任是老交情了，两人曾在鸭绿江那边蹲过一条坑道。泥玩店距莲池镇才八里路，动动腿儿就到了。可富根叔很少上门找庞主任扯闲天，刚转业那会儿还走几趟，后来就断了私交。要说一辆车拉去又一辆车拉回来的复员兵，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和尚不亲帽儿亲，彼此交往该一如经线般稠密才对。富根叔对此解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面儿上的一种是私下的。面儿上的说辞是“人家是官哩咱巴结不上，也不拿热脸去贴他的冷屁股”。此话传到庞主任的耳朵里，庞主任很风度很肚量地笑着摇摇头说，这熊货还是当年的老脾气一点儿未改。富根叔私下的说辞是发表在喝醉了酒之后，富根叔说姓庞的算啥鸡巴玩艺儿，就凭他那几个死工资会竖起三间大瓦房？他要是没贪污把我这只好眼抠下来当泡泡儿踩。就说吃吧拿吧占吧不算大问题，可他多少年的恶习不改照样掂着鸡巴乱戳，这能当儿戏？对这号熊人拉出去枪毙就不亏！没有不透风的墙，消息传到庞主任的耳朵里，他也就风度不起来肚量不起来了，脸一如水碗碗儿般的阴，竟一晌无话。

庞主任是代表上级组织来的，富根叔心里再系疙瘩，可这点儿原则性还是有的，见面一如过去打几句嘴巴仗，依然管吃

管喝好招待，说一些村里的事还望老战友多支持之类的官面话。庞主任喝成晕鸭子后说，召集人吧开全体村民大会。富根叔说歇歇再说吧瞅瞅你的脸成猪肝了。庞主任说就凭你这几杯酒想撂倒我？屁门儿没有！

庞主任在大会上宣布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富根叔停职检查。庞主任说要说我是不该先拿富根开刀，俺俩是老战友今儿中午又刚刚在一块喝了酒，但是关系归关系问题是问题，不讲点儿原则性儿那叫共产党？我是酒肉穿肠过原则心中留，这一点儿是绝不含糊的。你们泥玩店的问题是很严重的，瞒产私分只是一个方面，领导政治嗅觉麻痹，坏人活动猖獗，有的采用牛魔王钻进孙悟空肚子里的战术，已打入我们革命阵营内部来了，阶级斗争很复杂嘛，我们如何能视而不见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庞主任接着宣布对“戴帽儿”的实行集中管制、晚间民兵巡逻、村民不许乱走动串连等纪律……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富根叔这只头羊被一棍打懵，泥玩店便乱了套。不少人心里都忽忽噶噶敲乱鼓，知道庞主任是善者不来此番是下了大工夫的，就都揣摩庞主任的话外音，到底谁是牛魔王咋着钻进孙悟空肚子里来了。

给柄伯上了一“绳”后，“盖子”就算揭开了。弄半天庞主任说的牛魔王是党军。要说党军也属贫农世家，与牛魔王咋也沾不上边的，自他与柄伯的二妞荫定了亲后，“牛气”便上身了。如果党军是在家打坷垃种地，这牛气也伤动不了筋骨，偏偏党军是穿军装的，据说眼看就要脱掉两个兜儿换上四个兜儿了。这难道还不是典型的牛魔王钻到孙悟空肚子里么？而这一切都是富根叔一手包着盖着，这事了得！

富根叔的事儿升了级，屁股后也有了“跟班的”，就像不离身的尾巴。听庞主任的话味儿，富根叔的村长是干不成了，

回头再上一“绳”儿，他这一辈子就去屎了！

庞主任虎踞龙盘在村部里，这小院是供奉人祖伏羲与女娲的庙宇，始建于晚清，虽历经战乱但保存完好。一色的青石青砖结构，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尤其是这里围墙高高、老树参天，枝头高悬几蓬鸦巢，这群乌鸦有数十只吧，早晚便齐声嘈杂，聒噪出静谧，亦聒噪出阴森。庞主任选中的就是这氛围，他说这里很适合审讯。

庞主任临时的寝办合一在后殿，到达这里须经大门、前殿、中殿。庞主任审人一向是天马行空，连书记员也不要的。庞主任信奉的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他总是笑眯眯的，似乎连高腔儿也不会，至多是阴了脸说声：“你真的成心把我气死吗？”他这么说时手就开始捞摸拴在桌腿上的绳子，只需轻轻一顿悬于中殿的小铜铃就会炸响，顷刻便有人鱼贯而来听命，他若挥挥手就是放被审者一马，他若是用大拇指摩抚下巴就是让人带下去“修理”。修理的地点在前殿，高吊、跪砖头、站板凳、抽皮带……不一而足。

荫经过前殿时，正挨修理的是柄伯。一根绳子缠了柄伯的双臂高吊在梁头，有两条皮带正抡圆了抽，柄伯发出的惨叫已绝少人腔儿。荫是苍白着脸冲进后殿的，她扑通一声跪伏在庞主任的面前，连声哀求道：饶了俺爹吧饶了俺爹吧——

庞主任放下手里的芭蕉扇，忙弯身去拉。他没有像通常人那样去拽胳膊，他选择的方式是拽领角儿，他似乎没有用特大的劲儿，荫的短袖衫儿便“嗤啦”一响，五只扣子全部崩落，露出了里边的小红衣裳儿，还有半截儿白生生的肚皮，就在荫慌忙去掩的一刹间，已被居高临下的庞主任尽收眼底，还包括藏在小红衣裳里边的包包儿的大部。一饱眼福的庞主任吸溜着

鼻子又坐回了他的案前，他让荫坐在他下榻的木板床上，用指关节敲打着案面说，饶不饶你爹不在别人，就在你能不能如实地回答我的问题。荫鸡啄米般地点着头说俺如实回答俺如实回答。庞主任开始问了她与党军的认识过程，然后是由表及里逐步深入。在质询比较深入的一系列问题时，庞主任的神情特严肃，不容荫有丝毫的支吾，当然也不放过一点儿细节。诸如他抱你没有咋抱的你那会儿是咋想的总共抱几回？他亲你的嘴没有咋亲的你那会儿是咋想的总共亲几次？他摸你没有咋摸的你当时是咋想的总共摸多少回？他吃你的豆腐没有咋吃的吃时你的心情啥样总共吃多少回？这连珠炮儿似的质询将荫的心智啊思想啊魂魄啊统统炸得稀里哗啦一塌糊涂。荫觉得庞主任的质问像来自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也像是从很深很深的水底发出来的，而她的回答也一如来自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也像是发自很深很深的水底，连她自己也听不清楚。当庞主任质询到“他弄你没有——”时，荫的精神已被彻底粉碎，她“啊呀——”一声竟昏厥了过去。

荫朦胧开始恢复神智时，发现她如一截剥光剥净的葱白横陈在床上，庞主任也脱得净条条的不带一根线，正朝她的身子下边塞一只桐木疙瘩。这是庞主任精制的枕头，一尺二寸长六寸宽三寸厚，两头稍高中间低凹成一条自然的曲线。此物有两项用途：睡觉时用它可谓高枕无忧还可以治颈椎病；做爱时用它将女人的腰垫高卡牢，器官抽动时的感觉会更妙。荫猛地激灵一下势图做鲤鱼打挺状时，庞主任冷冷地说荫你不要怕你不同意的事我决不会勉强你。荫如获大赦般地忙抓起衣服朝身上捂，就在这当儿庞主任仅一句话就中止了荫捂衣服的手。庞主任说你不是想叫我饶你爹么？你也肯定不会乐意让我写信叫部队开除党军吧——庞主任见荫捂了一半儿的衣服从手里脱落

了，便伸开胳膊像抱婴儿一样紧紧地抱起荫，随手将桐木枕头在荫的腰下垫好……荫无声地饮泣着说庞主任你可要说话算数。庞主任那会儿很天才地背了一段语录：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荫的全身随之开始瘫软，她喃喃地说庞主任那你就弄吧，只要能饶了俺爹只要别叫部队开除党军，等你弄完了我立马去死……

重新穿好衣服后，荫发现庞主任脸上又浮荡起一股阴气，便忐忑着问庞主任你说话可要算数呀。庞主任无言地笑了笑，荫从他的笑中悟出了奸诈，荫的心兜底一冷，这种人有几个说话算数的，提起裤子就可以不认账！荫走过去手臂蛇一样缠住了庞主任的脖颈。庞主任笑道尝到做女人的好处了吧不再想死了吧我这鸡巴是根金弄谁谁跟我亲啥样的娘们儿都猫猫儿一样追着我何况你这小乡妞儿——

几秒钟后，突发了奇迹，伶牙俐齿的庞主任哇哇地朝外喷着大口大口的鲜血。荫疯笑着朝外跑，庞主任捂着嘴在后边猛追。在中殿荫被拦住了，有人急问，庞主任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庞主任呜呜啦啦地说，阶……阶级……斗争真……真复杂！

庞主任很快被人送往乡里救治了。善后的人从他临时下榻的地板上，发现一只寸余长血肉模糊的玩艺儿，一看便知是探测过一批女子口腔的罪恶之舌。另外还从庞主任的公文包里找到两份县里的红头文件，文件的上方分列着镇长和镇党委书记的朱红眉批，内容是让泥玩店准备两份发言材料届时出席县里的表彰大会。这红头文件一份是“关于表彰莲池镇泥玩店的决定”；另一份是“关于表彰莲池镇泥玩店村长党富根的决定”。

老家一带称监狱为“号子”。狗子被推进号子时，天幕已沉沉落下。就在铁栅门开启的那会儿，号顶还趴着一盏红蚂虾样的灯，这是狗子初览号子的第一印象。他还未及通览号儿内的一切时，“啪”的一响红蚂虾隐去了，扑来的漆黑一下子埋蔽他。紧接着是雨点般倾泻而来的拳脚、耳光。狗子开始如一只旋转的陀螺儿，少许即成了东倒西歪的晕鸡，强撑几分钟后便如一截木桩重重倒下，没有了知觉。

狗子没经过这阵势儿，当然也不曾领教这“见面礼”的厉害。这见面礼有如古时的“杀威棒”，犯人一到发配地少不了一顿棍棒伺候，但这一般都是狱卒所为，目的是勒索一些小费。而时下的见面礼却是犯人们彼此相残，心态也纷呈驳杂不一而足，有的是为了讨好“狱头儿”，有的是以强凌弱，有的是为了发泄自己来时“吃礼”的郁闷，这叫“还礼”。而狱头儿则为了地位不受侵犯，因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一旦填进来一个更“硬的”更横的更不要命的，这一号儿疆域就面临着改朝换代，为此一有新犯，狱头儿便会率领全号“将士”来一个下马威，旨在从精神上制服对方，使之成为顺民。狗子醒来时觉得脸前进溅着一只水龙头儿，闭眼尝尝味儿不仅臊且腥且酸。他一激灵坐起脑瓜儿正抵着一只流水的鸡巴。号内轰然爆响狂笑。此刻头顶已再现了那只红蚂虾，狗子认准耸着鸡巴边走边乐者的额头斜着一条不浅的刀疤。

早餐是一只馒头与半碗萝卜菜，狗子端在手上不及朝嘴里填就被人顺手牵了羊去。狗子认准牵者是一个小眼眯。“小眼眯”冲狗子阴阴一乐便倒屎般地出手了，经过几双手的传递很快落入那“刀疤”的手里。刀疤掳去了惟一的馒头及大部分的

菜，之后将碗丢到一只臭鞋壳篓里，示意狗子去取。狗子晃悠悠地过去，猛地伸手舞扎两下便“定”牢了刀疤，刀疤哇哇喊叫就是抬不起胳膊伸不出腿。

刀疤的几位铁哥们见状蜂拥而上，狗子清楚场面小展不开拳脚，亦用点穴法先处理了为首的小眼眯，两下一个，眨眼工夫便处理了一堆。狗子也不理睬刀疤这几个铁哥的求饶，走到面孔扭曲成麻花儿的刀疤跟前，潇洒地掏出鸡巴瞄准刀疤的嘴一阵猛浇，刀疤无从闪躲又闭气不得，只好咕咕噜噜猛咽，狗子眼见灌得差不多快翻白眼了才收起家伙。

刀疤那几个铁哥们也都疼痛难忍乱喊大哥饶命，狗子掐花儿般通疏了他们的穴，他们活络了筋骨后立马跪伏在狗子面前捣蒜样磕头，软软的成了一堆堆稀泥。狗子指指刀疤说你们都过去啐他！这几个铁哥们也不铁了，小眼眯领头儿依次过去照着刀疤的脸痰哪鼻涕哪一通乱啐……

胜为王侯败者贼，狗子成了狱头儿。他占了刀疤的铺位，此处独居一隅通风且宽敞。刀疤也成了一摊稀泥，在磕破了额头再三表示决不敢妄想“复辟”之后，狗子让他睡在门口的置尿桶处。

闲极无聊，狗子就对这一帮杂鱼挨边儿过堂。刀疤犯的是强奸，其余的有与之同罪，也有抢劫杀人的、小偷小摸的……小眼眯是别门撬锁的“专家”，再大的锁再保险的锁也经不住他一摸。狗子平素最恨的就是这些社会渣滓。狗子在他们坦白交待以后，总要大吼一声你他妈是人吗？畜牲！然后责令他们自打耳光，标准是颊部青肿嘴角流血。谁要是不合乎标准就有人上来帮助，直到“达标”方止。

这天，杂鱼们众星捧月地围着狗子一致请求他讲讲犯案经过。狗子说我跟你们这帮杂鱼可不是一路人，一个他妈的乡办

主任掂着鸡巴头子乱戳，我兄弟党军当兵在外，这个王八蛋竟敢钻我兄弟的空子，我把他给剗了，蛋子儿喂了狗，叫他再也伸不出鸡巴戳屎不成。杂鱼们捧腹大乐，夸狗子义气称狗子是当代大侠，对狗子更加顶礼膜拜。

时值伏天，号子内饱和汗臭屁臭，到了晚间再添上燥闷，也就成了蒸笼。没有电扇，杂鱼们自行设计了“土电扇”，就是人拉床单抖风。狱头儿们一向都享受这个。两条床单夹着抖，徐来轻风，柔和且均匀。杂鱼们三班倒，轮换作业，不舍昼夜。狗子开始还有些迟疑，后来想想这帮杂鱼们的多端罪恶，让他们出出汗也不为过，于是消受起来也就心安理得。

是夜，轮小眼眯“值班”，临睡时狗子说今晚天闷得格外你小子别偷懒。黎明时分，正酣睡的狗子突然被小眼眯摇醒，头儿头儿！不好啦地震啦。狗子一激灵坐起，觉出了天地在颤抖。

号内齐呼乱叫，神哭鬼嚎的，一下子炸了庙。

刀疤说，逃吧头儿！咱顶上可是水泥板哪，落下来可就……

小眼眯说，要不就来不及了。

狗子心如明镜，知道一出去这帮杂鱼就鸟兽散了，就说快喊管教吧。

此刻，小眼眯已经把大锁摸开了，“哐当”一声推开铁栅门，杂鱼们如洪水泄出。也就在这一刹间，天开始猛烈旋转地开始剧烈摇荡，随之是倾盆大雨，墙坍屋塌，四周一片隆隆爆响，如声声惊天巨雷。

这座监狱遂为一堆瓦砾废墟。

刀疤大叫一声，人不赦天赦，跑吧弟兄们！

果然一呼百应，杂鱼们顿作鸟兽散。

狗子高喊数声，也没拦住。此刻杂鱼们竟顾奔逃，谁还会置他的话于心上？狗子没有走，他绕着废墟转了两圈儿，扒了一会儿掀了一会儿，手出血了掌磨破了，但收效甚微。或断裂或未断裂的水泥板，都是一个人力所不及的。

面对废墟，狗子万般无奈。这时天已大亮，雨稍停，却有洪水至。狗子居高望去，只见洪水由西向东呼啸翻卷，滚滚如同天上来。废墟的四周迅速汪起了水，水位上升的速度惊得狗子喷舌，他料定是西边十几里外的白龟山水库出事了，只好拔腿离去。

狗子沿乌江堤直奔泥玩店。天上雨水地下洪水，一线堤路膏油一样滑。三步一趔趄，五步一跤子，四十华里到头儿的时候，他磕得头青脸肿浑身是伤。可他这会儿一点儿也不觉得疼，因为脸前一片雨雾濛濛，堤下一箭之地的泥玩店除了高处的龟庙和树梢依稀可见外，也已汇入白茫茫水域。狗子不由愕然，乡亲们世代膜拜的大龟哪里去了？是迁徙了还是睡死了？风吼、雨鸣、浪响，还有房倒屋塌的轰隆声，与乡亲们的呼喊哭叫混为一团，石头块子似地朝狗子劈头砸来。

狗子扑入水中，奋力劈水朝养育他的庄子游去。地震开始时乡亲们还都在酣睡，不坚固的土屋草房一晃即塌，随之又是陡来的洪水覆盖，这一下可把乡亲们折腾苦了，数十人死于非命，浮尸东流。还有几十名行将死于非命的老少孺妇，他们有的伏在摇摇欲坠的房顶呼救，有的死死抱着树杈儿哭叫……

狗子如浪里白条一个又一个地把他们朝龟庙拖。他在水里泡了一天一夜，救护了六十八位乡亲，后来因力不能支被一个浪头压了下去再也没有出来。

狗子的尸体是在洪水退后才发现，其实并没冲多远就被一道田埂挡住了。有人说是他太留恋家乡的土地了，家乡的土地

也舍不了他。

狗子的墓地选在乌龙河堤畔，这里从早到晚可以聆听轻鸣的河水，因为狗子爱动是耐不住寂寞的。这里还有一株陈年老柳可以给狗子遮遮烈日与阴雨。这是我和党军的提议。想起儿时我们赤条条地在此洗澡纳凉嬉戏，我与党军就止不住满腮泪流。

送葬那天，泥玩店室空街静，全村人披麻戴孝，乌龙河上下一片孝白。

就在葬礼进入高潮时，一辆刺耳着警笛的囚车呼啸而至，一个大盖帽跳下车，咋咋呼呼地问，党狗子在不在？党狗子在不在？

此人手里拎着一只明晃晃的铐子。

正文第二章 浪漫今宵

党彬初识高小萌是在天马歌舞厅。他每日往返上班都要路过这家有名的娱乐场所，可在他的心目中盘桓着一个很顽强的观念：“天马”是别人的“天马”，与他无关。为此每当他从“天马”的门口经过时，也是来去匆匆，甚至连瞄都不肯瞄上一眼。加上白天是“天马”的夜晚，两扇精致的玻璃门总是紧紧地闭着，晚间蹦跳出鲜烈活泼的霓虹灯管，白天因没有流动光色的支撑，一如拳曲僵硬的蛇挂在门楣及门两侧的铁丝笼里，一副酣然死寂的模样，难看极了。

那天晚上，“天马”的大门口照旧张扬着朝气蓬勃，几只白天酣睡的“蛇”这会儿大梦醒来，竞相狂跳狂舞，显示着卓越的生命活力。高矮参差的盆景与几何图形的拱门，被长长的五颜六色的彩灯串别出心裁地连结着，一明一灭，闪闪烁烁。门口还立着一面大大的牌子，上面贴着一张红纸写就的告示：热烈欢迎大阳农业大学各届校友莅临天马歌舞厅。

这是党彬第一次接近“天马”，他是骑自行车来的，车子很破，他推着车子朝停车场进时，门侍立即冲过来，甚至做出了逐赶乞丐的姿态。好在党彬并不介意这些，他说了声我是来参加晚会的。门侍这才露出了很职业的笑，可门侍盯他背影的目光像是观赏一只怪物，比如动物园里的长颈鹿或者大灰狼什么的。

这一切让艾民隔着明亮的车窗看了个清爽，望着党彬很随意的休闲服，他情不自禁地打量了打量自己，挺括挺合身的黑西装，锃亮的黑皮鞋，小立领式的雪白衬衣，还戴了紫红的领结。他不由得意地笑了，是那种胜人一筹的笑。他乘着一辆黑色的豪华 2000 型桑塔纳，车子几乎不减速地划了一个弧线，稳稳地停在廊式的大堂口，身着红马甲的侍者忙上前拉开车门，他风度翩翩地跳了下来，跟着他下车的还有衣冠楚楚的强。他俩一边走一边饶有兴趣地小声讲着什么，时而响起开怀的大笑，彼此笑得声音都很响亮，很旁若无人。

党彬存车子时发现了他俩，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强了，便大声招呼着跑了过去。艾民和强同时朝党彬举起了挥动着的手，并齐声喊道：“亲爱的党！”

“亲爱的党”是大学期间，全班同学对党彬的昵称。

三人很热烈地拥抱在一起。

党彬笑着问：“刚才你们两个咬什么耳朵？又捕捉到谁的花边新闻了，也让党新鲜新鲜！”

艾民忙朝强示眼色，不想让强多嘴多舌。

“这事儿亲爱的党也知道，”强冲艾民哈哈一笑，又转向党彬说，“我刚才跟老艾讲的就是那个破女人的故事儿。”

党彬一愣道：“哪个破女人？”

强说：“你忘了在地委大院，咱两个还让她丈夫捉她的奸！”

党彬笑道：“这事儿咋能会忘？”

艾民压低嗓门打趣道：“好啊亲爱的党，真没有想到你还有这段光荣的革命斗争史啊。”

党彬上下打量艾民一番后说：“老同学呀，你今天又成了风度翩翩的绅士了。”

艾民不无得意地说：“我这镇官，哪能比得上你这市官呢？”

党彬说：“老同学请你定位准确些，市官与市里的官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艾民说：“就你这市里的官也比我这镇官拿气。”

“拿气？”党彬笑着拍拍艾民的大西装，指了指艾民手里的大哥大，又拉拉自己的休闲服说，“这叫拿气？贫气吧！”

强说：“行了行了，你们俩就别自我贬损了，我评判一句，越是大衙门，越是两袖清风。”

艾民打量一下四周，挺神秘地说：“是不是全叶怕你拈花惹草啊。”

党彬笑道：“我可不像你，采花儿大王，今晚你可老实点儿别再谱写新的恋曲。”

于是三人就笑，开怀地笑。

强是同学中间的“小神仙”，被几位女生拉去算命了。

党彬注视着艾民说：“听说你要到市里高就了？”

艾民连声说：“没有的事儿，没有的事儿。”

党彬说：“咱们同学中间都传开了。”

艾民挺友好地拍拍党彬的肩膀说：“真没想到你这亲爱的党也成了业余的组织部长了？”

党彬笑道：“反正这种职位都是虚的，也没有人发薪水。”

两人便相视而笑着，步入大厅。

厅内洋溢着浓重的节日气氛，正中墙壁上悬着红绸布横幅：大阳农业大学同学会第六届年会。横幅的下边及两侧置放着鲜花盛开的盆景、闪放锦华的布艺，长案上杯盘叠嶂着水果、饮料、红酒。

艾民是个活跃分子，在任何集会中都争当中心人物，这次

当然也不例外。他热情地与早来的同学和晚来的同学打着招呼，握着手。党彬机器人似地跟着艾民，机械地与同学们握手，脸上也机械地笑着，很做作很木讷很矫情。

党彬找个僻静的角落坐了下来。这里有几只空着的沙发椅，对一张圆圆的台面呈包围状。台面上有备好的矿泉水，还有闪闪的小蜡烛。党彬掏出了临来时才收到的信，是党军寄来的。党军当了多年的义务兵，按规定镇里应该安排的，偏偏是冤家路窄，或者说不是冤家不聚首，分管退伍安排的是庞爱群。当年荫出了事咬断庞爱群的舌头后，就在泥玩店销声匿迹了，有人说荫跳乌龙河自杀了，有人说荫去了南方，也有人说在五当山见到了遁入空门的荫……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反正荫从党军的生活中消失了，而且消失得很彻底，这个答案从党军极度沮丧的表情上就能明确获得。本照时下的“行情”，如果想让庞爱群在分配表格上签字，熟人还得花上个一千两千的，何况党军这号冤家？庞爱群早把党狗子剝鸡巴之仇上到党军的账上了。党军当然更不会朝庞爱群低头，他把分配表在镇政府门口撕巴撕巴，就毅然背着行李包回泥玩店修地球了。

党彬对党军的气度是很钦佩的，男人就该有这最起码的血性。他拆开厚重的信封，马上进入了审读的角色。他一向的思维定式与做派是，神志一旦投入，就物我皆忘了。这会儿他连年会发起人的贺词、同学们慷慨激昂的讲话及煽情的乐曲翩翩的舞姿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

党军在信上说：镇里打着扶贫的旗号，说修泥玩店水库是脱贫工程，市里一下子就批了六百万扶贫款，六百万是啥概念？上级强调扶贫款必须是专款专用，其实到了下边就鞭长莫及了，这六百万是咋花的谁能说得清楚？眼下到工地转一圈儿就明白了，六百万填进去了，还是个半拉子工程。我在部队就

是搞建筑工程的，多大的工程花多少钱我心里有数儿，我敢说这水库工程被吃下去的黑钱少说也有二百万，他们这叫扶贫？叫脱贫工程？说白了这是扶官儿扶贫官儿，是富官工程富贫官工程。要不咱们泥玩店解放几十年了还穷得丁当响呢？咋会年年扶贫年年贫呢？这一帮腐败分子连扶贫款也敢朝腰包儿里装——如果持续下去，我们贫困乡村的老百姓还会有什么盼头儿？为了佐证自己的估测，党军还附了一卷详细的材料：“泥玩店水库工程设计方案”、“工程各项建材的用量及施工时的价格”。

党彬的行为引起了一位年轻女士的关注。艾民不知疲累频繁更换舞伴的行为也引得了年轻女士的关注。

年轻女士没有像各路名流那样站在醒目位置，亦无哗众取宠侃侃而谈让男士们众星捧月般围拢在身旁。她独自坐在一个清冷的角落，恬淡而宁静。

一支舞曲结束时，艾民走向党彬，几米开外就大声说：“亲爱的党，你是来玩的还是来办公的？”

听到艾民的喊声，年轻女士的眼睛不由一亮。

党彬麻利地把材料收起来，塞进怀里。

艾民在党彬的旁边坐了下来。他打开一听饮料时小声对党彬说：“今晚，年轻的靓女不少啊，都是些陌生的面孔。”

党彬随着艾民的目光也四处梭巡着说：“肯定是新近毕业的。”

党彬与艾民同时发现了那位独坐的年轻女士。年轻女士的盘居处光线暗淡，与着单簧管独奏出的忧郁达成了和谐的统一，恰恰不远处一支射灯柠檬黄色的光线很细地轻轻划了过来，于是那宁静恬淡和弥漫的忧郁烘托出了一个年轻女性独具的亮丽与明媚。

艾民瞪直了眼睛说：“我今晚算是白忙乎了，今晚真正的舞后还未登场哩。”

党彬说：“是不错！”

艾民从党彬的眼里读出了什么，笑道：“你看上了这个女人？”

党彬说：“你有没有搞错啊，这怎么叫看上呢？”

艾民纠正道：“应该说是好感，对吧？”

党彬坦率地点点头。

艾民立即换了一副腔调说：“她难道比你的全叶漂亮吗？”

党彬想了想说：“女人的魅力并不仅仅在于漂亮。”

艾民说：“那还有什么？”

党彬直截了当地说：“女人味儿，纯粹的女人味儿。”

艾民说：“你怎么一眼就能看出她有女人味儿呢？”

党彬说：“我也说不清楚，不过有点儿很明确，这种女人味儿是装不出来，同时也掩盖不住的。”

艾民不以为然地笑了笑，但笑得很不由衷，这一点儿让党彬看得清清楚楚。党彬直盯着艾民说：“老同学说实话你对这样的女人不动心吗？”

艾民一脸庄重地说：“你知道我的感情是很专一的，我只属于汪画画。”

党彬哈哈笑道：“你老同学说这话自己都会脸红的！”

艾民说：“我脸红什么？”

党彬说：“谁还能不知道你那一肚子花花肠子。”

艾民自嘲道：“反正我是恶名在外了，你们都朝我身上泼污水。”

党彬盯着年轻女士淡淡一笑说：“有纯粹女人味儿者太少了！”

艾民酸溜溜地说：“瞧你心急火燎的样子，你不妨过去认识一下嘛。”

党彬说：“你这个建议很不错。”

党彬这时才注意到“天马”果然豪华。一个大厅，中间是舞池，凹进去一块椭圆，一端是吧台，琳琅满目的橱窗里发出琥珀色的光芒，四周是一台台被软沙发围起来的座位。顶上有一只硕大无朋的水晶吊灯，团团的一圈是五彩的小灯，地下是西班牙进口的洋红色大理石，舞池里是蜡黄油亮的柚木地板，舞池边上绕了一圈粉红色的灯管，舞曲响起来时，大厅里所有的灯就幻灭了，只有一团粉红色的光荧荧亮着，给翩然的舞者创造出如赴红楼般的氛围。在这种朦朦胧胧亦真亦幻的暖色调中，女士们很容易千姿百态，男人们则可以侠骨柔肠，美不胜收。

舞曲再响起来时，党彬站起身一副英勇无畏的样子说：“老同学我可是冲上去了呀！”

艾民笑了，他笑得有点儿酸楚，他笑着挥了一下手说：“去吧去吧，当心我告诉你的全叶。”

党彬下意识地正了正领子，径直朝年轻女士走去。

艾民的目光一直紧盯着党彬，他希望党彬遭到年轻女士的拒绝，是那种毫不含蓄委婉的断然拒绝，他甚至暗暗祈祷年轻女士的目光里能闪放出一种不屑，是那种高雅女子对邋遢男人的不屑，等党彬灰溜溜地折转回来时，他会幸灾乐祸地讥笑党彬，瞧瞧你这身毫无档次的休闲服，哪个女人与你共舞都是掉价！但是他如意的算盘拨错了！

党彬走到年轻女士跟前，一脸微笑地说：“能赏光跳一曲吗？”年轻女士莞尔一笑，把手递到了党彬伸过来的手上，他带着她一个滑步进入了舞池。

艾民的脸色顿时难看极了，他随手抓起桌子上的一只美国蓝带啤酒，拉开环盖儿，咕咕噜噜地喝了个罐底儿朝天，狠着劲儿将空罐捏瘪成个铁片儿。

舞池里，党彬与年轻女士随着松花江圆舞曲的旋律翩翩起舞。

党彬问：“您贵姓？”

年轻女士说：“免贵，高小萌。”

党彬笑道：“这个名字好！”

高小萌说：“是么？怎么个好法儿？”

党彬信口扯道：“萌，是萌发，发芽，这是新生事物的开始，生机勃勃呀，充满朝气呀，这还能不好么？”

高小萌的脸上闪露出几丝惊讶：“没想到你也会恭维人！”

党彬说：“这很正常，对一位优雅的女士，如果连恭维都不会，这个男人恐怕就有问题了，不是么小萌？”

高小萌无言地笑了，不知是对党彬的这番解释，还是他省略了姓氏的昵称，也许是兼而有之。

党彬指挥着高小萌跳了个花步，之后自我介绍说：“我姓党，共产党的党！”

高小萌微笑着说：“同学们都称你‘亲爱的党’！”

党彬诧异道：“你怎么也知道我的绰号？”

高小萌说：“你是我们大阳农业大学的骄傲嘛，是挂在老师们口边的人物，我怎么能不知道，再说我读了你最近发表在大阳日报上的那篇批判形式主义的文章，写得很不错。”

党彬笑着问：“你学的什么专业。”

高小萌说：“建筑工程机械。”

党彬问：“毕业多长时间了？”

高小萌说：“六年了。”

党彬说：“你在哪个单位工作？”

高小萌说：“市建筑工程设计院。”

党彬说：“当头儿？”

高小萌摇摇头说：“做技术工作。”

党彬说：“工程师？”

高小萌说：“滥竽充数吧。”

党彬脸上露出喜色说：“今晚幸会呀小萌，我还真有事请教您呢。”

高小萌乐呵呵地说：“既然是同学嘛，当然是责无旁贷了！”

党彬乐道：“谢谢。”

高小萌说：“你是不是谢得过早了？我还没有帮你什么哩嘛。”

党彬带着高小萌滑着轻盈的舞步，连过了几道人缝，来到了舞池的边角处。他这才压低嗓门挺认真地问：“我有一个问题呀小萌，如果有人在水利工程上做手脚弄虚作假，他们的破绽通常会出现在哪里？”

高小萌打趣道：“你是准备就职反贪局长么，亲爱的党？”

这个晚会对艾民来说是很痛苦的，远远望着党彬与年轻女士亲密无间地说笑，艾民陷入了极度的失落之中。他懊悔不迭地朝自己猛击一掌，自言自语道艾民啊艾民你还算男人么？他真想冲过去把这个年轻的女士从党彬的怀里夺过来，这个艳福不能让党彬独享，起码也要共享，利益共沾资源共享。但是他苦无机会，党彬与年轻女士一支曲子接一支曲子地在舞池里旋转徜徉，即便是在换舞曲的间歇，这两个人也不肯到座位上小憩，还抱肩搂腰地站在舞池中央甜言蜜语，你们不就是刚刚认识么？怎么就这般难舍难分，连口水也不肯喝了？你们俩干脆

就地倒下接吻吧做爱吧交媾吧！也就在艾民行将失去理智的时候，他听到党彬手提包里的呼机响了，这简直是天赐良机，他忙起身奔到正酣舞着的党彬跟前说：“亲爱的党，你的呼机连叫几遍了，是不是谁有急事呀，复一下机吧！”

就在这时，这支曲子完了。

三人一齐回到了座位上。

党彬看了看是老家泥玩店的号码，党红有急事呼他。艾民知道党彬目前还未配置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就主动把手机递了过来，党彬笑道：“这下我可是剥削你了。”艾民也笑着说：“你哪里是剥削我呀，你这是剥削莲池镇的老百姓。”

党彬转身走出大厅，在外边的花坛旁拨通了电话。那边儿，党红气呼呼地说：“真邪门了党彬哥，气死我了！”

党彬皱着眉说：“出啥事儿了小红？”

党红说：“假戏真唱，假戏真唱了。”

党彬一头雾水地重复着：“假戏真唱？你别绕恁些弯弯儿好不好？你说的啥意思吗小红？”

党红冷笑着说：“地区准备在市里开扶贫工作现场会，咱们泥玩店也成了榜上有名的先进单位，还打算让富根叔披红戴花做典型发言哩，假的假的假的，啥都成了假的！”

党彬默然。

党红大声大气地说：“你说咱们泥玩店哪一点儿够先进、哪一点儿够典型呢？这不是弄虚作假是什么？”

党彬说：“典型发言是要有典型材料的呀！”

党红说：“这有啥难的？瞎编呗，人只要过了不要脸关，啥瞎话都能说得出口，黑的能说成白的，方的能说成圆的，死蛤蟆也能说出尿儿来。”

党彬一脸苦笑，下意识地摇着头。

“今年春天镇里开扶贫表彰会的内幕我是领教过了，都是大睁着两眼说瞎话。”

“镇扶贫表彰会上的言是谁发的？”

“富根叔呗，他是村长。”

“富根叔也不是那种说瞎话的人啊。”

“他不说人家逼着他说，官大压一级由不得他。材料都是镇里写好的，庞爱群副镇长抓的咱村的点儿，开始富根叔说这瞎话说得太离谱儿死活不肯念，庞爱群说主要是你党富根的思想跟不上形势，富根叔说那你就找跟上形势的人念我们泥玩店不图这虚名儿，庞爱群就说这个言还非得你们泥玩店发不可，富根叔说我要是不发呢，庞爱群说不换思想就换人，这一换就把富根叔吓住了。”

“我印象中富根叔不是官迷呀。”

“主要是怕镇里换村长！”

“咱们村还有谁伸头想当村长？”

“党橛子党黑头啊，你能不知道他？一脸阴气要是让他当了村长，那咱们村的苦日子就苦上加苦了。”

党彬一下子严肃了面孔。

正文第三章 “家庭特务”

党彬的家在市水利局家属院，全叶是个很会生活的漂亮女人，小家也就布置得很舒适很温馨。卧室的墙壁上挂着党彬与全叶的结婚照。这张结婚照是绝对经典的杰作，因为全叶的长相真的有几分像好莱坞的大影星费雯丽，她从小也就成了费雯丽的崇拜者追星族，珍藏了差不多费雯丽的所有剧照，并对费雯丽的一招一势都刻意模仿，为此在设计与党彬的结婚照时，她顽强坚持将电影“魂断蓝桥”的宣传画克隆了下来，新娘本人克隆得还真惟妙惟肖逼真逼像，只是新郎克隆得火候不到，有点儿不伦不类，给人一种丑男配俊女的印象。或许全叶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她坚持挂上去的理论依据是“男才女貌”，好在党彬并不介意这些，对这方面他一向感觉迟钝。

党彬在“天马”受到了高小萌的点拨，回家后便按图索骥找来了有关材料，这会儿他正坐在书桌前面对橘黄的台灯沉思，旁边的棕色牛皮纸卷宗皮儿上有一行醒目的毛笔字：泥玩店水库拦水大坝勘测数据。

刚刚洗浴过的全叶，一袭睡裙悄然而至。她还涂了虞美人晚霜，周身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幽香，这香味儿清纯清冽很能撩拨人的情欲。她软软地贴伏在他的背上，莺声燕语道：“党彬水放好了，你快洗去吧。”

党彬神志专注于材料中间，对全叶的莺声燕语置若罔闻。

全叶走过来从背后抱住了党彬的双肩，柔声道：“看什么呢党彬，这么用功？”当她的目光扫视到棕色牛皮纸卷宗上的字样时，如同被蝎子蜇了一下，她猛地伸过手去从党彬的手里抢过材料，三下五除二地夹入卷宗，收进文件柜，并麻利地上了锁。

党彬不动声色地一直默默地望着全叶做完这一切。

全叶感觉到了党彬的目光，很不自然地说：“你干吗乱翻我的材料？”

党彬淡淡一笑说：“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紧张么？”

全叶双手一摊道：“我紧张什么？我不紧张啊，我为什么要紧张呢？”

党彬起身走到衣架旁边取下自己的夹克外套做出了走的架势。

全叶失声喊道：“党彬，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

党彬淡淡地说：“连太太都拿我当外人，这个家我还能呆下去吗？”

全叶扑过来抱住党彬的颈脖，一边鸡啄米般地吻着党彬的脸一边发着嗲道：“我不让你走党彬，我没有拿你当外入党彬，真的党彬我爱你还爱不过来呢，怎么会拿你当外人呢？”

党彬捧住全叶的脸长吻一下后说：“那就把你们的猫腻告诉我？”

全叶直盯着党彬问：“什么猫腻？”

党彬一字一句地说：“泥玩店水库拦水大坝上的猫腻。”

全叶摇摇头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党彬，你是不是发烧了在说胡话党彬？泥玩店水库拦水大坝怎么会有猫腻呢？图纸全是我绘制的，没有一点儿差错，相信你的太太党彬。”

“真的没有猫腻？”

“真的没有。”

“你起誓。”

“要是有猫腻了，我……我是小狗。”

党彬一把推开全叶说：“那你就真成一只狗了。”

全叶的脸顿时为之一红。

党彬哼了一下鼻子说：“你知道我最近搞的调研课题么，就是扶贫项目中的造假现象！”

全叶不由为之一愣，片刻之后打断道：“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

党彬一脸严肃地说：“泥玩店水库工程列入了全市重点扶贫项目，莲池镇、泥玩店的老百姓做梦都在盼水库早日竣工早日投入使用早日脱贫致富啊，谁要是在这个项目上做手脚藏猫腻，就别说他的党性、人格、道义了，他连做人的起码良心也没有了，让狗吃了！”

全叶受不住党彬咄咄逼人的目光，她下意识地转过身去，走开了。

党彬追着全叶说：“我亲爱的太太，你以为我是图盲啊，刚才你的图纸我已经看明白了，你这是一真一假两套图纸，这套假的将大坝的长、高、宽数据蓄意扩大，为的是扩大预算骗取国家的扶贫款，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么？这是犯法的呀！”

全叶的脸色霎时变了，她气不打一处来，她略微想了一下，大步过去抓起党彬的夹克外套使劲塞到党彬的怀里，喊道：“你走好了，你这特务！”

党彬顿时哈哈大笑道：“特务？你说啥？你说我是特务？”

全叶指着党彬的鼻子，连珠炮般地喊着：“你就是特务！你就是特务！”

党彬神志目光为之一亮，但一瞬便隐去了。他想何为特

务？特务就是一种特殊的任务，为达到某种目的一种行为方式，全叶的这番喊叫反倒提醒了他，不妨就做一做特务？

全叶一边朝外推着党彬一边喊道：“你给我走！你给我走！”

党彬朝旁边的椅子上一坐说：“这是我的家，我往哪儿走？”

全叶喊道：“这不是你的家，这不是你的家！”

党彬笑咪咪地盯着全叶说：“这么说你也不是我的妻子啦？”

全叶愣了一下，之后拽着党彬的胳膊说：“谁是你的妻子？我不是你的妻子！你给我走！”但她的口气已经缓和得多了。

党彬趁势一把将全叶拉进怀里，用力吻着她说：“你说你不是我的妻子就不是了？我们这是受法律保护的，只要不离婚，你就得尽妻子的义务。”

全叶开始还赌气躲闪着，躲了几下后，就顺其自然了，小拳头儿很虚假地在党彬的肩头敲打着，跟搔痒痒差不多。一个假躲一个真做，两人很快热吻成一团。党彬陡来情绪，顺势将全叶平托在怀里，大步跨入卧室，并回起一脚把门踢上。全叶喘着粗气儿说：“你还没洗澡呢！多少天没有洗澡了？闻闻你身上的臭酸味儿！”

党彬尴尬地笑了笑，之后做咬牙切齿状：“你等着！等我洗完澡，看我咋粉碎你！”

全叶半爱半怨地说：“谁看你傻笑，我烦你恨你！”

党彬无言地笑着起身朝卫生间走去。他打开淋浴喷头，因为心里有事，澡洗得也就很敷衍，象征性地冲了几下，就算完事了。他擦着湿漉漉的头发从卫生间出来，隔着卧室的门缝，看见温馨的床头灯光弥漫着蓄情静候的全叶。他转身轻手轻脚

地闪进书房，拉开写字台下边的小柜儿，从里边取出一只袖珍型的小录音机，拿至眼前，查看着。

全叶听到书房里的响动，喊道：“党彬你干吗呢？”

党彬迅速把录音机塞入睡衣的衣袋，应了声：“来了来了！”

全叶怨嗔道：“你可洗完了？又是马马虎虎地冲几下！”

党彬挨着她半靠在床头上，因为第一次行使这种特务手段，他难免心里惴惴的，脸上也就写满了思虑。她当然不知就里，软软地依在他的臂弯里，一边耳鬓厮磨一边柔情地说：“行了行了，别再伤感了，你思想上再别扭，心里再窝火堵气又怎么着呢，《红楼梦》里是怎么说来着？‘假做真时真亦假，真做假时假亦真’，不管你讨厌也好，反感也好，视此为大恶大丑也好，可大多数人都是这么做的，而且乐此不疲，说轻了这是社会风气，说重了这是社会潮流，你说你犯得着与社会风气或者说与社会潮流较劲儿吗？这种劲儿你较得过吗？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法是螳臂挡车，挺滑稽挺可笑吗？再说了，你官不大也是个正科级并且已列入市级后备干部梯队，而且年龄不大还来日方长呢，论家庭咱们这个小窝儿也算提前进入小康了，本太太的绰号你也不是没有听说过：铜丘市第一美人，这也算配得上你了吧，事业加爱情，你说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党彬在她的绵绵絮语中悄悄置放好了录音机，转脸在她的粉腮上吻了一下，顺着她的话茬笑着说：“我满足啊，我咋能不满足呢？我忒满足了！”

全叶长吻着他，喃喃着说：“你已经很长时间不碰我了，我告诉你，你如果再让我这资源闲置，我可要满足别人的开发欲了！”她这话撩拨起了他的情欲，他一把拉开她的睡裙，无言地将她的裸身拥入怀中。她目光如火地盯一眼他，在闭上眼

睛的同时把舌头递了过来。他一边热烈地接应着她的舌头，一边顺势将周身开始颤抖并展开双臂热烈呼应的她在床上平放好，之后翻身压了上去，开始了习惯的“粉碎程序”。她又怨又嗲地嗔叫起来：“党彬啊党彬，哎哟哟……你疯了么党彬？你真的疯了么党彬？”

窗外两缕依依偎偎的柳枝，随风摇曳轻轻地摩抚着窗棂，发出沙沙的音响。居高临下在床头柜上的两只小卡通，它们在小闹钟里边探头探脑，并有节奏地颤抖着，仿佛在善解人意地呼应着两位疯狂的做爱者。

鏖战终于停了下来，党彬周身通泰且气喘吁吁。她用洁白的面巾悉心为他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水儿，之后如一汪泥水瘫软在他的臂弯里。他用另一只手轻轻地爱抚着她说：“你不会再卸磨杀驴赶我走了吧？”

全叶无言地笑着把置于党彬臂弯里的头又朝里依了依。

党彬说：“我就烦你把我当外人！”

全叶伸出手朝党彬的腮上轻抚了一下说：“谁把你当外人了？”

党彬说：“你拿不拿我当外人，你心里清楚不是么？”

全叶无言。

党彬说：“夫妻之间有什么话不能说呢？”

全叶说：“是你自己疑神疑鬼的，我有什么办法？”

党彬轻轻一笑说：“依你的意思，是我庸人自扰了吗？”

全叶用柔若无骨的手点着党彬的额头说：“你就是个庸人！你就是个庸人！”

党彬无风无火地笑着：“我咋个庸法儿？你总得跟我说说清楚，我也好认真改正，争取不再庸了还不行吗？”

全叶直勾勾地盯着党彬说：“党彬你真的肯听我的话？”

党彬闭上眼睛说：“我清楚记得有这么一句格言，不听妻子话的丈夫不是好丈夫！”

全叶说：“这格言不错。”

党彬说：“好像出自一位坏蛋之口。”

全叶颇有兴致地说：“这个坏蛋是谁？”

党彬仍闭着眼睛说：“你猜猜。”

全叶想想说：“既然是格言，就肯定是出自大人物之口了，泰森，对了是泰森，有一篇文章称泰森是世界上最坏的男人，大概是他。”

党彬闭眼摇头。

全叶眼睛倏忽一亮说：“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丑事儿弄得沸沸扬扬，将第一夫人希拉里气得糊糊涂涂，大概是克林顿吧？”

党彬摇摇头说：“比克林顿还要坏。”

全叶说：“萨达姆，一定是萨达姆！”

党彬睁开双目认真地盯着全叶说：“不，这人比萨达姆还坏！”

全叶沮丧地摇摇头说：“我猜不着了。”

党彬笑笑说：“你干吗舍近求远呢？这个坏蛋正是本人嘛。”

全叶惊讶地叫着：“你讨厌党彬！”

党彬似乎不无认真地说：“我有预感，你将来肯定要骂我是坏蛋是下流坯子的，骂我是泰森是克林顿是萨达姆的！”

全叶不无诧异地说：“党彬你怎么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呢？”

党彬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你不是已经指着脑门骂我是特务了么？”

全叶莞尔一笑道：“党彬，不是我有什么事儿非要背着你不可，你是我的丈夫居家过日子的人，这世界上还有比咱们俩更亲近的人么？你说我干吗要背着你呢？因为你这人太本真！”

党彬说：“本真有什么过错么？”

全叶不以为然地笑道：“本真从字面上讲当然没有错，但是现实生活已经很不本真了，你没有听到大街上到处传唱的民谣么？村哄乡，乡哄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你想啊党彬，众人皆醉你独醒，大家都在玩虚的，就你傻乎乎地玩实的，你跟大家过不去，你会落下好吗？你会有好日子过么？”

党彬故作惊讶状道：“你还别说，我太太真成了政治家了。”

全叶不无得意地说：“适应环境嘛，如果你不能改变环境，那么你就一定要适应它，这好像也是一位哲人说的。”

党彬笑道：“这个哲人就是我太太。”

全叶开心大笑道：“不是我说的，不是我说的，我没有那么高的层次。”

党彬一脸诚恳地说：“怎么适应呢？你应当给我指点迷津太太，也好让我也进步嘛。”

全叶直盯着党彬说：“你真的是这么想的么党彬？你真的是这么想的么党彬？”

党彬认真地点点头。

全叶欣然抱住党彬的脖颈，照着党彬的脸颊上好一阵“鸡啄米”后，说：“那你可真是改恶从善，立地成佛了党彬。”

党彬说：“争取吧，争取在太太的帮助下进步吧。”

全叶用头摩抚着党彬的脸颊说：“你想啊党彬当今的社会风气有不吃肉的猫吗？”

党彬说：“你是猫吗？”

全叶说：“是人就是猫！”

党彬加大了搂抱她的力度，心不在焉地说：“如此说来，你也有肉吃了？”

全叶直言不讳：“到嘴边的肉谁不吃？我当然也不客气。”

党彬说：“你吃过？”

全叶说：“当然。”

党彬吻了吻她的脸颊说：“你能不能让我也听听高兴高兴。”

全叶难得他这般柔情，信口开河道：“就像刚才提到的扶贫款吧，那才是一块唐僧肉哩。”

党彬故意装傻道：“唐僧肉？扶贫款怎么是唐僧肉呢？”

全叶叹口气道：“你真是一介书生呀党彬，你想啊凡扶贫款都是上边拨下来的，不论是几十万、几百万的大笔或者是数千、数万的小笔，一般都不纳入当地的财政计划，不纳入财政计划是什么概念你知道么党彬？这就是说这部分款项通常是不审计的，说白了是没人管的，花了也就花了，随便造个表儿敷衍一下就行了，甚至打个白条儿也能入账，你想啊这样的钱在大家的眼里还能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么？谁抓到手里谁吃啊，不吃白不吃。”

这番话使党彬听得暗暗张大嘴巴，直吸冷气。

全叶有些警觉地说：“党彬你咋了？”

党彬叹口气说：“我好糊涂啊，过去我好糊涂啊。”

全叶恍然笑笑说：“现在明白了不是？现在明白了也不晚。”

党彬一副不谙世事的样子问道：“那泥玩店水库可是只大馅饼啊，不更是一块唐僧肉么？”

全叶嘿嘿一笑，颌首。

党彬又把全叶朝怀里揽了揽，轻声说：“在泥玩店水库这个项目上你出力不小，咱们家也一定分不少钱吧。”

全叶说：“三万元，还可以吧。”

党彬连声说：“不少不少，像你这小萝卜头儿还分三万元呢，这总数一定不少吧？”

全叶说：“工程总造价六百万，私分的数儿大概二百万左右，不会低于三分之一。”

党彬暗中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忙收敛了咄咄逼人的目光，漠然地轻声问：“张嘴吃这块肉的人一定不少吧？”

全叶说：“那当然，从你老家泥玩店的村长党富根到莲池镇的镇长艾民再到市委书记高蓉蓉起码这三人是人手一份！”

党彬不无困惑地打断道：“高蓉蓉？不会吧，这批扶贫款下来时她还没有到任哩，这不可能吧？”

全叶笑笑说：“你真是个大傻瓜呀党彬，你以为这两百万到手就会分干花净么？艾民是这个项目的具体操办者，他有政治头脑不仅会留有余地而且余地的份额还挺大，这叫有备无患专门应付上边的政局变化，如今不是有这样的说法么，铁打的市委市政府，流水的市委书记市长！”

党彬默然点头。

全叶说：“市镇两级的副职、包括主管局委的头头儿都认准这是块唐僧肉，没有不伸手张嘴的，至于他们都吃了多少我就不清楚了。”

党彬仍轻声问：“这种事儿也不会是平均分配吧？”

全叶说：“当然不会。我想是按职位大小分配的，艾民无疑是受益最多者，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在这个问题上艾民

很明智，他说过去为这种事引起上访告状，都是因为分配不公。他这次的分配原则就像是幼儿园里的阿姨给小朋友们排座座分果果，伸头一份都让吃点儿，省得谁吃不到心里不平衡！”

党彬忍俊不禁失声大笑道：“这个艾民啊，措辞是不是太文雅太含蓄了？”

全叶不由一怔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党彬？”

党彬笑着说：“这如何能叫分配呢？这是劳动所得么？艾民用辞不当嘛，准确的措辞应该是分赃！再换个形象点儿的比喻，这是不是有点儿像五马分尸、狼撕狗拽？”

全叶大吃一惊道：“党彬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你怎么能这样说话？”

党彬瞥了一眼一脸惊诧的全叶，他突然觉得心里憋闷，憋闷得十分十分难受，他下意识地抬头仰望一下窗外的夜空，满天星星连一丝云彩都没有，哪有降雨的气象？而他眼睛一黑，竟闻到了一股雨腥味儿，一股浓浓的雨腥味儿，眼前也飘起了一朵云彩，乳白色的云彩，若浓若淡，忽忽悠悠，渐近渐远，还伴随着若隐若现的雷声。顷刻间，一朵朵云彩变成了一团团暗黑的阴云，如一群呼啸行空的天马般狂奔过来，极快便黑压压阴森森地密布天空，随之是惊天动地的电闪雷鸣，将苍茫旷野上的尸群照亮，有男人、女人、老者、少者……突然尸群炸开了，男女老少或狂奔或疾走，或呼吁长天或跪伏乞讨……党彬的脑袋遂进入崩裂状，疼得他就地打滚，嗷嗷大叫：“千秋之罪啊！罪不容赦啊！罄竹难书啊！”

全叶清楚他的老病又犯了。此前他曾犯过此症。医生说，此症当属特殊的精神病，是极度的愤世嫉俗引发，说白了是“气病”。最早发现是在本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如今这种病例已不鲜见，为常见病、多发病。此症尚无特效药物，目前只有心

理治疗，精神排解。

她忙为他排解，这排解的方法是“从哪儿引发的再从哪儿改变”，也就是“从哪儿跌倒了再从哪儿爬起来”，或者说是“从哪儿错了再从哪儿纠正”——这是医生反复交待的排解办法。这会儿，仝叶抱着党彬连声喊着：“党彬啊党彬你醒醒啊，你说的都是陈年老事了都过去了，现在不是挺好么党彬，我刚才对你说的全是瞎话呀党彬，我是逗你玩儿的呀党彬，你可千万别朝心上放啊党彬！”

尽管有仝叶“对症下药”地排解着，他也直到周身被汗水浸透，才渐次缓解。前后持续了二十分钟。

党彬散记之二 保命台

乌龙河是黄河的支流，又称害河。害，方言是祸的意思。旱天要水时，它崩干亮底，得不住它的济；涝时它又成了稻谷壳子，蛤蟆尿一泡就满了，捂治不住便憋堤决口，冲个房倒屋塌，人为鱼鳖，满坡泱泱白。

乌龙河原先叫“福水”，明朝万历年间的志书上落的就是福水。我最先是听柄伯说的，那会儿我穿开裆裤，敢在女孩儿面前露雀子，以为是件宝贝，我有她们没有，展览一下眼气她们，现在忆起来很汗颜。

柄伯戴过礼帽穿过大衫。在俺泥玩店，“戴礼帽穿大衫”是高称，是指灌过墨水的文化人。这号人物稀少，比找白头麻雀都难。多少年还不出一个，出了就是扎眼的星星，挂在半空亮眼明，也挂在乡亲们的嘴皮子上，走哪儿喷到哪儿溅一片唾沫星子。

也出过贼星，像大包牙喝的墨水也不少，就是说人话不干人事，乡亲们捣他的脊梁骨，说他是“戴礼帽穿大衫日牛”，猪狗不如。

打俺记事起，柄伯就钻堤窖子。堤窖子，就是乌龙河上的泥巴屋。挖方池子，栽两根木桩，举一条横檩，棚些树椽儿，苫上胡草，再使麻稔泥一抹即成。堤上旺生胡草，用它苫屋，不透雪雨，冬暖夏凉，还耐沤，能撑几十年不糟不圪。这号堤

窖子隔不远一个，如棋盘上的守河卒子。柄伯守着泥玩店这段，赶汛期时他手头不离一面铜锣，锣锤儿跟鸡蛋样，能敲得人心乱晃。乡亲们一听到锣响，就知道堤子撑不住劲儿了，赶紧朝铜丘跑。

铜丘是座高高的圆土岗，乡亲们称它为“保命台”。

铜丘古属豫州，春秋属郑，战国归魏，秦置三川郡，西汉高帝十一年置县，两千年不改其制。因铜丘的地理优势，两年前撤县设市，为大阳地区惟一的县级市。

铜丘形状别致，底为大圆顶为小圆，近瞧满眼葳蕤草木，均属常青科，枝罩叶蒙，四季竞茂。从远处望，因了乌龙河堤的阻遏，仅一柱黛色轮廓，如半截炮楼耸立云端。

柄伯说铜丘是口大钟，女娲庙是钟鼻子，在地面上看不准，得坐飞机朝下看。柄伯说时没忘在我鼻梁上酸酸地一拧，然后在鞋底上抹一把。那会儿我唇上常有鼻涕滞流，白中见绿，像两条探头探脑的虫。当时我想象的飞机，跟月宫桂树一样神秘。我问柄伯你咋知道是口大钟，柄伯说我见过么咋会不知道。我惊叫道柄伯你坐过飞机？柄伯笑着拍拍我的脑瓜说，好好念书吧党彬小老弟，大飞机小飞机都在书本里掖着哩。

几十年后，面对晚报披露的几幅照片，我才忆起柄伯这笑很深刻，内容也很丰富。照片是位游客在空中无意拍下的，冲洗出来后发现铜丘活脱脱一只倒扣的钟，女娲庙是惟妙惟肖的钟挂鼻。报纸披露后世人惊诧。

有史海钩沉者绘出当处的冬景：娲庙（女娲又称人祖奶奶，故此庙又叫女娲庙）居铜丘之顶，飞阁冠之，下荫青松数百株，凉碧沁衿带间，风来叮咚，韵于碎玉，青灯荧然，万象凄寂，时有冻雀踢松果而坠，疑为鬼物。

另有考古家掘出一方铺路青石，用放大镜对上面的凹凹点点照了又照，拓了带回精研数月，宣布此石为功德碑。

碑文是：女娲创世初，河妖作怪，福水堤决。浊洪浩荡，铜丘成泽国。人果鱼腹，哀鸿遍野。女娲降了河妖，以铜钟镇之。继而泥捏飞龙奔马走兽游鱼，携泥裹砂，汹汹然填块塞口……福水律律然归位。水光纳天，龟鱼舒波，农利普存，歌谣载途。铜丘人铭记女娲功德，造庙立碑以记。

女娲庙自重燃香火，就焰光烟色日日不绝，愈燃愈盛。庙前人头攒动，嚶嚶嗡嗡，成蜂群蚁阵。门槛虽遭日蚀虫蛀，字迹仍斑驳可辨：

丘高则配天阳朱围犹堪寻圣迹

坤厚故载万物吉光常此护灵墟

铜丘人善泥玩，相传自女娲始。最初的文字记载见于《明代野史》，朱元璋为躲避元军的追杀，曾隐姓埋名在泥玩店，以捏灵狗为生。灵狗即为泥玩之初，凡泥捏的飞禽走兽、鱼鳖虾蟹、鬼怪神魔统称“灵狗”。朱元璋慧心灵性，智珠在胸，捏鸟鸟飞，捏兽兽走，捏虫虫爬，捏鱼鱼游。有人问朱元璋你这手绝活儿是跟谁学的？朱元璋说都是跟女娲学的。又问你咋不捏人哩？朱元璋说捏人是女娲的事我只捏灵狗。再问灵狗为啥是彩画黑底呢？朱元璋说天分四方，东方有青龙，西方有白虎，南方有朱雀，北方有玄武。铜丘处于玄武，色为黑，灵狗的底色也当为黑。混沌初开，女娲用五彩线划破黑暗，才见天日，灵狗因之当染五彩。这日，朱元璋正捏灵狗，元军闻讯来了，朱元璋不慌不忙，拎起一篮子灵狗便走便撒。这些灵狗有鸟有禽有虫有兽，冲元军乱飞乱叨乱咬乱扑，朱元璋趁机逃

脱。当了皇帝后，朱元璋为铜丘一方的百姓办了两件事，一是拨重金修建了女娲庙，二是钦准泥玩店不纳税赋专事灵狗。从此泥玩店的灵狗便蜚声远近，逢一年一度的女娲庙会，一街两行摆的都是灵狗。是泥玩店的不是泥玩店的都扯开嗓门吆喝：泥玩店的灵狗！泥玩店的灵狗！皇帝金口玉言封就的，会飞会叫唤！

泥玩泥玩，就是泥巴玩艺儿，也叫泥匠活儿。老家人善泥玩，自古皆然。村名“泥玩店”的来历也缘于此。“从泥玩店过一趟，傻子也成泥巴匠”。话虽说过了，却道出几分实情。在老家，泥玩的传说轶闻，就像满荡荡的一塘水。我也是泡出来的人，夜里做梦都会扎翅膀飞，踩云朵朵，钻《山海经》，扑秦陵兵马俑……醒来，还带股仙风鬼气。

说穿了，乡亲们弄泥玩是泥巴换钱，逛逛铜丘女娲庙的外乡人，居多是粗制滥造，哄到钱为止。这些人携泥玩篮子，穿梭于香客之间，如蝇附膻，撩扑不去。柄伯不蹚此浑水。寻常，他喜欢将一方草苫铺在堤窖门口，眯目盘坐，细品一支裹了烟精花儿的“蚂蚱头”，手边的一只小泥巴钟，则精妙传神，似一触即会铮铮作响。有时是一册蓝布装帧的《圣叹全集》，书已古旧，页面泛黄，柄伯仍爱不释手。其中的“三十三快哉”，令柄伯时翻时新，常忍俊不禁，哑然失笑。

知道柄伯有手绝泥活儿的人，眼气他手边儿的小泥巴钟，常点着票子问，老柄啊老柄，如今开放搞活了，你咋不去抓捞几个，赚钱是蒺藜狗子扎手么？柄伯仍朦胧着灿笑，显然并未将问话收耳入心。问者发迷：这老头儿莫非走火入魔了不成？

其实不然，柄伯是面笑心苦，苦若黄连。他是从清人金圣叹处取一瓢饮，用以洗刷愁苦。对柄伯此心态的破释是多年以后，当我倏忽觉得那旅者无意摄下的铜丘的照片酷似柄伯的小

泥钟时，心窗豁然敞亮：柄伯汇心志于指尖，倾绝技于小泥钟上，乍看此钟精妙绝伦，细瞧则暗影浮动，千疮百孔，熠彩神韵早已消失殆尽，不忍卒视。

泥玩的料就是土。这用土极有讲究，分黑土、红土、粘土、淤土、沙疆土、莲花土……共七七四十九种。是土都能做泥玩，差别的是成色。有的如尿泥捏的娃娃，诡不了一时半天；有的则登堂入室，世代瞻仰。

铜丘的土为红金土，传说是浸过血的，又叫血色土。有关这血色的阐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是本色起自女娲，造人用的东西能不带血色么；有的说是历代兵燹所为，持此说者还列举了日本人在此的大屠杀，当时这里的血脚脖深，如今这一带的老人仍记忆犹新。想想渗了人血的土做泥玩，还能不足成色吗？

无论咋说，用铜丘的土成就的泥玩不变形，不裂纹，不褪色，玉润光泽，如镀一层若金若铜的紫黄色，经得住月久年深的磨蚀，且如陈年的老酒，搁之愈久愈珍贵。

泥巴活儿，听着粗，实则细，并非是和坨泥巴，摔摔团团、揉揉捏捏就能成的。得经三道程序：一料，二工，三焙制。且不说后边的两道，单说一个取料，里边的学问就没底深。人靠心活，土靠胆聚。土失胆，即成沙。上乘泥玩，非土胆不能成就。我见过柄伯提“胆”，取三尺下的净土，去杂，晾干，碾细，过箩，然后淋浆。这淋浆的架势像做豆腐。筛细的土兑水和浆，使青木棍正搅三十六，倒搅三十六，这叫“青龙闹金海”，大吉大利。之后，经滤单再提纯，淋下的浆水沉淀一个对时，浆水控掉，剩下的即为土“胆”。土胆的含量低，为千分之二三。因此“提胆”有如淘金。提过胆的土，无论任

何土质皆变质变性。铜丘的土可谓上乘，但提过胆后亦散同泡沙，不禁水冲。再赶汛期时，保命台就难以保命了。

据说祖先曾有训示：镇妖铜钟，不得擅动，动了铜钟，灾祸横生。

此训示就篆刻在女娲庙前的大青石碑上，后来叫日本人的飞机炸毁了。

在我的记忆里，柄伯的堤窖子前总旺蓄几畦野花。叶伸叶展，花开花落，删节着枯寂的夏月，也给缓至的凉风涂些鲜活。我认识的有鸡冠头，此花亮眼亮色，茎高且直，长叶绿翠，顶开的穗蕊洇透血红，酷如鸡冠。畦中，还拥挤着雏菊、金盏菊、一串红之类的艳花。后来，我才清楚这些大紫大红都是隐身草，柄伯的真工夫下在镶红边的白花上面。柄伯告诉我这叫烟精花，还告诉我嘴巴骨得严紧，张扬出去会惹麻烦。再后来，我从字典上查出这东西学名罂粟，俗称鸦片花。花瓣、花籽、花骨朵儿都是极好的药用。咳了喘了，痛了痒了，熬些汤水，一喝就好。柄伯一入冬就离不开它，因当年他拒绝扒黄河大堤水遁时落下了哮喘病根儿。

那时我常问柄伯一个问题：

柄伯，您一个人住在这河湾里不害怕吗？

害怕？我害怕啥？

鬼呀。

柄伯笑着摇摇头。

那你就没有怕头儿？

是人就有怕头儿。

那你怕啥柄伯？

我怕没啥吃饿着。

你还怕啥柄伯？

怕人。

你怕人柄伯？

我怕比鬼还恶的人。

柄伯喘起来像拉风箱，一拉就满脸青紫。那日，他跪地勾头拉成了弓背大虾，紫着脸示意我卷烟精花儿。这喇叭头儿跟汤水一样管事，他刚吸一口就喘息骤减，又连吸两口，“风箱”便缓停了，腰板也随之挺直，脸上的青紫也如雾散去。

从我记事起，柄伯就常在我面前抖搂一段故事。这故事其实很通俗很平淡，类似这故事的故事曾在故乡到处流传。柄伯极具耐心地反复讲述，使我耳膜生茧，直到近日我才领悟到柄伯独运匠心。

柄伯说那年乡亲们都是一个脸色，干巴巴的菜色。当时这种颜色很流行。柄伯说这是修水库的烟火熏的。记得一夜间铜丘上下、乌龙河两岸冒出一座座工棚，像雨后树林里钻出的鸡腿蘑菇，密密麻麻地连成了片。来自全市几十个乡镇的三万民工，打响了泥玩店水库大会战。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一百多家食堂同时开火，当时还不时兴烧煤，每家食堂都垒起几台高高的灶火，高灶火旺，旺火没湿柴，烧的是就地砍伐的松柏林木。没出一月，铜丘就剃成了光光的和尚头，未剩一根绿毛毛儿。柄伯说数月后铜丘开始有饥饿的外乡人露宿了。这些饥饿的人群都是遵循十里百乡的古训，冲着煌煌的女娲庙来的，这一代百姓盛传历来灾荒时女娲都会显圣，并托真人现世赈济灾民，尤以公元一九三八年党金凤赈济黄河大灾的勋业更为卓著，更让耳闻目睹者刻骨铭心。柄伯发现的第一拨逃荒者是位年轻的母亲带个女孩儿。年轻母亲半依水库工棚的灶台，头发锈成一

坨乱麻，胸襟敞着。瘪瘪的双乳像掏空了瓢的茄子，上边吊着的小嘴巴很贪婪，两只小手亦很贪婪，仿佛要使劲把茄子扭下来。年轻母亲揽女孩儿背的手骨节很长，其间掖着一棵刺角芽。那会儿正值暮春，铜丘上下长满了刺角芽。这东西通身浅绿，椭圆叶镶刺，茎蕊含毒。羊吃了还肿身胀体，腹如皮鼓，挨不了多些时日，便自然死去，人是万万食不得的。“刺角芽，刺角芽，吃了绞肠杀。”这歌谣是学语孩童都会唱的。柄伯在惊叫如同熟睡的年轻母亲时，发现她的嘴角溢出一抹绿痕，绿痕拖出一条长长的尾巴，连接着工棚灶台颓壁的坏缝。细瞧去才认清，黑尾巴是一队蠕动着的蚂蚁，它们顺嘴角长驱直入，在微启的嘴巴间穿行，如潜佳境。

柄伯摇醒并使这凄苦的母女俩挨过饥馑。勉强醒来的年轻母亲称自己姓高，全名高花子，唤女孩儿乳名“蓉蓉”全名“高蓉蓉”。

那年蓉蓉五岁，瘦得皮里抽骨。喝了三天糊糊，脸便转过色来，会晃着黄苞米缨般的头发唱“荠荠菜”：

荠荠菜，水上漂，
我和大姐一般高。
大姐穿件花衣裳，
我就赤个驴脊梁。
大姐穿条花裤子，
我就赤个驴肚子。
大姐穿双花花鞋，
我就赤个泥歪歪。
大姐枕个花枕头，
我就枕只老母狗。

翻翻身，咬一口……

当时这位年轻的母亲曾有意与柄伯结成忘年伴侣，但柄伯坚辞不受。柄伯说我是戴着“帽儿”的，大会小会都说我是披着人皮的狼，我就像做泥玩的软泥巴团，别人想咋揉捏就咋揉捏，你要跟了我不也成了“戴帽儿”的？大会小会也得说你是披着人皮的狼？就是你当得了“狼婆”，能让蓉蓉当“狼崽”吗？年轻母亲折服于柄伯简洁明快的理由，带着蓉蓉及柄伯特制让她们保命的数套“八件套”去了。

多少年后，高蓉蓉成了铜丘的市委书记，生养了一个聪颖漂亮的宝贝女儿雪。雪在北方水利学院读硕士时，就获得了曼哈顿理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拿到博士学位后又获得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绿卡。

这是后话。

那年，我的一些小伙伴，像狗子啊大军啊，都经线般朝乌龙河堤上跑，原因是肚里饥，家里没糊糊喝，柄伯这儿有。柄伯的糊糊儿是用杂和面搅的，杂和面是拿泥玩换的。

往常柄伯的泥玩在女娲庙挺抢手，当时也不行了。朝祖进香，是饱肚人的事儿，肚子成了空皮囊，也都省了这份心思。女娲庙清清冷冷，门可罗雀。换杂和面得去莲池。

莲池镇是隔日集。往常，逢集日人稠得密麻拧绳，下百样杂货，泥玩更是走俏。那阵子也不行了，偶有上市者，也整日无人问津。乡亲们的泥玩也就还是泥巴，不名一文。因为三乡五里都会此营生，这叫画匠不给神磕头。

柄伯说，画匠不给神磕头是神不真，要是真神就不愁没人磕得顺脸流血。柄伯摆调泥巴块子时我心里挺纳闷。柄伯说过

他一沾泥巴柄娘的魂就悠来了，端端地坐在他面前，说呀笑呀哭呀泪呀的，搅碎他心里的五味瓶，得几天难受。我说柄伯你不是洗手不干了吗？柄伯愣了一下，嘴角牵出几丝凄惶。也就在这时，柄伯说了句令我心酸的话。多少年了，一想起这句话我的心就如一颗高悬枝头的桃子，被暴风雨颠动着，摇摇欲坠。柄伯说时扬起泥巴糊淋的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呈剑状，剑锋指向洞开的嘴巴。柄伯的表情并未中止蓉蓉热烈地吮吸，此刻她正专心舔着告罄的糊糊碗，水蛭般的舌绕碗边儿数周后，打着旋游移于碗底。虽然未留星点儿面迹的碗底比水洗过还干净，可她盎然的舔兴并未减弱。

柄伯是说：不都是为了这个无底洞吗？

柄伯出手的这尊绝活儿，让我眼热心跳。我说拎到集上一准抓破手皮。柄伯说年景不同能换几斤杂和面都行。柄伯还指了一条路，叫我去西街找老洋面。老洋面是莲池的老门户头，过去开泥玩店，牌号“万利来”，很叫响过一阵，方圆几十里无人不知。后来叫日本人一把火烧了，很惨。如今老洋面的儿子小洋面在镇机械厂干司务长，这是个众目睽睽的肥缺，一天吃一两饿不着司务长，亦饿不着司务长的爹。

柄伯这绝活儿叫“月宫折桂”。台面一尺见方，通体镂空，举皓月为门，一扇紧闭，一扇微启。门侧桂荫垂蔓，参差披拂，叶络摇缀，泻斑影抚罩玉兔，十二只玉兔或卧或立，或跃或扑，形态韵致，怡然其中，烘出轻薄乳雾一团。细瞧去，兔们的睫须根根如芒如丝，掩蔽莹莹红眸……实令人击腕嗟叹，怨慕唏噓，眼迷离心亦迷离。

果然，集面冷落萧条。疏疏人影，若浮游的孤鱼散虾。“月宫折桂”的出台，像凌空抖落一面大网，收拢了全部的

“鱼虾”，目光全是绿的，有火苗窜出，极旺。动作也趋于一致：啧啧称赞，耸肩，攥拳，终不忍慷慨解囊。说这年头是泥菩萨过河，肚子还是空皮囊哩，哪里还有闲情逸致赏泥玩呢。离去老远，还三步一回头地怅望，召唤未走的魂儿。

最后，剩下一位胖老头儿，眸子里的绿火未减。我猜他定是老洋面。柄伯讲过老洋面的特征：圆面大耳，眉白无须。这些全对上号了，还有一点儿是围观者多为菜色，而此人的脸却有红似白，下巴打几道褶子。这明显的卓异，无疑是沾了司务长儿子的光。老洋面没搭腔，我就记起了柄伯的告诫：此人泡了几十年泥玩店，眼睫毛都是空心的，管当哨子吹，小心别叫他诳了。

老洋面问：你是泥玩店的？

嗯。

你喊老柄啥？

伯。

喊凤呢？

娘。凤是柄娘的小名，全称叫党金凤。我瞋老洋面一眼，赌气把脸移向别处，不再理他。

老洋面招了个没趣，圆脸一红，搓着打褶儿的下巴颏说，这尊活儿的模样不赖，就是料不正。

我心里气不忿，盯住他质问：料咋不正？你说说！

老洋面脸色阴了阴说，这不是铜丘的料。

我嘴一噘，不吭气。柄伯说过谁要是说料不正时你别理他。

老洋面从怀里掏出一个包子说，我用两个包子换你这活儿咋样？猪肉萝卜粉条儿馅，一咬顺嘴冒油，香着哩。我真的闻到了肉味儿萝卜味儿粉条味儿，还有丝丝缕缕的葱花气儿。我

压抑着不叫老洋面看见我猛咽口水的馋相，抱起“月宫折桂”就走，任老洋面咋喊也不回头。这是柄伯交待的，叫钓鱼放长线，兵书上称“欲擒故纵”。老洋面是泥玩迷，尤迷柄娘的泥活儿，一见就双膝发软，挪步不得。他曾用两石小麦换过柄娘的“八仙过海”，一只金镏子换株“福禄树”。这次我不仅钓了他三个肉包子，还钓了他二十斤苞谷糝儿。我对柄伯说，要是用铜丘的好料能钓他二十个肉包子。

柄伯说，铜丘可动不得。

我问，那为啥吗？

柄伯说，你没听说过铜丘的掌故？

我说，铜丘是人祖奶奶镇河妖的大钟。

柄伯说，还有呢？

我想了想说，铜丘是保命台。

柄伯说，着哇，保命台毁了，还要命吗？

正文第四章 谎祸

柄伯一大早就蹲坐在堤窖子门口的地灶前烧火做饭。

柄伯的堤窖子很独立也很沧桑，门口不舍昼夜地卧着一只大黄狗。柄伯的身板骨高大魁梧，须发花白粗硬，皱纹刀砍斧凿，这一切写着藏着他的沧桑与坎坷。

柄伯虽然年迈体衰、双目失聪，但仍能熟练地填柴、翻炒，锅上一把锅下一把的，收放自如，得心应手。从火门处吐出的火苗映红了他的脸膛。大黄狗在距他一米开外的地方卧着，目光、耳朵随着他的动作游移。

柄伯用碗盖严菜盘里的炒鸡蛋，用盖布盖好烙饼后，起身朝外走几步，大声喊道：“党彬啊——党彬啊——回来吃饭！”

远处随之传来回应声：“柄伯——我听见了！”

柄伯听不清回声，弯下身子说了声：“大黄，去！”

大黄狗顺着崎岖的岗道飞奔而去。

柄伯拄着一根山枣木拐杖也跟着下岗了。

柄伯沿堤路走着走着，脚步由快变缓，再由缓而停了。他的目光凝滞在脚下被逶迤山岗环抱着的黑龙河。这条轻喧轻闹的河流弯弯曲曲地奔淌着，上游浩浩荡荡的黄河水长途跋涉至此非但没有沉淀变清，反倒染上了一种浓浓的褐红色，散发出刺鼻的氨水气味儿，这无疑是黑龙河沿岸几家小造纸厂、小皮革厂在作孽。为此环保部门与新闻媒体曾多次联合行动，结果

基本趋于雷同：水来地皮湿，水过地皮干。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为了饱肚子”、“为了地方财政收入”，说白了一个“钱”字，使这些乡镇企业与地方政府沆瀣一气，紧密勾结。他们视环保、新闻部门为“鬼子兵”，视环保检查行动为“大扫荡”，针对“鬼子兵”与“大扫荡”，他们也摸索到了一整套对付的策略，称之为“反扫荡条例”或“反扫荡纲领”，其中不乏克隆伟人毛泽东的游击战原则，诸如“敌来我怎么怎么办”，“敌走我怎么怎么办”、“敌驻我怎么怎么办”、“敌疲我怎么怎么办”，上述这些经典的作战原则，把张牙舞爪不可一世的小日本都打败了，如今他们有辉煌的作战理论经典垫底，什么样的“鬼子兵”与“大扫荡”也全能对付。这是一场广泛的人民战争啊，环保与新闻部门置身其间，如陷入汪洋大海，如螳臂挡车，如何能不焦头烂额大败而归呢？加上现在的环保与新闻部门也开始渐变与分化，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用不了多久这乌龙河水就变成粘糊糊的酱油了。

强烈的忧患意识使柄伯的脸色变得铁青，面对乌龙河下游无边无际的大平原，他的心境突然一片苍苍茫茫，亘古未有的苍苍茫茫，如他年轻时曾涉足过的塞外荒漠，几十年来他常常出现如此心境，这里绝缘青山绿水，甚至绝迹生命力极旺盛的红柳或者胡杨树。这里司空见惯的是说来即来说走即走的暴风骤雨，还有遮云蔽日山呼海啸般的沙尘暴，最终汇成一曲四十年前很流行的民谣，在他的心头回旋萦绕：

提起 58 年呀，
大搞试验田哪。
大槐树上结豆角呀，
红薯地变成西瓜园哪。

槐草地里长稻子呀，
老母鸡一天下十个蛋哪。
红薯秧子上边跑火车呀，
黄瓜长得像小船哪。
这事儿不是胡八扯呀，
亲手种来亲眼见哪。
这都是人民公社的新鲜事呀，
“日崩”一下到共产哪。

夏天的清晨，天空湛蓝如洗。一轮朝日斜挂在如黛的铜丘上，光光灿灿，射绿泼翠。与铜丘毗邻的是蜿蜒的乌龙河长堤。高巍的铜丘，高巍的大坝，与高巍的水库纪念碑呈三角鼎立之势。这便是泥玩店水库工程的大轮廓，大环境。

纪念碑是一块自然落地生根的独石，上面张显着遒劲的隶书体“泥玩店水库”五个字，如今四周仍散乱着废弃的杠子、锈蚀的锹把儿、烂砖头、碎石块……这一切默默记录着当年建设者们的业绩与沧桑。几十年岁月逝去，这里除增添了些许荒凉之外，并没有太大的改观。宽阔的库坡里密密匝匝地突兀着一株株光秃秃的酸枣树、刺槐、蓁蓁棵什么的，其间还有一座座或大或小的坟茔。挟持着乌龙河的两座山岗的植被也遭到了严重的毁坏，稀稀疏疏的林子间，滥砍滥伐后留下的或高或矮的半截子树桩比比皆是。

两年前，艾民任莲池镇的党委书记之后，以“脱贫工程”的名义，申得六百万元的扶贫款，重新上马了这项搁置近四十年的水库工程，眼下这先期工程——拦水大坝已基本建成，就差配套的闸门及启闭装置了。

灿烂的霞光与铁锈红体恤衫相辉相谐，把党彬涂满汗水的

脸庞染成熠熠彤红。他正置身高高的脚手架上凿石雕字。铁锤敲打着凿子，凿子点击着青石，震得石砾、石粉四处张扬飞溅，荡得他一头、一脸、一身全是星星点点的石粉。这块与水库纪念碑遥遥相对的大青石，盘龙卧虎在铜丘的一侧，也是一块自然天成的独石，上面已经写好的红漆字样是：牢记历史教训，坚持实事求是。

他已经雕凿好了“牢”字，“记”字还剩最后一笔，他全神贯注地将“记”字凿好之后，才停了下来，拍拍手上的灰粉，跳下脚手架，后退数步，举目观望着碑文的整体布局，确实感觉到了巨大的冲击力之后，才满意地微笑点头。

选择这一行碑文，并非是党彬刻意追逐政治时髦，活在泥玩店这穷乡僻壤里的老百姓，最注重的是朝肚子里装什么，装多少，能不能把肚皮撑起来。这已经是一个持续久远的老问题了。为什么这个问题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对此他一直困惑不已，痛心不已，但又百思不得其解。昨天在堤窖子里，柄伯将珍藏四十年的一叠剪报拿了出来，纸质轻轻薄薄业已发黄变脆，但是上面的一个个方块字和一张张图片如投枪匕首，铺天盖地呼啸而来，形成巨大的核爆破与冲击波，他难以承受这种超强的震荡与天昏地暗，他感觉四周一片阴风凄凄，亘古未有的阴风凄凄，眼前团团乌云翻滚，亘古未有的团团乌云翻滚。

这些触目惊心的文章标题是：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卫星社坐上了卫星，五亩小麦亩产 2105 斤！”（摘自 1958 年 6 月 7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河南信阳鸡公山乡人民公社水稻亩产 48925 斤 7

两！”（摘自 1958 年 9 月 9 日《河南日报》。）

“河南商城余集跃进人民公社第四大队第三中队水稻亩产 30009 斤 8 两！”（摘自 1958 年 8 月 20 日《河南日报》。）

“河南西平城关镇和平农业社第四队小麦亩产 7320 斤！”（摘自 1958 年 7 月 12 日《人民日报》。）

“让更多的卫星上天！”（摘自 1958 年 10 月 9 日《河南日报》社论。）

.....

柄伯指着这些陈旧的报纸说，当时连年的政治运动人整人，人斗人，人不把人当人，人把人当泥玩，你得势了揉捏他，他得势了揉捏你，与人斗其乐无穷，大家都大睁着两眼找这种乐子。就像这些报纸上说的，大家比着吹牛皮比着说瞎话，牛皮哄哄说假话者是英雄，不牛皮哄哄讲实话者是狗熊。牛皮哄哄说假话者“火线入党”提拔升官披红戴花插红旗，还可以光宗耀祖夫荣妻贵老子英雄儿好汉；不牛皮哄哄讲实话者打你“右派”反你“右倾”叫你挨批挨斗挂黑旗，还发配你到监狱发配你到劳改农场，整得你妻离子散老子反动儿混蛋。于是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当“英雄”，无条件挖空心思创造条件也要当“英雄”，时势造“英雄”嘛，当时真的是“英雄”辈出啊，可这些“英雄”不是真英雄，是吹牛皮的“英雄”，是说假话的“英雄”。吹牛皮可不是光吹吹就算了，吹牛皮也得报税，说假话也得付出代价。比方说明明一亩地打二百斤粮食，你吹牛皮硬说是五百斤，就得按五百斤交公粮，没有恁些咋办？就得拿战备粮、自留粮、种子粮、饲料粮、伙食粮顶上，最终受苦受罪的还是老百姓。就是这些吹牛皮说假话的“英

雄”，给国家给民族给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柄伯说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泥玩店水库大会战打响了。要说修这座水库，平心而论是件好事，确实是天大的好事。咋说呢？乌龙河是条没笼头的野马呀，它涝时把人踢腾得死不了活不成，旱时也把人踢腾得死不了活不成，真把我们这一带百姓踢腾苦了呀，驯服这匹野马给它戴上笼头，是人老几辈子只敢在梦中想往的事儿，被踢腾苦了的乡亲们，多少年来也只有逢年过节时，在人祖女娲的神像前续续香火宣泄宣泄祈祷祈祷的份儿。还是共产党好啊，我们铜丘市的第一任书记高凡，领着一拨水利专家，对乌龙河实地勘测论证多次后，决定修建泥玩店水库，使乌龙河旱能浇涝能排，这还能不是造福后代的善举吗？

柄伯说当时乡亲们对修水库那个热情呀，真正是热火朝天，男女老少齐上阵，这里是人山人海，那里是人山人海，铁锹、扁担、荆条筐、小推车……你来我往，一片声响。工地上插满了红旗，大人小孩老头老太婆都会唱：

山谷修水库，
平地挖水塘，
干旱有清水，
不怕老龙王。

柄伯说这股热火劲儿没有撑多久就撑不住了，为啥？底气不足啊。连年的“大跃进”形势，把全市国有的集体的个人的家底儿都挖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集全市仅有的财力物力人力修水库，还能不是雪上加霜吗。当时高书记和市委的决心很大，提出的口号是“大战六个月向元旦献礼”。开始一个劳力

每天的伙食标准是一斤半，接着消减为一斤，后来减为半斤，再后来减为二两……最后连二两的标准也筹不到了，人是铁饭是钢啊，又是跟石头块子打交道的苦重活儿，工程的进度自然减了下来。高书记在工地指挥部的帐篷里，用手枪点着市粮食局艾铁山局长的额头嗷嗷大叫，你要是再弄不来粮食我枪毙你！艾局长流着泪说高书记你枪毙我吧，全市大大小小的仓库都成空壳了呀，工程快下马吧高书记，赶快打报告向上级申请紧急调拨救济粮吧，要不问题就大了！高书记不等粮食局长把话说完，就开始大发雷霆，你老艾让工程下马就下马了？是你老艾当家还是市委当家？是你老艾当家还是我这市委书记当家？工程下马了市委如何向地委交待？朝上级伸手要救济？这不是我们市委的做派！也不是我高凡的做派！更不是铜丘市八十三万人民的做派！亏你老艾说得出口，我都替你老艾害臊脸红！开弓没有回头箭，泥玩店水库决不能下马，我不管你老艾用啥办法动用哪儿的库存，三天之内你必须把粮食给我运来！……高书记的枪头儿把艾局长的额头点得鲜血直流。第二天艾局长把全市仅存的几万斤战备粮运到了工地，这是全市最后的保命本钱，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能拿出来的，就是拿也不是他这个粮食局长做得了主的，就连高凡这市委书记也做不了战备库的主啊。艾局长深知其中的厉害，一个多好的老头儿啊，当天就跳乌龙河自杀了。就这几万斤战备粮也是杯水车薪，当然救不了大急。高书记仍坚持不让工程下马，他身先士卒勒紧腰带，坚持在最苦最累的工程第一线，三万多民工在他的带领下，反复喊这样两句口号：“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就这样在没有一两主食的情况下，大伙吃清水煮白菜帮又硬撑了一个星期，最后连口号也喊不起来了，因饥饿引起的疾病在工地暴发流行，连高书记本人都饿

晕了几次，他这才不得已让工程停了下来。更大的问题是两个月后，青黄不接啊，真应照了粮食局长未说完的话，出大问题了，八十三万铜丘人剥光了能吃的树皮，挖光了能吃的草根，捞光了河里的榨草，连观音土大雁屎都拣回来吃了。大饥荒啊亘古罕见的大饥荒啊，饿殍的人多啊，有的全村不剩一人，整户整户都死绝的更多。最严重的时候，就我们泥玩店的路边、地头、场院都躺着死人，没有人来认领尸体，也不能露天摆着啊，村长富根对我说老柄啊，村里决定交给你个神圣的革命任务！我知道他这蚂虾从哪头儿放屁，故意拉着脸打断他的话头说，我是反革命分子你交给我革命任务，而且还是神圣的革命任务，你是不是饿晕饿迷糊了呀村长，这可是关系到你的政治前途啊。富根仍一脸严肃地说正因为我关心你，才肯给你这么一个痛改前非的机会。我忙说可别这样村长，有好事儿还是先让给别人吧，我可是担当不起。富根忍俊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是归宗故里几十年来，我所担任村里的最高行政职务：泥玩店义务埋尸队队长。还有三名队员都是还有一口气儿的老地主。开始是我领着他们埋别人，最后我连他们三个也埋了。那一年经我的铁锹入土的共二百三十七具尸体，外地的无名尸一百八十九具，本村尸体四十八具。

柄伯说要最惨的是市委书记高凡的一家。当年来逃荒的高花子并不是蓉蓉的母亲，蓉蓉是高凡的亲生女儿，高花子是高凡家的保姆。铜丘出这么大的事儿，这盖子如何能捂得住？上级的纠偏文件很快就下来了，高花子见到的是大阳地委转发省委的红头文件。高花子说那天老高把文件带回家时脸色一直铁青着，老高不吃不喝就坐在椅子上支接一支地吸闷烟，旁边的高嫂也唉声叹气一言不发。老高两口子就这么一直僵持到后半夜，老高才说铜丘这几年的工作都是由我决策由我布置

的，没想到饿死恁多人，人命关天啊，我这市委书记如何能摆脱责任？十几万啊，十几万芸芸众生死于非命，我是犯了死罪，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杀头之罪，现在回想起来真像是一场噩梦啊，我真后悔呀，我真的是昏了头啊，明明清楚许多村庄都没有多少口粮了，可我为了政绩为了好大喜功为了讨得地委的表扬，说白了是为了最终的被提拔重用，竟又上马了泥玩店水库工程，我是把职务把官帽看得太重了，这是我罪有应得呀……当工程进行一半时，我若冷静下来听听艾局长的话，过失也会小得多，起码不会饿死这么多的人……这世间要真的有卖后悔药的，我就是不当这市委书记，也不能对上边说假话还逼着下边的人说假话呀……如今我成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坏蛋……今天地委工作组的胡组长给我谈话时的态度真严肃呀，胡组长说我是以革命的名义摧残革命，说我是以革命的名义做出了反动派永远也达不到的恶果，胡组长还说我的行为实际上是比反革命更反动更罄竹难书……上级这不是已经给我定性质了吗，我现在已经成了铜丘的头号大坏蛋，惭愧呀真真的惭愧呀，我真的想一死了之啊，也好向那些饿死的冤魂们谢罪……高嫂哭着说你咋能朝绝路上想呢老高？你要死了我和孩子们还能活下去吗？你想啊老高你自绝于人民就是反革命，我和孩子不就成了反革命家属反革命子女了吗？现在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啊，你看看右派营里那些右派，活不如死啊活不如死啊……老高说我自己不死到头来还得让人插上亡命牌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死前再游街示众一番不更丢人现眼？反正横竖都是一死吧……高花子说老高两口子抱头痛哭了整整一夜啊，第二天一大早，高嫂就把高花子叫到跟前说，花子你先回老家过一阵子吧，老高犯事儿了并且不是一般的事儿，我们往后的日子好过不了，也顾不了你了……等将来要是环境好点儿

的话你再回来，高嫂把话说到这种分儿上，高花子只好流着泪走了。出城区走了大约有二里地时，高花子越想越觉得不对劲，那会儿高花子心里直发紧，预感到老高家要出事儿，高花子连忙一路小跑折转回来时，发现老高一家四口都不见了，高花子前院后院地跑着喊，跑到后院时听到高台井里有小孩的哭声，仔细一听是蓉蓉的声音，高花子恍然明白高嫂把她打发走后，一家四口一块跳进了这口深不见底的高台井，高花子抓着车水链子下去把蓉蓉救了上来，总算是给老高家留下了一条根。

柄伯说到这里眼含泪光一脸沉痛，说不下去了。

一直凝神思索的党彬，瞥了一眼就此打住的柄伯，他突然觉得心里憋闷，憋闷得十分十分难受，他下意识地抬头仰望一下天空，朗朗晴空连一丝云彩都没有，哪有降雨的气象？而他眼睛一黑，竟闻到了一股雨腥味儿，一股浓浓的雨腥味儿，眼前也飘起了一朵云彩，乳白色的云彩，若浓若淡，忽忽悠悠，渐近渐远，还伴随着若隐若现的雷声。顷刻间，一朵朵云彩变成了一团团暗黑的阴云，如一群呼啸行空的天马般狂奔过来，极快便黑压压阴森森地密布天空，随之是惊天动地的电闪雷鸣，将苍茫旷野上的尸群照亮，有男人、女人、老者、少者……突然尸群炸开了，男女老少或狂奔或疾走，或呼吁长天或跪伏乞讨……党彬的脑袋遂进入崩裂状，疼得他就地打滚，嗷嗷大叫：“千秋之罪啊！罪不容赦啊！罄竹难书啊！”直到他周身被汗水浸透，才渐次缓解，前后持续二十分钟。

这是党彬的旧症复发。

响晴天目睹黑阴云闻到雨腥味儿，是党彬发病的前兆。

医生曾告诫党彬，切记回避精神刺激，而回避精神刺激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漠视世界万物，如观云卷云舒如赏花开花

落，一切顺其自然，切不可强求较真！

听到此党彬不禁失笑出声，心想你这不是叫我难得糊涂？刻薄点儿说不是让我做睁只眼闭只眼的猫头鹰么？

医生愕然盯他，你怎么了？

党彬敛笑摇头。

医生心里讥讽一句“神经病”，嘴上仍挺职业地告诫着，一旦感觉到发病的征兆，就要控制情绪，即行排解，排解开了，雾散云消，正常人一个。排解不开，就得承受一次发病的折磨。

党彬记住了医生的话，行为上却兑现不了，男子汉的热血如何能说冷就冷下来？明明看不惯的事儿不要说冲上去纠正，连看看的勇气都没有了，这样活着还有什么劲！不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党彬依旧我行我素，响晴天目睹黑阴云闻到雨腥味儿的机会也就很多，他又控制不住情绪，即行排解不开，不得不承受一次又一次发病的折磨。

日子一久，竟成顽疾。

正文第五章 “圣人蛋子”

党彬本来就是寡言之人，噙口冰凌化口水，习惯于发呆发愣，在很深很深的思想隧道中钻探，留连忘返，木雕泥塑般地持续几个小时。有时他还会失态失控，突然呈冷笑状，嘴里含糊不清地咕噜一句什么，弄得目击者愕然诧异，莫名其妙。这会儿，他神不守舍，更显木讷，人在餐桌边，心却想着老家泥玩店，那天在天马歌舞厅接到党红的电话之后，他抽空回去了一趟，对“脱贫工程”感触之深，可谓惊心动魄，回来后他热血沸腾地写了一份材料，但如何处理这份材料，使它能引起新任市委书记高蓉蓉的重视，而不被她案头的文山所压埋，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知夫莫如妻，加上全叶善解人意，心细如丝，她循循劝诱道：“我说老公你这是何苦呢？干吗跟自己过不去呢？‘脱贫工程’是官们玩的政治游戏，是欺上瞒下，沽名钓誉的骗人鬼话，你也相信？”

党彬睁大了眼睛，专注着俏模俏样的妻。

全叶以为此话党彬是入里入心了，便进一步诠释道：“如今是人人骂腐败，人人想腐败，不腐败者嘴里骂腐败可心里也想腐败只是感叹仕途不通腐败不成，小腐败者嘴里骂腐败心里却想着大腐败只是感叹当不了大官没有大腐败的机会，大腐败者在台上扯着嗓门骂腐败背地里变着法儿将腐败再升级换代。”

全叶说到此，轻叹一口气后，又续上一句结束语，“现在是全民腐败。”

“全民腐败？你有没有搞错？”

“有目共睹嘛。”

党彬盯着全叶质问道：“你说全民腐败，这当然也包括我了，你说我咋腐败了？能给我一条儿一条儿摆清楚么？”

全叶一愣，停了数秒钟后说：“谁不说你是市委大院里的圣人蛋子！”

“只是少了些。”

“就你这号再多一些也是螳臂挡车。”

“还是少了些，如果成千上万的螳臂紧紧抱成一团，慷慨血肉之躯，众志成城，就一定能挡住腐败之车。”

“事实并非如此。”

“为什么？”

“腐败为什么难治？因为腐败已经上了轨道，它就像是一个特殊的加工厂，有着它自己的生产线、关系网、管理模式，还有着它自己的行为规则和运行机制。上了轨道的东西，想把它根治就难了。”

党彬长时无言。

全叶接着说：“现在我们大阳地区是‘上边搞腐败，下边搞愚民’，还有谁会记着贫困乡村的农民？再说了扶贫是你自己能做得了的？脱贫工程是你自己能完成的？你给我省点儿心吧。”

党彬把手中的筷子朝桌上重重一拍，“砰”地一响，碗中白白的饭粒溅出不少。

全叶忙轻软了言语说：“你火什么？事实如此嘛，且不说别的贫困乡村，就说你老家泥玩店喊扶贫喊脱贫工程喊了多少

年？结果如何？乡亲们的日子过得咋样？脱贫了吗？脱贫工程进行得如何？完工了吗？”

党彬一脸沮丧、忿懑，久久无话。

这餐饭无法再吃下去了，党彬起身欲走。

全叶说：“你怎么不吃了？”

党彬长吁一口气说：“吃饱了。”

全叶也随之起身，无奈地摊开双手辩解道：“我说你这是何苦呢党彬？你以为我不痛恨腐败？你以为我不想扶贫？你以为我不想搞脱贫工程？说白了我是劝你想开点儿，别再跟自己过不去！我是怕你犯病啊党彬！你把你的老毛病忘了吧党彬？你不知道你每次犯病都把人吓得要死！”

党彬没有搭话，扭身便走。

全叶拧眉叫道：“你这是往哪去？”

党彬走至门口，转过身说：“我去做一次螳臂。”

全叶惊愕之极：“你说啥？”

党彬一字一句地说：“就冲着你的高论，我也要勇敢地做一次螳臂！”

“什么高论？”

“全民腐败。”

“你疯了吧党彬？”

“我清醒得很！”

全叶叫道：“你会粉身碎骨的党彬！”

“粉身碎骨又如何呢？那也是一只快乐的螳臂。”党彬说完，径直转过身去，头也不回地走了。

全叶冲着他的背影，扯直了嗓子喊道：“你神经病党彬！你去了就别再回来！”

党彬每次到艾民家，夫人汪画画总要炒几个小菜，让他们两个老同学喝上几杯啤酒。汪画画是《大阳日报》的著名记者，她与党彬对时政的看法有许多共同点，私下交谈很合得来。有一次，他俩谈得太投入太忘情把时间都忘了，弄得艾民在隔壁故意把东西碰得山响，惊得党彬忙不好意思地拍屁股走人。好在这个家是阴盛阳衰，汪画画送客回来，关上门就行使了“夫人专政”，指着艾民的额头呵斥道：“我不就是跟你的老同学说会儿话吗？况且你一直都在监听！你说我们是谈情说爱了？还是接吻上床了？你犯得着这么摔摔碰碰地打碎醋坛子？”吓得艾民忙闭上眼睛，蒙头盖脸憋气不吭。艾民从来就是这样，爱无事生非地挑个衅，真的把战火点起来了，他要么是高挂免战牌，要么是摇白旗投降。

今天党彬与艾民一坐上餐桌，党彬便自斟自饮地先干了一大杯，明显带着一股情绪，憋着一股劲儿，这在过去是绝无仅有的。艾民明白党彬心里有事儿故意装聋卖哑，就举杯与党彬碰，一杯接一杯地碰。两人赌气般频频对饮，很快都喝红了眼睛。餐桌上杯盘狼藉，旁边撂着一大堆空了的啤酒瓶子。汪画画坐在不远的沙发上织着毛线，近来她感觉到这两个老同学虽然表面上依然热情如故，但内心已经有了一种隔膜，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

党彬说：“老同学，我今天到你的府上可不是光为了喝你的啤酒，我还有一事想征求你的意见。”艾民笑道：“你老弟一向是满腹经纶、胸有成竹，登泰山而小天下……”党彬说：“你少扯淡，我可是认真的呀。”艾民说：“你今天是不是太谦虚了？”党彬说：“我写了一份材料。”艾民一愣道：“什么材料？”党彬说：“一份材料，关于扶贫工作的。”

艾民轻轻地“哦”了一声。汪画画也惊讶地抬头，看了一

眼党彬。党彬取出了一叠文稿，放在艾民的面前。

艾民立马将材料抓到眼前，先是一目十行地浏览了一遍，脸色不由闪出丝丝缕缕难以掩饰的慌乱，但他伸手拿起一瓶饮料，很响地呷了一口，用以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之后是认真地阅读：

贫困乡村盼望真正的脱贫工程

根据市委“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指示，针对“为什么年年扶贫年年贫”这一选题，我对全市有代表性的几个贫困乡村近年来的扶贫工作进行了认真地摸底调查，初步得出的结论是：当今真正想扶贫者太少，打着扶贫的旗号捞政治资本者太多；一竿子插到底搞扶贫者太少，浮在上面唱扶贫者太多；一心一意搞扶贫者太少，以扶贫为名义自肥者太多；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搞扶贫者太少，弄虚作假玩花架子搞扶贫者太多；惩治涉嫌扶贫犯罪者太少，让涉嫌扶贫犯罪者逍遥法外的太多……鉴于上述的种种原因，我要求到最贫困的乡镇去，把青春和生命与尚未脱贫的农民维系在一起，共涉艰难，同甘共苦，创造明天。之后将成熟的脱贫经验在全市推开，但我要求的条件是，主持全市的扶贫工作，有职有权……

我以党性担保，三年之内全市的贫困乡村全部实现温饱，如果达不到这一目标，我自动引咎辞职。

……

艾民目光坦然地盯着文稿，心里却在翻江倒海，这个党彬究竟要干什么呢？这不是神经病、圣人蛋么？说内心话这份调

查报告是力透纸背，一刀戳到铜丘时政的要害处了，可现在是讲这种真话实话的时候么？从亮处说党彬敢于仗义执言，讲出人人心目中皆有而人人口中皆无的话，其勇气可歌可泣；但从反面评价，党彬是口吐狂言，惹起众怒，这无疑犯了官场中的大忌，就凭“伸手要官”这根小辫子就可以把他拉个人仰马翻。他很认真地把信看完，然后不动声色地把文稿放到党彬面前。

党彬问：“感觉如何？”

艾民一脸诚恳地说：“激情澎湃，我的内心世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动。”

汪画画放下手里的毛线，起身过来将文稿抓到手上，退回沙发上认真地看了起来。

党彬直视着艾民说：“真是这样么？你用不着说违心的假话。老同学之间虚与委蛇还有什么意思？”

艾民笑着激将道：“我说啊党彬你也就是心血来潮，想想说说而已，你有勇气想有勇气写，但未必有勇气交，交是动真格，动真格才是英雄！”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狗雄？”

“是英雄就别掖着藏着半抱琵琶半遮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这份材料准备怎么处理？”

“打算直接呈报给市委高书记。”

艾民颇有些激情洋溢地说：“如果只让市委书记一人看，你这材料又有什么意思？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才华呢？还是为了充当一个幕僚？说得刻薄一点儿，市委书记新来乍到，你是为了把握她的政治脉搏最终达到溜须拍马之目的。”

汪画画惊讶地看着艾民。

党彬紧盯着艾民说：“你的坦率让我感动，真的艾民不管

你措词中对成分有多大，就你的这份坦率只有我们同学之间才有。不过我希望你单刀直入把话说明白。”

艾民委婉了一下语气说：“我是这样想的，这样说吧，亲爱的党，对你的思想见地我自愧不如，甚至可以说是望尘莫及，但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卓有见地的思想，只有传扬开去，让更多的人接受，才能产生思想能量，进一步产生社会效益。”

党彬目光迥迥地盯着艾民，艾民觉得有点儿难以自持。

汪画画大声说：“你怂祸啊艾民？”

艾民不以为然地瞪汪画画一眼道：“这怎么是怂祸呢？”

汪画画晃着文稿说：“把它传扬开去，惹起众怒，岂不是引火烧身？亲爱的党，你别听艾民的，他是把你朝火坑里推。”

艾民掩饰地哈哈大笑。

党彬注视着艾民说：“你是想把我推到一处没有退路的悬崖峭壁上？”

艾民笑道：“古往今来的大英雄，有几个不是绝处逢生，创立伟业？”

党彬起身从汪画画手里接过那份材料，从怀里摸出一支钢笔。

汪画画下意识地问：“你要干什么，亲爱的党？”

艾民也把目光投向党彬的笔尖。

党彬在这份调查报告的后边龙飞凤舞地写了两行字：

高书记：

如果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话您可以把这份调查报告全文批转下去，即便有不同意见，不是有道“异义相与析”么？

汪画画忙奔过来，看后惊讶之极。

艾民得意地含笑不语。

党彬起身告辞道：“我该走了。”

艾民打趣说：“怕仝叶怀疑你在外边拈花惹草？”

汪画画瞪艾民一眼嗔道：“人家亲爱的党可是个老实人。”

艾民哈哈大笑道：“亲爱的党老实？他老实不捏蝎子！”

汪画画说：“反正亲爱的党不像你。”

艾民笑着对党彬说：“亲爱的党，汪画画可是看上你了，要不我就让贤！”

党彬笑道：“那我就高攀了呀！”

汪画画的脸不由一红，骂道：“你们俩没有一个好东西。”

两人便笑着开门出去了。

汪画画开始收拾杯盘狼藉的餐桌。不一会儿，艾民哼着一路小戏儿走了进来。汪画画用很陌生的目光打量着艾民说：“艾民，我没有想到你这人真阴险。”艾民煞有介事地一摊双手，一副含冤受屈的样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汪画画说：“人家党彬是拿你当老同学老朋友才来征求你的意见哩，你如果是同学是朋友，就应该劝党彬不要如此心血来潮，不要轻意去违背当今的人情社情之规，劝党彬不要用一时痛快去换取头破血流的悲壮，这样做太少理智也划不来。”

艾民笑笑说：“这只能是你个人独特的感受。”

汪画画冷笑一下说：“这份调查报告如果传扬开去，党彬的结局只有一个，成也是败，败则更败，这简直可以说是中国的铁律，中国是个人情大国，自古‘人治’重于‘法治’，历来‘心治’重于‘理治’。党彬不管出于何种动机，他期望最终达成什么结果，统统有悖于中国人很注重的‘礼’字，而且此报告中这些条码清楚的措辞，不加任何掩饰的傲气风骨，正

是被中国传统文化浸润数千年的官场所不能容忍的狂妄，因为不管在理的程度或在理与否，棒打一大片注定是行不通的，即便是真理在握、言之诤诤，也是必遭枪击的出头鸟。”

艾民连连击节赞叹道：“精辟！精辟呀！夫人到底是搞人文的，真精辟呀！”

汪画画继续不依不饶地说：“可话又说回来，党彬为施展抱负努力争取的铜丘市副市长的位置，也正是你梦寐以求的，正因为老同学老朋友的关系，你才清楚党彬的才情与执着，因此你把党彬当成了你仕途上的最强有力的竞争者，刻薄点儿说你党彬确立为你的政敌，而政敌的速朽与毁灭，不正是为你的仕途清扫了障碍么？”

艾民放声大笑。

汪画画一怔道：“你笑什么？莫名其妙！”

艾民收敛了笑说：“夫人，党彬的材料你也看了，尽管在字面上他没有涉及到莲池镇，但是所涉及的问题对贫困地区来说都是共同的，这就是说党彬的矛头所指也是冲着我来，这是他先发制人呀，如果说不讲交情不讲朋友的话也是他先冒犯我呀，你说他写一篇揭露扶贫工作问题的文章，拿给我这个全市重点贫困镇的镇长来征求意见，他的用意何在？再说了他说贫困乡村盼望真正的脱贫工程，言外之意我莲池镇搞的是假脱贫工程，这不是公开向我挑衅发难么？”

汪画画摇摇头说：“党彬不是这个意思！你误解他了，他面对的是全市的扶贫工作而不是针对你的，是你多心了。”

艾民把双手举了起来，做出一个十足的投降的姿势：“我无话可说，我投降还不行么？我投降还不行么？”

艾民说着朝卧室走去。

全叶一觉醒来，揉揉惺忪的睡眼，看了看床头柜上的小闹钟指示着凌晨两点，听听有鼾声从隔壁传来，她披衣下床穿上拖鞋，脚步轻轻地朝书房走去。党彬伏在桌子上睡着了，还扯着长长的鼾声。她走到党彬的身边正欲喊醒他，突然被桌子上的文稿所吸引，她轻轻取过文稿凑到眼前一看，脸上顿时升腾出极大的怨忿。她专注地看着，眼睛里冒着火，捏稿的手指尖在颤抖，她心里骂着圣人蛋啊，真是个圣人蛋啊，我咋跟一个圣人蛋成了一家啊……

看完后，她把这份密密麻麻写满三大页的文稿重重地放到桌子上，本意是想惊醒党彬，与他理论一番。但是党彬风雨不动，鼾声依然。

她转身拂袖而去，大步奔入卧室，猛地扑到床上，“哇哇”大哭起来，离婚！离婚！与这个圣人蛋子离婚，坚决与这个圣人蛋子离婚！

党彬仍酣睡未醒。

全叶抄起纸、笔，龙飞凤舞地写下一行字：党彬我正告你，你如果敢把这份材料交上去，我就跟你离婚！

写完后，她把这张纸条压在那份材料的上边，走到客厅的小柜前，取出一瓶干红葡萄酒，“咕咕嘟嘟”地一口气喝完，她也就酩酊大醉了。她抓着空酒瓶在客厅与卧室里跌跌撞撞地转着圈儿，突然她把空酒瓶扬了两扬后，狠狠地摔在地上，“嘭”地一声碎了。

她又冲着隔壁跳脚吆喝着：“党彬你这个圣人蛋子我要与你离婚！党彬你这个圣人蛋子我要与你离婚！”

党彬依然酣睡着。

党彬散记之三 放河灯

柄伯小时候很苦。乡亲们说柄伯后来的福分是放河灯放出来的。柄伯的娘吃斋念佛，从不隔日。我见过她传给柄伯的护身符，红铜做的，像只小凹腰葫芦，在她胸口捂了几十年，可也没有护住丈夫党铁汉不被人绑走。那些年乌龙河年年决堤，老百姓饱受其害。党铁汉受命于危难之际，被乌龙河沿河十八乡镇的百姓推举起为“河头”，诠释为“治理乌龙河的头头儿”。党铁汉为筹措修堤资金，拉起了一支武装，专门劫杀富豪，他果然不负众望，将乌龙河堤加宽加高数尺，十数年安然无恙。他尤得民心之处是视金钱如粪土，大把大把的金钱从他手上滚过，他从不贪不占不动心，举家一直挤居在泥玩店的一处土屋里，吃五谷杂粮，穿褴褛衣衫，沿河的老百姓称他为“党青天”。有流传至今的民谣为证：

乌龙河，乌龙河，
百姓眼泪多。
直到出了个党铁汉，
才缚住乌龙见青天。

“党河头”，“党河头”，
一轮红日照铜丘，

自从有了“党河头”，
老百姓从此不犯愁。

党铁汉双手沾满了富豪们的血，也自然在劫难逃。他最后是让人捂在了被窝里。那夜满世界霹雳火闪，豪雨如瀑。柄伯的娘惊叫着扑出门撵人时，才觉出雨点像石头子兜头乱砸。党铁汉转身几声吼叫：

“告诉乡亲们我党铁汉还要回来哩！”

“只要不死我党铁汉就一定会回来！”

“我党铁汉还要带领乡亲们修水库！”

党铁汉把豪言壮语留在了暴风骤雨里，也留在了这一带老百姓的心坎上。据说当时全泥玩店的百姓都没有睡着，全听到了党铁汉的吼叫。后来演绎的听众面愈来愈广泛，直到囊括乌龙河沿岸十八乡镇的老百姓。党铁汉给这一带的老百姓留下了美丽的梦想：修水库。

从此，柄伯的娘眼前就不断石子雨。天上出七个太阳，她也觉得雨腥气刺鼻。她只知双手合十，默然诵经祈祷：再莽壮的汉子，能受住石头子砸么？劈头盖脸的，连件衣服也没披……阿弥陀佛。

半年后，柄伯出世。生柄伯时窗外狂舞雪絮，天落得极低。房顶上的胡草被风一绺绺旋起，携裹着柄伯临世的嚎哭。柄伯的哭腔拉得很长且直，小公鸡学鸣一般嘶哑，弯子拐得很艰难。娘说又是个拿头撞墙的犟种像他爹。娘还叹气说属羊的生在大雪天，连根草毛毛儿也没有是只饿羊，拱一辈子雪窝也难混个肚圆。娘取出一条蓝粗布单子包裹柄伯，单子幅宽且长，叠六折才能用。这是应老辈们传下来的风俗：大单子包光屁股娃，将来是大胆子男人。这单子是娘腆着临盆的身子赶织

的。每日亥时上机，买不起洋油只好点蓖麻籽。灯苗如豆，摇摇晃晃，亮了机杼，也亮了娘的泪脸。人不伤心不落泪，泪从心出，浸梭润杼，叫“织心布”。娘把心都织进去了，才能保住儿子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每夜燃尽九串蓖麻籽之后下机，连织五日，或多或少都会坏了福分。吃斋念佛之人笃信“九五之尊”。“九”是阳数之级，九霄、九门、九派、九洲……等均为天地之极数，始于一而终于九。

每忆至此，柄伯总满腮泪流。柄伯说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民间习俗称为“鬼节”，也叫“中元节”。佛教徒们要在这一天举行“盂兰会”，放河灯。盂兰会源自“盂兰盆”的故事。梵语“盂兰”本为乌兰，意为“救倒悬”。《盂兰盆经》说，目莲之母打入地狱后，备受折磨，食物入口即化为烈火，如处倒悬。目莲怜母，求佛救渡。佛祖让目莲在中元节以盆盛百味饮食，供养十万僧侣，其母便可超渡。

柄伯说娘每年一进七月就开始做灯。找来桐木片锯方、削光，用竹签钉在当中，签上的长稔是用腊油浸过的，足够燃上一个时辰。木片的四周糊几片纸做的莲瓣，酷似一朵荷花，因而叫荷灯，也称“河灯”。夜里把河灯放在河里，地狱中的人得到它就能脱离苦海。娘每年准备的河灯都一个数，不多不少，看好九九八十一盏。做完河灯后，娘还要准备“八件套”，这是一套哨子泥玩，做得好不仅形象逼真，吹出的音儿也极叫真。有鸡、鹅、马、羊、牛、驴、狗、猪八种，据说此为朱元璋的绝技真传，往上追溯就是女娲人祖奶奶了。这东西沾沾铜丘沾沾泥玩店就显灵气，否则就没了灵气。就连毗邻的村庄，虽同饮乌龙河水，却出不了八件套，泥活儿手艺再绝也出不了。即是勉强做出来了，或形非或音损，其货色不堪与泥玩店的一比。这是经多少代的泥玩高手反复检验过的，得出的共同

结论是，这是女娲的天意洪武的皇恩，特赐给泥玩店百姓的一只金饭碗，天意皇恩如何违得？

然而泥玩店的八件套，也并非都带灵气。大凡出手的尽乎平平之作，要么形似音非，要么形非音似；抑或个别形音相像，大部差之较远。真正能做到形音俱佳，件件精妙，摆得够整套的，相传几代才出一人。若男，即为“人祖降临”，若女，就是“女娲诞生”。无论男女，均为一代英才，而英才转世，为的就是匡正邪恶，济世救民。娘捏制的八件套绝非平中见奇，虽平平庸庸，她也要全力去做，这叫“心到”。因为丈夫党铁汉自小就痴迷八件套，白天吹晚上吹，上床睡觉也得有八件套陪着，否则不能入睡。此习一直沿袭到洞房花烛，非但不改初衷反而愈来愈烈，令娘惊诧。

柄伯说他首次放河灯那年六岁。娘说柄咱俩去搭救你爹，说着便唏嘘不止。柄伯见娘落泪也跟着落泪，不一会儿母子俩就成了泪人。

柄伯家的河灯抬到乌龙河沿时，落日还挂在西边的林梢上。晚风幽幽荡开，肆弄着满坡的苦艾和野萝卜花儿，抖散出丝丝缕缕杏仁般的微苦。飞虻和流萤迷恋这苦味儿，追逐成嚶嚶嗡嗡的方阵，十面埋伏，遮天盖地，掩了余霞濡黄的林梢。

到了天幕悬星时，放灯看灯者仍寥寥。一叶孤舟，寒水独钓，一片混沌沌沌。一打听，说是有人夜观天象，测出子时将有大风大雨，不宜放灯。娘迟疑不决，柄伯则哇哇大哭，非放不可。亥时至放灯的最佳时辰，娘见树梢不动，草尖不摇，加上柄伯嚎啕不止，便毅然载灯离岸，泛舟水上。

娘连诵三遍《盂兰盆经》和《金刚经》后，召唤柄伯开始。娘说先扔八件套你爹听见响后就该出来接灯了。柄伯打开装八件套的匣子，先投鸡，再鹅，再马，再羊，再牛，再驴，

再狗，再猪。之后，柄伯双手捧灯，娘划火点燃。点亮后，柄伯小心地放下去，一朵荷花便颤巍巍地开在水上，与倒映的星斗融做一团。此刻，娘双手合十，仰望苍穹怆然喊道：“他爹——接灯吧！”

柄伯随着娘亮开童腔哭喊：“爹啊，孩儿给您放灯了，快来接吧！”

楫桨咿呀，舟逐雪浪。一朵朵荷花放下去了，灿烂了波光粼粼的水面。盏盏橘红的河灯浮荡着，渐移渐疏，抖散开去。

娘儿俩边放边喊，长呼短唤，声声抽泣，声声凄厉。心魄也成两朵滴血荷花，坠入展展的乌龙河当中，漂摇，浮沉，与冥冥中的亲人会晤。轻喧的浪响莫不是与之共语？娘儿俩沉浸其中，全然不觉悄然降临的风起云涌。

风声：呜呜——

浪响：哗哗——

母亲：“他爹——接灯吧！”

儿子：“爹啊，孩儿给您放灯了，快来接吧！”

……

终于，一道激浪汹汹扑来，像一只高高扬起的拳头，而颠簸中的小舟确如一只轻扬的花生壳。几乎连挣扎一下也没顾上，花生壳便没了踪影。

正文第六章 市委大院里的黑杆儿大膀金翅鸟

党彬本来心里就发堵发闷，偏偏去参加“扶贫工作”座谈会时，在市委大院门口又遇到了麻烦。一位拎着橡皮狼牙棒的武警，把他挡在了自动伸缩的栅栏门旁。近一时期，贫困乡村的农民火得厉害，集体上访事件频频发生。灰头土脸的手扶拖拉机，动辄塞满市委大院，对峙各色豪华轿车的局面，已司空见惯。尤其是前天上午，莲池镇张店村的数百农民，听说新来了一位市委书记，便蜂拥而至，先发制人地将大门锁了，强烈要求解决问题，否则任何人都不得走出市委大院，双方整整僵持了十几个小时。弄得上至市委书记高蓉蓉，下到一般勤杂人员，连啃了两顿方便面。此事发生后，市委大院加强了保安防卫，二十四小时都有武警把门。武警抡大棒，上访群众进不来。党彬供职的政研室，偏居在市委大院的兩间平房里，因为他差不多常年都在基层蹲点，很少到单位坐班，加上他从不在衣着穿戴上浪费心思，别说机关男士们时时更新的新潮化妆品了，就连普通的香皂也没有用过。他洗脸都是冷水一撩，毛巾一擦完事。头发也没有个正型，乱乱蓬蓬的，每月让理发员梳理一次。胡须又特旺，一天不刮便面目全非，可他忙起来三天五天也难得动动刀子。为此，仝叶不知嘟噜他多少次，骂他是“长毛贼”，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犯人。仝叶深谙皮鞋对男士的重要，凡大街上流行的款式，她总不惜重金购回，擦得锃亮放

到他眼前，可他就是视而不见，差不多一年四季都是一双老头布鞋。去年下大雪时，他竟把十几年前的“火车头”翻出来，套在了脚上。气得仝叶双眼发绿，指着额头训斥他是从马王堆里钻出来的活化石。逢这种场合，他不摆理不辩解，死猪不怕开水烫。她训斥完了，他也听完了，照样我行我素，弄得仝叶一点儿脾气也没有。就他的这身行头，新来的武警如何能不审贼样待他？偏偏他中午跟仝叶生气又忘了带工作证，任凭他如何解释门卫就是不肯放行，最后他不得不拨了电话，让办公室的同事帮他解了围。门卫极不好意思地说，真对不起党主任，我从哪儿看你也不像一个在职干部，不信再找个人问问，也一准把你当成下岗的锅炉工什么的。

三楼会议室是个能容纳五六十人的中型会议室。米黄的椭圆桌子中间，怒放着一溜塑料蜡花儿，叶片肥硕，墨绿墨翠，生机盎然。党彬看着却不舒服，他厌恶做假，假里假气的东西就是再逼真，他也不喜欢。令他赏心悦目的是自自然然，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座谈会的规格很高，参加者均为市直有关局委主持工作的一把手。

地区各家新闻媒体都派了骨干记者，汪画画也来了，她先发现了党彬，老远就递过来一瞥友好的目光，党彬微笑着点点头，算是接纳了。

高蓉蓉陪着地委下派的“扶贫工作组”准时进入会场。

随着不约而同的掌声，是摄影、摄像记者们频频闪烁的电子闪光灯。

高蓉蓉照程序讲了开场白后，是地委扶贫工作组黄组长的开场白：“今天请大家来，主要是想听听大家对我们铜丘扶贫工作的看法……希望大家能畅所欲言，实事求是地把问题摆出

来，摆足摆透。”

开始发言是很踊跃的。有这拨人与会，座谈会的开头决不会冷场，对此党彬心知肚明。这拨人都是些官场“油子”，练就了一张张铁嘴皮子，在新领导面前都想表现表现，而且这种表现欲还相当强烈。但从这些嘴巴里冒出来的话却是一个版本，差不多全是从党报上克隆下来的。在这一点上，还达到了惊人的相似：理解的要克隆，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克隆，即使是不满意甚至抱有强烈抵触情绪的也要克隆，并且克隆得不显山不露水，肚里明明在哭脸上还要露出笑，自自然然的笑，灿灿烂烂的笑，妩妩媚媚的笑，这就是官场规则。谁悖离了这个规则，或者破坏了这个规则，理论上的结局只有两个：一是这个规则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一是此人将被淘汰出局。截至目前，实践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理论结局的后者。

党彬还清楚这些发言不会持续太久，好话还不能重三遍哩，何况拾人牙废！连拾几遍后，再从谁嘴巴里冒出来也味同嚼蜡，惹一圈白眼。党彬就是在这种套话陷入僵局，无法继续下去时站出来的：“黄组长，高书记，我有个问题想先请示一下。”

党彬一开口便扭转了座谈会的颓局，会场立刻静了，大家全把目光投向他。

黄组长和颜悦色地说：“你请讲。”

高蓉蓉也和颜悦色地说：“你请讲。”

党彬一脸坦然地说：“我想针对我们铜丘脱贫工程的实施情况，向领导和同志们汇报一下，也不知合适不合适。”

黄组长仍和颜悦色地说：“扶贫工作与脱贫工程是一码事嘛，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说呢高书记？”

高蓉蓉微笑着冲黄组长点点头后，又转向党彬说：“你说

吧党彬同志，你那份关于扶贫工作的材料我看过了，有一些观点我是很赞成的，这个嘛等回头再说，现在你就谈脱贫工程吧。”

今天是党彬第一次与高蓉蓉这么近距离对面。就在他目睹到这张英气勃发的脸时，他倏忽掠过一个念头：高书记怎么有点儿面熟？我在哪儿见过她？但一时不得其解。

党彬清楚如何调动与会者的情绪，如何操纵大家的情绪。他笑笑说：“我先预测一下这次发言的结局，我想已经很清楚地摆在那儿了，就是我这‘圣人蛋子’的绰号再次升级。”

有人发出低声的嬉笑。

高蓉蓉与黄组长的目光里，不约而同地闪出困惑。

几架摄像机的镜头，从不同角度对准了党彬。

党彬从从容容地说：“如今在咱们铜丘市盛传着三句民谣：农民忙离乡，工人忙下岗，腐败分子忙‘三讲’。说内心话，这类民谣语气刻薄，以偏概全，我是不以为然的。开始老百姓对‘三讲’还是抱有希望的，而且是很大的希望。可后来慢慢发现远不是那回事儿，‘轰轰烈烈搞三讲，扎扎实实走过场’，‘三讲开始有点儿怕，三讲中间没有啥，三讲过后胆儿更大’，这些说法有没有道理？概括得有无偏颇之处？大家心里都有一本儿明细账。据我调查，市直四大班子在‘三讲’期间吃住都在大宾馆，顿顿肥鸡大鱼，七碟八碗，再加上豪华房间的床位费，耗资惊人啊，有些市级干部还夜夜狂歌狂舞，洗桑拿，搞异性按摩的，这是什么行为？这难道不是腐败？这是典型的腐败！一个腐败的领导班子，一个腐败的党政干部会搞扶贫搞脱贫工程吗？”

与会者面面相觑，对视无语。

党彬接着说：“针对讲正气讲政治的问题，一位离休的老

同志说，法轮功是邪教是封建迷信，应该批判清除；我们市委大院竖着的黑杆子是不是封建迷信？应该不应该批判？应该不应该清除呢？”

党彬说到此，离席走到窗前，指了指大院正中，高耸着的一根黑金属杆子，它与银白的国旗杆子并峙并立，竟比国旗杆子还高出几米，显得更挺拔更高大。高居在黑金属杆顶端的雕塑，是一只伸展双翅直冲云霄的大膀金翅鸟，将猎猎招展的国旗压在腹下，显得居高临下，飞扬跋扈。

党彬回到座位上，一脸严肃，一脸沉痛地说：“不明就里的人会认为这是一般的装饰浮雕。这是共产党的市委机关啊，岂能容下封建迷信如此猖獗如此肆无忌惮呢？我开始就没有留意到它，这位老同志对我讲述这黑杆儿大膀金翅鸟时，开始是双目喷火，接下来是双目湿润，说完时竟止不住泪流满面。他说我八年抗战打过小日本，三年解放战争打过老蒋，现在我腰间还嵌着美国鬼子的炮弹皮儿，他说我入党几十年都没有叫过苦没有流过泪，可那天我望着这黑杆儿大膀金翅鸟我掉泪了。你想想啊杨清臣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因为几年升不了官就让自称星相师的人指点迷津。星相师说：‘这市委大院的地气让前边的这条大路堵住了，也就注定你的官路不通啊。’杨清臣这下急了忙问：‘大师可有破法儿？’星相师说：‘天地轮回，阴阳相克，破法儿总是有的，最简便的办法就是迁址或改道。’杨清臣皱起眉头说：‘无论是搬迁这座大院，还是改去前边这条大道，都要大费周折，请问大师有没有其它办法呢？’星相师说：‘凡世间万物无不可曲径通幽。’于是就有了这黑杆儿大膀金翅鸟。意思是门前这条大道挡不住杨清臣的官路了，他将如这只大膀金翅鸟直冲云霄。星相师还进一步指点迷津道：‘官路通了如同一条明晃晃的大道摆在面前，不过你还得

努力朝前走，你不走天上仍不会掉馅饼，古训成事在天的前边，不是还有一句谋事在人么？’杨清臣恍然点头说：‘这个我还能不清楚？’不久杨清臣还真的交流到外地当了副专员。这位老同志说我压根儿就不相信星相师的鬼话，这码事儿纯属巧合罢了，让我痛心的是杨清臣的党性何在？还有一点儿共产党的味儿吗？杨清臣升官儿的目的何在？是为老百姓谋利益谋幸福的么？杨清臣会为老百姓谋利益谋幸福么？很可能是我们党的地级以上干部队伍中，又多一条蛀虫，多一位腐败分子。”

座谈会场鸦雀无声。

此处无声胜有声，这市委大院里的黑杆大膀金翅鸟无疑在与会者的心中冲起一场或大或小的风暴。

党彬继续侃侃而谈：“杨清臣人能远离铜丘，却未能远离中原，在我们中国的版图上，任何沉湎唯心主义，热衷封建迷信的人，决不会有好下场。话说回来，此类阴风邪气在我们这些人中间有没有市场呢？举一个小例子说吧，”他说着从上衣袋里取出一个墨绿色的小本子晃了晃说，“这是我们市直机关编印的内部电话簿，科以上干部的通讯录全在上面。这里边几乎没有‘4’也没有‘7’，尾数差不多全是被奉为吉祥号码的‘6’和‘8’。大家再朝楼下瞧瞧，诸位专车的牌号也大都如此，这所谓的吉祥号码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这样的行为、心态能叫讲政治讲正气么？一个不讲政治不讲正气的领导班子、一个不讲政治不讲正气的党政干部会搞扶贫搞脱贫工程吗？我很清楚我的发言会悖离官场规则，已经约定俗成的规则，说内心话我对这个规则也有过认真的研究，如果我想恪守这个规则的话，我的境遇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但这对于我来说是很残酷的，因为面对严峻的现实，仅仅是流于形式、流于口头的所谓脱贫工程，我做不到闭上眼睛，或者绷紧嘴巴。我常常这样

想，当谎言像感冒一样流行，当人们普遍地视谎言不再荒谬时，这个社会的荒谬程度，就足以让人捏一把冷汗了。在座的都是我们铜丘的核心人物，最起码也是一路诸侯吧，大权在握啊。如果在我们这些人中间，还流行违心的假话，人格和信誉还严重缺席的话，那我们铜丘贫困乡村脱贫的希望在哪里？近百万尚在温饱线以下的父老乡亲们的希望又在哪里？”

席间有人情不自禁地鼓掌，是汪画画。

有人紧跟着附和。

随之引发了全场极其热烈的掌声。

党彬感动地抱拳致谢一周后说：“我们铜丘的扶贫工作严重滞后，原因在市委市政府，‘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还在主席台。’老百姓这句话是说得尖锐了点儿，但我觉得触动了根本，上梁不正下梁歪嘛，杨清臣的行为就很说明问题嘛，他都没把心思使在扶贫上，下边又如何不要嘴皮子呢？我想首先要解决的是领导的自身问题，我的话注定会触动或伤害在座的一些人，但我的本意并不是为了触动或伤害，我的本意就像是手术刀作用于肿瘤。或许这个肿瘤是良性的，但这一刀子如果不割下来，我们铜丘的脱贫工程仍然是句空话。”

地委扶贫工作组的黄组长带头鼓起了掌。

引来了全场一片“哗哗”的掌声。

党彬的言发得酣畅淋漓，痛快之极，可他言犹未尽，仍有几句“压轴”的话未说，他拿不准该不该在这个场合说，如果不说在座的人会说他是避重就轻光拍苍蝇不打老虎，如果说了会不会有负作用？这种犹豫使他焦灼难耐，如鲠在喉。他踌躇片刻后，最终还是把目光投向了地委扶贫工作组的黄组长。他说：“黄组长，您是老同志老领导，我对您相当尊重，我这会儿有个问题不太清楚，想咨询您一下也不知合适不合适？”

黄组长谦谦一笑道：“您说吧。”

党彬说：“我们基层同志有个行为模式，您当然很清楚，就是喜欢攀比，喜欢上行下效。”

黄组长微笑着说：“我理解，这个我理解。”

党彬说：“铜丘宾馆是我们市惟一的星级宾馆，且不说豪华间了，标准间的价位都在三百元以上。据我了解你们地委扶贫工作组一行六个人包括司机，就整整包了半层楼八个房间，至于你们的就餐标准那就更离谱儿了。我的问题是，这笔开支是地委拨付呢？还是由我们铜丘出？”

黄组长顿时尴尬至极。

在座的地委扶贫工作组的成员们无不尴尬至极。

高蓉蓉平静地望着党彬，平静是她的表相，平静是她的身份使然，她的身份要求她处变不惊，每临大事要有静气。其实她的内心一点儿也不平静，来铜丘任职不满一周时间，她已经成了被暴风雨围剿的小岛。这暴风雨无论是来自天上还是起自地下，都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这就是“欲望”。投身求官的，申冤告状的，表白忠心的，诋毁前任的，苦诉怀才不遇的，声称可盼来伯乐的等等，不一而足。这可能就是中国的国情？特色？她觉得自己如同一位观众，一位追星族般忠诚的观众，认真地看着台上各色人等的尽情表演。当这些生、旦、净、末、丑开始亮相之后，她便不能抽身离开，即便是有天大的理由也不可以轻易离开。她必须颇有兴致地看下去，并且一直面带微笑。她可以不鼓掌不表态，但不可以面无表情或者心有旁骛。

市委接待处的处长忙站起来解围说：“党主任，情况是这样的……对地委扶贫工作组的领导如何接待，上级是有文件的，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责任全在我。”

黄组长摆摆手，中止了接待处长的发言。会场内闪烁烁

的目光，全投向了黄组长。

黄组长说：“党彬同志提出的问题很尖锐很及时也很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扶贫工作组确实做得不好，讲舒适讲安逸讲享受，我们不以身作则，还如何要求下边？这责任主要在我，我代表地委扶贫工作组向党彬同志表示感谢，向在座的全体同志并通过你们向全地区的干部群众表示深刻的检讨！对此我还要向地委做深刻的检查。另外，我也代表地委扶贫工作组表个态，从现在起我们认真接受同志们的监督，住一般房间，吃工作餐。”

满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座谈会一结束，高蓉蓉便让秘书通知党彬来见。对他这份“贫困乡村盼望真正的脱贫工程”的材料，她是颇费了一番思量。昨天看完他寄来的这份材料时，就惹得她一肚子的火气，她原不准备跟他谈话，直接把这份材料批转下去，看着他引火烧身，甚至化为灰烬后，她再出面收拾残局。胡琰批评她小家子气，说：“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在你的手上还不是团泥巴，你想咋揉捏就咋揉捏，高明与低下就表现在如何揉捏上，如你这种揉法儿等他悟过来时一下子就能感到你的毒辣，你何必要得罪他呢？连寻常百姓都清楚“好鞋不踩臭屎”、“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的道理，难道你这堂堂的市委书记还不如寻常百姓么？你揉捏了他还让他感觉不出揉捏，甚至觉得你是在保护他爱护他，你如果能事事做到这一点也就炉火纯青了。”

对胡琰的话，她从来都是心服口服的。说内心话她是一百个不愿意离开胡琰的，她已经像藤一样缠他多少年了，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生理上她都不想离开他。一月前他对她说：“蓉蓉你该放单飞了，我想让你去铜丘当市委书记。”她的第一个

反应就是直瞪着他说：“你嫌我人老珠黄了不是？”他苦笑着摇摇头说：“是我老了。”她不依不饶地说：“老实坦白你又看上哪个年轻妞儿了？”他不跟她继续嘴巴仗，而是照惯例放倒她。他嘴里一边嚷嚷着“我叫你浪！我叫你浪”，一边轻车熟路地进入她的身体，在她抢天呼地的叫喊声中完成一道程序。在他身子下边时，她对他的称谓是：“你个老流氓呵——你个老流氓呵——”彼此的称谓是她与他共同选定的，粗犷、野性、下流，似骂非骂，能调动情绪，燃烧激情，放纵欲望。她说：“听你这么嚷嚷，我真想被你吸食掉死在你的身子下边。”他说：“听到你这么叫我，我的心火就呼地一下点着了，就有一种把你嚼嚼吃掉的念头。”多少年了凡做爱时他们都彼此沿袭这样的称谓，并彼此都有一种常称常新的感觉。完事后，他仍像搂抱娇女那样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一边不知疲倦地吻着她唇揉着她的胸，一边说：“再有几个月我就退到人大去了，你还有十几年的干头哩，总不能一直在宣传部这清水衙门当副部长吧。”她这才记起了他的年龄，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她有自知之明，与部里的同事相比论德论才她都不够副部长的格儿，可偏偏她轻而易举地就当上了，这全是他的因素，如果没有他，她注定是任人役使的大头兵一个。他不无沮丧地说：“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感到人生苦短啊，许多该得到的或者说争取一下可以得到的，都没有得到，很有点儿对不起家人，对不起你，也对不起自己。”知夫莫如妻，虽然她不是他名义上的妻子，但她是她内容上实实在在的妻子，她清楚他心里的清苦，他在经济上从不伸手，至今还不到三万元的存款，连女儿出国的机票都送不起。一年前他就代理地委书记了，原以为会让他再干一届，谁知地委换届筹备领导小组的名单批下来时，他的组长被江钧替代了。他就是刚刚看过了省委的批件后，才

决定让她去铜丘的。她开始死活不肯答应。他说：“你已经在官场里泡这么多年了，没吃过猪肉还能没见过猪咋走？有句话讲得精辟至极，就是‘官场游戏’，只要清楚官场的游戏规则，输戏不输过场，慢慢就进入角色了，做个县级市的一把手应该不成什么问题。再说我一时半时也死不了，有我这个坚强的后盾你何惧之有？”她这才开始有点儿动心。他还说：“如果不再抓紧给你安排一下，恐怕就没有机会了。现在人情薄如纸啊，你还年轻总不能将来像我这样也两手空空地退下来！别说给儿子办绿卡了，连出门办事打的的钱都没有。去吧到个实惠的地方干几年，你别看铜丘是国家级贫困地区，可穷庙富方丈，大家心里都明镜般清楚，争着去的人多着哩，光省里老同志的电话我就接了十几个。”就这样她来到了铜丘。铜丘距大阳不到一百公里，可她觉得心理的距离是那样的遥远，如同隔着千山万水。开始她一天没完没了地与他煲电话粥，一听到他的声音，她就哽哽噎噎地哭。他就逗她：“这下你浪不成了！”她就破涕为笑地骂道：“你个老流氓，我再找个年轻的浪，你没有听人说么，三十不浪四十浪五十还在浪头上六十还要浪打浪！我还没有到浪头儿上哩，不浪白不浪！”

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她感触最深的是“啥叫众怒难犯”，你可以曲高和寡，你可以卓尔不群，但你决不可冒犯众怒，不可打击一大片，想想啊一个“千夫指”之人的下场会有好么？今天她真正领教了他这个“圣人蛋子”，对这号不安定因素就得硬起手腕，磕碰磕碰他摔打摔打他，碰他个头破血流也是活该，谁叫他喜欢找领导的麻烦？

她就在党彬进门的前几分钟给艾民通了电话：“市委批转党彬的那份材料你看了吧？”艾民不无得意地笑了笑说：“我正在看。”她立马嗔道：“你笑啥？你得意啥？如果不是我反复做

了各位常委的工作，就泥玩店捅出的漏子你会脱得了干系？你会吃得消么？没准这会儿正蹲在哪个角落里哭鼻子哩。党彬这篇文章的针对性很强啊，虽然市委没有批具体意见，但是倾向性是很明显的。现在不是让讨论党彬的材料么，就抓住党彬犯了众怒这个机会，把他人搞臭把他的思想也搞臭，让他这个圣人蛋子成过街的老鼠。”艾民说：“高书记您真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啊，党彬小儿在您手里还不是小蚂蚁一只？您放心吧高书记，我准备把全市贫困乡镇的头头儿都请过来，好好地议议党彬的这份材料，这下他臭定了，并且一臭到底，永臭不得再香。”她被艾民连连的许诺得意着，一时竟有点儿忍俊不禁，但极快就被她理性地抑制住了，在艾民面前她要永远保持严肃庄重，因为她是顶头上司与上帝。

有了这样的背景，这会儿与党彬对面，她感到底气很足，真的有了一种揉捏泥巴团的感觉。她热情地为他泡了茶，是上等的信阳毛尖，端着杯子便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隔着宽大的放着三部电话的办公桌，她一脸和蔼地说：“小党同志，上次你反映的咱们市在实施脱贫工程的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市委是满意的，已经责成有关部门严肃处理，不久就会有结果的。”她说到此拍了拍桌子上的那份材料，随之把话锋一转：“你这份材料我认真看过了，觉得有一定的针对性，比较符合我们铜丘市相当一批干部的思想实际。小党，你希望市委把这份材料批转下去？”

党彬点点头说：“我是这么想的。”

高蓉蓉将桌子上的那份材料翻到最后一页，指了指补充上去的两行钢笔字说：“小党，这封信印发下去的后果你清楚吗？”

党彬笑道：“众矢之的，还用说吗？”

高蓉蓉说：“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党彬说：“我们铜丘市有三分之一的县区是国家级贫困县区，就目前在扶贫工作中暴露出的这种干部的心态，与我们的扶贫目标与扶贫要求相去甚远，对这种心态不刺激一下行吗？”

高蓉蓉很认真很体贴地说：“这样的话，我就暂不批意见，印发下去，让大家广泛地讨论讨论，你看行吗？”

党彬挺痛快地说：“行。”

高蓉蓉站起身微笑着把手伸了过来，也就在握手这一刹那间，隔着塑料蜡花儿的几片硕叶，党彬那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了明确的答案：他认识眼前这位已成为市委书记的女人，并与这个女人有过两次交往，一次是在大阳农业大学，她受命调查他；另外一次是在威严的地委大楼里，他与他的同学强兴致勃勃地捉她的奸。

看来他与这个女人有缘分。这就是所谓的“不打不成交”？而如今这个女人成了他的顶头上司，成了主宰他命运的市委书记。想到此，他突然心血来潮，忍不住想开骂了，老家泥玩店的男人盛怒时，嘴上常带的把儿就是“鸡巴”。他很少开骂，他骂得最脏的字眼也就是入乡随俗的“鸡巴”。难怪社会上盛传：“千元户万元户，不如女人脱脱裤”、“裤子一脱，提个副科”，“只要肯卖逼，仕途坐飞机”……都是些啥鸡巴玩艺儿，背地里又盗又娼的，坐在台面上就成了市委书记，如今真的是世风日下不可救药了吗？

他从心底瞧不起这个女人。

正文第七章 女人如戏

党彬最近见到这个女人，是几年前的伏天。地点是在豫南名胜鸡公山，那里果然名不虚传，山清水秀，草长莺飞，令人留连忘返。在月湖游泳时，他碰到了一位面孔似乎很熟悉的六十来岁的老男人，是因为此人的方面大耳吗？还是因为此人左颊那一颗很明显的黑痣？……他的脑细胞经过一番激烈的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探测也没有碰撞出准确记忆的信号，或许是在水里提供辨认的部位太小的缘故，可他坚信这张面孔他是有印象的！

“黑痣”出水上岸了，竟是一位将老未老的彪形大汉，党彬跟着游至岸边，看清了也认准了，这是位党彬认识他而他却不认识党彬的大人物。确切地说喜欢看大阳电视台新闻节目的电视观众，对这副面孔大概都不会陌生，因为他的光辉形象是不断在屏幕上出现的。

也就在这当儿，一位身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子从岸边的山上像仙女下凡似地飘落下来，如一朵白云降至黑痣的跟前。

党彬断定自己没有发生辨认的错误。

从他拥起这朵白云融进幽静的山间小路的神态姿势里，党彬毫不犹豫地坚定了自己的辨认。

目睹他衣冠楚楚的形象、听他衣冠楚楚的讲演、读他衣冠楚楚文章者可谓甚众甚多。然而，知道他花花绿绿隐私者却极

少。确切地说清楚内幕详情的局外人只有两个人，而党彬很自豪地居其一。

就是黑痣与这个女人读到党彬这些文章的情节时，他和她也绝对不会认为是在为他们树碑立传。因为他们压根就不会相信他们的隐私会有人知晓，他们会一直认为他们所从事的花花绿绿的勾当像是封闭在严密的保险柜里是掩埋在深深的大西洋底是搁置在高高的月球之上。

这也难怪他们有如此自信。有谁会相信一位在全地区意识形态领域内威风凛凛的人物，会在有刺刀和门岗守卫的大楼里，进行一直被他们口头上所痛斥的花花绿绿的事？

然而，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天地良心。

他们的隐私是被党彬的朋友强发现的。

还是念中学时，强就被誉为“福尔摩斯”了。按照天赋条件强本应该在公安局或安全部供职，神气活现地戴戴大盖帽当当秘密警察什么的，也好发挥特长大展宏图。谁知老天偏偏阴差阳错地让他在大学里啃了四年中文后分配在这座威严的大楼里当笔墨小吏。像他这种芝麻粒大的官儿给人家办不成芝麻粒大的事儿也就得不到芝麻粒儿大的好处。为了弥补入不敷出的“财政赤字”，他不得不给报纸副刊或《人间指南》、《家庭生活》之类的三流刊物涂一些连他自己也不愿再看第二遍的狗屁文章。写作就得有合适的创作环境，当时他还住在四个人一间的大宿舍里，连一张属于他的写字台也没有，于是每天晚上与星期天他都来大楼里“加班”。

强与黑痣的缘分也就由此开始。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十点钟，大楼内依然静悄悄的。强爬了一阵格子后想去轻松一下，厕所就在楼道的拐角处。在距黑痣的办公室还有七八公尺的时候，他那一双福尔摩斯式的敏锐目

光就发现黑痣门上的扭把儿旋转了一下。如果此时这扇门开了，大大方方地走出一位男人或一个女人或者一个男人与一位女人，这或许都不会中断强刚刚留在稿纸上的思路。偏偏，这旋转了一下的扭把又轻轻地回到了原处，门就一如楼道里所有同样规格的门继续严严地关着。这一下弹拨了强那琴弦般敏感的福尔摩斯式的神经，里边有人？为什么听到我的脚步声不敢开门？是小偷？还是谁在干不光明正大的事？他做出了一个要看看究竟的决定，行动方案也油然而生。他若无其事地走过去，让这扇门里的人以为是偶然路过的脚步声，并由近至远，而下楼而消逝了。可强在下楼后马上脱去皮鞋，光着脚蹑手蹑脚地又溜了回来，麻利地闪进了拐角处的厕所里，屏心静气地窥视着楼道里事态的发展。

几分钟后，黑痣出来了，先是在门口停了停，严肃地假咳一声，庄重地拉拉衬衣的领子，左顾右盼一下空荡荡的楼道后，又重新折转回去。旋即这个女人衣着周正地走了出来，把一道由弱而强再弱的高跟皮鞋碰撞地面的囊囊声，永远地留在了强福尔摩斯式的听觉器官里。

接连两个星期天，当黑痣与这个女人上演“传统节目”的时候，外边的门缝处总贴着一只福尔摩斯式的耳朵。

强是位非常忠实的听众、观众。

一个人欣赏这种精彩的节目，如果连交流一下的机会也没有委实扫兴。强被寂寞困扰了一阵后，想起了朋友党彬，他清楚党彬对这类节目的兴趣程度一点儿也不比他低。

强与党彬设想几个能引起轰动效应的恶作剧：譬如捣鼓个微型录音机、窃听器什么的；或者等这传统节目发展到高潮时，突然来个破门而入，抓拍几个特写镜头；或者通知这女人的丈夫在关键的时候由天而降。

他们选择了后者。强责无旁贷地承担了调查摸底的任务。

因为虽同在一幢大楼里搅大锅饭，但不是一个系统也无缘相识，再加上不是一个层次一个级别，黑痣高官大架，强恃才傲物，显然是两条轨道上的星，平时走碰头谁也不理谁。

强真不愧为福尔摩斯，仅三天时间调查摸底的任务已大功告成。

强说黑痣是地委常委、宣传部长。他的办公室应该在三楼与下属们同居一层，而且设施也相当考究豪华，可他坚持不往楼下搬，仍屈居在原来当副部长时的这间办公室里。理由是这里静少干扰，这倒也是实情。其实黑痣通晓“大隐隐于朝”的道理，在这层供职者全是其它部委的科员办事员，别看整日人马三七乱哄哄的，却都是些隔行如隔山的陌生人，见面碰塌鼻子又老死不相往来，更不会有人留意他这位外系统的首长，关上门便与红尘世界隔开了，在这二十来平方里，可以想干一切自己想干的事儿，可以自由自在为所欲为。而操作风流韵事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方便条件。

强说这个女人陈州师范毕业，能在地委大楼进进出出的最少也得是大学本科呀，就她这小中专学历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她要是很有才也行啊，她如同那位本不会吹竽的南郭先生，该笔走龙蛇亮亮工夫的时候，她却捏着笔杆面对稿纸走投无路。写材料不行女同志能做好接待服务也说得过去，可她又不屑于掂茶倒水当别人的使唤丫头。无才无德默默无闻地一边儿端碗闲饭也行啊，如今鱼龙混杂吃闲饭者又不只她一人。可她又不甘寂寞在仕途上大显身手，竟一路绿灯超越了本科室所有的人，她何德何能竟成了主宰十几人命运的科长？无根子无后台者升不了这么快，那么她的根子或后台是谁？现在的消息多灵通啊有包得住火的纸吗？很快大家的心里都清楚得明镜一

样了，黑痣是她的后台，要是没有黑痣这层关系，她说不定正在一所贫困的乡村小学当粉笔匠哩。至于黑痣与她的肉体关系竟无人知晓，你说怪不怪？

强说不过这也符合逻辑，这座钢筋水泥构架的大楼是全地区的政治心脏，越是地委机关越是威严越是有门岗一丝不苟地盘查，在这里干苟且之事就越安全，这如同台风的中心往往是最平静最安全的，刻薄些说这叫“灯下黑”。黑痣同这个女人配合默契，平时他们是严肃的上下级关系，看不出有丁点儿的不同寻常。他们不为人知地做着“星期天夫妻”，直到这个女人大龄三十岁再不成家就会成为众目睽睽的焦点，那样就有可能暴露她与黑痣的关系，或许是这个缘故她才与一位司机匆匆成婚。在各自的家中，黑痣堪称颇有责任心的忠实丈夫，这个女人不失为忠诚温柔贤惠的妻子。而她心里真正的丈夫是黑痣，有了婚姻这层表象的掩饰，他们更珍惜星期天的幽会，星期天是他们心理上与生理上的节日，威严的大楼深处有他们的一个甜蜜角落，是他们温馨的家。

强说有人说婚姻像城堡，里边的人想走出来，外边的人想冲进去。她与黑痣都从各自的城堡里走了出来，重建了一处新的城堡。这被称之为当前最时髦的“隐形伴侣”，也叫“双轨制”。

黑痣的升迁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口碑一如过去很佳。

强和党彬信心百倍兴趣十足地想对这“双轨制”进行一次引爆实验。目的是摧毁它，还是想悄悄地看看它的坚固程度，或者是兼而有之，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甚至没有认真地想一想。

其实更重要的一层意思不言而喻，是他们对黑痣在公开场合大谈精神文明建设而私下里却鼠窃狗偷的行为，觉得是可忍

孰不可忍。

一旦摊牌亮开后，也许会被有些人称为“没事干吃饱了撑的”、“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或者说是“眼红”、“嫉妒”……可对这些闲言碎语，他们不在乎。

到了星期天，党彬一大早就潜伏在这栋大楼里来了。一架二十倍的望远镜支在窗帘缝隙里，虎视眈眈地盯着大门口。九点钟刚过，这个女人就被一辆斜梁凤凰车驮来了，透过望远镜的镜片，他觉得这个女人有些面熟，他一下子记起了在大阳农大上学时，她曾去调查过他写给报社的关于渗灌工程弄虚作假的揭发信，不知为何后来这封信如泥牛入海没了消息。此刻她车子后架上，还坐着她那上小学二年级的宝贝女儿雪。明眼人从肤色、脸盘、体型上一看，即可辨出这雪是黑痣的遗传。她带雪来旨在耍花枪放烟幕弹，是做给戴绿帽子的丈夫看的。每星期天都来加班，无论如何解释都是很勉强的，让雪跟着可以消除丈夫的疑心，把雪安排在她的办公室里做功课，她再往“城堡”里幽会，同样是神不知鬼不觉。少许，黑痣也出现在大门口。这老儿也进行了一番认真的修饰，脸刮得铁青，雪白的衬衣，鲜红的领带，笔挺的银灰色大西装，皮鞋擦得锃亮。他抛开了专用的“蓝鸟”，安步当车来了。十分钟后，在党彬的严密监视下，他与她的“城堡”关严了门。

党彬立即通知守候在另一台电话机旁的强。

强临时扮演了一位替班的邮递员，戴着一副大片的摩托镜，将半拉面孔遮挡得严严实实。强把一份电报交给了A家属院传达室的老头儿，并指指上边的“加急”字样。老传达接过电报就朝四号楼奔去了。

在四号楼的一个小单元里，那位“绿帽”正系着大围裙择鱼，准备给幽会归来的妻子与女儿滋补滋补。

“绿帽”一见电报，忙对着围裙擦了擦沾满鱼鳞的手，撕开就看：

哥们：

非常同情你的不幸。你一定会感到惊讶，你如果二十分钟内赶到你妻子所在的办公楼 421 房间，你一定会目睹到她正津津有味地与一位脸上长有黑痣的家伙偷情。你应该清楚你妻子逢星期天一般都不在家，他们偷情已经有些年月了。另外，你千万别激动，务请换上软底鞋最好是旅游鞋。你脚步轻轻地溜到门口后，一脚把门踹开，就捉奸捉双了。

社会道德观察哨

确切地说就在党彬打过电话才十七分钟，“绿帽”的车子就在楼下停住了，他手里分明掂着一把扒轮胎用的撬杆。对这栋楼他非常熟悉，一溜闪电步就蹿到了 421 房间的门前，一膀子就把门撞开了。

可惜这个精彩的场面未能目睹，原因是众所周知的，谁清楚当权者的隐私本身就是一种灾难。强与党彬同属肉体凡胎，当然也不能免俗。他们是想打住狼，但又不想被狼咬伤。他们在旁边的另一间屋子里，只听到从“城堡”里爆炸出的声响：

“妈啦个×——你们在这儿干哩！”

门“砰”地一响关上了。

“哎哟！哎哟！”这个女人在尖叫，大概皮肉正在承受雨点般的拳脚。

“别激动，有话慢慢说嘛！”这显然是黑痣的言语。

“放你妈的屁，你这人面兽心的老狗！”

“请你小声点儿，”黑痣不枉在宦海浮沉多年，果然经多识广。此刻他的头脑仍相当清醒，“事情既然已经出来了，那就谈谈条件吧！”

“条件？我要剥掉你的人皮，叫你成为这大楼上的一堆臭狗屎。”

“哼，你有恁大的能耐吗？你说我有什么过错？”

“你说啥？你老鳖孙还想赖账？你老鳖孙提起裤子就想装好人？”

“你可以问问你的妻子嘛，我们一直是很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嘛。”

“放你妈的屁！”

“我请你说话放文明点儿！”

这个女人很坦然地说：“我加班找部长汇报一下工作这很正常。”

“绿帽”大愕：“啥？啥？你们说啥？”

“诬陷领导干部的事并不鲜见。我打个电话你就得去保卫部门说说清楚，不信试试？”黑痣到底是老革命老干部了，啥样的场面没有见过，他处变不惊地说，“再说这种事儿声张出去的话，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大家还是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想出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

421 房间又恢复了平静。

强与党彬所期待的爆炸效应并没有发生。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过去了，大楼上连任何他们所盼望的迹象也没有发生。

黑痣仍迈着庄严的步子上楼下楼，一如过去。

这个女人仍在办公室迎来送往，谈笑风生如故。

惟一变化是星期天的“传统节目”结束了。

无声无息地开场，又无声无息地终场。

强不无沮丧地说：“没想到竟抠了个瞎火儿——她丈夫居然能忍受，真他妈难以想象。”

党彬感叹道：“男女偷情古来有之，这原本也就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这个女人丈夫难道就能心安理得地当乌龟做王八吗？”

“当乌龟做王八或许有当乌龟做王八的好处。”

果不其然，大概过了一个多月，“绿帽”丢掉了手中的方向盘，提升为所在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并很快分到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

有一次，党彬在公园里见到了这个女人一家三口。从外表上看，他们夫妇之间一点裂痕也没有。雪的脖子上吊着一台傻瓜照相机，不时地给他们夫妇来一张合影，三副面孔上的笑都甜甜的。

一家人其乐融融。

党彬困惑至极。

党彬万万不曾想到，又在这鸡公山上奇遇了这一对隐形伴侣。

权势与美女真是一条挣不断的红丝线、红锁链吗？

也许是近朱者赤的缘故，党彬也产生了强那种“福尔摩斯”式的兴趣。于是他匆匆从月湖上来，一路跟踪追迹，看着黑痣与这个女人大大方方地进了六号楼。

看清楚后，时过数年，这个女人不但未显老，似乎又年轻了不少。猜不透她与“绿帽”的关系发展到何种地步，如果还在貌合神离地继续的话，她是怎样从严密的监控下溜出来的？是否给她的丈夫再拍一份电报？如果彼此已经分道扬镳，她成了自由人，那就另当别论了。

男女私情如果不再是为职务谋为金钱谋为稻粱谋为一切物质享受谋，而是出于一种单纯情爱之火的燃烧，似乎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黑痣与这个女人或许已经进入到这个层次了。他们的关系也许会继续若干年，甚至到生命的终结。这种龌龊与苟合在他们看来，也许是一种新的生活观念。

党彬散记之四 青梅竹马

柄伯跟娘放河灯那年，柄娘十三岁。没跟柄伯成一家之前，柄娘叫党金凤，住在泥玩店西头，三间草房镶两溜瓦边。墙是里生外熟，青砖到顶。麦秸稔泥码垛的院围上，参参差差地举着一圈儿榛刺。平素大门紧闭，阻挡闲人与野狗。她爹党志贤在莲池开“三义和中药店”。临街八尺铺子，猎猎两面彩幌。店门正中镌刻的隶书匾额是“本店发兑云贵川广地道膏丹丸散生熟俱全”。两侧楹联是“师法尊古炮制精良，至诚至善童叟无欺”。

党志贤雅号“党先儿”，慈眉善目，见人先笑后说话。小孩在店前屙尿是生意场上忌讳的事，遇见他非但不恼不斥，还使软纸替小孩揩腚。党先儿蓄养一把好胡须，长近半尺，根根如针，插进水里，不散不卷不打漂。稍得闲暇，他便取出三寸骨梳，轻轻梳理。睡觉时，不忘绫帕盖须，两臂软置，双腿微曲，通夜不动。金家世代行医，祖传的绝活儿在他手里炉火纯青。他兑制药品，细工精做一丝不苟。熟地为丸丹之母，由生地炮制而成，一般药铺用大火清蒸对时便了，成品黑狗屎样。而他用铜锅铜笼文火不息蒸三天三夜，加黄酒、砂仁辅料，成品则黑里透亮，能显出人影。他用这种熟地配出的海南沉香丸、香砂养胃丸、黄连上清丸、人参健脾丸、明目地黄丸……等三十六种丸丹，药到病除，疗效极好。

生意虽红火，也祛不了党先儿的心病。他丧妻时党金凤五岁，欲填房者甚众。可他怜爱独女儿，担心后娘不待见她，终不肯续弦。女儿慧心灵性，可就是不肯朝《三字经》、《百家姓》里钻，一门子心眼摆治泥玩。对面“万利来”杂货铺经销泥玩，党金凤整日恋在那里，吃饭都喊不回，去时一身干净衣裳，回来一个小泥巴猴。他也舍不得碰一手指头，由着她的性子野。女儿过了十岁，他嘴皮说破，才把她圈到店里学抓药。

党金凤早长，十三岁就像大姑娘了。街上的青痞无赖个个都是尖鼻子馋猫，开始经线般朝药店跑，贴柜台一站算是扎根了，泡起蘑菇没头儿。背背党先儿的脸，就朝党金凤扔骚话。这些赖皮们有明赖也有暗赖，对门万利来的少东家洋面就是暗赖。此人是白净子，一脸斯文相。对女人说话尤甜，如牙缝里膏了蜜。这日，党先儿一出门，洋面便溜了过来。党金凤正抱着炉子烤火，洋面说买“五鞭丹”。党金凤没听爹讲过就摇头说没有，他一口咬定有人在这儿买过。党金凤说那俺咋不知道？洋面说你知道啥是五鞭？党金凤又摇摇头。洋面一脸正色地说就是虎鞭豹鞭牛鞭猪鞭狗鞭，党金凤圆了杏眼。洋面越发抖起了精神连说带比划，反正都是些粗的硬的长的带螺丝钻儿的家伙。党金凤问治啥病？洋面仍保持着一脸正色说治人鞭软。党金凤纳闷，俺没听爹说过人鞭。洋面说你想不想见识见识？党金凤说想。洋面心中大喜，忙说走吧到我屋里叫你看。党金凤说这会儿不俺还得看门哩。洋面说停会儿你过来。党金凤点头答应。洋面走到街心了又匆忙趔回，低声叮咛道小凤你可别告诉旁谁连你爹也不要说。党金凤说那为啥嘛？洋面说人鞭金贵说出去就不金贵了。党金凤又点了点头。洋面很得意，一溜小戏回去后，设想了一种又一种展示方案，他想得很投入很亢奋很热烈，似乎已经进入了角色。谁知等得噪眼冒火，也

不见党金凤露头。洋面忍不住瞅个空子又贴了过来。党金凤面朝里坐着，炉子上一铜盆水正咕咕嘟嘟冒狼烟。洋面听见药架子后边响着算盘子，知道党先儿已回来了，出唇的询问也就成了蚊子叫。党金凤猛转过身，洋面才发现她脸上结着一层冰。不容洋面眨巴眼儿，满盆热水翻滚着劈头砸来。

党金凤被打发回老家了，她体谅爹的苦心。防住洋面，还会有杂面、豆面、黑面……乡里多的是乱蜂狂蝶，防得了初一，未必能防了十五。

高筑墙、换铁门、养黄狗，也难净爹的心。老家能没有贪腥的猫？人心隔肚皮。他怕有人钻空子“跳花墙”，只得白日顾店，晚上顾家，早出晚归，两头不见太阳。

党金凤心疼爹。开始还给爹个定心丸，当着爹的面抱本《论语》结结巴巴地啃。爹一走，她立马就清场子腾地方，甩开了捏泥玩。狮子老虎狗、龙龟黄鳝鲫，招招式式，日日花样翻新。爹是明白人，清楚守着她还不学哩，一离开她会拱书本？牛不饮水也别硬捺头，强扭的瓜不甜。喜欢啥就随她吧，顺其自然，泥玩捏精了也是只摔不烂的饭碗。爹索性搜罗了各式泥塑木雕，让女儿比照。他闯荡过江湖，见过世面，深谙汲取与借鉴之理。他不仅下大气力花大价钱买来了古商周像尊、东晋野马铜塑、汉代木质三足鼎，以及唐三彩兵马俑，连洋人的断臂维纳斯也给女儿抱了回来。

中元节的晚上，爹没回来。党金凤强忍着没有去看放河灯，望会儿圆月，数会儿星星，脖颈仰酸了才上床。谁知梦里黑云翻卷，有条巨龙在啸叫腾飞。这龙金角、红睛，身黑、鳞白，开始在她头顶盘旋，旋起腥风、霹雳、电闪。瞬间，龙箭般射下，绕党金凤飞搅，搅得周天漏水，如捅破天河。折腾得她大汗淋淋，死去活来。是一道吉光引她走出噩梦。这吉光呈

环状，为七束彩线绞成，赤橙黄绿青蓝紫，烁烁闪闪，璀璨夺目。党金凤觉得自己成了一片轻扬的绿叶，起啊旋啊，随吉光飘游，晕晕忽忽到了乌龙河堤上。此刻，天色麻麻糊糊放出些蓝靛，河面荡着团团白雾。雾浓稠滞重，吹弹不散。透过雾隙，她隐约发现一盏河灯，随之看到河心开满荷花，也听清了娘儿俩的凄声呼喊：

“他爹——接灯吧！”

“爹啊——孩儿给您放灯来了——快来接吧！”

柄娘的此番夜游，给俺泥玩店留下了一个久远的故事，几十年盛传不衰。由此演绎出的神话，后来还成了柄伯的一条罪状。富根叔用柳木棍点得柄伯额头迸血：老柄啊老柄，你们两口子装神弄鬼毒害了多少人？你还不该竹筒倒豆子说说清楚？

柄伯说不清楚。那年他才六岁，看世界是灰蒙蒙一个颜色。柄伯记得最先掀开他眼帘的是两块垂峙的红衣襟，就像知了对称的双翼，其间显着几道肋巴杈子，还有两坨荷包样的奶子，上面翘着紫色的小枣儿。他掀开红衣襟儿，熟练地噙住一颗，不及吮吸便被一掌推开。他顿时醒悟到不是娘，娘的奶子任他把玩，娘的奶子像大茄子，里边装满了甜甜的汁。也就在这一刹间，他记起了娘记起了放河灯记起了浪掀小船。他失声喊道：“娘——”

党金凤拍拍他的肩膀说：“别嚷，你娘出远门了，把你交给我了。”

“娘去哪儿啦？”

“找你爹去了。”

“爹在哪儿？”

“四海云游。”

“爹都干啥？”

“筹措资金。”

“筹措资金干吗？”

“治乌龙河修水库。”

.....

柄伯记得那会儿天还没完全放亮，柄娘抱着他拼命地往庄里跑。柄娘一身水湿，呼出的气儿正冲着他的额头，很急促也很温柔，有点儿像娘拍他睡觉时的手。

他迷迷糊糊地睡熟了。

醒来，已是小晌午。窗外，天空洗净了游丝浮云，如展开一块湛蓝湛蓝的布。热风依然似蒸，两只从不偷懒的大芦花也哑了歌喉，棚架起漂亮的翅膀伏就在地。老黄狗气喘咻咻，舌头伸出老长老长。失水的坑底，几口打泥的猪横陈着像涸辙之鱼。

柄伯嗅到一股淡淡的药草味儿，甘醇、清冽。这种气味儿弥漫了整个房间，很好闻。后来，他知道这是艾叶、菊花、益母草熬成的汤水味儿。此汤叫“三仙汤”，用于洗濯，能和血、化淤、润养皮肤、驱撵蚊蝇，有“土香水”之称。从这日起，柄娘就使它给柄伯洗澡，长润久浸，他周身都散发这种香味儿，亦如柄娘渗透进骨髓中去了。

再后来，每逢旺草的初秋，柄伯总不忘割些肥硕的艾棵、野菊、益母草，洗净晾干后，扎成小把，妥善存了。待翌年的清明节，好在柄娘的坟前燃烧，让她在冥冥的天国享用。

柄伯记得，小时候柄娘常玩他的手，逐个揉捏葱白样的手指，还索性使柔热的掌心包住。柄伯乐意叫她包，长时辰地包，他们称此为“包饺子”。柄娘边包边嚶嚶哼唱：

小饺子，方又方，
里头包只屎壳郎——

柄伯不依，大喊大叫，直到逗红了眼圈儿，柄娘才改口：

小饺子，圆又圆，
里头包只翘翘船——

柄伯就破啼为笑，小嘴天瓢般乐。一次，柄娘边包边啧啧叹道：“瞧瞧这手，指长掌厚，将来准是捏泥玩的好手。”

党先儿瞪着她说：“胡扯八溜，让柄跟你样没出息？”

柄娘噘嘴嘟囔，捏泥玩咋啦，庙里的人祖奶奶是不是泥捏的？朝那儿一摆就是神仙，谁敢不磕头作揖？

党先儿毅然送柄伯到本村的私塾念书。三年下来，他把《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十几本书背得滚瓜烂熟。铺好了底子，党先儿就开始传授柄伯医道。先学脉理，每日从乡里回来，党先儿就在灯下摊开祖传的手抄本《黄帝内经》，讲任脉二十四穴、督脉二十八穴，还讲上丹田炼神还虚、中丹田炼气化神，下丹田炼精化气……待柄伯熟稔人体十二经络后，党先儿又教他《金匱要略》、《千金要方》、《巢氏病源》、《痰火点雪》、《伤寒论》。这日党先儿抱本残损的《汤头歌》，紧追柄伯石子滚坡般的背诵，通篇下来并没觅到一处谬误。党先儿取下老花镜，从瞪酸的眼睛里揉出几滴浑浊的泪珠说：“我老党家三义和铺子后继有人啦。”

随携柄伯柄娘直奔铜丘。女娲像前，暗红三炷高香，沸动缕缕轻烟，氤氲若云，漫散为雾。住持方丈连诵三遍金刚经，并敲响了木鱼。笃笃声里，党先儿为女儿和柄伯定了终身。木

鱼声中，党先儿居前，柄伯居左，柄娘居右，跪成一个“品”字。党先儿叩首三十六，柄伯柄娘亦叩首三十六，三人的额头皆显殷红。之后，他又指点着两个晚辈互拜……尽善尽了一切程式。

归来，党先儿就四样小菜，自斟自饮，直至觥筹歪斜、酒洒裤脚，也全然不觉。

正文第八章 围城内外

这个灿烂的没有一丝云彩的白天，对全叶来说是阴沉沉灰蒙蒙的。市水利局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高居在新落成的市政府大楼上。像寻常一样，在上班前后的一刻钟里，大楼门口的收发室前，排着一队来领取报纸、文件的职员。全叶就夹在人群的中间。

最先拿到手的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他将报纸卷巴卷巴夹在腋下，随手翻了一下红头文件，颇有兴趣地说：“嘿嘿，有新闻了呀！”

随即有人围了上去：“什么新闻啊？”

眼镜大声念道：“贫困乡盼望真正的脱贫工程。”

有人立即附和道：

“这个标题很有分量啊。”

“切中时弊了啊。”

“切中时弊？狗屁，纯属一派胡言！”

相悖的看法，冲突的议论，很快就形成了对峙的局面。而这种对峙的局面刺激了人们对这份文件的阅读兴趣。凡已经拿到的就立马找出这份红头文件先睹为快。没有拿到手的也尽可能地把脑袋和眼睛凑上去，也争取先睹为快。收发室门前的大厅里，楼梯口的走道里，顿时围满了各种姿态的人：有的找着文件，有的捧着文件，有的高声读着文件，有的则边走边谈或

边议论边争执。仝叶默无声息地跟在人群的后边，悉心地听着各种议论：

“这人神经有病吧，要不咋会写这号文章？”

“这家伙是个圣人蛋子！”

“这人爱出风头！”

“这下他不是达到目的了么？”

“是啊，这不就成了舆论中心、焦点人物？”

“这话除了他党彬敢说。”

“党彬说出了正派人想说而没有说的话。”

“这家伙是个傻蛋，光图嘴巴说说痛快。”

“他傻？他扫荡一圈儿就是为了突出自己！”

“也是为了提拔当官！”

“这年头使啥招术儿的都有哇！”

“这人太理想太天真了，可现实生活……唉！”

“你说得不对，此人一向老谋深算！”

中午。高蓉蓉束着围裙，端着两盘冒着热气的炒菜从厨房走出，放到餐厅的餐桌上。高小萌一脸阴云地进来。高蓉蓉说：“小萌，快洗手吃饭。”高小萌无言地将挎包重重地撂到沙发上。高蓉蓉一愣道：“你怎么了小萌。”高小萌过来坐到餐桌旁说：“我会有什么？我没有什麼。”高蓉蓉递给高小萌一双筷子说：“那就吃饭吧。”高小萌胡乱往嘴里扒几口饭后，实在忍耐不住了，她说：“姐，我就不明白，党彬写给你的是私人信件你怎么能够印发给整个机关呢？”高蓉蓉淡淡笑着看着高小萌。高小萌带了情绪说：“姐，你这样不一下将党彬置于众矢之的的位置了么？”高蓉蓉笑着说：“小萌你就因为这事儿满脸阴云密布？”高小萌说：“这能是小事儿么，这关系着一个人的

政治前途啊。”高蓉蓉说：“这是党彬特意让我这么做的呀。”高小萌说：“他让你做你就做了么姐。”高蓉蓉关注着妹妹。高小萌说：“当今的社会风气允许一个讲真话的人存在么姐？”高蓉蓉说：“这样的后果是我们都预料到的，因此我事前反复提醒过党彬。”高小萌说：“党彬是对生活充满了理想与浪漫的人，而你可是一言九鼎的市委书记呀姐！”高蓉蓉说：“就这件事儿对党彬本人来说负面影响是大了些，可对于全市的干部心态却是一个触动，让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你说这能不是一件好事么？”高小萌沉默了一会儿说：“这样可苦了他了。”高蓉蓉笑道：“小萌你是不是爱上党彬了？难得你这么激动呀。”高小萌坦率地说：“我倒是真心喜欢他，可是条件不允许呀。”高蓉蓉说：“怎么了？”高小萌说：“他是有妻子的人。”高蓉蓉笑笑说：“我就清楚小萌是不会当第三者的。”

党彬夹着包儿打开门，看到全叶正坐在沙发上一口一口地抽着摩尔烟。党彬压根就没有理睬她的“最高指示”，还把她的纸条儿揉巴揉巴扔到废纸篓里了，此刻不免有点儿心虚，便主动打趣道：“不错呀太太，昨天夜里喝得烂醉如泥，今天烟也抽上了，时髦得很啊。”全叶轻轻哼了一下鼻子，似乎懒得理他。党彬过去从沙发后边抱住了她。全叶一把拨开他的手，指指对面的沙发说：“你坐下，我有话对你说。”党彬笑咪咪地坐到了对面的沙发上。全叶淡淡一笑说：“你的心情好像不错。”党彬一愣说：“心情？我好像一直就这样，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全叶说：“不对吧，你把那份材料交给市委书记的时候，也无所谓好无所谓坏么？你不觉得很豪气很崇高很伟大很了不起？”党彬摇摇头说：“我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全叶冷冷地说：“你怎么会没底呢？你这利剑一出铜丘还能再流行谎

言？你一举定乾坤嘛！”党彬明知她说的是反话，也故意装傻顺着她的话说：“要真那样就好了。”全叶不想再给他绕圈子了，猛地朝他伸出剑指喝道：“好你个大头鬼！你不过是又做一次圣人蛋子！”党彬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很有可能，不过圣人蛋子也是得有人做的。”全叶的硬拳杵在了棉花包上，她一时竟气得不知朝下该咋教训他。他仍老模老样，不温不火地续着话题：“这个世界如果真的没有了圣人蛋子，我想也是一种缺憾！”全叶白着脸说：“那你就想拾遗补缺？把这圣人蛋子永远做下去？”党彬拉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嘻嘻一笑道：“我担心的是能不能把这个缺儿补好。”全叶把手一挥说：“我不要圣人蛋子！我不要圣人蛋子！”党彬嬉皮笑脸地说：“你说不要就不要了？我又不是你的衣服想穿就穿想脱就脱！”

全叶气急无奈，双掌捂脸，呜呜哭开了。

党彬惊讶地看着全叶抽搐的身子，感情不禁有点儿失控，他起身想过来拥抱全叶，全叶看穿、了他，忙伸手制止了他。党彬只好重又坐下。全叶擦着眼泪说：“从你不顾我的苦求、坚持把那份材料交上去的时候，我从心底已经结束了与你的夫妻关系。”

党彬说：“那为什么呢？”

全叶叹了口气说：“你追求的是理想是浪漫，而我注重的是现实，从这一点说我并不适合你，虽然我不能从理性上否定你的行为，可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准则与方式。”

党彬木然地盯着全叶。

全叶认真地说：“最终促使我与你分手的原因是，我不能承受你的行为从心理上给我带来的惊扰与恐怖，我不想整天处于提心吊胆之中，我不是那种追求叱咤风云的女人，我只

是想安逸地生活。我清楚我改变不了你，尽管我做过很大的努力，我也曾试图适应你的行为，也来一个传统的夫唱妇随，但面对着积重难返的现代世俗，也同样失败了，我觉得我没有必要那么悲壮，做你头破血流的殉葬品，因为生命对人来说毕竟只有一次，我还很年轻。我想既然不适合在一起，就长痛不如短痛，早些分手吧！”

党彬沉默了好一会儿后说：“为什么要分手？不能不分手么？”

全叶用看穿世界似的目光盯着党彬，之后认真地摇了摇头。

党彬心急火燎地说：“你为什么要这么犟呢？你为什么要这么犟呢？”

全叶说：“因为你改变不了你的行为。”

党彬急切地辩解说：“实践证明我并没有错呀。”

全叶说：“我不想再对你的行为评判什么了，我已经说过了那是你的生活准则与方式，我只是不愿意再提心吊胆地生活了，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与你分手。”

党彬说：“如果我不同意分手呢？”

全叶很坦然但语气挺坚定地说：“如果协议离婚不成的话，我只好单独向法院递状子了。”

党彬默然。

就在全叶这把火将党彬的心境烧得一片灰蒙蒙的时候，他接到了高小萌的电话，如同天上骤然升腾出一轮灿烂的太阳。他说：“小萌你还敢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她说：“这个时候怎么了？是天塌了还是地陷了？”他说：“许多人见了我，鼻子都高高翘起成了朝天椒了。”她失声大笑道：“你有没有搞错

啊亲爱的党，铜丘有那么多红鼻子么？”他说：“我一下子成了洪水猛兽，就连给市委领导掂大茶壶的锅炉工见了我都避之如水火呀。”她说：“我就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了？你是杀人啦还是放火啦？”他说：“谢谢你的电话小萌。”她说：“你太小瞧我了，岂止电话？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如何？”

傍晚时分，党彬如约来到沙河公园，高小萌已经提前到了。他俩相视一笑，便沿着一曲绿水散步，享受着旖旎的风光。

高小萌叹口气说：“解放这么多年了，像莲池这样的乡镇还如此贫困，这症结究竟在哪里呢？”

党彬说：“中央的政策一直是好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三代领导人都把扶贫工作放到了很重要的位置，正像老百姓们所总结的：‘上边的经是好经可都让下边的歪嘴和尚给念歪了。’”

高小萌赞许地点着头。

在一块濒水的浅沙滩上，他俩坐了下来，背靠背，各自微微扬起面孔望着大沙河上方翻飞的鹭鸶或鸟雀，夕阳柔和的光悄无声息地把他俩切割成明暗两面。

党彬说：“更让人憎恶的是还有那一拨人竟然把贪婪之心寄生在扶贫之上搞什么假的脱贫工程。”

高小萌把惊讶的目光转向党彬。

党彬慢条斯理地说着充满激情的话：“比如泥玩店水库工程吧，它像是一只鲜亮鲜亮的大大的红苹果呀，这是几代人的梦想啊，但是多少年来这只红苹果只是在乡亲们的鼻子前边晃来晃去的，乡亲们只能闻到红苹果的清香而不能甜甜地品尝它，而如今我最不能容忍的是这只红苹果不仅成了某些人邀功

请赏的砵码，还被这些贪婪者咬噬得百孔千疮，我想只要我一息尚存的话，我就会跟这些贪婪的咬噬者过不去，我就会拼尽全力还乡亲们一个鲜亮鲜亮的大大的红苹果。”

高小萌显然受到了党彬充满激情话语的感染，她的双目闪烁着熠熠的光，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党彬。

党彬仍慢条斯理地说着：“人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矣，能干几件事儿呢，此生我没有太大的奢望，就是希望能帮助乡亲们把泥玩店水库工程完成，使乡亲们能脱贫致富过上小康生活，或许我终生也达不到这个目标，但我会尽力去做的。”

高小萌感触颇深地说：“从内心讲我对你充满理想的人生观是很赞赏的，像你这样为理想活着的人真是凤毛麟角了。如今的不少人一边慷慨激昂地谴责社会的不公，一边又毫无约束地放纵自己，人情的商品化，人心的实用性达到了毫不掩饰的地步。”

党彬揶揄一笑：“如今有句口头禅流传甚广，叫什么‘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

两人不由相视而笑。

高小萌说：“现在别人不都在说你是‘官迷心窍’么？”

党彬来了情绪眉飞色舞地一跃起身，满面红光地站在高小萌的对面，摆出一副热情演讲的姿态说：“那就随他们去想去看好了。”

高小萌这会儿觉得党彬像是在演戏，她环顾一下四周后叫道：“你激动什么让别人以为我们是在吵架。”

党彬重新坐在高小萌的背后，充满激情地说：“我不能容忍的是一些干部、一些握有重权的干部，当他们面对贫困乡村、贫困农民时的那种冷漠与麻木，就好像这一切与之无关。”

高小萌说：“开始我还觉得你是在做戏。”

党彬亮开嗓门说：“做戏？我就是要狠狠地刺激一下这种冷漠与麻木的心态，使之滴血，滴出已经不再鲜红的血……”

高小萌说：“你真的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成了疯子。”

党彬说：“你说我是疯子？”

高小萌笑着纠正道：“可爱的疯子。”

党彬说：“对我这份材料，你能不能具体地谈谈你的看法？”

高小萌扭过身来对他说：“你的想法很执着很浪漫。”

党彬说：“你这话什么意思，你不喜欢我这样？”

高小萌说：“我喜欢你的执着和浪漫。”

党彬高兴地说：“如果市委批准我到贫困的乡镇去，你会跟我一起去么？”

高小萌脸色微微一红说：“我提醒你亲爱的党，你千万不要把精神浪漫当作生活真实。在感情问题上不可以心血来潮，不能轻易动真格儿的，全叶不错嘛，我远比不上全叶漂亮，你咋能轻易舍弃她呢？如全叶这样的美女，一个年轻的女子，非得深刻才好么？全叶的可塑性不是很强么？”

党彬认真地重复道：“你怎么认为我是心血来潮呢？我希望你能明确地告诉我小萌，你愿意跟我一块到贫困乡镇去么？”

高小萌红着脸用指头轻轻点打了一下党彬的额头说：“这事儿你是不是得先与你的太太商量好？”

党彬说：“她已经郑重地向我提出了，离婚是迟早的事儿。”

高小萌说：“你不了解女人，女人在择偶时对男人满怀理想可生活却铁一般实在，我是肉体凡胎当然不能免俗，在感情生活上我不想落下第三者插足的坏名声，另外我还恪守一条原则，这就是只做妻子不做情人。”

党彬转身抱住高小萌说：“如果我离了婚后你会跟我走么？”

高小萌轻轻地推开党彬说：“现在谈这个事儿还为时过早。”

党彬散记之五 “抢绝户”

柄伯是俺泥玩店第一个坐飞机的。墨绿色的小型军用机，背负团团浮游的白云，定位在铜丘的上空时，如高悬天幕上的一只绿蜻蜓。柄伯置身其间，第一眼的铜丘是一颗青枣，旁边一条铺扬开去的白丝带是俗称乌龙河的福水。飞机依着柄伯的尖叫，或旋飞或定位，后俯冲下来，青枣急遽放大，瞬即扩成蔓发草木的铜丘。柄伯不禁惊呼：“是钟啊，凤姐你快来看，铜丘是活脱脱的一口钟啊！”

当时柄伯称柄娘为“凤姐”，这个自幼的称谓一直保留到他们生命的永远。那会儿，柄娘没工夫理会柄伯的诧异，她的心一如眼前翻卷的云团，汹涌着爹的慈眉善眼，汹涌着爹的惨死……

爹操持他们的定亲大礼很铺张，打发周全泥玩店的乡亲之后，又在最有名的鸿宾楼摆下流水席，莲池有头有脸的人物全请到了。还炸了喜果子，封成红包包儿，分送全镇所有人家。爹以为这瓢水算是泼地上了，谁还能再撮起来？断掉那些青痞无赖们的歹念，往后就该安安生生地过日子了。

爹使土坯堵住院门，领着女儿女婿离开泥玩店，满心劲儿红火药店的生意。爹教柄切脉、问诊、开方、抓药。柄仗着底子扎实，肚里有谱儿，一点即通。仨月工夫，便能单独应诊。加上他知书达理、温文儒雅，少了十三岁孩子特有的顽皮、野

气，乡里的人谁见谁夸，口碑颇佳。喜得爹整日合不拢嘴，笑弥勒一般，时不时还眯眼晃头，哼上两句二簧。

这晚，爹出诊通夜未归。三天后，西街绰号“鱼鹰”的船家报来了凶信儿。原来，鱼鹰漂船乌龙河捕捞时，见有鱼群抢食，叉到了几条十几斤的鲇鱼，也捞出了一具残存皮肉的尸体。乡里人虽难辨认白花花的骨架，却都认识破碎在河滩的那盏马灯。玻璃罩子虽然烂了，灯架儿上还留有红漆落下的字号：三义和药店。

这中间，“鱼鹰”疏忽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当时他一网下去，沉沉地拉不动，满以为撒住了一条大鱼。他拼全力收网时，曾有过“咯嘣”一响，想是网纲断了，后经检查网纲无损，也就没往心上放。

追忆此细节是几十年后。有人找上门来，说是泥玩店的村支书兼村长，还连着驴尾巴吊棒槌的亲戚。知“老鱼鹰”好抿几口，来人还特意掂来两瓶二锅头和一包猪头肉。喝到高兴处，来人扯起当年捞尸的话题。来人让“老鱼鹰”一连回忆了三遍，还兴致不减。最后“老鱼鹰”烦了吼道：“你这是审贼哩么？你到底想干啥？”

来人是富根叔。他在鸡公山下一个劳改农场脱窑坯时，与一位判无期的睡通铺。此人年轻时染过花柳病，落下肾虚的根儿，整天耷拉着头，像蔫了的秋瓜秧子。这人没少得富根叔的照顾，临死时告诉富根叔他当刀客时受人十块钢洋，沉河了一个人，使的是碾盘，地点是在莲池西边的河湾里。后来他才知道死者是位德高望重的先生。他为此不安了几十年。他说出了藏匿钢洋的地方，乞求富根叔出去后到党先儿的坟前好好烧上一纸，替他忏悔。富根叔答应下来后，追问是谁授意他干的。这人死活不讲，说他罪孽已经太过，不能临死再拖个垫背

的，这是行规。

当时，对党先儿的死有两种传闻：一是旋风卷入水的，二是酒醉失脚踏进去的。乡里的人都清楚，能补充这两种说法的是弥天盖地的黄风。那天正值打春，前后接连刮的几场风都很毒。

大祸临头，柄伯柄娘懵成了两盆糍子，只会一声递一声地哭，比着做泪人。事后，他俩一回顾这档子事就汗颜窝火。柄伯说我白搭读恁多书到事儿上不知派用场。柄娘说俺要精细些也不会叫人当猴耍。

那天，柄娘斤斤斗斗跑到河滩里时，万利来的权老板正指挥人将党先儿的尸体朝席上移。这为“隔地”，地是坤。朝死者身上蒙一条单子，叫“遮天”，天为乾。地气为阴，天气为阳，拒阴绝阳，死者的灵魂才能安息。若曝光陈尸，其就成为中介，相接阴阳二气，乾坤流转，婴婴成韵，无论是阴盛阳衰还是阴衰阳盛，死者的灵魂均不得超渡。这是俺老家一带从祖上沿袭下来的风俗。柄娘虽不通晓，也略知一二。为此，她朝一脸凄然的权老板点了点头。自洋面买五鞭丹后，柄娘心里一直系着疙瘩，不仅憎恶洋面，还迁怒他全家。权老板大人不记小人怪，见了柄娘仍一如往常先笑后说话，碰一鼻子灰也不生气，总是自嘲自解地摇头笑道，这闺女你看这闺女！

权老板显然是流多了泪，眼睛红红的。让柄娘见了感动。权老板说凤闺女你爹的土料活预备了吗？柄娘摇摇头。土料活就是棺材，也叫老屋。

权老板说：“可不兴晾过对时，得赶紧想法子。”

柄娘说：“大伯，俺也不懂啥样的土料活好，麻烦你替俺操了这心吧。”

权老板说：“你爹苦累了一辈子，可不能亏了他，得弄间好屋。”

柄娘忙着点头：“那是那是。”

权老板的眉头拧成了疙瘩，好一会儿才说：“临时抓挠，哪有现成的好屋等着？难哪。”

柄娘双膝跪地，拽着权老板的衣襟苦苦哀求。好一阵儿，权老板才松口答应。

棺材运来了，黑漆油亮。前档雕就的“福”字，笔力雄健、风骨遒劲，还匀施金粉，光泽耀目。看热闹的人立马围拢过来，交口称赞，沸沸扬扬。有内行说：“这是上等的柏木，闻闻这味儿，千年陈香。”有人补充说：“瞧瞧这盖、底、两帮都是一块独板，这为‘四独’，非大福大贵之人住不上它，党先儿好福气。”

权老板掏出绸手巾，擦擦明晃晃的脑门说：“凤闺女听听大家的应声，这屋让你爹住，对住他了。”待柄娘磕头虫似地连点几下后，权老板掏出一张字据说：“凤闺女，钱我替你垫上了，这是账单儿，你瞅瞅。”

账单是一方道林纸，蛇走龙飞着蝇头小字。柄娘扫了一遍，只识得十之二三，油然生出几分愧怍，对一脸中肯的权老板说：“回头俺照付就是。”

权老板摸出一盒印油，掀开盖儿，模样极认真地说：“亲归亲，财帛须论真。凤闺女，你得捺个手印儿，这是规矩。”

柄娘连犹疑一下也没有就照着做了。一记猩红轻飘飘落下，像刺刀捅过的伤口，多少年还在汨汨淌血。

差不多是同一时辰，几百号泥玩店人围了柄娘家的宅院。

嗓门最高的是大包牙。刚才万利来的小伙计高天亮赶到村口时，大包牙正试图与一头白顶门小母牛发生性关系。受到强烈吸引的高天亮，丢开了报丧的使命，就近匿入了胡草丛。旁边还蜷缩着大包牙三岁的儿子富根叔，一月前他妈被卖到螺湾镇的窑子里，抵消了大包牙的一笔赌债。此刻的大包牙竟亢奋，疏忽了亦很亢奋的窥视目光。他颇具匠心地用一根扫帚毛摩抚“白顶门”。它开始不肯，甩动尾巴驱赶。渐渐妥协于扫帚毛的轻柔与耐心，最后连用以遮挡的尾巴也移开了，一边惬意地啃食初萌的嫩草，一边朝大包牙报以友好的眼神。大包牙的结局非常悲哀，白顶门仅限于接纳扫帚毛，而断然拒绝另外的东西。采取的方式也近于冷酷，猛一蹶子尅大包牙丈把远不说，蹄印还不偏不倚地落在他的蛋根上，朝外拉拉淌血，疼得大包牙就地打滚，半天没爬起来。

柄娘家的宅院就在村口。听到人声嘈杂，大包牙抬头一看，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在俺老家称无男孩的人家为“绝户”。有女孩也算绝户，说是女孩终归要出门子，嫁出去的闺女泼地的水，顶不起门立不起户，都把女孩不当人。这些家的老人一不在世，遗产谁抢到归谁，这叫“抢绝户”。此恶俗一直沿袭到解放。

党先儿行医多年，积些浮财，又竖起一座院落，早已惹人眼红。女儿虽未圆房，但已行过定亲大礼，一瓢水也算泼地上了。因此，党先儿的死讯儿像一阵风，眨巴眼工夫就灌满了村里的旮旯晃晃儿。人们闻声而动，欢呼雀跃。拎爪钩的、扛扁担的、推车子的……蜂拥进了宅院。

大包牙忍着剧烈的蛋疼，岔拉着双腿一阵猛跑，等赶到现场时，乱马营已开始溃散。院墙坍塌了，五间房子成了一堆乱坯头，别说金银细软、主贵物件儿，就连一块砖头、一片瓦、

一根柴火棒儿都没剩下。

大包牙一下子呆了懵了，连声嗟叹：去屎了去屎了！吊蛋净光了！他有如一条饥肠辘辘的狗，眼巴巴望着大块肥肉进入别人的嘴巴，而自己连腥气也没捞到闻。大包牙的目光霎时变绿了，他弯腰抓起两块坯头，跃上废墟的最高处，日娘捣妈的词句窜到喉口又叫他咽了回去。他想起自己是喝过墨水的，要摆出点儿穿大衫戴礼帽的派头儿，要喊出点儿穿大衫戴礼帽的味儿。于是他悄悄地扔掉了坯头儿，挥舞双拳喊道：

“老少爷们哪，不能当抢犯哪！”

“乡亲们哪，党先儿待咱们不薄哇！”

“婶子大娘们哪，党先儿还有没圆房的闺女、女婿哩呀！”

.....

对大包牙的哇哇大叫，不少人报以嘲笑：

“嘻嘻嘻.....大包牙这会儿成人了。”

“刚他妈提起裤子，就装正经啦。”

“也不尿泡尿照照自个儿的吊脸。”

.....

大包牙觉得有冷气吱吱冒出涌泉，此穴虽处脚心却连着五脏六腑。他发现自己咋呼来的目光如一面面镜子，一只痛失良机的红眼狗在里边狂吠。

大包牙的精气神倏忽而光，周身随之松软瘪塌，如一堆抽去骨骼的皮肉。就在这时，一辆太平车辘辘前移，满载着抢来的蓝砖青瓦。一见负车的小母牛，正是刚刚诱惑过他的白顶门，大包牙便双目复绿、恶气横生，若不是在它身上空耗恁大工夫，自己如何能蒙受这般损失？就凭自己的鸭嘴鹰爪，捞不住大鱼也会抓到小鱼，抢不得肥肉能夺不了骨头么？大包牙愈想愈来气，扎扎蛋疼更令他忍无可忍，他已顾不了自己是喝过

墨水穿过大衫戴过礼帽的文化人，弯腰捡起一大块坯头，朝白顶门的臀部狠狠砸去，嘴里还附上一句：“我×死你浪娘！”

正文第九章 镇老大黑头

黑头是戏迷是票友，也就懂戏文明戏理，更清楚人世间乱哄哄一台戏，胜是王侯败为贼，结局是悲是喜，全在于戏做得如何。黑头在台上做戏，唱做念打，一招一式，毫不含糊。台下的寻常日子，黑头也当戏来做，一招一式，仍毫不含糊。黑头刚过四十，已是两届村委会的主管会计，攥着泥玩店的钱串儿，也就成了泥玩店千人之上数人之下的头面人物。有道是“主管会计一当，顶个半拉村长”，可黑头本意不是千人之上数人之下的“半拉村长”。黑头是想当真正的头面人物，泥玩店的“一把手”。在老村长的眼皮底下，黑头深知自己根底尚浅，如何能是老村长的对手？弄不好会落个空怀壮志，鸡飞蛋打的悲惨结局。黑头参照折子戏《西施传》中越王勾践的戏路走，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竟使有火眼金睛之称的老村长失察，推荐他进了下届党富根的村班子。后来，沸沸传扬的芒子之死，使党富根对黑头多了分儿戒心。黑头感觉到党富根心存芥蒂后，便加快了抢班夺权的步伐。村长是由乡里提名，选举不过是走走过场，诳诳老实本分的庄稼人，这是黑头心如明镜的事儿。要想扳倒党富根，镇政府里得有根儿，而且是大根儿粗根儿，能拍板说话的大根儿粗根儿。黑头思虑再三，把目光盯住了宠爱群。老庞与泥玩店有不解之缘，当乡办主任那阵儿，鸡巴出了毛病，让荫咬掉半截儿舌头，成了“拖拉舌儿”。要说

这事儿闹腾得满城风雨，老庞该栽了吧，可老庞竟没有栽，非但不栽，还官升两级，成了分管行政的常务副镇长。这说明老庞朝里有人，朝里有人好做官，朝里有人还能保官。黑头为此感叹不已，谁拎着鸡巴乱伸谁反而能升官，瞧瞧这世道！

黑头想你老庞好伸鸡巴，我就给你提供伸鸡巴的地方，投其所好，就不愁牵不住你老庞的牛鼻子，就不愁让你老庞驯成我黑头的乖乖拉套驴。

莲池景阳岗大酒店开张之前，黑头就给老板私下敲定，留一朵未开处的黄花。老板嬉皮笑脸地说：“这个不难，不就是一针见血，见见红么。”

黑头说：“你可别给千人骑的破烂货包装个假处女膜，来懵我这乡下人，告诉你不是吹牛，是黄花不是黄花我搭眼一看就能判定个八九不离十。”

老板连连抱拳作揖道：“得罪得罪，一句玩笑何必当真？在莲池镇的地盘上，谁不知道泥玩店的黑头？”

黑头与老庞原本就是熟人，过去是见面打哈哈，谁都不说掏心窝子话，可心里都清楚谁是哪坑里的泥。黑头明白老庞这“钦差大臣”的典故，老庞也清楚黑头是咋把雨弄到手的。这天两瓶宋河下肚后，黑头挤巴挤巴眼说：“要说庞镇长咱俩的关系可近着哩。”

老庞醉眼朦胧地说：“你说咋个近法黑头？”

黑头神秘一笑说：“天下奇缘谁人知？”

老庞仍醉眼朦胧地说：“天下奇缘？你说天下奇缘？”

黑头说：“你庞镇长是真不清楚呢还是装迷糊？”

老庞摇摇头说：“我糊涂得像一盆糍子。”

黑头说：“挑明了说吧庞镇长，要论岁数你比我大，可凭关系我还得叫你一声老妹夫，当然不是正式的是编外的。”

老庞这下恍然了，连连拍着黑头的肩膀说：“一条杠！一条杠！咱俩是一条杠啊黑头！来喝酒！喝酒！”

话说到这一步，便熟不拘礼，还多了层惺惺相惜。两人边喝边说，还情绪激昂地骂了一阵腐败。是黑头先开骂，骂乡镇干部是“四白”：喝白酒，打白条，说白话，摸白腿。黑头酣畅淋漓地骂道：“瞅瞅你们这些乡镇干部都是些啥鸡巴玩艺儿？咋样切不切合实际呀我的老妹夫？”

老庞不说话，“嘿嘿”直乐。

接下来是两人共骂县级腐败分子是“四红”：喝红酒，看红头（文件），收红包，亲红嘴。再接下来共骂省级腐败分子是“四黄”：看黄片，说黄话，收黄货（金子），玩黄花。再朝上的腐败者是“四洋”：喝洋酒，说洋话，收洋货，玩洋妞。两人共骂至此，很有点儿慷慨陈词、热血沸腾的模样。黑头似乎还进入了台上的角色，大有抬出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把贪官污吏杀光的清官气概。

骂足骂够了上边的腐败，心里的“堵气”、“闷气”宣泄出来了，两人都觉得畅快极了。黑头说：“老妹夫今天我让你享受享受省级水平。”

老庞不由一怔说：“省级水平？啥省级水平？你喝醉了吧贤弟？”

黑头高深一笑，响响地击了两下掌，随着落下的掌声，一位少女推开包房的门，姗姗而入，一脸的清纯，一脸的羞怯。

老庞盯了，目光就有些直。

黑头附在老庞的耳边说：“绝对的黄花，含苞待放，这还不是省级腐败水平？”

老庞恍然，嘿嘿直乐。

黑头也笑笑，仍附在老庞的耳边说：“朝下就看你老妹夫

的了，有句话也不知当问不当问。”

老庞连声说：“你问你问。”

黑头挥挥手，让小姐进套间里等候，之后笑笑说：“这可是开处啊，也不知你那玩艺儿——”

老庞嘿嘿乐道：“我担心的是这花儿太嫩，能不能经得住采？”

黑头不由一脸的困惑，狗子剝了老庞的鸡巴，这是泥玩店、莲池镇人所共知的事儿，要说少了鸡巴的老庞，该从男女欢场上隐退了，谁知老庞非但没有隐退，反而更急流勇进了，这究竟是咋回事呢？

老庞读出了黑头的困惑，笑笑说：“贤弟呀，这会儿咱不说铺天盖地的假话、假官、假口号、假政绩，也不说满市场的假货，你想啊连爹都是假的，都要做啥亲子鉴定，这如今的世面上还有啥是真的？还有真东西吗？”

黑头连连点头。

老庞突然话锋一转，一脸神秘地说：“告诉你贤弟，红楼梦上不是有句话么？‘假做真时真亦假，真做假时假亦真。’有时候假的比真的还管用，你不信？”

黑头顿开茅塞，笑道：“能让我见识见识么？”

老庞说：“还从未有过先例。”

黑头说：“咱是啥关系？一条杠嘛！还能不优惠优惠？”

老庞无奈一笑，点了点黑头的额头，将皮带解开，露出了束在腰间的人造器管，是用橡皮精制而成，与皮肤一个颜色，不刻意观察就难辨真伪，只是比一般的真家伙要长许多粗许多。

黑头一头雾水地问：“你的感觉？”

老庞来了兴致，侃侃而谈起来：“正如一句很著名的广告

词儿——感觉好极了，且不说那些银样镗枪头儿，就是那些吃过伟哥吃过春药的棒小伙儿又能棒到哪里去呢？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小妞儿搞掂，把她们搞得死去活来，把她们搞成一摊泥水，把她们搞得连声求饶，而我还面不改色气不发喘。让小妞一摊泥水样在身子下边求饶你经历过吗？她们或搂脖子或抱腰香汗淋漓气息奄奄欲仙欲死的样子你感受过吗？那种滋味儿真是奇妙无穷，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啊贤弟。”

黑头为之木然。

老庞打趣道：“不信一试，也让人把你劊……”

黑头忙说：“别别，我还是这真家伙凑合着吧。”

两人便对视大笑。

这道程序把两人的关系推到了高潮。黑头主动回避起身离开包房时，老庞红着脸把黑头送至门口说：“黑头贤弟朝后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在莲池镇在铜丘市有玩不转的事儿你就找你老庞哥。”

不久，黑头便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泥玩店的副村长兼主管会计，实权在握的二把手，具备了对党富根“逼宫”本钱。

老庞私下点拨道：“黑头你心急吃不上热豆腐，你连党员都不是，当上村长又如何？上边还有支书管着，你还是二把手。”

黑头说：“既然如此，你还不快点儿给我一张党票。”

老庞摇摇头说：“这个不归我管，我不好硬插手。”

黑头说：“你说这事儿该咋办吧，天下事难不倒我黑头。”

老庞说：“这事儿得党富根上报，新来的镇党委书记艾民签批。”

此时，艾民刚到莲池不久，有人介绍情况说，泥玩店有位副村长，绰号黑头，阴毒得可以，要当心。艾民一听是个小小

的副村长，一脸不屑地说：“我是枪，他是鸟，我想什么时候把他打下来，就什么时候打下来。”

本来，为入党的事儿，黑头已开始关注艾民。从老庞嘴里听到艾民口吐狂言的“枪鸟说”之后，黑头不动地方，足足地吸完了两包烟。朝下，黑头一连半个月都是顶星月出门，披晨露进家。这些夜晚，黑头全在艾民住室前的杂树林里度过，观察上门送礼者是谁，之后跟踪上去，找僻静无人处，戴上狰狞的面罩，猛跳出来装神弄鬼，逼送礼者说出礼品的名称、数量，及送礼的意图，然后白纸黑字地写下来。除此之外，还发现了艾民极下流的一个隐私。

这天，艾民在班上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是个软绵绵、慢悠悠，如同来自冥冥上苍的男中音：“我说艾书记艾镇官呀，你新官上任可是没少发黑财呀。”

艾民为之一惊，压低嗓门说：“你是谁？你想干什么？”

中年男子说：“我是星相师，算出了你艾镇官将临的凶险，搭救你来了。”

艾民哈哈大笑道：“原来是搞封建迷信的家伙，你敢说出你这会儿在哪儿么？我立马让派出所的人将你绳之以法。”

那个软绵绵、慢悠悠，如同来自冥冥上苍的男中音不紧不慢地说：“该绳之以法的应该是贪官污吏，像那些上任伊始便敞开口袋大捞特捞的家伙，如你艾书记艾镇官。”

艾民哈哈笑着说：“像你这号见不得阳光的阴类恶物我见过的多了，你甭想敲诈我，你敲诈不了我！”

那个软绵绵、慢悠悠，如同来自冥冥上苍的男中音阴阴一笑说：“你别自我感觉太好了，你以为你值得敲诈么？你是神鬼都怜悯的福小命薄之人，先说你姓的‘艾’字，艾为苦草，无花无果，巴巴的苦草，女为草么，属阴，而且是大阴，你说

从古至今，姓艾的有当皇帝的么？有当宰相的么？中央的大领导有姓艾的么？省里的大领导有姓艾的么？有道是，姓字缺名字补，阴阳互补，即便姓字不好，如果名字搭配得好了，也能一生富贵，平平安安，可你倒霉就倒在你的名字‘民’上，‘民’者‘皿’也，器皿，容器，也属阴，亦为大阴，泥巴捏的烧的玩艺儿，一碰就碎。你的姓名二字加起来为‘大大阴’，这是最凶的字面，如何艾书记艾镇官，听我这一卦你心里有谱儿了吧。”

艾民有点儿口吃地说：“我，我一个堂堂的镇党委书记，能听你胡说八道？”

那个软绵绵、慢悠悠，如同来自冥冥上苍的男中音仍阴阴地笑道：“心虚了吧艾书记艾镇官？”

“笑话！天大的笑话！我会心虚？我心虚什么？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待我一笔一笔地为你报报账，你就不会说你身子正了。”

“笑话！真是天大的笑话！”

“艾书记艾镇官，你想不想听听我为你报报账啊？”

“你报什么账？你能有什么账？”

“如果你的账我报不对，任凭你诅咒我。如果我报对了，就请你相信这世间还真有一位星相师能神机妙算。如何艾书记艾镇官？”

“我没有工夫听你瞎编！”

艾民口里这么说着，可他并没有放下电话。那个软绵绵、慢悠悠，如同来自冥冥上苍的男中音如数家珍地将艾民近来受贿的时间、地点，贿品的种类、数量等等一一列举。

艾民为之惊讶喷舌。

接下来，那个软绵绵、慢悠悠，如同来自冥冥上苍的男中

音又说：“你艾书记艾镇官岂止是贪财？你还迷恋女色，现在你已经开始打你身边一位姑娘的主意了，并且欲火难耐。这位姑娘姓党名华，咋样艾书记艾镇官，本星相师说到你心窝里了吧。”

“你一派胡言！一派胡言！”

“我不怕你嘴硬，嘴硬正好说明你心虚，你当然清楚我神机妙算的程度。”

“你说你是谁？你究竟想干什么？”

中年男子笑笑，挂了电话。

隔了一天，黑头来到艾民的办公室，双手叉腰，大模大样，一脸阴笑地站在艾民的大办公桌的对面。

艾民皱着眉说：“你从哪儿来？你要干啥？”

黑头阴笑着篡改了一句流行歌曲的歌词：“不要问我从哪儿来，我的故乡在泥玩店。”

艾民铁青了脸说：“这是镇党委机关，你这人也要懂点儿起码的规矩。”

黑头不愠不怒，无言地直盯着艾民，仍保持着一脸阴笑。

艾民厉声呵斥道：“你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

黑头操起软绵绵、慢悠悠，如同来自冥冥上苍的男中音说：“你艾书记艾镇官才有毛病哩，而且毛病还不小！”

艾民猛然记起前天那个怪异的电话。

黑头一屁股坐在艾民对面的藤椅上说：“艾书记艾镇官，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艾民皱着眉说：“你是谁？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是泥玩店的，大名党橛子，绰号黑头。”

艾民心里想：你不愧叫黑头，就是怪黑。他嘴上却说：“你找我有什么事？”

黑头一字一句地说：“来给你艾书记艾镇官算账。”

艾民说：“我与你素昧平生，你找我算什么账？”

黑头阴阴地说：“你不是说你是枪，我是鸟吗？现在我告诉你，我是枪，你是鸟，我什么时候想把你打下来，就可以把你打下来！”

艾民暗暗吃了一惊，嘴巴仍挺硬道，你给我出去！

黑头冷冷地说：“让我出去？你可想清楚了，不要反悔！”

艾民心想我是莲池镇的党委书记，一把手，谁见了我不顶礼膜拜？谁见了我不敢不顶礼膜拜？你算个啥鸟玩艺儿，竟敢在我艾民面前充爷，这还了得！想到此，他把手朝外轰苍蝇般地一挥说：“我后悔什么？你给我出去！”

“我不出去，这是国家的地方人民的地方，不是你艾书记艾镇官的家，要是你艾书记艾镇官的家你请我我都不会来！”

“你要干什么？”

“我举报你这贪官！”

艾民把电话朝黑头的跟前推了推说：“你举报吧，你想我会怕你这一套，我身正不怕影子歪！”

黑头用轻蔑的目光扫一下艾民后说：“像你这镇官一般都和市里有关系，我不向市里举报，我越级举报！”

艾民不由一愣。

黑头熟练地按下免提键，接着拨了一串号码，拨通后瞄一眼艾民说：“请问你是大阳地委举报中心吗？”

“我是大阳地委举报中心 03 号接待员，有问题请讲。”

“我准备揭发一位贪官。”

“请问您的姓名、职业、住址能告诉我吗？我们会严格为您保密的。”

“我可以告诉你，怎么会不告诉呢？我这人就是爱跟贪官

污吏过不去，我不怕报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你说我连杀头都不怕还有啥能让我畏缩不前呢？”

“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您请讲吧。”

黑头连看也不看一眼艾民，就大义凛然地说：“我叫党橛子，绰号黑头，现年四十二岁，家住莲池镇泥——”

艾民伸手把免提键按了回来，皱着眉头说：“我说你这人究竟是咋回事啊，我与你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你凭啥跟我过不去呢？”

黑头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把各色纸张、各类款式的条子，在艾民的面前晃了晃说：“这就是那些给你送礼者亲笔写下来的，你要不要看哪？”

艾民犹豫了一下，想说看，一时又难以启齿。

黑头了然艾民的心迹，只是虚晃一枪震慑艾民一下，达到目的后，随手又把条子收起来说：“这些条子上写的内容你也没必要看，我在电话里已经一笔一笔地向你汇报过了嘛，这不会有什么差失的。告诉你艾书记艾镇官，这些条子就是我的枪，你就是我枪下的鸟，我说啥时把你打下来就啥时把你打下来。”

艾民心里不禁暗暗叫苦，今天是真的碰上茬子，遇到克星了，黑头果然了得！他不得不换了一副面孔说：“你真的是那位星相大师？”

黑头也顺坡下驴，一脸微笑说：“大师说不上，只是丁点儿雕虫小技而已，混口饭吃，混口饭吃。”

艾民忙倒了一杯茶，放到黑头面前，把黑头当宾客接待了。从此黑头就成了艾民的座上宾，无话不谈的铁哥们。有一次酒后，两人都有点儿醉醺醺的。艾民问：“黑头哥，你给我说实话，那些条子你都是咋搞到手的？”黑头酒醉心里清楚，

连连摇头说：“天机不可泄露，天机不可泄露。”

在黑头入党的问题上，艾民让庞爱群跟党富根打了几次招呼，都不起作用。后来艾民又亲自跟党富根说，黑头是乡土拔尖人才也算是知识分子，镇党委要落实上级的知识分子政策。党富根的态度很端正，你是领导你咋说我咋听，不辩解不争论，还摸出一支秃笔认真地记下来，领导说完了，他听完了，也记完了，回去仍然我行我素，泥玩店党支部不报黑头的入党材料，艾民干着急也没有办法。

对这码事儿，黑头并不着急，他心里很坦然：在莲池镇的地盘上，会有艾书记艾镇长办不成的事儿么？就算你党富根的巴掌能捂住泥玩店，你能捂得了莲池镇么？再说了你一个小小的村支书与镇党委书记斗法，即便是让你赢一场就算你赢了么？你最终会赢么？官大一级，压死人不偿命，你等着瞧好吧党富根！

党富根听艾民的，艾民听我的，不等于党富根也得听我的？我黑头才是莲池镇的老大。

正如黑头的坦然，一个镇党委书记要想为属下解决党籍问题，岂不是小菜一碟？大阳地委党校组织了一期农村基层干部培训班，为期一年。镇党委报了黑头的推荐表，市委组织部盖了戳儿，地委组织部也盖了戳儿，地委党校发了入学通知书。村支书党富根如何阻挡得了，只好违心放行。一年后黑头学业期满，不仅交给党富根一份填满优点的鉴定书，还有一份党组织关系。

正文第十章 逼女为官

得闲的时候，党华习惯立在办公室的窗前琢磨事儿，她来这乡妞们仰慕的镇政府上班已经有些日子了，可她当初那股热血沸腾的心劲儿早已冷若冰水了。依着乌龙河参差而立的座座新楼与古屋结构成了这古老的莲池镇。镇政府是公元一九五八年时只用一周时间突击出来的两层砖楼，造型的不伦不类令历届班子无不汗颜知耻，他们上任伊始都信誓旦旦一定要在任期内推倒重建，但到头来都是纸上谈兵，原因很简单虽然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只是这流水有点儿太快了，莲池太穷了穷得鬼不下蛋，“一把手”都怕落在这里，泡在这穷山恶水泼妇刁民之间，岂不是水深火热赴汤蹈火？来这里报到的“一把手”都是冲着一把手的正科职位，在这里明着摆摆花架子表现表现，欺欺上级骗骗下级说说假话吹吹牛皮，捞取政治资本。他们暗中却疯狂敛财敛物筹措“买资”，也就是买官的资本，靠送靠买还真的能开腿走人飞黄腾达，这在莲池镇还真成了老门老道屡试不爽，被老百姓称之为“一把手奋飞工程”。这项“工程”的数量是与老百姓的苦难成正比的，有人说再肥沃的地也经不住这一层一层地刮呀，还有更刻薄的说法是，多壮实的身子也经不住一批又一批的蚊子吸血呀。有一篇题为《蚊刑》的小说，是祖籍莲池的孙作家写的。说的是古时陈州实施蚊刑：把死囚犯脱光了捆住手脚放在苇塘边，肆虐的蚊子一夜

间即可把囚犯叮死，再壮实者也概莫能外。谁知竟有一弱不禁风的瘦老头儿竟逃过了此劫，当他周身伏满了饕饕的蚊子，被叮得奇痒奇痛难耐忍不住要翻身驱赶时，他看到了外围黑压压的蚊阵，他顿时心中豁然一亮如果驱走了吃饱的一批，马上再伏上一批，如此反复再多的血浆焉能不被吸食一空而毙命？于是他他以超强的毅力忍耐住奇痒奇痛，让第一批饕饕的蚊子尽情饕饕，它们吸食饱了满足了飞不动了也就伏在那里酣睡，而它们恰恰用身体构成了一道屏障保护了这位囚犯不死。党华及不少读过这篇《蚊刑》者都感慨说，咱们莲池是应该抓紧学学这位瘦老头儿了，否则“再多的血浆焉能不被吸食一空而毙命”？何况我们莲池本身的血浆就不多，还一直是贫血症患者。但是忧虑归忧虑，这些年来“一把手”没有在莲池呆够两年的，屁股还没有暖热凳子就拢翅飞走了，哪有工夫去想去管去干与老百姓生死相关的实事儿？镇长镇党委书记尚且如此，下边儿的干部也就更不把老百姓的事儿当事儿，公家的油瓶倒了都懒得弯腰去扶，眼看着流干流净而无动于衷。

隔着窗户，党华看到去泥玩店接爸爸的桑塔纳回来了。地区在市里开扶贫工作现场表彰会，莲池镇成了全地区的脱贫致富先进单位，泥玩店也被评为全地区的脱贫致富先进村，爸爸这是来镇上集中集体去市里开会的。党华匆忙下楼，在楼道的拐角处碰到了一脸苦笑的爸爸，他头上的压舌帽戴得有点儿斜，帽舌头折了个三角形的弯儿。布料档次很低的灰西装也皱巴巴的，脚上是一双军绿解放鞋，整个行头显得很别扭很难堪。

党华说：“爸你就这一身去市里披红戴花接受表彰啊？”

党富根苦笑着摇摇头说：“乡亲们都快揭不开锅了，真不忍心去吃这七碟子八碗。”

党华说：“这假也做得特没有一点儿谱了。”

“都是这都是这，兴啥啥不丑。”党富根很无奈地说着，顿了顿手里的鸡笼子，里边是几只黑腿黑头的大芦花公鸡。

党华指指鸡笼子说：“这又是给谁送礼的呀爸？”

党富根龇龇牙说：“现在时兴的是送红包，送这些不值钱的东西不是作贱人家么？”

党华接过鸡笼子，穷追不舍地问：“那你这是准备作贱谁哩呀？”

党富根压低嗓门说：“艾书记艾镇长有肾亏的毛病，咱们铜丘这乌公鸡配上中草药疗效不错哩。”

党华说：“没有听说艾书记艾镇长有肾病啊。”

“现在的领导……”党富根咽下了到嘴边儿的话，“嘿嘿”笑了起来，笑得很暧昧，很有内涵，很耐人寻味，并且让人感到他笑的内容很直白。

党华心直口快地说：“你干脆说现在的领导都很花，有的都花出毛病来了不就结了，在你闺女面前还说半截儿吞半截儿的，你累不累呀爸？”

党富根仍嘿嘿地笑着，嘴巴张得挺大，很夸张的样子。

党华把党富根领上了砖楼。这会儿还不到上班的时间，办公室里还没有来人，党富根就是瞅准了这个机会想跟女儿说说话。

党富根坐下后说：“小华，听说市里又快提拔一批科级干部了，这次机会可不要再错过了，你一定要争取提拔，当副镇长，然后再当正镇长！”

党华淡淡一笑说：“爸，你为什么那么迫切让我当镇长呢？”

党富根瞅瞅左右无人，才压低嗓门说：“回咱泥玩店瞧瞧，

你心里就明镜样了，年年扶贫年年贫，这啥时是个头儿啊？”

党华说：“老家的情况我还能不清楚？可这与当镇长有啥关系呢？”

党富根说：“小华呀，你真是爸的傻闺女呀，现在不少当官的都把扶贫挂在口头上，有谁真的为扶贫着想呢？扶贫成了一些人升官发财的借口了，乡亲们都说现在的扶贫不是扶贫是扶官啊！”

党华一脸沉重地晃着头。

党富根说：“小华如果你在镇长的位置上站，上边批下来的泥玩店水库工程款会变成唐僧肉，让那拨人狼撕狗拽地分吃掉？”

党华轻吁一口气说：“现在想当官得有条件。”

党富根忙接上话茬儿说：“你的条件行啊小华，工作这么多年了，有文凭，笔杆子硬，嘴巴骨也上得去，再说咱们莲池镇也缺一个女副镇长啊。”

党华笑笑说：“我说的不是你说的条件。”

党富根说：“那你说的是啥条件呢？”

党华直言不讳：“要么有钱，能大把大把地朝外送，要么有人，就是有后台有根子有靠山，其它地方我不敢说，反正在我们莲池镇没有这两条是提拔不了。”

党富根不由变得一脸沉重。

党华苦笑道：“这两条你能给我吗？”

党富根摇摇头说：“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党华想想说：“办法嘛还有一条。”

党富根眼睛一亮说：“还有啥办法？你说小华。”

党华满腹怨气地说：“俗话不是说女孩多条路么？我不是女孩么？也算得上是漂亮的女孩吧，有些当官的见了我就像是

苍蝇见血了似的，光想占我的便宜。这几年生活在这镇政府大院里，我真觉得累呀爸，成天得想着躲这个，还得操心防那个，既不能失身，又不能把这些当官的得罪酷了，得罪酷了他们不给我小鞋穿？”

党富根忿忿地骂道：“孬种啊孬种啊！”

党华开始一古脑儿地倾泻着一腔怨忿：“我晚上睡觉，就是三伏天也不敢脱衣服，还得把窗户、门关得严严的，用几根粗木杠子顶啊。”

党富根忿忿地骂道：“虎狼窝啊！是虎狼窝啊！”

党华一脸无奈地说：“我可能躲过了初一躲不开十五啊，早晚我会被这拨人毁掉的，说实话爸我真不想干了，真不想在这里干了。”

党富根为之一惊，忙问：“那你想去哪儿华？”

“就是回老家种地，也不用担这种惊受这种怕了，不是么爸？”

党富根断然制止道：“小华你可不能瞎胡想啊，你爸供养你上学容易吗？你知道就为让你留在这镇政府我跑了多少趟？送了多少礼吗？不容易啊小华不容易啊，你无论如何也得给我坚持住，不仅要坚持下来还要争取提拔，咱们泥玩店的脱贫就全指望你了呀小华！”

“不是还有党彬哥哩么？”

“党彬到底不是咱们泥玩店的正根。”

党华诧异道：“你说啥爸？”

党富根说：“大饥荒那年，一个老头儿带着党彬来铜丘逃荒，老头儿饿死在你柄伯的堤窖子旁，你柄伯说这也许就是缘分吧，就收养了党彬。那年月有一口没一口的，你柄伯可没少为党彬吃苦受累。要说党彬也是我看着长大的，这个孩子确实

不错，可他毕竟不是咱们泥玩店的正根正宗啊，如今还成了市委的正科级，是咱们泥玩店出来的最大的官呀，唉这人啊只要官当到这一级，让官场的官气一熏准变味儿，谁变蝎子谁蜇人啊，谁知道往后还能不能指望得住他？说内心话小华，爸把希望全寄托在你身上了呀，你只要当上镇长，咱们村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党华突然出语惊人，“爸，你不想让我用身子换副镇长吧？”

党富根愕然一愣，嘴巴嚅动了两下，可话没有出唇。

党华直盯着爸爸说：“你说话呀爸！”

党富根长吁口气，也出语惊人地说：“小华，要真能换个镇长也值。”

党华大吃一惊道：“你说啥爸？你老糊涂了吧？”

党富根很无奈地摇着头说：“我不糊涂，心里清楚着哩。”

党华冷冷地哼一下鼻子道：“你真的不糊涂？我可是你一手拉扯大的亲闺女啊爸！”

党富根一口咬定道：“睡一觉能换个副镇长也值。”

党华眼里闪起了泪光，她咬牙切齿地说：“有你这样当爸的么？把你女儿当成什么人了！”

党富根说：“小华呀，我能不知道你是我的亲闺女么？我会不把我的亲闺女当人么？说白了你爸这个村长不是没有本事么，不是一直让村里的人受穷么，你爸一看到解放这么多年了，咱们泥玩店还过着解放前的苦日子，你爸的心里不是滋味啊小华，除了你这个花骨朵儿似的闺女，咱们家还有啥呢你爸还有啥呢？这几天的《大阳日报》连续大块文章都在说什么三陪呀卖淫呀屡禁不止呀，这些女孩不都是穷村里穷人家的闺女么？她们为啥？她们不都是为了点儿钱么？难道她们不爱惜自

己身子？她们的父母不爱惜自己的亲骨肉么？这不都是让事儿逼的么！”

党华一脸迷惘地看着爸爸，她弄不清楚爸爸是在发牢骚还是在说气话，兴许爸爸是中午喝多了吧？

差不多整整一个白天，党华都是在恍恍惚惚中挨过的。草草吃过晚饭后，放下碗筷她连晚饭吃的啥都记不得了。不少日子了，她的夜晚都在独享镇政府大院的寂静和空旷。面对高高围墙外边的精彩世界，她的心都浸泡在如水如冰的清冷之中，她常常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越是贫困的地方反倒特别容易感染那些花花绿绿的事儿，发廊、按摩屋、洗脚城，只要城市里时兴的，这里也应有尽有，而且发生在里边的苟且之事，更直接更粗鄙更不堪入耳入目，有人说那些靓丽的“东北狐”、“四川妹”是星星之火，是她们点燃了改革开放的燎原之势。好像改革开放就是先从男女关系上开放，而且还要胆子再大一点儿，思想再解放一点儿，步子迈得更快一点儿。这些胡言乱语不是糟贱改革开放么？

这天晚上，党华照例幽幽独坐在镇办公室的灯下，织着似乎永远也织不完的毛线。平时她早早地都把门反锁上了，“篱笆扎得紧野狗进不来”，这是她从小就铭记于心的格言。自从听了爸爸的一席话之后，她好像冥冥之中有了一种期待，这种期待是为了理想和事业么？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就是当上副镇长么？当上副镇长为的是让乡亲们脱贫致富？这一连串的问题在她脑海里往来反复，她想不清楚说不明白，但又似乎很清楚很明白。她刚洗过头，披散的长发用一条花手帕很随便地绾着。听到背后有熟悉的脚步声，知道是艾民来了，她的心暗暗怦然一动，才记起今晚自己没有将门反锁上，只是虚虚地挡了一

下，是为了等人？等他？是为了等一直在打她主意的他？

艾民走过来立在她的藤椅后边，深深地吸动一下鼻脾说：“小华你用的是什么洗发香波啊，这么纯正清新的气味儿。”

党华埋头织着毛线说：“真的好闻吗？”

艾民醉心说：“当然。”

艾民掩饰地抓起党华怀中的毛线，居高临下地朝党华的领口里边盯。党华感觉到了异样，猛抬头捕捉到了艾民的目光。她的脸色顿时一红，下意识地合了合领口说：“艾书记艾镇长明天市里开扶贫工作会，你今天咋不回去会会你的太太呀？”

艾民直视着党华的胸脯说：“老了没有兴致了。”

党华淡淡一笑没有接艾民的这个话茬儿。少许，她扬起脸说：“艾书记艾镇长，都说这次扶贫工作会一开，你就高升成副市长了是吧。”

艾民喜滋滋地说：“瞎传哩瞎传哩。”

党华仍埋头织着毛线说：“别谦虚了，你骗了别人还能骗得了我吗？这两年你跟着杨清臣书记马前鞍后地跑也算是有了政绩不是？加上你老丈人是地委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这也算是你朝里有人了吧，从这两点儿说你高升的事儿已经手拿把掐了。”

艾民故作严肃状说：“这事儿轻者说是你小华传播小道消息，重者说是你对领导的诽谤。”

党华抬头冷冷一笑道：“我说的还不是实话么？大实话！如今实话还不好听哩，何况是大实话，那就更不好听了。现在实兴说假话，假话入耳，大假话更入耳。不是么艾书记艾镇长？”

艾民轻轻一笑说：“小道消息嘛有时也是从大道来的，小华你是越来越精明了，啥事儿也瞒不过你呀，这么说吧如果说

我真的能干上副市长的话，你的事儿我不是也能说上话了吗？”

党华一脸茫然地说：“我有啥事儿？”

艾民朝党华的身边靠靠说：“你进步的事儿啊。”

党华紧盯着艾民说：“艾书记艾镇长，你说我党华要是没有点儿意思的话，真到研究提拔我时你不会装打瞌睡不说话吧。”

艾民脸一红说：“我是那号人吗小华？你干吗把话讲得那么刻薄呢？”

党华嗔视艾民一眼说：“你唬不住我，我还能不清楚你们男人那一肚子花花肠子。”

艾民拉住党华的手说：“小华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真的把你的事儿办成了你咋谢我啊？”

党华脸一红直视着艾民说：“你说吧。”

艾民对视着党华说：“你心里明白。”

党华嗫嚅着：“俺不明白。”

艾民猛一下将党华揽在怀里，慌着追逐她的唇，她用力朝后仰着身子，机灵地躲闪着。

这时，办公桌上的电话铃猛烈地响了起来。艾民不由一惊，下意识地松了党华，朝继续响铃的电话努了努嘴。

党华趁势脱了身，她嗔视着艾民，平静了一下紧张的情绪后，才伸手抓起电话，语气仍保持着职业的习惯与礼貌：“我是莲池镇办公室，有话请讲。”

一位中年女人显得很不耐烦的声音：“我是市委，请问艾民同志去哪儿了？”

艾民听出是市委高书记的声音，脸色为之一变。党华看了看艾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艾民迅速抄起桌子上的铅笔，在纸上写了“下乡”的字样。

党华说：“是不是下乡还没有回来？我不太清楚。”

“下乡了？干吗手机也不开？”

艾民忙在桌上写了“电池没电”四字。

党华说：“是不是电池没有电了？这样吧我下去找找艾书记吧。”

“你告诉艾民同志，我等他的电话。”

“请问您是？”

铿锵的回答，掷地有声：“高蓉蓉。”

党华不禁一愣，她还没有想出答词儿，那边已经把电话挂了，挂得挺重挺情绪化。

党华和艾民都感觉到了。

党华刚把话筒放下，电话铃随之又响了起来。党华盯着艾民说：“今天是咋回事儿呀，肯定又是找你艾书记艾镇长的。”

艾民指指隔壁说：“要是我的电话，你就说我刚下乡回来，让对方打到我住室去。”

艾民的住室就在隔壁，他还没有走到电话机前，电话铃已经响了起来。他抄起电话，是汪画画打来的：“告诉我艾民，又去哪儿花了？”

“你胡扯啥呀，我是那种人吗？”

“我还能不知道你的德行？知夫莫如妻！”

“画画，我的职务批了吗？”

“批不批跟我有什么关系？”

“别卖关子了我的好太太哩。”

“早就给你说过了，这种事你别问我，我会替你打听这种事儿？”

艾民不由语塞。

“艾民你可是真的应了那句民谣了？”

“什么民谣？”

“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

“画画你怎么能这样说话？”

“我怎么能不这样讲话，明天开会你完全可以趁报到的工夫回家嘛。”

“画画，我让人从香港给你捎了一条铂金项链，十八 K 的。”

“你爱送谁送谁，我不稀罕！”

“你不知道我连轴转准备发言稿儿哩？”

“你骗得了别人还能骗得了我吗？什么发言稿儿，说实话你有什么真知灼见可以发表？”

“咱爸的身体好吧？”

“看来你心中只有岳父没有老婆啊，是么你岳父是市委副书记能提你升官，老婆人老珠黄了嘛。”

“画画你怎么没完没了啦？”

“今天我给你挑明了艾民，你今后如果还这样冷落我让我守活寡的话，我可要领办企业了。”

“你办什么企业？”

“办工厂，帽子工厂。”

“你办什么帽子工厂？”

“专门为你生产帽子，绿色的帽子！明白了吗，我的老公？”她说完不等对方反应过来，就把电话挂了。

党彬散记之六 黑吃黑

大包牙绝望中突然想起了三义和药店，既然党先儿的家能抢得，三义和如何抢不得？这石光电火般的闪念令他战栗不已。他撺掇十几号人急匆匆赶到时，三义和店门紧闭，不仅悬挂铁锁，还十字交叉地贴了白封条。他心底陡地一冷：奶奶的蹄子，莫非又赶了晚集？

忽然，一声凄哀的哭叫从背后响起。大包牙猝地侧身，只见自动裂开的人缝里，挤过重孝披麻的柄娘。柄娘见到乡亲如同盼来了救星。一番呼天抢地之后，指着门上的封条，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权老板。原来，党先儿入敛后，权老板说党先儿生前欠他六百块钢洋，还当众出示了一叠指印赫红的借据单，再加上四独柏木棺材，共欠他八百块钢洋。权老板还说人死账不能灭，父债子还，党先儿没有儿子可有闺女女婿。他先封了三义和为的是防止泥玩店的人来抢绝户，等党先儿的丧事办完再盘账清结。

柄娘盘腿而坐，距大包牙半尺远。“三仙汤”的香味儿，直幽幽地朝大包牙的鼻孔里钻，熏得他心窍洞开，目光也随之锐利，在柄娘的身上乱戳。柄娘薄泪洗面，宛如梨花一枝带春雨，凄艳动人。大包牙愈加想入非非：绝户头的东西抢得，大闺女小媳妇又如何抢不得？也应该抢得！

大包牙胸脯拍得山响、一口答应找权老板说说清楚，柄娘

才止了泣诉。拉柄娘起身时，大包牙见缝插针地摩臂扶腰，认真地感受了水样的柔软。他不禁心旌摇荡，仿佛置身美妙的风景中，一株梨花白、十里清风醉，令他飘飘欲仙。

与权老板对阵，大包牙是单刀赴会。他懂得先发制人的妙用，出手便是一记闷棍：“权老板，你不怕操之过急露了马脚？那边刚把人害死，这边就封药店，你也太欺负我们泥玩店无人啦！”

权老板果然难以承受这猝来的闷棍，好一阵儿才缓过劲儿来，死灰着面色说：“你……你咋能血口喷人？”

大包牙从对方的神情上推断，刚才的敲山震虎是震到虎了，心里不由涌起诸多得意。他知道这会儿要再出狠招儿，朝对方的要害处打。他冷笑着说：“权老板，伪造账单乃雕虫小技，想蒙我你还嫩点儿！”

权老板抖着嘴唇狡辩：“你、你有什么证据？说出来！”

大包牙说：“我和党志贤是师兄弟，假墨迹蒙不了我，假指印更蒙不了我。俺师兄手上有几个‘斗’、几个‘簸箕’，哪个是‘斗’哪个是‘簸箕’我都清楚。权老板你可敢叫我看账单？”

“怎么不敢？谁个怕你信口雌黄？”

大包牙哼了一下鼻子说：“姓权的我不怕你嘴硬，你以为人死了就查无对证么？俺师兄的墨迹和指印我保存的有！这会儿我不跟你废话，咱们公堂上见！”大包牙说完就走，在门口被人拦住。此人正是去泥玩店报丧的高天亮。他笑咪咪地说：“先生，我认识你。”

大包牙说：“你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净白搭！”

高天亮仍笑咪咪地说：“先生，你裆里的伤好些么？”

大包牙的心里格登一下：“你……你想干啥？”

“那白顶门真不识抬举，还真格儿动了蹄子，我看这畜牲是不想要命了，乱踢么还乱咬！”

大包牙的脸转色了，由红而白而灰，脖颈儿也随之打弯。有如操于掌股的青杏，三捏两揉，便失了硬性，蔫蔫的软。

大包牙较上了真劲儿，置灵柩于莲池最繁华的十字街正中，旁边有持棍莽汉日夜守护。大包牙声言，党先儿的死因一日不明就一日不肯罢休。

开始柄娘感激大包牙仗义，也想弄个水落石出，如果不明不白地把老爹埋了，还会有人再管这事？柄娘就在饭馆里包了桌，好吃好喝地招待大包牙一行。很快，柄娘就觉得不对劲。一来天气渐暖，灵柩里散出的气味儿渐浓，路人掩鼻，侧目而视，敢怒而不敢言。二来几十位莽汉的吃喝花销如流水，令她肉崩心疼。三来一连几日大包牙明说是托人打官司，可有人见他一直泡在柳叶巷，凡熟悉莲池的人都清楚那里开着几家颇有些名声的“窑子铺”。

柄娘彻底醒悟是在这天深夜。柄娘柄伯结伴守灵。因连日操劳过度，柄娘已疲累至极。昏烛暗影，混混沌沌。迷迷糊糊里，她觉得有东西深入到小衣裳里边，以为是处梦境也就没有理会。渐渐，她觉出差异，激灵醒来，顺手攥牢鼠窃狗偷的手，还急呼一声：“柄——”

柄伯闻声跳起，见大包牙纠缠柄娘，忙从怀中抽出药杵。这东西铜头木把儿、油光锃亮，一直是柄伯的爱物，睡觉从不离怀，此刻果真成了武器。柄伯没有乱敲，照大包牙的头顶抡了一下，不偏不倚，正中百会穴。大包牙双手一松，眼珠儿翻白，晃了两晃，便仰面倒地。

如果柄伯下手再稍狠一些，大包牙也就领不到权老板的赏

钱，也轮不到后来由他的亲生子富根叔来处决了。

原来，“短处”让高天亮猛然揭穿那会儿，大包牙周身抽筋般发软，脊梁沟里直冒冷汗。跟牛干那种事够丑气了，偏偏又暗处有眼让人看见了，这如何了得？然而大包牙到底是大包牙，他立马意识到这会儿软不得，一软就泄财气，快到嘴边的肉也就吃不上了。奶奶的，人要要脸了脸是脸，人要不要脸了脸也不是屁股，他索性仰脸一番大笑后，噘着脸质问高天亮：“我日牛咋了？是我乐意是我高兴是我有这种气派。我倒要问问你，那白顶门要是你姐你妹什么的该伸手给它捂住，你咋能躲在一边偷看我日？你他妈也决不是一只好鸟！”

高天亮被骂得狗血喷头，落荒而逃。

目睹了这场争斗的权老板，深知厚黑到如此程度者即为货真价实的恶人，有道是“好鞋莫踩臭屎”、“犯君子莫犯小人”，对恶狗就要舍得骨头。权老板顺坡下驴，拍着大包牙的肩膀说：“老弟，圣人说得‘食色性也’，是男人不想钱不想娘们那不叫男人！那是有病！老弟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有钱大家赚，你有情我有义，啥事还能不好商量？”

结果是两人一拍即合。权老板对大包牙许下二百钢洋，还让大包牙领人敞开“吃绝户”，能在莲池滞留一天他就另加二十块钢洋。

权老板想的是吃光吃穷三义和，然后再叫柄娘塌个大窟窿，今生今世永远也还不完他的债，一辈子为万利来做牛做马。

其实，权老板看重的并非是三义和的这笔死钱，他瞄准的是柄娘的一双手。他收泥玩销泥玩一直跟泥玩打交道，泥巴换钱本小利大，他摸准了这条道便铁了心走到黑。泥玩发了他的

家立了他的业，他想的是再发再立大发大立。柄娘六岁时在他的铺子里捏着玩的泥玩，他错装入箱，不料歪打正着竟然在汉口卖了大价钱。仔细品咂柄娘的泥玩，他始悟出其中奥妙：柄娘慧心灵性，大巧若拙，出手的活儿奇崛怪异，又不失章法。别人做下的活儿太像了，反觉不像。柄娘的活儿似像非像，反倒更像。乳臭未干就卓尔不群，出手绝活儿，待羽翼丰满还会有别人的活路儿？他认定柄娘是株摇钱树后，就打定主意移栽到自己家中，叫它结钢洋落元宝，多多地结钢洋多多地落元宝。

大包牙离去时的诡谲一笑，给权老板敲了警钟。与这种高兴了连牛都日的人共事能靠得住么？尾巴梢子攥到这号人手里会不惹麻烦？一直用票子堵他的嘴那得多少？傻瓜才肯填这种永远也不会填满的无底洞。权老板使个眼色，高天亮点点头掂杆火枪撵了出去。高天亮的枪法是出了名的，百步开外的跑兔一撂一个准儿。高天亮出门前没忘替权老板沏盅香茶，这叫“品茗压惊”。省去诸多言辞，可谓此处无声胜有声。意思是放心吧老板，小事一桩不等你喝完这杯茶即可赶回交差。

权老板当然通晓其中的曲弯儿，他操盅盖拨开浮叶，轻吮轻呷，浓郁的茶香也未止住他指尖的瑟抖：这是在干啥？是在支使杀人哩呀！

高天亮倒真是兵贵神速立马可折回来了。可他的模样却让权老板“啊呀”一声，茶盅在砖墁地上碰出一声脆响。高天亮是爬着回来的，他浑身流血，有紫痕蜿蜒在身后，漉漉的湿。原来大包牙领人在门口埋伏，高天亮出门就被缴了械。大包牙一脸阴笑：“你们权老板那一盘花花肠子有屎用，想斗我的猴儿？屎门没有！只一样东西能堵我的嘴巴，那就是钱！每年二

百钢洋少一个角儿也不行！回去告诉你们老板，日他妈再想玩黑使坏我就砸碎你们这店铺！”大包牙说着亮出一把明晃晃的刀子，一边在高天亮的脸前比划，一边嘿嘿笑道：“不给你小子留个记号对不起你，你小子吃亏吃在你的眼太尖上，两只眼对你来说有点儿太多，从此我叫你睁一只闭一只！”说毕，大包牙手起刀入，一剜一挑，一个血淋淋的肉蛋蛋即从高天亮的右眶脱出。大包牙用脚尖儿左拨一下右拨一下，颇有兴致地把玩一番后，猛一脚踏上去踩了个响“泡儿”。

从此高天亮成了独眼龙，冬夏都扛着一副墨镜，如同脸上添块黑补丁。“黑补丁”铭记着这剜眼之仇。开始是当小喇叭，绘声绘色地描述大包牙日牛的情形，有机会就讲没机会制造机会也得讲，给男的讲给女的讲给老的讲也给少的讲，张扬得风飘雨洒，乌龙河一溜十八乡镇的老百姓无家不知无人不晓。

富根叔为此从小就蒙受了奇耻大辱，有痞子指着白顶门公然威逼他叫妈。十五年后，泥玩店一带竖起了抗日旗帜，与莲池的日本鬼子抗衡。双方“拉锯”都拉红了眼。日本人抓住俘虏就“嘶啦嘶啦”的，削脑袋装铁笼挂城墙。这边也不心慈手软，口号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血债要用血来还”，抓到日本鬼子和汉奸也统统枪毙。

一直留心做大包牙活儿的高天亮，终于等到了机会。他举报大包牙跟日军少佐初二加三郎有秧儿。信是冒死递出来的，落款处排着几十号人名，还有一片红赫赫的指头印儿。

泥玩店的抗日村长是富根叔。他照信上提供的线索，派人星夜赶到螺湾镇，在火车上抓获了大包牙、几箱泥玩，还有初二加三郎给汉口上司的一封信。人证物证确凿，富根叔抓起红笔就在大包牙的名下画了圈儿。行刑时，是富根叔亲自朝大

包牙的背后插的亡命牌。大包牙说：“你敢杀我？我是你爹！”

富根叔说：“你是汉奸，不杀你我这抗日村长咋当？”

大包牙看儿子一脸冰冷，知道自己气数已尽，便哀求道：“儿子，念及我生你养你，就赏我一颗炸子儿吧！”

富根叔并没有成全大包牙，还是他当众操刺刀捅的。捅了个“围点打圆”。此刀法很有些名堂，也很残酷，说穿了叫“零刀戳”。“点”即心脏，行刑时先离点远些，从四周下刀，由外及内由表及里层层递进，最后触点。娴熟此技者，前腿弓后腿撑，平端枪刺，上下左右，错落有致，不重刀位，还谐了“嘿嘿”，默念到九九八十一打点，完刑。刺数不多亦不少。多了为“太零”，少了叫“不零”，结果是太零或不零者，都是生手。富根叔说不上娴熟此技，大包牙终止心跳时，富根叔才数到五十六下，而距“点”还有寸余。富根叔以为大包牙装死，过去翻翻眼皮，认定瞳仁已扩散后，又照点儿上补刺一枪，才罢手。

正文第十一章 幻觉性伴侣

高蓉蓉与艾民的性伴侣关系，准确地讲是从幻觉开始的。若从教唆引诱的角度上说，罪魁祸首当属胡琰。再扯开了说是胡琰牵的皮条也不过分。自从感情上有了胡琰后，高蓉蓉就从心理上腻味所有的男人，包括“绿帽”，尽妻子的义务时，她总是敷衍塞责得可以，有一搭没一搭的，像个木头人。与其说“绿帽”承受不了绿帽的沉重，倒不如说是承受不了她的索然寡味，一年前终于离她而去。她便全力全心地做胡琰的第二夫人，过去她与他做爱不得不背着“绿帽”，还都是不自主的“官身”，有时他有空她没有空，有时她有空他没空，有时他与她都有空了，她又支不开“绿帽”，诸多时空条件的限制，使他与她不得不躲躲闪闪，见缝插针，隔三差五地“偷”着做，那种激情澎湃，那种忘情销魂，那种意犹未尽，那种余味无穷，令她与他刻骨铭心。如今，他可以在她精心布置的卧室里享受真丈夫的坦然了，开始还挺惬意挺舒心的，日子一久，没有了“绿帽”的障碍，没有了常偷常新的刺激，一种老夫老妻的感觉便潜滋暗长，他与她都很清楚，这是一种很可怕的心态，发展下去便是彼此厌倦，或平庸地延续，或寻求新的刺激。首先表现在他的精力不支上，过去他状态最好时，能冲撞个三五分钟，如今能讲完“一分钟故事”她就很知足了。春药是吃不得的，“伟哥”之类的洋春药更吃不得，那叫盲目拼设

备，设备拼完了，连一秒钟的故事也讲不了，像他这官居高位的人更懂得珍惜自己，要惜时如金，更要细水长流，留着青山在，何惧没柴烧？每次她搂紧他的腰不让他下马，他就感叹一曲“老了歌”：人老先从哪里老？人老先从鸟上老，硬的时间短，软的时间长，人老了人老了。他此刻的声情并茂憨态顽皮，使她想起他讲话做报告时的严肃庄重，便止不住失声大笑，手自然松开了，也算是放他一马。一次，他视察“扫黄打非”成果，司机顺手牵羊地扔车上一擦碟片，他不由心血来潮，瞅个机会也顺手牵羊地装起一张，晚上与她共同欣赏。这是她与他第一次光顾这种场面，看着看着他的下边就举起来了，而她更撑不住劲儿，软软地朝他身上贴，他朝她下身一打摸，短裤已经湿透了，两人就势在沙发上做了起来，这次他做得很成功，连续冲撞了五分又二十八秒，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以后再做时，她与他就先看碟片酝酿情绪，之后克隆人家的动作与语言。他从中悟出了真谛，这是刺激结果，看来情欲也会麻木的，也需要接受刺激，不停地变换花样。后来，他给她出了一道题目，他说：“蓉蓉你想法让我吃醋，让我醋火中烧，恨不得一下子咬碎你。”她不明白他的意思，一头雾水地说：“你在我的身上为所欲为着，我如何让你吃醋呢，这于情于理都不通啊。”他进一步指点迷津道：“你移情别恋嘛，回忆你跟别的男人……”她顿时像被蝎子蜇了一下，抓起他胳膊上的一块皮肉就拧，不是平时玩笑逗乐子时的虚晃一枪，而是真拧狠狠地拧咬牙切齿地拧，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她的清白，才能掩盖曾被篮球健将班主任还有地委党校郑校长揉搓成烂菜叶的历史。他被拧得身子如蛇般扭曲连声大叫求饶。她手松开了脸仍板着说：“弄半天你对我还不相信啊，还在千方百计地审我啊，我再对你明确一遍，我就两个男人，除了前夫就是

你！”说着一扭身抹开了眼泪。他摩抚着那块惨遭毒手已改变了颜色的皮肉说：“蓉蓉你误解我了，我如何能对你的过去耿耿于怀？在你我相识之前，且不说你原本是清纯如水，你就是一坛浑水又与我何干？没有任何关系嘛，我压根也不会在意那些，饮食男女谁无七情六欲，人之常情嘛。”她原以为他听到了她过去的什么风声有意敲山震虎的，听他如此一说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她扭过身来拉起他那只遭受重创的胳膊，轻轻地爱抚着伤处说：“拧疼了吧？我就是让你记住朝后不许再胡说八道，你不在意我的过去，我在意我的过去，从小我就视贞操如生命，我的第一个男人是你，最后一个男人仍然是你，不管你是不是我法律意义上的丈夫。”望着她不甘委屈的纯情淑女状，他不由生出诸多怜意，把她紧紧地揽在怀里。她也顺势做小鸟依人状。他一边摩抚着她的高胸一边说：“我刚才的意思只是想造成一种氛围，找到一种能提升我们情欲的支点，升华我们做爱的质量。”她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让我想象着跟别的男人……”他连声说：“对呀对呀，把你这种想象描述下来，动作越具体越好，心理越细致越好，试试如何？”她就说：“没有的事儿如何能编得来呢，我又不是作家。”他就执意地求她，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模样。她有点儿做贼心虚地说：“我要是说了你以假当真我可就惨了！”他信誓旦旦地又把刚才的意思重复了一遍。她就现身说法地讲起了与班主任的性交场面，说：“我上中学时的班主任一米八五的个头儿，那一块总把裤裆撑得鼓鼓的，让我们这些女生看了心动。”他就轻声问：“你心动不动？”她说：“当然。”他不再问了，耐心地听她讲。她说：“那天晚自习时，大雨把我们两个隔在教室里，后来突然停电了，班主任一下子抱住了我！”

他这时真的来了情绪，喘息挺粗挺重地吻她。之后，他轻

轻问：“光接吻么？”她说：“班主任把我平托到了课桌上。”他问：“脱你的衣服了吧？”她点点头说：“班主任笨手笨脚的连乳罩都解不开。”他说：“你没有帮他？”她说：“我就自己把乳罩解开了，班主任惊喜得险些昏厥过去。”

他说：“朝下呢？朝下说。”“班主任说我很早就想你呀高蓉蓉！”她故意停顿了一下，发现他已经勃起了。他有些急不可待地说：“别卖关子了朝下说！朝下说！”她说：“班主任就……”他这会儿随着她的话音也翻身上马。他与她完全进入了角色。“你的班主任跟我相比如何？八成是银样镗枪头吧？”她说：“你咋能跟班主任比？你才是银样镗枪头！”这下达到他的预期目的了，他醋性大发火从中烧，瞪着眼盯着她骂道：“你这个浪娘儿们！我叫你说我是银样镗枪头！”这番做下来，真的酣畅之极，她与他都软软地化成了一摊泥水。他周身汗淋淋地说：“咋样蓉蓉还满意吧？”她连连做了几个深呼吸，平息了吁吁的气喘之后，照着他的额头点了一指说：“你八成是跟三陪小姐上床了吧，老实交待你这一套是从哪儿来的？你这老流氓！”

当她的班主任已经麻痹了他的听觉，不能再使他醋火燃烧时，他就让她再换一个人，换一个她与他都认识的人，这是基本条件。他的附加条件是：“这人要年轻要高大威猛要帅，年轻女人见了就膝盖发软走不动。”她笑道：“那是缺钙，应该吃些盖中盖，就是电视上猛做广告的那种。”她补充的附加条件是：“做我幻想中的性伴侣也得有些品味，否则来不了情绪进入不了角色，另外这人的老婆必须年轻漂亮，我喜欢让年轻漂亮的女人吃醋。”

当时地委宣传部正在办全区的科以上青年干部读书班，她主持，他讲课。爱出风头的艾民一下子进入了她与他的视线。

素昧平生的基层乡镇干部，还没有资格同她坐而论道，与他的距离也就更遥不可及，如同仰视天上的星月。

纵然是远距离的接触，幸运之神也算是降临到了艾民的身上。

艾民年轻、高大威猛，并且很帅，完全符合胡琰的条件。她默许的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艾民的妻子汪画画不仅气质在年轻女人中出类拔萃，而且才华横溢，被誉为《太阳日报》“第一支笔”。

她与他经过充分的协商，选定艾民做她的幻想性伴侣。

她与他实践了一次，她喊艾民的名字比喊班主任入戏快。她只要闭上眼睛，把冥冥之中的艾民从天际召来，她一声“我的艾民呵——”情绪马上就来了。她的情绪极快便感染他的情绪……如此与她的班主任横向一比，差距就拉开了，还不是一般的差距，她与他都觉得又上了一个档次，效果好极了，感觉好极了。

艾民成了她与他做爱时保留的“经典”。

一次正“万马战犹酣”时，她说：“你别让我再喊艾民了，你不怕我动了真情，假戏真唱？”纵情令他智错，他随口说：“随你，你以为你是谁呀？四十多岁的女人，早已是残花败柳了。”

此话他说说也就忘了，却实实在在地如一把刀戳在了她的心上，汨汨地流出了血，她赌气把心一横，我是残花败柳？我偏要做成给你看，你以为我做不成呀。

后来还真的是天随她愿。

她来铜丘上班的第一天，一直充当她幻觉性伴侣的艾民，竟一脸谦卑地出现在她的办公室里。

她的心不由怦然一动，脸色也微微一红。但她很快就隐匿

了这一些，她记起了胡琰叮嘱的为官之道：你千万不能让下属看透你，一下子把你看透了你也完了，在下属面前你永远是一座山，一座云遮雾罩的山，让下属感觉到是青山绿水，但又不能时时看到青山绿水，这就全靠你做云做雾的能耐……想到此，她板着脸嗔道：“你怎么说进来就进来了？也不让秘书通报一声！你是谁？”

他诚惶诚恐地报出姓名与职务后，她淡然地点点头，把手一挥说：“我这会儿正忙，你先回去，有事儿将来再约时间。”

他诚惶诚恐地走了。

她清楚这个下马威的质量与分量，作为顶头上司，作为主宰他命运的上帝，没点儿官威会行？一开始就得让他有点儿怕头儿。即便从情欲的层面讲，女的冷一点儿，男的就会热一点儿，这叫“欲擒故纵”，是扫荡情感世界的常规武器，且屡试不爽。

她起身离座走到窗前，隔着被风吹动的帘缝，看到他快步走着，准确地说是一溜小碎步地跑着，并不时地回顾一下她所守护的窗户，惶惶如惊弓之鸟。她险些笑出声来，过去在地委宣传部，她虽然分管一个科室，但上边有常务副部长、部长，说白了她不过是大办事员一个，此刻她才体会到了权力的妙处，权力可以改变人奴役人，权力就是金钱，权力就是女人——这不公平！权力也是男人，为什么不可以是男人？男人可以利用权力占有女人，女人为什么不可以利用权力占有男人？像唐代的武则天、太平公主、清朝的慈禧太后，不都是玩男人于股掌之中的女中豪杰？她突然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充满了诗情画意，前程一派灿烂阳光。

接下来，秘书几次通报说莲池镇的党委书记艾民求见，都被她一口回绝。作为新任的市委书记，她照胡琰拟定的方案，

与市直各局委各乡镇的一把手都安排了一次见面，惟独遗漏了莲池的艾民。她还故意透出丝丝缕缕的风声，露出对莲池不甚满意的只言片语。

他成了一只老鼠，一只提心吊胆的老鼠，而她是一只张牙舞爪的大狸猫。她清楚这对艾民来说是有点儿残酷。可她要的就是这种残酷，她就是要蹂躏他，要把他的心蹂躏成碎片，一听到她的名字就丧失刚性膝盖发软，面对她的时候温顺得像一只羔羊，没有一点儿脾气的羔羊，即便是逆来也要顺受的羔羊。

当有了杨清臣要异地高升、她要取而代之的传闻时，他曾为之伤感至极。这些年他几乎把全部精力、财力都用到了杨清臣身上。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眼看着开花结果，到了收获的季节，他的副市长就要批下来时，杨清臣却要扶摇离去，他的全部投资不都打水漂了么？遵照市面流行的“官价”，“副科提正科，得花三万多”、“正科提副县，最少十几万”，作为当事人，他只能报以苦笑，今非昔比，啥商品都涨价了，何况“官职”这第一商品呢？杨清臣无功受禄，也深感对不起他，这种事儿原本就是肉包子打狗，不存在吃到肚里再吐出来之说。好在花的都是群众的钱、国家的钱，不过是经经他的手，拐个弯弯儿。杨清臣也蛮讲哥们义气，就他的提拔问题，不仅向地委打了报告，并向接任的她做了认真推荐。

他马上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了她身上，好在泥玩店水库工程这个项目，夯实了他的经济基础。他那个不打不成交的铁哥们党黑头党橛子给他的灵丹妙药是：“你贿送钱了，男人爱钱，女人也爱钱，钱能通神。”这几句为老生常谈，他没有感到启迪作用。但黑头到底还是黑头，后半句话令他受益不浅：“没有

钱办不成的事儿，只有送不出去的钱。”

意思是说，钱如果送不出去，事情也就黄了。

谁知黑头这话还真应验了。

那天他终于盼到了她召见的机会，履行公事地说完官话后，他把装着十万元的档案袋放到了她的办公桌上，说：“这是一份材料，请高书记过目。”

她一看档案袋的形状，就清楚里边装的是什麼。她冷冷一笑说：“不少啊，是十万？”

他大吃一惊，不知朝下该怎么说。

她说：“你把它拿走！”

他尴尬地笑了笑，估不准她是真不要呢？还是嫌少？或者是做做样子。

她重复道：“你把它拿走！”

他试探性地说：“一点儿小意思，不成敬意！”

她加重了语气说：“你是自己拿走呢，还是让我通知纪检委来人？”

他这才意识到她是真不要，红着脸上前拿起档案袋，夹在腋下，灰溜溜地走了，像一只被打下水又爬上岸的落水狗。此刻，他有一种透心凉的感觉，这年头还有送不出去的钱？还有不要钱的人？这真让他感到莫名其妙！钱送不出去了，事情还有指望吗？多年经营的坛坛罐罐就这样稀里哗啦成瓦砾一片？他不知朝下的路该咋走，他如何再面对她？这事情还会不会节外生枝？到头来他该咋收场？

他心里清楚这事儿还得让黑头指点迷津。他与杨清臣的关系起初也遇到了麻烦，杨清臣装神弄鬼拒人千里，让他好生困惑，他便就教于黑头。黑头说：“你买‘副处’需要钱，杨清臣买‘副地’也需要钱，而且需要的钱更多，他的钱从哪里

来，羊毛全出在你们这些羊身上！你与他是买卖关系，商品就是‘副市长’，他嘴上说‘无货’，其实是待价而沽，他是想卖大价钱哩。不过你也得提防贪得者无厌，不能让他认为你这里栽着摇钱树埋着聚宝盆，那样他会一个劲儿朝你伸手。”如今再回首往事，黑头真的看到杨清臣的骨子里去了，黑头在他心里就成了神人成了半仙之体。尤其是黑头将黑杆儿大膀金翅鸟杵在市委大院里之后，他对黑头就更加顶礼膜拜。

哥们归哥们，生意是生意，亲兄弟明算账。他把出山费升至三万时，黑头才长吁一口气说：“我试试吧。”

这天晚上，黑头把电话打进了高蓉蓉的办公室。他操着软绵绵、慢悠悠，如同来自冥冥上苍的男中音，张口吐出一股阴邪之气：“本人长于巫术，俗称神汉，如今改革开放了也就引进了洋名叫星相大师，你的前任由于我的指点已经青云直上做了副专员，你高书记要不要我指点迷津？”她没接一句话就把电话放下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他说：“高书记，人各有志，你可以不追求飞黄腾达，但你不会放弃尽忠尽孝吧，你现在正面临着灭顶之灾，如果我不对你指点迷津，你将会突遇不测，英年早逝。”听到此她没有保持住胡琰反复告诫的耐心，对着话筒发了脾气：“你可听清楚了，你若再胡扯八道，我会对你采取措施。”他哈哈一笑说：“你不就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么？难道比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布什、克林顿还牛气吗？这些世界顶尖人物对我们星相师还毕恭毕敬哩。”她忍无可忍地压上电话，并随手将这部电话的线拔了。

深夜离开市委大院时，门卫交给她一封信，她随手拆开一看，是用毛笔写就的楷书，字迹一丝不苟，工工整整：

尊敬的高书记高大人：

你这会儿就站在市委大院门口，回身随便望一眼就会发现一种奇观。此刻已近子时，四周的楼房正沉睡着，当雪亮的路灯透过高高的法国桐和爬满青藤的铁篱笆墙投向市委大院时，已经没有了灯光的机关大楼像什么？被黑杆儿高举的大膀金翅鸟又像什么？或许你一下子看不明白，或许你一下子看明白了又不便去想更不便去说。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这个机关大楼就是一座欧式的方型坟墓，而黑杆儿与大膀金翅鸟正好是坟墓前边的十字架。此乃本星相师的杰作之一，它送你的前任上青云，推着你这位继任下地狱。这一生一克，正所谓阴阳平衡。但世间的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变则通，而当今浩浩人世间掌握此变机巧者，舍我其谁也？这就叫解铃仍需系铃人？你想变通么高书记高大人？本星相师静等着您的示下！

她下意识地回望一眼，此信对机关大楼与黑杆儿大膀金翅鸟的比喻，果然有几分相像。她向前走了几十米，再次回望时就更觉相像。她的脸上不由闪出些许惶乱与迷失，这个铜丘还真是有点儿阴风凄凄的鬼味啊，猖獗得很啊，鬼魅魍魉把手脚都伸到市委机关里来了，这还了得！我高蓉蓉就不信这个邪，明天我就让人把这黑杆子拔了，要让这股小小的阴风邪气成了气候，我还如何当这市委书记？

她不曾想到在当天的扶贫工作座谈会上，党彬会当着地委工作组放响这一声重炮。那会儿她曾灵机一动，想借党彬之口因势利导，把文章做足做透。想到前任杨清臣将被她重重地踩在脚下，由此她将会声誉鹊起，甚至会再上一个台阶……她为自己的设想激动得摩拳擦掌，热血沸腾。她就这个问题请示了胡琰。他问：“你准备咋做这篇文章？”她兴致勃勃地说：“让

各家新闻媒体大张旗鼓地宣扬抨击，组织基层党员干部轮流参观……”他笑着打断道：“全铜丘市上下齐倒杨清臣，把他狠狠地踩在脚下？”她更加兴奋地说：“岂止全铜丘市，这还能不是大阳地区的一个热点么？”他收敛了笑说：“铜丘成了热点你又如何？这对你是好事还是坏事你想过没有？”她感觉到他的潜台词的分量很重，就不吱声了。他说：“这固然可以显现出你科学杨清臣迷信你比他的觉悟高，仅此而已，再说这当属时势泡沫，很快就会破灭的，并不能给你带来实质上的好处。而负面效应是巨大的，首先来自大阳地委和省委，你想啊推荐杨清臣为副地级后备干部人选，是经地委常委集体研究决定的，包括我都是举了手的，无论是个人或者是一级组织谁肯轻易否定自己？地委能不庇护他？即使庇护不了也会对问题轻描淡写，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官场的运行规则。再说全区正县级干部数百人，为什么单单推荐杨清臣呢？这幕后的文章你清楚么？谁是他的后台谁是他的根子你知道么？另外提拔杨清臣的决定权在省委，他跑动几年了，在他任职的红头文件后边有多少交易你清楚吗？你这么做要得罪一大批上级领导。其次是你的同事与下属，你想啊杨清臣在铜丘经营这些年，有一拨铁哥死党甚至是杀手啊，他现在虽离开铜丘了，但不是发配连平级交流也不是，他是异地升迁做高官去了，他仍是他这拨手下的心灵支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把他弄得灰溜溜的，这拨人还如何在铜丘活人？他们还不把你恨死啊，你这样做不就把自己置于风口浪尖上了吗？蓉蓉你不是想做反贪英雄反腐败勇士哩吧？然而最大的负面效应是铜丘不仅会成为全地区全省关注的焦点，而且你的一言一行都会暴露在各怀企图的无数双目光之下，这些目光或公开或隐蔽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你窥视欲的执着与贪婪，它们努力想从你这里发现些见不得阳

光的东西，靠这些东西把你打倒把你拉下马，来报杨清臣那一箭之仇。为此你将生活在极端恐怖之中，这里有狼那里有虎，步履维艰，进退维谷，稍有不慎就会被暴光被指控甚至被起诉，失去了私密性的生活还有乐趣可言？不说别的就是咱俩想亲热亲热，随时都有可能被人盯上堵住门或者捺在床上，那样我们将会身败名裂，几十年苦心塑造的社会形象就会毁于一旦，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蓉蓉。”她确实没有认真想过这件事儿，只是凭着一股内心的冲动，经过他这番狂轰滥炸，她六神无主地说：“谁叫你让我来这鬼地方，早知道这么复杂我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呆在你的身边，清贫就清贫点儿，总落个清闲逍遥。”他说：“瞧你又来了，又来了不是？那咱俩干脆就整天光干那事儿，我光听你在我身子下边喊。”她嗔道：“人家请教你正事儿哪，你说我该咋办呢？”他不假思索地说出了胸有成竹的话：以静制动，让它自生自灭。”她心里默默重复着他的话，一下子清醒了不少，觉得有了底气，也有了办法，便会心一笑地骂道：“你真是老流氓，老政治流氓！”不等他反戈一击，她忙不迭地把电话放了。

这天一大早，她本照“自生自灭”的原则，让这只黑杆儿大膀金翅鸟悄悄地飞来，再悄悄地飞走，考虑到白天影响太大，等晚上十一点以后再让武警的吊车过来，连根拔走完事。

但拔走了并不等于完事。

刚过半个小时，她接了一个电话，又是那个软绵绵、慢悠悠，如同来自冥冥上苍的男中音：“我说高书记高大人，你背后果然有高人指点啊，他的本意是息事宁人，官官相护，但你这高人毕竟是肉体凡胎，奈何不了天意神事，念及你为女流之辈，本星相师提醒你‘天机不可泄露’，否则你就死定了，连我都救不了你了。此刻我向你颁布天意：这黑杆儿大膀金翅鸟

能是你想拔就拔的？它除了送杨清臣上青云推你高蓉蓉下地狱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戡乱镇邪，有它在那里杵着铜丘就一方平安，没有它在那里杵着，你等着瞧吧三天内铜丘市内必出乱子，而且是人畜齐上阵的大乱子，如果你高书记高大人执迷不悟，此后铜丘是一波不平再起一波，直到把你这七品官拉下台。可话又说回来了，本星相师此刻现世，就是为你指点迷津，让你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何去何从全在你自己。”黑头说到此便放下电话。她顿时惴惴不安起来，他如何会猜中我的背后有高人？这是他敲山震虎呢？还是让他抓到了把柄？她拧眉凝思反复回顾之后，认定她与胡琰的关系没有疏漏之处，这位“星相师”到底是人是鬼？她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天果然出现了泥玩店农民集体驱牛上访事件。

她心中暗暗称奇，也就更惴惴不安。真有点儿鬼使神差，她没有把这位“星相师”的事儿泄露给胡琰。

就在她为“星相师”的谶语“人畜齐上阵的大乱子”伤神恼火之时，电话来了，又是那个软绵绵、慢悠悠，如同来自冥冥上苍的男中音：“如何高书记高大人？让本星相师言中了吧？”

她不语。她牢记胡琰的真传：沉默是金。

“为了让你心服本星相师的能耐，我再亮一招儿给你。”

她仍不语。

“你背后那位高人不仅占了你的心，还占了你的身。”

她愕然失控，轻喝道：“你是谁？竟敢在我这里胡说八道！”

“哈哈，你这是说着病不要命，咋样？心虚了吧。”

他操着软绵绵、慢悠悠，如同来自冥冥上苍的男中音，将她与胡琰的大致关系轮廓说了个翔实，连最初苟合的地点，

“绿帽”抓奸的经过，好像是有摄像机跟着偷拍，竟无一疏漏，直说得她心率加快，额头冷汗直冒。她说：“你到底是谁？”

“我是鬼魂。”

“你说啥？你不是自称星相师么？”

“星相师，是我在阴间的官衔，我是饿死鬼、屈死鬼、淹死鬼三鬼合一的鬼魂。”

“告诉你！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

“在阳间时我叫艾铁山，是当年的铜丘市粮食局长，修泥玩店水库时你爹高凡逼得我走投无路跳了乌龙河。”

她听说过艾铁山这个人，不由大吃一惊地问：“你究竟想干什么？”

“我活着在阳间受苦，我死了不能让儿子也在阳间受苦。”

“你儿子是谁？”

“艾民，他在你手下当镇长。”

她惊诧之极。

“高书记高大人，你只要关照我儿子艾民，我就会保佑你平安无事，”这个软绵绵、慢悠悠，如同来自冥冥上苍的男中音，突然冒出生冷，还闪露杀机，“你若为难我儿子，也就别怪我下手无情。”

对这个不知是人还是鬼的“星相师”，她慎思后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有，也不信其无”。

于是，她始终没有向胡琰透露。

于是，她没有再为难艾民。

那天艾民挟着那只沉甸甸的档案袋上路时，仍心有余悸。临来时黑头一副高深莫测、胸有成竹的模样。他当然不清楚黑头从他不经意的言谈中得知高蓉蓉与胡琰的细微末节，这已作为重磅炸弹把她的内心炸得七零八落，废墟一片。黑头为他打

气道：“这次你放心去送，这浪娘儿们保证不会为难你。”他半信半疑地盯着黑头，惴惴不安地说：“要真如您老兄所言，回头我们弟兄俩上景阳岗一醉方休！”黑头乐得一拍大腿说：“光一醉方休么？不与东北虎较量一番？”艾民笑道：“你老兄不行，东北虎会把你一口吃下去，连一点儿骨头渣儿都不剩。”黑头更乐道：“那才是神仙的死法儿，叫快乐回老家。”两人就相视而笑，开怀大笑，无牵无挂地笑。

果然如黑头所料，当他把那只档案袋放在她的办公桌上时，她的第一个动作是用对讲机通知外面走廊里的秘书：“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放下对讲机后，她盯一眼档案袋说：“多少？”

“十万。”

她做了一个简单的笑，笑纹很浅，笑意很淡，毫无感情色彩，使人感觉不出是惬意的笑、冷冷的笑、和善的笑、嘲讽的笑、天真无邪的笑，还是莫测高深的笑。他顿时被此笑推进十里茫茫的云雾之中。

她问：“这是你钓鱼钓的，还是打鸟打的？”

他不由大吃一惊，这是现行官场中尚不太流行的黑话：钓鱼，是说接受主动上门的贿赂，取自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之意；打鸟，是说受贿者赤膊上阵索贿。后者如火中取栗，容易东窗事发，相对来说，前者就安全得多。如今的受贿者通常的心态是想打狼又不被狼咬伤。他笑笑说：“当然是钓鱼钓的。”

她保持着那个简单的笑：“俗话说浑水多生鱼，你们莲池朗朗水清，不是说水至清则无鱼么？”

他简直要视她为官场“才女”了，她的意思是那些发达乡镇多民营、集体企业，谓之“浑水”，干部们才能浑水摸

“鱼”。而莲池是贫困乡镇，几乎没有企业，朗朗水清何来这么多鱼？他原以为她靠脱裤子脱来一顶乌纱帽，不过尔尔，何谈才学文章？万没想到她竟如此老辣，是她自身的老辣？还是胡琰个老杂毛打造的结果？抑或兼而有之？在她这一路黑话面前，他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她收敛了那个简单的笑，说：“你在杨清臣的手下当了这么长时间的镇长，该懂规矩的，不明不白的。”她省略了下边的“钱”字，她似乎对这个字特别敏感，也特别忌讳。她把那只沉甸甸的档案袋朝他跟前推了推，说，“我这可不是为难你，莫怪我不给你面子哟。”

他有点儿慌了，忙说：“高书记，我佩服您，我也明白您的意思，您这叫取之有道，我可以向您保证，这东西绝对安全。”

她直盯着他。

他说：“即便是自愿上钩之鱼，也是为饵而来，无饵之钩是钓不上鱼的，若饵出了问题，或不合鱼们之意，也会遭鱼们群起而攻之，这也就存在着不安全因素，不知高书记以为然否？”

她点点头。

这一关过了，他暗暗松了一口气，随手拍拍档案袋说：“而这是天上落下的馅饼，谁吃谁不吃，谁吃多谁吃少，天是不会发难的，也就不存在任何危险因素，它是安全的。”

她惑然望着他。

他清楚她是等他进一步解释，便直言不讳说：“这是泥玩店水库工程款，而这些钱与市财政、地区财政、省财政毫无关系，是从国家扶贫口直接拨下来的，这还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她问：“这扶贫款的监管方式？”

他说：“条条管理，各级地方政府基本不管，这些年沿袭下来的方式就是每年底将全年的用款项目造表上报，装进信封寄出去就行了。”

“没有人下来查？”

“从来还没有过，全国的贫困县、贫困乡镇成千上万，顾得过来么？况且咱们用几个钱，九牛一毛。”

她不无忿慨地说：“这不是漏洞么！”

这时，她桌子上的专线电话响了，来电显示是胡琰的号码。她朝外挥了一下手说：“你先出去一会儿，我接个电话。”

他连忙起身退出，并随手将门关上。

她正好将扶贫款的事儿对胡琰说了。他说：“扶贫款的情况大致如此，上边年年成千上亿朝下拨，用款面很大，像撒胡椒粉，撒完了也就算完了，没有人跟踪了解使用情况，漏洞很大，虽然是条条管理，但各级官员雁过拔毛，得了好处后，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说：“如此说来真的是一块馅饼？能吃？不扎嘴？”他说：“既然是馅饼当然是不吃白不吃，不过不能闭着眼睛吃，人家给多少你张嘴吃多少，你不成小孩儿了？你是大人，他们是小孩，你让他们吃多少他们吃多少，这个家得你当！记住了？”她发着嗲道：“记住了！记住了！”他酸溜溜地说：“这个艾民是不是你常在床上喊的那人啊，”她嘻嘻笑道：“是啊，怎么？你吃醋了？这会儿咋又不开放了？”他不无忧心忡忡地说：“你每次都那么动情地喊来喊去的，可别真喊到床上弄假成真啊。”她失声大笑起来：“你可给我弄清楚啊，这事儿从头至尾都是你的主意，我要是真与他发生点儿什么事儿，你也赖不了我，全是你牵的皮条。”他喝道：“你胡扯！你敢！我就那会儿开放也是假的！”她听到他真来气了，就说：

“你这是哪儿跟哪儿啊，你是谁？他是谁？你咋将天比地？我咋会跟他有什么事儿？你给我省点儿心吧！”

放下电话，她把艾民喊过来，指指档案袋说：“这个东西你先带回去。”

他这下急了，忙说：“高书记，您这是？”

“你别误会，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不过不是现在。”

“那您的意思？”

“我要了解一下泥玩店水库工程的规模情况，听一听有关方面的汇报，你还不了解我，我做事喜欢清清爽爽，糊涂官我是不会当的？”

他心里明镜一样清楚，对这只馅饼，她不仅要吃而且还要吃大块儿，这回他是碰到“硬茬子”了。他想让她吃，却不想让她吃大块，他想留着大块自己吃。她不吃，他沮丧。她吃大块，他更沮丧。他讪讪一笑道：“高书记，张扬这事儿不太好吧？”

“怎么不好？我当市委书记的，了解一下泥玩店水库工程的规模情况，这不正常？很正常嘛！”

他驳斥不了她的话。

“就这样定了！”

“高书记我的意思是您何必舍近求远呢？我向您汇报不就行了么，这里边的详细情况还会有谁比我更清楚？”

“你会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

“要是弄虚作假了呢？”

他底气不足地说：“咋会呢？不会的不会的。”

她紧盯着他：“要是会呢？”

“你处理我！”

“怎么处理？你先咬个牙印！”

“你免我的职。”

“好！你记住我是市委书记，在铜丘我想了解哪方面的情况都是小菜一碟，我还可以透露给你一点儿我妹妹高小萌就是搞水利勘探设计的，这方面她是专家。你想蒙蔽我也办不到。就照你说的办，我如果掌握了你对我弄虚作假的证据，就免你的职！”

他明白这下他被逼到悬崖边上了，这个臭女人，我黑她比我还黑，这叫小黑遇到大黑了，只好顺其自然，破财求安了，他只好一脸坦诚地说：“好！我佩服您高书记，您明人快事，跟您共事痛快！我如果对您弄虚作假您免我的职我无怨无悔，可话又说回来了，我如果对您诚心诚意，毫无弄虚作假之处的话，您咋对我呢？”

她干脆说：“铜丘市副市长一职就非你莫属！”

他激动得涨红了脸，冲她连连作揖道：“高书记您真是明人快事！痛快！痛快！您提问吧高书记，您问哪儿我答哪儿！”

她说：“其实我就两个简单的问题，一是这个馅饼有多大？二是有多少张嘴吃？”

他一下子愣住了，这个臭女人可真厉害呀。

她接着用坚定的不容置疑的语气说：“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馅饼必须由我来分配！”

他的心骤然一凉，这个臭女人可谓出招恶毒、贪婪之至，自己不过是穷折腾、瞎忙乎一场，苦心做成的馍馍将被她伸手攫去，到头来落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他觉得透心凉，凉透了。

正文第十二章 驱牛大上访

披上了节日盛装的铜丘市迎来了空前的显赫与辉煌，全地区十几个市在铜丘开扶贫工作现场会，这足以说明铜丘的扶贫工作已经走到了全地区的最前列。大阳是个贫困地区，国家级的贫困市就占了三分之二，这就是说扶贫工作在大阳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扶贫工作是个纲，纲举目张。扶贫工作上去了，一切都上去了；扶贫工作搞好了，一切都搞好了。作为铜丘市委书记的高蓉蓉面对这荣誉、鲜花与笑脸，她表情淡然如水，内心却火热沸腾。

会场设在新落成的铜丘市人民会堂。猎猎招展的红旗，姹紫嫣红的鲜花，雄浑豪放的军乐，震耳欲聋的爆竹创造出了一种博大沛然之气，令人欢欣鼓舞。主席台的上方扯着巨幅横标：大阳地区扶贫工作现场表彰大会。

主席台上的三排座位就坐着地市两级党政领导，以及受表彰的扶贫英模。前排正中坐着地委书记江钧，右侧坐着主持会议的高蓉蓉。一些约定俗成的程式程序完成后，高蓉蓉对着麦克风说：“现在由脱贫工程的创造者，莲池镇党委书记兼镇长艾民同志介绍脱贫工程经验。”

满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披红戴花的艾民英姿勃发地走向发言席。

全体与会者，包括台上的官员、披红戴花的英模、以及来

自全地区的代表，压根都不曾想到，十几分钟后这里将出现一幕前所未有的奇观，这奇观将毫无疑问地载入铜丘市的党史、政史。

就在这时，来自莲池乡泥玩店的农民上访团，经过了一夜的长途跋涉之后，已经急行在铜丘市郊的乡间公路上。这是一支很奇特的队伍，一百多位青壮年农民驱赶着几百头菜牛，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菜牛们是绝对不乐意规范在枯燥的公路之上，它们迷恋路边农民的菜园子，迷恋路边沟沟汊汊上的野草。为此，很不驯服的菜牛们把前进队伍的横线拉得很宽很长，全线整体推进，似乎漫山遍野都是菜牛。

党军、党红、党铁羊等农民跑上跑下挺吃力地驱赶着牛群。

党军气喘吁吁地追上一头领头闯入菜园子的大肥牛，狠劲儿抽一鞭子后诙谐地骂：“你妈那个逼，你能走哪儿吃哪儿，你以为你是艾书记艾镇长啊？”

大伙一阵“哄”笑。

这头大肥牛正贪婪地大嚼着一株青嫩的菠菜，拗着不肯离去，党军又扬起鞭子朝它的腓上用力甩了一鞭子。

大肥牛立即拖长腔大叫一声。如同大合唱的领唱，顿时有数十头牛也一齐跟着叫了起来，漫山遍野的牛吼声响成一片。

党军又好气又好笑地照着大肥牛的腓上踹了一脚，骂道：“你妈那个逼，你还唱卡拉 OK 呀！你以为这是你的恋歌房啊？你以为你是艾书记艾镇长啊？”

再度响起一阵哄笑。

党铁羊驱赶的牛群中有一头牛的肚子下边伸出了一根粗粗长长的牛鞭，他哈哈大笑道：“喂，你们都来看哪，这家伙还

想骚情哩。”

不少人都围过来看稀罕。

党军跑过来一看，忍俊不禁地骂道：“你这家伙也想嫖娼哩呀，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是艾书记艾镇长吗？”

众人皆捧腹大笑，笑声“哄”响一片。

党红嗔道：“大军，你这是胡扯啥呢，快抓紧走路吧，不然就赶不上扶贫表彰会了。”

进入市区后，党军把白布横幅打出来了，上面写着“莲池镇泥玩店农民上访团”。横幅的后边是几百头声势浩大的菜牛群，因为两侧是店铺与楼房，没有菜牛们贪吃的嫩菜嫩草，失去了发泄欲望的条件，菜牛们相对老实多了，驯服多了。它们听命于鞭子，大步流星地朝前走，步伐整齐划一，在水泥路面上踏出一片整齐的声响，仿佛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滚滚向前的“黄流”。

沿途的车辆、人流均闪至路两旁，驻足观望，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者窃窃私语，无不惊讶万分。

这会儿大会堂里边，扶贫表彰大会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艾民振振有辞地说：“……如果说我们莲池镇在扶贫工作中做出了一些成绩的话，那么说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地委行署、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以及全镇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的结果，在此我代表莲池镇党政班子及三万父老乡亲向地市两级领导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高蓉蓉带头鼓掌。

满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高蓉蓉宣布道：“现在由大阳地委书记江钧同志为英模颁奖！”

随之响起了欢快的乐曲，身着红装的礼仪小姐，引领着披红戴花的英模走到主席台前排，其中有艾民、党富根等人。

江钧热情地为英模们颁奖。

大会堂外面，党军驱赶的牛群的先头部队已经拥了进来，有两位戴红袖章的保安忙上前阻止，但如何能阻止得住？后边的牛群如浪潮滚滚，汹涌而入。

“莲池镇泥玩店农民上访团”的白布横幅，格外引人注目。

党军、党红又招呼人打出了几条赫然的横幅：“泥玩店水库工程是一起严重的造假工程！”“我们拒绝假‘脱贫工程’！”“我们要真‘脱贫工程’！”“党的实事求是的政治思想路线在莲池镇行不通！”

几百头菜牛很快把整个大会堂包围得密密层层，风雨不透。牛们或拉着长腔或吼着短调，此起彼伏，交相呼应。还有的大大咧咧地拉出了大泡大泡的粪便，臭味儿、臊味儿到处散发弥漫。更有甚者，几头发情的公牛母牛竟然在此欢快地进行着酣畅淋漓的交媾……

这些动人的场面引起围观者们的嬉笑与大哗。

会场内，一位大会的负责人匆匆走到高蓉蓉面前低语一番。高蓉蓉脸色为之一灰，压低嗓门说：“通知公安局和防暴支队，一定要控制事态。”这位负责人点点头，匆匆离去。

这时外边有牛敞开了粗犷的嗓门，还是那头颇有号召力的大肥牛，它嚎得尖亮、豪放、酣畅淋漓，立即引来群牛参与，此起彼伏，遥相呼应，汇成了雄壮的“牛声”大合唱。

江钧盯着窗外，皱着眉头问：“蓉蓉同志，外边是咋回事儿？”

高蓉蓉支吾了一下说：“有农民集体上访！”

江钧变得一脸严肃。

这时主席台下边出现骚动，代表们纷纷起身离席，拥向大会堂的窗口、门口，会场秩序顿时大乱。

高蓉蓉对着麦克风大声说：“请同志们都回到座位上来，群众上访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继续开会！”

与会代表重新落座。但是大家纷纷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秩序已经很难维持了。

江钧低声问：“蓉蓉同志，这集体上访与我们的扶贫表彰会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高蓉蓉摇摇头说：“还不清楚。”

江钧说：“偏偏在我们开会时冲击会场，是有备而来嘛。”

高蓉蓉说：“可能背后有人操纵！”

江钧严肃地说：“你去布置一下，迅速查明事件真相！”

高蓉蓉点点头，起身离开主席台，一边朝外走一边拨通了手机。

“高书记吗，我是化水清。”

“泥玩店农民集体上访的事儿你知道了吧？”

“刚刚听说。”

高蓉蓉大为光火地说：“水清同志，你应该清楚你的严重失职！地委江书记和全区的代表正在开会，竟让一群农民赶着几百头菜牛长驱直入进了大会会场，这是朝我们铜丘市委市政府的脸上泼污水嘛，政治影响极坏嘛，你这公安局长是怎么搞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那些干警交警都干啥去了？”

“高书记，对不起，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我失职我失职！”

高蓉蓉说：“你这会儿检讨有什么用？你必须马上控制事

态不得继续发展！必要时可以采取断然措施，把这次集体上访的幕后策划者揪出来绳之以法！但是你一定要注意政策，依法办案，不能执法犯法……记住了？！”

“记住了高书记，我记住了！”化水清连连答应后，马上进行了紧急布置。

几分钟后，市公安局大门口，各式各样的警铃声大作，响成一片，五六辆不同型号的警车一字排列，呼啸着冲出已自动缩起的不锈钢栅门，车上或坐或立着全副武装的公安干警。

几乎是同一时间，市防暴支队的金属大门也猛地拉开了。几十位头戴钢盔、手持电警棒、脚蹬深腰皮靴的防暴队员，步伐统一地跑了出来，跑出了一片“刷刷刷”的声响。他们一个个英姿飒爽，而又目光严峻，杀气腾腾。

铜丘陷入了一场空前的骚动之中。

此刻心里最光火的还要数艾民，他正对着麦克风吹牛皮时，望见了泥玩店人执起的一道道横幅，对那一条条张扬的文字，他并不感到吃惊，一如他自己精心创作的作品，被人一语中的地进行了命名。又如做贼者目睹到失窃者的表白与呼吁一样，他对此事的前因后果明镜样透亮，但无论如何也不曾预料到会有如此丢人现眼的结局。高蓉蓉已经狗血喷头地大骂了他一通，还留下了一句让他惊心动魄的话：“你这臭东西，回头我再跟你算账！你除了会送礼你还会什么？不，你连送礼也不会！”

艾民抓耳挠腮地在大会堂二楼找了一间空房，关上门就拨通了庞爱群办公室的电话，响了十几次铃都没有人接。他清楚这会儿庞爱群一准在办公室，并且正领着人生龙活虎地打麻将，只是庞爱群顾不上抓电话，也没有人越俎代庖。他气急败

坏地一个劲儿地拨着电话。

持续的响铃，使隔壁的党华不能平心静气地织毛线了。她走过来抄起话机说：“我是莲池镇，请问你是哪里？”

艾民怒不可遏地说：“我是艾民，你叫庞爱群……”

党华听出了艾民的火气，不由一愣，随之冲麻将桌喊道：“庞镇长，你的电话。”

庞爱群不耐烦地将攥着麻将牌的手一挥道：“就说我不在。”

党华做了个鬼脸道：“庞镇长，是咱们老一的电话。”

庞爱群这会儿因输红眼而耳朵失聪没有听清党华的表述，他随口大声大气地说了句：“就是俺亲爹的电话我这会儿也不接。”

庞爱群这句大声大气的话让艾民听了个清清楚楚，本来就一肚子难耐的火气，这一下气得脸都变色了，他厉声喝道：“党华，你过去把庞爱群的麻将桌给我掀了，就说是我艾民让掀的，都是些啥鸟玩艺儿！你告诉庞爱群，他可以不接他爹的电话，可我的电话他必须立马过来接！我告诉你党华，你如果不照我的话做，等我回去后处分你！”

党华走过去真的拎起麻将下边的桌布，轻轻一提就算是把麻将桌掀了。四位正热烈进行的“麻友”，一齐把愤怒的目光投向党华。

党华说：“你们别这么看着我，是咱们的艾书记艾镇长命令我这么做的，我要不做他就处分我，我是不得已而为之！”

党华又转向庞爱群说：“庞镇长，艾书记艾镇长说了，你可以不接你爹的电话，但他的电话你必须立马过去接！”

“麻友”们哄地一声笑了。

庞爱群冲诸“麻友”没好气道：“这下你们高兴了？我有

麻烦了你们就乐了，这不太阴暗了么？”

神鬼怕恶人，庞爱群立马起身，小跑去接电话。他对着话机一脸歉笑地说：“艾书记艾镇长，我是庞爱群啊，刚才有点儿小误会，对不起呀艾书记艾镇长！”

艾民怒气冲冲地说：“庞爱群你说你这镇长还想干不想干了，你要说不想干我立马就打报告换人。”

庞爱群的额头顿时浸出了密集的汗水，他结结巴巴地说：“艾……艾书记艾镇长，发……发生什么事儿了，让您这么上火？”

党华惊讶地望着庞爱群。

话机里的声音很大，艾民的声音党华听得一清二楚。

艾民说：“泥玩店一百多位农民赶着几百头菜牛来冲击扶贫表彰会场，这事儿把我艾民的脸丢尽了，庞爱群呀庞爱群我走时是咋交待你的？我让你无论如何也要控制住全镇的局面！你是咋搞的？我刚离开莲池一天多的工夫，你就给我冒了这么大个泡儿？！你真让我失望啊庞爱群同志！”

庞爱群擦着额头上的汗说：“这事儿怨我麻痹大意！这事儿怨我麻痹大意！我一定想办法弥补。”

艾民缓和了一下语气说：“这样吧，你马上给我查清泥玩店这起上访的主谋是谁。”

庞爱群忙说：“放心吧艾书记艾镇长，我一定将功补过，把您吩咐的这件事儿办好！”

庞爱群放下电话，立马就换了另一副面孔，他煞有介事地对党华说：“你打电话让党富根来见我！”

党华冷冷地说：“庞镇长，你是糊涂了吧，你不知道我爸这会儿也在市里开会？”

庞爱群揉着腮帮说：“让你爸开完会立马来见我！”

艾民放下电话，让人叫来了党富根。处在大会堂二楼的这间房子内，可以居高临下俯瞰外面集体上访的人群与牛阵，还有愈聚愈多的围观者。艾民脸对着窗户，气急败坏地训斥着党富根：“你是怎么搞的党富根？你这村长是咋当的党富根？你一脑袋糨糊儿党富根！你一脑袋糨糊儿党富根！”

党富根鹦鹉学舌道：“是的，我是一脑袋的糨糊儿！是的，我是一脑袋糨糊儿！”

艾民转身指着党富根的额头喝道：“你是一千斧子也砍不开的木头疙瘩党富根！你是一千斧子也砍不开的木头疙瘩党富根！”

党富根勾头耷脑地鹦鹉学舌：“我就是一千斧子也砍不开的木头疙瘩！我就是一千斧子也砍不开的木头疙瘩！”

看到党富根的一副稀泥巴样儿，艾民又好气又好笑地说：“你还不快点儿给我出去平息事态！”

党富根连声说：“好好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党富根出门看看四处无人，忍俊不禁地“噗嗤”一声，他忙边跑边捂住嘴，生怕艾民听见他的笑声。跑出大会堂后，他清楚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艾民的视线范围内，他急匆匆地从上访的乡亲中间穿过，有一双双亢奋的目光朝他闪烁，他也拉长着脸不去接应。他气喘吁吁地奔到党军面前，先跟党军使了个眼色，小声说：“一会儿别忘打我一下。”

党军会意。

这时有两位大会的保安径直跑了过来，分立在党富根的身后。

党富根虎着脸训斥道：“大军啊大军，你是咋搞的？你还没有一点点组织纪律性？我操心费力把你送到军队，你就这

样报答我啊？我看你这几年的军装是白穿了！大军你说你这样瞎折腾，我这个村长还咋干？”

党军也不搭党富根的话茬儿，他笑咪咪地凑过身去把党富根身上披的彩带与大红花取下来，很精心地披挂在那只领头的大肥牛身上。

众人“哄”地笑了。

党富根上前推了党军一把道：“大军你疯了你！你反了你大军！”

党军说：“我就是疯了！我就是反了！”

党富根小声说：“你打我呀大军！你打我呀大军！”

党军犹豫了一下，抡圆巴掌朝党富根脸上扇打过去。只是速度与力量的结合点儿没有找好，下手太猛太重了，弄出了很清脆的一响，党富根趔趄着跌倒在地，嘴角立即流出了鲜红鲜红的血。党富根心里骂道，你妈那逼大军，你这是真打呀！他嘴上却嗷嗷大叫着：“打人了呀！打人了呀！”

在一间小会议室里，江钧严肃地盯着高蓉蓉说：“你这是怎么搞的高蓉蓉同志，发生这么严重的群众集体上访事件，你们事前竟没有一点儿觉察？你们铜丘市乡两级干部都是咋做工作的？政治上怎么这样迟钝？”

高蓉蓉低着头说：“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艾民说：“江书记，我认为这是一起别有用心、有预谋的政治事件！”

江钧把目光转向艾民。

艾民接着振振有辞地说：“如此规模的农民集体上访事件，若没有人在幕后具体策划、指挥、操纵，是根本不可能的！”

江钧盯着艾民问：“这个幕后策划者的目的是什么呢？”

艾民想想说：“是嫉妒嘛！是对我们莲池镇的工作不服气嘛！是对我艾民的工作有成见嘛！”

高蓉蓉接着艾民的话茬儿说：“现在基层的工作难搞啊，你成绩平平人家说你平庸，说你没志气没朝气没锐气，人家瞧不起你。你做出成绩来了，又有人眼红你，嫉贤妒能，挖空心思拆你的台，这种事儿太司空见惯了！”

江钧说：“你们说的情况在其它市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我也能理解。不过作为党的干部，在基层工作的干部，一定要把引起民愤的事件化解在萌芽状态，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稳定，社会不稳定什么事儿也干不成，如果这种事儿意外突发了呢？我们首先要考虑要检查的是我们干部自身的问题！”

高蓉蓉、艾民及在场的干部频频点头。

江钧指着窗外群众打出的横幅问：“泥玩店水库怎么会激起这么大的民愤，简直是民怨沸腾嘛，这里边究竟有没有问题？”

高蓉蓉把目光转向艾民，示意艾民做出解释。

艾民把胸脯拍得山响：“我是泥玩店水库工程的总指挥，在整个施工过程中，从原材料的购进到每个施工环节的科技含量，都有市镇两级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现场监督，我以党性担保，绝对没有问题。当然啊，这么大的工程，也难免会触动一些人的切身利益，比如在工程发包问题上，那些得不到承建的施工队，那些推销劣质材料的建筑商，还有水库本身及配套工程需要迁址的农宅、农田都涉及到一些群众的切身利益——有几位包工头把红包儿都放到我的办公桌上了，我当时都发了火，说水库工程百年大计，靠的是质量是科技含量，那些屡屡暴光的楼倒桥塌的豆腐渣工程，全是你们这些红包造就的，只要我艾民在莲池镇主持一天，就决不允许你们这些人有恃无

恐，胆大妄为！”

面对下属党委书记的慷慨陈词，江钧也不好再就水库工程这一话题刨根问底，他指着窗外的大片牛群问：“这些菜牛是怎么回事儿？”

艾民坦然应答：“问题明摆的嘛，这是幕后策划者的损招儿嘛，目的还不是为了扩大影响！”

江钧皱眉思索少许后，认真地说：“高蓉蓉同志，你们市委一定要尽快澄清是怎么回事儿，泥玩店水库没有问题就还市镇两级干部一个清白，如果有问题决不迁就姑息还群众一个清白，这就是我的态度，我等着你的汇报结果！”

高蓉蓉点头说：“我马上布置！”

江钧冲艾民说：“你可以先走了。”

艾民点点头离去，出门后他意识到了什么，故意在门口滞留了一下。

室内，江钧对高蓉蓉说：“我会前跟你谈过的干部任命文件暂缓公布！”

高蓉蓉点头说：“我记住了。”

艾民脸色顿时拉长了，刚才高蓉蓉狗血喷头大骂他时，已经告诉了他文件的内容，这下他的副市长梦又白做了。是谁跟自己过不去呢？早不上访晚不上访偏偏在这会儿上访呢，他真想冲上去掂刀杀死这个策划者！可这人是谁呢？奶奶的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这人找出来！

党彬散记之七 逃离故土

丧事一完，柄娘柄伯即被权老板召去，算盘珠子一阵噼里啪啦乱响，结果出来了，三义和药店全部抵债，还差三百六十块钢洋。柄娘柄伯如雷轰顶，面面相觑。权老板泰然指着一张字据说：“凤闺女，这指印是你捺的，没错吧？”柄娘记得这方道林纸，木然点头。权老板将字据展到柄伯面前说：“柄，你识的字多，瞅仔细了，我念。”权老板扶扶老花镜，瞄准那几行蝇头小字，咬得字正腔圆，韵脚响亮，还拖出余音袅袅，不像念单据，如同唱戏文：

因党金凤无知，不谙世事。特委托万利来泥玩店权××筹办家父的殡葬。一俟丧事毕，即结算耗费，还清权家垫资。若现款不足当用祖业三义和药店的资财相抵。仍不足，党金凤自愿进万利来泥玩店帮工，以劳代资，还清辄止。空口无凭，立此据为证。

末了，权老板一锤定音，让柄娘即日进万利来干活儿，包吃住，月薪一块钢洋。三义和的招牌已改为“万利来药店”，让柄伯仍当班值诊，为学徒。而学徒期间不计薪水。

如此算来，需十年才能还清欠资。

柄娘柄伯哑巴吃黄连，只好听天由命。他俩被安排在权家

堆放杂物的后院，白日柄伯去药店守柜台，柄娘守着清冷的院落捏泥玩。

刚住下不久，接连几个深夜都有猫子“叫春”。始初，大黄与之对阵，冲颓墙狺狺狂吠，随中止猫叫。隔日，“叫春”声又起，柄娘连声唤大黄，没有回应。柄娘执灯出来，见大黄横卧当院，七窍出血，已毙。

大黄在党志贤家多年，与柄娘形影相随，宠爱有加。人吃肉，它也吃肉；人喝汤，它亦喝汤。村里人抢绝户时，它曾被掳走数日，其间拒绝进食，吼叫不止，任谁近前不得。最后终于挣脱铁索，一溜烟奔至莲池，找到了主人。不料它出了深坑，又落入陷阱，终未逃脱暗算。柄娘柄伯抱住大黄恸哭半夜。少了天敌，猫叫春愈演愈烈，声不大却尖啸，若哭若泣，还谄练转调儿，弯子拐得极陡，聒噪得柄娘心惊肉跳，毛发耸然。柄伯毕竟年少，加上白天劳累过度，一向是倒头便睡，睡则如死。看看柄伯百呼千唤不醒，柄娘只好蒙紧被子，连大气儿也不敢出。

这天，权老板让柄伯即日起夜里看店。柄娘说柄还是个孩子睡觉不知道颠倒蹬被子尿床——权老板不等她说完就把脸一噘，高声呵斥：尚未圆房就同居一室成何体统？万利来家大业大容不得伤风败俗丢人现眼！

是夜，柄娘独守后院，亥时刚过，猫声又起。许是更深夜静，万籁俱寂，滤去了驳杂；也许是风轻月白，光洁若水，涤净了芜尘。遮掩与伪饰淡化了，一切皈依自然。柄娘从声声猫叫里，品出了少东家洋面的腔儿，顿时幡然醒悟。她麻利将削泥刀揣在怀里，听到拨门声，她猛地亮了灯，削泥刀在胸前闪着寒光。她恨恨骂道：“洋面！你这个狗杂种！死了你的心吧，我活着是柄的人死了是柄的鬼！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你要再

动一下门，我就死给你看！”

柄娘拖柄伯出走时鸡刚叫头遍。她明白自己是狼嘴边的肉，躲过了初一未必能躲得过十五。近来她不断听说党铁汉在塞外活动，还风传党铁汉当了什么军长已经很发达了，她就决定带柄去塞外找这人世间惟一的亲人，即便是找不到，天下之大能没有安身立命之处么？

天漆黑，乱搅雨丝。远处时现时隐的渔火，点点星星，惨绿怪红。通往码头的小路如膏了油，柄娘柄伯相依相搀，一步三滑，记不清摔了多少斤斗，才登上了守候多时的乌篷船。雨夜的乌龙河，莽莽苍苍，一无尽头。咿呀桨声，召唤着喧响急流。浪尖捧举的小船，起伏颠荡，有如一片孱弱的浮叶，随时都会沉没或破碎。柄娘用绳子系了柄伯的腰，而绳头紧紧地绕在她的手脖上。柄伯晕船，这会儿的感觉像是装在玻璃瓶子里。而瓶子被一条线急急地拉扯着，若沉若浮地疾游。他觉得浪响充耳，水色弥眼，阴阳莫辨，世界尽染橙黄。柄娘双手合十，翕动唇舌，嚶嚶不停。柄伯听出是《孟兰盆经》和《金刚经》。当年妈领他放河灯时，也是这般姿态这般腔调儿。柄伯不由一阵心热，伸手抱紧了柄娘的腰肢，屏气聆听。柄娘的音色音韵和着浪喧浪响，滴滴润注柄伯的心田，沉淀了多少年还记忆犹新，声声在耳。

“凤姐，咱们这是去哪儿？”

“找咱爹去，找到咱爹就有好日子过了。”

“爹在哪儿？”

“听说在塞外。”

“那是长城的北边，能找到么凤姐？”

“能！有嘴有腿，有嘴能问路有腿能走路，咋能找不到？”

“爹还在筹措修水库的钱吧？”

“当然，乡亲们不都这么说么？等钱筹够了，爹就回来了。”

“我们跟爹一块儿回来修水库。”

乌逢船溯流而上，飘摇风雨。抵达螺湾镇时，正赶上一列火车卧轨喘气。柄娘拽着柄伯爬了上去，车箱里满载着煤，柄娘盘出个窑窝儿，裹柄伯隐进去。车风像鞭子，沾着煤屑猛抽猛砑，深入骨缝骨髓。柄伯颊紫唇青，泣涕不已。柄娘敞怀搂紧他，团成一只刺猬。

火车颠晃了两天一夜，才缓缓停住。柄娘抬头，只见不远处站着一片散疏的瓦屋茅舍，几条弯路斜道横竖其间。有头曳车老牛撅扬尾巴，酣畅地拉出一脔热粪，星点而坠，匀布在两行蹄印中间，亮着一溜斑斑黑色。近处，有数株毛白杨参差兀立，树叶早被时光摘尽，一穴鸦巢少了掩饰，蓬蓬如一捆乱柴，旗帜般召唤暮归的老鸦。鸿蒙天际有黑点盘旋，遥落声声噪鸣。

这时，传来一女子惨烈的惊叫，柄娘柄伯同时乍起。令人悸动的场景，就发生在他俩眼皮底下。一少妇袒露双乳、赤裸下身，被几只大手钉死在月台上。一位马脸军官耳赤面红，正亢奋施暴。后边列队等候的七八位着黄皮的汉子，纷纷宽衣解带摩拳擦掌。那少妇沙哑着腔悲怆泣叫，如同心肝被一刀一刀削去。柄伯怒火中烧，抓起一把煤块，扬手欲掷。柄娘机灵地攥住了他的手，却没有堵住他的口。一声“着镖！”惊动了列队等候的士兵。顿时有个快乐的声音冒了上来：“哟嗬，还有个娘儿们哩呀！”这个操动快乐音腔者在发现柄娘之前，一直在队列的尾巴梢上沮丧。看着别人吃而自己不得吃的痛苦绝非寻常，再说即使轮上了，也是搅别人的糗糊盆子，要多腻歪有

多臃肿。柄娘的背影令此人眉舒眼展，他猛跨过来，后卫变先锋，双手揽死车厢扶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此刻，夕阳遁入西山，夜墨洇着原野。柄娘的手里已暗攥着两大块尖锐的煤石，打算拼个死活。这是一列军车，除去这一厢煤外，其余全是有武装押送的粮包。煤粉恣意地把柄伯与柄娘涂成了两个乌鬼。在刺刀指过来的一刹间，柄娘已乱了头发，嘴角悬起了拉拉的口水，眸子也匿到了眼皮里边，只剩下白眼珠一翻一翻。这位捷足先登的“黄皮”顿时兴味索然，他刷地调转刀锋，寒光布满了柄伯的脸庞，随之是一声恫喝：“她是你什么人？”

柄伯字字千钧地说：“我娘！”

就在这时，马脸军官杀猪般的嚎叫，引得月台上又一阵骚动。车上这位黄皮扫兴地盯着柄娘柄伯吼道：“还不他妈的快滚！”

颤颤地下车后，柄娘的周身还透湿着冷汗。多亏了这节煤车，如果她和柄伯扒乘的是另外任何一节车厢，她的命运决不会比这位少妇稍好一些。此时，月台上的兵士们已作鸟兽散。那位少妇呈大字形晾着，一根专门对付枕木的铁撬杠，从她的阴户入肩胛出。紫褐的血顺撬杠汩汩溢出，洇进结构月台的石缝。血泊里礁石般立着两只割弃的硕乳，还漂浮着一块破舢板状的恶物，是马脸军官野蛮的舌头。

正文第十三章 幻觉成真

高蓉蓉真的成功了，她的心血没有白费。

这个可口的馅饼是二百万，她狮子大张口独吞一半。艾民一脸苦笑地摆着困难：“泥玩店水库这个项目是杨清臣在任时立下的，杨清臣已拿走八十万，剩下这二十万打不通这各个关节呀，如今是河里的神儿沟里的鬼儿打点不到都绊你的腿，你说这可咋办哩高书记？”

她坚持一毛不拔，他无奈只好依她。

那天他把一百万元的储蓄存单放在她办公桌上时，她连看也没看就起身离座走到了窗前。

他不知自己又做错了什么，诚惶诚恐地说：“我可以走了吗？高书记？”

她没有转身，但是他发现她点了点头，从侧面感觉到了她仍是一脸的冰冷。他便朝外退步，他离开时一直是这样，小心翼翼地退到门口再转身，出去后再转过来把门轻轻带上。这次，当他小心翼翼地退到门口时，听她轻轻地说了一声：“你别走。”

他立马停住，一脸的张惶。

她仍未转身，像是对着窗户自言自语：“今晚我请你吃饭，七点一刻在我的老家，大阳地委家属院你去过的。”

他大吃一惊，虽然听得清清爽爽，但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因为他知道，且不说她请别人了，自她来铜丘后从不吃请，一些中层的头头儿为了感情投资，挖空心思招数使尽，也没有一人如愿。这是何等的恩宠！从天而降！他忙侧侧身子拉拉耳朵说：“高书记您说啥？”

“今晚七点一刻你到我老家来！”

“还是我请您吧高书记，您在大阳选个地方。”

她这才转过身来，低声呵斥道：“你这人咋回事啊？这样啰啰嗦嗦、婆婆妈妈？”

他不敢再多嘴，忙捣蒜般磕点着头走了。

看到门被他轻轻地带上后，她利箭般地冲过去，把门锁死，并关上保险。之后，她又利箭般地冲到办公桌前，不及坐下就双手颤抖着抓起存单，认认真真地连读数遍，她的整个心灵都在无声地呐喊，一百万啊，整整一百万啊，我有一百万了呀……

她这才坐下来，喝几口水，镇定一下情绪，拨通了胡琰的手机，她说：“是你么老流氓，我们有钱了。”

“存单是化名么？”

“是。”

“是那个数么？”

“是。”

“你很得意？”

“当然。”

“得意无不可，但不能忘形。”

他压缩了语言中的全部感情色彩，变得干巴巴的，她觉得意外，但又在意料之中，她的心反倒一下子平静了，这就是他的功力他的老辣，百里之遥也能悉察她的心态，并左右她控制她。

“你还记得你下一步咋办吗？”

“记得。”

“你重复一遍。”

“到一个没有安装监视录像的储蓄点把款取出，再转到香港九龙花旗银行的账号上。”

他这才有点儿笑意：“记性尚可。”

“老流氓！”

“你今后就是在休假时，也不可带贵重首饰，不可穿高档衣服，不可用高档化妆品，不可进高档消费场所，记住了？”

她没好气道：“记住了！记住了！”

“你不要不满意，狼还会依据季节的变换来改变自己的毛色哩，人还能不如一条狼？”

她故意咬牙切齿地骂道：“你是一条大色狼。”

晚上七点一刻，她把门打开了，艾民正好立在门口。她侧一下身，让他进来，然后把门轻轻地关死，还上了保险。

她散开了平时在班上的发髻，长发披肩，一件黑色的无袖连衣裙，该高的胸脯挺得很高，该突出的臀部格外的突出，显示出一个有身份的女人的高贵、庄重、典雅，还有一种成熟的性感。她说：“把你的手机呼机全关了！”

他笑笑，忙照着做了。

她无言地朝餐厅一指。

他笑笑，走了过去。

她在背后轻斥道：“你吃饭从不洗手么！”

他脸一红，忙奔向卫生间把手洗了，还照着镜子整了整乱发，出来时发现她已经入座了，他就在她的对面坐了下来。

餐桌上的盘碟不是太多，但菜肴精致，色香味俱全。六荤

是：煊公鸡冠、烧鹅翅尖、溜鸭掌丝、炸墨鱼块、炒苜蓿里脊、煎羔羊肝。还有四素：凉拌西芹、爆西兰花、杏仁、开心果。酒水是一瓶法国红酒。

他暗暗称奇，连连唏嘘，说：“高书记好手艺呀！”

她淡淡一笑，说：“那你就多吃点儿。”

他顿时为之感动，不仅为她这“难得一笑”，更为她这句富有人情味儿的话。

朝下是他跟着她的筷子，她指哪儿他打哪儿，她斟酒他就喝，她举杯他就碰。一瓶酒很快就完了，她又打开一瓶。

其间基本无话，就是他说上一句半句“高书记您的工作方法好啊”、“高书记大家都敬佩您呀”之类的恭维话，她也不接话茬儿，最多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哼一声，或随便点点头。

这种不停顿的吃喝方式，很有些速战速决的意味儿，他原本想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多“套套磁”，多拉拉家常，多增加些感情积累，可她不给他机会，他也只好客随主便。她的脸颊很快就冒出了红晕，妩媚了许多性感了许多，这都是平时他更难得一见的。他顿时感觉到了酒的力量，身心都在发热发烧。

“我喝多了，我得去休息。”她说说着站起身，就打了个趔趄，他机灵地冲过去，拉住了她的左胳膊。照通常的方式，他应该把她的左胳膊绕过他的颈后，用左手握紧她的左手，右手抱紧她的腰肢，这种相携相偎的姿势会稳妥些。他确实也想采用这种姿势，但就在那一刹那间，他改变了主意，原因是她不是一般的女人，她是市委书记，是他的顶头上司，是主宰他命运的上帝。伴君如伴虎啊，他稍有不慎冒犯了她，那种后果是闹着玩儿的么？他吃不了就得兜着走。看来她真的不胜酒力，他拉着她的胳膊如同牵着一根缰绳，支撑不住她的身体重心，如何能扶得稳妥？她又朝前一跌，大有如泥委地的势头。他惊了

一下，但只是加大了拉她左胳膊的力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姿势。

她又朝前一跌，因为缺少有力的扶持，便如泥委地。

他惊惶之极，犹豫着不知如何才好。

“抱起我。”

他这才如梦方醒，弯腰抱起了她。昏迷中的她下意识地伸开双臂，勾紧了他的颈脖，她与他便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可他并没有感觉到她的女性特征，连她的温热、柔软与馨香也不曾顾及，好像他怀里并不是一个仍不乏四射魅力的女人，仅仅是他的顶头上司，仅仅是主宰他命运的上帝。

他把她平放到床上。

她说：“水——”

他麻利倒一杯纯净水，端了过来。她平躺的姿势当然没法喝，有了刚才抱的经历，他已经没了顾忌，就把她扶起来，让她依在他的怀里，喂她喝完一杯。

她的精神似乎好了一些：“再来一杯！”

他把她抱在怀里，又喂她了一杯。在她一口一口喝水的当儿，他无意中从她的领口处，看到了吃紧的乳罩、遮不严的乳根，还有深深的乳沟，他的头不禁一轰，油然而生一种犯罪的感觉，她是顶头上司，主宰他命运的上帝啊。

再次躺下后，她说：“毛巾——”

他迅速跑向卫生间，拎一条湿毛巾过来，看她闭着眼睛没有接毛巾的意思，就替她擦了擦脸。擦完后，她侧过身子，用手去拉背后的连衣裙拉链，拉了两下没有效果，她说：“帮我拉开——”

他的心怦然一动，操动拉链的指尖在发抖。随着连衣裙的敞开，她白皙的脊背、腋窝、及半个未被乳罩遮严的乳房袒露

在他面前。她又背着手，做吃力状解乳罩的挂钩，解了解仍未解开。这次他不等她发话就帮她解开了，她的乳房纵侧面完全暴露了，他瞥了一眼，为之惊叹，为之唏嘘，真的硕大硕大哟，高挺高挺哟。

她转过身来，将乳罩从胸前一把拉出，随手扔在床的另一头，之后盯着他说：“脱！”

他愕然失色。

她专注着他说：“脱，把你衣服脱了！”

他顿时恍然，但不相信这是真的，她是他的顶头上司，主宰他命运的上帝呀，能与她，能与她干么？他解领带的手在犹疑，这干的后果是什么呢？是艳福呢还是灾祸？

她脸上冒出了锐气：“你咋回事？！你快脱呀！”

他这才加快了速度，甩掉衬衣，鞋子、袜子、裤子，最后保留了贴身的短裤。

她瞪着他：“脱光！一丝不挂！”

他只好恭敬不如从命，逢这样的场合他一般都保留着这最后的武装，因为他这部器官格外硕大，是平常人的两倍，他怕授人以柄留下笑资。但对她的命令他不敢不从。

他一丝不挂地站在她面前。

“你上前一步！”

他便上前一步。

“慢慢转身！”

他便慢慢地转了一周，三百六十度。

“再转一次！”

他又慢慢地转了一周，又一个三百六十度。

“站过来！”

他就过去，站到床边。

她伸手托起他的器官，他的器官一下子胀开了，高高地挺举着，如一杆带刺的黑缨枪。她把玩着他的黑缨枪，从她的神情上他感觉出她的惊奇与爱不释手，她上翻下翻，左看右看，好一番认真地审视，像一位挑剔的购者，选择一件急需的商品。她说：“你没有什么病吧？”

他忙摇着头。

“你快去冲洗一下！”

他失急慌忙地冲向卫生间，折转回来时，她已经一丝不挂地躺着，眼睛半闭着。他想重复一贯的操作程序，也来个一箭上垛，短平快。他猛地伏到她的身上，持枪便刺。奇迹就在这时发生了，她脚手并用，一下把他蹬下床去。

他不由大愕：“高书记，我……我？”

她瞪着他：“你就这德性？从来就是这德性？”

他一头雾水。

她挑明了：“你连一点儿过程也没有？”

他恍然。

她闭上眼睛。

他二度上马，用手揉搓她的胸。

“用你的舌头，吻遍我的全身！”她没有睁眼，但语气很威严。

这下他心里有底了，也踏实多了，照着她的命令，由上而下，正面侧面背面，不空白一处。吻及敏感的部位时，他如舞场上听命于男士手示的女伴，她无言地紧握他的手臂即为不让转移，直到她的手松开时，他才朝下转移。说内心话，对她的阴部，他是想跳跃过去的，他从未有过这种经历，虽然他不止一次地看黄色录像，那上边的口交动作司空见惯，可他一直难以想象。他恶心这些。他不能承受这些。无论从心理上与生理

上，他都不能承受。法定的妻子画画没有过这种要求，那两个固定情人没有过这种要求，那三四个若即若离的性伴侣也没有这种要求，那些记不清的一次性的三陪女更不敢有这种要求。当他的舌接近那个部位，他斗着胆想绕开的当儿，她意识到他的犹豫不决，抓他臂膀的手又加力了，这是无声而坚决的命令，她不允许他绕开。她一字一句地说：“怎么？你嫌脏么？”

“哦……不……不！”

“告诉你我一天几洗——它比你的嘴都干净！”

他连连说：“是干净，是很干净。”

不等他把违心的假话说完，她的另一只手猛地把他的头捺了下去，使他的唇部与阴户实实在在地吻了个对接，迸溅的爱液，濡湿了他的唇，濡湿了他的颊，濡湿了他的面……

“伸出你的舌！”

他照着做了，他不得不照着做。他这样告慰自己，凡新举措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开始不适应，做着做着也就适应了。何况他不适应也得适应，他敢不适应么？

她说：“再伸伸！”

他就再伸伸。

她两只手紧紧地抓着他的两只胳膊：“就这样做！”

“深入点儿！”

他就深入点儿。

“再深入点儿！”

他就再深入点儿。

她的两只手越来越紧地抓着他的胳膊，他坚持很长时间了，大概有一个世纪了吧，她也没有松开的意思。他只好这样做着，照着她的意思做着，他开始难以适应她的爱液，觉得有一种怪味儿，腥臊？苦涩？甜腻？恶臭？他直想呕吐，但一想

她不是一般的女人，是他的顶头上司，是主宰他命运的上帝呀，他便觉得唇边爱液的怪味儿没有了，竟有一种淡淡的香味儿，是什么香型？玫瑰露？菠萝蜜？马奶子葡萄？砀山黄梨？青岛红苹果？他细细地品尝鉴别之后，才恍然意识到这香型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复合香型，有点儿像美国的可口可乐，对！就像是美国的可口可乐！而他一向对这种洋饮料情有独钟，尤其是在酒后特别是痛饮洋红酒之后，他是必定要来一气可口可乐的，这叫金马配银鞍，洋酒配洋饮料，他常喝的可口可乐的包装有两种，一千五百毫升的瓶装他得一瓶，玛口铁罐装的绝不会少于三罐。这会儿他突然就有了条件反射般的舌干噪燥，舌头也就自然地活泛起来动作起来，如一条长期处于干渴之中突遇甘霖的水蛭，兴致勃勃地蠕动着吮吸着……

有了她无声的示意，他才停止了“可口可乐”的痛饮。他以为进行了如此厚实的铺垫，该进入实质性的阶段了，这如同经历了辛苦的春种，挨过了漫长的夏天，终于等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举枪欲刺时，竟被她一把推开了。他不由一愣说：“高书记您不叫？”

“用工具！”

“放心吧高书记我没有病。”

“用工具！”

“我没有准备工具呀！”

“门口的药品零售店里就有！”

他从来就不用那玩艺儿，像穿着衣服洗澡，没滋没味儿的，他的信条是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那一会儿啥都顾不上讲了，哪怕得艾滋病又何惧哉？

她见他犹豫，便轻声喝道：“你怎么不去？！”

他买回来后，她盯着他戴了一只。她摇摇头说：“不安全，再套一只！”他心里别提有多委屈了，过去一层不穿这次连升两级，还会有贴切的感觉吗？这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可她让套他就得套，由不得他不套，谁叫她是他的顶头上司，是主宰他命运的上帝呢！

后来，当他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地刺入她的身体的时候，罩在她身上的甲冑般的“官气”也同时被刺成了碎片，他发现她“啊呀”一声便陷入了被动，这种戏剧性的转机是他始料未及的，她失去了自持失去了飞扬跋扈失去了专制独裁，退回到本来的性别成了本真的女人，他终于有了发泄一腔忿懑的机会，一种强烈的复仇心态完全左右了他，他忘记了这是在做爱，他以硕大的器官为武器施展报复，他恨恨地瞪着紧闭着眼睛的她，配合着威猛穿刺的节奏在心中呼喊：我叫你欺负我你这臭女人！我叫你飞扬跋扈你这臭女人！我叫你独裁专制你这臭女人！……

面对他的猛烈进攻，开始她还牢记自己的身分保留着起码的清醒，顽强地坚持着缄默身体语言，不迎合不外露默然享受在胡琰那里从未感觉过的新鲜与强烈，后来她实在是撑不住劲儿了，脑袋不得不随着他的节奏一百八十度地大幅摆动，他看透了魂灵出窍后的苟延残喘，咬牙切齿地想我非让你大叫出声不可，他随之加快了力度与频率，心里默默喊着口号：臭女人！臭女人！臭女人！……她终于全线崩溃，一声失语，重复了她在胡琰身子下边无数次的吟叫：“我的艾民呵……呵……呵……呵……”之后紧紧地抱住他的腰补充了一句，“你真是一匹大种马呵……呵……呵……”他用得意的目光盯着化为一摊泥水的她，恢复了在所有女人面前的男子汉气，他断然省去了好男人在大战结束时的诸多善后工作，骄傲地翻身下马，一

挨枕头便呼呼大睡，随之鼾声如雷。但他很快便醒来了，醒来时发现自己倒在地上，肩头处磕伤了有一片青紫……他恍然明白他是被一脚踹下来的，不由性起正要失声恶骂时，看到了她喷火的双目，他不由打个激灵，记起了自己的身分与角色，虽然自己刚刚狠狠地干了她，可她的身分并没因此而改变，她仍然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仍然是主宰自己命运的上帝呀。此刻她紧拥睡衣凜然而坐，做了个手势让他靠近。他照着做了。他哑然地盯着她，等候着她的发落。她伸手给他两记耳光，左右开弓，下手挺重，他顿时觉出热乎乎的疼。之后，她又把他的头狠狠朝下一捺，气呼呼地骂道：“你舒服了不是？你就这德行？瞧瞧你的鸟样！”他发现自己周身全裸，刚刚猖獗一时的器官已经疲软了，罩在上边的两层塑料薄膜也皱巴巴的，整个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像一只蔫了的黄瓜。他不得不做个尴尬之极的苦笑，连连说：“对不起高书记！对不起高书记！”

正文第十四章 密谋报复

党富根、党铁羊接到庞爱群的通知赶到莲池镇时已近傍晚。庞爱群二话没说就把他们带到了镇政府旁边的一家小酒馆里，要了两瓶“铜丘春”，先上了四个冷盘：蒜蓉牛百页、醋浸猪耳朵、凉拌粉皮、卤花生米。

仍然是二话未说就开吃开喝。

党富根清楚庞爱群摆这个酒摊儿为的是调查村里上访的事儿，他原本是执意不来的，庞爱群在电话里发了脾气，说你是村长你们泥玩店出这么大的事儿，让镇上丢这么大的脸不关你几天就够便宜你了，你必须把党铁羊给我带来。对庞爱群开口就要党铁羊，他当即就反对说庞镇长你还能不清楚党铁羊的德性说话如放屁。庞爱群对泥玩店的人和事差不多了如指掌，庞爱群冷笑道你党富根怕党铁羊嘴巴漏风不是？我就是偏要党铁羊不能再换别人。最后庞爱群还特别提出在追究党铁羊问题时他不能在场。在来莲池的路上，他反复告诫党铁羊说：“你最好是一问三不知，最起码也不能信口乱说。”

看着两瓶“铜丘春”快完了，庞爱群连连示眼色让党富根回避。

党富根只好起身说：“你们俩先喝着，我出去方便一下。”他走到门口便停了下来，蹲下身子，点着一支烟抽了起来，耳朵却点滴不漏地听着里边的动静。

室内，庞爱群让服务小姐又打开了一瓶“铜丘春”，热情地为党铁羊倒酒，夹菜。

党铁羊也不客气，大嚼猛喝，很快便被酒精拿住了头，昏昏然飘飘然起来。可他酒醉心里清楚，明白这酒菜可不是白喝白吃的。等庞爱群开始调查摸底时，他很大气地晃着脑袋说：“庞镇长，我这人是爱吃点儿喝点儿，人也穷，可人穷志不短，出卖人的事儿我一般不会干！”

庞爱群不无鄙视地笑道：“那二般呢？”

党铁羊一脸讪笑：“那……那就看你庞镇长出啥价钱了！”

庞爱群也快人快事地掏出五张“老人头”，一把甩在了党铁羊面前。

党铁羊先把钱抓到手里，匿入怀中，然后寡廉鲜耻地盯着庞爱群说：“再加点儿！再加点儿！谁不知道你们当领导的来钱容易，不在乎这几个小钱儿！”

庞爱群迟疑了一下，又甩给党铁羊三张“老人头”。

党铁羊迅速把钱装进怀兜儿里后说：“进城上访，都是党军组织人干的！”

门外，党富根大吃一惊，他起身跳脚骂道：“党铁羊，你这见钱眼开的家伙，你这下可把大军酷害了，你把大军酷害了呀！”

庞爱群听到了外边的动静，忙起身奔出来，一见党富根，便皱着眉头说：“党富根我咋交待你的？你咋在这儿听起墙根来了？你给我走！你给我走！”

党富根涨红了脸说：“党铁羊绰号党粘子谁不知道？你要听他的庞镇长，你大白天跳人家的院子……”

庞爱群一边朝外推着党富根，一边说：“这里没有你的事儿，你给我走你给我走！”

党富根跺脚走了。

庞爱群折转进包间，笑着给党铁羊倒了一杯酒，轻轻重复道：“党军？就是那个复员军人？”

党铁羊恳切地点头：“就是他，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小子！”

外面，党富根又蹑手蹑脚地回来了，他担心党铁羊这张放屁嘴乱放屁，即便不能制止，知道党铁羊都放些啥屁，也好做个防备。

里边，庞爱群停顿一下，又问：“铁羊，你发现有没有市里镇里的干部在这里边出谋划策？”

党铁羊想了想，轻轻地摇摇头。

庞爱群接着提醒说：“你好好想想前几天有没有市里镇里的干部在你们泥玩店走动？与党军泡在一起？”

党铁羊突然眼睛一亮。

庞爱群从党铁羊的目光中领悟到了什么，忙兴奋地问：“想起来了铁羊？”

党铁羊嘿嘿一笑说：“庞镇长，我还真的想起了一位国家干部，他前一段一直在我们泥玩店泡着，不过庞镇长，你是知道的，我党铁羊这个人啊，人是穷了点儿，可人穷志不短，出卖人的事儿，我一般是不会干的……”

庞爱群愠怒道：“铁羊，刚才我不是已经给过你八百了吗？你咋能没完没了呢？”

党铁羊说：“打盆说盆打罐说罐，刚才咱们已经两清了嘛！”

庞爱群没有好气地又甩给党铁羊三百。

党铁羊麻利收拾好钱后才说：“党彬，党彬一直在村里搞什么调研。”

庞爱群紧盯着党铁羊说：“这是真的？”

党铁羊一口咬定：“绝对没错，你知道我这人，价钱嘛可以高，但人硬货也硬。”

庞爱群接着问：“你说党彬都在你们村干了些什么？”

党铁羊说：“一直都与党军泡在一起。”

庞爱群又追问了一句：“党彬与党军一直泡在一起？”

党铁羊信誓旦旦地说：“天地良心，我可以对天起誓，我党铁羊拿了你庞镇长的钱，如果有半点儿瞎话，让天打五雷轰！”

庞爱群阴阴地耸了耸鼻子，好一阵默然无话。可他的目光一直审视着不停地朝嘴里填塞的党铁羊，心想不可能再从这个臭粘子嘴里掏出什么东西了，再说有了这样的结果在艾民那里也算有个交待了，便起身离席连声招呼也未打就甩手而去。

“庞镇长！”党铁羊起身叫道，可庞爱群连哼一声也没有，他紧跟了几步，庞爱群仍没回头，他自觉没趣，讪笑着愣在那里。

外面，党富根迅速闪到一边，紧贴墙根立着。

庞爱群心里有事儿，急火火地走了。

党铁羊回望一眼满桌的美味佳肴，不忍心放弃，就又折回重新落座，抄起筷子挑可口的猛夹一气。

党富根一脸冷笑地走过来说：“铁羊悠着点儿，可别吃撑死了！”

党铁羊头也不抬地说：“富根哥快坐快坐，还吃还吃。”

党富根冷冷地说：“我吃不惯这昧心食。”

“你不吃我吃，不吃白不吃。”党铁羊竟顾忙活着朝嘴里填塞，也没听出党富根的弦外之音，直到大嚼得连连打起了饱嗝儿，才狠心不舍地自言自语道：“这么多的好酒好菜丢在这里

太可惜了，对了，吃不了兜着走，兜回家可以慢慢解馋。”于是，他把剩下的半瓶酒拧好盖子，又大大咧咧地一挥手招来服务员，很豪气地说：“拿几只塑料袋来，统统打包儿！”

党富根与党铁羊并肩推着自行车离开喧闹的莲池镇时，乡间小道已经沉浸在茫茫的夜雾中。党富根一脸揶揄地说：“铁羊，你今天的手气不错啊，发财了呀！”

党铁羊嘿嘿笑着，从怀里摸出两张“老人头”朝党富根手里塞。

党富根一把推开，不要。

“富根哥，你是知道的我这人虽说穷了点儿，但人穷志不短，我党铁羊从不吃独食！”党铁羊说着再次执拗地朝党富根手里塞。

党富根再次坚决地推开。

党铁羊愣道：“富根哥，你是嫌这钱扎手么？”

党富根冷笑一声，无话。

“你是嫌少吧富根哥？”党铁羊诧异地说着，又从怀里摸出了两张，很艰难很痛惜的样子无以言表。

党富根一把推开党铁羊说：“铁羊兄弟，你错了，要是往常要是别啥事儿你想吃独食我也不会让你吃，你还非得给村里做做贡献不可，可今天你这钱我连沾也不会沾。”

党铁羊一愣说：“那你为啥？”

党富根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为人做事儿不能太阴损太缺德，你知道你得的这几个黑钱儿会给大军治什么罪么？”

党铁羊傻鼻子愣眼地说：“我说的是实情啊，并没有屈他大军呀。”

党富根接着吼道：“大军快做你的女婿了你知道不知道？”

党富根说完狠狠瞪党铁羊一眼，使劲“哼”了一声，转身骑上车子飞快离去。

党铁羊愣怔了好一会儿，才迷瞪过来，他冲着党富根背影，像是发火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大军你他妈想做我的女婿？你他妈也不撒泡尿照照你的脸，你他妈瞎子伸指头指啥？”

党铁羊当然不曾想到，此时此刻在泥玩店水库的大闸下边，他女儿党红正与党军并肩坐在月光的阴影处。

党军的双目中燃烧着青春的烈焰，直盯得党红不敢与他对视，她不得不把脸扭向另一边。他朝她身边慢慢移动，两者之间的距离迅速缩短着。她猛地转过身轻声喝道：“不许动！”

党军防不胜防，大吃一惊，连面色都霎地变白了。

党红“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党军也随之放声大笑。

这笑声引来了四位全副武装的警察，他们距水库大闸也就四五十米的样子，四只钢盔在月光下闪着，贼亮。

带队的是莲池镇派出所所长方正文，他一脸核桃般的皱纹，眼里透着狡黠与得意，他果断地做了个迂回包抄的手势。

党红将一截树枝横亘在她与党军之间，态度严肃地说：“这是分界线，你要是胆敢再入侵的话，我立马走人！”

党军有些口吃地说：“小红，我……”

党红坚定地说：“你住嘴吧，这就是你当兵当出来的德行？”

党军红着脸说：“我只想亲亲你，不敢也没有想别的。”

党红一字一句地说：“亲亲？亲亲就可以随随便便？亲亲

就可以不当回事儿？”

党军结结巴巴地表白道：“小红……小红我不是这个意思。”

党红伶牙俐齿地说：“那你是什么意思？”

党军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党红“吞儿”地笑出声来。

这时，保持着军人机敏的党军突然感觉到了身后轻轻的脚步声，他猛地下意识地推一下党红，压低嗓门道：“小红，有人！”

党军党红同时站起。

四位警察如同天降，一齐大声喝道：“不许动！”他们将党军党红围在中间，四根高压电棒挺举着，随时都有可能戳点下去。

党军斥问道：“你们要干什么？”

一位警察说：“抓流氓！”

党军大声喝问：“谁是流氓？”

方正文哼了一声说：“你们两个深更半夜钻到这前不邻村后不靠店的山旮旯里来干啥？是来学雷锋哩么？”

警察们齐声大笑。

党红气得脸色陡然变白。

方正文接着说：“你说你们不是耍流氓又是干什么呢？”

党红厉声说：“我们是在谈恋爱，谈恋爱也犯法吗？”

方正文又哼了一下鼻子说：“谈恋爱当然不犯法，可你们不是谈恋爱，你们是在流氓鬼混。”

党红气得说不出话了：“你……你们……这是胡扯八道！”

这时，党军瞅对方个冷不防，突然蹲下身子一个扫堂腿扫倒了两个警察，方正文与另外一个警察挥着高压电棒直扑党

军。

党军机灵地奔向大闸旁的悬梯，飞快地攀爬上去。

方正文与另一位警察忙披挂好高压电棒，也跟着朝上爬。

那两位倒地的警察迅速爬起来，顺着堤坡试图围堵党军。

党军爬上闸顶后，冲着发愣的党红大声喊道：“小红快跑！快往家跑！”

党红恍然，转身就跑。

这天深夜，陡来了一场暴雨，党彬与全叶刚脱衣上床，两人正欲手颈交合、缱绻缠绵时，响起了急促的门铃声。

全叶嘟囔道：“是谁这么讨厌，深更半夜的……”

“来了，来了！”党彬高声答应着，麻利披衣下床，几步跨出卧室，并随手将卧室的门带上。他打开门，认出立在门口的竟是一身泥水的党红。他惊异地问：“小红，你咋这会儿来了？快进来！”

党红抬腿迈进来，“哇”地一声大哭开了。

党彬急不可待地说：“小红你别哭嘛，有什么事儿你快说嘛。”

党红抽噎着说：“党彬哥，大军被莲池镇派出所的大盖帽抓走了，四个大盖帽儿用皮带和高压电棒打了大军一路，大军这会儿也不知怎么样了呢！党彬哥你快想法儿救大军吧！”

党彬略微思索了一下后，敲了敲卧室的门说：“全叶，老家的党红来了，淋湿了，你帮她找件衣服换换。”

全叶在里边应声道：“小红，你进来吧。”

党红推门进了卧室。

党彬想了想走到电话机旁。拨通了号码后，他轻轻地捺下了录音键后，才说：“高书记吗，我是党彬啊，这么晚了打扰

您真不好意思。”

高蓉蓉立在豪华卧室的窗前，操着不失亲切的官腔官调说：“噢，是党主任啊，不要客气，都是党的工作嘛，有什么事儿请讲吧。”

党彬直来直去地说：“高书记，据群众反映，莲池镇派出所正在对一位农民搞刑讯逼供！”

高蓉蓉下意识地正了正档次很高的睡衣，故作惊讶道：“有这事儿？是莲池镇派出所？你不会搞错吧党主任？”

党彬急切地说：“高书记，千真万确，这位被搞刑讯逼供的农民叫党军，是泥玩店村的复员军人！”

“那好吧党主任，回头我布置一下，让人去查一查，如果真有刑讯逼供执法犯法的事儿，我一定责成有关部门从重处罚。先这样党主任？”高蓉蓉一脸不屑放下话机。

党彬的话筒里发出空响。

全叶和党红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党彬眉头轻轻皱了一下后，又拨通了市公安局长化水清的电话，同时捺下了录音键。

听到电话铃响，化水清先骂了一句“娘希皮”，之后抄起话机问：“你是哪里？”

党彬对着话机说：“化局长吗？我是市委政研室的党彬啊。”

化水清没好气地说：“党彬？市委政研室？没有打过交道，有啥事儿你说吧！”

党彬说：“化局长，有群众反映，你们莲池镇派出所正在对一位农民搞刑讯逼供，请您干预一下。”

化水清断然否定说：“这不可能！我们铜丘市的公安干警从来没有执法犯法的现象，我说党……啥子党彬，你是不是喝

酒喝多了，这会儿拿我们干警开涮啊，要么就是发什么神经。”

党彬耐着性子说：“化局长，我向您反映的情况是千真万确的，这会儿反映问题的群众就在我这儿。”

化水清不以为然地说：“千真万确？啥子党彬，是不是你乡下的什么亲戚犯了事儿，找你这个在市里当官儿的开后门哩呀，哈哈！”

党彬严肃了音腔说：“化局长，我可是很郑重其事地向您反映问题的，希望您尊重我的人格！”

“你们政研室是干啥的？据我所知我们公安局上面是政法委，与你们政研室不搭界嘛，再说了你们市政研室与我们市公安局更是隔着不知多少层哩嘛，我说啥子党彬，你的手是不是伸得太长了？”化水清盛气凌人地说到此，重重地放下了话机。

党彬白着脸，拿着空响的话机失神。

党红一脸慌张地说：“党彬哥，你也没有法子了吧？”

全叶淡淡一笑说：“小红，你以为你党彬哥能呼风唤雨呀，别以为他扛着正科级干部的牌子，可清水衙门里的正科级比不上镇里的一个派出所长，如果你党彬哥在市委组织部任职，同样都是正科级，那说句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哩。”

党彬瞪全叶一眼道：“你说这么多废话干吗！你以为我不想当组织部长啊？我要是真的当上了组织部长，一定会好好地整治这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

党红流着泪说：“那怎么办呢党彬哥，大军他会被活活打死的呀，我们镇里的人都清楚，进了派出所不死也得脱层皮呀……”

党彬想了想，示个眼色把全叶领进了卧室，并随手关严了门，把忐忑不安的党红留在客厅里。

全叶坐在床头，一脸困惑地望着党彬。

党彬站在她对面小声说：“全叶，你的心地儿挺好的，这个我清楚，尤其是对我。”

全叶莞尔一笑道：“夫妻之间有话你就明说，还绕什么弯子？”

党彬说：“党军是个正派善良的小伙子，也是我的一个朋友，我不能眼看着他被这帮恶势力整死！”

全叶一脸同情地说：“那你快托人走门子啊。”

党彬忿忿地说：“刚才的电话你也听到了，我人微言轻没有人把我当回事儿！”

全叶提醒说：“那你就送礼嘛，现在的社会风气你又不是不清楚，如今最黑最腐败的就是公检法，而且公安是摆在第一号的，咱家那点儿存款不多，也有一万多元，你拿去用吧，我没意见。”

党彬不无鄙夷地说：“给那些乌龟王八蛋送礼？我不干！”

全叶诧异地问：“那你准备怎么办？”

党彬说：“我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们的老底儿捅开！让这帮阴类恶物一下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全叶顿时警觉地说：“什么老底儿？你会知道他们什么老底儿呢？”

党彬说：“就是你那天晚上告诉我的，那一拨人在泥玩店水库工程款上的分赃情况。”

全叶的脸刷地变色了，气得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你疯了党彬，你真疯了党彬！”

党彬说：“我清醒得很。”

全叶恨恨地说：“你清醒个屁！牵涉到市镇两级二十多位干部，这二十多个干部又牵涉到二十多个家庭，每个家庭都又牵涉到无数个家庭，如此辐射开去，是一个多么了得的社会

面，你想过没有党彬你捅得起吗？你捅得动吗？”

党彬大义凛然地说：“既然想捅就捅得起，还没有捅呢，你怎么就知道捅不动呢？”

两人的争吵，党红在客厅里听得清清楚楚，她想进卧室劝不是，不进去劝也不是，进退维谷，急得团团转。

全叶指着党彬额头大叫：“今天我跟你挑明了吧党彬，我也是分赃者之一，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我也得了三万元，你难道想把我——你党彬的妻子也推向法庭的被告席？”

党彬为之一怔。

全叶意识到了党彬的表情变化，口气也随之缓和了下来，她起身将双手扶在党彬的双肩上，不无柔情蜜意地说：“党彬，你不为别人，也得为你的太太为这个家想想啊，人们不是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吗，我是你的太太是你的妻子啊党彬。”

党彬轻吁一口气说：“正因为你是我的妻子，正因为为了这个家，你更应该帮我去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全叶直盯着党彬说：“你真是这么想的党彬？你是跟我开玩笑的吧？”

党彬一脸庄重地说：“都到这份儿上了，我会跟你开玩笑？！”

全叶仍直盯着党彬说：“你真是这么想的党彬？”

党彬点点头说：“已经深思熟虑过了。”

全叶站起身目不转睛地关注着党彬问：“你的决心已下？”

党彬认真地点点头。

全叶紧接着问道：“不能再改变了？”

党彬摆幅挺大地摇摇头。

全叶突然抬高了嗓门说：“那么我告诉你党彬，那天晚上我什么也没有说，如果你硬要捅出去的话，那就是你无中生

有，那就是你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那就是你纯粹的诬陷好人！”

党彬淡淡一笑道：“你现在后悔了不是？”

全叶说：“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我无所谓呀，因为我什么也没有说嘛。”

党彬说：“如果我这会儿告诉你，你那天我的话我全部录了下来，你还能否认吗？你也否认不了吧！”

全叶大惊失色地叫道：“你说啥？你录下来了？你全录下来了？你连我们夫妻之间的私情话也录下来了？”

党彬说：“你说的是夫妻之间的私情话吗？你是在介绍一只只伸向泥玩店水库工程的黑手。”

全叶怒不可遏地问：“你真的录下来了？”

党彬说：“真的录下来了！”

全叶吼道：“把带子还给我！”

党彬冷冷一笑说：“会有这种可能性吗？”

全叶气急败坏地吼道：“你瞧瞧你党彬，你应该把你与我发生性关系的情形也录下来！那多有味儿那多刺激呀！想想吧党彬你算什么东西，你连个乡派出所都玩不转不说，你竟使出了让你妻子当炮灰的损招儿，你还算男人吗党彬？你还有一点儿人情味儿吗党彬？”

党彬转身便走。

全叶大步跨到党彬前面，一字一句地说：“党彬我告诉你，你必须把那盘带子交给我，不然的话咱俩就散伙！”

党彬怔了一下说：“散伙？我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你是我的妻子，我还想给你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全叶闪开身子，朝门一指，咬牙切齿地说：“滚吧党彬，你这个家庭特务！你这个世界上最坏的男人！”

党彬冲着全叶留下一句：“你这样骂我果然不出我的预料。”

全叶气得浑身颤抖，任啥话也说不出来了。

党彬开门走了出去。

“砰！”地一响，全叶把门使劲推上了，然后是山崩地裂般地“哇哇”大哭。

党红一脸歉疚地说：“党彬哥，你们吵成这样……都怨我！”

党彬说：“这与你没有任何关系！”

党彬散记之八 救命的“八件套”

柄娘的泥玩打响在旺集。这是个小镇，有百来户商贾。面积不大，却占着便利的交通，如同绾在一根细绳上的疙瘩，缀在西安连结银川的官道上。

他俩在镇东的小祠堂住下时，已流浪乞讨了将近两年。

其间，由黄苗子、猫猫儿棵和三椽柳熬成的汤水儿，一直陪伴着柄娘。这汤水儿说青不青、说黄不黄、说黑不黑，还发散着一股浓浓的苦味儿。这汤水儿不得入口下咽，只能用作浴洗。其配方传自明代野史，是柄伯在汇集民间验方时偶然所得。说的是有医圣之女，美妙绝伦且性情刚烈，她信誓旦旦不与六宫粉黛为伍，为避选秀入宫，施的就是此“破颜方”。柄娘用它果真灵验，乍看像老了十岁。再顶方靛蓝头巾，盖眼遮眉，埋埋汰汰。不知底的人见她携了柄伯，没有不以为是熬儿的寡妇，也就省去许多纠缠。

柄伯野一圈儿回来时，攥着一把泥咕咕。“泥咕咕”也属泥玩，就是泥巴哨儿，也称“叫吹儿”，是孩子们的玩艺儿。在泥玩店不兴泥咕咕，嫌这东西工艺简单，摆制它掉份儿叫人瞧不起。而旺集特盛泥咕咕，不少人都吃这碗饭。逢集日，方圆几十里的农民水流而来，熙熙攘攘，汇入海堆人山，跟每年二月二至三月三的铜丘庙会差不多。捏泥咕咕的家家都出摊，泥咕咕的叫声灌满街筒子，从早到晚不绝。

“跑了几千里，也没有出泥巴窝，看来还得吃这碗泥巴饭。”柄娘苦楚的脸上浮现出一抹亮色，有如黎明时分东边天的鱼肚白。又仿佛从死灰一样难挨的苦日月里，扒出了一颗未灭的火星儿，给以后的日子些许光色些许亮丽。

旺集的泥咕咕，兴许师承的是一个祖师爷，一色的坐猴，经百家手仍无变化，如出一模。吹出的音儿，也是一杆子插到底——不会拐弯儿。

柄娘捏泥咕咕，像大厨子调碟小菜儿。首次上市了三个品种：斑鸠戏谷草、麻野雀和“八件套”。

“斑鸠戏谷草”，是一节谷草中介两只嬉戏的斑鸠，草管为精制的苇笛儿，有三个小圆孔，能变化音阶。“麻野雀”是只黑白相间的喜雀，苇笛儿暗置颈内，笛口是喙。“八件套”是柄娘预备的压轴儿戏，打响打不响，看的就是这一炮。鸡是芦花鸡，鹅是大白鹅，马是枣红马，羊是金角羊，牛是黄牯牛，驴是灰青驴，狗是狮毛狗，猪是肥膘猪，笛管均暗置其间，音率音阶也都仿照这八种牲畜，逼真逼像。柄娘和柄伯的摊一摆上，便拢来不少人。柄娘朝柄伯递个眼色，捡只“斑鸠戏谷草”捧在手上，稍稍运运气，一顿一顿地吹出声声斑鸠叫咕咕。柄伯随着笛音粗腔大嗓地唱起来：

野地长棵谷谷草，
两只斑鸠抱着笑。
我问斑鸠笑啥哩，
斑鸠说：
颗颗谷粒大又饱。

吹了两遍，柄娘见人越聚越多，便换了个“麻野雀”吹。

柄伯仍跟着吼唱：

麻野雀，尾巴长，
娶了媳妇忘了娘。
老娘送到野地里，
媳妇抱到热炕上。
做好饭，你先尝，
我去地里看咱娘，
咱娘变成屎壳螂，
一脚踢到粪堆上。

人群中有位老太太开始抹眼泪，也有更动情者竟唏唏嘘嘘、泣不成声。柄娘又递个眼色过来，柄伯改唱为吆喝：

麻野雀，你想想，
做事太狠丧天良，
不是老娘生和养，
你身怎能从天降？

满街筒子人都挤拥过来，将柄娘柄伯的摊子围得密不透风。“斑鸠戏谷草”喜，“麻野雀”悲。这一喜一悲已经够抓人了。柄娘又示意柄伯亮出不喜不悲的绝活儿“八件套”。开始是柄娘吹柄伯唱，两遍过后，围观者差不多都熟悉曲词了。柄娘柄伯改了招式，柄娘吹一句，柄伯跟着吹下句。这一问一答，谐音成趣：

（柄娘吹：）

掌柜哩想杀鸡，
撵得小鸡满院飞。

（柄伯吹：）

咯、咯、咯 鸡啼
我身子瘦来皮又薄，
杀我不胜去杀鹅。

（柄娘吹：）

嘎、嘎、嘎 鹅叫
我下的蛋多个儿又大，
杀我不胜去杀马。

（柄伯吹：）

咳儿、咳儿、咳儿 马嘶
我会拉车走四方，
杀我不胜去杀羊。

（柄娘吹：）

咩、咩、咩 羊嗙
羊毛织衣暖又柔，
杀我不胜去杀牛。

（柄伯吹：）

哞、哞、哞 牛唤
我耕田来又犁地，
杀我不胜去杀驴。

（柄娘吹：）

昂、昂、昂 驴鸣
磨道圈里我常走，
杀我不胜去杀狗。

（柄伯吹：）

汪、汪、汪 狗吠
我能看门又守户，
杀我不胜去杀猪。

（柄娘吹：）

哼、哼、哼 猪吟
光吃不做只有我，
命该挨刀逃不脱。

满场沸沸扬扬，叫好声、欢呼声、喝彩声如潮汐陡涨。密密匝匝的人头汇成黑浪，一波一波地冲击着柄娘柄伯。预备的泥咕咕一会儿工夫即告售罄。

“八件套”极快便风靡周围村镇，并迅速延及数县。口碑相传，越传越神。南到西安北达银川的求购者也纷纷至沓来。其中一位来自银川的军人，是塞外第一军军部的中士。此人祖籍为铜丘莲池镇，距泥玩店十几里路，赶晴天黄昏伫立镇中高处，即可凭眺铜丘黛色轮廓。

正文第十五章 风雨莲池

党彬领着党红快速走到街头一辆停着的昌河出租车跟前。党彬说：“师傅，去莲池镇有点儿急事儿，麻烦您跑一趟。”

司机盘算了一番后，一口拒绝道：“八十公里山路啊，青天白日时还不好走哩，这深更半夜又下着这么大的雨，全是泡了汤的泥巴路，不去不去。”

党彬说：“我多加一倍的钱还不行？”

党红也在一边央求道：“好大哥哩，我们是去救人哩呀，行行好，帮帮忙吧。”

司机上下审视了党彬与党红一番后说：“你们真的是有急事儿？”

党彬说：“要是没有急事儿，深更半夜的还下着雨，那我们是图啥哩么？放心吧我们不是杀人劫车的。”

司机笑了：“看样子你们也不是那号人！上车吧，谁叫我心太软呢？”

党彬与党红麻利钻进车厢。

昌河迅速驶出城区，很快便颠簸在崎岖的山路上。

这时，在莲池镇派出所审讯室，两个警察动作熟练地把党军高吊在梁头上。一边指挥的方正文说：“党军，你聚众闹事，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安定团结，你可知罪？”

党军断然答道：“我无罪！你们搞刑讯逼供有罪的是你们！”

方正文说：“你只要把幕后的人支使你的人说出来，我立马就放你出去，你说你何必替人受罪呢？”

党军说：“你们这是想让我诬蔑人！我党军做不到！只有疯狗才乱咬人，我党军是堂堂正正的人！”

方正文朝两位警察示了个眼色。

两位警察会意，立即将皮带抽出，高举起并抡圆了，交替着朝党军的身上抽。

党军嗷嗷大叫：“警察打人了呀！警察打人了呀！”

一位警察一边抽打一边说：“我们就是打你了，你能怎么着？”

另一位警察说：“我们单打你这号坏人！”

这时，方正文腰里的手机响了。他走到门外对着手机说：“是艾书记艾镇长啊，这事儿你请一百个放心了，在我老方的手里没有办不好的案儿！没有掏不出来的口供！我保证将党军捺了指头印儿的审讯笔录给您送去，办不成这事儿我还能在您艾书记艾镇长管辖的地盘上混么？”

艾民半依在办公室的藤椅上，举着话机说：“那我的上报材料怎么写呢正文贤弟？”

方正文充满自信地说：“艾书记艾镇长你就写上，党军已经主动交待揭发这次农民集体上访事件，是由市政研室主任党彬在幕后一手策划一手指挥的。”

艾民一脸喜色地说：“正文贤弟，那我就代表镇党委镇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然而方正文并没有如愿，他对艾民庄严的许诺在倔强的党

军面前化为了泡影。连续十几个小时的酷刑，高吊在梁头上的党军已奄奄一息，他的衬衣烂成了一缕缕碎片，露出了前胸后背处的斑斑血痕。

方正文懊丧之极，他一脸疲惫地示意手下端来一盆冷水，兜头朝党军身上一泼。

党军醒了过来，怒视着方正文一伙。

方正文说：“党军啊，你这是何必呢？代人受过？”

党军恨恨地说：“姓方的，只要你们打不死我，我出去就会告你们，现在毕竟是共产党的天下，你们不可能一手遮天！你们也遮不住天！”

一位警察扬起皮鞭，狠抽党军一下道：“好啊，你小子反倒来劲儿了，我看是你的嘴巴硬还是我的皮鞭硬！”

另一位警察配合着也抡起了皮带，口中还念念有词：“我叫你小子告！我叫你小子告！你小子休想活着走出这所房子！”

此刻，通向莲池的山路上，那辆昌河的车灯孤独地在山坳里闪回。车厢里，紧抱方向盘的司机满脸明晃晃的汗水。

后座并排坐着党彬和党红。

党红顾虑重重地说：“乡派出所的人一个个张牙舞爪的样子，他们能听你的吗？”

党彬轻叹一口气说：“试试吧！”

昌河高速冲进了莲池镇。

司机问：“快到了，停哪里？”

党彬扫视着前后左右的路面说：“再朝前走走，靠路边停住。”

昌河在距莲池镇派出所百十米的路边停住了。

党彬认真交待党红说：“小红你一定要记住，无论发生什

么样的事你都不要下车，我如果半个小时还不出来，你就立即去一趟大阳。”

党红认真地注视着党彬。

党彬将一个用档案袋封着的包包递给党红说：“这里边有两盘录音带，一盘录的是全叶说的那一拨赖货分赃泥玩店工程款的情况，另一盘录音带是高蓉蓉与化水清对待莲池镇派出所的态度，你一定亲自把这两盘录音带交给地委江书记。”

党红一脸忧虑地点着头：“党彬哥，你不会出啥事儿吧？”

党彬跳下车后又转身叮嘱道：“小红你一定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不要下车——照我说的去做！”

党红频频点头。

党彬转身大踏步地朝派出所奔去。

由于夜深人静，党彬刚接近派出所的高高的围墙，便听到了党军的惨叫声：“哎哟！哎哟！”

党彬快步冲过去，厉声吼道：“住手！不许打人！”

方正文与两位警察几乎同时将惊愕的目光投向党彬。

高吊在梁头上的党军也惊讶地注视着党彬。

方正文上前一步，盯着党彬问：“请问，你是谁？”

“我是市委政研室的党彬。”

方正文恍然大悟，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

“你笑什么？还不快点儿把人放下来！”党彬说着就朝党军的身边靠，方正文示意两位警察挡住了党彬。

方正文说：“深更半夜的，你让我怎么能相信你是市委政研室的呢？”

党彬掏出工作证递到方正文手上。

方正文随便翻了一下就攥在了手里。他一脸奸笑地盯着党彬说：“要说么，党彬党主任，你的官比我大得多，你是正科

级我是小股级，咱们中间隔着好几层哩，可你知道你的行为是什么吗？”

党彬不屑地盯着方正文反问道：“你说我的行为是什么？”

方正文说：“你这是在以权压法！是以行政的手段干扰我们办案！啥是法盲？我看你党彬党主任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法盲！”

党彬指着高吊在梁头上的党军说：“方正文请问你这叫执法吗？你们这是典型的违法乱纪！典型的刑讯逼供！典型的执法犯法！你们这是玷污神圣的法律！我警告你姓方的，你把党军放下来！”

方正文被党彬凛然的气势镇住了，可他仍保持着口气的强硬：“我要是不放呢？”

“那等待你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方正文的脸色顿时变得灰白。

党彬抬高了嗓门道：“姓方的，我再次正告你，你必须马上把人放下来！”

方正文软了下来，说：“党主任，俗话说得好，兵有头将有主，如果您是政法委的领导，我立马就放人连个屁都不放，你知道我们这是条条框框双重领导，请您允许我去请示一下！”

党彬干脆把手一挥说：“那你快点儿，我请你记住姓方的，你们拖一分钟就多一分你们的罪过！”

方正文忙走到门外的小院里拨通了一串号码，听到里边连续的空响之后，他恍然拍了拍后脑勺，心想这些个镇太爷青天白日还狂嫖滥赌哩，这会儿说不定又在哪儿花天酒地哩。他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只小电话簿，一页一页地翻找着。

真的不出方正文所料，这会儿在一间豪华歌舞厅的小包房

中，艾民正与党华跳“中四”，曲子是很缠绵很舒缓的流行歌曲《雪绒花》。艾民不时地盯一眼怀里发散着淡淡清香的姑娘，心境变得怡然起来。他曾对就任副市长之后的境遇进行过无数次美妙的遐想，还灵机一动将古诗中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篡改成“官中自有黄金屋，官中自有颜如玉”。有了如此的妙笔生花之后，他竟生发出境界全新的自豪感。万万没有想到泥玩店村民冲击扶贫表彰会，使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副市长”一职打了水漂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黄金屋”与“颜如玉”不也随之成了煮熟的鸭子又飞了，或打了水漂儿？陷入低谷的情绪使他如早霜打蔫了的秋草，萎靡了几天后，他又找到了支撑心理的兴奋点：我虽暂时失去了副市长规格的“黄金屋”与“颜如玉”，但我仍是莲池镇的一把手，镇党委书记兼镇长规格的“黄金屋”与“颜如玉”还应该是有的吧，那就入乡随俗，在什么山唱什么歌吧。他的心态就这样一下子调整了过来，并暗暗给自己定了个近期行动目标：搞掂党华。

今天中午，一肚子的精肉与啤酒助燃了他的欲望，他非常想这会儿就把党华拉到身子下边，进行一番生龙活虎的穿刺，他闭目想象着进入党华身体之后她会是什么样子，她的身体语言是否会丰富传神？想着想着就神使鬼差地有了手淫的念头，刚动作了两下，就要进入角色的当儿，他理智一想，在无权无势的青春期有此猥亵动作还情有可原，现在自己是权倾一方的土皇帝，竟对自己手边的女子束手无策，这是不是显得太软弱了，太不老爷儿们了？太不男子汉了？他从床上爬起来，趿拉着拖鞋走到门口。对面檐廊立柱间的铁丝上，搭着刚洗过的衣物，两件花衬衫中间，若隐若现着一副米黄色的乳罩，他的目光顿时专注起来，这无疑是党华的，是党华那两只高高宝贝之

上的覆盖物，他的手心便有了燥热的感觉，并产生了吻吻这乳罩的念头，这个念头很强烈很难耐，成了刚刚手淫欲望的突破口。为了多一层掩饰，他端着脸盆走了出去。

这栋不伦不类的两层砖楼，上下都是一排十间，每两间立着一根檐廊立柱。立柱上的红漆已斑斑剥落。

他喊了两声：“小华小华！”

隔壁室内正洗衣服的党华欲应又止。她披散着长发，擦着头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帘跟前。

他侧耳听听，轻轻摇摇头嘟囔道：“又出去了。”

他乘泼水之机左顾右盼一番，此时正值中午，镇政府大院静悄悄的，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他便伸手扒开遮蔽乳罩的花衬衫，将乳罩托至鼻前深长一吻。

目睹此景，党华的脸色顿如红布。

下午上班时，他若无其事地走到党华的办公桌前，过去他是有什么事儿交待完就走，这回却一反常态，操练起了“站桩功”，嘴上说些不咸不淡的话，两道目光闪烁闪烁地在党华的脸上扫来扫去，把他内心的欲念袒露无遗。

党华清楚他官场失意想在情场寻求刺激，故意朝他的伤口处戳：“艾书记艾镇长，你这次从市里回来好像是换了一个人，比过去深沉多了，是不是该朝上升的领导都是这样？”

艾民淡淡一笑，岔开话题说：“小华，今晚我请你去唱歌怎么样？”

党华知道唱歌仅是一个托词，他的真实企图是她的肉体，而被爸爸兵临城下地胁迫之后，深谙“副镇长”一职对泥玩店之重要，对茹苦含辛的乡亲们之重要，正如爸爸所言“若睡一觉能换个副镇长也值”。沿着这样的思路走下去，她已经反复走了很远：如她这样既无祖上荫庇，又无经济基础打通关节

的姑娘，守身如玉到死不过是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办事员而已，甚至连老办事员的饭碗也未必能端得稳，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觊觎她而又未能如愿的权贵在恼羞成怒之下一脚把她踢出乡政府的大门，况且她如一条小鱼整日在一只只猫的鼻子底下游来游去，躲过了今天能躲过明天么？这种事儿光靠被动防范也可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说不定哪一天她防不胜防地被哪一只猫吃掉，与其被白白地吃掉，还不如物有所值地换点儿什么。为此对“副镇长”她已志在必得，而在莲池镇能满足她的也只有艾民。这会儿读到艾民充满欲望的眼神后，她感到机会到了，她先报以莞尔一笑，这是她首次对他的挑逗放弃了麻木与冷漠，她清楚她的莞尔一笑对他的杀伤力。

艾民果然为之一愣。

党华仍持续着莞尔一笑说：“仅仅唱唱歌么？”

艾民从这个一向堪为“冰美人”的莞尔一笑中感觉到了挑战的意味，这对于他来说当然不失为突来的艳福，为此他激动而失语。

党华仍莞尔一笑道：“没有别的内容？”

艾民这才结束了一刹间的失语，兴奋至极地说：“内容当然是越丰富越有情绪了。”

党华爽快地说：“那我就静等了。”

艾民摩拳擦掌地走了。

望着艾民的背影，党华的心里怦然一动，自己这是怎么了？真的要采取“献身”行动？这叫自觉自愿呢？还是顺其自然？此刻她的内心矛盾极了，她又开始了本能的犹豫，全没有了刚才的大义凛然。她不知道到了晚上，艾民带她去恋歌房时她会怎么样？她该怎么办？

晚饭当然是艾民请客，党华坦然地享受着他的豪爽，点了一串昂贵的精致佳肴，吃完后他就把她带进了包房。此时乐曲的缠绵使他的感情有点儿失控，他便使劲把党华朝怀里抱。

党华一边用力抗拒着一边说：“艾书记艾镇长你这会儿是不是醉了？”

“我今天不记得沾酒啊，怎么会醉呢？”

“我怎么觉得你这会儿有点儿不清醒呢。”

“小华我清醒得很哪，我清醒得很哪。”

这会儿《雪绒花》一曲终了。两人退回松软的沙发上，党华有意等他先落座，然后在他的对面坐下。

艾民殷切地为党华打开了一瓶饮料。

党华接过来：“你真的很喜欢我？”

艾民一脸坦诚地说：“这还能有假？为你我死都肯的。”

“既然你这会儿是明明白白的，我也就把话给你说清楚了，你是打算跟我结婚成家呢？还是仅仅做做相好？”

这下艾民有点儿不能自圆其说了，他支支吾吾道：“你……你知道我的事业才刚刚开头儿，目前我……我还不想打离婚大战。”

“那你的意思是仅仅做相好了？”

“希望你能理解我目前的处境，不过请你相信事情都是发展变化着的，没准将来……”

党华冷笑一下说：“我还没有想当你这未来市长夫人的奢望，起码是目前没有。你想我还不清楚你的德行？真与你居家过日子，光醋就能把我淹死。”

“这么说，你是愿意做……”说着他就想起身朝党华跟前移动。

党华忙伸手制止说：“你先别猴急，中午你不是已经吻过

我的胸罩了么？”

艾民顿时尴尬之极，脸色都变了。

党华全然不去理会艾民的表情变化，她小河流水般地说着：“我当这镇办公室主任整整六年了，这期间提了二十多个副科级啊，要说我比他们的条件一点儿都不差，可是一直也轮不到我。过去你也很明确地提醒过我，要我在工作时多多领会你们领导的意图，现在我已经有点儿开窍了，就是我的眼睛跟着你们领导的眼睛转，舌头跟着你们领导的舌头动，你们说这雪花儿是黑的，我就拍着胸脯说比煤块儿还黑，你们说泥玩店工程是跨世纪的脱贫工程一定要保证工程质量，我就说这工程是铁板工程不是豆腐渣，是这样么艾书记艾镇长？”

艾民仍不无尴尬地说：“小华有些话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嘛。”

“对不起艾书记艾镇长，我只是想实话实说。另外我作为一个姑娘，一个还算是年轻漂亮的姑娘，如果我仅仅做到了上述的一切，是不是就可以进步了呢？我看未必。”

艾民笑笑，无话。

党华说：“我一个中专毕业生，家里没钱没势的，最金贵的也就是我的身子了。说实话想得到我的人并不少，都是些所谓有身份有职位的，你艾书记艾镇长只是其中之一。可我一直守身如玉，保持着冰清玉洁，这一点儿你艾书记艾镇长应该是心中有数。如今我看得很清楚也想明白了，机关里的漂亮女人如果想进步的话，没有点儿献身精神怕是不行的，比如我吧起码你这一关我就过不去，我没有猜错吧艾书记艾镇长？我要是再这样傻下去，没准最终苦的还是我自己。不过我也明确地告诉你我是有条件的。”

艾民笑笑说：“我就知道你小华是个痛快人，你说吧！”

这时，搁置在小吧台上的手机响了。

艾民与党华都不无怨气地盯着不善解人意的手机。艾民苦笑着摇了摇头，伸手把手机抄了起来。里边传出方正文的声音：“艾书记艾镇长吗？党彬来了非让放人不可！”

艾民皱起眉头说：“党军交待得怎么样了？”

方正文很败兴地回答道：“这家伙软硬不吃，我正在加紧进行哩，不过我想没有问题！”

艾民问：“党彬来了？他是怎么来的？一直下着雨，他咋赶了这么远的山路？”

党华故意把视线转向一边，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其实她点滴不漏地记着他们的每一句对话。

方正文说：“不清楚，党彬的口气很硬，好像是很有来头儿，我担心会不会出事儿呀，咱们抓党军没有啥法律依据。”

艾民哈哈笑了起来：“方老弟，法？你说啥是法？当了这么长时间的所长，你连这个问题还没弄明白？我告诉你方老弟，你方老弟的嘴就是法！我看你方老弟进步得还不算太快，大概主要原因就是在这方面的悟性还不到位。”

方正文连声说：“那是！那是！多谢艾书记艾镇长提醒！”

艾民很坚决地说：“我说方老弟，咱们可是军中无戏言啊，我已经按照你昨天晚上所承诺的党军的供词，层层报到市委高书记地委江书记那里了，这就是说你方老弟一定要克服困难，必须把党军的亲笔签名的供词拿到手，这才是铁案！”他说到此时下意识地盯了一下党华。

党华掩饰地呷了一口饮料，仍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方正文说：“这个我明白，如果党彬不在这里干扰，也许会好办一些。”

艾民稍稍迟疑一下，便“嘻嘻”一笑，画龙点睛般地说：

“方老弟方所长，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深雨夜只身闯入司法机关，并且严重影响办案，这最起码也构成妨碍公务罪了吧？”

方正文顿时呈醍醐灌顶状说：“明白明白，不过艾书记艾镇长，在市公安局化局长那里您可得再给我美言哪。”

“放心吧方老弟，我与你们化局长是多年的铁哥们，回头让他给你换一个更实惠些的位置。”

“多谢艾书记艾镇长！”

“方老弟，你还要看看你们派出所外面有没有停车，如果是党彬的车就连车一块儿扣！”

党华为之一惊，手里的饮料盒脱手了，“咣当”一声掉在了茶几上。艾民随之投过来一瞥。她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随手拿起电视机的遥控器，随意调换着电视频道。当闪动的屏幕上出现了载歌载舞的歌星陈明时，她便锁定频道，随着陈明轻轻地哼唱着《快乐老家》，一副心无旁骛天真无邪的模样。

艾民放下手机，目光不无狐疑地盯了一下党华。

党华感觉到了艾民的目光，她放下遥控器，朝艾民伸出手说：“这个曲子挺欢快的，来跳一曲。”

艾民顿时为之释然，他欣然把她拉到怀里，随着音乐的节奏晃动着：“小华，说说你的条件吧！”

“本人当然也是肉体凡胎，不可脱俗，我想当副镇长，就这个条件，我知道这对于你来说并不算什么，你这里打个报告，让你的后台高书记在常委会上讲上两句话不就成了？”

艾民顿时警觉起来，他好生奇怪地说：“高书记才来怎么就成了我的后台？这后台能是好找的？我是那种眼睛长在额头上的人么？”

党华笑道：“你的眼睛是没有长在额头上。”

艾民这下乐了：“看来最了解我的人还是你小华呀。”

党华接着说：“可你的眼睛长在了百会穴上。”

“小华你可真是个小人精啊！”艾民有些失控地说着，冷不丁勾头在她的脸上吻了一下。

党华一把推开了他。

艾民不无沮丧地说：“小华，我答应你的条件还不行么？你就不能提前预支点儿爱情给我？”

党华咯咯咯地笑了起来，笑毕正颜正色地说：“艾书记艾镇长，你觉得你我之间的这种关系用‘爱情’二字来匡定合适吗？”

“这么说来，你是不见兔子不放鹰了？”

“这也是让你们男人逼的。”

“还有谁逼过你？”

“始乱终弃，束上皮带就不认账的人少么？”

方正文关了手机，底气十足地走进审讯室时，完全换了另外一副面孔，他冲着党彬说：“你这证件是假的，你是冒充的。”

党彬大吃一惊道：“胡扯八道！你瞧瞧这证件上的照片，你有什么理由说我是冒充的？”

方正文冷笑着说：“就是再低能再弱智，也会明白这样一个事理，一个堂堂的市委正科级干部，会深夜只身冒雨来一个偏僻的小派出所？照惯例像你这样级别的干部会没有人陪同？最起码也得有市、镇有关部门的电话通知吧？”

党彬顿时有点儿语塞。

方正文大吼一声道：“来人啊，把这个冒充我党政干部的诈骗嫌疑犯扣起来！”

两位警察举着明晃晃的铐子，奔向党彬。

党军在梁头上大叫道：“他就是市委政研室的党彬党主任！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我跟你们拼了！”

趁方正文与两位警察把目光投向党军的当儿，党彬冲出派出所的大门，他边跑边大声喊着：“你们乱抓人是犯法的！你们乱抓人是犯法的！”

方正文吼道：“快抓住他！别让他跑了呵！别让他跑了啊！”

两位警察迅速追了出去，在派出所外边追上了党彬，一人一只胳膊把党彬扭了个结结实实。

党彬冲着昌河喊道：“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昌河里边的党红对党彬的行为心领神会，她流着泪说：“师傅，快开车！”

司机麻利启动昌河，飞驶而去。

此时，派出所大门里边的方正文突然记起了艾民的提醒，他一边朝外跑一边大叫着，“注意周围停车没有。”

一位警察说：“就一辆出租车！”

方正文大叫道：“扣下来，快把它扣下来呀！”

这位警察说：“不行了，已经开走了！”

方正文跑出大门，连连喊道：“拦住它啊！快拦住它啊！”

这位警察紧跑几步后，停了下来，很无奈地摊摊手说：“拦不住了，车灯都看不见了，还能拦得住？”

这下党彬成了方正文的出气筒儿，他恶狠狠地猛起一脚，把党彬跺个趔趄险些跌倒在地，两位警察恶狠狠地把党彬拖进派出所，扣在了花圃的铁栅栏上。党彬高声抗议道：“你们这是非法拘禁！你们这是非法拘禁！”

正文第十六章 绵绵亲情

夜雨笼罩着已进入睡眠状态的市区，仝叶举着一把碎花儿布伞，踽踽独行在市郊的一条偏僻的街道上，这几年有钱的人突然多了起来，市郊也就雨后蘑菇般地钻出了一栋栋欧式高档别墅，这里的主人差不多都是市直那些有头有面的人物。她手里掂着一只不大不小的包，里边装着两瓶装潢精美的酒和两条中华烟。刚才接到党华的电话时，她心里不由大吃一惊，这莲池镇派出所也真是无法无天了，党彬好歹也是市委的正科级干部，能是你们想扣就扣的？你们凭什么随便扣人？可话又说回来了，你党彬明明知道警察不地道，还偏偏朝老虎嘴上碰，这不是没事找事么？她皱眉思索片刻后，还是决定去找人搭救党彬，尽管他对她还使出了特务的手段，这是一口让她永远难以消解的恶气，可他到底还是自己法律意义上的丈夫，起码现在还做着夫妻，他出事了我不管谁管？能看着他受囹圄之苦？再说就是离婚了还有“一日夫妻百日恩”之说哩，念前情，为人得念前情，宁让人负我，我决不负人……她就在这胡思乱想中，来到了市公安局长化水清的门楼底下。她收起伞，跺了跺脚上的雨水。

大门里边倏地响起了狗的狂吠。

她周身不由一个惊战，镇静了一下后，才伸手捺响了门铃。

好一会儿，里边才响起化水清挺反感的喝问声：“是谁呀？半夜三更的？”

“化局长是我呀，我是全叶。”

她满是歉意的柔软音腔，使他的脸色骤然由阴转晴，连声音也变得清清爽爽的了，他一边热情答应着，一边对着镜子迅速抿了抿乱发，还没忘拽拽衣领什么的，之后，他才精神抖擞地去开门，连声说着：“快进来小全！快进来小全！”

她笑了笑，姗姗而入。

他盯她的目光立马直了，眼珠似乎也凝滞了。她随手将带来的礼品放到了门一侧的角落里。他很随意地瞄了一眼，任啥也没有说，这是当前比较流行的“缄纳”。

他把她让坐到沙发上后，两只眼睛便开始在她的敏感部位轮番扫描。她感觉到了他目光的威猛，心里不由惴惴的，她一边回避一边领情不过地说：“这么晚了打搅化局长真不好意思！”

“你小全能打搅我几回？这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嘛。”他从冰箱里取出一瓶饮料，递给她。

“谢谢！”全叶起身接住，随手放在茶几上。

他在她的对面坐了下来，目光自然落在她裙子下边的丝光袜上。她下意识地调整了一下坐姿，随手拉了拉裙子的下摆。他不无怨气地笑着说：“上次你们水利局与我们公安局联欢，我与你共舞时你可是没给我面子啊！”

她脸上淡淡地笑着，心里骂道我那天是与色狼共舞！你那是跳舞吗？你是公然调戏良家妇女！那是一个中型舞场，旋转的皮影灯摇曳着昏暗的光。刚开始起跳，她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他发绿的目光有点儿像狼，身子已经贴得反常的近了，他

仍在用力把她朝怀中拉。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她故意用高跟鞋照着他的脚面狠狠地踩了一下。

他直言不讳地说：“那天你不是故意踩我的吧？”

她一下子红了脸说：“怎么会呢化局长，因为我跳得不好，那天真的很对不起！”

“那天对不起，只要今天对得起就行么。”他起身走过去打开音箱，放了一支很舒缓的曲子。

她为之一愕。

他转过身说：“小全，我知道你是为什么来找我的，不就是为你的丈夫那个叫啥子党彬的么？他这会儿是在莲池镇派出所扣着，还带了铐子，没有办法，是他违犯了治安条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可话又说过来了，法律嘛也有个伸缩性，宽一宽或严一严全在于人掌握，说白了在铜丘市的地盘上是我老化了说了算。”

她机灵地接上话茬说：“那就麻烦化局长高抬贵手放党彬一马。”

他狼着眼盯着她：“这还要看我的心情如何，你说对吧小全？”

她乞求道：“希望化局长能帮帮忙！”

他很大气地说：“这事儿好说，既然小全求我了，本人还有什么话可说么，别人的事儿可以不办，小全说的事儿岂能不办？”

她的眼睛里顿时闪出光亮。

他上前一步，做出个邀舞的姿势说：“请吧，全市最漂亮的全叶小姐！”

她犹豫着说：“化局长，这么晚了……合适吗？”

他说：“怎么不合适？干我们这一行的，夜里也是白天，

我的白天都是从晚上十二点开始的。”

她仍微笑着说：“化局长，你知道跳舞全在于一个好心情，你看我现在的心情……也不太合适呀，是不是改天我请你去舞场啊化局长。”

他说：“你心情不太好这我理解，我们这不是正在努力去做么？只要我的心情好了，我相信你全小姐的心情也会好起来的。”

他说着又做了一个邀舞的姿势。她无奈只好把纤纤细手交给了他。两人随着舞曲缓缓地晃着“一步摇”。他直盯着她说：“那个叫啥子党彬的真是艳福不浅啊，把我们铜丘市的第一大美人弄到手了，真让人嫉妒啊！”

她淡淡一笑，无言以对。

接下来，他很露骨地说：“全叶小姐，有句话好像是这么说的，叫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说白了吧本人也忒喜欢你这大美人，并且喜欢得不堪忍受，你说咋办呢？”

“化局长，你今晚是喝酒喝多了吧？”

“是喝了几杯小酒，不过我心里不糊涂啊，只要你这大美人答应我，我立马就往莲池打电话行不行？我可爱的全叶小姐？”

“化局长，我不是已经答应你跳舞了么？”

“跳舞是玩虚的，你知道我们干公安的喜欢实实在在。”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化局长。”

“其实你心里明白得很啊。”他说着一把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随之就用嘴巴去追逐她的唇。

她拼命挣扎，但挣脱不开，被迫接受了他的强吻。就在他沉浸在接吻的幻境中时，她将手抽了出来，分开左右给他了两记耳光。就在他愕然的当儿，她抽身跑了。待他迷瞪过来时，

她已经打开大门跑了出去。他追至大门口气急败坏地叫着：“你等着吧，你等着给你的那个啥子党彬收尸去吧！”

她怒不可遏地回过头说：“化水清，你以为你是谁？你这个流氓公安局长，你也不会有好下场的！”

她跌跌撞撞地跑着，地面上迸溅起纷纷扬扬的水珠泥星。她一脸的忧伤、疲惫、忿懑与焦虑。路边有一株华盖蕨蕤的法国桐，她奔过去贴着粗粗的树干而立，正好隐匿在阴影里，她捂着脸无言地饮泣着。突然，她的心窗豁然一亮，她用粘满泪水的手整了整乱发，大踏步地朝前奔去。

几分钟后，她出现在市委书记高蓉蓉家的客厅里。

全叶揉着泪眼说：“高书记，我家党彬好歹也算个科级干部吧，一个镇派出所咋能说扣就把他扣起来呢？”

在全叶哭诉的时候，高蓉蓉始终一言不发。她到铜丘任职来，党彬有两次影响力颇大的动作：一次是那份题为“贫困乡村需要真的脱贫工程”的材料，一次是面对地区扶贫工作组所放的一炮。如果仅凭这两次接触，她对党彬的反感也就仅限于“这人精神不正常”、“这人是个圣人蛋子”的层面上，自日前与艾民做爱时，艾民把从强那里听到的，党彬参与捉她与胡琰通奸之事，和盘托出之后，她对党彬的反感也就不是一般的反感了，而是恨之入骨。那会儿她正上体位地骑在艾民的身上，如同骑着一辆运行态势良好的山地自行车，她的情绪随着艾民的话音而一落千丈，她抬腿下了“车子”，单方面中止了刚进行了一半儿的做爱程序，像轰狗一样把沮丧之极的艾民轰走了。她关上门就跟胡琰打电话，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她气乎乎地问：“你说我该咋收拾这个赖小子？才能捂住他的放屁嘴？他在背后对我指指戳戳，我还咋在铜丘做人？”胡琰当即就批评她说：“你太冲动太缺乏理性了嘛，简直是有点儿神经兮兮，

你切不可操之过急，再暗暗观察一段，即便收拾他，也得讲究个策略，起码也得掌握一个原则——既打住狼又不能让手上带血。”这会儿，对全叶的问话，高蓉蓉不得不表示一下态度，她不紧不慢地操着官腔说：“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也就不太好说，不过从你讲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党彬同志是不是有点儿也太那个了——他管事儿我并不反对，可凡事总要讲个程序吧，我已经答应过问这件事了嘛，再说你即便对市委有疑虑，市里不是还有一套行政班子哩嘛，他咋能一竿子插到底直接跑到莲池镇派出所去了呢？这种天马行空我行我素的行为很让人费解嘛。”

高蓉蓉的话让全叶的心不由一凉，市委书记的态度不就是铜丘最权威的态度么，看来党彬这次的钉子是碰大了，不过她还不死心，为了还是自己丈夫的党彬，她还要再争取一下，她说：“高书记，您刚到铜丘不久，您可能还不太了解党彬，他这人虽口无遮拦，但并不是赖人，我请求您一定要替他说话呀。”

高蓉蓉做了个微笑说：“你想让我咋个说法呀小全？”

全叶心直口快地说：“我想让您给干预一下。”

“咋个干预法呢？”

“给莲池派出所打个电话。”

高蓉蓉笑着摇了摇头说：“小全你想能那么做吗？我一个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能直接插手基层派出所？这合适吗？显然不合适嘛。这中间还隔着市政法委、市公安局哩，我看这么办吧小全，我们还是照程序来，你先去找一下公安局的水清同志，让他先给莲池镇派出所联系一下，这样处理更妥当些。”

“我已经找过他了。”

“水清同志怎么说？”

全叶猛地抽泣开了。

高蓉蓉一怔说：“小全，你咋了？”

全叶泪流满面地说：“化水清是个流氓，他非要跟我那个后，他才肯管党彬的事儿。”

高蓉蓉皱起眉头问：“有这事儿？”

“千真万确，我刚从他家跑出来。”

高蓉蓉笑笑说：“小全你是不是误会了？我对水清同志还是了解的嘛，他是个不拘小节的人，平时嘛对女同志爱开个玩笑，他也就是嘴巴上说说，我想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他也不敢！”

“我都亲身经历了，我知道他胆大妄为。”

“不会有那么严重吧？小全你是不是有点儿敏感了？”

“他都把我死死地抱住了，真的高书记，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高蓉蓉说：“要真是这样的话，我就得先考虑处理水清同志了，不过在处理人的问题上要慎重，也不能仅凭你这一番话就处理他吧？最起码也得有个调查取证的过程吧。”

全叶说：“那党彬的事儿？”

高蓉蓉说：“小全，你曾向我汇报过泥玩店水库工程的设计造价情况，咱们也算是熟人了，我就不给你兜圈子了，你是想快点儿解决问题的吧？”

全叶迅速点了点头。

高蓉蓉恳切地说：“那你还得去找化水清同志。”

全叶一愣说：“还让我找他？”

高蓉蓉认真地点头说：“还得照程序来，这是组织原则，是我一直都特别强调的问题，我作为市委书记不能带头违背嘛。”

全叶一脸的苦涩，不知说什么才能打动眼前这个父母官。

高蓉蓉仍循循诱导着说：“小全，你要想开点儿，把姿态放高一点儿，再去找找水清同志，都是市直机关的干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点儿面子还是会给的，好好说说问题不就解决了？”

全叶的眼眶里又涌出了委屈的泪水，她说：“高书记，我刚从老虎嘴里跑出来能再朝里钻吗？”

高蓉蓉严肃地说：“小全，你尽管去找化水清同志，如果他对你有不轨行为的话，市委一定从严惩处，决不姑息迁就！”

全叶擦擦泪眼说：“等出了事儿再处理他，我的下场是什么？我怎么办？”

高蓉蓉有点儿不耐烦地说：“小全，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这样固执呢？你先去找找水清同志嘛，如果解决不了问题的话，我明天再处理还不行吗？”

全叶停顿了一下说：“那今天晚上就让党彬戴一夜铐子，谁叫他无事生非管恁多咸淡事儿！”

高蓉蓉莫测高深地轻轻一笑，没有接全叶的话茬儿。

全叶忿忿地起身离开。

那辆昌河把党红扔在大阳的一条清静街道上时，已经过了午夜。雨不紧不慢地下着，细细的柔柔的，雨不大但湿衣裳。她先是从那幢楼檐下快速躲到另一幢楼檐下，再从那幢楼檐下闪到一株大树下，尽管如此她还是被淋成了落汤鸡。这是她第一次到地区首府，也是她生平进入的最大城市，眼前除了被雨笼罩的高楼大厦水泥马路，还是被雨笼罩的高楼大厦水泥马路。她东张西望地走着，觉得两眼一抹黑，不知地委大院在哪儿，不知道往哪儿走合适。她连问了几个人都说不清楚，被问

者的目光都怪怪的，有个中年男人的目光刀子样地朝她胸脯上盯，吓得她忙转身跑走了。

这时，一个打伞的人迎面走了过来。

因为路灯挺暗，看不清打伞者的模样，党红不由一阵发怵，她紧张地打量了一下四周。

四周静悄悄的，连一个人影也没有。

打伞者越来越近。

党红拔腿跑了起来。

打伞者原本并没有发现大树下的党红，党红一跑反而惊动了打伞者，打伞者猛地抬起头，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年轻女人。她化名喜莲，真名党荫，就是柄伯的二女儿，那年庞爱群把她糟蹋了个尽兴还提起裤子就不认账，她忿然咬断他的舌头之后，就隐姓埋名在这大阳地区所在市，如今是红豆娱乐城的领班。

党荫冲着党红的背影喊道：“你别跑啊姑娘，小心别摔倒了。”

党荫的话音未落，党红当真被一块砖头绊了一脚，跌倒了。

党荫快步跑过去把党红拉了起来，说：“摔疼了吧姑娘？”

党红一见是位年轻女人，心里也就不再紧张了，她坦然地笑了笑说：“不碍事，不碍事。”

党荫把手里的伞朝党红的头顶上移了移，上下打量了打量党红说：“乡下来的？”

党红点点头。

“你在这市里有落脚的地方吗？”

党红迟疑了一下又摇了摇头。

“这附近有一家小旅社，我带你去？”

党红又摇摇头。

党荫一脸关心地说：“这离天亮还早着哩。”

党红说：“我想好了大姐，我去车站候车室。”

党荫打开手里的小包，取出两张人民币说：“这离车站起码还有七八里地，深更半夜你一个姑娘家也不安全哪，再说天还下着雨，我看这样吧，这是二十元钱，你去前边这家旅社买个床位休息一下吧。”

党红连连摇头说：“大姐我不我不，我咋能花您的钱呢？”

党荫说：“算我借你的，将来你还可以还我嘛。”

党红轻轻摇摇头说：“大姐，就这雨不碍事儿的，我随便找个避雨的地方就行了。”

党荫想想说：“这样吧，你到我那儿去吧，就在前边。”

党红说：“不方便吧大姐？”

党荫淡淡一笑说：“我也是单身，就是床小了一点儿。”

党红说：“床小点儿没有关系，在家，夜里看庄稼我站着都能睡着。”

党荫咯咯地笑了起来：“姑娘，你挺逗的，我叫喜莲，你叫啥？”

党红说：“我叫党红！”

党荫暗暗吃了一惊，若无其事地问：“你姓什么小红？”

“姓党，共产党的党。”

党荫故做好奇地问：“还有姓党的？”

党红说：“我们泥玩店就一个姓，都姓党。”

党荫的心里不由一动，盯着党红不禁有了一种强烈亲切的乡情，她下意识地揽住党红的肩头，说：“小红，你连夜跑到这里一定是有急事儿吧。”

党红的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莲姐，我们泥玩店这回可

是出了大事儿了呀！”

党荫受到感染，鼻子也变得酸酸的，她忙说：“小红，咱们快走吧，有话回家再说。”

两人便打着一把伞钻进了雨雾的深处。不紧不慢的雨点落在伞上，发出一片“沙沙沙”的声响。

党荫的住处是一间普通的套房，一室一厅，室内的陈设很简单，厅里摆着一对简易的旧沙发，一张小圆餐桌。

卧室里有一张小号的钢丝床和一个简易的梳妆台。

党红从卫生间里出来，头发披散着，飘逸着山乡姑娘的俊美。

坐在沙发上喝水的党荫惊叹道：“小红你可真漂亮啊，难怪人家都说深山出俊鸟。”

党红脸一红说：“那也比不上你呀莲姐。”

党荫指了指旁边的另一只沙发，党红会意坐下了。

党荫脸上露出淡淡的惆怅：“女过三十烂菜渣儿，莲姐已经不行了。”

党红执意更正道：“才不是呢莲姐。听口音您也不是远人啊。”

“我不是本地人，”党荫摇摇头岔开了话题，“我去过你们泥玩店，还有保命台、女娲庙。”

党红惊喜道：“啥时候？”

党荫说：“十几年前吧。”

党红说：“那时候我还小哩。”

党荫说：“你现在也不大呀，现在泥玩店怎么样？”

党红说：“跟十几年前差不多，还是穷得丁当响。”

党荫很忧郁地说：“啥时候能不穷呢？啥时候能脱贫呢？”

党红趁趁摸摸地说：“莲姐，你一直是单身？”

党荫点点头长叹一口气说：“要说在歌舞厅上班时只顾忙碌哩，还不觉得什么，只要一进这屋门，冷锅冷灶的，我的心就像冰棍一样。”

党红说：“就凭莲姐这俏模样，还会没有男人舍命追吗？”

党荫又叹了一口气说：“不行了，莲姐已经是残花败柳了。”

党红一下子意识到了党荫的话外音，脸色陡然沉重了起来。

党荫不无怨恨地说：“那些臭男人们全一个样，跟你玩玩儿可以，什么样的花样都玩得出手，可要说嫁给他，就不干了，立马就变成了另一副嘴脸！”

党红说：“莲姐，您一开始为啥要干这一行呢？”

党荫脸上闪出淡淡的苦笑：“还不是让穷害的？小红你还小啊，慢慢你就会明白了。”

党红若有所思地说：“也许吧。”

“你想啊小红，俗话说一分钱逼死英雄汉，男人尚且如此，何况咱们乡下姑娘？真到了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也就剩下这最后一步棋了，咱们乡下姑娘就是再贫再苦也不会轻易作践自己呀！”党荫说着说着，眼泪竟止不住夺眶而出。

党红也跟着轻轻啜泣开了。

党荫说：“村里人都不知道我在这里，也都不知道我在干这个，要是知道了还不把我的脊梁骨捣烂啊。”

党红说：“莲姐那你不能想法干别的么？”

党荫摇摇头说：“城里这么多下岗职工，咱无亲无故的，好活儿能挣钱的活儿会轮到咱吗？”

党红一脸困惑地说：“莲姐您一个人挣恁多钱干吗呢？够

吃不就行了？”

党荫说：“不瞒你小红，我想给我们村干一件大事儿。”

党红不由一愣。

党荫说：“我想给村里建一所学校，希望小学。”

党红惊道：“那得多少钱啊？”

党荫说：“十万。”

党红瞪大了眼睛。

窗外的雨不紧不慢地下了整整一夜，党红睁开眼睛的时候，党荫仍扯着轻轻的鼾声。党红恍然意识到了她所承担的任务，她蹑手蹑脚地下了小钢丝床，留一张字条放在梳妆台上，把党彬交给她的小包夹在腋下，就轻轻地打开门，披着一件塑料雨披走了出去。

这时，细雨中的城市东方已出现鱼肚白色。

昨夜她已经向党荫打听清楚了地委家属院的方位，还有三站多路哩，她必须在七点半以前赶到，把江钧书记堵在家里。

在一条胡同的拐角处时，一辆红面的从她身边驶过后在前边突然停住了。

全叶从红面的里跳了下来，挥手让面的开走了。

党红诧异地盯着全叶，喊了一声：“党彬嫂！”

全叶径直过来：“小红，你是从莲池来的？”

党红点点头说：“党彬哥这会儿也不知咋样了？”

全叶说：“姓方的所长是个大赖货，党彬去找他说事儿归事儿总不能让人挨雨浇吧，姓方的说像党彬这号法盲不让他淋淋透雨啥时会变得清醒？你党彬哥被铐在院子里，支头淋了一夜雨——”

党红一听“哇”地一声哭了起来：“那还能不淋病啊！”

全叶没好气地说：“你党彬哥受罪是他活该！”

党红说：“党彬嫂，你还得去跑着找人呀。”

全叶一脸无奈地说：“小红，你想我能不跑么？我昨天跑了大半夜也没有跑出名堂。”

党红忿忿地骂道：“这些乌龟王八蛋，还反了他们哩，他们还是共产党的干部么？他们还有一点儿人性么？”

全叶环顾一下四周：“是你党彬哥让你来的？”

党红点点头说：“党彬哥让我来找地委江书记。”

全叶说：“你党彬哥是咋交待你的？”

党红从腋下取出一只裹得严严的牛皮纸包说：“党彬哥让我把这里边的东西交给江书记！”

全叶问：“都是些什么东西？”

党红说：“两盘录音带子。”

全叶一愣说：“什么录音带子？”

党红看着全叶迟疑了一下说：“党彬哥说了，一盘录的是你说的那一拨赖货分赃泥玩店工程款的情况，另一盘录音带是高蓉蓉与化水清对待莲池镇派出所的态度，党彬哥反复交待我一定要亲自把这两盘录音带交给江书记。”

全叶想了想，把党红拉到了路边。

党红诧异地盯着全叶。

全叶小声说：“小红，你知道我来干什么的吗？”

党红轻轻摇了摇头。

全叶说：“听说地委江书记是位很不错的领导，我也是为你党彬哥的事儿来找他的，你别看我跟你党彬哥吵得天翻地覆的，可他还是我的丈夫，我还是他的妻子，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何况我们的感情一直不错。”

党红眼睛一亮说：“那好啊党彬嫂，我们快点儿去吧，刚

才我正发愁见了江书记我说不好呢，你知道我这乡下妞儿没有见过大官，这下好了有你在场。”

全叶说：“小红，你不想让你党彬哥再犯错误吧？”

党红点点头。

全叶说：“你不想让不少人都拿你党彬哥当仇人，让你党彬哥背黑锅落骂名出门就像老鼠过街一样吧？”

党红认真地点点头。

全叶接着说：“小红，你不想让我与你党彬哥离婚，让我们这个家零散吧？”

党红说：“党彬嫂，看到你与党彬哥吵架，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只要你和党彬哥能好好的，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没有二话。”

全叶说：“小红，那我就告诉你，这第一盘带子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交上去的。”

党红犹豫着睁大了眼睛：“这是党彬哥反复交待过的呀！”

全叶说：“就这个事儿你不能听你党彬哥的，你知道这盘带子如果交上去的话，会得罪多少人吗？二十多位科级干部，七八个处级干部，其中还包括市委书记高蓉蓉。你想啊小红这一拨人如今还都在台上，都是我们铜丘市有头有脸的人物，有的还是黑白两道，啥伤天害理的事儿他们都能干得出来，你说我们夫妻俩能得罪这一拨人么？敢得罪这一拨人么？得罪了就会招惹弥天大祸啊！”

党红犹豫着，不言不语。

全叶说：“小红你尽管放心，我无论如何也会想法把你党彬哥和党军救出来的，我已经做好了拦车喊冤，甚至更坏的思想准备，如果办不好这个事儿，我就不打算回去了。”

党红认真地注视着全叶仍一言不发。

说到此，全叶的眼圈红了，语音也哽咽了。她挺伤心地说：“你知道吗小红，昨天夜里我为你党彬哥的事儿跑了整整一夜呀，我对高蓉蓉好话说尽就差没有给她磕头了，更可恨的是市公安局局长化水清，他见我有求于他二话不说抱住我就想要流氓。”

党红流着泪打开了那只牛皮纸包：“党彬嫂我相信你的话，你和党彬哥都是好人，这个我心里清楚得明镜样，我是满心希望你们两个过得好好的，如果说这盘录音带子真的那么重要的话，你就收起来吧。”

全叶接过录音带，看了看，迅速收了起来。之后，她紧紧地抱住党红的肩胛说：“小红，你真是我的好妹妹，走，咱俩快去江书记的家。”

此刻，地委书记江钧正在小院的葡萄架下打太极拳，他的白鹤亮翅做得相当娴熟，颇有些仙风道骨，飘飘欲仙的工夫。

老保姆拎着垃圾袋儿打开大门时，不禁“啊呀”一声惊呆了，手里的垃圾袋儿也随之脱落，掉在了地上。

听到声响，江钧忙停止了太极拳，大步奔了过来。

细雨飘摇的大门口，直挺挺地跪着周身拉拉淌水的党红和全叶。

老保姆万分同情地去拉党红和全叶，口里连声说：“闺女们啊，你们这是咋了呀，快起来快起来！”

江钧跑过来说：“快起来快起来！有啥事儿进来说！”

党红与全叶起身跟着江钧经小院，进了客厅。

“你们在雨地里呆多少时间了？你们咋不拍门呢？”老保姆递给党红和全叶一人一条干毛巾说，“快擦擦吧，小心感冒了。”

江钧倒了两杯冒着热气的开水，放到了沙发前边的茶几上说：“喝点儿热水暖和。”

全叶说：“谢谢。”

党红也领情不过地点了点头。

江钧说：“你们有啥事儿说吧。”

党红看了看全叶说：“你说吧党彬嫂。”

全叶说：“我叫全叶，是铜丘市水利局的技术员，她叫党红是莲池镇泥玩店村的农民，我们共同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泥玩店的上访群众遭到了残酷打击报复。”

江钧盯着党红问：“你是泥玩店的？”

党红忙点点头带着哭腔说：“江书记呀，您赶快救救党军和党彬吧，如果再晚了恐怕他们都没有命了。”

江钧一愣说：“你们别激动，把事情经过说清楚。”

全叶到底见过世面，简明扼要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党红哭着说：“公安局长是匹色狼，市委书记是只滑鹰。”

全叶的眼圈儿一下子红了，她取出一盘录音带说：“江书记您先听听这录音吧！”

江钧接过录音带，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老保姆走过来忿忿地问：“那个姓化的公安局长真的恁孬孙么？”

全叶的眼泪“噗噗噗”地从眼眶里滚掉下来。

党红说：“说远的我不清楚，我们莲池镇派出所那拨穿绿警服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老保姆说：“这些人是一粒老鼠屎坏锅汤啊。”

江钧神情激动地走出来，对党红和全叶说：“谢谢你们给我提供了这么多的情况，这么办吧，你们先回去，我马上就着手处理这个问题。”

全叶说：“谢谢江书记！”

党红说：“那我们走了。”

江钧一直把她俩送至小院门口。

党彬散记之九 腊八粥

柄伯说三天戏五天年忽忽拉拉就过完。他这辈子不少年都是稀里糊涂过的，像是河滩上的沙子，浪头一过就光溜溜的，没留下丝缕痕迹。惟独旺集那个年过得此生难忘。

柄娘柄伯离开颓废的小祠堂，住进顾家的一所半新小院时，节令已近腊月。顾家虽不属旺集的豪门首富，但经营泥玩业已有三代，是乡里吃这碗泥巴饭的领头羊。如今的掌门人顾之守已五十出头，因眉心正中有颗浅褐色的豆痣，加上极少匿去的自来笑，“笑弥陀”的绰号便一直跟了他几十年。他下巴上的一撮山羊胡子，是街上孩童们的玩具，谁都可以捋上一把。柄伯最先认识的就是他。那是到旺集的第一天，柄伯挟只带豁口的碗要饭到西街口时，正遇上一群小孩捋胡子。“笑弥陀”躬身如弓，笑脸相迎一双双肮脏的小手。捋完了捋尽兴了，笑弥陀起身后才发现一旁惊讶的柄伯。他的眼不太好使，以为柄伯也是街上的小孩，就颤着笑问你咋不捋？是老伯得罪你了？孩子们齐声诧异说他是个要饭化子。朝后的场面令柄伯此生不忘。笑弥陀动员在场的的小孩都回家给柄伯拿吃的，有慢慢腾腾的，笑弥陀就说你往后还捋不捋胡子啦？结果是柄伯不仅满载了吃的，还开眼了旺集大大小小的泥巴猴。到后来笑弥陀动员柄娘柄伯朝他家的小院搬时，柄娘开始犹豫不决是因为在莲池的教训，担心这老头又是一个权老板。就私下对柄

伯说现在的好坏人都不好分了，有时坏人装得比好人还好，谁知道这顾家小院是不是淹人的坑？柄伯坚持说住吧住吧这老伯是天字号的大好人。

搬进来的第一天，柄娘就拾掇了一张书桌，不让柄伯再染指泥玩。柄娘说男人的眼要放长线，不能光看脸前一拃远。柄娘说我要看着你朝泥巴堆里钻就对不住屈死的爹。柄娘逼柄伯捡起丢开多日的大本子药书。这一包袱书是党先儿传下来的，若没有柄伯她也许不会重视这些，正因为有了柄伯，她把这些书视为传家宝，比眼珠子还珍惜，风里雨里，兵燹匪祸，都没让散失。

柄伯摆制泥玩刚上瘾，瞅着大本子药书，如马戏团的猴子钻火圈，打着趑儿转就是不肯往里钻。硬着头皮读下去，也心不跟眼，瞅着“鸟”字会飞，“虫”字会爬，“花”字会开……这如何还能顾得上病情药理？柄娘看着眼泡儿泛潮发红，再说话就喉咙哽噎。柄伯最怕柄娘伤心，连忙跳过去抱紧柄娘的脖颈儿打坠儿，小嘴儿鸡叼食般啄柄娘的脸，啄出一股男人的辣味儿，柄娘品出了与往日的异样，不由潜滋春情，心旌摇荡。

柄娘仍紧着捏泥咕咕，除了捏走俏的“斑鸠戏谷草”、“麻野雀”、“八件套”之外，还随心所欲地捏改样的。女娲女媧、伏羲伏羲，诸神百怪，启悟柄娘的灵性，变成绝妙的仙子仙女、飞禽走兽，过火焙制后，先使黄香擦擦，再用洋绿、洋红、白粉、炭黑描画彩纹，再摊开晾晒。于是不大的院宅里，神祇飘逸，百鸟争唱，喧活着寥寂的冬天。

旺集一带的风俗不好，叔嫂通奸、老公公钻儿媳的被窝之类的事儿，似乎稀松平常。有一首到处传诵的歌谣为证：

正月里来哟闹新年，

儿媳给公公来拜年。
公公拉住儿媳的手，
扯扯拉拉亲了口。

三月里来哟桃花开，
儿媳穿上洋缎鞋。
红绸子裤绿丝带，
再问公公爱不爱。

五月里来哟是端阳，
糯米糕子包砂糖。
白糖黑糖雪花糖，
还不如公公好心肠。

七月里来哟秋风凉，
儿媳给公公补裤裆。
裤裆烂了个大窟窿，
露出一杆毛毛枪。

九月里来哟菊花开，
公公坐在儿媳怀。
双手拉开丝裤带，
十回八回尽管来。

时有街邻在门口或矮墙外探头探脑，柄娘读出了不少眼里
隐隐的血红，惶怵便铅丝般在心头缠绕。她知道同行是冤家，
自家碗里的稠了，人家碗里的就稀了，这就难免人家心里系疙

瘩。她就站起身主动招呼探头探脑者进来，让人家随意挑泥咕咕，分文不收。碰上老实人还硬往人家兜里塞。她想以此润滑与街邻们的感情。

腊月里一上冻，柄娘就停了泥活儿，说这几年人不人鬼不鬼的，过的不是日子，今年手头宽绰了，也过个肥年，放挂长鞭，蹦蹦来年的晦气。柄伯听了高兴得直跳。一有饱饭吃，柄伯就猛着长个儿，一天一个样儿，像是薅着头发梢儿往上长，说话也带了喉音，浓重了男人味儿。她狠狠心请裁缝做了套新衣：青洋布大衫、褐绸马褂、狐皮帽儿、千层底宽脸黑布鞋。柄伯穿上精精爽爽，愈显男人味儿十足。她也为自己置了红绸袄绿缎棉裤，软缎鞋面上对称着花喜鹊登枝闹梅。加上“破颜方”一停，她极快就艳容依旧，出门便亮一条街。引得妇人们咬耳朵嚼舌头，在她的背后指指戳戳。照得男人们驻足失态，凝滞的眸子像死鱼的眼珠儿。

旺集的不少男人特酸，不少女人特浪，骚情起来，连脸都不背，像是公鸡压蛋蛋儿。他们知道柄伯是柄娘的小女婿，并且已行过定亲大礼后，就合成伙子拿柄伯开涮。赖皮二流子常堵他的路问：“开封”没有？是“原装货”还是“散装货”？是“热”哩还是“凉”哩？……绕柄伯荡漾的酸气，如粘滞的晨雾拍打不散，走到哪儿都有“裤裆调儿”跟着：

你家姐姐嘛好呀好身材，
两只奶子嘛像呀像灯台。
灯台嘛不擦光呀光起锈，
锈坏了灯台如何喂柄崽？

……

还有更酸的：

腊月里嘛结呀结冰凌，
你家姐姐嘛直呀直喊冷。
撩开被子嘛撑呀撑好窝，
立等着小鸡儿去呀去扑腾。

.....

柄伯成了醋泡豆儿，成了酸汤面叶儿。他真正的“开眼”，是在一个雾蒙着小雨的黄昏。一酒鬼用几杯地瓜烧把他灌成晕鸡后，拽着他仄仄歪歪进了一家窑子。酒鬼说好好看看好好学学会了艺不压身，说完就与一窑姐儿膘粘一坨，其情状声色，诱得柄伯眼绿、嗓干、心口冒火，腰部挺起一杆钢枪般的橛子。酒鬼下架后，逼柄伯趁水和泥。酒鬼还三下五除二地剥光了柄伯的衣裤儿，现身说法，当面下教场。酒鬼还嘻嘻哈哈给窑姐儿做着鬼脸说：“你真好福气这是只百年难遇的童子鸡，你瞅瞅这橛子多粗多长喜欢人不？你得下劲儿好好拨调拨调！”

柄娘得了笑弥佛的信儿，大喘着气闯进来时，柄伯已稀里糊涂地上了炕，两具一丝不挂的胴体叠合在一起，窑姐儿正撕拽着柄伯的橛子往身子里放，酒鬼在一边儿急得搓手大叫：“朝里插呀柄！朝里插呀柄！”在这关键的时候窑姐儿娴熟地朝下猛抱一下柄伯的腰部，随之就引来酒鬼的拍手大乐：“进了呀！进了呀！”

柄娘一见这阵势儿，“啊呀”一声尖叫，晕倒在炕前。

柄娘的尖叫，使柄伯大吃一惊，橛子也随之滑出，半途而废。

柄娘病倒了，三天水米未打牙，人瘦了一圈儿。任柄伯百般乞求，她头不抬眼不睁，横给他一个脊背，像一堵冰冷的墙。柄伯没经过这阵势儿，像是天塌了地陷了，泪人样跪在柄娘的床前，一遍接一遍地说：“凤姐，你打我吧！你打我吧！”

直到他的泪流干了，喉咙啞不出音儿了，柄娘才转过身说：“姐不打你，你记得姐啥时打过你？”

“没有，从来没有打过。”

“你知道为啥？”

“姐心疼我，可怜我是没爹没娘的苦孩子。”

“姐待你咋样？”

“没姐就没我。”

“你知道姐最怕啥？”

“最怕我学赖。”

“姐是你啥？”

“是我媳妇。”

“对媳妇该咋样？”

“不起赖心。”

“长大了呢？”

“也不。”

“有本事了呢？”

“也不。”

“姐不在跟前呢？”

“也不。”

进入腊月就算闻着年气儿了。笑弥陀给柄娘出主意说：“柄已成人了再不圆房唾沫星儿也能把人淹死。”柄娘说：“就

是。”笑弥佛说：“你们没有爹娘操持我来给你们操持。”柄娘说：“俺不知道如何才能报答大伯的大恩大德。”笑弥佛说：“闺女你这么说就外气了，我把你们这桩大事办排场办漂亮也决不要你一个子儿。”

笑弥佛请人择了吉日，“好日子”定在腊月十六。

腊月初八清早，柄伯睁开矇目糊眼时，就闻到满院粥香沸荡。是“腊八粥”也叫“八宝饭”。是用小米、红豆、花生、莲子、柿饼、萝卜丁儿和核桃仁儿八种原料配兑熬成。

柄娘见柄伯馋相怕他慌吃，忙示眼色阻止。他这才记起她头天晚上的告诫，粥熬好后人不能先吃，次序是先物再牲灵再人。而人也有内外大小之分，先外后内先小孩后大人。外是街坊邻居。腊八粥得起五更熬，赶天明给邻居端送。此粥的特性是粘甜香，邻里间互相端送，互相“粘甜香”，为的是共创吉祥之兆。旺集大，顾不了全镇，送一道街是最起码的。柄娘查过了，这条街共住了三十六户，她特意备了一口大锅。粥熬好后，柄娘先满盛一盆，端到当院的树下，舀一勺儿倒在树杈上，口里念道：“人一岁，树一轮，树啊喝了粥快快长吧。”再到羊圈前，朝食盆里舀上几勺说：“羊啊又一岁呀，喝了粥快快长啊。”柄娘逐一伺候完了院内会说话的与不会说话的，之后对柄伯说：“腊八这天，只要是条命的东西都一般大，要先敬它们先喂它们。”柄娘的一言一行如仲春的细雨，滋润着柄伯心中的青青芳草地，几十年不芜不荒。

记得公元一九六一年的腊八，柄伯在堤窖子边支口大锅，满锅粥熬得沸沸扬扬，虽然八宝全无，仅撒几把黄豆搅一些杂和面，仍诱得我口水直流。柄伯却视而不见，逐一喂完堤窖周围大大小小的树后，才朝我们的碗里盛。

柄伯的“蒸灯”也是那年在旺集学会的。老家泥玩店，种

豌豆的习惯由来已久。晚春时节，豌豆花儿像灯笼，一盏一盏地连成片，给田野染上淡蓝，令人陶醉其间，流连忘返。其实豌豆的产量并不高，乡亲们种它，是为了用豌豆面蒸灯。旺集不产豌豆，柄娘托人从西安捎回几斤。腊月初三那天，柄娘早早地和好了豌豆面，工工夫夫地捏灯，小心翼翼地上笼。文火蒸熟后，她朝灯窝里注些香油，置入一根细捻儿，点燃。荧光如豆，昏昏晕晕，仅一星亮。她抄起擀面杖，将满锅水搅出一穴漩涡，放灯进去。灯随着涡流，一圈儿一圈儿旋转。渐渐，涡流缓滞，水面平息，灯转随止。而灯捻正指北方。柄娘喃喃说道：“咱爹还在北边哩，该过年了给咱爹拜个早年吧。”柄娘拉柄伯朝北跪下，连磕三个响头。此刻，灯苗曳曳，摇洒温馨。柄伯依了柄娘，如身置朦胧梦境，几十年游离不出。

当高蓉蓉的宝贝女儿雪横越太平洋，出现在曼哈顿街头熙攘的人群中，走进一栋包着嫩黄与猩红郁金香的楼宅，师从姚婉女士，并开始致力于“关于江河携带泥沙的疏导与治理”这一课题时，正值公元一九八九年的腊月初八。乌龙河上的老北风凛冽依旧。堤窖子里，柄伯仿柄娘用豌豆面捏了灯。荧光如豆依旧，昏晕温馨依旧，朦胧梦境依旧。朝着灯捻正指的西方，柄伯虔诚地跪下了，我跟着亦跪下了……我想这是柄伯柄娘旺集梦的延续。

正文第十七章 假戏真做

高蓉蓉突然决定去莲池镇，在于接到了胡琰的一个电话。

这电话不是煲感情粥，而是透风给她。他说：“你们莲池镇的事儿捅大了，有人直接反映到江钧家里来了，老江打算亲自去一下莲池。”她这下才慌了，不知如何是好。他胸有成竹地训道：“你慌什么？群众上访闹事是全国性的问题，又不是你铜丘的专利，再说你才去任职，新矛盾没有出来，老问题都是前任的，你慌什么？关键是要你给老江一个好印象——上次的扶贫表彰会你没有控制住局面，影响就很不好，这是个弥补的机会。”她说：“我咋能给老江个好印象呢？”他说：“游戏游戏，官场游戏，你不会做一场戏给老江看？”她一头雾水地说：“咋个做法呢我不会做。”他就运筹帷幄在近百公里外，给她划定了角色与演技演法，直说得她如醍醐灌顶咯咯直笑。他这才轻声笑骂道：“你除了会浪还会什么。”她就还击道：“你个老流氓把我一个人扔在这穷山沟里，我恨死你个老流氓。”

高蓉蓉进入角色做戏，从吃早饭时就开始了。

高蓉蓉抓起筷子，匆匆忙忙地边吃边说：“中午别准备我的饭了，我得赶紧去一趟莲池，那儿出事儿了。”

高小萌诧异地问：“出啥事儿了？”

高蓉蓉点点头说：“昨天半夜两位女同志来反映说，那里的派出所干警对泥玩店一位农民搞刑讯逼供，他们把政研室的

党彬也铐起来了，这还了得！”

高小萌为之一愣：“党彬咋了，他们干吗铐他？”

高蓉蓉说：“问题可能牵涉到泥玩店，党彬是泥玩店的。”

高花子也一惊说：“谁是泥玩店的？”

高小萌说：“党彬，市委政研室的党彬党主任。”

高花子自言自语地重复道：“党彬，市委政研室的……回头有空的话叫他来家坐坐。”

高蓉蓉说：“这会儿泥玩店的农民把镇派出所都围起来了。”

高小萌问：“姐你准备啥时候去？”

高蓉蓉放下筷子说：“马上就走。”

高小萌也放下筷子说：“我想跟你一块去。”

高蓉蓉怔了一下后，摇摇头说：“你不能去小萌，几十公里山路呢，光颠你就受不了！”

高小萌态度坚定地说：“我不怕，我能受得住！”

高蓉蓉笑道：“想下去体验一下生活？”

高小萌说：“感受一下不好？”

高蓉蓉说：“行，我不准备通知下边，来一个轻车简从、微服私访，直接去莲池派出所。”

高小萌一拍手说：“这才够味儿哩！”

高花子不无担心地说：“蓉蓉还是带几个人吧，你刚到任，基层很多人还不认识你哩，别叫那些赖警察把你也给扣起来呀！”

高小萌说：“还反了他们哩！”

高蓉蓉笑了笑说：“也有可能，市委书记的脸上也没有贴标签。”

高花子说：“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高小萌愕然道：“你说啥妈，你也去？”

高蓉蓉说：“娘，你去干吗呢？你真怕他们也把我扣起来？没有的事儿，再说了就是遇上了这档子事儿，你还能跟他们打架保护我么？”

高小萌哈哈笑了起来，“那可成了铜丘市的千古笑谈了，市委书记私访带着老娘当保镖！”

母女三人乐成一团。

少许，高花子收敛了笑，冲着高蓉蓉说：“我还挂念你柄伯，那年要不是他会有我们娘儿几个的今天？我想去看看他，这不也是个机会么，为人不能忘恩负义。”

高蓉蓉说：“行啊娘，我没有意见，您老人家这些年一直闷在家里，也难得出去走走。”

灰蒙蒙的天空纷纷扬扬地抛洒着细雨。莲池镇派出所大门外边，围满了或披着蓑衣、或披着各式雨衣、或举着各色各样雨伞、或戴着各式各样雨帽的几百位农民。

铁栅栏门用一把大锁锁着，门里边荷枪实弹地站着两位警察。

对着大门，十几把伞遮蔽着两条长长的横幅：

“泥玩店村民强烈要求莲池镇派出所释放党彬、党军！”

“党彬、党军无罪！派出所抓人无理！”

党华穿过人缝挤到党富根的身边，轻声喊道：“爸。”

裹着一件军式风雨衣的党富根扭过头说：“小华，你咋来了？”

党华诧异地瞪大眼睛说：“不是去搭救人哩么？”

党富根说：“姓艾的是个白眼狼啊，他若知道你在这儿还能不疑心是你在通风报信吗？”

党华笑道：“他花了一夜，这会儿正睡得人事不省哩。”

党富根说：“他要是醒来找你哩？我估摸这事儿会弄大，镇里捂治不了上边就会来人，小华你这会儿就不离艾民的身边，有啥事儿不也好提前打个招呼？”

党华笑笑说：“我这不成卧底了么？”

党富根纠正道：“卧底不好听，黑道儿和土匪才叫卧底。”

党华说：“那我是地下工作者。”

党富根笑着拍了拍女儿的肩头。

党华笑笑转身离去。

村民们大声嚷嚷着：

“姓方的你快放人！”

“再不放人我们可朝里冲啦！”

……

七八个小伙子齐声“嗨哟！嗨哟！”着，一齐用力推着铁栅栏门，大门在晃动。

方正文领着两位警察跑过来，方正文将挎在腰间的手枪掏了出来，吼道：“谁再推门我可是开枪了。”

党富根拉拉雨衣的帽檐儿，对周围的人群说：“姓方的是吓唬人哩，别听他哩。”

小伙子们便更加起劲儿地继续推门，周围的人也齐声加油，把“嗨哟嗨哟”声呼喊成一片山响。铁栅栏门头上边的水泥开始剥落，“啪啪啪”地直朝下掉碎块儿。

气急败坏的方正文真的朝天开了一枪。

这时，高蓉蓉乘坐的桑塔纳轿车停在了人群外边。母女三人悄然下车，穿过密集的人群朝派出所大门挤去。

党富根发现了高蓉蓉一行，眼里顿时闪出了光亮，他不动

声色地跟在了她们后边。

高蓉蓉弯身问一位老者：“大爷，请问这儿发生了什么事儿？”

老人说：“派出所随便抓人动刑啊，大军多好的孩子啊，吊在梁头上用皮带打两天了，人都死几次了呀，要说老百姓在他们手里不如一只蚂蚁，可党彬还是市委的干部哩，就帮大军说了几句话也给扣起来了，让雨淋了一夜，这会儿也昏过去了呀，派出所这些赖孙谁敢扣谁敢打呀！”

老人说着说着唏唏嘘嘘地哭了起来。

高花子的眼圈儿也红了。

高蓉蓉一脸惊诧地朝前挤去。

高小萌无比痛心地摇摇头紧跟在高蓉蓉的后边。

人群中的党富根悄悄传话：“市委高书记来了，让开一条道儿！”

人工电话立即悄然地朝前边传去：“村长说了，市委高书记来了，让开一条道儿！”……泥玩店的村民是那樣的训练有素，大家无声地为高蓉蓉一行让开了一条道儿，一双双目光里充满了希冀与信赖。

高小萌从中领略到了一种莫大的亲切感。

高蓉蓉、高小萌、高花子立在派出所紧锁着的大门，隔着铁栅栏，她们清楚地看到了高吊在审讯室梁头上的党军，抱着花圃栅栏粗铁柱的党彬，党彬的头也软软地勾着，若不是手铐固定着他的双手双臂，他注定也会如泥委地。

高小萌忍无可忍地喊道：“把人放开！”

方正文走过来上下打量着高蓉蓉三人，不屑一顾地说：“谁在这儿大喊大叫？谁在这儿大喊大叫？”

高蓉蓉神情严肃地说：“你把人放下来！”

方正文嘿嘿一笑道：“你凭啥在这里发号施令？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是镇党委书记？”

高蓉蓉说：“我虽然不是镇党委书记，但我叫你马上把人放开！”

方正文冷笑道：“你是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吧？你以为你是谁？你快点儿给我滚开！否则我把你也扣起来！”

高花子说：“你敢！你的胆子不小！”

高小萌厉声喝道：“你这个警察太狂妄了，我告诉你，你必须对你刚才的话承担责任！”

方正文冷笑道：“你们这几个女疯子是从哪儿来的？这么不知天高地厚？你敢再喊一句我就把你扣起来，你信不信妞儿？”

高小萌把手伸出来叫道：“你扣呀！你扣呀！”

方正文真的从腰里取下一只手铐，在高小萌的脸前晃晃说：“你以为我不敢啊，在我老方的地盘儿里没有我老方不敢扣的人。”他说着不无得意地指了指被铐在花圃上的党彬说：“你看见了吧，这小子还是市委的什么政研室主任哩，堂堂的正科级干部，我老方不是照扣不误？”

高小萌涨红了脸说：“谁给你随便扣人的权力？你随便扣人是犯法的，你执法犯法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方正文恼羞成怒地说：“你以为你是谁呀妞儿？”他说着咔嚓一声真的把高小萌的一只手铐在了大门的铁栅栏上。

高花子喊道：“你还真反了呀你？”

高蓉蓉大声吼道：“你这人太目无法纪了！你凭什么扣人？”

方正文冷笑道：“你要是再咋呼我把你也扣起来！”

高花子说：“就怕你好铐不好取！”

方正文朝里边喝道：“再拿两把铐子来！看我把这三个女疯子全扣起来！”

有位警察答应着，递过两只明晃晃的铐子。

高花子白了脸说：“你这人还想翻天哩！”

“谢谢你这老太婆抬举我，今天我就是耍翻翻天！”方正文说着把手从栅栏缝里伸出去，一把拉过高花子的手，咔嚓一声也铐在了栅栏上，“你们有啥能耐赌钱了，有本事脱掉我的公安服！”

高蓉蓉的脸气得变色了，她嘴唇颤抖着说：“公安队伍怎么混进你这种败类！”

方正文冷笑着说：“今天老方我还真的碰到茬子了，你把手伸过来，我老方照扣不误！”

高蓉蓉挥动着手说：“你必须对你的行为负责！我告诉你，你要为这种行为付出代价的！”

方正文隔着铁栅栏猛地出手拉住了高蓉蓉的手，手疾眼快地“咔嚓”一声就把高蓉蓉扣住了，他大笑道：“法，什么是法？我老方动动嘴就是法！”

高花子见此情景，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

这时司机小陈一脸汗水地挤到门前，他是接到了泥玩店村民的“人工电话”后匆匆赶过来的。他忿忿地指着方正文的鼻子说：“你小子今天算是把法玩到头儿了！你知道你扣的是谁吗？她就是我们铜丘的市委书记高蓉蓉同志。”

方正文不以为然地笑道：“你吓唬谁呀，她是市委书记？我还是地委书记哩！”

更大的奇迹就在这时发生了，江钧威严地说：“谁找地委书记？我就是江钧！”

方正文愣住了。

江钧转身给随行的秘书说：“你给我拨通胡琰同志。”

秘书拨通后把手机交给了江钧。

江钧说：“老胡吗？我是江钧啊，我临时考虑在莲池镇召开一个全区整顿法纪工作现场会，参加人员为各县市政法机关的主要负责同志，公安系统扩大到乡镇派出所所长这一级，你看如何老胡？”

传来胡琰的声音：“我同意你的意见，江书记。”

江钧说：“那就请您通知地区政法委行文，会期一天，今天在莲池镇报到。”

方正文这下可慌神了，他忙取出钥匙要开高蓉蓉的手铐。

高蓉蓉冷冷地说：“滚开！你铐着容易，恐怕开着就不那么容易了！小陈拿照相机来！这都是执法犯法者的罪恶铁证。”

高小萌说：“我的包里有摄像机，录下画面岂不更好？”

方正文开始自己扇打着自己的耳光，他扇打得并不敷衍，碰击出的声响很响亮：“高书记，我有罪我罪该万死！让我给您打开吧，让我给您打开吧！”

司机小陈用“掌中宝”摄像机迅速录像。

高蓉蓉大喝道：“姓方的，你还不快点儿放人！党彬和党军要是出了问题我决轻饶不了你！”

在去医院的路上，江钧与高蓉蓉边走边谈。他面带微笑说：“蓉蓉同志，你今天赶来得很快很及时，刚才我听到几位群众议论你，说这样的市委书记我们放心，不错呀蓉蓉同志，能让老百姓这么称赞很难得呀。”

高蓉蓉笑笑，拿不准说什么好，就干脆什么都不说。沉默是金，这是胡琰言传身教的绝招，可以以不变应万变。

沉默少许后，江钧若有所思地问：“泥玩店村民集体上访

事件查清了？”

高蓉蓉压低嗓门说：“基本上查清了，是有人在幕后具体策划具体指挥的。”

江钧皱着眉头问：“是谁？”

高蓉蓉不无愤慨地说：“市委政研室的党彬。”

江钧急问：“证据确凿？”

“确凿得很！”高蓉蓉说着从随身的文件包里取出一份材料，双手恭恭敬敬地交给江钧说：“这是当事人泥玩店村民党铁羊的揭发材料。”

江钧匆匆翻阅了一下后问：“党彬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最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高蓉蓉轻轻哼了一下鼻子说：“为了争官吧！”

江钧专注地听着。

高蓉蓉说：“现在我们铜丘空缺一位副市长，对这个职位党彬同志一直盯得很死，党彬是嫌政研室是清水衙门，想换一个比较实惠些的单位。艾民同志在扶贫工作中做出了一番成绩，升迁的呼声上下都很高。这无疑引起了党彬同志的嫉恨，他策划的这场集体上访的闹剧，目的就是从根本上否定艾民同志，并把艾民同志搞臭搞倒搞趴下，然后达到他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江钧沉思无语。之前他曾收到党彬寄的一份材料：从泥玩店水库工程问题透视我区扶贫工作的弄虚作假现象。他的感觉是这份材料的字里行间都有一颗忧国忧民的热血心脏在跳动，从中一点也看不出作者抱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如果高蓉蓉的这番汇报成立的话，党彬这个年纪轻轻的科级干部就太不可思议了，也太老辣太阴险太可憎了，对此他宁可信其无而不信其有的。

党彬与党军的身体被折腾得极度虚弱，两人被送进镇医院急救。

党彬的晕厥主要是又气又饿所致，补了一瓶液后神志马上就清醒了，江钧拉把椅子坐在他的病床对面，他说：“小党，你寄的材料我看过了，咱们交换一下意见，你看好吗？”

党彬点点头说：“好啊。”

“冲击扶贫现场会的上访事件你清楚吗？”

“基本清楚吧。”

“那你就详细谈谈好吧。”

党彬点点头说：“根子还是泥玩店水库工程，明明还是个半拉子工程哩，可就硬敢说工程完工了，初见成效了，说什么泥玩店终于甩掉了干旱的帽子，变得林茂粮丰山清水秀，还说泥玩店水库的水浇灌出的草特别适宜养殖菜牛，这种菜牛肉质细嫩、肥而不腻、蛋白质含量高、胆固醇含量低，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还说泥玩店已经办起了铜丘市最大的菜牛养殖基地。这些瞎吹的材料都是镇里写好，逼迫着村长党富根念，党富根不念副镇长宠爱群说不换思想就换人。上月为应付上边的检查，镇里让泥玩店摆假菜牛阵，还要摆得声势浩大，没有牛借牛，无论如何也要凑够三百头，让大伙到邻村邻乡邻市去借，高价去借，宠爱群拍着胸脯说这借牛的钱镇里出，每天每头牛的费用是一百元。为了让牛听话，还在路边的青草上，撒了芝麻喷了盐水。这样贪吃香咸的菜牛，都乖乖地呆在了路边，几百头菜牛星散开去，四五里路的两边都是黄澄澄的一片，那场面那阵容还真够壮观的。为了不跑风漏馅，镇里组织干部冒充村民放牛。最忙碌的还是录像、拍片的新闻记者。后来群众赶着菜牛上访，是因为宠爱群说话不算数，他原

来承诺的借牛费用当泡泡儿吹了，你想啊大伙借的都是亲戚朋友家的牛，牵牛时说得鳖蛋光泥蛋圆的，到头来是骗人家的，这朝后还如何在亲戚朋友那里做人呢？人活脸面树活皮，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肚子气。江书记，这些情况是我最近才调查清楚的，我对我说的话负完全责任，如果有出入的话我愿意受党纪处分。”

“这样吧小党，近期我安排个时间，你陪我去泥玩店一趟。”

“行！”

镇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在现场不仅艾民没影儿也见不到宠爱群，连一个管事儿的镇干部也没有，高蓉蓉为此好生着急，人都去哪儿了？都死完了么？她用重拨键连续拨艾民的手机，都是礼貌的电脑录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用其它方式联系。她心里骂道真是闲扯淡，用不用其它方式还需让你提醒？

她决定亲自去镇政府，看看这个艾民究竟在干什么？是不是在同别的小妞昏天黑地地做爱，因为她与艾民做爱通常也是选择白天，房门一关，窗帘一拉，昏天黑地的，到处摆开战场。为了防止电话干扰情绪，拔掉固定电话线、关掉手机是重要的程序之一。有了这种对号入座的联想，她心里马上涌上来了一种酸溜溜的感觉，这个大种马他要敢跟别的女人，看我咋收拾他，我叫他活得没有男人样！

此刻正值午休时间，镇政府大院里静悄悄的。高蓉蓉让车子停在大门口，她径直来到艾民的办公室门旁边。她推推门，是虚掩着的，顿时有长长粗粗的鼾声从里边传出。她立在门口按了手机的重拨键，急促的电话铃声便从室内响起，但并未惊

醒他的酣睡。她犹豫了一下，突然眼睛一亮。她轻轻推开门，蹑手蹑脚地进去，用手沾了沾盆里的冷水，朝他的脸上弹了弹，他猛地打了个激灵。她忙退至门口，又随手轻轻把门虚掩了。立在门口的旁边，她再次拨打手机，电话铃急促地响了五六声后，他才抓起了电话：“我是艾民！”

她厉声喝道：“你刚才去哪儿了？”

他随即睡意全无，歉笑着说：“高书记，我……从下边刚回来，这不才进办公室，包还没有放下哩。”

她连珠炮地质问：“你真的从下边刚回来艾民？你真的才进办公室艾民？你真的包还没有放下哩艾民？”

他顽强支撑着底气的不足，煞有介事地说：“是啊，这还能有假？你说我骗您高书记干吗？我就是长一百个胆也不敢骗您啊。”

她冷笑道：“真的是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啊。”

他仍一副受冤受屈的口气说：“我真的没有说假话呀高书记。”

她一脚把门踹开，几步走到愕然发呆的他面前。她周身一股凛然正气地盯着他，一言不发。

他慌了，支吾着：“高书记，我刚才说了假话，我在睡觉。”

她“哼”了一声，说：“白天睡觉，晚上泡妞儿，你艾民潇洒得很啊！”

他信誓旦旦地说：“咋会呢？我自有了你就心无旁骛。”

她忿忿打断道：“你少给我油嘴滑舌，别给你鼻子你就上脸，你以为你是谁？我当你是人你是人，我不当你是人你就猪狗不如。”

他这下慌神儿了，结结巴巴地说：“昨天……昨天晚上，

我喝……喝多了。”

她很不耐烦地一挥手说：“算了算了，我不想听你那些破事儿，除了泡妞儿你还能上心点儿什么事儿？我告诉你艾民，你这里的警察执法犯法，你知道不知道？连我都给扣住了，你知道不知道？地委江书记都惊动来了，你知道不知道？地委要在这里开政法工作现场会，你知道不知道？镇里出了塌天大事儿，你这党委书记竟一无所知！你说我要你这党委书记干啥？”

他白着脸擦着一脑门冷汗说：“我错了高书记，我发誓我一定知错必改，我如果再不改就听凭您处治。”

她“哼”了一声说：“我知道你狗改不了吃屎。”

他连声道：“我改我改！”

她严厉地说：“艾民我可不是吓唬你哩，你如果再沉浸于声色犬马之中的话，你的政治前途也就算到头了！这次我再放你一马，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他一脸感激地说：“谢谢您高书记，谢谢您！”

她压低嗓门说：“地委江书记盯上了泥玩店的水库工程，他准备近期到泥玩店去看看，他看什么？这说明他已经对泥玩店的问题产生了疑问，而且不是一般的疑问，如果泥玩店的事儿你捂不住捂不严，这后果我不说你也明白！”

他如醍醐灌顶，连连点头说：“您的意思我明白高书记，俗话说得好钉尖大的窟窿斗大的风，在泥玩店这个问题上我连个针尖大的窟窿都不让它有，你放心吧高书记，我这就去布置。”

她这才缓和了一下严肃的脸色：“艾民我希望你能把这件事儿办好，不要再让我失望！”说完扭身便走。

他跟送在她的后边，亦步亦趋。走到楼梯口时，她头也不回地朝后一举手说：“你别跟了，快忙你的去！”

他不敢再跟送了，直盯盯地望着她下楼。

这时，她的手机响了，她下意识回头一看艾民还在砖楼二层的楼梯口木桩般地立着，她清楚别看他担任性伴侣角色时不忘猖獗疯狂，这会儿却是乖乖羊一只，虽然她不让他送，可她如果不离开这所院子，他就得老老实实地立在那儿练“站桩功”。她看手机的来电显示是胡琰的号码。才举至耳边柔声说道：“真得好好谢谢你呀。”

胡琰轻轻一笑说：“表演相当成功？”

她喜不自禁地说：“要不怎能对起你这个幕后导演！”

胡琰说：“那你咋谢我呀小浪货？”

她笑骂道：“我掐死你！你这个老流氓！”

她关了手机，紧着几步钻进奥迪，故意连头也不回一下，随手关上车门，车子便一溜烟地开走了。

他仍原地站着心里骂道，你这个臭女人，你神气啥呀？你飞扬跋扈啥呀？谁不知你这个市委书记是咋来的？脱裤子脱来的嘛！我要是女人比你还会脱！你不就脱了个县级市的书记么，我松松的就能脱个地委常委！不妨一试？骂到此，他也消气了，还“嘿嘿”地出声一笑。他这是得意之笑，他心里得意极了，行署专员地委副书记干你，我也干你，这表明我跟行署专员地委副书记一个待遇！一个地区近千万芸芸众生，行署专员地委副书记就是龙头老大土皇帝呀，谁能跟行署专员地委副书记一个待遇？谁能跟行署专员地委副书记同睡一个女人？舍我其谁也！

正文第十八章 谎行

镇上景阳岗大酒店高薪引进一位东北妞儿，硕乳丰臀，肤如凝脂，模样好生了得，且体型高大，绰号“东北虎”，盛传有十八般床上工夫。据说“东北虎”一妇当关万夫莫开，从东北辽沈一路打到中原铜丘，没有不在她面前落花流水的男人。昨天她还盛气凌人地骂阵，说她就是冲着“景阳岗”这店名来的，有一种亲切感像回到自己老家一样，谁知这莲池镇没有一个像样的男人，一色装备的银样镗枪头。

消息传到艾民惯例的工作午餐上，艾民铁青着脸连喝了几大杯闷酒，陪餐的庞爱群说：“太欺负我们莲池无人了，不行的话我上弄不瘫她东北虎我不姓庞。”艾民“吞儿”一声乐了，庞爱群以为艾民又嘲讽他持的假家伙哩，就宝刀不老地说：“艾书记艾镇长你可别小瞧我这假家伙，有时候一大堆真家伙也不抵我这假家伙。”艾民笑着摇摇头说：“你刚才那句话，让我想起了《红灯记》中李铁梅的一句唱：‘子子孙孙打下去，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我把它改为：‘镇党政班子联起手，打不败东北虎决不下景阳岗。’”庞爱群激动得连连干了三大杯后说：“艾书记艾镇长有你这样的态度我们就放心了，我们跟着你瞎好干了，在咱们莲池的地盘上决不能让‘东北虎’逞凶狂！”艾民说：“你的观点我赞成，这是关系到我们莲池镇声誉的大问题，‘东北虎’的骂阵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天晚上我带

头上，作为镇里的一把手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说到此艾民颇有点儿慷慨悲歌赴汤蹈火的意味。庞爱群为艾民壮行的场面也挺悲壮，如同二千多年前的风萧萧兮易水寒，燕太子丹为荆轲壮行。艾民用了三倍量的伟哥后上阵，与东北虎激战了一夜，在关键时刻撑不住劲儿了，他一泻千里兵败如山倒了，东北虎仍方兴未艾地拍着他的臀尖叫：“我还要！我还要嘛！”他功亏一篑，天亮时拍开庞爱群的门一脸沮丧地说：“还从来没输过这么惨呢？我这真家伙看来是真不行了，你上吧你上吧。”庞爱群嘿嘿一笑道：“你这会儿膝盖发软，浑身软面条样不是？别说美帝国主义的伟哥了，就是咱本地的春药也吃不得呀，那玩艺儿特伤身子，你快休息吧，好好地睡一觉，再滋补滋补就过来了，你也别太难过太伤心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这真家伙不行还有我这假家伙哩，朝下看我的，打不败东北虎我就不姓庞。”

艾民关上住室的门，倒头便成了一头死猪，一睡就是五六个小时不醒人事。这中间高蓉蓉的电话铃曾猛响数遍，也没有惊动他的美梦。

在梦里，他与高蓉蓉吵翻了天，他还很男子汉地打了她，指着鼻子骂她，她呜呜地哭着，很委屈的样子。

他总是做这种威风凛凛的梦。

醒来后，回忆起梦里的英雄气概，连他自己也觉得挺好笑挺汗颜，梦境真的是生活的反面？

他曾信奉这么一句格言：女人是本天书，只有上床才能读懂。

但这格言没有囊括高蓉蓉，虽然她也是女人。对此艾民很沮丧，没有上床前，她遥若天涯，读不懂她，上了床之后，更遥若天涯，更读不懂她。

艾民送走高蓉蓉，转身便心急火燎地喊道：“党华！党华！”

党华答应着开门而出：“艾书记艾镇长，您叫我？”

“你通知庞镇长马上到我这儿。”

“庞镇长喝多了，这会儿还没有起来哩。”

“他在哪儿喝的？”

“景阳岗吧。”

他猛然记起庞爱群“你这真家伙不行还有我这假家伙哩”之说，他的心不由一动，看来这个狗东西是真上阵了，“东北虎”会接受假家伙吗？即便是“东北虎”接受了假家伙，庞爱群锐不可当、势如破竹地胜了，“东北虎”会心服口服么？假家伙到底是假家伙！说不起嘴摆不到桌面上啊。他扫一眼党华问：“他是喝酒呢？还是做别的？”

景阳岗的内幕是全镇的社会热点，党华早有耳闻，她鄙夷地冷笑一下说：“谁知道他那些破事儿！”

艾民勃然大怒道：“这个混蛋狗东西，他除了泡妞儿喝酒上心还能上心点儿什么事儿？你快点儿去叫他！”

党华转身即走。

艾民在屋里急得团团转，像热锅上的蚂蚁。

不一会儿，庞爱群慵慵懒懒地打着哈欠进来，眼角处还悬着一粒大大的眼屎，他张口冲艾民喷出一股浓浓的酒气，迫不及待地：“艾书记艾镇长，报告您个好消息，我胜了我胜了呀！”

艾民忙扭脸避开庞爱民喷吐出一股股难闻的酒臭。

庞爱群喜不自禁地双手比划着说：“我把东北虎打得落花流水，东北虎在我的身子下边成了一摊泥巴水儿，东北虎上气

不接下气地说，大爷啊我的亲大爷啊，你这是啥宝贝家伙呀如此厉害。”

艾民猛地转身狠狠一拍桌子说：“够了！够了！”

庞爱群这下清醒了不少，惶惶地问：“艾书记艾镇长，出什么事儿了吗？”

艾民大吼道：“还出什么事儿了哩，告诉你老庞我们莲池镇大祸临头了，你还拎着假家伙耍威风哩！”

庞爱群不由大吃一惊，一脸紧张地盯着艾民。

艾民这才缓过脸色，长吁一口气，讲了地委领导要去泥玩店检查的事儿，两人商量了对策。庞爱群立即在电话上对党富根说了。党富根说：“又是弄虚作假么？”庞爱群吼道：“如今啥不假？爹还是假的哩，兴啥啥不丑。”艾民在旁边听了直拍桌子骂人：“妈拉个巴子的，你问问党富根他这个村长还干不干了？他要不干的话立马就换党橛子党黑头，你就说我说的！”庞爱群立即把话传了过去：“艾书记艾镇长让我问问你你这村长还想干不想干了，你要是不想干的话立马就换党橛子党黑头。”党富根这下哑巴了。庞爱群说：“听话吧富根你跟领导拗什么劲儿？胳膊能拧过大腿？”

艾民担心党富根嘴巴上应承，行动上不落实。放下电话，他就带着庞爱群驱车赶到了泥玩店，把党富根叫到女娲庙旁边，当面鼓对当面锣地落实任务。

庞爱群说：“这样吧富根，先装备十户吧。”

党富根瞄庞爱群一眼说：“咋个装备法儿呢？”

庞爱群说：“一户一张床带全套被盖、一台黑白电视机、两把椅子，还有二十斤面一瓶花生油，再加二斤肥猪肉。”

艾民接着话茬儿说：“到那一天都吃饺子。”

庞爱群说：“这不就跟过年一样么？”

党富根摇头叹气说：“十户过年，另外的二百多户过关，捞上装备的人家欢天喜地的，捞不上装备的会不跳脚骂娘？你们这不是让我做难么？”

庞爱群说：“富根你咋恁死心眼哩，你管恁多事儿干吗，你只要抓住这个机会把你家装备一下，把你那些近门儿装备一下不就行了么？”

党富根说：“那远门咋办？你这不是坑我么？难啊难啊。”

艾民严肃地说：“困难是会有有的，没有困难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

党富根张张嘴不吱声了。

庞爱群说：“富根你说嘛，你的意思是咋办？”

党富根说：“既然装备哩，就趁这个机会把我们泥玩店全村二百多户全装备一下不行？”

艾民冷冷地说：“你以为镇政府大院里栽着摇钱树么？”

党富根一口咬定说：“要是只装备十户不好办。”

艾民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盯着党富根说：“党富根你把话讲清楚点儿，是不好办呢？还是不想办？”

党富根忙避开艾民的目光勾头不吱声了。

艾民仍咄咄逼人地盯着党富根说：“党富根呀党富根，你这一段可没少给我们莲池镇扒豁子！没少朝我艾民的脸上抹黑！你说你们泥玩店的村民集体上访冲击会场你没有责任？二百多号人又把派出所围了个水泄不通你没有责任？”

党富根连声说：“我是有责任，我是有责任。”

艾民突然又亮起了高腔：“回回事儿出来了，你做出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是让我看的？还是想骗我的？告诉你党富根，你少跟我来阳奉阴违当面是人背地是鬼这套鬼把戏！党富根今天我挑明了给你说，如果你这一次再给我明一套暗一套地

拆我的台，就不是你这村长干不干的问题了，你知道我会咋办你么党富根？”

党富根低头不说话。

艾民说：“党富根你把头抬起来，看着我！”

党富根缓缓地抬起头。

艾民说：“这次的事儿如果你再给我弄砸了，我首先罢你的官。”

党富根木然地看着艾民。

艾民冷笑道：“然后开除你的宝贝闺女党华。”

党富根顿时周身痉挛了一下。

艾民失声大笑起来：“击中你的要害了吧党富根，现在乡镇机关分流人员是上级的政策，我把你的宝贝女儿分流出去合理合法名正言顺，我让你的宝贝闺女回老家扶贫去，这仍然合理合法，你告我都告不赢！可话又说回来了，这次算我最后再给你一个机会，你把眼前这档子事儿给我办好办漂亮，过去的事儿咱既往不咎，我还会重奖你，其中还有一条儿就是年内就提拔你的宝贝女儿当副镇长，这话我说到做到。两条路何去何从你党富根选择吧！”

艾民说完后，慨然钻进吉普车，“轰”地启动后，很潇洒地开着走了，把庞爱群与党富根留在了这里。

庞爱群递给党富根一支烟说：“富根啊，你我都是老弟兄了，对艾书记这个人我比你清楚，他是刀子嘴豆腐心，他要是真的成心整你还跟你磨这些嘴皮子干啥？他还是把你当贴心家将来使唤的。”

党富根点点头说：“艾书记艾镇长的心情我理解，我们村接连发生的这几场事儿让他生气了，庞镇长你清楚现在的群众

不好领啊，我确实是无能为力啊，我拦了可我拦不住啊！”

庞爱群说：“富根过去的事儿就不再说了，你一定要把装备十户的人家选择好，我再给你加两户，装备十二户可以了吧？”

党富根说：“看你说的多邪乎，跟要打仗似的，装备？啥装备？说白了这不是搽粉么？把你们当官的脸搽得白白的亮亮的。”

庞爱群笑了，他伸手朝党富根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很友好的样子。

党富根揶揄一笑：“把你们当官儿的黑脸、疤痕脸都用粉盖住。”

庞爱群的脸“刷”地变色了，想开口说难听话了。

党富根机灵地说：“庞镇长，你别板脸，我听你的还不行？你说这粉咋个搽法儿吧？”

庞爱群正颜正色地说：“等到地市领导到你们村检查的时候，你有目的有计划地把领导们引到这十二户人家，千万不能再叫出差错了。”

党富根说：“地委江书记已经决定到我们村来了么？”

庞爱群摇摇头说：“还没有接到最后的通知，我们只不过是做一些准备，有备无患嘛。”

党富根说：“庞镇长，我知道你是个实在人，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庞爱群连声说：“富根你说你说。”

党富根说：“你知道这把粉关键该搽到哪儿吗？”

庞爱群直盯着党富根道：“你别绕弯子富根，有话就直说。”

党富根说：“这把粉关键是搽在水库工程上。”

庞爱群说：“泥玩店水库工程？”

党富根一本正经地点头说：“地市领导关注泥玩店主要是关注水库工程，你是知道的庞镇长，这个工程现在还半拉子着，就差启闭机和闸门装置了，这一块经费么，上级早就批下来了，这个你我心里都清楚，至于镇里咋个花的你我心里也都清楚，如果地市的领导们提出去水库工地看看，庞镇长你说我带路不带？你们花钱买通新闻记者把假话说得鳖蛋儿光泥蛋儿圆，说什么水库早就投入使用了，并产生了多少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要是去了领导们一看就一个光屁股大坝在那儿杵着，追问起来这后果……”

庞爱群的脸色顿时为之一灰。

党富根读懂了庞爱群的脸色，为这水库工程最关键的启闭机和闸门装置，他朝镇上跑了不下一百趟，艾民与庞爱群一直是相互推诿扯皮，就是不肯掏这一笔钱。眼下艾民的要害是掩盖工程的真相，自己就利用这个机会，假戏真唱逼艾民出血。他又紧逼一步说：“我估摸着地市领导不来也就不来了，若来的话一准会去看水库，庞镇长我先把这丑话讲前边，如果你们不舍得这把粉，事儿出来了，可别怪我党富根不配合。”

起码击中了庞爱群的要害，他想了想说：“富根你提醒的这个事儿很重要，我得给艾书记艾镇长反映反映，让他再准备一大把粉。”

党富根故做冷笑说：“做这么大的假，要是露馅了可不得了。”

庞爱群点点头说：“艾书记艾镇长又不傻，这把粉对他很重要。”

真让庞爱群猜了个正着，艾民当然明白他的官帽能不能保，仕途通畅与否，“这把粉”至关重要。该花的钱，也就是

与“提拔”有关的钱是一定要花的，该出的血，同样是与“提拔”有关的血是一定要出的，这是他一切行为中的重中之重，舍不得孩子打不住狼，打不住狼的话这生活还有什么意思？

他亲自坐镇泥玩店水库工地，日夜兼程加班加点，突击安装闸门与启闭装置，装备了十二家“脸面户”，还给一个班的小学生添置了校服。等这一切全部结束时，又是一个旭日东升的早晨，恰恰就在这会儿高蓉蓉的电话来了，说江书记的车子已直奔泥玩店而来。他不由长吁一口气，紧赶慢赶总算把活儿赶完了，要是稍有差池耽搁一天半天可咋办？他不禁一阵后怕，脊背沟里直朝外冒冷汗。

来泥玩店的车子共两辆，高蓉蓉的桑塔纳 2000 在前边领路，江钧的奥迪紧跟在后边。江钧一向主张下基层要轻车简从，这次连秘书都没有带，他还采纳了党彬的建议，原不准备让高蓉蓉陪同了，但她执意坚持要来，他也就只好再拒绝。党彬一见高蓉蓉如同见只嗡嗡乱飞的绿头苍蝇，一肚子不高兴，脸上也就挂不住。坐在江钧的奥迪里，党彬还沮丧地摇头说：“高书记这么一跟，我们这次的第一手资料就虚假了一半。”江钧皱着眉说：“有这么严重？”党彬说：“你想啊江书记，地市两级的一把手都来了，镇里的一把手不也得陪着？如今的镇干部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跟恶狼差不多，谁见了他们还敢说真话？”江钧觉得党彬的话不无道理，就下车给高蓉蓉打了招呼：“镇里的同志都很忙，就别再惊动他们了，有党彬带路就行了。”江钧看高蓉蓉还想再申辩什么，忙抢了话头说：“就这么定了。”说完急转身朝车里钻。高蓉蓉的阵角这下给打乱了，她清楚带着艾民就等于带条恶狗，对村干部还是很有些震慑作用的，通常老百姓是看干部的脸色行事，村干部稳住了也

就算基本上都稳住了。没有艾民陪同就难保不出乱子，尤其是泥玩店近来接二连三地出事儿，这个村的老百姓是不是都快疯了？难怪有人说：“喝口乌江水，就想顶顶嘴。”还有人说：“泥玩店泥玩店，养育一个圣人蛋。”这当然是针对党彬而言。没准不让镇干部陪同，也是党彬跟江书记的建议，瞅瞅这个党彬啥话都敢说，别人都看在眼里闷在心的事儿就他党彬敢说，好像就他党彬正义就他党彬清廉，说到底他党彬不就是一个典型的圣人蛋子嘛，真的让他党彬坐在这市委书记的椅子上他未必就再能圣人蛋子起来！这些“茬子”这些不安定因素咋都让自己碰上了啊？这都是些什么事儿啊！她钻进桑塔纳里，就给艾民打电话说：“我说艾民啊你一定要稳住那个党富根，不能让他在这江书记面前捣鼓什么事！你一定要布置好把江书记朝事先画好的圈子里领，可不能出圈哟！”艾民满有把握地说：“这个您尽管放心高书记，有您做坚强的后盾还有摆不平的事儿吗？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高书记若不是您有先见之明，这会儿还不知怎样手忙脚乱呢，您真是大贤大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呀。”高蓉蓉此刻如何听得进他的谗言，严厉嗔道：“都啥阵势儿了你还给我油嘴滑舌？我告诉你艾民这次要是出了漏子你看我咋收拾你！”

隔着奥迪的挡风玻璃，党彬老远就看到了在泥玩店村口打谷场上游戏的一群孩子，看到他们的衣服，他不由双眼迷惘。

党彬让司机把车子停在了村口。

正在游戏的孩子们“哗”地一下围了过来。孩子们都身着簇新的校服，有几个孩子手里还拿着面包、饼干、糖果什么的……一个个都喜不自禁的样子。

江钧一行相继下车。江钧随手拉拉身边一位男孩的衣领，他的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神情。高蓉蓉看在眼里满意在心上，她

说：“ 孩子们的气色还不错。”

江钧赞同地点着头。

党彬一脸的诧异与困惑。

这时，庞爱群和党富根匆匆赶了过来。

党彬向江钧介绍说：“ 江书记，这位是莲池镇的副镇长庞爱群同志。”

江钧和高蓉蓉微笑着先后与庞爱群握手。

庞爱群笑眯眯地说：“ 我是在这村蹲点儿的，江书记、高书记，你们来了我们连一点儿信儿都不得，这镇里也真是的总该提前给我们打个招呼嘛，也好让我们有个思想准备嘛。”

江钧笑着说：“ 有那个必要吗？我们就想随便走走看看。”

党彬又指了指党富根说：“ 这位是泥玩店的党支部书记兼村长党富根同志。”

江钧与党富根握着手说：“ 我们见过，前几天在扶贫工作现场会上。”

党富根点头笑道：“ 江书记给我发的奖，可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庞爱群瞅个机会给党富根使了个眼色。党富根会意地颌首，他趁人不备走过去拍了拍一位小姑娘的肩膀。

小姑娘立即领着一群小孩子唱了起来：

小汽车，闷儿闷儿响
里头坐着艾镇长，
镇长问群众吃的啥？
豆芽子，面条子，
三天两头炸丸子。

江钧拍了拍一个小孩子的头，笑着说：“听这歌谣，孩子们对你们的镇长还蛮有感情的嘛。”

高蓉蓉忙说：“小孩嘴里说实话嘛，艾民同志对脱贫工程抓得具体，工作做得细嘛。”

江钧问：“老庞同志，你在这儿是蹲点呢？还是包村？”

庞爱群说：“艾民同志早就给我下死任务了，泥玩店一天不脱贫，我就一天不离开泥玩店。”

江钧先是一愣，随之是满意地点点头。

党富根把压抑不住的冷笑着的面孔转向了一边。党彬从党富根的表情上读出了些什么。

高蓉蓉说：“江书记你看咱们先去哪儿转转呢？”

江钧笑着看了一眼党彬。

这时孩子们还在唱：

豆芽子，面条子，
三天两头炸丸子。

高蓉蓉故意高声重复道：“三天两头炸丸子，不错么，这生活可以呀。”

党彬顺坡下驴地望着江钧道：“江书记你看咱们是不是先去看看村民们这热情的饭桌呀？”

高蓉蓉看了看表说：“这会儿还嫌早些，中午饭还得会儿哩。”

党彬说：“江书记先去水库工地看看吧！”

江钧点点头，又转向高蓉蓉说：“咱们先去水库工地转转好不好？”

高蓉蓉连声说：“行啊行啊，泥玩店水库是这个村脱贫工

程的关键所在呀。”

江钧一行走向高高的水库坝顶。

使党彬万分惊异的是泥玩店水库工程已面目全新，半个月前的半拉子工程已不复存在。高巍的拦水大坝携持着乳白色的双孔闸门，如一座天门耸立在云端。这是怎么回事呢？魔术？变戏法？眨眼工夫就成了老母鸡变鸭？

江钧深深地瞥了党彬一眼，分明是在说你党彬咋回事嘛，反复向我汇报说是半拉子工程，由此看来高蓉蓉所汇报的调查结果是对的，党彬啊党彬你幕后策划农民集体上访，驱赶着几百头牛来个人畜齐上阵你可真想得出来呀党彬，你年轻的把心思用到工作上不好么？你搞什么权术嘛！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我如果不实地考察一番不就整出冤假错案来了么？看来官僚主义害死人啊。

党彬、党富根、高蓉蓉、庞爱群都注意到了江钧这道意味深长的目光，也都读懂了其中不言自明的内涵。

党彬诧异地淡淡一笑，心想江书记这会儿一定会反感我，认为我撒谎说假话无中生有，天地良心，半月前这里是什么情况？四周散乱着废弃的水泥袋子、烂砖头、碎石块……当事者谁不清楚？好在是这水库工程总算是结束了半拉子的历史，这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全村的群众都是天大的好事，这才是最重要的。

党富根扫了一眼不离江钧左右的高蓉蓉与庞爱群，很无奈地叹了口气，心想假的又成了真的。

高蓉蓉脸上闪出满意的微笑，心中有了石头落地的轻松。

庞爱群心想这把粉将艾民的脸搽这么白，如何朝他邀功请赏？让他请客一块去景阳岗再会会东北虎？不行，那样太便宜

他这小子了，得让他狠狠出一次血。

高蓉蓉说：“我听镇上的同志反映说在这工程的最后安装时，专项工程款不够用，艾民同志就动员镇里的干部将自己的钱拿出来，他本人就捐献了两千元，他还说为了这个脱贫工程值得。”

党富根真想跳脚大骂了，可他不敢，他只好把脸转过去，不让人注意到他冷笑的表情。

江钧赞许地点着头，因为澄清了一个事实，并且是自扶贫工作现场会以来，一直困扰着他使他耿耿于怀的事实。他的内心油然而为之愉悦，也就突然来了兴致，有了领略大自然的欲望，他快步登上坝顶的最高处，众人也就随他而去。

此时，远山如黛，天空湛蓝如洗。四周逶迤的山岗环抱着一汪或浅或深的清水，此水来自从上游山涧奔窜而至的乌龙河。与水库纪念碑遥遥相对的大青石，盘龙卧虎在铜丘的一侧，浑然天成，尤其是上面“牢记历史教训，坚持实事求是”的一行遒劲大字，更添了泥玩店水库工程的沧桑感与磅礴气势。

江钧颇有兴致地说：“这字是谁雕凿的？”

党富根忙指了指党彬。

党彬淡淡一笑。

“不错嘛！”江钧笑着拍了拍党彬肩膀说，“小伙子一定要记住，实事求是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言行一致。”

党彬苦笑着点点头。

除了党富根，其余的人都乐了。

正赶上泥玩店人吃中饭时，庞爱群领着江钧一行挨门串着。

第一家是四口之家，正围着当门的一张饭桌上吃饭，其乐融融的样子。四只碗里盛着饺子，两个小孩子吃得津津有味。一家人冲着江钧一行甜甜地笑着。高蓉蓉有意识地把江钧朝着门帘的里间领。里间摆着一张很时兴的大木床，床上是干干净净的新铺盖。江钧弯身抚了抚被子单子，啧啧叹道：“不错不错。”

高蓉蓉满意地说：“还挺干净的。”

第二家是五口之家。江钧一行进来时，这一家人正在其乐融融地吃白面蒸馍、猪肉炖粉条儿。里间也摆着一张很时兴的大木床，床上仍然是干干净净的新铺盖。

第三家是大米饭肉浇头。里间亦摆着一张很时兴的大木床，床上亦是干干净净的新铺盖。从这家出来，江钧一脸兴奋地说：“泥玩店村民的生活不错嘛，已经基本实现温饱了嘛。”

高蓉蓉笑咪咪地说：“艾民同志下一步的扶贫目标是实现小康。”

党富根面对这一场演戏，心里说不上是气愤还是可笑，他竟压抑不住地“嘿嘿”笑了起来，笑得很冷很揶揄。

宠爱群心知肚明党富根笑的内涵，忙暗中用脚踢了党富根一下，党富根立马收敛了笑并把脸转向一边。他们这个小动作让党彬看在了眼里。

江钧仍兴致勃勃地问：“像我们去过的这几户的生活水平在全村占有多大的比例呢？”

党富根如鲠在喉的样子，欲说又止。

高蓉蓉忙向宠爱群示眼色。

宠爱群会意忙说：“全村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水平，当然也不排除个别靠社会救助的老弱病残，他们的生活水平稍差一点儿，但是差距也不大。”

江钧满意地点了点头。

一行人跟着庞爱群继续朝前走，下一个“脸面户”是五六十米处的党铁羊家。

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党红拎着半袋面和一碗饺子从小院奔出，党铁羊在后边撵边喊道：“小红你给我留下，小红你给我留下！”

这两人的声响惊动了江钧一行。江钧停了下来，随行的全都停了下来。

党红没有注意到远处江钧这一行人，她头也不回地大踏步朝另外的一条小巷道匆匆走去。

党铁羊发现了江钧这一行人，他稍稍停顿了一下，冲庞爱群尴尬地笑笑，之后仍不依不饶地喊着撵着：“小红你给我留下！小红你给我留下！”

江钧盯着党红的背影迟疑了一下，觉得有点儿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就诧异地问：“这姑娘是？”

党富根把脸转到了一边。

高蓉蓉的脸色立即严峻了起来。

庞爱群注意到了高蓉蓉的眼神，忙转向江钧说：“江书记这是父女俩，大概是家务事儿生小气儿哩，谁家的灶火不冒烟儿，哪有勺子不碰锅沿儿的。”

“清官难断家务事儿。”高蓉蓉笑笑接上了话茬儿，随之把话题岔开了，“江书记已经看十来家了，您累不累呀，咱们是不是停一会儿喘口气儿也吃点儿饭呢？”

江钧连声说：“我不累不累，再看两家吧。”

高蓉蓉清楚装备好了十二家脸面户，只要不出这个圈儿就没有事儿，于是她点点头说：“那就这样吧，再看两家就吃饭。”

宠爱群在前边领路，又让江钧很欣然地感受了一家。

高蓉蓉笑着说：“江书记转十来家了？您的总体印象如何呀？”

江钧颇有感触地说：“出乎我的意料，感觉不错，真的不错。”

党彬说：“江书记，我能不能领你去一家看看呢？”

江钧收敛了脸上的微笑。

高蓉蓉惊讶地盯着党彬。

党彬接着说：“江书记，我想您看后一定会有另外的感受。”

党富根望着党彬，眼睛里不由闪动出熠熠光泽。

宠爱群不由一愣，忙说：“江书记，该吃饭了吧，已经安排好了，芝麻叶面条炒香椿叶儿，连四菜一汤都不到，这可够清廉了吧。”

江钧笑笑说：“芝麻叶面条儿，不错不错。”

高蓉蓉瞪党彬一眼说：“走吧江书记，芝麻叶面条沤稠了就不好吃了。”

党彬没有理会高蓉蓉仍对着江钧说：“江书记，我是在这个村长大的，且不说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起码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另外，我不会带任何倾向的，我主要是想让您了解泥玩店的真实情况，我不会领您去最差的一家，也不会去最好的一家，江书记您难得到这儿来一趟，我请求您就近去两家看看。”

江钧有点儿动心，自刚才有意识地批评了党彬之后，江钧一直都在观察党彬的表情，他感到党彬的表情很复杂，似乎有着不少难言的苦衷，而跟在旁边的村长党富根更是一路无语，这里边是不是藏有猫腻？这会儿党彬执意坚持，就是再看两家

又何妨呢？兼听则明嘛，想到此他朝党彬点点头，又冲高蓉蓉说：“那我们就再看两家吧。”

高蓉蓉的脸色为之一灰，但她还是努力地做出了一个微笑。

党彬笑着朝前带路了。

这时，前边隐隐约约听到有说唱的声音。江钧停住了脚步，一行人都停了下来。大家都认真地听着，是位音色沙哑的老人在拿腔捏调地唱：

提起 58 年哪，
大搞试验田哪。
槐树上结豆角哪，
红薯地变成西瓜园哪，
槐草地里长稻子哪，
老母鸡一天下十个蛋哪。
红薯秧子跑火车哪，
黄瓜长得像小船哪。
这事儿不是胡八扯哪，
亲手种来亲眼见哪，
人民公社新鲜事哪，
“日崩”一下到共产哪。

江钧沉思着问：“是谁在唱？”

党彬眼睛一亮说：“江书记，过去看看吧。”

高蓉蓉忙上前阻止说：“党主任，江书记已经转不少家了，你也得让他喘口气嘛。”

庞爱群也附和着说：“党主任，现在的问题是江书记累了，

需要休息。”

高蓉蓉与庞爱群的表情使江钧感觉到了意外，他白了高蓉蓉与庞爱群一眼，一边随着党彬朝前走，一边轻声问：“这唱民谣的是位老太太？”

党彬点点头说：“这党老太的牙都掉完了，好像脑子也有毛病，一出屋门就摸不回来，得让小孩领着，党老太的大儿子党铁牛一九六一年饿死了，党铁牛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是村里的青年突击队长，当时在泥玩店水库工地勒着肚皮苦战数月，争得了一张印着三面红旗与伟人毛泽东头像的奖状，党老太这些年一直保存着这张奖状，逢人都说这是她儿子党铁牛的相片。平时，党老太一个人整天对着墙自己跟自己大声说话，哭哭笑笑的，在外面老远都能听见，好像屋里有人在唱戏。”

江钧的神情变得严峻起来：“走，过去看看。”

一行人很快接近了一间残破的草房，里边有争吵声传出，外面站满了看热闹的村民。

党彬轻声对江钧说：“是党老太与她的二儿子党铁羊在吵。党铁羊这个人哪，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早年就与党老太分开单过，从来不过问党老太的死活。”

他们走到人群的后边，站在这里就能听到里边激烈的争吵声。

党老太哭着说：“我的……天啊……啊……铁羊呵铁羊你像个小虫样我把你托大你就这么不孝顺么？我的……天啊……啊……”

“我可想孝顺可我指啥孝顺？”

“我的……天啊……啊……老鸹还有反哺义哩呀铁羊……”

党铁羊嬉皮笑脸地说：“人不是老鸹，我要是老鸹能扎翅飞就好了。”

外边看热闹的人“哄”地一声笑了。

“我的……天呵……呵……你不怕雷暴大雨时老龙抓你么铁羊？”

党铁羊仍面不改色嬉皮笑脸地说：“老龙是你喂哩么娘？老龙是你领导哩么娘，你说抓就抓了？”

门外爆响出更热烈的笑声。

江钧示意说：“进去吧。”

党彬点头，因为屋门太低，他弯了弯身子领头进去了。江钧紧随党彬的后边，也弯身进去了。高蓉蓉紧跟着江钧也进去了。

庞爱群败兴得直跺脚，他瞪着党富根。

党富根叹气摇头地对庞爱群表白道：“这能赖我么庞镇长？这能赖我么庞镇长？”

庞爱群很不耐烦地把手朝里一挥道：“你先进去吧，你先进去吧。”

党富根说：“那你就不进去了庞镇长？”

庞爱群说：“等我吸完这支烟不行？”

党富根想想弯身进去了。

屋内狭窄之极，脏乱之极。贴着左边的泥巴墙有一黑黢黢的地灶。靠门有张破得几乎散架的木床。右墙根铺着厚厚一层花生壳，上面是被子，被子里围坐着灰发蓬乱无比，两手脏黑无比，衣服褴褛无比，大张着已经没有一只牙齿的嘴巴，却痛哭流涕指手画脚的党老太。

破木床前站着嬉皮笑脸的党铁羊。

地上是一只破碎的碗，还有零散的饺子。党红一边低声哭着，一边蹲在那里捡拾地上的饺子。党彬先叫了一声：“小红。”

党红扬起脸，惊讶地说：“党彬哥！”

党彬介绍说：“小红，这是地委江书记。”

党红忙站起身更惊讶地叫道：“江书记。”

江钧微笑着冲党红点点头说：“前天早晨我们见过，我说刚才在外边看着就有点儿面熟。”

高蓉蓉愕然一愣。

党彬说：“江书记来咱们村实地考察一下。”

党红顿时一脸兴奋地凑到党老太耳边大声说：“奶奶这是地委的领导看你来了。”

党老太说：“地委的领导是多大的官？”

党红随口说：“能管住市里镇里村里所有的官。”

党老太揉揉眼睛问：“小红，谁是地委的大领导？”

党红指了指江钧说：“奶奶，他就是地委的江书记。”

党老太突然颤颤巍巍地爬起来，从墙上取下一面落满灰尘的镜框，里边镶嵌着一张灰蒙蒙的奖状。党老太把奖状递向江钧说：“这是俺铁牛的相片，这是俺铁牛的相片啊！”

江钧接过沾满灰尘的镜框，就是那张印着三面红旗与伟人毛泽东头像的奖状。上面有奖给突击英雄党铁牛的字样，还有高凡的亲笔签名。尽管字迹已经褪得斑斑驳驳，但是仍然清楚可辨。他盯着奖状，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情绪。

这时，党老太突然在江钧面前蹲下身子准备做跪地状，被江钧一把拉住。江钧随手把奖状交给党彬，拉住党老太的手说：“老奶奶你可不要这样啊，有话好好说嘛！”

党老太拉住江钧的手哭诉道：“地委的大领导啊，管管赖人啊，你可要管管赖人啊！”

江钧说：“老奶奶谁是赖人你说吧，只要是赖人我们一定会管的，我们共产党就是管赖人的，你说吧老奶奶。”

党彬、高蓉蓉、党红、党富根的目光，“刷”地一下全都盯向了党老太。

党老太哭着说：“赖人就是高凡啊！”

江钧为之一惊。屋内所有的人也同时为之一惊。

党老太继续哭着说：“就是那个叫高凡的市委书记啊，他领头让大家说假话吹牛皮，逼着大家说假话吹牛皮，这一切都是叫高凡害的呀，饿死恁多人都是叫高凡害的呀，俺铁牛可是个孝子呀……”

江钧为之产生强烈的思想震撼。在场者无不为之震撼。

然而震撼得最厉害的还是高蓉蓉，她万万没有想到几十年过去了，在泥玩店还有对父亲恨之入骨的人。

江钧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态说：“老奶奶您说的那人已经死了多年了。”

党老太愕然道：“死了，高凡他死了，死了多年了？真的么？这是真的么？小红？”

党红音色沉痛地说：“是真的呀奶奶，江书记是好人不会说谎的。”

党老太长吁一口气，如释负重地自言自语道：“高凡他是挨枪子了吧？对了，他一定是挨枪子了，共产党是不会放过赖人的，共产党是不会放过赖人的，老天有眼啊，老天有眼啊，报应啊，报应啊……”

江钧痛心疾首，无以言表。

党彬痛心疾首，无以言表。

一周后，《大阳日报》一版的右下角发了一则消息：

发生在铜丘市莲池镇派出所的一起涉嫌刑讯逼供案，

在地委江钧书记的几次过问下终于有了结果，方正文被开除公安队伍，判处一年徒刑，缓期一年执行。

发生在泥玩店村扶贫工作中的弄虚作假事件，铜丘市委根据地委书记江钧同志的批示，当即派出了精干的工作组深入莲池镇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取证，之后市委常委经过认真地研究后决定：一、撤销莲池镇扶贫工作先进乡的荣誉称号。二、主要责任人副乡长庞爱群受行政记大过处分，并取消全年度的奖金。三、党委书记兼乡长艾民同志负有失察的责任，应在党委会上做检讨。四、全市乡以上单位都要以此为戒，用“实事求是”的标准，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一次认真的回顾检查，把各项工作进一步落到实处……

党彬散记之十 柄娘断指

柄伯说旺集的下坡路也是从腊八的早晨开始的。柄娘端起粥朝外送时，才发现门口堵着两排罐子。罐子的大小不等，形态各异。但都有橙黄的尿液外溢，渍迹绕罐底描成大小不规则的圆。数了数正好三十六只，恰恰是这条街的户数。柄娘的脸色陡然变灰，粥碗“砰”地一声落地，洒了她一腿一脚。柄伯抄起顶门棍，就要对罐子们扫荡个稀里哗啦，被柄娘拦腰抱住。柄娘满腮泪流，泣不成声地说：“你要是任性胡来，咱可真没法儿在这儿呆了。你不懂这是撵咱走哩，咱不能走，寒冬腊月咱没地方去呀，听姐的话忍忍吧柄，啊？”

柄娘携了柄伯去找笑弥陀，想问个究竟，让他指条路子。谁知匆匆赶到时，只见他家的大铁门上、石狮子上抹遍了黄巴巴的臭屎，刺鼻的气味儿薰得人头晕眼花，难得近前。

柄娘悟出这是笑弥陀跟着遭了连累。她拉着柄伯折转回去，一一倒了屎尿，又将罐子拎至塘边，敲碎坚冰，一只只涮去臊臭，刮掉斑垢。然后用车子推了，挨门央求认领。临了，柄娘总软软笑着饶上一句话：“明天请赏个脸，到俺家抵几盅。”

席面共置了四桌。备不起山珍海味，但牛羊肉有得吃，大麦烧有得喝。照规矩该午时开宴，谁知俟到太阳西斜，竟无一客莅临。连平素星星般探头探脑的顽童，也像被厚云重重埋

蔽，统统没了踪影。

柄娘双目失神，木然呆坐，像只枯坐的蹲雕。柄伯的脖颈扭硬了，僵僵的如盘子里的歪脖鹅，脚也冻得木木的没了知觉，枯缩成了鸡爪子。

终于等来一人，是顾家的年轻账房。其人虽比柄伯大不了几岁，但仆人随主，也早早地蓄起了一小撮山羊胡子，自然也就有了绰号“小胡子”。

柄娘顿时活泛了，眼里闪出星星，慌忙起身让座，招呼柄伯拿烟拿火。

小胡子说：“别忙乎了，我不坐。”小胡子说：“我不是来喝酒的。”小胡子说：“这院子另有用场，不赁了。”柄娘见小胡子脸上结冰，忙说：“大管家，俺可是交了两年定金哪。”小胡子从怀里拉出一只钱袋，冲柄娘一塞说：“你查查。”柄娘翘了一下身子，不接。小胡子抖开钱袋子，哗啦一声将钢洋倒了一桌子，口气硬得像撂砖头：“也不说让你们今天就走人了，再宽限两天，后天我一准来收房。”柄娘拦住转身欲走的小胡子，双眶盈着泪说：“大管家，俺们做错了什么？”小胡子不语。柄娘说：“寒冬腊月，我们往哪儿搬呢？”小胡子仍不语。柄娘说：“大管家，麻烦您给顾掌柜说说，可怜可怜我们这两个要饭孩子吧。”柄娘说着双膝落地，柄伯也跟着跪了下来。

小胡子软了，先是摇头叹气，之后一脸无奈地说：“因为俺家老掌柜跟你们走得近，也犯了众怒，屎罐子已堵两天门了，老掌柜气得病卧在床。就这人家还不罢休，递了条子说三日内再不收回房子，他们就搬火神爷。”

“搬火神爷”是句黑话，意思是放火烧。

小胡子说：“要不是把我们逼到这份儿上，说啥也不会撵

你们走哇，房子闲着不是闲着？赁出去也能多得几个儿。”柄娘说：“在旺集俺俩一直是夹着尾巴做人，连蚂蚁都没踩过，这到底是碍着谁了？结这么大的仇气？俺上门赔情谢罪还不行么？”小胡子摇摇头说：“众怒难犯哪。”柄娘大眼圆睁：“众怒？”小胡子冷冷一笑说：“你这是自来迷呢还是装迷？你捏泥咕咕恁灵通，心眼咋像不透气的木疙瘩？你的泥咕咕在旺集盖了一圈儿，也就踢了一圈子的饭碗，同行是冤家，不撵你撵谁呢？”柄娘恍然，木然。小胡子说：“树挪死，人挪活，天地宽着呢。”柄娘说：“俺从此洗手不再沾泥，中不中？”小胡子摇摇头说：“你这话怕没有人信，你想想这捏泥咕咕又不需多大的地场，谁能挡得住你暗里捏背地卖？你不可惜你那一手绝活儿？”柄娘说：“大管家，俺给你赌个咒中不中？”小胡子说：“你跟我赌咒干啥？又不是我们老顾家的意思。要是街坊们都信得过你，这房子你就住。有话你给众人说去。”小胡子站在大门口，冲当街吆喝几声，立马围过来一堆人，三十六家户主全在其中。

柄娘运气说：“老少爷儿们婶子大娘们，俺两口儿逃难到此就图个活命，捏泥咕咕是巧要饭，没想过发财也没想过压住谁，从今个儿起俺洗手不干。”说到此，柄娘抓起一把菜刀，飞扬飞落，只听“嚓”的一声，她便断了左手拇指。这拇指一如壁虎断掉的尾巴，在砧板上突突蹦跳。

引来柄伯的号啕大哭。

引来众人的唏嘘惊叹。

柄娘推开扑来的柄伯，用溅血的左手握刀，打算再残右手拇指时，刀被人夺过。夺者着灰戎装，就是前些时买“八件套”的中士，他服役的塞外第一军军长不是旁人，正是柄伯的亲爹党铁汉。

中士是带辆中吉普来的，为防土匪骚扰，还带了一个装备精良的班。原来，“八件套”让军长大喜过望，之后则喜极生悲。又念及乡情乡俗乡亲，禁不住潸然泪下。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中士虽来第一军的时间不长，但对党军长的传闻却早已如雷贯耳，军长绰号“铁葫芦”，打仗特勇敢。逢恶仗前夕，必剃须净发，成不见毛茬儿的光葫芦，泛青光冒寒气，与刺刀闪放的寒光互映互辉，令对拼者生悸发怵。军长是一步一阶地从尸堆里拱出来的。他杀人如麻还不红眼，泪珠儿当然比金豆子还稀罕，中士一见傻了眼，成了看戏的洋鬼子。军长捧着八件套嗷嗷大叫：“这是我老家泥玩店的绝活儿！这是我老家泥玩店的绝活儿！”中士说：“军长，一准是您的老乡，这可谓是八件套泥咕咕牵乡缘。”军长顿时笑逐颜开，当即赐中士一百钢洋，并责成他驱车接人。

目睹柄娘自残的惨状，中士当即感到没法向军长交待，这是朝军长的兴头上浇冷水。再往深处一问，遭害者还是军长的独苗儿儿媳。中士的脑瓜轰然炸庙了，这还咋回见军长？一桩弥天大喜事让这些刁民泼妇搅了黄汤。他怒火中烧，大喝一声，朝中吉普挥了挥手。

一挺马克辛机枪立马当街架上了。

中士骂骂咧咧，下令机枪点火的话刚出唇，斜刺里冲出因失血过多而面色苍白的柄娘。她横挡在机枪口的前边，颤抖着说：“不要开枪！是我自残的，这怨不得别人！”

中士愕然。

柄娘说：“仔细想想，他们也难哪，饭碗被人抢去了，会不眼红？能不憋屈？要是这样的人该杀，那得造多少子弹呢？”

中士气咻咻地说：“那也不能把人往绝路上逼。”

柄娘说：“俺两个在老家呆不住，在这儿能活下来，这就是旺集老少爷们的恩德，做人不能过河拆桥。”

中吉普启动时，人们倾镇而出。笑弥佛亲领几位老者，在镇郊的路旁撮土为炉，插草为香。他们身后跪着满脸虔敬的三十六家街坊。当中吉普缓至时，这帮人由笑弥佛唱领，连连磕头膜拜，并吟哦声声，祈祷柄娘命大福大造化大。车后是密集跟送的人群，路有多宽人群有多宽。路边的树上也爬满了人，有多少树就有多少树人。这天也不知踩坏了多少棵树。

这阵势有如铜丘女娲像前的盛大庙会。当时柄伯坐在与司机并排的位置上，双目炯炯，视野开阔。可他竟对人群的攒动和喧哗充耳未闻，视而不见。柄伯的心中反复回响着柄娘的一句话。这回响像山呼海啸不绝于耳了几十年。柄娘说这句话时脸肌痉挛、血色全无。她瑟抖着手臂、抽搐着肩胛、颤栗着唇齿，还有顺脸滑落的豆瓣子汗，强化了这句话的分量。柄娘是这么说的：“泥玩毁坏了管和成泥重捏，人毁坏了就完了。人就是人，人不是泥玩，人不能把人当泥玩。”

从此，柄娘成了旺集一带的传奇人物，说她是女娲现世，人祖下凡。还说她是半仙之体，捏出的泥咕咕会飞会叫唤。还说她口若悬河，凭三寸簧舌喝退了洗劫旺集的数千匪兵。

到了公元一九九零年，我陪美籍华裔水利专家姚婉女士徒步考查黄河的流脉走向。途经陕西时，曾特意到旺集小驻。发现集面上的泥玩琳琅满目，特产泥咕咕已不再是单一的坐猴儿。天空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一家挺大的“顾记”门面还横起一道布幌，上边楷书着一溜刺目大字：铜丘泥玩店特产泥咕咕八件套。

我与姚婉女士饶有兴致地进去欣赏。“八件套”的种类依旧，但模状质地远不及柄伯的活儿。守着一拉溜柜台的几位年

轻人，正应接不暇地唱卖。姚婉女士瞅个空子问，师傅您招牌上的铜丘泥玩店在哪里？柜台里边的三人答了三个样，全是驴唇不对马嘴。一个说“陕西潼关”；一个说“安徽铜城”；另一个说“北京通县”。我和姚婉女士不禁哈哈大笑，笑得里边的人愕然发愣。姚婉女士说，看来你们都不是正宗真传。里面的人相视一乐，瞬即也回以哈哈大笑，直到冒出了泪花儿后，才说：“管它正宗不正宗呢，兵不厌诈，只要能赚到钱就行。”另一位补充道：“不是说了么，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姚婉女士问：“这八件套销路咋样？”里边的人答道：“现在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玩心也大了，八件套供不应求，一个集日能下几百套。”

我们查了《旺集志·人物篇》，里边有这么一段文字：

凤姐（姓氏不详），铜丘泥玩店人也。公元一九二九年冬流落本镇，短居数月余，后赴银川投亲（据说其公公为军界要人，隶属衔位不详）。该女子善泥咕咕，有绝技“八件套”传世，至今畅销不衰。该女还侠肝义胆，自残左手喝退数百骚镇兵匪，全镇数千生灵才免遭涂炭……

抄了，回去交给柄伯。柄伯读了长时不语。追问，柄伯才说：“志书是墨水涂的，而历史是血写的。血浓于水，不容褪色。”

正文第十九章 村民反扫荡

又是一个艳阳天。

四辆大卡车相跟着驶出莲池镇，在距泥玩店差不多一公里的地方，车队停了下来。艾民与庞爱群分别从两辆车的驾驶室跳下来，他俩快步走到一起，艾民说：“老庞我们这是声东击西，你进村后一定要把事态扩大，将全村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有两个小时我这里就差不多了。”庞爱群说：“放心吧艾书记艾镇长，小菜一碟儿！小菜一碟儿！”艾民满意地拍拍庞爱群的肩膀，就上车驶向了直通水库的岔道。他所带的两辆重型卡车一部车上装着起吊设备，另一部车上坐着数十位头戴安全帽的拆装工人。

庞爱群所带的两部车响着嘹亮的喇叭声驶进了泥玩店。他一脸眯笑坐在头辆卡车的驾驶室里。上边的车厢里威风凛凛地站满了身着一色迷彩服的乡治安联防队员，他们的手里都拎着长短一致的橡皮狼牙棒。

卡车停在了党铁羊家门口的一片空地场上。

空场地旁边就是村办小学。正赶上课间休息，小学生们“哗”地围了过来。这些小孩子身上都穿着一月前发的校服，但此刻已没有了原来簇新的模样，变得脏兮兮的。

治安队员们纷纷跳下卡车。

驾驶室里的庞爱群说：“把这些小学生们的校服统统脱下

来！”

一听说要脱校服，小学生们立即做鸟兽散。治安队员们便大声吆喝着骂着四处围追堵截着小学生们。一时间惹得鸡飞狗跳，乱哄哄的。

在驾驶室里坐阵指挥的庞爱群掏出了小本本儿，瞧了瞧后，指指小学校后边的房子说：“这户没有错，这家的户主叫党铁羊。”他合上本子，冲着乡治安队员果断地挥了一下手。

治安队员们鱼贯而入进了党铁羊的堂屋。屋里边立即传出了党铁羊的怒吼声：“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有两位治安队员抬着一张大床走了出来。跟着的是一位抱着铺盖被褥的治安队员。党铁羊发疯般地冲了出来，高声哭喊着：“不好了呀，遭抢了呀，青天白日地遭抢了呀！”

村民们越围越多。

庞爱群使了个眼色。两个治安队员便上前一步熟练地给党铁羊一个“小鸡别膀”，将党铁羊的胳膊扭结在背后，并高高地朝上一掀，党铁羊立即杀猪般地惊叫起来：“哎呀不得了了呀，要出人命哩呀，打死我了呀！”

一个治安队员凶狠煞气地朝党铁羊的腓上狠狠地踹了一脚，嘴里还小声骂道：“你他妈再咋呼我松松你的皮！”

党铁羊立马不叫了。

庞爱群跳下车厢走到党铁羊跟前不无鄙视地说：“党铁羊，这些东西是你掏钱买的吗？”

党铁羊支吾着：“不是说……不是说……”

庞爱群哼了一下鼻子打断道：“你别给我结结巴巴的，你回答我的问题，这些东西你出钱了吗？”

这围观的群众越集越多，党富根、党军、党红、党石碾、党碾子等人也在其间。

党铁羊也就有了人多势众的感觉，底气似乎也足了。他说：“钱我是没有出，可是这当时不是说的扶贫了吗？”

庞爱群冷冷地说：“像你这号人就是扶贫把你害的，好吃懒做，一心想着等国家对你扶贫，等着天上掉馅饼，告诉你党铁羊像你这号懦夫懒汉就是不能扶贫给你！”

党铁羊说：“那你怎么办？眼看着饿死我？”

庞爱群说：“像你这号好吃懒做的懦夫懒汉，哼！饿死一个国家少一份负担。”

党铁羊得理不让人，嗷嗷叫起来：“这可是你镇长说的，这可是你政府说的，你说让我饿死，你不是共产党！”

庞爱群反唇相讥道：“我不是共产党难道是国民党？”

党铁羊理直气壮地说：“共产党不让饿死人！共产党不让饿死人！”

庞爱群说：“共产党不让饿死好人！像你这号赖人饿死一个少一个！”

就在党铁羊与庞爱群两人争执的时候，上次“装备”党铁羊家的东西全部搬上了大卡车。

庞爱群不屑于再搭理党铁羊，转身就走。

党铁羊在后边呼天抢地地号啕着：“你们算啥……算啥玩艺儿？”他把“玩艺儿”三个字发出的声音很低，只能从口型上辨出，因为他明白如果庞爱群听清了这三个字注定会折转身子，那样的话吃苦头儿的只能是他。他接着大声号啕着：“给了东西还能再要走吗？从南京到北京也没有见过！吐到地上的唾沫儿能再舔起来吗？你说吐到地上的唾沫儿能再舔起来吗？”

这会儿，庞爱群走到了一脸平静的党富根面前，他突然感到一阵空虚，他不知如何跟党富根打招呼。就在这一刹那间，他灵机一动转向党铁羊说：“党铁羊，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你

说那二十斤白面你不是吃了么？那二斤半肉你不是吃了么？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党富根明白庞爱群这话有一多半是说给他听的，于是他笑笑说：“庞镇长，你看我是不是帮您把那些肉和面也收上来，如果是吃了的话就让他们出钱，你看这么做行么？”

庞爱群叹口气，小声说：“富根啊，你也不要有什么情绪嘛，我也是看别人嘴巴骨动弹的，这些得罪人的事儿孙子才愿意干。”

党富根无言地冷笑着，没有言辞。

庞爱群很神秘很友好地对党富根说：“富根这会儿我给你说白了吧，如果不是上个月那把粉没有搽好，说啥也不会有今天这事儿，没有办法，上边头儿有气呀！”

站在党富根背后的党军挺身而出道：“哪个头儿？上边哪个头儿你说清楚？”

庞爱群不屑一顾地瞪党军一眼。转身瞄一眼手上的小本子，又指出上次装备的一户，朝等他一声令下的治安队员们挥了挥手，这拨人便蜂拥而去。

又是一场争执哭闹，鸡飞狗跳。

两辆大卡车上的床、桌子、家具什么的越堆越高。

.....

与此同时，泥玩店水库大闸旁，艾民指挥着那辆装着起吊设备的重型卡车靠近闸门。一月前临时抱佛脚，突击安装的启闭装置与闸门原本就是虚晃一枪，玩一把“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的魔术，骗骗外行的地市领导。装上去的全是从邻县的一座水库临时租借的换代设备，为了将来好拆卸，当时将安装的程序全精简到最低限度，只要能把架子勉强撑起来就行，比如启闭机的二十四只大螺栓只安了四只，其余的螺栓孔全用黄

油抹着……

自从这套东西装上之后，这些天艾民的心里一直就惴惴的，他不安的原因并不仅仅是这价值几万元的东西还压着他的手，主要是这水库的大坝是“豆腐渣”，不堪重负，随时都有可能垮塌。如果垮塌了，他的形象也将随着这“形象工程”的垮塌而垮塌。这后果如掀倒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其连锁反应让他不寒而栗……

拆卸工作如艾民的预想，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启闭装置很快就卸下来了。

当高高扬起的吊机朝闸门缓缓地伸出了钩子时，突然响起了一声炸雷般的吼声：“不许动设备！”

艾民愕然发呆了。

卡车驾驶室里的操纵起吊机的师傅也愕然发呆了。

拆卸工人们也都愕然发呆了。

这拨人的目光一齐投向怒不可遏的柄伯。柄伯拄着一根粗粗的拐杖，站在一处高岗上，他须发苍白，剑眉紧蹙，威风凛凛。

柄伯的旁边还威风凛凛地蹲着那只大黄狗，它怒目圆睁，不停地伸缩着半只舌头，并发出低低的吠叫，随时准备响应主人的号令就冲上前去。

艾民不屑地瞥了柄伯一眼，又转身朝驾驶室里操作启吊机的师傅挥了挥手。

这位师傅搬动了一下手柄。

启吊钩立即朝闸门的挂鼻探去。

柄伯举起拐杖朝艾民一指，大黄狗立即箭头一般地扑向艾民。艾民惊叫着躲避，终被大黄狗撕扯住裤腿猛一下拽倒在地。

师傅停止了启吊。

艾民魂飞魄散地嗷嗷大叫：“救命啊！救命啊！”

几位工人举着工具朝大黄狗围过去。

柄伯喝道：“大黄过来！”

大黄狗箭一般地冲出包围圈。

艾民在一位工人的拉扶下站了起来，他气急败坏地冲柄伯大吵大嚷着：“党老柄你以为你是谁呀，你这般的无法无天？”

柄伯冷笑着说：“谁个无法无天？你心里比我更清楚！”

艾民一副不屑于与柄伯对话的态势，他转向驾驶室的师傅一挥拳道：“装车！”

柄伯用拐杖指着艾民说：“你敢？！”

艾民盛气凌人地说：“我怎么不敢？你一个乡村老头儿能阻挡镇党委镇政府的决定？”

柄伯说：“那要看是什么决定！”

艾民又朝吊机师傅挥了挥手，大声说：“你怎么被一个老头子吓住了？装！”

师傅只好搬动手柄。

启吊机的钩子再次朝闸门探去。

柄伯吼道：“艾民我正告你，你如果今天真敢把这些设备拉走，这里会出人命！”

艾民愕然道：“出人命？你吓唬谁呀？”

柄伯冷冷地说：“吓唬你？不信你就试一试！”

艾民下意识地扫了一眼柄伯身边的大黄狗。大黄狗冲着艾民龇牙咧嘴地呜呜吠叫着。艾民不由一阵发怵。

这时，起吊机已经把闸门轻轻地抓了起来，高举着递向卡车的车厢。

柄伯弯腰抚动了一下大黄狗。

艾民惊叫道：“柄伯你要干什么？柄伯你要干什么？”

大黄狗冲艾民奔去。

艾民一边躲闪一边嗷嗷大叫道：“救命啊，救命啊！”

几位工人忙挥着工具上前拦阻大黄狗。大黄狗却瞄准一道人缝冲了出去，连瞄也不瞄一眼艾民，径直飞奔而去。

艾民擦着额头上的冷汗，吩咐身边的治安队员道：“快装快装！”

眨眼工夫，大黄狗又折转了回来，飞奔至柄伯身边，低声吠叫着。

这时，一队黑压压的人群呼喊奔跑过来。为首的是党富根、党军、党红、党铁羊等人。

党富根大步奔至艾民的面前，一字一句地说：“艾书记艾镇长，你这么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

艾民瞄了瞄党富根背后愤怒的人群，忙赔上了皮笑肉不笑道：“富根，你别误会，这怎么是我做？我的处境你也不是不知道，名义上是镇长，实际上还不是市领导的大头兵一个？你说市领导的话我敢不听吗？官大一级压死人啊。”

党富根说：“那十几户已经用了这么长时间的家具你要拉走我们认了，几十身小学生的校服你让脱也统统脱给你们了，你说这些脏兮兮的衣裳你们拉回去有啥用？你们镇长的小孩子会穿？这些我们都认了，我们泥玩店人不看别人的脸色过活，这些年没有家具不也过来了，这些年没有校服不也过来了，但是这些设备你们拉不走！”

艾民说：“富根，咱们做事总得讲道理吧，这些设备你们村出一分钱了么？这全是镇里的投资嘛，镇里临时改做它用，让你们这儿暂且缓一缓也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嘛。”

党富根一字一句地说：“这些设备我们村是出过钱的！”

艾民说：“富根，你们村啥时出的钱？出多少？我怎么不知道？”

党富根仍一字一句地说：“上级从扶贫款中批出六百万，就是让我们建泥玩店水库的。”

艾民朝四周把手一抡说：“这不是已经在建么？你瞧瞧这大坝，难道不是用钱堆起来的么？”

党富根也照着工地把手一抡说：“工程到这一步总共花多少钱，你艾书记艾镇长清楚我党富根也清楚，没有用到工程上的钱都用到哪里去了，你艾书记艾镇长心里像明镜儿我党富根的心里也像明镜儿！”

艾民说：“富根，我劝你还是冷静点儿，别犯傻，别做傻事儿！”

党富根说：“我冷静得很！”

艾民说：“你想想富根，党彬当着地委江书记市委高书记的面捅了那么大一个窟窿，地委江书记也做了批示，可结果呢？动我艾民一根汗毛了吗？我也算是罪魁祸首了吧，这书记兼镇长不还照样干着？富根同志，这就叫胳膊拧不过大腿。”

党富根说：“艾书记艾镇长，你们官场里这些官官相护的丑事、肮脏事儿我们管不了也不想听，不过有一点儿我再明确地告诉你，今天这设备你拉不走！”

柄伯站在高处挥着拐杖喊道：“你拉不走！”

党军大叫道：“你拉不走！”

党红大叫着：“你拉不走！”

群众们也大声喊道：“你拉不走！”

.....

艾民惊然，惶然，诧异。

党富根说：“这些年你们一直把我们泥玩店人当木偶耍，

照你们的意思粉给你们搽好了把你们的脸搽白了你们升官发财了
就赏给我们一个笑脸，若是粉没有搽好你们就翻脸不认人恨
不得一脚把我们踢死，我们是穷，我们是苦，但是我们不是泥
巴团任你们想揉圆就圆想捏扁就扁！”

正文第二十章 法人党富根

镇政府办公室里，党华正在抄写着什么。外面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党华扬起了头专注地望着门外，隔着破竹门帘子，她看到了庞爱群沮丧之极的表情与走姿。庞爱群进了隔壁艾民的办公室，随之传来了关门的声响。

党华的眉头轻轻一蹙，她放下笔，起身离开座位，脚步轻轻地朝外走去，出门，走到隔壁门口，站住了。

里边传来庞爱群满腹委屈的声音：“能就这样便宜泥玩店吗？这闸门设备也不是个小数呀。”

艾民哼了一声说：“没有的事儿！这笔钱泥玩店少掏一个角儿都不行。要是都随他们的意我们这些当镇长的还有啥干头儿？”

庞爱群忿忿地说：“原来党富根对我们还顾及个外面，这回他竟敢挑头儿！”

艾民冷笑着说：“我会叫他党富根后悔的。”

庞爱群激将道：“他死猪不怕开水烫。”

艾民胸有成竹地说：“他党富根就是死猪我也会让他开口说话。”

党华下意识地把身子朝前探了探。

庞爱群说：“那你准备怎么办？”

艾民说：“我这人向来明人不做暗事，我不是已经与他党

富根打过招呼了么，我说到做到，咱们莲池镇机关改革我第一个分流他的宝贝女儿党华！”

门外，党华的脸变色了。

过了一会儿，庞爱群从艾民的办公室出来，走到党华的门口时喊道：“党华党华！”

党华在里边答应着：“有啥事儿庞镇长。”

庞爱群边走边说：“艾书记艾镇长叫你哩。”

“知道了。”党华随着话音走出来，敲了敲艾民办公室的门框说，“艾书记艾镇长您叫我？”

艾民大声说：“请进吧。”

艾民坐在办公桌前一边批着文件，一边说：“你请坐，党华同志。”

这一称谓，使党华的脸上掠过一道痉挛。

艾民放下批好的文件，扬起脸微笑着说：“你咋不坐？坐嘛党华同志。”

党华也回以淡淡的微笑说：“我习惯站着。”

艾民从办公桌角上拿过一叠单据材料说：“党华同志，我想请你帮个忙办件事儿。”

党华笑着说：“艾书记艾镇长，我觉得您今天的语气有点儿反常啊，是不是太客气了？”

艾民哈哈一笑说：“是么，我不觉得呀。”

党华仍笑着说：“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得罪您了艾书记艾镇长？”

艾民仍哈哈笑着说：“没有的事儿，你怎么会得罪我呢？没有的事儿！”

党华说：“有啥指示您说吧。”

艾民说：“情况是这样的，镇里的财政情况你也是清楚的，

紧张得很啊，但我的原则是再紧也得上脱贫工程，泥玩店水库的那套闸门设备三十多万啊，我一下决心不是办了么，谁有意见也不行，为了泥玩店早日脱贫致富再大的压力我也能承受，可话又说过来了，现在镇里的一把手难当啊，老师的工资、老干部的医疗费……都是上了红头文件的，拖了就是犯错误，就因为这事儿我昨天夜里已经与你爸谈妥了，这三十万设备款呢，镇里责无旁贷拿大头儿二十多万，村里出小头儿拿十万吧。”艾民说着晃了晃手里的票据说：“这些往来账据都在这儿，你回去交给你爸，让你爸快点筹备钱。”

党华接过票据说：“要是村里筹不来呢？”

艾民说：“困难肯定会有，但是办法只要想还是会有。”

党华说：“要是实在筹不来呢？或者筹不够呢？”

艾民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咱们国家是个法制的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是铁面无情的，对赖账不还者，只好依法办事。”

党华惑然盯着艾民。

艾民笑道：“当然，我不希望那样的结局出现，这个我回头再与你爸爸讲清楚。”

党华犹豫着说：“艾书记艾镇长，这个事儿我怕办不好。”

艾民说：“感到挺困难么？”

党华轻轻点点头。

艾民站起身走到党华的身边拍拍党华的肩膀说：“要说的，我的确也不想为难你。”

党华勾着头不敢看艾民那一双冒火的眼睛。

艾民轻轻抚摸着党华的肩膀，变幻了语调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是说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小华，我们今天晚上能不

能认真地商量一下提拔你当副镇长的事儿呢？”

艾民说这番话时两只手已经分别放在了党华的双肩上，并且身子也在缓缓向党华的胸部贴近。

党华忽闪着大眼睛直盯着艾民说：“如果照你说的，我不仅可以不回去要账，而且还可以被提拔重用？”

艾民充满激情地点着头说：“是这样啊小华，是这样啊小华。”

党华淡淡笑了笑，是苦恼人的笑。

艾民惊喜道：“你同意了小华？我就知道你会同意的。”

党华轻轻扒开艾民的双手说：“我还是先回去要账吧。”

艾民不由一愣道：“你……你为什么这样固执呢？”

党华仍保持着一脸苦苦的微笑说：“艾书记艾镇长，你能不能容我再好好想想？这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件小事啊，再给我点儿时间吧让我再想想。”

党华说完姗姗退出。

艾民一直用做作的微笑盯着她退出门外后，望着她转身大步离去。

艾民的脸上升腾出一团怒气。他随手抓起桌子上的一只玻璃杯子，狠狠地朝地上猛地一摔，顿时响起一声脆响。

走到办公室门口的党华清楚地听到了这一脆响，她不由打了个冷噤，双手下意识地抓住了胸襟。

晚饭后，在党富根的家里，党富根与柄伯两只“烟枪”对着抽，把整个房间搞得烟雾腾腾。

小桌上的电话铃响，党富根顺手捺下“免提键”。

电话里边传来艾民的声音：“富根嘛，我是艾民啊，你还没有休息哩？”

党富根与柄伯对视一下说：“是艾书记艾镇长嘛，您也没有休息哩呀。”

艾民坐在一只皮转椅上，一脸宽容地说：“有个事儿想与你通个气儿呀富根，情况是这样，那套水库的闸门设备既然你让留下了，也就算了，你们那里也确实急需。”

党富根与柄伯交换了诧异的目光后，党富根忙对着话机说：“那我就代表泥玩店全村的老百姓谢谢您啦艾书记艾镇长！”

艾民将办公桌上的一只笔记本移至脸前说：“不过有一点儿情况我必须讲清楚，这水库嘛是百年大计，讲究的是质量第一，所以这些设备都是我们在国内第一流的厂家进的货，你说我们总不能引进那些假冒伪劣的产品建豆腐渣工程吧。”

党富根勾头对着话机说：“那是那是。”

艾民一脸坦然地说：“所以说嘛，这些设备的造价也就高了一点儿，总共是三十万零八千多点儿吧，有厂家开具的正规发票，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来看嘛，也可以到厂家去调查嘛。”

党富根操着挺认真的语调说：“我相信咋能不相信呢？”

艾民如数家珍地说：“那今天我就代表镇政府给您报一下账，俗话讲得好嘛亲兄弟还明算账哩，上边就泥玩店水库工程是批下来了六百万专项资金，当时因为镇里财政吃紧我是挪用了二十万，咋花的？花到哪里了？说得客气点儿用以公关了，说得刻薄点儿用这笔钱送礼了，现在这社会风气你不送礼啥事儿都办不成，你想啊恁多贫困乡村人家为啥单单给我们批六百万呢？不是么富根？”

党富根忙说：“那是那是。”

艾民说：“这闸门设备不是三十万多一点儿么，镇里拿出

二十万算是偿还了那笔挪用的工程款吧。”

党富根说：“谢谢你了艾书记艾镇长。”

艾民说：“不用谢，这都是应该的。既然说到这儿了，这八千元的零头儿镇里也出了，不过这十万元的整数镇里可是挤不出了，得由你们泥玩店拿。”

党富根与柄伯顿时恍然。党富根说：“艾书记艾镇长，我们村里的实际情况您是清楚的。”

艾民在皮转椅上坦然地转了一圈儿说：“实际情况么我不清楚？不过这十万元钱你们还是要想办法解决的，你们总不能整个躺在国家政府的身上，光伸着手等、靠、要吧？如果你们不采取积极措施解决的话，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富根，这闸门设备只能让别的地方先装了，你放心我不会让人带着治安队员硬拉的，镇党委镇政府会用法律的形式保护合法权益，那样的话我这个镇长就与你这个村长对簿公堂打官司了。”

放下电话，党富根与柄伯好生抽了一阵闷烟。

大黄狗半蹲在门口，虎视眈眈地望着远方。

柄伯说：“得提防着夜长梦多，这些设备要抓紧装上装好装落实，让他们拆都拆不下来。”

党富根点点头说：“我也在琢磨这个事儿怎么做，去城里请装修队能保证质量，可是得一大笔钱，这钱是硬头货。”

柄伯说：“那就想办法挣钱，我总担心艾民这个白脸奸臣还会再捣鼓啥鬼点子。”

中午。水库工地静悄悄的。党军警惕地守护着用塑料布盖着的一大堆设备。

远处崎岖的山路上，匆匆走着党红。在党红的后边有一个人躲躲闪闪地跟着，他一会儿闪在一块石头后边，一会儿避在

一蓬树丛里。此人是党铁羊。党红远远地就喊道：“大军，你快回去吃饭吧。”党军看着党红不动。党红走到党军跟前说：“你咋不动啊？”党军的眼神有点儿异样。党红读懂了党军眼神儿中的异样，下意识地扫了扫四周。党铁羊忙闪到了一道小沟里。党红小声说：“你想干吗大军？你不饿？”党军伸手抓住党红的手说：“我想吃你的豆腐！”党红的脸一下子红了，微嗔道：“你要坏的话，还叫你吊到派出所的梁头儿上。”党军不容党红把话说完，就紧紧地把她抱住了，忙乱之极地找着她的嘴唇，她开始虚情假意地躲闪了两下，之后，便动情地眯上了眼睛，嘴巴也河蚌一般地张开了。党军抓住这一战机将舌头用力地探了进去。两人热烈地抱吻成一团。

党铁羊扒在小沟里看得真真切切的，他急得连连拍着大腿说：“日他妈，我辛辛苦苦养成个大姑娘，竟便宜大军个狗日的了！我辛辛苦苦养成个大姑娘，竟便宜大军个狗日的了！”党铁羊一个虎扑，便闪在了一只大木箱子后边，这里距党军与党红挺近的，最多不过五六米吧。在这里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这对热恋情人的急粗的喘息声。党铁羊半是羡慕眼热，半是怨忿仇视地骂道：“日他妈，也不害怕憋死！”

党军在抱吻的间歇，瞄了瞄四周。

党铁羊看得真切，嘴上说：“你小子还想怎么着？你小子还想怎么着？”

党军把党红平身抱起。

党红温顺地听任党军抱着走，眼睛却仍然眯着不肯睁开嘴里却喃喃道：“你要干吗大军？你要干吗大军？”

党铁羊忿忿地说：“我咋养这么傻一个闺女呀，你还能不知道这兔孙要干啥么？你还能不知道这兔孙要干啥吗？”

党军把党红抱到一边松软的草地上，稳稳地放好。

党红依然没有睁眼，嘴上还是重复着那一句话：“你要干吗大军？你要干吗大军？”

党铁羊急得抓耳挠腮，差一点儿喊出声来了：“我的傻闺女你还不快点儿起来，大军这兔孙要弄你哩呀，大军这兔孙要弄你哩呀！”

这时，党军已经果敢地脱去党红的鞋子，随之又把党红外边的长裤子拉掉了，露出了只剩一只短裤儿的白皙的大腿。

党军麻利地脱着自己的长裤短裤。

党铁羊恶狠狠地骂道：“你兔孙内行啊，还挺利落哩呀！”

党军干脆利落地来了个将军大骗马，实实在在地压在了党红的身上。

党铁羊自言自语道：“我不能再犹豫了，再犹豫就来不及了，再犹豫就让大军这兔孙得手了！”

党铁羊一下子盯准了眼前的一只大棒子，他伸手抓到手里的同时，飞跃过去，大吼道：“我打死你个兔孙！”随着他的话音，他高举着的棒子已照准党军的光腚抡了下去。

防不胜防的党军“啊呀”一声惊叫，乍然回头，一见是满脸火气的党铁羊，与再度高高扬起的大棒子，党军顿时大惊失色，麻利地从党红的身上起来，没有忘掉抓起搁在旁边的裤子，迅速逃走了。

党红也一个鲤鱼打挺地坐起身，下意识地抓起衣裳就朝身上捂。

党铁羊冲党红骂道：“你这个小浪货，你把我党家的人丢尽了，回头我再跟你这个小浪货算账！”

党铁羊一边骂着一边朝党军猛追过去。党军沿着一条山路飞跑着。党铁羊气喘吁吁地拼命追着，嘴里还不时地喊着：“大军你给我站住！我看你个兔崽子哪里跑？你给我站住大军！”

我看你个兔崽子往哪里跑？”

党红跟在党铁羊的后面边跑边喊：“爹，你停住！爹呀，你给我停住！”

党军的速度快，党铁羊的速度慢，两者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

党铁羊力不能支，喘息着倒在地上。他用手挡着脸，透过指缝他发现党红跑了过来。

党铁羊的眼睛不由一亮，他立即松软了身体，松软了胳膊，轻闭上眼睛做昏死状。

党红大喘着粗气奔过来，一看党铁羊的模样，顿时大惊失色地喊道：“爹！爹！”她喊着便伏下身子，晃动着党铁羊的胳膊，连声喊着：“爹呀，你怎么啦爹？”

党铁羊又悄悄地睁开一只眼睛，偷看党红一眼，继续屏住呼吸，装死。

党红恍然站起身，冲着党军的背影大喊道：“大军！大军啊！”

党军听到党红的声音，急停下来，回头张望。

党红用手捂成个喇叭形，带着哭腔喊道：“大军！你快过来，我爹他……我爹他不行了呀！”

党军大吃一惊，拨马回头急奔过来。

党红仍晃动着党铁羊哭唤着：“爹你醒醒！你醒醒啊爹！”

党军远远地边跑边喊道：“小红，你先别动！小红你先别动！”

党红立即停止了晃动。

党军气喘如牛地奔至跟前。

党红说：“咋不能动啊？”

党军说：“要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还不能乱动哩，这个我在

部队里学过。”

党红说：“那可咋办哩？”

党军蹲下身子说：“我看看心跳呼吸还有没有。”

党红一脸紧张地盯着党军。

党军把手伸到党铁羊的鼻孔旁，试着，感觉着。

党红急促地问：“咋样大军，不呼吸了？”

党军把手伸进党铁羊贴胸的衣服里边。

党红又急促地问：“咋样大军，心还跳吗？”

就在此刻，奇迹发生了，党铁羊顺势攥紧了党军的手，一个鲤鱼打挺地坐起身，嘿嘿一笑道：“我叫你个兔崽子跑！”

党红长吁一口气说：“爹，你看你玩的啥鬼把戏。”

党铁羊嗔视着女儿说：“咋着？你爹心不跳了不呼吸了你才高兴？”

党军想挣脱，挣了一下没有挣开。

党铁羊嘿嘿一笑说：“大军你个兔崽子，你今天不给我说个小老鼠上灯台会走得了么？”

党红没有好气地盯着党铁羊说：“大军你不走，听他怎么说！”

党军冲着党铁羊说：“你说吧，你想咋着？”

党铁羊冷冷地说：“明摆着哩，我把小红虫样的闺女托大了，能叫你白……”他把到嘴边的“弄”字又咽了回去，看来他还保持着起码的清醒，还能意识到当爹的不可把话说得那样刻薄露骨。他改口说：“你说这个便宜能让你白占吗大军？”

党红气红了脸说：“爹，你说的是啥话嘛？”

党军盯着党铁羊说：“你说咋办吧？”

党铁羊说：“大军，我有一个条件。”

党军催促道：“你说吧，我听着哩。”

党铁羊想了想说：“你如果答应了呢，你与小红的事儿我就不再管也不再问，你如果不答应呢，我也把丑话讲前边，你再碰一下我的闺女我就跟你拼老命。”

党军说：“你不就是想钱么。”

党铁羊说：“好痛快大军，真是当过几天兵啊就是不一样。”

党军说：“你说多少吧？”

党铁羊伸出一把手，展开五指说：“五千块，少一个角儿也不行！”

党红大声说：“爹，你疯了吧爹，你让大军上哪儿去弄五千块？”

党军非常干脆地答应道：“不就是五千块吗？我给你！”

党铁羊顿时愕然。

党红亦愕然道：“大军，你？”

党军起身揽住党红的肩膀就走。

党铁羊恍然大悟，冲上前一把握开党军揽党红的手说：“你个兔崽子先别这么性急好不好？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告诉你五千块钱你不交到我手上，我的闺女你休想再碰一下！”

党红大声喊道：“爹，你把你闺女当啥了？你把你闺女当啥了？！”

党铁羊一字一句地说：“我就是把你当东西了小红，我就是把你当东西卖了小红，你有本事告你爹去！”

党红顿时气白了脸：“你想钱想疯了吧爹？！你想钱想疯了吧爹？！”

党铁羊白女儿一眼道：“我不想钱想啥？谁不想钱？天底下有不想钱的人吗？”

党富根满头大汗地领人在水库工地紧张地忙碌着。

一辆拖挂吊车轰隆隆地开了过来，停住了。党华一脸兴奋地跳出驾驶室，跑过来说：“爸，还得抓紧哩，人家只让用一个星期。”

党富根说：“等高小萌工程师一到马上就安装。”

党华说：“高工什么时候到啊？”

党富根说：“讲好的今天。”

这时，远处驶来了一辆白色的桑塔纳轿车。

党华乐道：“可能是高工来了。”

党富根诧异道：“高工没有说带车来呀。”

这当儿，白桑塔纳车已经驶到跟前，竟是辆警车，两边的车身上赫然写着“法院”的字样。车门一开，从里边跳出了几位着装整齐的粗犷法警。

柄伯、党军、党石碾、党碾子、党铁羊等人都放下手里的工具围了过来。党军凑过来小声说：“富根叔，我看这几个人的神色不对呀，不会出啥事儿吧。”

党富根皱眉无言。

几位法警走过来，其中一位说：“哪位是党富根啊？”

党富根上前一步说：“我就是。”

这位法警说：“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党华顿时紧张起来，她上前一步挡在党富根前边，质问道：“你们是哪单位的？你们要干什么？”

领头的法警掏出工作证在党华脸前亮亮说：“我们是市法院执行庭的，来执行任务。”

党华问：“你们执行什么任务。”

法警头儿不再理睬党华，把目光转向党富根说：“请你出示身份证。”

党富根将身份证交了过去。

法警头儿看后，顺手将身份证装进了大哥大包里。

党华惊道：“你怎么把身份证收了？你凭什么呀？”

法警头儿从包里取出一份文件念道：“铜丘市法文字 102 号，经查实被告泥玩店村法人党富根借贷莲池镇财政所十万元人民币长期不还，为保证金融秩序的严肃性，根据原告的请求和有关规定，现决定依法还贷，强制执行。”

党华顿时懵了。两位法警走过来，一人扭住党富根的一只胳膊。党军与党石碾冲过来，欲行拦阻。一位法警警告道：“我们这是依法办事，你们要是妨碍执行公务，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党富根说：“大军，不要冲动，我随他们去好了，没有事儿的，等高工来了，你们抓紧施工就对了。”

党军含泪点头。两位法警架起党富根走到警车跟前，相跟着上车。村民们奔向警车。警车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笛声，令人不寒而栗。

法警头儿将身子从车门处探出来喊道：“如果想让你们的村长党富根尽快回来的话，你们就快点儿准备钱吧，将银行十万元的本金加上六千元的利息付清了，他就可以回来了。”他说完将身子退回车厢，警车随之启动。

党华哭喊道：“爸！”

警车响着刺耳的警笛声，颠簸而去。

党彬散记之十一 无常人生

一提柄娘当年只身回泥玩店的缘由，柄伯的脸就发灰。一次批斗会上，富根叔使条子棍儿捣着柄伯的额头说：“你党老柄是反动本质决定骨子里坏，那年你一当上伪将军的阔少，可成了花花太岁，吃着碗里的还盯着锅里的，又搞上了一个叫姚婉的小洋妞儿，把党金凤也气跑回来了，没有党金凤还会有你党老柄吗？你的良心真真的让狗吃了！”

富根叔的这把火招来了空前的群愤，耳光、拳头、鞋尖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位疯泄狂落，柄伯成了一只训练拳击的沙袋。结局颇为惨烈，柄伯嘴角淌血周身青肿，在堤窖子里趴卧了半个月才渐复元气。

当年柄娘拗着回老家泥玩店，说是思乡心切想守着老爹党先儿的坟头，其实是心里的疙瘩越系越大。对此柄伯心若明镜。

柄伯柄娘的婚事办得阔绰之极，高朋满座，佳宾如云，数十桌流水席摆了三天三夜。一座两层的将军楼，柄伯和柄娘居楼上，军长党铁汉住楼下。虽然论年龄柄伯是青杏柄娘是熟桃，但自旺集接受了酒鬼的引领后，柄伯对男女之事已茅塞顿开，花烛之夜柄伯是狼，没了羞涩的柄娘是虎，两人将爱做得天翻地覆，全无了禁忌。柄娘是那种“叫铺”型的女人，柄伯

一碰她便惊天动地般地哼叫，柄伯说你也不怕爹在楼下听见？她的声音小是了些，但仍如杀猪般地叫唤。柄伯再想做时就说“杀猪吧”，柄娘总莞尔一笑说“想杀就杀吧”，久之“杀猪”便成了两人的暗语。

柄娘那一阵性事主动得很，柄伯清楚她为的是做母亲，也就随着她，天天“杀猪”，有时一天几“杀”。但一直也没有杀出个结果，后来他做了精液化验，精子的成活率极低，几乎没有受孕的可能。柄伯是医生，他一边用药物调理，一边加紧“杀猪”，他的理论是“只要地好，即便种子有些问题，说不定也能出苗”。柄娘当然乐此不疲，欢迎大“杀”特“杀”。

晚上“杀了猪”，白天见军长老爹时，柄娘就觉得射过来的两道目光怪怪的，跟柄伯在自己身子上边折腾时的目光一样。因为是爹的缘故吧，她也没有把这目光放在心上。

楼下客厅的壁板辉煌如金，梅花吊灯匀布柔光，俄文商标旁的画片是克里姆林宫。当厅四柱的是浮雕敦煌的飞天，舞女舒扬广袖，仙飘仙飞。对置两架博古，琳琳琅琅，合璧中西。一架是舶来品：好望角崖石；锥状体棱如利刃，标明是亚当阿斯顿的骨骼；密西西比河鳄鱼皮；阿拉伯神灯，褐红色，模状如《一千零一夜故事》里，尔辽温丁呼唤神灵的那只；古罗马角斗士的短佩剑；彼得堡金银器；哥伦布摩抚过的三桅船核桃木舵轮；德国蔡斯公司产的单筒望远镜；整只南太平洋玳瑁。另一架是华夏老古董：秦砖汉瓦；唐代蓝底白斑三彩马；宋朝官窑双耳炉；越王州勾剑，上有铭文：越王州勾自铸自用；明永乐青花压手杯；清乾隆多彩瓷母大瓶；康熙郎红柳叶瓶；黑色透花犀牛角；鸟兽纹玉琮，为湖绿色半透玉，方柱体短筒形，上大下小，内圆外方，琮面凸出四块方座，上刻十六只小鸟，羽毛丰满，展翅欲飞，鸟眼、鸟翅、尖喙的纹刻纤细，底

部篆有：苍壁礼天，黄琮礼地（《周礼·春官》）。

柄娘发现“八件套”也在这架老古董中探头探脑后，非要撤下来不可。柄伯执意不让说：“原本就不错嘛，何必自轻自贱扫老爹的兴。”

军长老爹常炫耀这两架博古，每每总得意地用银质的牙签一边剔牙一边脸溢神采说：“柄啊柄，这可是一堆宝贝呀，伸手摸一件都够你们小两口吃上几十年。”隔行如隔山，柄伯在这方面是小庙里的鬼。有一次他指着好望角崖石说：“这不就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么有啥稀奇？”老爹品着香茶娓娓说道：“古希腊时，有个叫亚当阿斯特的英雄，伙同九十九位巨人反抗诸神，失败后被流放到世界尽头，埋葬在火山群峰之下，化为崢崢丘岳，形成了好望角。据说好望角云翻一天墨，浪卷半空花，是亚当阿斯特巡游的灵魂。对敢于在这一带海域搅扰他的人，他会咆哮着施以报复。首闯这一海域的是葡萄牙人亚迪士，他发现了这个隐藏了多少世纪的壮美海角，并公之于世。但亚当阿斯特没忘报复他，当他再次途经好望角时罹难。如今又有了新的说辞：站在好望角的峭崖上，能见到狂风冲浪间有人驾一叶轻舟，猛扑这鳄鱼爪般的岬角，此人就是不屈的迪亚士。”

柄伯感动了，缠着老爹越发没完没了。老爹舐犊情深，答则循循，子丑寅卯，扯个根根梢梢。柄伯心直口快，有一次竟置了军长老爹的难堪。

柄伯问：“爹，您每月多少俸禄？”

柄伯问：“这些金贵的玩艺打哪儿来的？”

柄伯问：“老百姓都说塞外第一军的队伍好哇，好队伍里的官也贪脏也喝兵血？”

看着军长老爹红着脸张口结舌，柄娘忙借故将柄伯支开。

还令柄娘寒心的是那株将军藤。“将军藤”是军长老爹随口叫出来的，至于它的真名若何无人通晓。老爹发现它是在一堵峭壁前，那回老爹鏖战中只身突围，三面追兵如滚滚泄洪猛扑不舍。他仰视与天相接的峭壁，正嗟叹一腔热血要抛洒于此时，蓦然发现它摇曳阔叶伏壁攀援直上崖顶，像从空中抖落一条绳索。不容细想，他抓着它爬了上去。老爹逢凶化吉，连升三级，成了将军。他念念不忘这根救命藤，专程赶来瞻仰。见它模状怪异，非草非藤非树。他好生困惑，拨开旺草，扒去壤土，仔细察看，才发现它根植于一具骷髅中间，旁边还有一柄锈蚀斑斑的佩剑，死者无疑是位将官。他一番膜拜之后，从根部辟出一枝，附一捧老娘土，移植将军楼。

柄娘初识将军藤，便惊骇它的葳蕤。时值隆冬，万木凋零，一派萧然。惟它生机勃勃，繁茂葱茏。分蘖出的须根，像抓地龙草拖严了墙角，紧紧缠裹了铁梨木博古架，更多的钻透地板，深深地扎进楼的根基里去了。似藤非藤的枝干粗如胳膊，游蛇般四处伸蔓，网结了客厅的四壁，森森地爬满了天花板。阔叶如扇，肥韧亮丽，其间瓔珞垂珠着串串紫果，像嘟嘟噜噜的紫葡萄。柄娘曾好奇地品尝了一颗，味道鲜烈，有一股极浓的怪味儿。当柄娘洞悉它何以如此发达后，一股浓浓的血腥即从胃底蹿出，令她作呕不止。

原来，将军藤一开始并不适应此处的豪华，终日萎萎焉焉，奄奄待枯。军长老爹饼水浇了，草木灰撒了，鸽子粪上了，各种家肥施尽了，统统不济事。“土”的不行又改用“洋”的，氮、磷、钾轮换着用，仍毫无起色。亲临指导的专家们也都无可奈何地呈尴尬状。恰在此时处决了一名案犯，军长老爹猛然记起那具植根的骷髅，将军藤之所以将军莫非是得益于血滋肉养？他茅塞顿开，让人取回一盆热血一块心肝。施上后，

将军藤果然萎叶舒展，重发生机，模样日日换新，速度之快令人瞠目。自此，隔些时日，军长老爹便如此贴补一下将军藤。将军藤也很江湖义气，不仅旺叶旺枝旺藤旺蔓，还旺出成串的浆果，硕硕鲜亮，诱人上当。

柄娘那日在楼上亲睹了军长老爹指挥人为将军藤浇血，浇者说话呜啦不清，柄娘定睛一瞅，觉得此人有些面熟，再仔细一认，竟是数月前在那小站月台上因实施强暴被咬掉舌头的马脸。

从此，柄娘便见不得这将军藤。攀援到窗壁上的将军藤，常令她恐怖。白天还好，到了晚上，银白的路灯下，将军藤显得格外阴森，串串紫果如一张张鬼脸，根根粗藤如鬼的一条条臂膀，而硕叶则是鬼的一只只手掌。夜风阵阵扑来时，“鬼拍手”折腾得她常常梦魇，醒来时汗雨淋淋……

柄娘病了。先是夜不能寝，渐渐不思茶饭。人就像脱皮的包菜，一层一层地消瘦着。柄伯粗针大码线地以为柄娘是思虑过度，开上两剂药调理调理。还和了泥坨，在卧室拉开场子，让柄娘手把手教他捏泥玩。柄娘当然乐此不疲，一沾上泥巴气儿便物我皆忘，精气神儿就来了。柄伯就搓着泥巴手直乐：“怎么样怎么样？病轻些了不是？”

此时的柄伯已不再是终日绕着她转的雏儿，翅膀硬了，背着药包子满世界钻枪林冒弹雨了。偶尔匆匆来去，也是为了“杀猪”，有时吉普车就在楼下等着，柄娘知道他军务在身，听到熟悉的吉普车响时，她便宽衣解带，等他上楼时，她业已准备就序，他麻利甩掉衣服，上床便“杀”，“杀”过就走。如此疲于奔“杀”，到头来柄娘的肚子仍未改观。但两人并不气馁，反倒愈“杀”愈勇，柄伯自嘲道：“我一定要以曹操为表率，屡败屡战。”

这日黄昏时，柄伯才从外地赶回，小两口这次分别了一个多月，小别胜新婚，柄伯一见柄娘征尘未洗就跃跃欲试，想先“杀”一盘，柄娘朝楼下一示眼色说：“你没有见咱爹在楼下等你吃饭哩么？瞧你猴急的样子到晚上就不是你的了？”晚饭喝了柄娘精心煲的“三鞭汤”后，柄伯觉得周身燥热难耐，老鹰抓小鸡般抱起柄娘上床就“杀”，地动山摇地连“杀”两次，将柄娘“杀”得不省人事，软在床上成了一摊泥水儿。这时，柄伯听到有人喊，他下楼一看说是老家豫剧名旦“八岁红”在城里唱“四郎探母”，军部的老乡都去捧场，一群参谋卫士也就拉着柄伯上了车。

午夜过后回来时，柄伯见柄娘仍裸身睡在白纱绸单子下边，翘翘的奶子，白白的臀角，又撩得他心火突起，二话未说他又“杀”了起来，柄娘迷迷糊糊连眼都未睁开，就随着他的节奏叫唤开了，在他猛烈冲撞的间歇，她说：“柄啊柄……你……你今天……咋……这么威猛……连杀我……六回，你……你非把……我杀……杀死不可？”

柄伯顿时大愕，他这才三“杀”，如何是六“杀”呢，自己清清楚楚地记着哩，这是咋回事？莫非是谁钻了空子？他看着柄娘迷迷糊糊，半睡半醒的样子，如果有人真的钻了空子，就她这种状态也不会警觉。想到此，他猛地感到周身直冒冷气。他叫醒柄娘问：“你刚才是说的梦话吧？”柄娘说：“这如何是梦话？我就是睡着心里也清楚，你杀几次我还能不知道，连这一次不多不少整整六次，咋你还想赖账吗？”他一把揪住柄娘的肩膀急切地问：“我只杀了三次，我去看戏离开了四个多小时，你说那三次是谁？”柄娘不由大惊，这下睡意全无，彻底醒了过来，随之哭得气绝几次，痛不欲生。柄伯发狠道：“这个人只要查出来，我不管他是天王老子，也要他碎尸万

段！”

柄伯马上清查，军部的人虽去了一中吉普看戏的，但留守的人仍不少，查来查去也没有个结果，他把情况跟老爹说了。老爹斥道：“你糊涂啊柄，你这般张扬你媳妇还如何做人？你不懂家丑不可外扬？这种事儿只有悄悄地私下进行，你不要管了这事儿由我来办。”

三天后，柄伯从前线回来，听说郊外刚枪毙了一个军部的勤务兵，军长老爹对柄说：“想骑在我们老党家的脖子上拉屎，我叫他拿命来抵！事儿我已经办利亮了，今后就不要再提了，忘掉它！”

柄伯上楼时，柄娘已经没影儿了。他慌忙寻找，门卫说柄娘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了，是朝黄河岸边去了。

柄伯随即驱车就赶，当车子飞至黄河边时，一只载着柄娘的羊皮筏子已经离岸而去。柄伯喝令羊皮筏子停住，但柄娘不让停。最后柄伯掏出枪朝天上连打数枪，老艄工这才魂飞魄散地撑着羊皮筏子缓缓靠岸。

柄伯问：“你为什么不辞而别？老爹把那狗东西毙了，已经为我们雪耻了。”

柄娘仰天大笑。

柄伯诧异之极：“你笑什么？莫名其妙！”

柄娘叹口气说：“柄既然你我夫妻一场，我就把心里话全掏给你吧，我如果不是为等你，会让你撵上来么？你说我为什么不坐车走旱路偏偏选择了这水路？我是有意与你在这滚滚的黄河边见最后一面。”

柄伯恍然。

柄娘说：“柄事到如今你愿意我把心里话全掏给你吗？”

柄伯说：“这还用说，你我也算是患难夫妻了，有啥话不

能说明呢？你说你说！”

柄娘说：“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否则我是断不会说的。”

柄伯说：“你说吧。”

柄娘说：“无论我把事情说到哪一层，你都不许离开你现在的队伍，也不能跟你老爹过不去，他毕竟是你亲爹。”

柄伯失声笑道：“我现在活得如鱼得水，并且已官至中校，我如何肯离开现在的环境呢？再说老爹对我关怀备至，我如何能跟老爹过不去呢？你说这两点儿都不可能，我可以照天发誓。”

柄娘说：“柄我们都错了，我要早知道你爹是这样一个人，断然也不会带着你迢迢数千里来投奔他的，我宁愿领着你拉棍要饭。”

柄伯大惑不解地说：“我爹他怎么啦？你是不是听别人挑唆了？”

柄娘摇摇头说：“你爹就像我手里捏制的泥玩，再光鲜再亮眼里边也是一团烂泥巴。你爹压根都不是什么我们老家百姓们所谓的党青天，他是个黑吃黑的黑帮头儿，他敛取的钱财用到修堤的还不足十之二三，其余的大部都被他秘密转移到这塞外了，他这个军长是花大价钱买来的，他这人是个黑心白萝卜啊，他做了天大的坏事但表面上看去又像是天大的好事儿，这人真黑真恶呀，他知道纸包不住火的道理在铜丘迟早要露馅儿的，他就演了那一场雨夜被强人拉走的假戏，让老家的百姓世代圣人般地敬仰着他，而他却在这数千里外做鬼，表面上看他是孤老头一个干净本分连弦都不肯再续，其实他在银川有五房姨太太，他睡觉得几个女人陪他，有时他竟“一马五跨”，我原先也不知道什么叫一马五跨，昨天才听说就是你老爹一个

床上睡五个女人，你老爹吃了大剂量的春药后挨边来，你说你老爹是个什么东西？这跟畜牲有什么两样？连畜牲也不如！你知道你老爹刚杀那个勤务兵的原因么？他是跟你老爹一块从铜丘过来的，鞍前马后地伺候你老爹了二十年，到头来落了个客死异乡的下场，因为他太知道你老爹的底了，你老爹早就想对他下手了，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你那天晚上一查我出的那个事儿，你老爹就来了个一箭双雕，名义上是给你出了气，其实是了却了一桩心事。这勤务兵也清楚他的大限到了，瞅个机会把你老爹的根根梢梢儿全告诉了我信不信由你柄，反正我是相信。且不说别的就说我们小楼里边的古玩浮财，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啊，就凭这你老爹能是清官？你老爹连浇花都用人血，还能不是魔鬼？”

柄默然无语，心如乱麻。

柄娘说：“你老爹光是个杀人狂还觉作孽不够，他在外边一马五跨还觉作孽不够，他竟然也打上了我的主意，那天晚上他让人拉你进城看戏，上楼连着欺负我三次就是他这个老畜牲！”

柄伯跳脚而起，大吼道：“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他毕竟是我的亲爹，你是他的亲儿媳，他会做出这等丧尽天良之事？！”

柄娘说：“柄你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平时你老爹从不上我们的楼的，这个你清楚吧？”

柄伯点了点头。

柄娘取出一支银质牙签说：“这个你一定认识吧柄？”

柄伯接过牙签说：“这个是老爹的呀，怎么怎么在你手上？”

柄娘冷笑一声：“这是第二天早晨我在咱们的床上发现的，

这还不能算是赃证么？”

柄伯木然发呆。

柄娘说：“我为什么还让你留在你老爹这魔鬼的身边？有两个原因，一是你在这里如鱼得水前途无量，你若随我回老家还会有什么出路？我断然不能毁了你的前程！”

柄伯说：“我不能没有你，我宁愿与你在一起，哪怕是拉棍要饭，沿街乞讨！”

柄娘厉声喝道：“柄是男人就应该一诺千金，一开始我们讲下的条件你可是答应过的，我之所以选择这里就是你若背信弃义、言而无信，我便跳黄河自绝，咱们已做了这些年的夫妻，你是知道党金凤的秉性的。”

柄伯张张嘴，不再吱声了。

柄娘缓了语气说：“我让你留下来，还有一桩心愿就是，你老爹是我们铜丘一带百姓的梦想和希望啊，如果大家都清楚你老爹的真实面目，连梦想和希望都没有了，那活着还会有什么劲？就你老爹目前占有的资财修个水库绰绰有余了，我知道你柄的心底，你若能把这些资财继承下来，让我们老家百姓们的梦想和希望成真，我也不枉与你夫妻一场，也不枉来这人世间走一趟，你说呢柄？你若现在跟我回去，这梦想与希望呢？不全破灭了？”

柄伯庄严地点了点头，眼睁睁地望着柄娘乘羊皮筏子漂流而去。

柄娘离去老远了还在滔滔的黄河之上招手喊着：“柄呵柄听话，记住我的话，记住我们铜丘的乡亲！”

数月后，柄娘终于有了音讯，她给苦思苦念的柄伯辗转捎来上下两枚一套的“女娲伏羲图”。

就是这套袖珍泥玩，被后来的研究者认定是现代泥塑的珍

品之一，作为一种雕塑艺术，它使柄娘的名字不朽。

这上枚的“女娲伏羲图”，柄伯在黄河滩上转送给了姚婉。几十年后，它竟轰动了美利坚合众国的雕塑界。

正文第二十一章 屠夫石礅

泥玩店祖上的不杀生之规，虽然没有承传至今，但杀猪匠这门手艺仍为缺活儿。逢年过节肉总是要吃的，去莲池镇赶集割肉，明摆着让人剥两层利儿，这不是白挨宰么，乡亲们都不想白挨宰，也就有了“泥玩店缺杀猪匠，找个棒小伙儿顶替上”之说。

最初，乡亲们把目光都盯住了狗子，狗子的一手剮活儿很绝，在俺老家是出了名的。他不仅善剮大骡子大马，剮起猪鸡猫狗的生殖器也很内行。他见了该剮未剮的牲畜家禽就迈不动腿，手心直痒痒。这也叫职业病：有瘾。不动动刀子见见血好像就过不去。他有一把漂亮的“两头忙”，这剮刀一头是刀刃儿一头是尖钩儿，这刀刃儿两面都能使，锋利飞快。他还有一把钢针，带弯儿，针鼻儿上从不离一根细绳儿。狗子一有空就把这两样家伙儿打磨得锃亮，不带一点儿锈斑，出门随身带着，乡亲们随叫随到。除大骡子大马须上架子外，一二百斤的大猪他连帮手都不要，这是他的一手绝活儿。进圈后他伸手抓住一条猪后腿，拎将起来猛地平倒，麻利跪住再踏上一只脚踩牢猪耳朵。腾出的左手按住猪蛋包儿，右手操“两头忙”直切下去，口向两面开，不用左右走刀切口就成了，同时轻轻一压两个肉蛋蛋儿便自动跳出。狗子这手绝活儿原本就口碑颇佳，因了镇政府的庞主任也就更佳。别说在泥玩店，就是在莲池的

地盘上，也成了走路当当响的人物。

可也有一位不服气狗子的后生，就是党石碾。石碾小狗子几岁，从小就是狗子的跟屁虫，没少给狗子打帮手捧场，也没少吃狗子剋掉的猪们驴们马们的鸡巴。后来石碾吹气儿般地长高长壮了，比莽壮的狗子还高出半头，真的成了石碾的模样。狗子就说：“你石碾为啥这般壮实？全是牲畜鸡巴的劲儿！你知道你吃掉多少鸡巴？那东西太滋补！”石碾想想也是，就龇牙一乐。狗子越发得意说：“朝后跟着我当徒弟吧，一辈子少不了你的鸡巴吃。”

当时石碾真有点儿动心了，因为家里穷摆不起拜师的酒摊儿，这事儿也就拖了下来。

就在这时柄伯的二闺女荫出事儿了。

那天狗子喝了一斤老白干，红着脸夹着剋具出门时，没有喊石碾。狗子人醉心里清楚，何况他还没有醉，他清楚石碾的秉性，那天石碾要是跟着的话，老庞损失的就不仅仅是睾丸。

当时老庞正躺在莲池医院的病床上，“哼哼唧唧”地承受着残舌之疼。狗子忽从天至，且带一脸灰灰的嬉笑。老庞愕然失色，“哇啦哇啦”质问着，身子下意识地朝墙根贴。狗子很职业地拍了拍老庞的肩，如同行剋前拍拍猪们驴们马们的颈脖。这下惊得老庞灵魂出窍，含混不清地“嗷嗷”大叫。狗子三下五除二地将老庞扒了个净赤条条，左膝踏头右脚踩腿，“两头忙”随之掏出，不顾老庞的尖声大叫，挤出了两颗椭圆的肉蛋蛋……狗子动了刀子，又动针线，熟练地将绝活儿做完。

狗子处治了老庞，却得罪了石碾。从此石碾跟狗子小鬼不见面，即便是狭路相逢，石碾要么是转身绕开要么是拨马回头，弄得狗子怔怔的。这天狗子抢上几步，挡在赌气转身的石

礅前边说：“石礅兄弟你今天得给我说清楚，你狗子哥咋得罪你了？”

石礅眼一瞪说：“我最烦看不起我的人。”

狗子怔怔地说：“我并没有看不起你呀。”

石礅哼哼鼻子说：“处治姓庞的你为什么不带着我？”

狗子恍然一笑说：“你以为是剋只猪剋头驴呀，让你跟着吃鸡巴？”

石礅瞪着眼说：“你笑啥笑？谁跟你龇牙笑？”

狗子叹口气说：“我不想蹲号子时也捎带你作陪。”

石礅仍瞪着眼说：“你为啥对姓庞的心恁软？”

狗子惑然道：“我不软啊我不是把姓庞的剋了么，我叫他今生今世再想花也花不成。”

石礅冷笑道：“姓庞的把荫姐酷治恁狠，你就光割他的鸡巴？”

狗子说：“要你会咋办？”

石礅咬着牙说：“我不会只割他的鸡巴！”

县里的警车来抓狗子那天，石礅飞檐走壁来狗子家报信儿，并用肩膀抵死小院落的门，示意狗子跳后窗逃走。狗子不肯。气得石礅直翻白眼。狗子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咋能让你为我背黑锅。”警察拎着铐子过来时，狗子把用了多年的剋具包儿递给石礅，眼里噙着泪说：“在泥玩店就咱们俩不会捏泥玩，我走了你就把这剋活做下去，虽然跟鸡巴打交道名声不太好听，可也能吃香喝辣。”

石礅抓起剋具包儿，一扬手扔到了粪便池里。

狗子眉头一皱说：“石礅兄弟你这是为啥？”

石礅眼里也噙着泪说：“你让我学你狗子哥？也像你这样狗子哥？你知道你为啥该硬不硬么狗子哥？你知道你为啥出手

就显得太小家子气么狗子哥？你的毛病就出在你割了一辈子鸡巴上！你想啊光跟鸡巴打交道会有啥出息？能叫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这年石碾十八岁。过节时，石碾自告奋勇充当村里的杀猪匠。开始他倒也一副壮士模样，当抓住锃亮锋利的捅刀，盯着长嘶于案的猪时，他的手不由打起了哆嗦，在围观者的一片嘘声中，他咬咬牙眼睛一闭，手腕用力一硬一掬，捅刀便直刺而入，连刀把儿也插了进去。结果留下了泥玩店迄今仍盛传不衰的笑话：刀刺进了猪的大肚子里，离心起码还有半尺远。趁着人们起哄的当儿，猪挣断绳索带着一尺半长的捅刀跑走了。

有了几次类似的经历后，石碾慢慢摸到了窍门：“蛇打三寸，杀猪捅心”。接下来他的刀技熟稔生巧，再大再小的猪心，他也能一刀上心，刀刀“十环”。

很快，石碾的杀猪手艺便传扬开去，石碾也就成了炙手可热的大忙人。乌龙河一溜十八村除逢年过节，连婚丧嫁娶之类的红白喜事也请他去当刀斧手。石碾除落个酒足饭饱肚子圆外，兜里也有了零花钱。

可石碾这好景不长。就在党富根被法院的警车拉走的当天，庞爱群代表镇党委镇政府来泥玩店宣布了一项决定，党橛子被任命为泥玩店行政村的代理党支部书记兼村长。

随之“泥玩店工贸公司”也挂牌开张，“黑头”党橛子亲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一纸摘自“村政字 001 号红头文件”的安民告示，贴得满村都是。其中有一条是针对石碾的：凡外出从事屠宰生意的村民，除按国家规定上交屠宰税外，还要每天向村里交三十元的修建泥玩店水库基金。

三十元对石碾来说是什么概念？他杀一头猪也就是五六元钱，除了春节很少有一天能杀五六头的，这么说他走村串巷忙

活一天，还不够交水库基金的。这活儿还有法儿干么？这不等于把他的手脚捆死了？他空怀杀猪绝技，却派不上用场。

石碾气得跳脚骂娘，伸手欲撕张贴在村口的安民告示时，被碾子死死拉住了。石碾挣扎着说：“你别拉我，黑头太欺负人了！”

碾子连声劝道：“你知道你撕掉的后果么？”

石碾嗷嗷大叫：“我不怕黑头！黑头他咬不了我的屎！”

碾子忙伸手捂住了石碾的嘴，硬把石碾拽走了。

石碾边走边喊：“我得找黑头摆理！我得找黑头摆理！”

石碾气呼呼地打上黑头的家门时，雨正在小院门口与孩子逗乐。这是雨与黑头的宝贝女儿花玉。花玉已满十岁，像雨的模样，真的如花似玉。因为营养跟得上，加上雨的精心调理，花玉已长成了小姑娘的模样，清清秀秀的，颇招人喜爱。就连一向不把人当人把人识为泥玩摆制的黑头，也有了一份舐犊之情，每每从外边回来，无论天气再热身体再累，也要抱抱女儿亲亲女儿逗逗女儿，女儿真成了他的掌上明珠。如此情景让雨很是纳闷：连魔鬼一样的黑头都有这份儿女亲情，这真应了那句“虎毒不食子”的话么？在花玉未来世前，雨人前人后都苦楚着脸，自有了花玉，雨的脸上才渐渐有了喜色。村里人都清楚芒子的死因，对雨的评价也就七七八八，莫衷一是，无论褒也好，贬也好，同情也好，憎恶也好，因碍于黑头的面子，也都是在背地说说，面上并不显山露水，惟独石碾的脸是面透心的镜子，任啥都掖藏不住。石碾的观点是像雨这样的女人活着还有什么劲？活不如死。这话传到雨耳朵里时正赶三伏天，雨一下子哭得倒憋气死了过去，再醒过来时胸口仍堵着一块冰，觉得透心凉。雨从此怕见石碾，一见石碾的影子就慌忙

躲开，像老鼠避猫。这会儿，雨愕然扫一眼石碾，说声你来了，忙闪开目光，拉着花玉进屋了。

黑头正在院里的小石桌旁自斟自饮。小菜儿很精致，还是纪检监察部门规定的廉政就餐标准——四菜一汤：黄鱼、鸭血、杏仁、西芹，两荤两素，一盆老鳖人参枸杞滋补汤。这两荤么均为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绿色食品。两素么又具清热、降火、降压之功效。这做汤的老鳖尤为讲究，绝非人工用化学添加剂催化出来的假冒伪劣产品——三个月即能长成的圆鱼，而是乌龙河千年野生的老鳖。人参是东北长白深山里的百年老参。枸杞是四川大巴山的紫色杞。酒水是干红野葡萄，黑头每天只喝两杯，不超过二两。如此的品种与量度，是黑头从多种营养杂志上读到，并经过多位长寿星验证后才选定的。黑头恪守此量化标准，为的就是活血化淤，保护心脏，延年益寿。黑头正汤汤水水地吃喝到兴头儿上，听到脚步声，抬头一看，是人高马大的石碾。

“橛子哥。”石碾心里对黑头再恨，但是见面还得照辈分称呼，对长者更得礼貌有加，否则就是失礼，泥玩店的乡风乡俗使然。

黑头更是那种心里狷面上笑的人，他连忙放下碗筷，眉眼带笑地站起身，拉着石碾朝小石桌旁坐，嘴上连连说：“石碾兄弟，你是稀客，来陪大哥喝两杯。”

石碾虽坚辞不受，但最后还是被热情如火的黑头按坐下来。黑头倒了满满一杯干红葡萄酒说：“咱弟兄俩还没有坐一块儿喝过哩，这杯酒你给我喝了，算大哥敬你的。”

石碾推托再三说：“橛子哥，我找你有事儿要说。”

“就是天大的事儿，也得喝了这杯酒。”黑头无论如何也不肯让步。

石碾无奈，只好接过杯子，一仰脖，喝了。

黑头对石碾的宽容、热情与亲善，不仅石碾觉得纳闷，就连党富贵们也颇多微词。“大哥你村支书村长当着，我与富全、富民一拨弟兄鞍前马后地跟着，大哥你在泥玩店东头咳嗽一声，泥玩店西头都直晃悠，你说谁敢跟您刺儿头？石碾人前人后对您多有不恭敬，不该教训教训他这个杀猪的？”他总是很大度地挥手一笑说：“大哥我能与一个杀猪的毛头小伙一般见识？”其实石碾背后在他与雨的事儿上所放的厥词，他全知全闻，若换了别人，有几个石碾也变成碎石块儿了。他之所以装聋卖哑，睁只眼闭只眼，是他相中了石碾的一身功夫，他想把石碾拉过来，在他的旗下打冲锋卖命。因为形式上的大权在握，与实际上的人心向背，并非成正比。每当他压在雨的身子上面疯狂泄欲时，看到从雨的眼角儿默默流出的两道泪水，他便感觉到雨铺陈给他的肉体如一节毫无活力、毫无生机的木头，一种奸尸的感觉也就油然而生。随之是亲哥芒子那一双善良无辜的眼睛，在风雨兼程的南阳乞讨路上，芒子用独轮车推着他亦步亦趋的情形……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他自己正是最失道之人，甚至是恶贯满盈……他深知泥玩店这头把交椅他坐得并不稳当，说白了这把交椅正置于火山口上，随时喷发的烈焰都有可能把他吞噬掉，燃烧掉。为此，他急需分化瓦解党富根的势力，笼络一批石碾这样能打能跳者加盟，这样才能逐步稳住阵脚，打造泥玩店的一统天下。

“石碾兄弟，你有事儿尽管对大哥说。”

“这泥玩店水库基金，我出不了恁多。”

“咱泥玩店旱天一把火，涝天满坡水，穷就穷在旱涝不均上，修水库是咱们村的脱贫工程，咱们自己的事儿咱们自己不出点儿血，能光依赖国家？依赖别人？”

“这道理我懂，可我出不了恁多。”

“你能出多少石碾兄弟？”

“一天三块五块的还差不多。”

“其实村里也不缺你这三块五块的。”

“那你干吗……”

黑头笑着拍了拍石碾的肩膀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俗话说得好啊，你石碾老弟对大哥如何呢？”

石碾一时未解开黑头的意思，不知如何接黑头的话茬儿。

黑头仍热情地拍着石碾的肩膀，进一步挑明了说：“说实话石碾兄弟，你大哥一不眼气你在外边吃香喝辣，二不眼红你兜里多几张零花钱，三不计较你给不给我意思逢年过节给不给我搬箱饮料掂包水果什么的，这些我都不在乎，你知道我在意的是什么呢石碾兄弟？”

石碾一脸愕然，心想这是咋回事儿嘛，你一不眼气二不眼红三不计较，又说村里也不缺我这三块五块的，那你到底是为啥呢？

黑头将手朝石碾的胸前按了按说：“你大哥在意的是你的心。”

这下石碾明白了个八九不离十，心想你黑头欺兄霸嫂治死亲哥，泥玩店无人不知，你能捂住谁的嘴不让说？再说背后议论者又不是我石碾一人，这事儿你能光赖我吗？思想转了一圈后，石碾说：“我的心咋了？”

黑头淡淡一笑说：“石碾兄弟，只要你心里对你大哥没有啥，至于你在背地咋评价你大哥，你大哥是一只耳朵听一只耳朵扔，统统不会往心上放的。”

石碾的脸上又出现一层愕然，他不明白黑头咋一下子变得这般大度，这是黑头说的话吗？说这般话的人还能叫黑头？

黑头接着表白说：“村里的规矩么是人定的，说到家是你大哥定的，定下的东西还能再改嘛，你大哥有这个权力，只要你朝后听大哥的话，针对你这一条我立马拉掉它！”

石碾说：“不知道你要我听什么？”

黑头说：“我想让你帮帮我的忙石碾兄弟。”

石碾认真地注视着黑头，等待着他的下文。

黑头说：“大哥想聘你做咱们村治安队的副队长，原来承包的地村里也不收回，另外每个月再发五百元津贴，这可是个肥差呀石碾兄弟，是多少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好事啊。”

石碾对治安队的情况再清楚不过了，村治安队是黑头当上村长后才拉起的一支队伍，说是根据上边“综合治理”的精神来的，名义上是维护治安秩序，其实是专门整治老百姓。党富贵、党富全、党富民都是其中的骨干，这些人是好事儿找不着，坏事儿跑不了，且不说他们偷鸡摸狗、钻姑姥门子之类的阴事儿丑事儿，就他们威逼征收各种名目的集资摊派，就让村民百姓唇寒齿冷，只要一听到他们的脚步声与吆喝声，老百姓的心里没有不发怵不哆嗦的，如同日本鬼子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大扫荡”。弄半天黑头是想让我当狗腿子哩。

黑头一脸期待地说：“咋样石碾兄弟？”

石碾摇摇头说：“这活儿我做不来。”

黑头先一怔，随之笑道：“为啥石碾兄弟？”

石碾说：“这活儿我做不来。”

黑头再问道：“为啥做不来呢石碾兄弟？”

石碾再重复道：“这活儿我做不来。”

黑头先把脸转了过去，少许又转过身说：“你可想清楚了石碾兄弟！”

石碾说：“我想清楚了，这事儿我做不来。”

黑头说：“你真的不想给我面子石碇兄弟？”

石碇说：“只是这活儿我做不来。”

黑头一脸微笑地说：“石碇兄弟，大哥对你的态度也够意思了吧，你也知道你大哥的秉性，换了别人大哥会说这么多的好话么？你再想想在泥玩店大哥给谁说过这么多的好话？大哥器重你是觉得你是一条汉子，可你今天让大哥失望，大哥过去是看错人了，你石碇老弟一副汉子的模样，却不是一条真正的汉子！”

石碇经不住黑头这一激将，脸色为之一灰。

黑头继续激将道：“石碇兄弟你要是汉子的话，就把拒绝的理由讲出来嘛，不敢说是不是？”

石碇的心火忽地燃起来了，我说出来你黑头能把我的屎啃了么！我怕你个鸟！想到此，石碇出口说道：“我好好的人做着，干吗要做狗呢？就这话。”

黑头的脸一下子阴了下来。

石碇甩身离去。

望着石碇的背影，黑头心里一阵冷言冷语，在泥玩店多少人想贴我还贴不上哩，你小子是给脸不要脸啊，我想摆治你还不跟揉捏泥玩一样！

正文第二十二章 愤怒圣人蛋

远离闹市的江海路口，几蓬高大的树木遮挡着的一栋七层新楼。楼门前悬挂着一块镀铜的牌子：大阳日报社。

党彬推着自行车过来，径直走进靠楼角儿的车棚，锁车子时，他发现了旁边的一辆崭新的红旗牌轿车。他无意中扫了一眼车号：ay—336699。他的眉头不由轻轻一皱，自言自语道：“高蓉蓉的车？对了，就是高蓉蓉的车。”

这时，高蓉蓉与两位挟着公文包的中年人有说有笑地走出楼门洞。高蓉蓉对左边的一位矮矮胖胖者说：“马总编，很感谢您对我们铜丘工作的支持。”

马总编说：“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嘛，分内的事儿，分内的事儿！”

高蓉蓉又转向右边的一位瘦高个儿说：“赵部长的文笔真漂亮啊，行云流水，气吞山河。”

赵部长不好意思地说：“主要是高书记做得好，事迹突出嘛。”

马总编说：“高书记，如果没有你那些动人感人的事迹，赵部长绝对写不出如此感人的文章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说内心话啊高书记，这篇文章我可是用眼泪读完的呀……”

党彬诧异地皱起眉头，什么样的文章啊？

高蓉蓉三人有说有笑地钻进了红旗轿车。车子一溜烟地开

走了。

党彬顺着楼道走着，他的目光盯着每个编辑室门前的牌子。他从社教部门前经过时，下意识地朝里边瞄了一眼，只见汪画画正与一位年轻编辑对着话，情绪都很激动的样子。

党彬下意识地停了下来。

年轻编辑说：“画姐，今天中午高蓉蓉在金都大酒店请客你应该去。”

汪画画说：“我怎么应该去呢？”

年轻编辑说：“一直是你老公陪着咱们的赵头儿采访的嘛，你瞧这署名，在咱们赵头儿的后边还署着，本报通讯员艾民。”

汪画画冷笑道：“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年轻编辑说：“夫唱妇随嘛。”

汪画画板了面孔说：“你有没有搞错啊，我汪画画是那种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人么？”

年轻编辑忙抱拳作揖满脸带笑说：“画姐千万不可当真，画姐千万不可当真，正因为我敬重画姐的职业道德，我才这么说的，说内心话我看到这样的文章我从心底里作呕，我家是铜丘农村的，那里的扶贫工作怎么样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唉，现在的事儿，假做真时真亦假，真做假时假亦真啊！”

党彬想了想，伸手敲了敲社教部的门框。

汪画画转身看见党彬笑着奔过来，握住党彬的手说：“亲爱的党，你这大忙人，这会儿咋得闲了？”

党彬淡淡一笑说：“我正好路过这儿，想与你交换个意见。”

党彬与这位年轻编辑因为同乡的关系也是熟人，彼此相互笑着点了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

汪画画拉过来一把藤椅让党彬坐下，又用一次性杯子倒了

一杯水放在党彬面前后，也坐下来：“你肯定又有什么见教了，有话就直说吧，不必兜弯子。”

党彬又转向汪画画说：“画画你这几天连续披露城市黄色涡流的报导影响很大。不过画画你朝深处想过没有，那些三陪女呀按摩女呀坐台小姐呀，她们为什么要三陪为什么要按摩为什么要坐台呢？有几位贪官污吏家的小姐娘子会去三陪会去按摩会去坐台呢？我这里有一份调查材料，就我们铜丘市来说卷入黄色涡流中的女孩百分之六十的来自贫困乡村，百分之四十是下岗的年轻女工——她们还不是让生活逼的么？她们都是些让人同情的苦孩子啊，当然她们的沉沦对社会的污染是该警示是该遏止的，但我觉得更应该披露的是那些坐着本田奥迪去接受三陪接受按摩去恣意狂嫖的达官显贵，这些家伙才是黄色涡流的弄潮儿。”

汪画画频频点着头，起身用力握了几下党彬的手，感激与谢意尽在不言中，临了才说：“今天中午我请客怎么样？亲爱的党？”

这时，年轻编辑充满兴致地说：“我这里有一楹联，请二位指正。”

党彬与汪画画都把好奇的目光投向年轻编辑。

年轻编辑说：“有本事扶贫者说扶贫唱扶贫不去扶贫。”

汪画画问：“下联呢？”

年轻编辑说：“无能力扶贫者想扶贫真扶贫无从扶贫。”

党彬问：“横批呢？”

年轻编辑说：“贫者照贫。”

三人相视大笑。

年轻编辑拎起一张报纸走过来拍拍党彬的肩膀对汪画画说：“画姐，我这位老乡才是真正的扶贫派。”

汪画画说：“这个我还能不清楚？”

党彬说：“你刚才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么？我真的是‘无从扶贫’。”

年轻编辑指指报纸上的一篇文章递给党彬说：“老乡你瞧瞧，这都是些什么玩艺儿！”

党彬接过报纸把目光投向了那篇文章：

她把全部身心都投放在了扶贫工作上

记人民的公仆、优秀的市委书记高蓉蓉

标题的旁边还配发了一张挺大的照片：高蓉蓉头戴安全帽正在搬运一块不小的石头。

附带的说明文字是醒目的黑体字：

铜丘市市委书记高蓉蓉深入全市重点扶贫工程——

泥玩店水库工地与广大施工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党彬的五官都气得扭曲了：“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呀，这照片的工地就不是泥玩店水库，这不是瞎胡闹么？”

汪画画说：“你就看这一篇文章就气成这样，你要是来当我们这号小编编辑还不得气死呀？”

党彬自我解嘲道：“你们这是见怪不怪呀。”

年轻编辑说：“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汪画画与年轻编辑相视大笑。

党彬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他那似笑非笑的面容比哭都难看。

从报社出来，党彬收到了党华的一个传呼。他忙走到近处的电话亭回话：“小华，你咋啦？你这会儿在哪儿？”

党华哭泣着说：“我这会儿是在咱们老家，镇里逼着咱们村出十万块钱，艾民说是水库闸门设备的钱，使的是银行的贷款，法院的传票上有限期还贷的日期，过期了又没有凑够钱法院就强制执行了。”

党彬急问：“现在怎么样？”

党华说：“把我爸抓走了呗，现在村里党黑头成了村长，他一上台就成立了村治安队，颁布了一大堆条条框框，鱼肉乡里，这下乡亲们可该吃苦头了，过去只是穷呗算是天灾如今又添上了人祸，你说乡亲们还有啥过头儿？”

党彬皱着眉头说：“小华，这事儿也牵涉到你了？”

党华放声大哭道：“艾民已经把我分流出来了，全镇政府机关第一批就分流我自己。”

党彬一脸沉重地放下电话机。他想起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党老太突然在江钧面前蹲下身子准备做跪地状，被江钧一把拉住。党老太拉住江钧的手哭诉道大领导啊，管管赖人啊，你可要管管赖人啊！江钧说老奶奶谁是赖人你说吧，只要是赖人我们一定会管的，我们共产党就是管赖人的，你说吧老奶奶！党老太哭着说赖人就是高凡啊……他领头让大家说假话吹牛皮，逼着大家说假话吹牛皮，这一切都是叫高凡害的呀，饿死恁多人都是叫高凡害的呀，俺铁牛可是个孝子呀……高凡他是挨枪子了吧？对了 he 一定是挨枪子了，共产党是不会放过赖人的，共产党是不会放过赖人的，老天有眼啊老天有眼啊，报应啊报应啊……

党彬怅然地推着自行车在人行道上走着。路边有一个小餐馆。正赶午饭时，餐馆里边穿梭奔忙的跑堂，三五人凑合在一

起的食客们或猜拳，或碰杯，热闹非凡。党彬看了看腕上的表，将车子停在餐馆的旁边。他准备进去时，突然被路对面的一家豪华的大酒店吸引住了。

大酒店的门楣上边是被霓虹灯装饰起来的五个格外醒目、格外遒劲的大字：金都大酒店。

这是一栋中欧合璧三层新楼，所谓“中”就是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的琉璃瓦，古色古香。所谓“欧”即是，乳白色的扇形窗户，镶嵌在外墙壁上的维纳斯雕塑群。其中还有很“欧化”的也就是变了形的我国西部敦煌飞天雕像。从外貌上看这家酒店给人以高品位、高档次的第一印象。

党彬把目光投向了金都大酒店的外面的一处大大的停车场。场内停着各式各样的轿车。他很快就找到了那辆车号为ay—336699的红旗牌轿车。

就在这一刹间，他决定去金都。

金都大酒店门口，并立着四位身着红丝绒裙模特状的靓女，且体型、身材、面庞简直是一模一样，如克隆的一般。

党彬没有在这样高规格高档次的大酒店潇洒过，面对这几位靓女时他突然有一点儿发怵，但他很快调整了一下心态，便大大方方地走了进去。

一位笑容可掬的女侍问：“先生几位？”

党彬说：“请问铜丘来的客人在哪儿？”

女侍说：“在金厅，我带您去。”

党彬摇摇头说：“就我一人。”

女侍便把党彬领到了与一排豪华包间遥遥相对的散开席位。

党彬有意识地寻找到了门楣上镶嵌着耀眼的“金厅”牌牌儿的包房，便在距离较近的一台散席旁停住了，说：“就这里

吧。”

一位捧着菜谱的侍者走过来将菜谱放在党彬的面前，笑容可掬地说：“先生用点儿什么？”

党彬报了几个很普通的菜名：“爆羊肉，烧牛排，小葱拌豆腐，花生米，就这四样吧。”

侍者用职业化的微笑将脸上一闪露出的不屑隐蔽了起来，说：“酒水呢？”

党彬说：“一瓶青岛啤酒吧。”

侍者姗姗离去。

党彬用不无好奇的目光睃巡一下四周后，便把目光锁定在虚掩着的金厅的门口。直到侍者一盘子将他所要的东西统统上来，说声：“先生，您请用。”党彬才回过头来，说声：“谢谢。”

金厅的门不时地开启着，是因为上菜的女侍们不停地穿梭往来。就在这门一下一下开启的当儿，党彬看清了坐在正位上的马总编，还有分置两侧的高蓉蓉和那位社教部的赵部长。照常规一般的包间一位女侍斟酒也就行了，而金厅显然是规格最高的，三位客人每人的身边一位靓女侍候，或斟酒或恰到好处地奉上餐巾，或者频频地更换仅用一次的小碟儿……果真是微笑服务，无微不至。

党彬又想起了发生在泥玩店的另一幕，两辆卡车停在了党铁羊家门口的一片空地场上。车厢里威风凛凛地站着一群身着一色迷彩服的乡治安联防队员，他们的手里都拎着长短一致的橡皮狼牙棒。旁边的村办小学正赶课间休息，小学生们“哗”地围了过来。这些小孩子身上都穿着一月前发的校服，但此刻已没有了原来簇新的模样，变得脏兮兮的。驾驶室里的庞爱群一声令下，把这些小学生们的校服统统脱下来！治安队员们纷

纷跳下卡车。一听说要脱校服，小学生们立即做鸟兽散。治安队员们便大声吆喝着骂着四处围追堵截着小学生们。一时间弄得鸡飞狗跳，乱哄哄的……治安队员们鱼贯而入进了党铁羊的堂屋。党铁羊发疯般地冲了出来，高声哭喊着不好了呀，遭抢了呀，青天白日地遭抢了呀——给了东西还能再要走吗？从南京到北京也没有见过！吐到地上的唾沫儿能再舔起来吗？你说吐到地上的唾沫儿能再舔起来吗？

党彬一边慢慢咀嚼着，一边默默数着女侍们朝金厅端过去东西：

两瓶“洋酒”：高瓶颈的人头马。

八个冷盘，八个热炒，一盘子一盘子地上去，有的动了几筷子，有的连动也没有动就又退了回来……

党彬的五官痛楚地扭曲了，他连连地摇着头。

最令党彬惊心动魄的场面开始了，党彬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九位女侍端着九式不同风格不同造型的托盘，姗姗地从制作间出来。

有侍者吟哦唱出：“尊贵的先生们，太平洋舰队开过来了。”

马总编愕然：“太平洋舰队？”

赵部长一愣：“太平洋舰队？”

高蓉蓉微笑着点点头，俨然以美食家自居。她挺内行地解释道：“这是金都最名贵的一组菜肴，由九个大托盘组成，随意品尝品尝吧。”

九位女侍一字形地静候在金厅的一侧。

高蓉蓉轻车熟路地双掌合十，轻轻一碰。这是客人让上菜的暗号。

门口的侍者心有灵犀，随之唱出：“舰队进港了。”

为首的女侍便颌首进入，把莞尔一笑奉上后再把托盘献上。托盘里是一艘大大的帆船，上面有“一帆风顺”的字样，该女侍把菜肴置好后，婉婉地唱出这道菜名：“先生们，一帆风顺啦。”

高蓉蓉便随声说：“马总、赵部长，来来，一帆风顺！”

马总编与赵部长也随声附和着：

“一帆风顺！”

“一帆风顺！”

.....

党彬又想起了党老太的小泥巴屋，屋内狭窄之极，脏乱之极。贴着左边的泥巴墙有一黑黢黢的地灶。靠门有张破得几乎散架的木床。右墙上铺着厚厚一层花生壳，上面是被子，被子里围坐着灰发蓬乱无比、两脏黑无比、衣服褴褛无比，大张着已经没有一只牙齿却激情昂然比手画脚的党老太.....

党彬顿时来了情绪，他冲着侍者喊道：“来一瓶白酒！”

侍者问：“先生您用什么白酒？”

党彬说：“你们这里有什么白酒？”

侍者如数家珍道：“茅台、五粮液、剑南春.....”

党彬忿忿地打断道：“你看我是喝这些酒的人么？”

侍者忙陪着笑问：“那先生您用什么？”

党彬说：“最便宜的白酒。”

侍者说：“我们这儿廉价的是四川全兴——”

党彬说：“多少钱一瓶？”

侍者说：“五十八元。”

党彬咬牙发狠道：“来一瓶！”

这时，金厅门口的第二位女侍被召唤进入，该女侍吟哦唱

道：“先生们，两厢情愿啦。”

高蓉蓉举着筷子满脸带笑着让菜：“来来！马总、赵部长，两厢情愿，两厢情愿！”

党彬抓起侍者上来的酒，他挥手将准备替他斟酒的侍者喝退，自己哗哗地倒了一大杯，一口喝干。喝干后又倒了一大杯，再一口喝干。

金厅大门口第三位进去的女侍吟哦唱道：“先生们，三阳开泰啦。”

高蓉蓉举着筷子满脸带笑着让菜，“来来！马总、赵部长……”

党彬愤怒的面孔。他想起了艾民那张得意的面孔，艾民说你想想富根，党彬当着地委江书记市委高书记的面捅了那么大一个窟窿，地委江书记也做了批示，可结果呢？动我艾民一根汗毛了吗？我也算是罪魁祸首了吧，这书记兼镇长不还照样干着？富根同志，这就叫胳膊拧不过大腿……

金厅大门口第四位进去女侍吟哦唱道：“先生们，四季发财啦……”

高蓉蓉举着筷子满脸带笑着让菜：“来来！马总、赵部长……”

党彬又倒了一大杯酒，咕噜咕噜喝完后，重重地放下酒杯。《大阳日报》那位年轻编辑活灵活现地在他面前晃动着脑袋说，有本事扶贫者说扶贫唱扶贫不去扶贫，无能力扶贫者想扶贫真扶贫无从扶贫，贫者照贫。

金厅大门口，第五位被召唤进去的女侍吟哦般地唱道：“先生们，五福临门啦。”

第六位被召唤的女侍吟哦般地唱道：“先生们，六六大顺

啦。”

第七位被召唤的女侍吟哦般地唱道：“先生们，七星捧月啦。”

第八位被召唤的女侍吟哦般地唱道：“先生们，八仙过海啦。”

第九位被召唤的女侍吟哦般地唱道：“先生们，九九归一啦。”

党彬面前的人影开始轻度地晃动，党华的身影在他眼前若隐若现，她哭泣着说镇里逼着咱们村出十万块钱，艾民说是水库闸门设备的钱，我爸还有村里的人都快急疯了……艾民已经把我分流出来了，全镇政府机关第一批就分流我自己！

党彬瞥了一眼金厅内的高蓉蓉，他突然觉得心里憋闷，憋闷得十分十分难受，他下意识地抬头仰望一下窗外的夜空，满天星星连一丝云彩都没有，哪有降雨的气象？而他眼睛一黑，竟闻到了一股雨腥味儿，一股浓浓的雨腥味儿，眼前也飘起了一朵云彩，乳白色的云彩，若浓若淡，忽忽悠悠，渐近渐远，还伴随着若隐若现的雷声。顷刻间，一朵朵云彩变成了一团团暗黑的阴云，如一群呼啸行空的天马狂奔过来，极快便黑压压阴森森地密布天空，随之是惊天动地的电闪雷鸣，将苍茫旷野上的尸群照亮，有男人、女人、老者、少者……突然尸群炸开了，男女老少或狂奔或疾走，或呼吁长天或跪伏乞讨……党彬的脑袋遂进入崩裂状，疼得他就地打滚，嗷嗷大叫：“千秋之罪啊！罪不容赦啊！罄竹难书啊！”

大堂内的侍者们忙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要打 120 送医院什么的，他忍着巨痛挥手制止了侍者们的轻举妄动，说我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会好的。侍者们随即做鸟兽散，各忙各的去了。他清楚自己的老病又犯了，此症尚无特效药物，目前只有心理

治疗，精神排解。这排解的方法是“从哪儿引发的再从哪儿改变”，也就是“从哪儿跌倒了再从哪儿爬起来”，或者说是“从哪儿错了再从哪儿纠正”——这是医生反复交待的排解办法。这会儿，没人帮他排解，他只有自行排解了，他自己默默地喊着：“党彬啊党彬你想开点儿啊，公款吃喝并不是从高蓉蓉这儿开始的嘛，从上到下哪一级不公款吃喝？这是我们的中国特色嘛，对这种司空见惯的事儿你大可不必这般激动嘛，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你看见权当没有看见不就得了，党彬呀党彬，你可千万别朝心上放啊党彬！”

尽管他极清醒地自我排解着，直到周身被汗水浸透，才渐次缓解。前后持续了二十分钟。

他又清醒了过来。他抓起酒瓶，凑到眼前一看，瓶内的酒还剩下最后的三分之一，他捏起酒杯又放下了，他索性就着酒瓶，扬起脸像喝矿泉水似的一口气喝干，之后将酒瓶朝桌子上重重一放。他面前的人、物全部开始变形，旋转。他酒醉心里清楚地拿出了那份儿吹嘘高蓉蓉的报纸，把目光投向了那篇文章。他耳边响起了汪画画与那位年轻编辑的对话：

“我汪画画是那种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人么？”

“说内心话我看到这样的文章我从心底里作呕，我家是铜丘农村的，那里的扶贫工作怎么样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唉，现在的事儿，假做真时真亦假，真做假时假亦真啊！”

党彬摇摇晃晃地朝金厅走去。他脸前出现了高蓉蓉、马总编、赵部长变形的头脸，三人兴致勃勃地对着话：

“马总编，很感谢您对我们铜丘工作的支持。”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嘛，分内的事儿，分内的事儿！”

“赵部长的文笔真漂亮啊，行云流水，气吞山河。”

“主要是你高书记做得好，事迹突出嘛。”

“高书记，如果没有你那些动人感人的事迹，赵部长绝对写不出如此感人的文章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说内心话啊高书记，这篇文章我可是用眼泪读完的呀……”

党彬摇摇晃晃地走至金厅门口，在几位女侍愕然的当儿，他把门猛地推开了。

此刻，党彬的脸前交替出现：红光满面、脑满肠肥，大口咀嚼的高蓉蓉、马总编、赵部长变形的嘴脸，以及灰发蓬乱无比、两手脏黑无比、衣服褴褛无比，大张着已经没有一颗牙齿却激情昂然指手画脚的党老太。还有一脸痛楚的党富根，一脸愤怒的党军、党红，以泪洗面的党华……

党彬醉笑着说：“这太平洋舰队吃起来很有味道吧？”

高蓉蓉愕然道：“党彬……党主任你你……你要干什么？”

马总编与赵部长同党彬也是熟人，但这会儿竟忘了打招呼，因为他们已经从党彬的脸上读出了一股冷冷的肃杀之气。

党彬又把目光转向马总编与赵部长。他“嘿嘿”冷笑两声后，把攥在手里的那份儿报纸展开，三下五除二地撕巴撕巴，边撕边说：“无中生有，颠倒黑白，你……你们算什么东西？就为了吃这太……太平洋舰队？摸摸你们的胸口，看看你们的心是黑的还是红的？你们还有一点儿文化人的良心没有了？”

女侍们惊讶地望着金厅里发生的一切。

党彬一把将餐桌掀翻了：“我叫你们吃不成，你们这拨制假贩假吹假的假家伙们只配吃屎……”

高蓉蓉与马总编防不胜防被餐桌压在下面，狼狈之极。

赵部长一边手忙脚乱地去拉高蓉蓉与马总编，一边冲着女侍们嗷嗷大叫道：“你们咋还不把这个酒鬼拉走？你们咋还不把这个酒鬼拉走！”

围观的男侍女侍们或者无动于衷，或者木然发呆。

马总编斯文扫地地大喊着：“不得了了呀，不得了了呀，压伤我了呀！”

高蓉蓉气急败坏地在桌子下边喊道：“揍他呀，你们咋不揍他呀！”

党彬哈哈大笑。

党彬被两位着红马甲的男侍一人一只胳膊架了出来。党彬涨红着脸一路挣扎着说：“我不走！我不走！我跟他们这号人没完！”

大门口立马围过来一群人，彼此诧异地互问：

“怎么啦？”

“出什么事儿啦？”

“这位先生怎么啦？”

党彬高声吆喝道：“大家都过去看看呀，做假的……写假文章的……发表假文章的……都在里边海吃海喝哩呀……在吃什么太平洋舰队哩呀！”

一位男侍小声说：“先生，您如果再吆喝下去的话，我们两个的饭碗就砸了。”

党彬不由一怔。

另一位男侍目光里充满了期待地说：“先生，我们两个也是从铜丘农村来的，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这个端盘子的活儿，一家人的小花、弟妹们的学费全指望我们这二百元的工资哩，您权当可怜我们哩吧。”

党彬的眼睛倏忽一亮，醉意这下清醒了不少。

一位男侍说：“先生你是个敢说真话的好人，刚才你掀他们的桌子时我们都在旁边看着哩，你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装傻都不去拉，因为我们都佩服你，你做出了一般人都做不出的事

儿，说出了一般人都不敢说的话。”

另一位男侍说：“你说的话做的事儿，真让我们解气呀先生！想想乡亲们在乡下整天累死累活地干，却吃不肚里穿不身上，而他们这些人一顿吃头牛一屁股坐栋楼，一瓶洋酒能换一台小四轮拖拉机呀！”

一位男侍说：“如果当干部的都像先生你这样，我们铜丘市的农村恐怕早就脱贫了！”党彬笑笑说：“你们俩回去吧，我走了！”一位男侍感激地说：“谢谢您啦先生。”另一位男侍也一脸感激的样子。党彬转身一步三摇地走了。一位男侍在后边喊道：“你可走好啊，先生！”党彬头也不回地朝后挥了挥手。一辆出租车在党彬的身边停住了，司机友好地说：“先生上车吧，我送你回家！”司机说着随手将身后的车门推开了。党彬上了出租车。司机启动车后问：“你家在哪儿先生？”党彬想了想，眼睛一亮说：“地委家属院。”大街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党彬努力思索的表情。出租车行驶到距高蓉蓉家门口不远的便道上时，党彬说：“停住吧。”党彬下车。司机熟练地调转车头。党彬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忙掏出一张十元券说：“不好意思啊师傅，我忘了掏钱了。”司机把手一挥说：“算了算了，不收你的钱了！”党彬不由一愣。出租车开走了，司机把头探出车窗说：“我怎么能收你的钱呢？先生你真是好样的！你把那三位腐败家伙治那么酷！”

党彬冲着快速离去的出租车，笑着摇摇头，转身朝前边的地委家属院走去。他捺了捺江钧家的门铃。

门开了，正是江钧：“是小党呀，快进来快进来。”党彬说：“不好意思呀，正赶午休的时候。”江钧把党彬带进客厅，伸手朝对面的沙发一指说：“坐吧。”党彬坐下。江钧递过来一杯水说：“小党有啥事儿你快点儿说，我马上还有一个会。”党

彬涨红了脸说：“江书记，我是憋了一肚子气才来找你的，因为我忍无可忍了，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江钧认真地盯着党彬，淡淡一笑说：“说吧小党，你对谁有意见，这么让你忍无可忍？”

党彬直言不讳地说：“我对你有意见江书记！”

江钧不由一愣，但很快笑了笑说：“行啊，你说吧，是我的失误我接受。”

“你知道我对您寄托了多大的希望吗江书记，你太让我失望了江书记，我原以为您是一个清正廉明、秉公执法的人，可您……”党彬激动地说着，竟克制不住唏唏嘘嘘，泪流满面。

江钧平静地说：“小党你平静一下情绪，喝口水。”

党彬喝了口水，接过江钧递交的毛巾擦了把脸说：“我今天的情绪是有点儿激动，因为我刚才掀了高蓉蓉的餐桌，一个贫困市的市委书记为答谢发吹捧她写假文章的编辑，在金都大酒店喝洋酒人头马，上太平洋舰队组合菜，一餐就消费四千多元！而我们泥玩店的乡亲们，那些还没有取得温饱的乡亲们，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呀！”

江钧专注地望着党彬。

党彬擦一擦眼睛说：“这一帮家伙为什么如此肆无忌惮？为什么如此胆大妄为，为什么如此有恃无恐？根子就在于你们地委用人不当，而且主要责任就在于你江书记在关键时候用人失察、软弱，没有掌好舵！”

江钧的脸开始变色了，但他仍修养极好地克制着。

党彬说：“江书记，我这番激烈的措辞，并非是我年轻气盛、口无遮拦，因为事出有因，没有根据的话我从来都不会乱说，对一般同事尚且如此，何况是对你江书记呢？”

江钧坦然一笑说：“小党，我喜欢你这样直来直去，虚与

委蛇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你说吧说说你的根据。”

党彬说：“江书记你如果对这一拨人的行为置若罔闻，麻木不仁的话，铜丘的老百姓还有什么过头儿还有什么盼头儿？特别是还未脱贫的老百姓不就更惨了吗？”

江钧平静地提示说：“小党，因为时间的关系，你能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部位直奔主题呢？”

党彬点点头说：“高蓉蓉一拨人打着脱贫工程的旗号，以泥玩店水库工程的名义骗取了上级六百万扶贫款，将其中的二百万分赃自肥，你说江书记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二百万元啊，这不是小数目吧？你为什么把这个事儿给压住了？”

江钧愕然道：“有这样的事儿么？我不清楚啊。”党彬口气挺硬地说：“你怎么不清楚，你很清楚！”江钧摇摇头说：“我真不清楚这事儿，没有人向我反映过。”党彬冷笑着诘问：“真的没有？江书记？”江钧坦然道：“真的没有。”党彬说：“直接向你反映的——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江钧说：“你？什么时候？”党彬说：“就是你直奔莲池镇派出所的那天早晨。”江钧说：“你有没有搞错啊，那天早晨你在哪儿呢？你不是被铐在莲池镇派出所的花圃栏杆上么？”党彬急红了脸，有些语无伦次地说：“不是我直接……是我委托别人！”

江钧看了看表，笑着起身说：“小党啊你对腐败有气，你的心情我很理解，对你的过激情绪呢我也不计较，不过有一点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如果真的有你说的那种事儿在我们大阳市发生，我会一查到底，不论牵涉到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后台我都不会手软，我也决不会姑息养奸，让坏人逍遥法外，这一点儿希望你尽可能放心。不过我要提醒你小党，你不是一般的群众一般的老百姓，也就不能像一般的老百姓那样口无遮拦地发牢骚骂大街，你做事说话要有根据，没有根据的事

儿不要乱说。”

党彬大声辩解说：“怎么是没有根据的事儿呢？高蓉蓉一拨人贪污这二百万工程款的事儿千真万确，我妻子仝叶，是当事人之一，仝叶说了这件丑事的全过程，我把它录了下来。”

江钧说：“录音带呢？”党彬说：“就是那天早晨，我让党红亲手交给你了呀。”江钧说：“那天早晨，仝叶和党红是到我这里来过，也交了录音带，但这盘录音带反映的是公安派出所方面的情况呀。”党彬说：“还有一盘呢。总共两盘都是我亲自录的。”江钧说：“我只收到了一盘，就是我刚说的那盘。”党彬怔住了，说：“怎么会呢，明明是，明明是两盘嘛！”

江钧笑着拍了拍党彬的肩膀说：“今天先这样吧小党，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要参加，等你找到确凿的证据后咱们再谈好吗？假如我真的姑息养奸的话，你不仅可以冲我发火，还可以向省委反映。”

党彬散记之十二 达摩克利斯之剑

柄伯与姚婉的缘分，起自姚婉的父亲姚思源。时间是一九三八年的晚春。姚思源为国内有名的水利专家，他受南京方面的密令，到黄河大堤上堪寻险要地段，要求堤内水宽、底高、堤薄，堤外海拔低、落差大。一旦决口即成排山倒海之势，横扫日军如卷席。谁知姚思源不服黄河水土，抱病在身，三日打鱼，两日晒网，“工程”进展极缓。此时柄伯所在塞外第一军已调豫东驻防，辖区包括郑州至开封一段的黄河大堤。当时国民党军界关于“炸堤”传闻已在上层沸沸扬扬，这种屠杀生灵之事稍有良心者都避之如水火，惟恐摊上这十恶不赦的差事，到头来落下个千古罪人的骂名，遗臭万年。据说当时上峰为此事相当恼火，就以重赏军饷军火为诱饵通报全军，响应者仍寥寥无几，最后在反复加码之后，党铁汉脱颖而出自告奋勇，应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之古训。这当属军界上层之绝密，像柄伯这等职位还远不能涉及，柄伯只清楚是到黄河换防，并不知党铁汉已接受炸堤的密令，如果柄伯当时清楚党铁汉之行为，一定会当面翻脸赏党铁汉一粒子弹。在事后的几十年里，柄伯一直认定哪位军长率部炸堤都可以理解，惟独你党铁汉不能，下游乌龙河的老百姓“青天”般地盼你，你非但不去治水患修水库，反而去炸堤将黄河水患推向极致，纵然军令如山你也要断然设法推掉，谁知你竟为蝇头小利主动请缨，这表明你

党铁汉已丧尽天良无一丝人性。

当时，有关方面即责成柄伯从速为姚思源诊治。那会儿柄伯的医术已享誉军内外，尤擅中草药。在他之前，姚思源已看过十几位颇有名气的医生，均无疗效。柄伯老生常谈，抚抚脉象，观观舌苔，翻翻眼皮。姚思源见柄伯没啥鲜招儿，脸上便露讥笑。不料柄伯笑得更响，令姚思源愕然。追问再三，柄伯才慢条斯理地说，姚先生的病有如阮藉的醉酒。仅此一句就撩拨得姚思源顿呈赧颜。柄伯视而不见，仍慢条斯理地阐释：“魏晋时，阮藉为竹林七贤之一。他常以酗酒托志，拒不入世。司马昭相中了他的女儿，想替儿子司马炎求婚。他当然不会与弄权的贪官结亲，他采用的拒绝方式是终日沉醉不醒，不与司马昭派来的媒人见面，如此一醉就是六十天，保全了女儿和自己的名声……姚工，不知您以为然否？晚辈莽撞了。”姚思源不语，起身倒掉了刚为柄伯泡好的茉莉花茶，换成上等的银针沏上。

柄伯说：“委婉和顺但不因循称作委蛇，不过此终不是长法，姚工，您软抗不过去的，况且您已染上积郁，若再这么拖下去，会弄假成真，抱疾卧床。”

柄伯话音未落，一女子素衣素裙，姗姗飘出内室，若一朵柔云悠悠降临。她便是姚思源的独生女儿姚婉。她问：“积郁好治吗？”柄伯见她一脸惶色，不敢言重，笑笑说：“听医生的话就好治，不听就难说了。”她转过身去说：“爸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党中校正说准了你的病，我在外边全听见了。”姚思源不无尴尬地说：“孩子你啥时间学会听墙跟了？”

她脸上顿时泛起红晕，像淡淡的落霞。从此柄伯的心里便永远灿烂着这朵落霞。四十年后，他俩在乌龙河的堤窖子里相会，姚婉说她终身未嫁，默守着心里的一棵树。姚婉是在柄娘

的坟前说这番话的，当时乌龙河轻喧，月光似水，墓柳摇曳华盖。她看到了柄伯满眶滢白。柄伯说：“我一如这株老树，有忠魂相伴有恋人思念，我没有孤独。否则如何能抗拒秋霜冬雪？”姚婉临别前送给柄伯一张照片，是四十年前他在黄河岸边为她照的，那一瞬间她在竹筏上逗水嬉戏，烂漫天真。照片的后边是几行新鲜的墨迹：

永远十八岁

忧伤画在你的眼角，
流浪写在我的额头。
莫怪韶光改变容颜，
化妆师是我们自己。

柄伯回赠她一尊泥玩，用桃木匣子密封着。要求她离开本土后再看。芸来信说姚婉是在太平洋上空打开匣子的，她看后嚅嚅啜啜了一路。姚婉先是惊叹这简直是一件艺术珍品，与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斯芬克斯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一尊树身人面像，枯树斑驳疤痕，但挺拔刚劲，枝杈俨若抗争的臂手，主干上端的人面惟妙惟肖，就是柄伯。

泥玩底部的文字是：

老树已枯，今生已矣。
叶脉精神凝结一粒孤独的种子，
待播来世。

皑了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积雪，在狗牙壶口的山缝里融化，

成高挂瀑布，跳涧，滚崖，亡命奔逃，一路跌跌撞撞，越谷闯山，留下九曲十八弯后，长吁一口气缓了步子。这时才发现仓皇中携带了构筑高原的泥沙，河水也就一如高原澄黄。遗弃的赘物形成一只只鹅蛋状的河心滩。夹着丝缕飘忽的嫩滩，像游移闪光的流苏。河水浸黄了滩，浸黄了岸，浸黄了落日，亦浸黄了混沌沌的天。还有柄伯和姚思源。

恢宏的大河边缘钻出一队小船，刚刚还影影绰绰，转眼已近逼眼前。有数只白肚皮黑翅尖的鱼鸥逐船旋飞，洒下一片啾啾声，应和着粗犷的黄河谣：

黄河鲤鱼顶水游，
纤绳拉船顶水走。
摇橹的妹子顶风唱哟，
从源头唱到入海口！

姚思源见柄伯沉浸在这派风景里，意味深长地说：这条黄龙，锁之，则为血脉、乳汁、母亲，滋养华夏，造福人民。放开，它则成猛虎、饿狼、恶魔，吞噬黎民，遗祸无穷。

柄伯心里不由一紧。

姚思源说：“咱面前这段河床高出地面九米，一旦决口如端锅倒水，后果不堪设想。它有如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可能挥落下来戮杀百姓。我毕生追求的就是解下此剑并销毁它。谁知命运偏偏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挟迫我操此剑，涂炭生灵，成千古罪人。”

姚思源言切语殷殷令柄伯怦然心动。他说：“你何不当初就托故拒绝此差？”姚思源说：“别人操剑没准造孽更重，加上姚婉的‘悬河导泄图’急需实地勘测考证。”柄伯惊叹：“如

此说来你们姚家已横下一条心，恶龙一日不缚你们一日奋斗不止。”姚思源仰天怅道：“可惜我膝下无子，小婉一介弱女子能承父志恐难承父业。”

捏合柄伯和姚婉的还有军长党铁汉。

党铁汉玩女人像大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他从见姚婉的第一面开始就瞄上了姚婉，用他的话说见了这道细菜，才清楚过去吃的不少，全是死荤臭腥、粗制滥造。照他的老脾性，这只棒子早就掰了，但碍于姚思源是南京方面派来的，任务八字尚未一撇儿，他强压着邪火儿没朝外冒，他打算等决堤混乱时，极尽兴地“掰”极细腻地“品”。他视姚婉是只煮熟的鸭子，没得飞没得跑，早晚是他口里的菜。可视归视，闻着肉香不得下嘴，也是一件挺难受的事。他常以查哨为名，深更半夜还在姚婉的窗前琢磨。姚思源洞烛其奸，一直为女儿捏着一把汗。他不知党铁汉与柄伯的关系，就把心事对柄伯说了。柄伯的脸都灰了，连骂了几句狗改不了吃屎。自柄娘道出了党铁汉的丑恶后，他暗中观察柄娘的话并不虚，他曾多次心血来潮想拔出手枪崩了这个老魔，但因了柄娘的交待铭刻在心，他实想捱到瓜熟蒂落使铜丘一带的老百姓梦想成真，也就是为此他才韬光养晦，将仇恨埋于胸中。去年秋天，党铁汉高价请了一位道医，求教“锁阳术”。此术为道家南派的“大锁阳关法”，如果修成，便能“霄驭九女，夜无虚夕，并终夜不泄”。柄伯用手枪逼着道医往药锅里加了兑制的料剂，党铁汉喝后遂成了“见花泄”。此类患者比宦官还宦官，心有余而力不足。道医逃跑后，党铁汉找一位军医叫苦连天，说我咋成一坨棉花了？咋成一坨棉花了？此军医说：“我是西医，你这病中医调理会好些，你何必舍近求远呢？贵公子在中医界早已声名遐

迹，你何不让他诊治诊治？”党铁汉说：“这种难言之症如何告诉儿子？”此军医正颜正色道：“军长此言差矣，病不背医，何况是你的儿子呢？”党铁汉想想也是就找了儿子，拐弯抹角地把病情说了。柄伯装模作样地把了一阵脉后说：“你这是练功出偏，走火入魔，气废阳关，生精则泄，已治愈无望。”党铁汉戚戚哀哀地想，我这不成假家伙了吗？空有心劲，比骡子不如。柄伯窥透了党铁汉的一腔苦衷，心中乐不可支，却一脸医学、一脸无奈。从此，每每一见到党铁汉，柄伯就少不了默唤几声“见花泄”，随之开心一笑。

这晚，党铁汉极投入地窥视姚婉洗澡，不曾想黄雀在后，柄伯的一只大口袋犹如天降，罩党铁汉了个严实，接下来便是一顿皮鞋伺候。柄伯的手枪像鸡头在党铁汉的脑门上好一阵啄米，他嘴里含着一只核桃变了腔调后大骂：“党铁汉！见花泄！姚婉是我的女朋友，你若再敢起坏心，我砸你这稀饭罐子！”

党铁汉像堆稀泥摊床三日。

姚思源清楚党铁汉的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是出了名的，加上此人手下还有几千杆枪，会顺顺溜溜咽下这口恶气？姚思源放心不下，劝女儿回南京暂避一时。姚婉死活不肯回避，说“悬河导泄图”到了关键阶段，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柄伯只好充当骑士，每日里形影相随，游移在荒无人迹的黄河滩上。仿佛这大千世界就他们两个，当然丝毫也不曾留意有一只照相机的镜头影子似地跟着他俩游移。

很快，柄娘便收到一叠照片，她当然不清楚这是党铁汉匠心独运的杰作。构成这一帧帧美妙风景的除了柄伯还有一位动人的姑娘。柄娘不仅读出了这陌生姑娘的品位和俏丽，读出了姑娘的纯洁与善良，还读出了姑娘凝视柄伯时的盈盈深情……这是一处迷人的海呀，柄能游离出来么？

柄娘最终也没有赶到距铜丘并不太远的黄河岸边兴师问罪，或斥骂柄伯或抓姑娘的脸皮。这种结果当然令党铁汉沮丧至极。

正文第二十三章 碾子的喜事

“沙沙沙”的扫帚声，惊醒了栖居在大椿树上的两只花喜鹊。甜甜的鹊音，把暖融融的太阳，从东方的云彩堆里唤了出来。照往日习惯，碾子挑满水缸后，又把小院的里里外外清扫了一遍。

“碾子。”碾子妈在小厨房里叫道。

碾子妈苦寡苦熬十几年，拉扯一个闺女两个儿，背上连颗黑星儿都没有，全村人有口皆碑，无不敬仰。如今大儿碾子三十露头儿，二儿石碾已满二十六，闺女铁妞十五岁。要说儿女们都长大成人了，碾子妈也该省省心了。其实不然，过去碾子妈是愁家里穷儿女们难养，待儿们长大成人了，碾子妈接着愁家里穷寻不下儿媳妇，眼看着两个儿子都过了成家的年龄，定婚的事儿还都八字没有一撇。为了省下点儿学费，碾子妈跟铁妞商量好了，让刚考入莲池中学的铁妞休学。碾子和石碾听说后坚决不干，碾子说我任凭一辈子打光棍，也不能耽误铁妞的前程。石碾说我的态度跟大哥的一样，想想啊铁妞考了个全莲池镇第一，若辍学不上会后悔一辈子的。碾子妈拗不过两个人高马大的儿子，只好勒紧腰带让铁妞继续上学。

低矮的小厨房与堂屋毗邻，有几股青青的炊烟儿，从里边丝丝缕缕地冒出。碾子放下扫帚，勾头钻了进去。灶膛里熊熊

燃烧的火，忽忽闪闪地映红着碾子妈的脸，她瞥了瞥莽梁般壮实的儿子，嘴角堆起了少见的笑纹说：“铁妞下乌龙河了。”

碾子说：“铁妞这么早下河干啥去了？”

碾子妈说：“给你洗衣服去了。”

碾子说：“洗啥洗？不用洗嘛。”

碾子妈说：“明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做不起新的，随身衣裳也要图个干净吉利，你去接铁妞回来，吃过饭她还得上万利来交泥玩哩。”

铁妞慧心灵性，捏一手精致漂亮的泥玩，村里的老辈人，包括柄伯，都说铁妞是当年的金凤现世，要不铁妞的长相、腔调及走路的仪态咋都与金凤相似？更让人惊叹的是金凤作为当年的泥玩圣手，有栩栩如生的泥玩精品“八件套”传世，而铁妞手下的“八件套”亦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有人将出自她俩之手的精品“八件套”摆放一起，竟逼真逼像，难分伯仲。铁妞去莲池中学报到的当天，一位白白胖胖的老头儿便慕名找到铁妞，提出把铁妞的学费、书费、生活费包下来，条件是铁妞每周给他捏制五副“八件套”。这不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么，铁妞不假思索就一口答应了。白胖老头儿掏出早拟好的协议书让铁妞签字时，铁妞才知道这老头就是“万利来杂货铺”的权老板，绰号“老洋面”，在泥玩店很有些口碑。

万利来守铺子的小伙儿张生，短胳膊短腿，粗脖颈撑颗小脑袋，是男人中的丑类。开始张生见铁妞还不敢造次，铁妞交货张生收货，张生打条儿铁妞接条儿，程序简单且平和。

后来，铁妞感觉到了张生眼里的异样，目光直直的，还泛着绿绿的光。这天，张生给铁妞打条儿时，竟多出一张纸条儿，上面落着三个字：我爱你。惹得铁妞陡然火起，指着鼻子骂张生流氓，并撕了条子，摔碎了五副“八件套”，声言从此

与万利来绝交。老洋面慌忙出面调停，赔情话说得车载船装，铁妞才表示不绝交也可以，但必须开除张生。铁妞态度强硬，老洋面别无选择，只好打发了张生。

张华就是这当儿来找铁妞的。张华说你是泥玩店的铁妞吧？铁妞点点头说可我不认识你呀。张华说你一手好泥活儿，光我就放你大中小三副“八件套”。这一下拉近了两人的关系。铁妞说大姐你是谁你找我有事儿？张华说我是张店的张华，想给你说件事儿。张华把铁妞带到莲池西头的煤厂，指了指煤车上一挥锹卸煤的小伙说，这人你认出是谁了吗。铁妞顺着张华的手势望去，这小伙被煤灰涂得鼻眼不分，像是刚从煤窝里出来，成了地道的“煤黑子”。铁妞摇摇头说不认识，再说我认他干吗呢？张华说此人是张生我是他姐，你砸了他的饭碗，你害苦了他。铁妞说张生是流氓，砸他的饭碗，是他自作自受。张华说张生虽然丑陋，可心地善良。铁妞一脸冷笑道善良？我才十五岁他就敢给我塞纸条儿，这叫善良？天底下有这号善良？张华说张生是个泥玩迷，迷你的“八件套”，迷你所有的泥玩，他睡觉都搂着你的“八件套”，已经成习惯了，说不搂着“八件套”睡不着。铁妞“扑哧”一声笑了。张华说铁妞妹妹，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张生是真的爱你呀，你可以不接受他的爱，可他爱你是他的权力，他有这个权力——铁妞伸手捂住耳朵说，你不要再说了我恶心。张华说铁妞妹妹，一手好泥玩的人心地都好，否则不会有一手好泥玩，这个我知道。铁妞说我还得上课哩我该走了。张华拉住她说，铁妞妹妹我求你帮个忙。铁妞说你不是让我答应你弟的吧。张华摇摇头说，这种事儿讲的是缘分，强扭的瓜不甜。铁妞说既然这样，你说你想让我做什么。张华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我是想让你给老洋面说说，还让张生到万利来做。铁妞断然摇头说，不行，我不能看

见他，看见他我恶心。

后来，铁妞改变了主意，原因是张华姐弟俩的故事感动了她。张华为一万元的彩礼给患绝症的母亲看病，自作主张与邻村的副村长定了婚。张生清楚姐姐非常讨厌这位副村长，如何能让姐姐委屈一生？刚拿到铜丘一高入学通知书的张生，背着家人，给老洋面写下“卖身契”：十年工钱一万元，老洋面提前支付。拿到钱后，张生去邻村把姐姐的婚事退了，之后，他名义上说是去铜丘上学，其实是去了万利来，等家人明白事情的真相时，一切已成定局。

早晨的乌龙河，飘荡着乳白乳白的雾气，这雾气很重很浓，挥掸不开，伸手便是一把水珠儿。碾子远远地就能听到哗哗的洗衣声，走近了才见铁妞一身水湿地蹲站在河边儿的浅水处，正使劲儿地揉搓着他那件宽大的粗布衬衫。

去年中秋的时候，碾子妈的头发说白可就白了，就像是在理发店一会儿染成的。乡亲们都明白，碾子妈的头发是愁儿媳愁白的。听到老妈妈整宿整宿的叹息声，碾子伤心，石碾伤心，铁妞伤心。三人伤心到了一块，可又苦苦没有办法。那天石碾说：“哥我要是个女的该有多好。”碾子说有啥好？石碾说给你换个老婆，不也省了妈的一块心病。碾子苦笑着摇摇头。

兄弟俩不经意的对话，让一边摆治泥玩的铁妞听到了。铁妞也就动了心思，当着家人的面脸上乐滋滋的，一人独处时立马就变得木木的。一连几天都是这样。到底瞒不过妈的眼睛。妈问生病了么铁妞？铁妞笑着摇摇头说，我能吃能喝的会有什么病。

这天铁妞只身来张店找张华，见面就说华姐我家遇到难处了你得帮帮我。张华说有啥事儿你说吧我会尽全力的。铁妞红

了眼圈儿说，只有您能成全我做女儿的一片孝心。张华被铁妞的情绪感染了。张华也红着眼圈儿说，这样的话我更会尽全力帮你。铁妞说华姐我不会让你白帮忙的，我愿意跟张生订婚。张华大惊道这是真的么铁妞妹妹？你不是在骗我吧铁妞妹妹？铁妞轻轻摇摇头说，我是认真的华姐，我从来都不会骗人。张华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喜事撞昏了，她连声说这下你可帮我的大忙了，你可帮我们全家的大忙了，你想啊铁妞妹妹且不说张店是铜丘市出了名的贫困村，没有哪村的姑娘愿意嫁过来，就张生的自然条件也很困难啊，你想啊铁妞妹妹张生为我自卖自身给万利来，他要是一辈子打光棍，我做姐会心安吗？会抱愧一辈子的。铁妞说泥玩店与张店都是贫困村，我们两家的情况也差不多，也都遇到了一样的难处，打开窗户说亮话吧华姐，我想让你做我的大嫂。张华这下愣住了，支吾着说可我不认识你大哥呀。铁妞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回生两回熟吗。张华笑笑说这话倒也是，只要人合适。铁妞从兜里掏出一张“全家福”说，你看这就是我大哥党碾子。张华接过照片认真地端详着。铁妞在旁边一路讲解道，我大哥模样不丑吧，大眼双眼皮，一米八的个头儿，就相貌年龄跟你华姐很般配的。张华眼不离照片，嘴上却说相貌年龄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铁妞说论人品论干活儿我大哥更没有得挑儿，老实本分是全村出了名的，除了文化低点儿，没有啥毛病。张华说这样吧铁妞妹妹，就凭你的德行我想你大哥也错不到哪儿去，不过我得见见你大哥本人。铁妞兴奋地说这当然好了，没有问题！张华说如果都照你说的大差不差的话，这事儿就照你的意思定了。最后，铁妞特别关照说，华姐我与张生的事儿你可不能透一点儿风声。张华一脸警觉地问那为啥呢？这不是能捂住盖住的事儿啊。铁妞说这会儿不捂不盖会行？我家就我这一个老生闺女，我是家

里的宝贝疙瘩呀，家人要是知道我是这么个换亲法儿，还换了个张生那样的，会答应吗？我大哥死都不会干的。

张华原本想说我要是跟你哥生米做成了熟饭，你要是再反悔不跟张生成了，那我该咋办呢，可她一看铁妞满脸的老实清纯相，话到嘴边就又咽了回去。铁妞读懂了张华欲言又止的神情，很干脆地说华姐只要你跟我大哥的事儿成了，我活着是你张家的人死了是你张家的鬼，若你进了我们党家的门我再反悔的话，那党铁妞还算人吗？这样吧你跟我大哥打结婚证时，我跟张生也打结婚证，要是因为年龄政府不给我俩办的话，我也会立下字据的。张华很是感动地抱住铁妞的肩说，只是苦了你了铁妞妹子。

张华与党碾子见面后，还真是两厢情愿，亲事很快就定下来了。因为与铁妞私下有“约”，张华死活不肯要彩礼。张华的家人提出，闺女过门总得有间安身的房子吧。碾子妈当场咬了牙印儿，新房盖起，张华过门。

为了这间新房，一家四口齐上阵，碾子一天到晚守候在莲池煤厂，装煤卸煤，整整当了半年的“煤黑子”。石碾拎着杀猪家什，走村串店，成几个月不进家门。八亩地里的活儿，碾子妈一人包圆了，旱浇涝排，披星戴月。铁妞除了上学外，每天捏泥玩到深夜，小指头全肿得透明透亮，像一个个小红萝卜……

一大间坐西向东的新房，总算是如期立起来了。

喜期就选定在明天。

这会儿，碾子立在距铁妞最近的岸边，他发现铁妞的头发被雾气和汗水浸泡得湿漉漉的，粘粘地贴在她红通通的脸颊上。他心里一紧，嘴上却说：“铁妞你这么早下河不要命了？”

铁妞扬脸莞尔一笑，又勾头加劲儿揉搓。

碾子蹬掉鞋子，不顾铁妞的阻止，踩出一路水响，一把抓着铁妞手中的衣裳说：“来让我自己洗。”

铁妞叫道：“不嘛大哥，你洗不干净嘛。”

碾子说：“你咋知道我洗不干净？把肥皂给我！”

铁妞躲闪着说：“我不嘛大哥，你使肥皂太费！”

碾子清楚这条肥皂是未婚妻华子过年时给铁妞的礼物，铁妞一直没舍得使。他扫一眼铁妞说：“不用肥皂，我也能洗干净。”

铁妞赌气道：“你洗不干净，不用肥皂你洗不干净。”

河堤上传来石碾的笑声：“小抠，不舍得让大哥使肥皂。”

铁妞冲着石碾反击道：“你才是小抠哩二哥！”

石碾笑道：“谁不知你是咱家的小抠。”

铁妞连声说：“二哥你是大抠！你是咱家的大抠！”

碾子说：“铁妞快上岸，看你二哥车子上带的啥？”

铁妞点点头，踏着一溜水花上岸，发现破得少皮没有毛的车子上，绑着一只鼓鼓囊囊的大麻袋，麻袋上边是一只黑油乎乎的帆布包儿。铁妞清楚帆布包里边是二哥外出干剋活儿的工具：几把寒光闪闪的杀刀、剔刀、刮刀、铁勾子之类。她瞄了瞄大麻袋的斑斑血迹说：“二哥麻袋里是啥东西？”

石碾照着铁妞精巧的鼻子上刮了一下说：“都说馋猫鼻子尖，你闻不出来？”

铁妞恍然叫道：“大肉哇，这么多二哥？”

石碾一脸得意地说：“整整半扇儿猪，七八十斤哩，这回准让你这小馋猫好好解解馋。”

到家后，碾子妈打量着半扇儿猪肉，好一阵紧蹙眉头。

弄得碾子、石碾、铁妞在一边直纳闷。

石碾趁趁摸摸地说：“妈，这肉还行吧。”

碾子妈点点头说：“肉是不赖，就是……”

兄妹三人一齐注视着妈妈。

碾子妈叹口气说：“无肉不成席，光猪肉也不成席呀。”

石碾一脸喜气地说：“煮一大锅肉，来客一人盛一大碗，多来劲儿！”

铁妞补充说：“也要吃顿饺子！”

碾子妈说：“咱自家人，包括张店的客人都好说，我愁的是咋应酬黑头那一拨人。”

石碾的双手一抱肩膀说：“黑头算个鸟！”

“你疯了石碾！”碾子妈嗔道，“咱泥玩店谁家办红白喜事敢不请黑头他们的客？咱这鸡蛋可不敢碰石头。”

“碰碰又咋着？”石碾倔强地昂了昂头，“咱又不欠他们的债！”

碾子忙拉拉石碾的衣襟说：“听妈的话石碾。”

铁妞也在一边劝解道：“别再惹妈生气了二哥。”

石碾瞥了一眼妈妈的怒容，咬着嘴唇把头勾了下去。自他顶撞黑头之后，妈的脸色便灰灰的，似有大祸将临，每晚燃香拜佛，长跪不起。惹得石碾添气添堵，恨不得找黑头拼命。

碾子妈见石碾不吱声了，便一言九鼎地决定了这半扇猪肉的分配方案：“留下十斤，其余的换成钱，买些鸡、鸭、鱼、蛋、精致蔬菜回来，整一桌像样的酒席。”

石碾忍不住打断道：“干什么？”

碾子妈说：“请请黑头他们。”

石碾哼了一声说：“请黑头他们？还不如喂狗！”

“胡扯！”碾子妈愤怒地扬起手，指着石碾呵斥道，“你还想气我呀石碾？你还想给我扒豁子呀石碾？你还想惹是生非呀石碾？”

碾子忙用脚轻轻踢了踢石碾。

石碾张张嘴，欲言又止。

碾子妈长吁一口气说：“石碾朝后跟你哥学！把你的脾性好好改改！你说由着性子来有啥好处？胳膊能会拧过大腿？”

石碾无奈，只好低下头，一言不发。

正文第二十四章 党红出走

党军的家一所半新的黄泥墙小院，墙有半人多高，将三小间茅屋围了个严严实实，墙上面栽着茅针刺。

党铁羊蹲坐在小院的门口一下一下地打着瞌睡。党红从墙的另一侧匆匆赶过来，转弯时猛地发现了党铁羊，她愣了一下忙又退了回去。在西侧山墙的外边，她捡起一块小砖头，扔进了墙里边茅屋的门口。党军立即从屋里闪了出来，笑逐颜开地朝党红挥了挥手。隔着西山墙，党红莞尔笑着点头，并朝院门口努了努嘴。党军会意，蹑手蹑脚地朝外走，经过党铁羊时，他的脚步更轻，侧着身子贴着墙根儿走，惟恐把党铁羊惊醒了。

党铁羊还是醒了，冷言冷语地说：“哪里去大军？”党军边走边说：“我不去哪儿。”党铁羊说：“你给我站住！”党军仍边走边说：“我有急事儿要办哩。”党铁羊大声说：“刚才是小红朝院里丢的砖头不是？”党军一怔，只好停了下来。党铁羊说：“你给我拐回来！”党军只好拐了回来。党红在山墙的另一边朝这里探头探脑。党铁羊大声说：“小红我知道你在西墙角猫着哩，你也给我过来！”党军和党红只好乖乖地走到党铁羊的跟前。党铁羊撇了撇嘴说：“告诉你们在泥玩店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你们以为我睡着了？告诉你们我睡觉的时候比醒着时还清醒，别说你们就是蚂蚁也别想偷偷从我跟前爬过去。”党军

说：“铁羊叔，你已经在这里守了两天两夜了，你何苦呢？”党红没有好气地说：“爹呀爹，你这么做累不累呀？”党铁羊说：“我累，我累又有啥法儿呢？谁叫我养了这么个不孝的女儿！”党红的脸霎地白了。党军大声说：“铁羊叔，不就是五千元钱么？我一个角儿也不会少你的，我就是把骨头刻成扣儿卖，也得有个刻骨头的时问呀！”党铁羊冷冷地辩解说：“你怎么说我不给你时间呢？有一点儿咱们必需说个瓜青水白。”党军说：“你说吧铁羊叔！”党铁羊一字一句地说：“在这五千元钱没有到我手上之前，你们俩不能呆在一起，一分钟也不行！”

党红放声大哭。党铁羊没好气地说：“你哭啥哭？有啥大不了的事儿？你爹不是还没有死哩么？”党红瞪党铁羊一眼道：“你要真死了，我一滴眼泪也不会掉！”党军说：“我说铁羊叔啊，我是当兵的出身，吐唾沫是钉儿，这五千块钱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会给你的。”党铁羊刺声刺调地说：“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你赶紧挣钱去吧我的大侄子乖，早些把哗啦啦的票子挣够，你一手交钱我一手放人。”党红大声说：“你说泥玩店上千口子人有你这号当爹的吗？像尾巴似地跟在女儿的后边？”党铁羊毫不示弱地说：“你说我除了你这个闺女，还有值钱的东西了么？你要是拍拍腿走了，我喝西北风去呀。”党红气呼呼地说：“那你也不能卖闺女呀？你知道不知道你这是犯法呀爹？”党铁羊狡辩道：“我怎么是卖闺女？我是收抚养费，按劳取酬，合理合法。”

党铁羊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党红关在了家里。这些天他连轴儿转盯女儿，也委实累得够呛。傍晚时分，他实在是撑不住劲儿了，蹲在门外打开了瞌睡。

门上落着一把大铁锁。党红在窗户里边焦急地探头探脑。党军的身影在院墙外边一闪。党红眼睛不由一亮，她连忙写了

一张纸条从窗棂处伸出来，示意党军过来取。党军会意蹑手蹑脚地走过来，他的双眼紧盯着党铁羊。党铁羊突然发声呾语，伸了个懒腰。吓得党军忙退了回去。党军像热锅上的蚂蚁在院墙外边团团转。党红在屋子里睃巡一圈儿，四周空空荡荡的，她突然发现了爹爹打野兔的弹弓子，便从墙壁上取了下来，轻轻拉拉试了试，之后，将纸条揉成一小团，从窗口照着党军打了过去。党军捡起纸团，展开一看，顿时笑逐颜开。党铁羊鼾声如雷。院中的一棵小桐树上，宽大的叶片随风摇曳。党军大踏步地走了过来。党铁羊鼾声骤停，霎地睁开了一双警惕的眼睛。党军眉眼带笑地说：“铁羊叔。”党铁羊噙着脸道：“你找到钱了？”党军说：“钱嘛，我正抓紧找着哩，今天找钱时有一只野兔碰到了我的手上，我那里正好还有两瓶铜丘春，走吧，咱爷儿俩去喝两杯？”党铁羊顿时眉开眼笑道：“这还差不多。”党军说：“那咱们去吧？”党铁羊起身跟着党军走了。快走到小院门口时，他又转过身说：“小红，你给我老实呆着，这门窗都是我加固过的，你也别白费劲儿害鼓捣，你就是长着翅膀也飞不走。”党红在窗户里边说：“你喝去吧，可别喝死了。”党铁羊笑道：“喝死是醉鬼也比当饿死鬼强！”党红没好气地说：“哼，我可不给你收尸！”党铁羊笑着说：“你不收尸正好，臭你们！”

当夜色刚刚把泥玩店笼罩的时候，党军大步流星地折转了回来，他取出一串钥匙，打开门，“咣当”一声推开。屋内没有点灯，他轻喝道：“小红！”

党军的话音未落，党红已展臂抱住了他的脖子。党军紧紧地拥抱着党红。党红说：“你把我老爹灌醉了？”党军说：“全村出名的老酒鬼还能用我灌？他看见酒就没有命了，连倒酒都

不让我倒了，他自斟自饮，一杯接一杯，直到喝得酩酊大醉，这会儿一点儿人事都不醒了。”

两个人开始热烈地亲吻。党军喘息着说：“小红你主动约我这可是第一次。”党红闭着眼睛说：“你要是不乐意可以拨马回头。”党军沉迷其间道：“我如何能不乐意？我盼的不就是这么？”

窗外月光如水。

党红慢慢地解开衫衣的扣子，露出了白皙的颈区与胸罩。党军为之愕然。党红把身上所有的衣服一件一件全部脱完，在月色的暗影中成了一尊被淡淡薄雾笼罩着的乳白色的雕塑。党军整个地傻眼了，成了一截木头。党红嗔道：“你还傻站着干啥？你如果不要的话，我可是穿衣服了。”党军如梦方醒，连声说：“要要要哇，我咋能不要？！”党军三下五除二地脱个浑身净光，扑过去平身把党红横抱了起来，之后义无反顾地朝床前奔。党红阻止道：“你先别急，咱们就这样在窗前凑着月光说亮话，我今晚将我的处女身子交给你，但你得答应我两件事儿。”党军急不可待地说：“你别说两件事儿，就是两百件事儿我党军也没有二话。”党红奖励他一个甜甜的吻后说：“第一件是……”党军火烧火燎地说：“这事儿你能不能回头再说，只要不是杀人放火，就是杀人放火……”党红眼一瞪道：“你说啥？”党军已经无法再忍耐下去了，他说：“我统统答应还不行么？我统统答应还不行么？等过了这会儿再说不行么？”党红照着党军的额头点了一下。党军抱着党红冲向了里间的暗处。

窗外月光如水。树影婆娑起舞。

室内很快传出了地动山摇般的响声，党红吟叫着，“你……真是老……老虎娃子啊大军。”党军喘着粗气答道：“我……我……真想把你嚼……嚼吃了啊小红！”党红说：“你

……你……也不能……没……没完没了呵，你……不累么大军？”党军说：“我不累……我……一点儿都不……不累……”

两个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差不多折腾了整整一夜。

快黎明时，门开了一道缝，党军挤出来，依依不舍地回望着倚门而立的党红。党红说：“你还把钥匙挂到我爹的腰上，你就在他旁边死睡，记住了？”党军频频点着头。党红又猛地从屋内冲出来，紧紧地抱住党军的颈脖，两人如胶似漆地拥抱着在一起。党红喃喃地说：“那两件事儿我明天再告诉你。”党军说：“我不是已经答应过你了吗。”党红轻轻地推开党军说：“天不早了，你快走吧。”党军迅速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

天上一弯月亮，皎皎洁洁的样子，滑入这块云团，少许从这块云团里钻出来，又轻轻地滑入另一块云团。

东方出现鱼肚白色。

党军家正屋当门的一张破席上，东倒西卧着党铁羊和党军。两个人的鼾声此起彼伏，交相呼应。党铁羊一觉醒来，下意识地先摸了摸身上的钥匙，然后看了看小方桌上的空酒瓶，还有乱丢着的肉骨头。党军仍呼呼大睡着。党铁羊起身骂了句：“这兔崽子倒能吃能睡。”之后，他飘飘逸逸地走了出去，得意地将一溜子小戏儿撒满这农家小院。院外，党红正大步流星地过来。听到里边的响动，她连忙闪到墙角处。

党铁羊哼唱着朝她走来。党红吓得脸色腊渣儿白。她紧贴着墙角屏着呼吸，一动也不敢动。党铁羊从她身边擦身而过。望着党铁羊去远，党红连忙奔进小院。党军仍在破席上呼呼大睡着。党红深情地凝视党军片刻，取出一张纸条儿放在了党军的手边，之后，姗姗退出。党军翻了个身，醒了。党军感觉到了手上的纸条儿，他一个鲤鱼打挺坐起身，把纸条凑到脸前：

大军：

你真是个不要命的老虎娃子，你整得我出了好多好多的血，我这一辈子就跟定你了，我活着是你的人，死了是你的鬼，你现在还会有什么不放心的？咱们泥玩店太穷，镇里逼着村里出十万元的水库设备款，如果限期不送去，就得把富根叔抓起来，你没见这两天富根叔的头发都急得全白了。我得到外边为村里挣些钱回来，尽尽我的一片诚心。托付你的两件事是，一是你一定要全力帮助富根叔忙乎咱们的水库工程，你年轻有力气在部队也干过施工，你要脏活儿累活儿苦活儿冲到全村人的最前边；第二件是我奶奶就托付给你了，别指望我爹，你知道我爹他靠不住……

党军大愕如坠入五里雾中。

党红径直投奔党荫而来。因为在两眼一抹黑的大阳，她举目无亲，别无选择。

白天的红豆娱乐城，自然冷清一些。靠近角落的一张吧台上，红蜡烛将温馨涂抹在相向而坐的党荫与党红的脸庞上，还闪烁着玻璃柜里成听的饮料、咖啡的杯子，与盘碟中的沙拉、粒粒橙、红果儿、苦杏仁什么的。

党红用很新奇的目光打量着四周说：“来这里的人真会享福。”

党荫哼了一下鼻子说：“都是腰里有几个臭钱烧的。”

党红说：“有钱人都这样么？”

党荫说：“有钱人未必都这样，但到这里来的人都必须有钱。”

临座的一位侍女正依在一位男士的怀里发着嗲，调着情。舞池里两对男女在跳着贴面，男的不仅把女的搂得很紧，还不时地把手探入女侍开口极低的上衣里边，逗出女侍压低嗓门的嬉笑。

党红说：“这些男人真不要脸。”

党荫朝嘴里送了几片苦杏仁，咀嚼着说：“慢慢你就见怪不怪了。”

党红说：“到这儿来的男人都是奔这些女孩来的吧。”

党荫点点头说：“在这儿谋生的女孩都是为了钱，有钱人家的女孩不会到这些地方来。”

党红轻轻呷了一小口咖啡说：“哎呀，真苦。”

党荫用小匙从糖碟里挖出一块糖说：“给你放点儿甜的。”

党红莞尔而笑，点了点头。

党荫挺认真地说：“小红，你真的很漂亮，你如果开始坐台的话，找你的人一定很多。”

党红说：“我也有这种感觉，走在大街上的时候，那些男人们的眼睛都像刀子一样乱剐乱戳的，真让人受不了。”

党荫一本正经地说：“看你一眼你就受不了，那你能干这个么？”党荫说着朝临座努了努嘴。

党红顺着党荫的目光望去，只见影影绰绰的烛光里，那位女侍坐在了男人的腿上，而男人的脸正紧紧地贴在女侍敞开的怀里，将豆腐吃得一片声响。

党红羞怯地把头勾了下去，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

党荫喝了很大一口咖啡说：“我喜欢苦的。”

党红说：“莲姐，我真佩服你能在这种地方坚持下来。”

党荫用火机点着了烟，猛抽一口，仿佛将烟全部吸入肺，然后再一点一点地吐出来：“其实，我的心里苦得很。”

党红认真地盯着党荫。

党荫说：“我的心一直在流血。”

党红朝党荫的杯子里添了点儿水。

党荫说：“在这里让那些男人们糟蹋时，我就想我这是挣钱的，有了钱也就没有了苦日子，有了钱就可以建一所学校，让村里的孩子都能上学都能挣一份体面的工作，让村里的姑娘都能体体面面地活着，不再像我这样操皮肉生意。”党荫说到此眼睛里有泪光在闪闪烁烁。

党红说：“莲姐你真了不起。”

党荫说：“我就想像咱们这些贫困农村的女孩儿，除了身子之外还有什么呢？一直撑着我在这里坚持下来的还有一点儿，就是我不想像妈妈奶奶们那样，从贫困村里的小苦妞儿到贫困村里的苦姑娘再贫困村里的苦妈妈再贫困村里的苦奶奶，生养一个小苦妞儿，眼看着小苦妞儿再来一次苦的生命循环。我就想咱们为什么不能也脱脱贫也做做有钱人？人不是都像小草一样来世间走一遭么？”

党红说：“我也要像你这样莲姐。十万块钱的水库设备款，快把我们村里的人都逼疯了，你可要帮我莲姐。”

党荫叹口气说：“你可要想好了小红，这一步迈出去想再收回来就难了。”

党红口气很坚定地说：“我一定要挣钱，尽快地挣钱，挣大钱，帮着村里把这个窟窿补上。”

党荫说：“你有男朋友吗？”

党红轻轻点点头说：“是我们村的复员军人。”

党荫心中暗暗一动：“年龄跟你差不多？”

党红摇摇头说：“比我大七八岁哩，他是定过婚的，对像也是我们村的，叫党荫。”

党荫顺手端起一只杯子，掩饰地喝了一口，并假装咳嗽把脸转向一边儿，遮挡着压抑不住的惊讶。之后，她又回过身子，若无其事地说：“后来呢？”

党红说：“他当兵走的那一年，他的对象被镇干部宠爱群糟蹋了，他的对象真烈性啊，咬断了宠爱群的舌头后，跳乌龙河自杀了。我与他的关系是在他复员之后，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有一年多了我们一直是偷偷相爱，像电影电视上的地下工作者，这也是没有法子事儿，我爹是个财迷狮子大张口问他要五千元，他上哪儿会弄来这么多钱？”

党荫问：“你来这儿他知道么？”

党红摇摇头。

党荫忙说：“你不让他知道会行？”

党红说：“我要让他知道了，他会让我来么？”

党荫说：“那你不准备保持你们的关系了？”

党红又摇摇头说：“临来时我把身子交给他了，没有干那事儿时也想干，干了感觉并不好，当时看着他拼死拼活的样子，我一想村里这么穷，家里这么穷，他人也这么穷，他一辈子也挣不够我爹要的五千元，他也就不能正大光明地娶我进门，一直这样偷偷摸摸地过？日子长了会不厌倦？想到此我立马就没有了情绪，有一种被类人猿强奸的感觉。”

党荫感叹道：“类人猿？连人都不是，小红你这个比喻是够残酷的。”

党彬散记之十三 黄河恋情

姚婉灌输“悬河导泄图”像填鸭食，恨不得掰开了揉碎了再嚼嚼，惟恐柄伯消化不良。开始柄伯没当回事，为不扫女士的兴，他有说必应，嗯嗯啊啊，面上洗耳恭听，实则灵魂出窍。后来，柄伯一下子上了套，还入了魔。因为在这张图上，铜丘是带加重符号的，有如军事地图上的战略要地。姚婉解释说：“黄河分流出去后顺乌龙河南下，铜丘即成为周围乡村的天然避洪台。”

柄伯惊叹道：“避洪台？我们老家从古至今都当铜丘是保命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姚婉说：“最早的治水史料起自鲧，他用堵的办法治水失败，被杀死后抛尸荒野，尸体三年不腐，有人剖开他的肚子，大禹便出生了。大禹汲取了父亲的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从而名垂青史。鲧的悲剧昭示后人，堵为蠢举，分流悬河，则事半功倍。依地脉地表走向，规定一条路线，万不得已时引出这条恶龙，即可化险为夷。”

柄伯一脸的问号：“你干吗引恶龙到我老家？铜丘百姓与你有血海深仇？”姚婉笑道：“铜丘处于黄河泛滥的三角洲上，地势由北向南倾斜，海拔由48米降至26米，这在地质学上称‘极洼’，俗称‘锅底’。黄河或决于鲁或决于豫，最终是百川必归铜丘。据史料记载，自汉文帝乾元三年至今，黄河共南决

三十一次，决口处最远相距三百公里，而铜丘一带无一幸免。”

柄伯说：“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既然在劫难逃就丢卒保车。”

姚婉说：“如此可以把灾难降到最低程度，这一带的百姓若能及时撤到铜丘上面，就不会殒人亡畜。”

柄伯说：“如此说来称铜丘为保命台可谓名副其实。”

姚婉点点头说：“人命关天，铜丘上的土粒粒千金，切不可乱掘乱采。”

柄伯好一阵沉思不语，之后说：“我老家泥玩店就在铜丘边上，这铜丘的土质可是捏制泥玩的最好土料。”

姚婉断然摇头说：“泥玩毕竟是泥玩，能毁了保命台去捏制泥玩吗？你一定要跟你的乡亲们讲清楚。”

那日黄河陡涨，河水愈浑愈黄，浪头一抬再抬，淹去鬼眼似的嫩滩，像秋风扫落叶。吞噬老滩的模样更狰狞：老滩如破船被一圈贪婪的大嘴撕咬着，咬掉一批犹如掀去一块船板，如此一块一块地掀着，掀完了再打个旋儿，冒一股烟儿，继续高昂头颅轰隆着扑向另一个目标。河心主流处晃动着磨盘大的漩涡，有烂草团和枯树枝吸进去就不再显影。

柄伯和姚婉涉水而立，任飞沫溅湿衣衫。面前苍茫天际，背后天际苍茫。他俩背后这段黄河大堤，是在她的“悬河导泄图”上做了特殊标记的。此处位于中牟县赵口镇西 535 米处。姚婉说：“从这里分流出去越过八公里的开阔故道，即可泄入福水直达铜丘。”

柄伯说：“福水？不是乌龙河么？”姚婉点点头说：“也称乌龙河。”柄伯纠正道：“不是福水是祸水我们老家一直这么说。”姚婉说：“短时期怕纠正不过来。”柄伯说：“我们老家虔

敬女娲数百年香火不断。”姚婉说：“圣人出黄河清，自女娲始治水的英杰一直没有停止诞生。”她说着拎出一枚暗悬胸前的金像。柄伯一眼认出是“女娲补天”。姚婉说：“立志治水的人心里不装着女娲会行？”

柄伯不由为之一阵肃然，如同掀去覆盖雕塑的布幔读到了冰清玉洁，以致后来从她闪烁其辞与两眸秋水间，破释出全部的感情密码时，柄伯连犹豫一下也没有就快刀斩了乱麻。他说：“小婉我敬慕你并非仅仅是你的容颜，领略了你的心空特别是洞悉你将满腔心血注入这条大河后，立在我面前的你就不再是一位妙龄女子而是一座巍峨的丰碑，我感到了自己的委琐和渺小。你才十八岁当属一块待雕之璞，雕琢你不是谁人而是你自己。只要你锲而不舍，或成功或失败你都是一尊雕塑，成功了你像禹彪炳千古，失败了你一如悲壮的鲧，亦名垂青史。”

在柄伯的记忆里，公元一九三八年六月四日是用雕刀镌刻的。那日党铁汉接到打着火漆的决堤密令时，日本人的隆隆炮声已开始隐约传来。

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已透出逼人的寒光。柄伯必须赶在黄水前边通知乌龙河沿岸的乡亲上铜丘。姚婉则绕道上海稍做准备就飞纽约攻读水利。从此，山阻洋隔，天各一方。兵灾水患，吉凶难卜。

严峻的铁青涂染了黄河滩，亦涂染了相视无语的柄伯和姚婉。

姚婉说：“古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此刻我驻足这黄水边上也不死心，这念头起自你对我恭维式的拒绝。我是个平凡的女人。女人是水男人是山，青山绿水构成了这人世间的亘

古。若没有巴颜喀拉山的峻拔与黄土高原的雄浑，这条大河会如此壮观吗？”

顺着姚婉的手势，柄伯看到一窝难辨叶脉的青草，它驾驭一排浪头急流勇进，很气势很潇洒很辉煌。前边，是漩涡结构的方阵，阴森着一张张磨盘大嘴，纵横交错，像恢恢大网，疏而不漏。这窝旺得泼绿的草，冲过了第一张迎候的大嘴，又绕过了第二张，却没有躲开第三张。就在被吞噬那一瞬，它加速疾游、腾跃扑入，依然很气势很潇洒很辉煌，并多了些悲壮和凛然大义。姚婉和柄伯的目光睃巡良久，除了荡荡的黄水还是荡荡的黄水，终不见有绿团复出，甚至连一缕残青也没有。

姚婉说：“眼下战火硝烟、人祸天灾……如同这一记记漩涡列队布阵，很难说谁能摆脱被吞噬，一想起此生或许难得再见，我就悲怆得不寒而栗，我有幸在这黄河岸边与你期不期而遇纯属偶然，而偶然一如石光电闪稍纵即逝，你纵逝是你的事，我不能让它从脸前溜掉。为什么‘占有’一词通常使用于男人，而不使用于女子呢？这不公平！今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就是同这一不公平挑战，请你转过身去。”

柄伯木木地照着做了。他怀揣一片轰炸过的废墟，意识到要发生些什么。听命再转过身时，他一下子惊呆了，灵魂险些出窍：姚婉裸卧沙滩。沙砾流光溢彩，像金盘托尊玉雕。她冰清玉洁肤若凝脂，铺陈出一团玉白一袭乳雾。乳峰突兀状如两只高擎的荷包，其间辉耀着那枚女娲金像。

姚婉闭着眼睛说：“苍天、大河作证，到了这一步，我已无怨无悔，你无论是撷取还是离开。”

忽然，水天相接处，顺风飘来一阵汉子的粗犷歌谣：

竹篙打船水上走，

夺的血洗场面早已见惯不惊，他笑笑说柄娃子爹哪点儿得罪你了？其实这当儿他的手已经接近了裤袋边儿，那里边暗藏着一支连发的橧子，就是这支橧子曾几次使暗算他的人功亏一篑。柄伯说时迟那时快一扣扳机，“突突突”一串子弹射过去，击碎了党铁汉伸向裤袋里的手。党铁汉倒地后惨叫着说柄娃子你也要让你爹当个明白鬼，也不辜负你老爹生养你一场。柄伯说，乌龙河沿岸十八乡镇的父老乡亲们盼星星盼月亮地等你回老家修水库哩，到头来你把这黄河大堤炸了，这些年你把乡亲们骗得好苦啊，你说你该不该杀？党铁汉说柄娃子这你就错了，你爹是军人，而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你这样杀你爹，你爹不服。柄伯说那我就成全你让你这个老畜牲死个心服口服，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畜牲？你心里明镜样清楚，这点儿我就不再说了，论家法你当杀吧？党铁汉痛楚之极地闭上了眼睛。柄伯再一扣扳机十几发子弹把党铁汉的胸脯打成了马蜂窝。

初识洪峰的场景令柄伯永生难忘。远见有道岗岭逶迤，岭橙黄色未生寸草。近了才发现岭是动作着的，还伴有沉雷般的轰鸣。当听清是水响涛喧时，数米高的浪头已汹汹扑来，如眼前乍然立起一堵陡壁。柄伯猛打一把方向盘，调头便逃。荡荡的开阔地上，吉普狂奔，黄水猛追，还有隆隆的浪器助阵。这场拉力赛惊心动魄，结局亦很惊心动魄：当浪头一下子将吉普覆压埋蔽，又抛扬起来的一霎间，柄伯觉得吉普车像一只轻飘飘的花生壳。

文革期间，柄伯的堤窖子让富根叔领人挖地三尺，一片斑驳的旧《中央日报》，作为梦想变天的铁证，使柄伯在一条窄板凳上立定三个通宵。其间柄伯跌倒三次，磕得额青脸肿、鼻口窜血。富根叔还罚柄伯将此报楷抄百份，榜示全村。柄伯一

反往日的冥顽，遂提笔命字，一丝不苟，竟废寝忘食，乐此不疲。此文是：

……茫茫黄泛区沟壑交错，沙岭起伏，蒿草遍野。漫流飞尘，愈演愈烈。一片荒烟，到处凄凉。古人云：“鸟飞不下，兽迁亡群”、“田园荒芜，庐舍为墟。”用之黄泛区不惟不甚，且只能道其十之二三，昔日中原乐土，今时人间地狱……

柄伯说他免遭或为鱼鳖的厄运，全仗一只吉普车轮子的内胎。他顺水漂泊、懵懵懂懂记不清泡了多少昼夜。他被搁浅的一座荒岗在江苏地界，濒临洪泽湖。

折回时，正值伏天，燥热不说，还浮荡着一股股难耐的尸臭，止人鼻息。这种气味或稀薄或浓烈，到处弥散，麻痹了柄伯的味觉与鼻腔。否则这千里归途，他没准会窒息而死。他绕断路，涉泥沼，最后是三步一喘，五步一歇，才驻足距铜丘三十多华里的九龙口。依姚婉的说法，泥玩店一带是“锅底”的话，这九龙口就是“锅沿”了。此时多处的黄水已基本退去，惟这里满荡荡的一“锅”水，还无风三尺浪。泥玩店及邻村全沉溺锅底，踪影不见。惟铜丘突兀在浩淼的水域，一柱黛色的轮廓，托云擎天，巍巍壮观。

正文第二十五章 遭遇波折

鸡叫头遍时，碾子妈就起来了。她拖着疲惫的身子开门出来时，天空还缀着眨眼的星星，一弯尖尖的月牙儿流泻着水一样的光，给小院落注满了安谧与宁静。她望了望天空，月牙儿的四周仍围着一只白朦朦的大圈圈儿，她心里不由暗暗一沉，天上出风圈了，还是挺大的风圈哩。她随手拢拢飘在额前的几缕乱发，自言自语地说：“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可别变天呀。”

碾子妈进屋叫醒了三个儿女，一一分派任务：石碾与几位近门兄弟当“歪脖子”。“歪脖子”是迎娶时的一种礼仪：由或六或四或八或十名棒小伙，随迎亲车去新娘家，去时抬礼盒，回来抬陪嫁。碾子赶集将半扇猪卖掉大部，换些精致的酒菜。铁妞的任务是清扫屋子，贴喜联。

碾子妈自己整待客的菜，再抽空剁点儿饺子馅，等张华过门后，晚上一家人乐乐和和地吃顿饺子。

石碾与迎亲的一行人赶到张店村口时，被张生挡住了去路。张生说：“你们是泥玩店的？”石碾上前一步点了点头。张生说：“请问您尊姓大名？”石碾快人快语：“我们泥玩店没有杂姓，一色的姓党，共产党的党，我叫党石碾，请问你为何挡我们的迎亲队伍？”张生脸露不屑地说：“我挡的就是你们的迎亲队伍。”石碾眼一瞋问：“请问你是谁？”张生说：“我叫张

生，是张华的弟弟。”石碾不由愣了一下。张生接着说：“我姐让我通知你们，这个亲不成了。”张生说着从腋下拿出一个红布包说：“这是你家给我姐的见面礼，原物退回请过目。”石碾不接红布包，耐着性子说：“这媒情大事能是小孩过家家，昨天还讲得好好的，我们人马三七地过来了，你们又变卦了，总得讲个原因，说个理由吧？”张生冷冷地说：“我不说理由为的是顾你家的面子！”石碾一头雾水地说：“顾我家的面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张生一脸冰冷道：“你非逼我说不是？”石碾也冷笑一声说：“你今天要不说个清清爽爽恐怕不行吧？”张生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说：“这可是你硬逼着我说的，你可别后悔。”石碾顿时来了气说：“我后悔什么？我为什么后悔？你家就是赖婚也得有个赖的理由，你说吧。”张生说：“我家退婚的理由非常明白，因为你哥党碾子是个地痞流氓。”石碾的脸一下子变色了：“你凭什么说我哥是地痞流氓？”张生哼一下鼻子说：“凭什么说党碾子是流氓你心里不清楚？”张生说着将红布包朝石碾的手里猛地一塞，转身就走。石碾愣在那里，好一阵儿没缓过神儿。张生走出十几步开外，又转过身说：“党碾子已经被抓起来了，快回去想法救人吧。”

黎明一阵黑时，碾子就推着自行车上路了。人逢喜事精神爽，他的心里如翻倒了蜜糖罐儿，结婚是啥滋味儿呢，今晚就同张华睡一张床，将来生孩子，当爸爸……想想这些事儿，碾子直觉得耳根子热乎乎的直发烧。

在碾子甜甜的思虑中，十几里土路，似乎眨眼工夫就完了。

这时，天刚大亮，莲池西头的集市，已人头攒动了。碾子选枝树杈，将大半扇猪肉挂上去，还未开张，就来了一胖一瘦

两个戴大盖帽儿的，说是镇地税所的，问碾子报没有报屠宰税。碾子不清楚还有这么多道道儿，忙分辩说：“俺不屠宰，报啥屠宰税？这肉是办喜事儿买多了，想处理掉一些。”胖大盖帽阴着脸说：“你家有没有人干屠宰？”碾子这下噎住了。瘦大盖帽用手敲着蓝皮文件夹说：“你叫党碾子，党石碾是你弟弟对吧？”碾子忙点了点头。

有路人停住脚步，投来目光，看稀罕。

胖大盖帽说：“党石碾非法屠宰达三年之久，漏税抗税不报，已经犯了大法，我们正准备抓他哩，你知道不知道？”碾子这下慌了，忙陪着笑说：“这税咋个报法儿？我报我报。”胖大盖帽笑笑说：“不错党碾子，你的态度不错，只要先把漏的税补齐了，可以考虑从轻处理。”碾子心想杀个猪能报多少税，十块八块的该报就报，俗话说得好破财免灾么，于是连声说：“我报我报。”瘦大盖帽翻着蓝皮文件夹，用电子计算器按了一会儿，之后盯着碾子说：“据我们不完全统计，这三年党石碾共非法屠宰六百五十九头生猪，一百二十二头大牲畜，共漏税五千六百四十七元五角。”碾子一下子木了，呆了，傻了。

围观者越来越多。

这时，万利来杂货铺的张生正好路过这里，他听到有人喊“党碾子”的名字，便停了下来。对姐姐嫁给党碾子，张生一直暗自为姐姐抱屈，姐姐有模有样，绰号“画中人”，还读完了初中一年级，连有职有权的副村长都不放在眼里，咋会一下子跟铁杆农民党碾子敲定了？还晚不如早早不如快快不如急，喜日子就定在今天，如果这页马马虎虎翻过去，姐姐不就成了铁杆农民的老婆，一辈子还能再爬出泥玩店么？昨晚他一宿未睡，打定主意今早回家，再跟姐姐好好谈一次，只要不上迎亲车反悔还来得及。不曾想在这儿碰到了党碾子。

瘦大盖帽敲打着蓝皮文件夹说：“怎么样党碾子，没有给你们多算吧？”胖大盖帽说：“报吧党碾子，刚才不是说得好好的哩么。”碾子老实巴交，可心里不糊涂，他仍陪着笑说：“两位政府同志，六百五十九头生猪，一百二十二头大牲畜，这数儿还有整有零的，你们都是从哪儿得来的？这两项加在一起是多少？七百八十一头，这是多大个量啊，不得开个屠宰场？”

围观者有人出声嬉笑。

胖大盖帽阴了脸说：“你咋回事儿啊党碾子，刚才还好好好的，咋说不照路可就不照路了？”瘦大盖帽也阴着脸说：“党碾子，你想耍赖不是？”碾子认着死理说：“我兄弟石碾逢年过节，走街串乡，一把刀杀个十头八头，最多也不过三几十头，你们张口就是七八百头，石碾要是有这么大的能耐，我们家恐怕早住上小楼了，我们弟兄俩也不会打这么多年的光棍儿。”

围观的人群中，响起哄然大笑。

张生隔着人缝盯着碾子，一脸的看不起，心想就这样一个铁杆农民当我的姐夫？

胖大盖帽冷笑一下说：“乍一看你党碾子也像个老实人，谁知讲起赖理也是一套儿一套儿的，你以为你今天能赖过去吗？你以为我们没法子治你吗？现在是以法治税，比你来头儿大得多的，我们还照抓照铐哩，你以为你是谁呀党碾子？”瘦大盖帽拧着眉说：“你说你报不报吧党碾子？”碾子苦笑着说：“五千六百多块，把我们一家四口的骨头全刻成扣子卖，也凑不了这个数儿。”胖大盖帽哼一下鼻子说：“谁不知道你们泥玩店，家家户户都发家致富了。”碾子睁大眼睛说：“你说啥政府？发家致富？我们泥玩店家家都发家致富？”胖大盖帽说：“是啊，你们家家都富得冒油。”碾子把手一摊说：“富得冒油？我们瞎子伸指头——指啥哩，谁不知我们泥玩店是全市的贫困

村？”胖大盖帽嘿嘿冷笑道：“你们富就富在了贫困村上，你说党碾子光每年的扶贫款你分多少？你们家分多少？还不富得冒油？”碾子红着脸打量一下四周，没有认出一张熟悉的面孔，便憋足了气，一拍胸脯说：“政府我跟你赌个咒儿，政府我跟你赌个咒儿。”胖大盖帽儿不以为然地把手一挥。碾子一字一句地说：“这些年，我家要是见一分扶贫款了，让老龙抓了我。”

围观者轰然大笑。

张生更是一脸的瞧不起。

这时，围观群众的后边，出现了党富民和两位村治安队员。

瘦大盖帽说：“那你说上级每年给你们泥玩店的大批扶贫款都弄哪儿去了？”碾子仍信誓旦旦地说：“那是当官儿们的事儿，我平头老百姓一个咋会知道？反正我家是一分扶贫款也没有见过，要见了让老龙抓了我！”瘦大盖帽说：“赌咒儿不灵放屁不疼，我们这会儿没有工夫听你在这儿搞封建迷信，你说今天这税你准备咋办吧？”碾子说：“我上哪儿弄恁多钱去？你们总不能打死和尚要和尚吧？”胖大盖帽青着脸上前一拉碾子的胳膊说：“走！上所里去！”碾子下意识地一甩胳膊，胖大盖帽趔趄着后退一步，竟跌倒在地。胖大盖帽蹲在地上指着碾子嗷嗷大叫着：“打人了呀！党碾子抗税打人了呀！”瘦大盖帽也跟着嗷嗷大叫着：“好哇党碾子你竟敢抗税打人！好哇党碾子你竟敢抗税打人！”

这时，两位巡警从天而降，不由分说，将碾子铐了。

党富民挤了过去，分别给大盖帽和巡警握手致谢后，冲着围观的群众说：“我是泥玩店办公室的，听说我们村有人漏税抗税后，村长派我来处理这事儿。这个党碾子嘛是我们村里的

赖痞，他与他兄弟党石碾仗着个头儿高力气大，横行乡里，成了村霸，没人敢管哪！”碾子对党富民兜头泼来的屎尿防不胜防，骤然急火攻心，嗓门眼像堵了一团棉花，嘴巴干张，可一句话也说不出。党富民接着说：“老天是老大，他弟兄俩就是老二，他弟兄俩一个杀猪一个卖肉，党碾子你当着大家的面说说，多少年了你们报过税吗？报过一分钱的税吗？”碾子仍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才是。党富民说：“你说不出来吧党碾子，你理屈词穷了吧党碾子，我没有亏说你吧党碾子？”碾子这才憋出一句话：“党，党富民，你说话可要凭良心。”党富民说：“这党碾子不光漏税抗税，他还道德败坏是个流氓啊，平时爱偷只鸡摸只狗，钻个姑姥门子，调戏个妇女，偷看个女厕所……”

围观者一片嘘声。人们议论纷纷：

“乍一看像个老实人，谁知一肚子花花肠子。”

“人不可貌相嘛。”

“这不是人渣儿嘛！”

“抓起来劳教他！”

碾子只觉得脑袋一下子大了，眼前一黑，竟晕了过去。

这会儿，张生的心里别提有多堵了，他满眼鄙视地冲碾子“啐”了一口，就匆匆回张店报信去了。

铁妞刚把一个大红“喜”字贴到椿树上，就听到小院外边有人喊：“铁妞妹子！”

铁妞回过身去，发现了院墙外边党富全眉眼带笑的脸。平素党富全一见铁妞，就朝她刚鼓起的胸脯上死盯，嘴里还挂着不三不四的下流话。气得铁妞总拿眼瞪他，骂他是臭狗屎是臭人渣儿。今年春上，在去莲池的路上，党富全堵住了铁妞，连

一句话也不说，冲上来就把她按倒在路沟里，还先过了过嘴瘾，隔着衣服咬住了她胸前的突起物，疼得她连声大叫，他嘴上死咬着乳头不丢，手已伸到她的皮带扣儿上，她急中生智摸出了小包里的泥玩刀，照着他的大腿根狠狠一扎，这一扎改变了双方悬殊的力量之比，使铁妞转危为安。这码事儿让碾子妈严严实实地捂住了，一直把石碾蒙在鼓里，如果让石碾知道了，恐怕党富全早就没命了，最起码也会是宠爱群第二，落下个短舌头少鸡巴的下场。这会儿铁妞瞪党富全一眼，便转过身去，不理他。

“铁妞妹子，哥可是有正事儿给你说。”

铁妞仍不理他，继续忙活。

正在剁饺子馅儿的碾子妈，闻声走出小厨房。

党富全忙说：“婶子您正忙哩？我喊铁妞妹子接电话。”

碾子妈清楚党富全是村里的无赖，可她向来是好鞋不踩臭屎，便笑着问：“富全大侄子，哪儿的电话？”

党富全说：“莲池中学的，说是有急事儿。”

铁妞转向妈，一脸狐疑。

碾子妈随口说：“你还不快去铁妞，看学校有啥急事儿！”

铁妞嗔视着党富全说：“你要是诳我使坏，我可告诉我二哥，看他不把你揍成肉饼！”

党富全讪笑了一下，没有言辞。自挨了铁妞一泥玩刀后，他曾几次精心策划再次劫持她，可都有石碾护送，恨得他牙根发痒，预谋破灭的刺激，使他对她的占有欲更强烈了，甚至达到了难以自制的程度，欲火难耐时他就喊着她的名字手淫。这次平石碾的茬子，也正好出出他胸中的一股恶气。

碾子妈还挺顾面子地瞪着铁妞说：“哪有你这么说话的铁妞，没大没小的！”铁妞从妈身边经过时，还低声骂道：“谁不

知他党富全是臭狗屎臭人渣儿。”党富全一脸酸相地说：“这没啥婶子，我不在意这些，再说我当哥的咋能跟小妹一般见识？”

电话在村部。铁妞跟着党富全一前一后地去了。

望着铁妞的背影，碾子妈的心里猛地忽悠开了，预感到会出什么事儿，偏偏这会儿石碾去张店当“歪脖子”了，碾子去莲池赶集还未回来。

这时，党富贵领着一群如狼似虎的治安队员撞了进来。外边还停着一辆拖拉机，老虎嘴样的大挂车正冲着小院门口。

碾子妈木然发呆，眼睛盯着一脸威风的党富贵，嘴巴干张，就是说不出话来：“你……你们……”党富贵说：“党碾子在莲池犯事儿了——”碾子妈忙问：“犯啥事儿了？”党富贵说：“抗税不报，让逮起来了。”碾子妈大吃一惊：“你说啥富贵，让逮起来了？”党富贵用力磕点了磕点头。碾子妈六神无主地搓开了双手，连连说着：“这可咋办呢？这可咋办呢？”党富贵一字一句地说：“拿钱赎人！”碾子妈说：“得多少钱？”党富贵来了个一口清：“镇上五千六，村里三千八！”碾子妈傻脸了：“都是些啥钱啊富贵？”党富贵说：“镇上的的是税，屠宰税，你家石碾掂着杀猪刀挣钱都该报税，这是国法。村里是修泥玩店水库基金，布告上写得清清楚楚，外出屠宰者每天交三十元钱！”碾子妈张嘴无话。党富贵说：“拿钱吧。”碾子妈一脸凄苦：“我哪有恁多钱？我上哪儿去弄恁多钱？”

党富贵在新房的屋里屋外捋摸，如一只打转儿的狗。他眼睛打量着四周，嘴巴唠叨个不停：“你没钱谁有钱？瞧瞧这新房不是盖起来了？你没钱咋娶媳妇？你没钱咋张罗喜事？瞧瞧这饺子馅不也剁上了，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嘛，比我这村干部强多了嘛。”

碾子妈寸步不拉地跟在党富贵的后边，不停地哀求着：

“我一个寡妇娘儿们拉扯几个孩子难啊，你行行好可怜可怜我这个寡妇娘儿们吧！”党富贵回过身，拧着眉打断说：“都是乡里乡亲的，你别惹急我翻了脸，都不好看。”碾子妈冲党富贵连连作揖道：“您能不能缓过今天，让我把碾子的喜事办了，这钱让我慢慢凑不行？”党富贵把手一挥，青着脸说：“我也是奉命行事，官差不自主啊，我要是让你缓过今天，我党富贵就缓不过今天了，废话不说了，你说你拿钱不拿吧，啊？”

碾子妈伸手拉住党富贵的衣襟，双膝一软跪了下来，流着泪说：“富贵大侄子，您行行好吧！”党富贵用力拨开碾子妈的手，厉声喝道：“谁是你大侄子？你少给我来这一套！”碾子妈哆嗦了一下，不敢再看党富贵，她冷不丁坐在门槛上，伤心地哭了起来。

党富贵冲治安队员们一声喝令：“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上啊！”

如狼似虎的治安队员们分头冲进堂屋和新房里，有的朝挂车上搬家具，有的往挂车上背粮食袋子。碾子妈发疯般地冲上前阻止，连声惨叫：“我就这几样家具，你们不能搬！你们不能搬哪！”“我就这点儿口粮种子粮，你们不能背，你们不能背呀！”碾子妈拉住搬家具的，被甩一个趔趄。她再上前拽背粮食的，又被推一个斤头。她再挣扎着爬起来朝前冲时，被党富贵恶狠狠地拖过去，铐到了椿树上。她眼巴巴地望着：一家的口粮、种子粮一袋一袋全背走了。碾子新房里的桌椅家具、被褥、连碾子自己拼做的大木床……也一样一样全装上了挂车。举家下地干活儿用的杈把扫帚牛笼嘴全拎走了。连铁妞的泥玩刀都没有放过……

碾子妈身子一软，瘫在地上哭叫得没有了人腔：“你们是逼我去死呀……啊……啊……你们是逼我去死呀……啊……

啊……我可是真没有法儿活了呀……啊……啊……”

正文第二十六章 情感漩涡

离开江钧家之后，党彬立即就给党红打电话追问那盘磁带的下落。党红一下子慌了，支支吾吾地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党彬说：“那你事后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小红？”党红说：“我当时答应过全叶嫂子，只要能把你和大军从乡派出所搭救出来这盘磁带的事儿就不再跟任何人提，反正这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也就没有告诉你，惹出什么麻烦了吗党彬哥？”

党彬也就只好再说什么了。他想解铃还得系铃人，只有厚着脸皮还去找全叶。他已经数日没有进家了，因为全叶的去意已决，他是想适应一下独身的感觉，免得将来手忙脚乱的。

傍晚，他推开熟悉的家门时，全叶刚做好饭，她有点儿诧异地扫他一眼说：“刚下好面条，你吃吧。”他也不客气，自己去厨房盛了一碗，伏在餐桌上津津有味地大扒大嚼着。她用很复杂的目光盯着党彬的吃相。他吃完后轻轻放下碗说：“你做的芝麻叶面条真好吃啊，这大概是最后的晚餐了吧？”

她苦笑了一下，无言地收拾着碗筷。

他说：“既然你已经决定与我分道扬镳，我也就不再强求了，人们不是常说强扭的瓜不甜么？你说啥时间去民政局办手续我听你的安排。”

她看他一眼，端起碗筷进了厨房。她关上了厨房的门，将碗筷放入水池后，无声地饮泣起来。厨房外边，他轻轻地敲了

敲门。她忙用围裙抹去脸上眼上的泪水，故意没有好气地说：“你进来嘛，还敲啥敲？”

他推门进来说：“根据法律我还可以称你一次太太是吧？”她强忍着泪水点了点他的额头。他说：“你老公最后再要求你帮我一个忙，亲爱的太太，请你一定要答应我好吗？这也算是你送我的离婚礼物吧！”她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他一下子愣住了。她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不要再说了。”他越发愕然。她猛地从他的身边闪过，冲进卧室，“砰”地关上门，里边顿时传出她失声的大哭。他在卧室的门外焦急地敲着门说：“太太，小叶，你开门啊太太！”她在里边哭喊道：“你如果是想追回那盘磁带的话，你就走吧党彬。”他忙说：“小叶你听我说嘛！”她哭喊道：“我不听你说！我不听你说！这事儿连一点儿商量的余地也没有！你不要再纠缠了党彬！你走吧党彬你快走吧党彬！”

他沮丧至极。

汪画画骑车回来时，发现党彬在楼道门口徘徊，她便热情招呼道：“亲爱的党，你咋在这里呀？”党彬说：“我想找艾民谈点儿事儿。”汪画画说：“那你怎么不进家呀？”党彬说：“我敲过门了，没有人。”汪画画诧异地皱了皱眉头说：“艾民说今天在家休息呀，可能是临时有急事儿出去了，这样吧你进家等他吧。”两人一块上楼，汪画画用钥匙打开门。党彬随意坐在了沙发上，打量着四周，卧室和书房的门都紧紧地关着。汪画画倒了一杯水，放到党彬跟前时说：“亲爱的党，你找艾民有什么事儿，能不能跟我说说呢？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党彬说：“这没有问题。”汪画画在党彬的对面坐了下来。党彬说：“情况是这样的，在了解泥玩店水库工程情况时，我发现了一个问

题，就是工程款被私分了二百万元。”汪画画大吃一惊道：“有这事儿？”党彬认真地点头说：“泥玩店水库的工程立项是以脱贫工程的名义，从上级的专项扶贫款中全额拨付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曾严格规定了扶贫款的专项用途，别说是私分贪污了，就是因公挪用也要从严查处的。”汪画画频频点着头说：“这事儿一定牵涉着艾民吧？”党彬点头说：“你想啊，莲池镇是泥玩店水库工程的主管单位，艾民是镇长，财务一支笔，这六百万元的款项，每一笔都要从艾民的手指尖滑过，不牵涉他反而不正常了。”汪画画一脸惶乱地说：“那你找艾民的意思是？”党彬坦率地说：“我与艾民是少年的老同学老朋友了，尽管我们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不一致，甚至是截然相反，争论、争吵、红脸、跳脚骂人的事儿都发生过，我觉得这都很正常，这是我们老同学老朋友之间的事儿，处世待物人各有志嘛，最多不过是在职务升迁上的差异，在物质占有上的区别，仅此而已，可我不能看到老同学老朋友在政治上跌跤子，更不能看到老同学老朋友触犯法律，为此作为老同学老朋友我想奉劝艾民主动向有关部门说清问题，争取宽大处理。”汪画画苦笑一下，摇摇头说：“你的心情真让我感动，真的让我感动，我甚至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不过……”党彬说：“不过什么？”汪画画叹气摇头好一会儿才说：“你考虑没有考虑过你对艾民说过以后，艾民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党彬说：“我想他持什么态度是他的事儿，我说不说是我的事儿，我如果不向他挑明此事，过后他真的被绳之以法的话，作为老同学老朋友我会痛悔一生的，二百万元啊一旦查实，可不是坐几年班房的事儿，为此这几天我一直是如鲠在喉，我来找他就是为了一吐为快呀。”汪画画站起身说：“你一定还没有吃饭吧，我去厨房做两个菜，一块儿吃吧。”党彬也站起身说：“饭我就不吃了，我还有点儿

事儿要办，这样吧等艾民回来你让他给我打个电话，我再与他约时间。”汪画画说：“这样也好。”汪画画把党彬送到门口时说：“我说亲爱的党啊，你毕竟才是艾民的老同学老朋友，而我是他的妻子……”党彬机灵地接上话茬儿说：“知夫莫如妻对么？”汪画画笑了，但笑得很苦涩。党彬说：“你好好劝劝他吧。”汪画画说：“这能是劝劝的事儿么，我说亲爱的党啊，你有时真像一个大孩子，不谙世事的大孩子啊。”

望着党彬走远，汪画画转身关上门后，一脸忧愁地坐在沙发上愣神儿。书房的门开了，艾民若无其事地走了出来。汪画画惊诧道：“怎么？你在家？”艾民两手一摊道：“是啊！”汪画画冷冷地说：“这么说你一直猫在里边听我与党彬谈话？”艾民故弄玄虚道：“我不知道啊，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啊。”汪画画说：“你不要装傻，你肚子里是啥货色我还能不清楚？该说清楚了，我要你去说清楚！”艾民哈哈笑了起来。汪画画说：“你以为笑能转移你内心的恐惧么？”艾民收敛了笑，他挥着双拳大声喊道：“我恐惧什么？我为什么要恐惧？我没有值得恐惧的地方，我心里踏实得很！我踏实得很！”

吃过晚饭，高小萌半躺在床边儿的沙发上，随意翻着一张《大阳日报》。高蓉蓉坐在旁边看电视，这是她每天的必修课。

此刻，对面的电视机正在播发着大阳新闻：荧光屏上闪过艾民的一个镜头，播音员说：“莲池镇的党委书记艾民同志带领全镇党政班子成员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针对过去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地反思……”

高小萌坐起身说：“姐你觉得艾民这个人如何？”

高蓉蓉怔了一下，又坦坦然然地说：“他是市里的后备干部，组织部的考核材料不错呀，怎么你跟他熟悉？”

高小萌说：“艾民是我的校友，虽然不同届，但也是挂在校友口边的人物，这个人的口碑很差，是内心比较阴暗的那种人，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像这种人总是能得到提拔和重用呢？姐我要是处在您这样的位置上一定不能让他这种人春风得意。”

高蓉蓉说：“艾民的后备干部是上届杨清臣的常委班子决定的，小萌你不清楚，在干部管理权限上，组织上有一套很严格的规定，常委会通过的决定，就连我这市委书记也不能随意改变。”

高小萌说：“他这人明明有问题嘛。”

高蓉蓉笑着拍了拍高小萌的肩膀说：“就是有问题，也不是我说把他免了就免了呀，还得有个组织程序哩呀。”

高小萌说：“我发现像艾民这号人有一个特点，就是经不起失落更经不起冷落，一旦他们感到了失落或者被冷落的话，便会调动全部的智慧与能量，从另外的方面向领导发难，成为不安定的因素，而如今恰恰各级领导者都把稳定放在了首要的位置，艾民这种人钻的就是这个空子。”

高蓉蓉笑笑，无言。

高小萌说：“就说艾民吧，明明是在扶贫工作上弄虚作假了，这难道不是错误么，可他犯了错误还能在电视上招摇撞骗，跟做出显著成绩一样，这算什么事儿嘛。”

高蓉蓉说：“据说莲池镇近段的工作很有起色啊。”

高小萌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你们手软，他们手硬，遭殃的是老百姓。”

这时，电话铃响了，高蓉蓉拿起话机，听了听说：“小萌，你一位女同事约你去天马听音乐。”

“女同事？”高小萌愕然伸手去接话机。

高蓉蓉说：“她已经把电话挂了。”

晚上，天马音乐茶座的氛围很恬静，很休闲。门口的霓虹灯拱门闪烁烁着柔和的光，光色驳杂五色且层次错落分明。在门口就能听到舒伯特的《小夜曲》，接下来便是传统的钢琴协奏曲《梁祝》，这种中外名曲轮奏，显得文化品位很宽泛很高雅。

高小萌进门，用陌生的目光打量着厅内的一切，沿着一条廊道东张西望地寻找着。全叶从一个小格子里走了出来，朝高小萌挥了挥手。高小萌不由一怔，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有了折转身子拨马回头的念头。全叶热情地叫道：“小萌！”高小萌咬咬牙，只好硬着头皮过去。全叶微笑着把高小萌扶到座位上，之后执壶倒了一杯茶水放到高小萌面前。高小萌礼貌地动了动杯子，说道：“谢谢！”全叶说：“小萌，我这会儿请你来，清茶一杯，是向你致谢的。”高小萌愕然道：“致谢？”全叶说：“打电话约你出来时，怕你误解，我不得不说是你的同事。”高小萌仍愕然地盯着全叶。

全叶说：“话题当然与党彬有关，说内心话这些日子我的情感世界一直处在激烈的矛盾冲突当中，我想离开党彬可又不忍心离开，离开的原因是我无法容忍他整天生活在虚无缥缈的理想空间里，碰得头破血流而不知悔改，我真的招术使尽了，我改变不了他。不忍心离开他的原因是，我又从内心深处理解他，清楚他没有错，他所坚持的都是对的，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希望都是他们这号人在硬撑着，可惜这号人太少了，否则目前的社会风气决不会这个样子，作为妻子如何能看着他头破血流而甩手离去？他其实是个好人啊，可我帮不了他，我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

高小萌一言不发地盯着全叶，认真地听着全叶的表白。

全叶说：“就在这个时候你出现在了党彬的情感世界里，你与他的思想有许多共同点，在许多问题上你们的看法一致，用情投意合来定位你们的关系我想是再恰如其分不过了，这很难能可贵呀，对党彬来说，人生知己难觅，何况红颜知己呢？他亲口对我说男人其实也很脆弱，叱咤风云只不过是外在的性格，再优秀的男人也有小鸟依人的一面，他还说一见到你就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这足以说明你在他的感情世界里所处的位置，他已经离不开你了。”

高小萌轻轻一笑说：“说内心话，我很欣赏他也很喜欢他，可我并没有拆散你们两个的念头，从一开始都没有，男才女貌，对你们俩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你不能不离开他吗？我们这个社会毕竟是朝好处转化的呀，你应该有信心才是。你别看他现在的处境很糟糕，政治上犯了众怒，不少人都朝他吐口水，似乎是灰蒙蒙的天空笼罩着他，其实他的内心一片灿烂光明，未来的世界也会是也只能是一片灿烂光明。”

全叶说：“或许是吧，但目前我是这样认定的，我与他荣辱与共、相濡以沫的结局，是我也头破血流，可我想安安静静地生活，我不想头破血流，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这可能是我太自私了。”

高小萌说：“这么说你的去意已决了？”全叶点点头说：“如果没有你我还会与他保持一段，这也是我向你致谢的原因吧。因为我帮不了他，而你能！”高小萌说：“我不明白你这话的意思。”全叶说：“直说了吧，你是市委书记的妹妹呀。”高小萌淡淡地笑了笑说：“其实你并不了解我姐。”全叶说：“你一定认为我这种想法有点儿怪怪的，因为你把我思想上这个大礼包背上了，你使我离去得很轻松，很无牵无挂。”高小萌说：“就凭你对他的这份儿感情，你今后也不会很轻松很无牵无挂，

是吗？”全叶笑了：“或许是吧，不过那就是另外的角度，另外的方式了。”高小萌说：“用你的话说，就目前的社会环境，如果说党彬是一个包袱的话，对我来说究竟背不背？如何背？我还没有想好。男女之间，情投意合是一码事儿，发展到恋爱婚姻那又是另外一码事儿了，不是这样么？这毕竟是我的第一次，我也挺矛盾的。再说就他目前的境况，我还不想授人以柄，再给他增添生活的绯闻，他已经很疲累了。”

市民政局坐落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党彬与全叶一前一后从里边走出来时，两人的脸上都带着淡淡的忧伤。

全叶说：“党彬谢谢你成全了我。”

党彬说：“这一段让你受委屈了，跟着我这个灰蒙蒙的男人！”

全叶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我不认为你是灰蒙蒙的，持这种说法的人才是灰蒙蒙的，我只不过想安安静静地生活。小萌比我强，她能帮助你，而我不能！”她说到此快步离开，去拦迎面的一辆出租车。

望着载着全叶的出租车飞快离去，党彬脸上的忧伤也随之而去。他想了想便大步朝路边的公用电话走去，当他拨通了电话听到里边传来熟悉的声音时，他的语态语调就变得轻松愉悦了，简直与身处逆境的现实没有丝毫的联系。他说：“我离婚了小萌，我解放了小萌，这会儿的天空虽然飘着稀疏的雨丝，我却觉得天空是从未有过的蔚蓝如洗。”

这消息对高小萌来说太突然了，她拿电话的手轻轻地抖动着，一下子不知如何说才好。

党彬大声喊道：“小萌你怎么不说话？我不骗你我与全叶刚刚办完离婚手续，这会儿离婚证就在我手上呢，我已经彻底

自由了小萌，嫁给我吧小萌，你不是说过嫁给我的吗？你怎么不说话？你不舒服么小萌？你有病了么小萌？”

党彬急切明朗的粗嗓门夹杂着混乱的市井音声声传来，高小萌的嘴唇颤抖着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她拿着话筒沉默了很久。

党彬敏感到了对方沉默的原因，他的心口不由一紧，苍白着脸笑着说：“小萌对不起，我让你为难了，我是跟你开玩笑呢！你知道我这个人特别爱开玩笑，对不起小萌。”

高小萌岔开了话题：“对了，我决定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马上去一趟泥玩店，实地测算一下水库的主要数据，一切就清楚了。”

党彬说：“你现在去？我怕是抽不出工夫陪你呀！”

高小萌说：“谁让你陪？”

党彬提醒道：“你这可是微服私访啊！”

高小萌笑道：“你有没有搞错啊党彬，只有皇帝或大钦差才微服私访哩，我小萝卜头儿一个。”

党彬笑着说：“你直接去乌龙河堤窖子里找柄伯就行了，可不能叫党橛子党黑头闻到气儿了，这个狗东西心黑手狠，听说手下又养了一群条手，没准还敢朝你下毒手哩。”

高小萌心里一惊，说：“你别危言耸听好不好？我可是胆小。”

党彬说：“你就像是去泥玩店观光的，看铜丘看女娲庙的，平时观光朝圣者很多嘛。”

高小萌点点头说：“你还有什么要提醒的？”

党彬想想说：“你去的真实目的也不能让你姐知道。”

高小萌一愣说：“咋，你把我姐也归入了黑名单。”

党彬说：“你这话说错了小萌，这不是我归不归的问题，

而是她做不做参与不参与的问题，这么说吧小萌，对你姐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高小萌果然没有把真实意图告诉高蓉蓉，她把母亲高花子拉出来做了灯，高花子说我让小萌去看看你柄伯，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于情于理都得去看看。高蓉蓉也就只好再说什么了。

高小萌赶到泥玩店的村头时，遭遇了一场从未领略过的人文景观，令她震惊。

原来，泥玩店从古以来都是靠天赐食，贫苦的岁月如复印机复印的一般，解放后又几十年过去，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如今又逢大旱，村里数百位老人、妇女、儿童黑压压地群集在村口的打谷场上向天求雨。求雨者一色装备：头戴破草帽，手执扫帚仰天高举，如一片参差不齐的小树林。

瞎眼的党老太是总指挥。她举着一面破铜锣，敲击出“咣——”的一响后，便操起沙哑的喉咙喊唱道：“石碾爹啊！”唱完后，她紧接着连击两声铜锣：“咣咣——”两声。全场的求雨者随着铜锣的声音一落，便齐声凄凉悲切地合声喊唱：“石碾爹啊！”

党老太再次敲击铜锣“咣——”的一响后，又操起沙哑的喉咙喊唱道：“耨子娘啊！”之后，她再次熟练地连击两声铜锣“咣咣——”全场的求雨者随着铜锣的声音一落，又齐声凄凉悲切地合声喊唱：“耨子娘啊！”

党老太领唱：“天不下雨啊！”

众人齐呼应：“天不下雨啊！”

党老太领唱：“咋个打粮啊！”

众人齐呼应：“咋个打粮啊！”

党老太领唱：“小孩儿饿得脸青黄啊！”

众人齐呼应：“小孩儿饿得脸青黄啊！”

党老太把领唱的程序完成后，自然进入了下一程序。党老太悲怆地朝天长喊一声：“下点儿雨吧老天爷呀！”

众人随着党老太的这一声号令，跟着齐声大喊：“老天爷呀！”大伙在喊的同时，纷纷扔掉扫帚，取下草帽，齐齐刷刷地跪在地上。党老太操着沙哑的喉咙喊道：“一磕头啊！”

人们便一齐朝地上猛磕。

党老太又喊道：“二磕头啊！”

人们便再次一齐朝地上猛磕。

.....

如此连磕数遍，直到大伙额头上全都磕得发紫冒血才算是对上天虔敬，心诚。

这中间党老太威严着早已瞎透的双眼，在众人中间巡视着，还不时地敲山震虎道：“这是谁家的娃子，造孽哟！”

有偷懒的小孩便在大人的威逼下如捣蒜般地猛磕。

党老太还用手逐个去摸额头，谁的额头不紫不红不破，感觉不到血粘，她随之又是一顿呵斥：“造孽哟！造孽哟！”

高小萌为之唏嘘感叹。

这天中午，柄伯擀杂面条儿招待高小萌。

这堤窖子果然是冬暖夏凉，外边燥热难耐，勾头进来后便有一种凉阴阴的感觉。高小萌好奇地打量着这低矮的空间，想着柄伯竟在这里生活了五十多年，不由生出诸多感慨。

墙壁上挂着一面玻璃镜框，镜框里边镶嵌着一张张旧照片。她随手把镜框取了下来，拂去上面薄薄的一层灰尘后，她就在那一霎间愣住了。因为其中有两张照片与她家影集中的一模一样。她对这两张照片太有印象了，是妈妈和姐姐百看不厌

常看常思常看常新的照片呀，每次看着照片妈妈总要念叨一次“宾宾”，逼着姐姐去找宾宾。上次从莲池镇回市里，因姐姐中途变卦没有让妈妈去泥玩店看柄伯，妈妈生气几天不理姐姐，她清楚妈妈主要是挂记着宾宾，妈妈去见柄伯也是为了打听宾宾的事儿，当年跟着高凡修水库能活到今天只有柄伯了，柄伯是泥玩店水库的历史见证人啊，加上妈妈又接受过柄伯的照顾，清楚柄伯的为人，冥冥之中也就把寻找宾宾的希望寄托在了柄伯的身上。那天妈妈看着照片揉着眼泪说：“那年从井里只打捞出了你爸和你妈的尸体，宾宾没准是被人救走养起来了，宾宾要是活着今年就三十六了……蓉蓉你一定要想法找到宾宾，宾宾是你惟一的骨肉至亲啊……蓉蓉，你们姐弟俩相认了，等我去见你爸你妈时也好有个交待！”姐姐的眼眶里涌出了亮亮的泪水，她起身递给妈妈一条毛巾说：“娘，我想法找吧尽量找吧。”

这两张照片全是五十年代的黑白照片，一张是高凡与妻子儿女的“全家福”：高凡着国防服坐姿怀抱一岁多的儿子，一条长凳上的妻子粗发辫列宁装搂着五岁多的女儿。另一张照片是：一位五岁多的小女孩抱着一个一岁多的小男孩。照片纸质已经发黄，但下方的一行字仍清晰可见：蓉蓉与宾宾姐弟俩摄于1960年春天。

这时，柄伯端着热腾腾的面条碗进来，她接过碗随手朝饭桌上一放，若无其事地指着镜框里的全家福照片说：“大伯，这几个人都是谁呀？”

柄伯掏出老花镜戴上，认真地看后说：“这是当时的市委书记高凡一家的合影。”

她仍若无其事地指着照片说：“这个小男孩是谁呀？”

柄伯不假思索地说：“这个就是党彬啊。”

她接着问：“这个女孩呢？”

柄伯说：“是党彬的姐姐。”

她直盯着柄伯说：“您见过党彬的姐姐么柄伯？”

柄伯摇摇头说：“照片是当年市委的老门卫留下来的，这老头儿当初领着党彬来逃命时咬牙不肯露出身份，直到临死把党彬托付给我时才说透这一切，留下了这两张照片。”

她激动万分，党彬原来就是妈妈寻找了多年的宾宾呀，是姐姐的亲弟弟，这难道是真的么？天底下有这么巧的事情？

党彬散记之十四 女娲诞生

当党铁汉领人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还担心再度淤堵，急调一个炮连用平射炮对决口堤头狂轰滥炸时，柄娘正在泥玩店的村头“刷碾盘”。

这是我们老家一带的风俗。每逢大旱，乌龙河两岸十八乡镇的百姓，便推举一位怀有身孕的少妇刷弃置村头的碾盘。此说纷纭，莫衷一是。有道是碾盘圆圆的为太阳，弃置村头尘封土蒙，是对太阳神的不恭。用清水刷干净了，是对太阳神的忏悔；另一种说法是天神的眼睛让灰尘迷住了，看不到这方水土的河床干裂、禾苗焦枯，洗去灰尘，天神才会心明眼亮普降恩泽。天神为阳，阳则刚。刷碾盘是以阴柔克阳刚。因此对刷者的推举也就极挑剔极讲究，要贤德要貌美，还要仪态万方，温柔似水，像补天的女娲去牵天神的牛鼻子。刷者也就一如女娲备受尊敬，举家也随之荣光。这颇有些类似当今时髦的选美，令年轻女子趋之若鹜。

正值子时，夜阑人寂。柄娘一袭缟素，拎满桶清水，姗姗走向村口。她心里沸水滚烫，十八乡镇的乡亲们一致抬举她，是因为她视荣华富贵如粪土，心净手净一身清静，丢不掉乡亲离不开老家。

那日，在塞外黄河岸边与柄伯决别后，不多时日，她便意识到已有孕在身，掐指一算就是那天晚上连续六次性事的结

果，父子两人每人三次，并且都做得山摇地动，她当然不好断定是柄伯的，还是那个老色鬼的孽种，尽管柄伯有疾后者的可能性极大，但也不排除一直用药调理的柄伯有奇迹发生，如果是孽种她断然是要堕胎的，但要万一是柄伯的呢，若鲁莽堕胎岂不痛悔终生？为此她进退维谷，痛楚不堪，整日以泪洗面。

此刻，原野和村子朦胧一片月色，变得辽远而苍茫，连回旋乌龙河上空的莺歌，也雾幔笼罩模糊不清。柄娘朝碾盘跪下，磕三个响头，又仰望苍穹说：“老天爷呀老天爷，该下雨啦，下吧下吧下吧！”然后起身把满桶清水倒在碾盘上，用秫秫毛扎成的扫把轻轻地刷，一步一声“下雨吧”，九步绕碾盘一周，转九九八十一圈毕。碾盘刷得干干净净，水渍映月，闪闪烁烁。风柔且轻，婆娑的树影中、宽展的场院里，长跪着不起的乡亲，他们紧盯着柄娘晃动的身影，祈祷如咒语嗡鸣低回：女娲女娲，普度众生！

黎明时分，柄娘的梦地里黑云翻卷，一条巨龙啸叫腾飞。这龙金角、红睛、身黑、鳞白，在她头顶盘旋。旋起腥风、霹雳、电闪，瞬间，龙箭般射下，搅得周天漏水，像天河捅破。如此折腾得柄娘大汗淋漓，活来死去。

柄娘感悟此梦此景，丝毫不差，曾有过一次。是当年中元节的晚上，她随梦夜游，在乌龙河的波峰浪谷间救了放灯的柄伯。莫非柄又碰到了坎坎，顿时她满胸注铅，再无睡意。

清晨，门外依然热风似蒸。窗台下边，那只从不偷懒的大芦花，也哑了喉咙伏地棚架花翅。老黄狗高卧墙角，伸长舌喘粗气滴哈拉子。村口的塘底，横陈几口打泥的猪，如涸辙之鱼。天空高远，无轻风亦无飘絮，蔚蓝壮阔如海。太阳尚未露脸，朝铜丘女娲庙进香求雨的人已密麻成阵。柄娘揣着噩梦，

举止难安。

有人圆说梦是反面，历书上显标着“九日得辛，六龙治水”。鸡多不下蛋，龙多不下雨，当为“坎儿年”。

这天恰是公元一九三八年六月六日。

是夜柄娘刚合眼，便嗅到了浓重的雨腥。那条已经熟悉的巨龙，又在驾驭黑云，呼风唤雨……一如当年中元节的晚上，依然是那道吉光引她走出噩梦。这吉光呈环状为七彩线绞成，赤橙黄绿青蓝紫，璀璨炫目。她觉得自己仍如一片轻扬的绿叶，在迷茫中旋飞，随吉光飘游，晕乎乎又到了乌龙河堤上，透过团团雾气，目睹了如同天来的滔滔黄水。

柄娘敲响了铜锣，顺河堤猛跑猛喊：

“老少爷儿们——发大水啦！”

“老少爷儿们——快上保命台呀！”

柄娘笃信这是女娲显灵，要没这保命台，这上万生灵还不得喂鱼？铜丘，这座百来亩的土岗，这会儿依坡立着草庵、雨搭、天棚架，密麻错落，鳞次栉比，像一架架并连起来的鸽子笼。也有一把把五颜六色的伞撑在青枝绿叶间，状如朵朵斑斓开放的蘑菇。假若盛世太平，不忧虑饭食，每日里临波光水影，沐悠悠南风，这里倒不失为一方乐土。而今，涂着“红膏药”徽记的飞机常来骚扰，还撂过几次炸弹吓得人心惊肉跳。其中一颗在女娲庙前的训示碑前爆炸，整块大青石崩了个天女撒花。惟碑面正中的四句训文完好无损：镇妖铜钟，不得擅动，动了铜钟，灾祸横生。

莲池在乌龙河的对岸，也处在“锅沿”上。看着黄水直往锅里倒，这里连地皮也没湿。这会儿，镇中的炮楼上已竖起了

膏药旗，领头的日军少佐叫初二加三郎。水围铜丘的第三天，三郎的汽艇就上来了，歪把机关枪架在高处，刺刀明晃晃的乱指乱戳，抓人抓夫派粮派款。富根叔年轻气盛顶撞道：“大水临头我们的命还难保哩，你们是阎王爷不嫌鬼瘦。”富根叔便被捆了，灌一壶辣椒水，押到驻马店修工事去了。一起押走的还有几百号精壮汉子。朝后，三郎像剔菜苗儿，每日两上铜丘不误，一茬儿一茬儿地剔光了十五至六十岁的男人，还掏尽了乡亲们的吃食。细粮做军用，粗粮喂战马。铜丘成了水围的一座空营，困守老弱病残，上千张嘴嗷嗷待哺。人们饿绿了眼，开始捋树叶儿挖草根充饥。

也就在这时柄娘又重操绝活儿，捏泥玩换玉米拉成糝糝儿救乡亲。一口三尺大锅，从早到晚灶火不停，铜丘的难民每日都有两碗粥喝。

柄娘初返故里时，权老板专程来泥玩店，见了柄娘只字不提那笔陈年旧账，一口一个凤闺女，还说柄有将帅之相他早就看出来了。柄娘清楚他的花花肠子，说：“你别绕弯子了，打开窗户说亮话吧。”权老板说：“我还是忘不了你那一手绝活儿，如今市面上走俏泥玩，不愁卖不出好价钱。”柄娘扬扬残指说：“我早就不沾泥了。”

柄娘改变主意是邂逅当年万利来的小伙计高天亮之后。

初二加三郎洗劫铜丘的翌晨，柄娘撑筏沿乌龙河漂流而下，黄昏时分达螺湾镇。沿途自卖自身的不少，柄娘已司空见惯。在老街口遇到的一位，却令柄娘驻足。少妇呈跪姿，高绾的发髻上举株灯笼草。此草窄长似韭，色墨绿，不见枯萎，上面还半亮一盏天蓝的灯笼花儿。少妇长相不俗，虽倦容菜色，眉目仍不失清秀，其抽噎泣诉，更哀怨动人。少妇说谁能出钱

救治她重病的丈夫和儿子她就跟谁走，做长久夫妻露水夫妻老妈子使唤丫头都行。柄娘眼见有几块钢洋滑落到少妇的脸前，一只鸡爪般的手托起了少妇的下巴很认真地一拧，数点指痕便留在少妇的腮颊上，随之迸出的嬉笑很枯燥，像一串风干的嫩丝瓜在磨擦。

柄娘觉得耳熟，定睛一瞧，竟是“穿大衫戴礼帽日牛”的大包牙。这些年，大包牙一直在万利来当腿子。“腿子”一如现在的推销员，东南西北地跑生意，像不着窝的兔子。三郎头次登铜丘，就是大包牙带的路。当时大包牙引柄娘到僻静处一脸神秘地说：“大侄女你发财的机会来了。”柄娘说：“你是没忘我的一手泥巴活儿吧。”大包牙的头点成了啄米鸡，眉喜眼笑地说：“三郎少佐是个泥玩迷。”柄娘说：“要是不跟日本人当狗呢？也管发财？”

这会儿，柄娘见少妇拾了钢洋起身跟大包牙走时，上前拦住说：“大妹子你可不能是狼是狗都跟，我与这人是一个庄的把他的底，他连正奶孩子的媳妇都往窑子里送，你跟他会有好果子吃？”柄娘转身瞅着被一棍打闷的大包牙说：“睁大眼看看这活儿值不值你这几块钢洋？”

大包牙紧盯泥玩的双目为之一亮，这东西在三郎那里起码能打几个翻滚——他嗔脸掩住内心的狂喜，嘟噜一句：“今个儿不该我交桃花儿运。”伸手抱紧花团锦簇的“送子娘娘”走了。

柄娘随后才知万利来的高天亮是这少妇的丈夫。高天亮已在家卧病数月，原本就无啥家底，又遇上这场大水，人祸加天灾，使他家濒临绝境。

一路上云掩星月，细雨空濛。进了少妇的宅院，柄娘闻到了丝缕肉香，疑窦顿生。高天亮果然枯缩在床，听了少妇的泣

诉，他涕泪交流，一古脑儿道出权老板谋害党先儿、霸占三义和、加害柄伯柄娘旨在独揽泥玩业。他还说了一个细节，令柄娘振聋发聩：跟泥玩打了几十年交道，权老板也能捏出个人模鬼样。有一阵子权老板捏两男一女入了迷，捏捏想想，想想捏捏，捏了毁毁了捏，最后竟也捏得逼真逼像，连伙计们都能一眼认出这两男一女是党先儿、柄伯和柄娘。有一次权老板紧盯着掌心里的党先儿，眼珠子直朝外冒烟蹿火。权老板的手使劲一攥，党先儿遂成一坨泥巴，从权老板的指缝间挤出来……几天后，乌龙河湾里就发现了党先儿的尸骨。

少妇随着流一阵子泪，骂一通狼心狗肺后，才记起给柄娘做饭，慌着朝厨屋进时，高天亮一声惊叫：“宝儿他妈——”

少妇打个激灵：“你咋啦？”

高天亮双眼惶乱：“没，没……”

“那你咋呼啥？”少妇转向厨屋。

“宝儿他妈！”

“你到底是咋啦？”

“面……面缸扫几回了，你……你不是不知道——”

柄娘连连说：“算啦，我不饿，别做了。”

少妇说：“我在路上买了二斤麦仁，熬碗汤。”

高天亮猛跳下床，赤脚冲到厨屋门口，伸臂拦住。

少妇嗔斥：“你疯啦天亮？”

“宝儿他妈，锅里有……”

少妇闻到了肉香，张口就说：“有好吃的？还不该叫咱们的大恩人吃点儿？你慳啥慳？”

“宝儿他妈，那不是……”

“啥不是不是的，知道你是小气鬼！”少妇拨开高天亮的胳膊，闯了进去。高天亮如根糟朽的木桩摇晃起来，柄娘忙上前

扶住。

“肉哇！”少妇欢叫一声，抄起勺子捞一大块，舀汤时，勺里的一块东西倏地化为利箭，“嗖”地一声射来，击中了她的眼睛、头颅和灵魂。

高天亮大放悲声：“与……与其让狗吃了……与其叫别人吃了，还……还不如自己……宝哇宝，我苦命的孩子哇……”

柄娘认出勺子里是一节细嫩的手指，她不由惊叫一声便晕倒在地，接下来是下身大出血，当天晚上，一个男婴便呱呱啼叫着来到了人间。三天后，柄娘即从男婴的脸型五官上认定是党铁汉的孽种。柄娘咬咬牙抓起男婴就朝尿罐里溺，被撞进来的少妇苦苦拦住。少妇抱着男婴说：“这孩子的爷是党青天，他爹柄也是好样儿的，这孩子将来也一定是个人物，你如何能舍得？”

柄娘心如刀搅，一腔苦水，她如何倾吐？她能倾吐？

后来柄娘仍执意不要这孩子，数次要溺死，都被少妇抢夺了过来。少妇见苦劝无果，只好把这孩子藏了起来，任柄娘如何相求，就是不肯说出下落。

最后柄娘提出三个条件：一是她此生不认这个孩子；二是高天亮夫妇不得对任何人说出这孩子身世；三是这孩子不许姓党！

高天亮夫妇一口答应。

这孩子便由高天亮夫妇一手养大成人。

这孩子日后果然了得，就是后来的铜丘市委书记高凡。

正文第二十七章 洁女党华

党华本来就天生丽质，平时走在大街上的回头率之高，连她自己都诧异之极：我这是怎么了？是穿错衣服了么？这会儿，她独出心裁的壮烈之举，立即就成了大阳街头的一道风景。

她胸前挂着一块黄包装箱牌子，上面写着一行工整的大字：谁肯聘（娶）我？

她面前的地上用碎砖头块压着一张牛皮纸，上面仍字迹工整地写着简单扼要的说明文字：

我叫党华，现年二十一岁，原籍是铜丘市莲池镇泥玩店村，中专学历，曾在莲池镇政府办公室任职，现分流待岗，无恋爱史，确保处女身。本人擅长一般的文秘工作，且善缝纫，并烧一手好豫菜。本人为搭救身陷囹圄的父亲，急需 10 万元人民币。凡成全我一片孝心者，我会全力报答：或者做称职的秘书，或者做合格的家教与保姆，或者做贤惠的妻子……

围观者越聚越多。

人们感叹着，唏嘘着，小声议论着。

一片纷纷嚷嚷。

汪画画骑着一辆自行车经过此地，好奇地在人群外边下了车子。良好的职业习惯使她下意识地 from 包里取出照相机。她或将相机举过头顶，或者透过人缝接连抓拍了几个镜头。

几个流里流气的痞子挤到党华跟前，肆无忌惮地调戏着：

“你是处女？真的确保是处女身？”

“不会是安的假处女膜吧，如今南边都时兴安假的。”

“能不能让我鉴定一下？如果真是处女那我们就算成交了。”

“让我鉴定！”

“让我鉴定！”

“让我鉴定！”

党华眼噙热泪地呵斥道：“滚开！你们放尊重点儿！”

人群外边，汪画画认清了是党华，她不由大吃一惊。

痞子们兴趣更旺地调戏着：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以为你真的是贞节处女？”

“你是地道的鸡！”

“你连那些拉客的野鸡都不如！你更下贱！”

党华顿时双眼泪流地喊道：“你们混账王八蛋！”

痞子们开始伸手撕扯党华，有的在党华的胸部、臀部乱摸，得了便宜者嬉嬉作乐，拍手大叫。

汪画画奋力挤过去，一把将党华拦在身子后边，冲着痞子们喝道：“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

痞子们稍稍愣了一下后，把目标转向汪画画道：

“你是干什么的？”

“这小妞是你什么人？用得着你护么？”

“你少管闲事儿！”

“否则连你的活儿一起做！”

汪画画掏出记者证晃了晃，之后严肃地喝道：“我是《太阳日报》的记者，我告诉你们，你们若不马上离开我可是报警了！”

汪画画说着将手机掏了出来，做拨打状。痞子们一看大惊，忙做鸟兽散。汪画画转向满脸泪流的党华问：“小华，你这是咋回事啊？”

党华伤心地扑到汪画画的怀里，泣不成声。汪画画将党华胸前的纸牌子取了下来，连同地上的那张牛皮纸说明书一块揉巴揉巴丢进了旁边的垃圾箱。之后说：“走吧，跟我走小华。”

党华点点头。在一些尚未散去的围观者的注目下，党华跟着汪画画走了。两人沿着法国桐镶边的人行道缓缓地走着。党华问：“汪姐，我们这是上哪儿去？”汪画画说：“到我那里去。”党华停住脚步，轻轻摇摇头说：“艾书记艾镇长他……”汪画画说：“放心吧，他这会儿正在地委党校听课哩。”

两人继续朝前走。汪画画说：“你们镇政府机关分流多少人？”党华说：“就我自己。”汪画画问：“你与艾民闹矛盾了？”党华无言，摇头。汪画画问：“艾民讨厌你了？”党华无言，摇头。汪画画说：“上次我去你们莲池，觉得你们配合得还不错嘛，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呢？”党华苦笑了一下，无言。汪画画停来说：“小华，我知道你有难言之隐，我也知道你的心里很苦，因为有句俗话说得好啊，知夫莫如妻呀，我还能不清楚艾民的德行？这几年你与他隔墙而居，他对你会没有欲望？你是他嘴边儿的一块肉，一块香喷喷的肉啊。”党华努力地控制着自己，不让眼泪掉下来。汪画画说：“从你目前的结局来说，你没有满足他，对吗？”党华说：“从见面的第一天起，他就动了我的念头，软的硬的威逼利诱，各种招术儿他都使尽

了，我每天最头痛最伤脑筋的事儿就是如何摆脱他的纠缠，就这前几天，他对我下了最后的通牒，要么与他上床提拔我当副镇长，要么以机关分流的名义，堂而皇之地把我从镇政府轰出去，他可真的是说到做到了。”汪画画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党华说：“其实我的心里也挺矛盾的，这些年我们泥玩店就出了两个干部吧，那个是党彬你也认识。前些年为供我们两个上学，全村人倾其所有啊。我爹不止一次地说，有句老话是朝里没人做不了官，如今是上边没人脱不了贫啊，我爹这句话的意思是镇里区里没有我们村里的人是脱不了贫的，为此我爹还有乡亲们很看重我的职位，我中专毕业那年为了这个职位，全村人集资送礼就差没有砸锅卖铁了，我曾把艾民对我的心思跟我爹说了，你知道我爹说啥吗汪姐？”汪画画睁大眼睛认真地注视着党华。党华苦笑一下说：“我爹说如果艾民说话算话真的能让你当上副镇长的话，就跟他睡一觉也值得。”汪画画一下子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情绪攫住了，一时间她不知说什么才好，她冲动地抱住了党华的双肩。党华说：“原来我没有想到艾民会下手这么狠，因为我过去曾无数次地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拒绝过他摆脱过他，他都没有怎么样我，而这次他可能是真的绝望了，当我看到贴在墙上的分流人员名单时，我的头一下子变大了，那会儿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对不起我爹，对不起全村的乡亲们，他们为我这个职位做出了多大的努力付出了多大的心血啊，可我把它丢了！”

说到此，党华泣不成声，泪流满面。汪画画从包里取出一张面巾，帮党华擦拭着脸上的泪珠儿。

党华接着说：“谁知道真的是祸不单行啊，我爹也紧跟着出事儿了，我心里明镜样清楚，明处看是法院把我爹抓走的，其实是艾民在背地里的作为，他是一不做二不休呵，如今村里

是群龙无首啊，才有点儿眉目的水库工程也撂在那儿了，要说乡亲们没有一个埋怨我的，可是当我望着乡亲那一张张终年劳碌而不得温饱的满是菜色的脸，我就心里发冷发怵，我觉得我无颜面对乡亲们，我觉得是我破灭了乡亲们的希望，我是元凶我是罪魁祸首啊！”

汪画画说：“小华你现在有点儿后悔了不是？”

党华长叹一口气说：“怎么说呢，我的名节是保住了，可是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了，名节是我个人的事儿，而承担这沉重代价的不仅仅是我，还有我爹，还有全村的乡亲。”汪画画说：“放心吧，小华我会想法成全你和你的乡亲们的，你会如愿以偿的。”党华愕然地望着汪画画，不知说什么才好。

自进入党校干训班以来，艾民说不准是从心底觉得愧对妻子画画呢，还是想收敛一下给画画一个好的感觉，用以掩盖自己不在大阳时那些花花绿绿的事儿，反正他每次都是正点到家，一副规规矩矩安分守己的样子。今天他刚走到楼洞门口，手机响了，是汪画画打来的：“我这会儿在省城，临时有个紧急采访任务，今晚赶不回去了。”

艾民有些酸溜溜地说：“什么采访任务？不是精心给我制做绿帽子的吧？”汪画画放声笑了起来：“对了 I 忘了告诉你一件儿事儿，过去吗你不常在家我一个人的饭好对付，你如今在市委党校学习得一段时间在家，我下班的时间又不准时，担心饿着你呀，今天我临时雇了个保姆，我看蛮机灵的，差不多这会儿就做好晚饭了吧，咋样？妻子还够格儿吧。”艾民笑道：“够格够格儿，娶这么好的老婆，这是我几世修下的福气！”汪画画说：“你少给我耍贫嘴，我可要警告你，这小保姆挺水灵的，你可不要起淫心噢。”艾民笑道：“那你不成引狼入室了

么？”艾民笑逐颜开地收了线，匆匆将手机塞进怀里，大步流星地上楼，没有走到门口就迫不及待地吧钥匙掏了出来。他推门进屋，就闻到了扑鼻的菜香，还有从厨房里传来的煎炒的声响。他下意识地朝虚掩着的厨房里瞄了一眼，兴冲冲地奔到书房里放下公文包，然后对着卫生间的穿衣镜整了整容。这才装模作样地“咳嗽”了一声，推开了厨房的门。

厨房里，明亮的日光灯下面，党华正全神贯注地爆炒着一样菜肴。艾民一见是党华不由一愣，轻哦一声道：“是……是你呀小华？”

党华转身一望顿时怔住了。少许，她才意识到手中的炒锅，她麻利地将锅里的炒菜三下五除二地扒到一只盘子里。

艾民认真地打量着党华。

党华着一件紧身红毛衣，胸前罩着一件白底儿碎花围裙，将窈窕的身材凸现得淋漓尽致。她刚洗过头，长长的头发乌亮亮的被一只洁白的手帕绾得蓬蓬松松的，显得冰清玉洁，出水芙蓉般清丽。

艾民眼睛一亮，鼻翼耸动着深深吸了一口气说：“真香啊小华。”党华无言地将炒锅朝灶台上重重一放，解下围裙，连瞄也不瞄艾民一眼就朝外走。艾民一把拉住了她。党华不转身不扭脸地冷冷道：“你要干什么？艾书记艾镇长？”艾民紧盯着党华后背说：“小华有话好好说嘛，干吗赌气哩？”党华哼了一声道：“请你松开，我要走！”艾民拉着党华不肯松手，党华用力挣了挣没有挣脱。艾民一改过去在她面前习惯的嬉皮笑脸，一脸庄重地说：“小华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党华冷冷地哼了一声道：“缘分？”艾民又朝党华贴近了贴近，他喉结蠕动着，“咕噜”咽了一大口涎水，说了句：“小华！”

党华猛地挣脱艾民，大步奔向门口。艾民冲过去，赶在党

华的前边，横挡在门口。党华一脸冰冷地说：“你让我走！”

艾民一脸歉意地说：“小华，你听我解释解释不行么？”党华说：“还有什么好解释的？”艾民痛心疾首地说：“你知道么小华？自你离开镇政府后，我好后悔呀，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最爱的女人啊，我不止一次地自责自疚，我真的太后悔了，后悔极了，我明明这么多年都等过来了，我为什么不能再等等呢，我应该再耐心地等你一段时间，有一部电影好像有这么一句台词，只要心诚石头也会开花的，我只能埋怨自己的心不诚嘛，如何能怨恨你并且跟你过不去呢？我这样做我这样小肚鸡肠，我还是个男人么？”党华好像是被艾民这阵表白打动了，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艾民感觉到党华软了下来，便柔言软语地说：“小华，咱们坐下来好好说说不行么？”他说着就把手朝她的肩膀上放。党华一把拨开他的手说：“请你不要碰我。”艾民依然痛心疾首地说：“小华，我请你原谅我，请你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你允许我犯错误，也就该允许我改正错误啊。”党华退回到沙发上说：“有话你就说吧。”艾民说：“我爱你小华，我真的发疯般地爱你，我生活中不能没有你。”党华不屑一听地说：“你诸如此类的话，我听得耳朵早就起茧了。”艾民说：“我准备继续提拔你当副镇长。”党华冷冷一笑道：“你又喝多了吧艾书记艾镇长？”艾民态度诚恳地说：“你见我啥时喝多过小华？我这会儿就具体地同你商量一下你的副科级问题。”党华说：“你对我究竟打的啥主意？”艾民信誓旦旦地说：“我爱你呀，很纯粹地爱你呀！”党华说：“你爱我什么？”艾民一字一句地说：“我爱你漂亮，我爱你十足的女人味儿。”党华意味深长地说：“比你太太差远了。”

艾民认认真真地表白说：“你们两个没有可比性，她比你大十多岁，半老徐娘了。”

党华说：“请你实事求是点儿好不好？你太太挺高雅挺有风度哩呀。”艾民说：“我与她的感情早已平淡如水了，我看见她都厌倦了。”党华说：“有那么严重？”艾民认真地点头说：“还不是一般的厌倦，准确地说是厌恶，深深地厌恶！”党华说：“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哩。”艾民说：“我准备与你好一辈子。”党华说：“怎么个好法儿，就是背着你的太太偷偷地跟我上床？”艾民说：“我不是让你白白地跟我上床的，我是会让你得到补偿的。”党华说：“你朝下说，把话说完。”艾民说：“我现在就提拔你当副镇长，过一段时间再提拔你当正镇长。”党华说：“你怎么能让我相信你的话呢？”艾民说：“请你相信我小华，我艾民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

党华说：“你先给我打个条儿吧！”艾民一愣说：“这合适吗？”党华说：“怎么不合适？如今提起裤子就装好人，转脸就不认账的人还少吗？”艾民笑着说：“这又不是借钱。”党华说：“我一直守身如玉，能拿钱比？”艾民拉开抽屉取出纸与笔接着说：“你说吧这条儿咋个打法？”党华说：“你就写上党华为我付出了姑娘最宝贵的贞操，条件是在近期解决她的副镇长职务问题，然后签上你的名字，咱们就算成交了。”艾民说声“好咧”，便抄起笔一阵龙飞凤舞。艾民将纸条儿交给党华。党华认真地看着。艾民说：“不错吧？”党华将条子收了起来。艾民进屋里取出了一块生白布。党华惑然道：“你这是干吗？”艾民笑容可掬地说：“《大阳日报》登你的那篇文章我看了，你不是保证你是处女身么，你也许不太清楚男人都是喜欢处女的。”

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汪画画如同天降地站在了拎着一块白布的艾民面前。她冷冷地笑着说：“姓艾的，我想你今天恐怕是喜欢不成了。”艾民如雷轰顶，一下子呆住了，手里的白布脱落至地上。汪画画冷笑着说：“没有想到吧，姓艾的？”艾

民白着脸，张口结舌道：“你……你这是咋回事儿？”汪画画仍冷笑着说：“我是跟你学的呀，我不过是重复了前几天你在这里导演的一幕喜剧，那天是你捉弄了党彬，你不觉得这有点儿异曲同工之妙么？”艾民尴尬之极，无言以对。汪画画收敛了冷笑，咬牙切齿道：“姓艾的，你这个流氓成性的大混蛋！”艾民用无地自容的目光扫汪画画一眼道：“画画，我今天算栽你手里了还不行？是打是罚你说吧。”汪画画说：“咱两个的账回头再说，你这会儿就给高蓉蓉打电话。”艾民大吃一惊说：“干什么？”汪画画说：“落实你刚才答应过的事儿。”艾民说：“我答应什么了？”汪画画说：“你白纸黑字写下的提拔党华做副镇长的事儿。”艾民盯了一眼党华说：“这事儿本来就没有落实嘛。”汪画画哼一声道：“放屁！你还是个男人吗？刚说过的话就想抵赖？”党华用鄙视的目光扫一眼艾民道：“你这人真无耻。”汪画画顺手抄起电话，大声说：“小华，打110报警，就凭他写的这张条子治他个强奸罪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艾民这下慌了，此刻他进退维谷，成了夹板里的肉。首先是这个电话他不敢打，因为高蓉蓉明确地告诉他在实施“脱贫工程”期间，除非极其特殊的重大情况不要与她通话。再说即便不是这特殊时期，深更半夜他为一个姑娘的提拔打电话，高蓉蓉会容忍？会听之任之？这是老虎嘴边蹭痒痒。另外瞧汪画画这表情阵势儿，这电话若不打恐怕她不会善罢甘休。汪画画说：“姓艾的，你咋不吭声了，打算装哑巴？想死猪不怕开水烫？”他忙说：“你容我想想咋给高书记说嘛，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啊。”汪画画说：“你懵了别人还能懵了我么？市里提拔一个副科级干部还能不是高蓉蓉一句话的事儿？”艾民煞有介事地说：“提拔副科级干部需要市委常委讨论，这个程序你应该是清楚的嘛。”汪画画不屑地哼了一下鼻子说：“你就别炫耀

你们官场的游戏规则了，我还能不清楚常委讨论不过是走走过场？像高蓉蓉那样的封建家长，她能允许有一点儿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艾民支支吾吾地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高书记也有他的难处。”汪画画厉声道：“你说吧姓艾的，这电话你是打还是不打？”艾民警了一眼汪画画进火的目光，突然灵机一动，我就是拨也未必能拨得通，即便是拨得通高蓉蓉也未必就会接。于是他拎起话机说：“我打，我打还不行么？”艾民起身走过去抄起话机，就要拨号。汪画画伸手将话机夺过来，重新放好说：“用免提打，让我们听听你们俩是咋勾结的。”

汪画画拿过号码簿，现在不是上班时间，办公室的电话无人接。她说：“你拨她的手机。”

果然如艾民所料，拨通后，里边传出电脑录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用其它方式联系。”

正文第二十八章 惨案

石碾在莲池镇转了一圈儿没见碾子的踪影，便匆匆赶回泥玩店。在村口迎面碰见党铁羊。党铁羊是村里有名的“粘子”，黏黏糊糊地爱占个小便宜，过去只要一见石碾，远远地就贴了上来，搜石碾的兜儿找烟抽，嘴上叼一支还不行，双耳后边也要夹满，有时索性整包拿去，正巧没烟时连小零钱儿也不放过，嘴上说着石碾兄弟，你凭着一身杀猪的本事，四乡云游，吃香喝辣，还在乎这几个小钱儿？你铁羊哥这下有礼了，他嬉皮笑脸，弓腰弯身，连连作揖。

这会儿，党铁羊非但没有贴上来，还匆匆后退数步，拐向一边的斜路，分明有意在躲。石碾不由纳闷：党粘子今天是怎么了？眼看党铁羊越遛越远，石碾不及细想，高声吆喝道：“党铁羊党粘子，我这里有好烟，你不抽了？”“不，不抽了……不抽了……”党铁羊连声答着，竟头也不回，撒丫子跑了。望着党铁羊的背影，石碾更纳闷了：粘子今天不对头啊，他肯定有什么事儿背我，我得掏掏他的话儿。

石碾抄近路，把党铁羊堵在一条背街旮旯里，喘着粗气说：“粘子你有事背着我对不对？”党铁羊用力摇着头，他喘息得更厉害，胸脯一起一伏的像拉风箱。石碾指着党铁羊的脑门质问：“那你干吗见了我像老鼠见猫？”党铁羊支吾道：“我，我家里有，有事儿。”石碾看出了党铁羊眼眶里的惶乱，猜出

他在说假话，便黑着脸说：“党粘子！为人可不能不凭良心！我平时那些猪鸡巴好烟好酒都不是喂狗了吧？”党铁羊不停地回顾着街口，一脸不安的神色，嘴上连连说着：“我真，真的家有急事儿，我得走，我得走。”石碾更加断定党铁羊心里揣着猫腻，他一把揪住党铁羊的胸襟，发着狠说：“党粘子！你这会儿要不把底子说出来，就别怪我石碾翻脸。”党铁羊怯怯地说：“石碾兄弟，你这会儿别给我翻脸了，快去救铁妞吧，要不就让他得手了！”石碾大吃一惊道：“谁？”党铁羊怯怯地回顾一下街口，压低嗓门说：“还会是谁们？党橛子党黑头呗！”石碾的脸色倏地一变：“在哪儿？”党铁羊将嗓门压得更低：“在村部治安室。”

石碾放开党铁羊，拔腿便朝村部跑去。

多少年过去了，村部仍坐落在供奉人祖伏羲与女娲的庙宇里。院内几株老松，撑起参天华盖，葳葳蕤蕤，荫天蔽日。石碾数百米外就感受到了阴冷之气。从几蓬古老的鸦巢里，不时翻飞出或大或小的隔代乌鸦。鸦们或长或短的聒噪声，尖哑交杂，凄厉凄凉，让石碾听来头皮发麻。隔着爬满青藤的高墙，隐约传来铁妞的哭骂声：“党橛子党黑头你不是人！”

石碾大愕，疾步跨入庙宇的大门。

铁妞的哭骂声从庙宇的深处传来：“党橛子党黑头你是人渣儿！”

石碾飞速冲向前殿。

铁妞的哭骂声更清晰了：“党橛子党黑头你是臭狗屎！”

石碾利箭般穿越前殿，射向中殿，并吼出一声炸雷：“铁妞别怕，我来了，你二哥来了！”

后殿紧接着传来铁妞撕心裂肺般的尖叫：“你快点儿来呀二哥，党橛子党黑头铐住我了呀！”

石碾清楚这后殿曾是副镇长庞爱群的后宫，除荫外还有不少年轻女人也在此失身。乡亲们盛传庞爱群糟蹋女人的手段很阴毒，庞爱群从不“牛不饮水强捺头”，庞爱群说强扭的瓜不甜强奸的女人没味儿，庞爱群的绝招是先揉搓心再糟蹋身，将女人的心揉搓零碎了，再烈性的女人也会由着你糟蹋。庞爱群的这一绝招是从荫的身上总结到的，虽然后来他付出了残舌之痛，可在之前他确实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绝色女子荫主动将自己脱成一丝不挂，葱白样躺在那里的姿态真妙不可言。庞爱群的这一绝招儿曾曲曲弯弯儿地传给不少同僚，当然也包括党橛子党黑头。莫非这后殿如今已改朝换代，成了党橛子党黑头糟蹋女人的后宫？

就在石碾的脑海里闪电般掠过这些乱七八糟的思绪时，一只绳套从半空悠悠落下，石碾只觉得眼前有什么东西一晃，猝不及防间已被套住腰身，随之双脚腾空，被高悬在中殿的画栋雕梁上，一层百年旧尘，“噗噗”而下，涂了他一头一脸一身。

石碾身下骤然爆响起得意的狂笑。

这会儿，浮尘迷住了石碾的双眼，他声嘶力竭地吼道：“我告诉你，党橛子党黑头！你敢动我妹妹一指头，我就叫你筋断骨酥！”

铁妞仍在绝望地惨叫着：“二哥呀二哥，党橛子党黑头……扒我衣服哩呀！”

石碾用力抽出一只手，揉去眼中的浮尘，认出下边的狂笑者是身着一色迷彩服的党富全与几位治安队员。石碾狂烈挣扎的爆发力，使他在半空中大幅摇摆，后来竟像只巨大的陀螺急剧旋转。他不停地大骂着：“党橛子党黑头，我操你祖宗！”

石碾的骂声传至后殿时，黑头正半靠在藤椅上思谋着如何使铁妞上手，从铁妞被拉进后殿之后，就如一只愤怒的豹崽，

又撕又咬的让人靠近不得。黑头只好让人把她铐住。过去他一直没有留意过她，此刻近距离一看竟让他怦然心动，这会儿他才体会到了啥叫含苞欲放，女人最美的时节不就是含苞欲放么？他顿时心血来潮很想先行解开她的上衣，把将她的胸脯撑得鼓鼓的奶子观赏一番把玩一番，而且这种观赏一番把玩一番的欲望竟空前强烈，可就在他颤抖着把手伸向她的衣襟时，一口唾液不翼而飞至他的鼻梁上，他同时也遭遇了她惨烈的痛骂：“党橛子党黑头你糟蹋我一个小姑娘你会遭报应的，你也有女儿党橛子党黑头，你的女儿花玉也会遭人糟蹋的，你等着吧党橛子党黑头……”

铁妞的骂使黑头顿时清醒了不少，他并非是接受了她骂的警示，担心他真的会遭报应，他的爱女花玉会遭遇强暴，他压根就不相信命运这一说。如果不是在南阳行乞时，他跟着瞎子算命先生在草窑里睡了整整一个冬春，对瞎子行为方式的耳濡目染，加上瞎子的耳提面命与他的好奇强记，使他深谙算命的至深玄机：命随口造。说白了是算命先生信口编造。再说得刻薄点儿也就是先察言观色估测一番，如果是瞎子就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再顺着驴腿摸驴蛋“套”你的话，接下来用几句佶屈聱牙的“行话”：天干地支、子丑寅卯、阳爻阴爻地“懵”你一番，之后是连“吓”带“唬”弄得你心惊肉跳精神崩溃，似乎到了山穷水尽世界末日的地步，再之后是算命先生力挽狂澜，使你的命运柳暗花明重现生机。尤令黑头震撼的是，这种骗人骗钱的破烂玩艺儿，在当今竟然也柳暗花明重现生机，而且是实实在在的柳暗花明重现生机，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他凭着在瞎子算命先生那里学来的小把戏，以“星相师”身分重现江湖，牛刀小试就打翻了艾民艾书记艾镇长，还轻而易举地将“黑杆儿大膀金翅鸟”竖在了大阳市委大院，威风凛凛且又堂

而皇之，有时他想真该感激瞎子算命先生对他的“真传”，如果瞎子算命先生真的九泉有知，会对他这高足高徒的“丰功伟绩”咋舌惊叹，并深感自愧弗如的。

就在黑头心驰神飞飘飘然的当儿，中殿传来石碇指名道姓的大骂，黑头坐不住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么！他便起身从后殿走来，望着在梁头上拼命挣扎的石碇，心想这是你党石碇自作自受，这就是你党石碇给脸不要脸的下场，在泥玩店谁敢跟我黑头钱荏作对？他心里在翻江倒海，可表面上仍举一张笑咪咪的脸说：“你骂的啥嘛石碇兄弟？”

石碇破口大骂道：“党橛子党黑头，我操你八代老祖宗！”

黑头努力克制着不气不恼，心里骄傲地想着就连镇长镇党委书记、专员、市委书记还玩于我的股掌之中，还是任我把玩揉捏的泥玩，何况你党石碇一介杀猪的莽夫？你更是我手中的泥玩，更任我随心所欲地把玩揉捏。你党石碇到这时候了还口吐狂言，还敢骂我祖宗八代，我岂能容你这般放肆？可他表情上仍不显山不露水，操着慢声细语的腔调说：“我的八代老祖宗早成一把糟骨头了，你如何操呢？你这明明是在说假话嘛石碇兄弟？我党橛子党黑头从来都不说假话，操不得时是决不会说的。”

党富全嬉皮笑脸地说：“当操则操，一操一个准，还不放空枪。”

石碇浑身猛地哆嗦一下，双目喷火地盯着黑头叫道：“党橛子党黑头，我操你八代老祖宗！”

“我说石碇兄弟，你咋又说假话呢？我的祖宗你如何操呢？要说你也是硬汉子一条，咋长只光说假话的舌头？你说要它还有什么用呢？”黑头仍举张笑咪咪的脸，不气不恼，慢条斯理地批讲结束后，冲党富全点了点头，迈着缓步走了。

石碾冲着黑头的背影叫骂道：“党橛子党黑头，我操你老婆！党橛子党黑头，我操你闺女！”

党富全一示眼色，几位治安队员便心领神会地找来家什，然后一齐上前，将石碾从梁头上卸下，七手八脚地将石碾捺在地上。有人先出手卡死石碾的脖子，石碾的舌头不由朝外一吐，又有人手疾眼快地伸出老虎头钳子，将石碾的舌头猛地夹住，随之是党富全手里的电工刀寒光一闪。伴着一声凄然的惨叫，石碾的半截儿舌头被割了下来。

当黑头重新走进中殿时，石碾仍悬在雕梁画栋之上。这时的石碾除留一双眼睛外，大部嘴脸都被严严缠裹着，血已浸透数层破布，开始缓缓朝下渗落。

为了防止石碾挣扎时陀螺般地打转儿，黑头让人将石碾的双腿分别绑死在门框和窗棂上。绑好后，黑头弹弹拉得紧崩崩的绳子，笑咪咪地说：“石碾兄弟，你说这像不像你杀猪？”

石碾呜呜叫着，动弹不得。

黑头脸上浮现出一层得意，但很快又隐去了，他轻吁一口气说：“我累了，想在这儿躺一会儿。”

党富全会意，冲手下示了个眼色。两位治安队员便直奔后殿，把一张硬板床抬了过来，上边还有那只宠爱群留下的桐木枕头。

党富全指点着把床摆好后，用目光请示黑头。

黑头大义凛然地朝外挥了挥手。

党富全领着几位治安队员走了，还知趣地将中殿的门、前殿的门、庙宇的大门，统统关上。

回望一下壁垒森严的庙门，一位治安队员“吞儿”一下笑出声来。又有两位也模仿着前者的姿态造型，相继“吞儿”“吞儿”两声，狂笑着朝前跑。他们显得亢奋之极，一路笑着

说着：

“嘿嘿嘿，咱们的村头儿又要开处了！”

“嘻嘻嘻，咱们的村头儿善于开处！”

“哈哈，咱们的村头儿是开处的能手！”

“这小铁妞儿的处值得开，有开头儿啊！”

落在后边的党富全，铁青着脸吼道：“你们胡尿扯啥？是不是舌头长得不耐烦了？也想叫割掉哩？”

几位治安队员忙收敛了笑，拍屁股打胯地跑走了。

党富全此刻败兴到了极点，他盯了多日的铁妞让黑头霸了去，还得眼睁睁地让黑头霸去，并且连床都得给黑头摆好，还有那只垫腰的桐木枕头……想到此，他忿忿地环顾四周，发现近处没人，心火便腾腾窜出。他冲着爬满青藤的庙墙大吼三声：

“党橛子党黑头，我操你祖宗！”

“党橛子党黑头，我操你祖宗！”

“党橛子党黑头，我操你祖宗！”

之后，党富全又冲着爬满青藤的庙墙连吐三口浓痰，这才觉得心里的郁结之气泄去不少，转身骂骂咧咧地走了。

黑头转身走进后殿，仍举着一张笑咪咪的脸，对铐在条椅上的铁妞说：“铁妞妹子，你想不想见见你二哥呀？”铁妞冲黑头猛“啐”一口，骂道：“党橛子党黑头，你也是臭狗屎臭人渣儿臭不要脸。”黑头很大度地淡淡一笑说：“铁妞妹子，你这样骂我对我不公啊，我并没有勉强你呀，你不愿意的事儿我不是也没有强迫你做什么？”

面对花朵朵儿般的铁妞，黑头突然生出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之豪气，我黑头大江大河都平蹚过来了，还能会收拾不

住你这小妞儿？我不强迫你并不是放过你，而是让你乖乖地脱光衣服，乖乖地脱得一丝不挂，乖乖地躺到床上，还要乖乖地把桐木枕头垫到你那柔软的腰下……

黑头生出如此豪气是因为他的底气很足，在他看来泥玩店的村民都是他手中的泥玩，这会儿的石碾兄妹二人更是他手中的泥玩，我想揉捏把玩你们个什么模样，就揉捏把玩你们个什么模样，否则我还当这个村长干什么？我还精心谋篇布局地攫取村长一职干什么？我过去为此所耗费的汨汨心血岂不是付之流水毫无意义？

黑头打开铁妞手上的铐子，若无其事地把她带到了中殿。

铁妞一看高吊在梁头上的石碾，顿时傻了眼，傻了嘴巴，整个人都变傻了。

石碾呜呜叫着，动弹不得。

铁妞这才缓过劲儿来，凄厉地哭叫道：“二哥呀二哥，你的嘴怎么了呀二哥？”

石碾呜呜叫着，动弹不得。

黑头在一边漫不经心地说：“你二哥这个人的嘴巴太臭，现在社会进步了，都在讲精神文明哩，他还张口骂人，满嘴喷粪，不得不把他的舌头割了，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儿。”

铁妞惨叫一声，只觉得眼前猛地浮起一片浓烈的白雾，“哗哗哗”地把她覆盖了，湮没了。她随之“啊呀”一声，失去了知觉。

铁妞朦胧开始恢复神智时，发现她如一截剥光剥净的葱白横陈在床上，黑头也脱得净条条的不带一根线，正朝她的身子下边塞一只桐木疙瘩。

此刻梁头上的石碾投过来的血样目光，被黑头宽宽的肩背有效地遮挡了。铁妞或许是双耳失聪，竟没有听到石碾狼样的

鸣叫。

铁妞猛地激灵一下试图做鲤鱼打挺状时，黑头冷冷地说铁妮妹子你不要怕你不同意的事我决不会勉强你。铁妞如获大赦般地忙抓起衣服朝身上捂，就在这当儿黑头仅一句话就中止了铁妞捂衣服的手。黑头慢声慢语地说：“你不想叫我饶你二哥么铁妞？你难道忍心眼睁睁看着我一直把你二哥悬在梁头上么铁妞？这会儿你二哥就是我手里的泥玩我想咋揉捏就咋揉捏这点儿你不会不清楚吧铁妞？你也肯定不会乐意让我把你二哥揉捏死吧铁妞？”

这时的铁妞心窗一亮，记起了二哥石碾。她惊叫一声闪过黑头宽宽的肩背，目睹到了二哥在梁头上的惨相：血红的双目，嘴部鲜血模糊的缠布，狼样的鸣叫。她尖叫一声：“二哥呀二哥，我咋个救你呀二哥？”

石碾狼样地呜呜直叫。

黑头嘴里慢条斯理地解释说：“你二哥是在说他受不了了，让你想法儿救他哩。”

铁妞高声问：“是这样么二哥？”

石碾仍狼样地呜呜直叫。

黑头仍慢条斯理地说：“怎么样听出来了吧铁妞，你二哥就是这么个意思。”

黑头站起身故意挡住了铁妞的视线，他清楚此刻屠夫石碾的眼里已经开始朝外滴血，他不能让铁妞看到这锐箭般逼射而来的血光，那样的话他对铁妞的最终占有将变为强暴，而他追求的是高品位的配合，最起码也是顺从。

这时铁妞无着且无奈地闭上了眼睛。

黑头把声音压得极低，除了铁妞能勉强听清外，对第三者石碾来说是完全封闭的。他说：“只要你答应我铁妞，我立马

就放你二哥，让你们兄妹俩一块回家，办你大哥的喜事儿，这会儿你妈已经等急了，你想呵铁妮妹子，你大哥的喜事，你与你二哥不去参加会行？”

听到此，铁妮周身打个悸冷。她睁开双眼，无声地饮泣着说：“党橛子党黑头你可要说话算数。”黑头随口说道：“我是响当当的村长哪能说话不算数？”铁妮说：“现在的村长有几个说话算数的？”黑头想想很严肃很认真地说：“我还是共产党员！”黑头紧接着还很天才地背了一段语录：“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背诵到此，黑头见铁妮木然地闭上了眼睛，她手里捂了一半儿的衣服脱落了，将两只白馍馍样的奶子袒露给黑头。黑头伸出双手一手一个轻轻地把玩着，像初学制作泥玩时揉捏软软的泥团，做坏了就重和泥团重新揉捏，再做坏了再重和泥团再重新揉捏，如此反复多次尽兴之极。

之后，黑头说：“铁妮妹子你真听话，待一会儿我就放你二哥与你一块回家，我保证说话算数，你躺躺好铁妮。”他说这话时的嗓门提得很高，此刻他已经撤销了对第三者石碾的信息封闭。

铁妮木然地躺倒在木床上。

石碾狼样地呜呜直叫，双目已经在滴血。

黑头也随之侧身躺了下去，伸开胳膊像抱婴儿一样紧紧地抱起铁妮，挡住了来自梁头的血色目光与呜叫。黑头随手将桐木枕头推到铁妮的腰部说：“铁妮妹子你真听话，待一会儿我就放你二哥与你一块回家，我保证说话算数，你把这东西垫好铁妮。”他说此话时的嗓门提得更高，本意是让第三者石碾听得更清楚。

铁妮木然地欠了欠腰部，黑头顺手将桐木枕头垫了进去。

铁妞的全身随之开始瘫软，她紧闭着眼睛喃喃地说：“党橛子党黑头那你就快点儿弄吧，只要你能饶了俺二哥。”

黑头并没有马上进入铁妞的身体。他故意侧过身来，让硕大的阳具在石碾的血色目光之下，足足袒露几分钟后，才翻身上去猛地刺入。铁妞惨叫一声当即昏死过去，任黑头如何施虐她全然不知。这个惨烈的场面让石碾居高临下尽收眼底。黑头一边身体大幅度地起伏行刺，一边发疯发狂般地嗷嗷大叫：

“我干岔你铁妞！石碾你可看清楚了！”

“我干烂你铁妞！石碾你可看清楚了！”

“我干死你铁妞！石碾你可看清楚了！”

.....

党彬散记之十五 福祸泥玩

据说黄河大决口那年，柄娘的摊儿在莲池镇街口刚一摆上，权老板就闻见了泥气儿，像只尖鼻子老狸猫。洋面亦步亦趋跟在后边，他双目依然如锥，直刺柄娘的脸庞和胸脯。权老板说：“凤闺女，山不转水转咱爷儿俩又见面了，这能不是缘分？”柄娘说：“权老板你这话说得就不沾边了，如今你在日本人那里是大红大紫，我是要饭花子一个，油水不掺哪。”

说话工夫，柄娘出手了两只泥狗儿。乍看狗的头脸，一只极似权老板，另一只酷肖洋面。

权老板和洋面的脸上顿时涂蜡。

仔细看，仍然是两条狗。

围观的人群中，波起“嘻嘻”响动。

柄娘吆喝：“两升麦子谁相中了拿去。”

时下粮食贵，一块钢洋一升麦子。权老板丢下两块钢洋，顺手去抓泥狗儿时，不料被另一双手抢了先。权老板脸上骤起阴云，猛然转身，一见抢先者，尴尬地嘿嘿一笑，满脸阴云随之散尽。

是初二加三郎。

两只泥狗儿，三郎一手一只。三郎不由喜形于色，他用并不通畅的中国话对一只泥狗儿说：“你的大权大洋面，”又对另一只泥狗儿说：“你的小权小洋面。”

笑声哄起。

三郎转向柄娘：“你的土地爷的会捏？”

柄娘点点头，抄起一坨泥，三团五捏巴，一只土地爷便跃然出台，还笑模笑样，憨态可掬。三郎急持掌中，仔细端详，查不出丁点儿疏漏，竟爱不忍释。

三郎急不可待地问：“你的‘千里眼’的会捏？”

柄娘又是三团五捏巴，一只“千里眼”便出手了。

三郎不禁喜上眉梢，连珠炮儿般地问：

“‘大刀门神’的会？”

“‘五路财神’的会？”

“‘福禄寿三星’的会？”

“‘八仙过海’的会？”

“‘降鬼钟馗’的会？”

“‘送子娘娘’的会？”

.....

权老板连忙谄媚道：“此方百姓盛传的下凡女娲就是她，她出手的泥玩走俏武汉时才六岁，太君喜欢的华夏诸神她都精通。”

三郎大喜若狂，冲柄娘翘起大拇指，连声说：“你的大大的良民，华夏诸神统统的要，你统统的捏，我的金票大大的给！”

柄娘说：“我不要钱。”

三郎忙问：“你什么的要？”

柄娘说：“乡亲们在挨饿，我要粮食。”

三郎转向权老板说：“你的粮食的给，华夏诸神我的朝你要。”

权老板清楚三郎痴迷泥玩的程度，亦清楚日本人对爱物是舍得花钱的。他只须转转手便是一笔横财，自然乐不可支。他心想好事多磨，这棵巴望多年的摇钱树到底栽到自家的院里来了。他为了圈牢柄娘，餐餐荤素佳肴。头几天，他还心存疑虑，担心柄娘溜走，熟鸭再飞泡汤这笔生意。他严加提防，不离柄娘左右。渐渐见柄娘吃睡从容，活儿也做得认真，疑虑方释。

柄娘随意打发着日子，眼见大“锅”里的水日日显退，终于归位乌龙河。埋蔽的村庄重见天日，乡亲们又开始躬耕田间，她手里的活儿也就随之告竣。

掐头去尾，共耗时四十五天。

其间，柄娘亲随权老板朝铜丘送两船粮食，数千口老弱妇孺再无一饿殍。另外还在莲池当街架起粥棚，早晚两次赈济灾民，每日来喝粥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

耗费之巨，令权老板叫苦不迭。好在他一毛不拔，有日本人顶着，最终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要柄娘的活儿能做绝，讨得三郎的欢心，他就能坐收渔利。

当数百尊华夏诸神摆满几方大案后，神气鬼气仙气精气立马充斥三间堂屋。权老板看在眼里，狂喜于心。三郎亦狂喜，差人精心包装，一卡车运往汉口，再沿江而下，横渡东瀛，到富士山下一个叫大坂的地方。

隔了五日，莲池发生了一桩惊天动地的事。三郎率领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包围了权家的宅院。三郎放出狼狗咬权老板个血肉模糊后，又连砍数十军刀。还一把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日本兵用明晃晃的刺刀挡着不让救。三郎要的结果就是万利来和权家宅院统统化为灰烬。

乡里的人无不惊奇万分：权家一向与日本人蝇营狗苟、拉

拉扯扯，这日本人哪来的恁大仇气？

结局真相出自洋面之口。洋面推销泥玩的途中，在螺湾镇的青楼里拥香偎玉，一夜风流，才得以死里逃生。他说一卡车泥玩运到汉口，装船时才发现全部崩裂。诸神诸鬼诸仙诸精无不臂断肢残，像一群刚经鏖战的残兵败将。全无了刚出台时的那股鲜夺眼目的神气鬼气仙气精气。

柄娘亦同日罹难。日前柄娘执意要走，权老板再三劝留，均遭柄娘断然拒绝。权老板便锁了柄娘。大火熄灭后，此屋成了断垣残壁，铁门铁窗依然。打开铁锁，柄娘尸首横陈当门，焦黑如一节木炭。

报丧者是高天亮，他一路哭着进泥玩店时，东方刚刚破晓。临时搭在废墟上的茅棚和草舍尚且朦胧，其间游走着轻薄的雾霭，乳白乳白的像流云亦如飘絮。高天亮的哭声随风散去，泥玩店经历了一个悲痛欲绝的早晨。

柄娘的死轰动了乌龙河两岸的村镇。下葬那天，莲池静街，村村空巷。数万人为之披麻带孝。七月流火，乌龙河堤畔，纸钱锡箔蝶阵般翻飞。铜丘上下，尽染孝白，哭声哀地憾天。

正文第二十九章 姐弟情短

高小萌把这一信息反馈给高蓉蓉时，高蓉蓉还在办公室为金都的事儿耿耿于怀，这事儿江钧批示让地委纪检部门查处，把个地委大院弄得沸沸扬扬的，要不是胡琰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央视的焦点访谈就从天而降了。胡琰在地委经营多年，虽已从权力的最中心退了出来，但还在权力的“外环”之内，分管纪检这一块儿的就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他几句轻飘飘的笑话就使江钧的批文成了废纸。都是老地委了，这位“纪检”清楚高蓉蓉是胡琰的老部下，就有意透风给他。地点是两人邂逅在菜市场，卖菜农民怨声载道，下岗工人叫苦连天，胡琰就因势利导，嘻嘻一笑道：“有段民谣怎么唱来着？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夫妻感情大倒退，晚上睡觉背靠背，妻子告到纪检委，纪委回答得挺干脆，该喝不喝也不对，我们也是天天醉。”他说到此把话锋一转说：“省纪检方面来人你们吃不吃？”这位“纪检”说：“老领导看你问哪儿去了？还说我们纪检呢，这些年省委来人您不是也陪着海吃么？”胡琰说：“我记得还有一段民谣是这么唱的：不贪污不受贿，吃吃喝喝算啥罪？只要两袖清风，何惧一肚子酒精？”他说到此很慈祥很友好地拍拍这位“纪检”的肩头说：“我可不是像老鸡护小雏儿那样护部下，你说高蓉蓉才到铜丘，她不跟上边的新闻单位搞好关系会行？如今不都在吃么？省委领导来了江钧

陪不陪？吃不吃？说到底吧你和高蓉蓉都是我培养的，我希望你们都不出什么事好好的平平安安的，我就放心了。”胡琰也没有让这位“纪检”为难在江钧那里交不了差，一个小时后高蓉蓉就把金都的正规发票送来了，一口咬死这是我个人请客，我花我自己的钱请朋友吃饭不算违纪吧？这两位同为胡琰的老部下，相视一笑也就算了结了。“纪检”说：“我这就写个情况说明给江书记送去。”高蓉蓉说：“欢迎你随时到铜丘去，咱不开‘太平洋舰队’，咱按你们纪委的标准来，四菜一汤。”“纪检”笑道：“有民谣唱道，四菜一汤糊弄中央，四菜一汤因人配方，一等人山珍海味甲鱼汤，二等人鸡鸭鱼肉三鲜汤，三等人白菜萝卜豆腐汤，我去了也不知蓉蓉让我喝啥汤？”高蓉蓉婉尔一笑道：“我还自费请您检阅‘太平洋舰队’。”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就这样轻飘飘地起自江钧的办公桌儿，又轻飘飘地回到了江钧的办公桌儿上，生于此又灭于此，滴水不漏，摆得平平的。虽然是有惊无险，但胡琰还是狠狠地骂了她，骂她差一点儿在小河沟里翻船。这几日，她一门子心眼盘算着咋收拾党彬这个圣人蛋子，尤其是党彬曾参与捉她与胡琰通奸之事，更令她恨之入骨，如果不捂严党彬这张臭嘴，党彬若心血来潮地四处张扬起来，这如何了得？她还如何人前人后地做这市委书记？想到此她生平第一次想到了“杀人灭口”这个成语。

为了摸清党彬的底牌，她在高小萌的电话打来之前，已调阅了党彬的档案。上边清清楚楚地写着：父亲高凡，原铜丘市市委书记。一九六〇年因浮夸风问题造成严重后果而畏罪自杀。

这几行工工整整的钢笔字，无疑是党彬的真迹。它字字千钧，重重地砸在高蓉蓉的心坎上，又字字如千磅炸弹，把她的

心境炸得七零八落，成为一片废墟。多少年来，她的档案材料凡涉及到父亲的问题是只写四个字：革干，已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当然得益于胡琰的点化。即便是没有胡琰点化，也不能不玩玩文字游戏呀，你血淋淋地写上去，政治上会不受影响？

可她又一想到弟弟跟着一个看河堤的老头儿长大，一股悲悯之情油然涌上心头，她的耳边顿时响起了弟弟当年含糊不清的哭喊声。当时的铜丘市委后院凋敝、破落。高井台旁边是一片绿草地，她在草地上奔跑着逮蚂蚱，弟弟趴在绿草地边沿神情专注地望着她，弟弟的嘴圈有一层吃过焦糊东西之后留下的黑垢，弟弟发现她还没有逮着蚂蚱之后急得哇哇大哭：“姐呀姐，我还吃蚂蚱！我还吃蚂蚱！姐呀姐，我还吃蚂蚱！我还吃蚂蚱！”

想到此，她不禁双腮泪流。她通知秘书不让任何人任何电话打扰她之后，关严门，伏在沙发上放声大哭。哭爸爸妈妈，哭弟弟，哭一家人的坎坷命运，最多的还是哭她自己……哭足哭够后，她又从悲痛欲绝中缓缓走出，回到清醒的现实中来，弟弟呀弟弟，如果你是一个神经正常的人，不是一个圣人蛋子，如果你不心血来潮地捉姐姐的奸，如果你不处处与姐姐做对，那么咱们姐弟俩的相逢将是多么幸福！姐姐可以竭尽全力地照顾你提拔你，你的前程无疑会是多么的灿烂锦绣！可是弟弟呀你为什么偏偏是另外的样子，你为什么竟成了姐姐的克星了呢？

最后，她清醒地决断，不能认这个弟弟！起码目前不能认。

也就在这时，她接到了高小萌喜从天来般的电话。

她沉默了好一阵没有说话，因为她还没有来得及想就这件

事如何对付情同亲娘的养母高花子，还有如同亲妹妹的高小萌。

高小萌诧异地问：“姐，你怎么了？你咋不说话？”她忙说：“我是吃惊啊小萌，我是高兴啊小萌。”高小萌说：“我马上给妈妈打个电话，让她老人家也高兴高兴。”她连忙制止道：“小萌先不忙告诉她老人家，她的心脏受不了啊，你不在家，我又整天忙得脚不沾地儿，万一出了问题可咋办呢？”高小萌想想也是，不吱声了。她说：“这样吧小萌，等缓过这一段后，找个合适的机会再告诉她老人家，这是她老人家盼了几十年的事儿了，她老人家要知道了也不知会高兴个啥样子呢。”

高小萌放下电话，那种不吐不快如鲠在喉的感觉，使她感到憋得难受，党彬没有冠心病告诉他总不该有什么问题吧，于是她按捺不住地传呼了党彬。

党彬是用街头的公用电话回的话。听了高小萌喜出望外的报告，党彬也一下子沉默了。高小萌大叫道：“你们都是咋回事啊？兄弟相逢这是多大的喜事儿！还不该欢欣鼓舞啊？一个个都哑巴了似的，好像是冤家路窄仇人相见似的。”党彬漠然一笑道：“应该说你这个比喻是准确的。”

高小萌木然一愣。

“这消息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喜讯，而且是恰恰相反。”

“你有病么党彬？你怎么这样说话？”

“她不是我的姐姐。”

高小萌释然笑道：“我已经考证过了，这不会错的党彬。”

“我相信从血缘上是不会错的，可她的思想行为，她的内心世界太让我痛心疾首了，而且不是一般的痛心疾首。”

“你有没有搞错啊党彬？”

“我是不会认这个姐姐的，并且我也不会让她安安生生地

坐在市委书记的位置上胡作非为！”

高小萌火烧眉毛般地喊了起来：“为什么呢党彬？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党彬？她是你的亲姐姐呀党彬！”

“要让我认她这个姐姐，必须有这么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她痛改前非，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

“说说你的理由。”

“因为她是姐姐，我可以原谅她的少廉寡耻淫荡下流，这可以解释为她个人的隐私。因为她是姐姐，我甚至还可以理解她公款吃喝沽名钓誉，这可以解释为社会风气使然，只要她改了，不再弄虚作假了，我还原谅她，认她是我的姐姐，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么。她令我痛心入骨的是竟把黑手也伸向了泥玩店水库工程，这是几代人的期盼与梦想啊，国家从扶贫款中划出的水库专项资金让她们侵吞了二百多万，这是什么行为？我如何能与之共处？戴天？”党彬说到此终于压抑不住情绪的大爆发，怆然叫道：“天啊天，这样一个猪狗不如的女人为什么会是我的亲姐姐？天啊天，为什么让她是我的亲姐姐？”

党彬突然觉得心里憋闷，憋闷得十分十分难受，他下意识地抬头仰望一下苍茫的天空，蔚蓝如洗连一丝云彩都没有，哪有降雨的气象？而他眼睛一黑，竟闻到了一股雨腥味儿，一股浓浓的雨腥味儿，脸前也飘起了一朵云彩，乳白色的云彩，若浓若淡，忽忽悠悠，渐近渐远，还伴随着若隐若现的雷声。顷刻间，一朵朵云彩变成了一团团暗黑的阴云，如一群呼啸行空的天马般狂奔过来，极快便黑压压阴森森地密布天空，随之是惊天动地的电闪雷鸣，将苍茫旷野上的尸群照亮，有男人、女人、老者、少者……突然尸群炸开了，男女老少或狂奔或疾走，或呼吁长天或跪伏乞讨……党彬的脑袋遂进入崩裂状，疼得他就地打滚，嗷嗷大叫：“千秋之罪啊！罪不容赦啊！罄竹

难书啊！”

党彬清楚自己的老病又复发了，他想如上次在金厅那样自行排解，但这次势头严重，他自行排解不得。

电话那头的高小萌也恍然意识到党彬的旧病复发了，医生曾告诫过一旦有发病的征兆，就要控制情绪，即行排解，排解开了，雾散云消，正常人一个，排解不开，就得承受一次发病的折磨。此刻他倒在街头，如何排解？谁与他排解？从还未收起的电话里，她隐约听到他仍在嗷嗷大叫，还有市井的喧嚣……怎么办？她突然灵机一动，重新拨通了高蓉蓉的电话：“姐，党彬这会儿在街头发病了，你得去照顾一下他，要不我只好告诉妈妈了，总不能让党彬病倒在街头无人管吧？”

高蓉蓉急问：“哪个街头？具体位置？”

高小萌说了公用电话的号码：“你查一下不就行了。”

高蓉蓉说：“你放心吧我马上处理这事儿。”

二十分钟后，党彬清醒了过来，他发现自己躺在一间设备豪华的病房里，病床前是几位忙碌的医护，医护后边立着一脸沉静的高蓉蓉。他马上明白是怎样一回事。主持急救的医生对高蓉蓉汇报说：“血压、脉搏、心率都正常，可能是精神上受了什么刺激。”党彬坐起身淡淡一笑道：“我没事儿，老毛病了。”主持急救的医生说：“你还是应该静躺一会儿。”党彬坚持下床说：“我真的没事儿，我得走。”

高蓉蓉对主持急救的医生说：“你们先出去一会儿，我与他谈点事儿。”医护们走了。高蓉蓉在病床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难堪的沉默。还是高蓉蓉先打开僵局，“我接到小萌的电话后，立马就赶过去了。”党彬说：“谢谢你救护了我，我可以走了吗？”高蓉蓉说：“你先坐下，我有话对你说。”党彬点点头，一副悉听尊便状：“小宾，我是你姐姐。”高蓉蓉的声音

突然有些喑哑，随之竟也黯然泪下。

看到姐姐落泪，看到姐姐的肩胛一抖一抖地抽搐，党彬的心里也不可名状地酸楚起来，这时他油然想起小时候他和姐姐烧蚂蚱吃的情形，那时候他像是个小饿鬼，整天都缠着姐姐嚷嚷：“姐呀我饿，姐呀我要饿死了。”姐姐就带着他东奔西跑地逮蚂蚱，然后点一把柴火烧着吃，不论是逮三只五只还是整整一串儿，总是他一人吃光，姐姐从来都不吃，姐姐说她不饿，可是在他吃的时候姐姐总是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他发现姐姐望着他吃的时候总是悄悄地咽着口水，大口大口地咽着口水，后来他才明白姐姐也不是铁打的，姐姐也一直被极度的饿困扰着，不过姐姐一直忍着饿，因为姐姐爱他胜过爱她自己。

高蓉蓉揉着眼睛说：“小宾小时候的事儿你还记得么？”党彬点点头，眼圈儿也有点儿红了，那时姐姐是天底下最好的好姐姐。高蓉蓉说：“这些年姐姐没有机会照顾你，让你受苦了小宾，朝后姐姐会全心全力地照顾你，只要姐姐有能力办到的，姐姐会满足你的一切要求，这样也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爸爸和妈妈。”党彬无言地注视着姐姐，心想人要是一直处在纯洁的童年该多好啊，就是一直保持着童心也行啊，人咋会变化呢？人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变得复杂，甚至变得肮脏可怕了呢？比如像眼前这个曾是天底下最好的姐姐的人？高蓉蓉说：“小宾我清楚你对姐姐有看法，姐姐从小孤身一人在社会上闯荡，有许多事儿很无奈，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希望你也站在姐姐的角度上想想，有些事儿姐姐做了，也是很违心的呀！小宾我希望你能理解姐姐，你能么小宾？”党彬说：“在铜丘我算是出了名的圣人蛋子，就算是吧，圣人蛋子也是肉体凡胎，也有七情六欲，也懂感情。说内心话这些年我总是在梦里与姐姐生活在一起，吃姐姐给我烧的蚂蚱，醒来常常是泪湿枕

巾，我是非常爱姐姐的，但我爱的是儿时的姐姐，现在从感性上说我真想大叫一声姐姐，与您抱头痛哭一场，哭个酣畅淋漓，天昏地暗，把多年的坎坷，多年的苦衷，统统发泄出来。但是从理性上讲，我是叫不出口的，因为你已经与我理想中的姐姐相去甚远，刻薄点儿说你已经不是我的姐姐了。”

高蓉蓉说：“小宾，你咋能这样说话，我怎么不是你的姐姐？咱俩的血脉里流淌着的是一个父母的鲜血呀，这能是人为改变得了的么？”党彬摇摇头说：“有时血缘在行为的面前也会显得苍白无力的。”高蓉蓉说：“小宾，苍茫人世间，我不就你一个亲弟弟么，我是很想尽尽姐姐的义务，弥补一下过去的缺憾，我希望你能成全我小宾。”党彬说：“其实这也是我朝思暮想的事儿，不过这得有一个起码的条件。”高蓉蓉眼睛一亮说：“你说吧小宾，说你的条件吧，姐姐答应你。”党彬说：“你把泥玩店水库的事儿说清楚。”高蓉蓉怦然心动：“泥玩店水库什么事儿？”党彬说：“你心里很清楚，不是么？”高蓉蓉轻轻摇摇头：“我不知你指的是什么？”党彬说：“泥玩店水库是那一带老百姓的梦想和希望，也是爸爸的一腔心血与未竟事业，即便说像艾民那样的人把黑手伸过去还可以理解的话，惟独你不应该伸手的，你想过九泉之下的爸爸了吗？花这个钱你不心虚么？”有胡琰这些年的点化与开导，高蓉蓉在原则问题上很清醒，也是决不会让步的，有时退一步并非海阔天空，而是一城陷落，便势如破竹，兵败如山倒。她失声笑道：“小宾，我才来铜丘几天？重建这水库是杨清臣那一届市委的事儿，跟我没有一点儿关系嘛。”党彬摇摇头说：“据我所知艾民对杨清臣要走早有心理准备，他将一大笔钱作为筹码投到了你这里。”高蓉蓉坚决地挥手：“这是不可能的，姐姐如何能做这种事儿，你不要听别人瞎说，这是不可能的。”党彬怅然冷笑道：“看来

在你我姐弟之间还横亘着千山万水呀。”高蓉蓉说：“小宾你什么意思嘛？”党彬说：“不少人都说我是圣人蛋子，你也一定听说了。”高蓉蓉说：“你把话说明白小宾。”党彬说：“这两百万水库款的问题我已经基本把握住了，准确地说它已经浮出水面了，我一定要查它个水落石出，并且一条道走到黑。”高蓉蓉说：“假若，请你要注意我指的是假若，假若我真的如你说的那样，你当真也跟姐姐做对到底，一条道走到黑么？”党彬认真地点头说：“这是毋庸置疑的。”高蓉蓉说：“你一点也不顾及姐弟之情？我是你惟一的亲姐姐，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更亲的人么小宾？”党彬直盯盯地注视着高蓉蓉，他突然站起身，直奔到她跟前，拉着她的双手，动情地喊道：“姐！”高蓉蓉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双手紧紧攥着他肩胛，失声叫道：“小宾，我的亲弟弟呀小宾！”党彬流着泪说：“姐，你去自首吧，向有关单位把问题说清楚说明白，把不该拿的退回去，那样的话无论咋处理你，你都是我的亲姐姐，我都认了。”高蓉蓉抚弄着党彬的头发说：“你真是我的傻弟弟呀，要是姐姐没有命了呢？”党彬一脸坦诚地说：“你的本质是好的呀姐，质本洁来还洁去，那起码也落个干干净净地来，干干净净地走啊。”高蓉蓉说：“小宾咱还假若，假若就照你说的我干干净净地来了，又干干净净地走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你姐姐了，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党彬说：“要仅仅是对我个人有无好处，我或许不会这么较真，你毕竟是我的亲姐姐。”高蓉蓉说：“这我就弄不明白了，那你又何必呢小宾？”党彬说：“压在我心上的泥玩店水库，这事情非同小可呀，你想啊姐叮在上面的蛀虫捏下来了，水库顺利投入使用了，那一带受益农民的梦想成真了我要的就是这样的结局。为了这个结局，我甚至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高蓉蓉顺着他的话说：“你可以不顾姐弟的情分，

你可以六亲不认，甚至是希望姐姐质本洁来还洁去，是这样么小宾？”党彬实实在在地点了点头。高蓉蓉说：“那么我可以很恳切地告诉你小宾，泥玩店水库的工程款别人有无问题，我不敢打包票，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一点小宾，就是姐姐的手不黑，姐姐的手是干净的。”党彬哈哈一笑道：“果然不出我的所料。”高蓉蓉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小宾？”党彬轻轻拨去她紧紧攥着他肩膀的手说：“我说服不了你，你也说服不了我。”高蓉蓉说：“那你准备咋办小宾？”党彬说：“按照我既定的方案办，一条道走到黑。”高蓉蓉说：“你这方案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小宾？”党彬说：“把泥玩店水库的黑幕揭开。”高蓉蓉说：“你真的有这么大的能力？你要是揭不开呢？”党彬说：“说内心话我也清楚个人的能力很有限，即便是揭不开，但我毕竟揭了，也就无怨无悔。”高蓉蓉清楚她与他要说的话差不多全都说了，双方的目的也全都清楚了，再扯下去也就毫无意义，正如他刚才所说的，彼此之间仍横亘着千山万水，短时间很难沟通，于是她把姐姐的慈祥与温良表演得很完美，甚至是滴水不漏，她说：“小宾，你能与姐姐共餐么？”

党彬使劲摇摇头说：“我该走了。”

高蓉蓉无言地把他送到门口，木雕泥塑地立在那里，直到他走远，消失在前边的拐角处。

高蓉蓉立即将与党彬接触的细枝末节反馈给了胡琰。胡琰长时无语，她以为他犯了心脏病，急不可待地喊了起来。他这才吱声，阴阴一笑道：“怎么了蓉蓉？是天塌了？还是地陷了？”她擦拭着额头的冷汗说：“我巴不得有您这样的气量，可这能是一朝一夕可以养成的么？”他慢条斯理地说：“每临大事要有静气，切不可慌乱，有一句孺妇皆知的成语——热锅上的

蚂蚁，这种蚂蚁是够慌乱的，可结果仍然是死路一条。”他很快就让她吃了定心丸。就在他无语的那会儿，一二三种方案步骤即在他心中形成。她说：“从一开始我就是不折不扣地照你的指示办，这结局不论是鱼死还是网破，你都赖不得我。”他胸有成竹地笑道：“如果我们是鱼，那么就是网破，如果我们是网，那便是鱼死，这是毋庸置疑的，无论鱼死还是网破都不属于我们！”她说：“你真的这么有把握？”他说：“不过这必须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你丝毫也不违背我的本意，不自做主张地修正我的方案。”她说：“这个你放心，我听你的不就是了。”他说：“‘农夫和蛇’与‘东郭先生和狼’这两则寓言你一定不会忘记，我希望农夫与东郭先生的悲剧不要在我们身上重演，事实上党彬已神经到蛇与狼的层次了，你想啊党彬要真把这笔款子的事儿捅开了，不得有几个人头落地？一百万是个什么概念？你蓉蓉是首当其冲啊，眼下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呀蓉蓉，一奶同胞，姐弟情长，你毕竟是个女人，若手下一软，我们就只有束手就擒，坐以待毙了。”她想想说：“这个你放心好了，我已经把要说的话都对他说了，也算是姐弟一场做到仁至义尽了，他也老大不小了，既然断定这事儿我伸手了参与了，他还咬牙坚持一条道走到黑，这不是执意害我又是是什么？他既然无情无义，我还会去做农夫做东郭先生么？我这些年都没有弟弟不也过来了？”

按照胡琰的布置，高蓉蓉必须马上见到艾民。要说她办公室里有内线、外线、专线三部电话，她还有两部手机。通知艾民还不是动动手指头的事儿，但是胡琰有明令在先：“从现在起你不能再用你的办公与住宅电话与艾民通话，因为将来这都是公安顺藤摸瓜的线索。”她顿时有了心惊肉跳的感觉，忙说：“你不要危言耸听不好？我可是胆儿小。”他说：“胆儿小不可

怕，因为它可以长大。另外，你从今后不可与艾民有任何不正常的接触。”她本能地警惕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与他还有什么不正常的？”他说：“你又敏感了不是？我的意思是在别人的眼里，你们纯粹是上下级工作关系。”她说：“就是啊，我与他不就是纯粹的上下级工作关系么？”他笑道：“真的是那么纯粹？他不是你的幻觉性伴侣？最近这两次我发现你一喊他立马就进入角色了，爱液迸溅啊，你说你是咋回事儿？是不是与他假戏真唱了？”她这边儿不由心脏加速了，忙骂道：“你这个老流氓，你要是再这么挑逗我，我可是真跟他上床了！”他气急败坏地叫道：“你敢！要那样的话我轻饶不了你！”她嘻嘻一笑之后，又一本正经地说：“你这不是庸人自扰么？我会与他有什么事儿，你是谁？他是谁？你这不是将天比地，自己贬低自己么？今后不许你再这么瞎编排，你说你这么编排是污辱我呢？还是污辱你自己？我早就明确地告诉你了，我此生只属于你自己，无论在你生前还是身后，任何男人也休想碰我一下，我是有人格有尊严的！”

她亲身驾车出去，选择了一处无人的 IC 卡电话，一二三地给艾民下了命令。一接到她的电话，他便忧心如焚地表述了党彬打上门去的情况，最后说：“高书记您得快想法子啊。”她便克隆了胡琰的语态语气语调，甚至包括措词内容也一字不差：“我告诉你艾民，每临大事要有静气，切不可慌乱，有一句孺妇皆知的成语——热锅上的蚂蚁，这种蚂蚁是够慌乱的，可结果仍然是死路一条。”她坦然的气势使他一下子吃了定心丸。她胸有成竹说：“如果我们是鱼，那么就是网破，如果我们是网，那便是鱼死，这是毋庸置疑的，无论鱼死还是网破都不属于我们！”他竟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你真的这么有把握高书记？”她说：“不过这必须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你丝毫不违

背我的本意，不自做主张地修正我的方案。”他说：“请您具体指示我该如何操作？”她说：“你先从源头。”他惑然地问：“源头？我不明白您的意思高书记。”她慢条斯理地说：“现在关键是从源头堵塞漏洞，不让党彬、仝叶、庞爱群开口，还有那个村长党富根。”他不由动了恻隐之心说：“庞爱群可是我的铁哥儿们啊！”她说：“古往今来，大事儿往往坏在铁哥儿们身上，理由就是他们知道的事儿忒多。”他好一会儿无言。她接着说：“这是个不大不小的工程呵，我想好了，代号就叫脱贫工程。”他不禁一乐道：“要是一不小心让别人窃听到了还真以为我们在为脱贫工程呕心沥血哩。”她冷笑一声说：“我想你还是谨慎小心不让别人窃听到是根本原则，为了施工的安全稳妥，你名义上在地委党校学习，暗中物色两位可靠的人选。”他说：“这事儿方正文会搞定。”她说：“方正文从监狱出来了？”他心里骂着还市委书记哩连一般的法律常识都不懂，可他仍笑着说：“缓刑一年，就是一年后再执行，方正文压根就没有进去，跟着化水清办公司哩，连专车都混上了。”她的脸色不由一红，好在是无人看见。她从心底承认许多法律条文她都不懂，甚至说她是法盲也不过分，但她也有她自己的信条：为什么市委书记不可以是法盲？市委书记也是人不是神，市委书记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总不能先拿到律师资格证后再当市委书记吧？只要其它方面的素质高法盲也照样当市委书记！自己不照样领导政法委？政法委下边又有多少公检法司干警？全市又有多少国家、集体、私营的律师事务所？这些人难道不都是在自己的领导下美丽地工作着生活着？

傍晚，艾民打电话说一切都安排好了。她心想为了统览全局，暗中见识一下这两个人选也未必不妥。在约定的时间，她和他把车子停在了红豆娱乐城旁边，不一会儿便看到方正文与

两位高高大大的棒小伙，大模大样地从一辆黑色的桑塔纳2000里下来，左边留短平头的那位额头上斜着一条不浅的刀疤。另一位长发者是个小眯眼。他告诉她：“这两个人都是外地的死刑犯，移地关押在铜丘监狱，那年因乌龙河发水，他们趁监狱遭洪水袭击出逃，上月被缉拿归案，现在化水清给他俩弄了保外就医，这两人都是亡命之徒，只要有吃有喝有女人玩，他们就会指哪儿打哪儿，视杀人如捏死只蚂蚁。”听他陈述时，她的心底便陡然一冷，如三九天的响哨子风掠过，自己怎么一下子过渡到了这杀人灭口的层面？是生活使然？还是命运使然？但听完后，她竟一字一句地说：“这两人视杀人如捏死只蚂蚁，你就要视他俩也是蚂蚁。”话既出口，连她自己都不相信此话会出自她之口，她的冷酷从何时起竟炉火纯青到如此程度？

他问：“党彬现在的情况如何？”

她把车子重新融入滚滚的车流之中后说：“组织部已经正式通知党彬本周内到莲池就职。”

他说：“我不会让他暖热我那把椅子的。”

她提醒说：“记住，活儿要做得干净利索，不可拖泥带水。”他讨好地笑笑说：“这次收拾党富根不就很干净利索么？难怪老百姓说现在最腐败的就是公检法，两瓶五粮液加上一次泡桑拿异性按摩就把党富根关起来了，还合法得很啊！”她默然少许后说：“就该这样，越是整人越要讲究策略，整你还要把你整得心服口服，就是心里不服也说不出口。”她把车子停在了路边。他盯了盯她的高胸，立马就有了想吃这豆腐的强烈欲望，他的手也就怯怯地放在了她的小腹下边。她板着脸问：“你想干啥？”他眼巴巴地望着她说：“我……我想喝你的可口可乐。”她嗔道：“你也不看看现在是啥时候？”他嬉皮笑脸地

说：“革命生产两不误嘛！”她拧着眉说：“等前期工程完成好，我会让你痛饮的。”他还不死心，他把口头请求转换成了热情的动作，在两只手按住她的两只硕乳开始揉搓的同时，嘴巴如小羊吃奶般地在她的小腹下边拱着并很夸张地吮吸着。她清楚若再由他坚持一会儿，她便撑不住劲儿了，于是她紧绷着脸厉声喝道：“滚！你快给我下车！”

党彬散记之十六 关于保命台

在柄娘长长的送葬队伍里，还有一个心猿意马的人，是富根叔。他正热血沸腾地酝酿着一个壮举：也给柄伯来一个“围点打圆”。前不久，他围点打圆了他的亲爹大包牙，余兴尚存。杀人如同吸鸦片，也会上瘾？当初萌生这个念头时，富根叔心若静水，无兴无波。隔了三十多年，蓦然忆起这个念头，竟澎湃心潮，难以阻遏。那会儿，富根叔手腕上铐子冰凉，冷风猛灌囚车。他的感觉是有尖锥在戳，最疼的部位是手指和脚趾。囚车的正前方是信阳鸡公山下的一家劳改农场。再过八年，富根叔重返泥玩店，慨然住进了市里为柄伯盖的小红楼。鉴于党铁汉的统战影响与姚婉这条海外关系，柄伯当选为县政协副主席，但柄伯坚辞不接受此象征着权力的小红楼。富根叔当仁不让地享受全村的首份奢华时，没忘请柄伯来燎锅底。“燎锅底”就是请客吃饭，此风在我们老家一带很盛。谁知柄伯不给他面子，连请三次均遭拒绝。富根叔掂着酒打上堤窖子质问：“你不就是个挂牌的副处级么？谁不清楚是聋子的耳朵？你拿吊的大堂？”

柄伯说：“我不想唱戏，唱戏就得化装带脸谱挺累人的，我老了想轻松轻松。”

富根叔说：“谁跟你唱戏？活到咱这份儿上还能再做假不成？”

柄伯说：“这就对了，我明明从心底烦你，再与你交杯碰盏，随着酒气肉气喷出的话会不掺水？”

富根叔自斟自饮着说：“老柄哇老柄过去我是对不住你，你满腹才学、韬光养晦应该成就一棵参天大树的，我没让你成，这有如用尿罐盖住一棵树苗苗儿叫你死不了也长不大，后来你酷治我也够劲儿啦，你敢说我这八年劳改不是你给的吗？”

柄伯端起杯跟富根叔连碰三次说：“看来劳改农场的八大两你没白吃见识长了不少。”

富根叔越说话头越稠：“当劳改时我才算悟出一个理，泥人泥人，人就是一摊泥巴稀溜溜的松，人活着就免不了叫人揉捏，当年你就是我手里的一坨泥巴我想咋揉捏就咋揉捏，那种心情没准与你捏泥玩时一样，也是一种创作一种愉悦。后来我成了你手里的泥玩，你比我的手高哇，你让别人揉捏我，你连泥巴气儿都不沾，你敢说五花大绑我那天你没有高兴得喝小酒？我那会儿真是痛悔黄河大决口那年咋没围点打圆了你！”

那年柄伯趺回泥玩店时，比报丧的高天亮还早两个时辰。偏偏在村口冤家路窄地遇到了查哨的富根叔。富根叔说绑了这个反动军官，遂有人冲过来给柄伯上了绳。审问是在女娲庙进行的，富根叔吊柄伯了个“挂丝瓜”，就是用细绳勒紧两个中指悬空吊起。富根叔操皮鞭边抽边斥：“你说啥党柄？你赶回来是通知乡亲们朝铜丘跑水的？说哩鳖蛋光泥蛋圆，谁个信你！”

富根叔中止审问是因为铺天盖地而来的哭声。富根叔领人席卷而去，为柄娘的后事忙活了整整三日。

富根叔刻意想处死柄伯。刑场选在乌龙河坡里，距柄娘的坟仅一箭之遥。辰时行刑，富根叔押柄伯到场时，只见跪伏的人头黑压压覆严了坡堤。求情声嗡嗡哗然，此起彼伏，像滚地

雷过街风：

“杀不得呀，为了金凤也不能杀呀！”

“柄是金凤的心肝叶呀！”

“刚送走金凤，尸骨未寒不能戳她的心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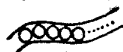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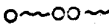
.....

富根叔心硬如铁，并不为眼前的壮景所感动。他登上祭台，挥臂喝道：“乡亲们哪，留下祸根，后患无穷啊！”他说着示个眼色，便有人递过雪亮的刺刀。

这时，攒动的人群中挤出高天亮，他冲到富根叔脸前说：“金凤是我一家的救命恩人，她心空高远惟装着柄一人，足见党柄的品行之高，这是她让我转交给党柄的。”

是枚枣状的泥玩，上面图文并茂：

.....



相思欲记无从记，
画个圆圈替。

花（话）在圈儿外，
心在圈儿里。

单圈是我，
双圈是你。

我心中有你，
你心中有我。

月缺了会圆，
月圆了会缺。

我密密加圈儿，
你密密知我意。

还有说不尽的相思情，
一路圈儿画到底。

柄伯豁然清楚这颗枣是“女媧伏羲图”的下枚，与他悬在姚婉颈下那只上枚配套，是阐释上枚图案的。柄伯觉得愧对柄娘的意笃情深，陷入极度的悲境里，像节挣扎不出漩涡的草木。柄伯摆脱悲境是由于高天亮一言九鼎，振聋发聩：“我替党柄死，村长，是枪毙还是围点打圆？”

富根叔愕然。

随之又有数人冲上祭台：

“我也愿替柄死！”

“杀我吧，村长！”

“围点打圆我吧，村长！”

.....

当时，富根叔这个泥玩店的第一任抗日村长，第一次尊重了民愿，这成了他此生执政岁月的一个亮点儿。

一晃三十年之后，富根叔又光采了一下。先是在莲池登台子喝胡辣汤吃烧饼夹肉，又到县上吃七碟子八大碗，最后一直吃到专区的大宾馆里，连海参鱿鱼猴头燕窝都品尝了。起因是这年大学招生又兴“文化考查”，分笔试与口试。我一下子考查成了全省的头名状元。富根叔是村长也跟着亮了，不过没亮多大一会儿，出了“白卷英雄”，就随之熄灭了，像划过夜空的流星。

这年我十九岁，一门子心眼想上大学，念水利专业。考查成绩不算了，得重新推荐。富根叔掌着村里的戳子得他说话。我在村口找到他时，他正守着一堆砖头瓦块脸苦楚成了核桃。乡里布置“三忠于”，他指挥着垒座主席台。来检查的领导痛斥他损害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责令重建。此刻他心里正窝火

无处发，一见我便鼻嘴一齐冒烟，大声说：“你也想上大学党彬？告诉你党彬轮一百轮也挨不着你，也不掂量掂量你是跟谁长大的，党老柄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是一只披着人皮的狼，你党彬是在狼窝里长大的，你就是狼崽子！狼崽子！”

当晚，柄伯推开了富根叔堂屋的门。里边雾气腾腾，富根叔正大口抽着闷烟，见柄伯腋下夹个纸包，便黑了脸说：“党老柄你休想拖我下水，我党富根拒腐蚀永不沾不吃你这一套。”

柄伯冷笑着说：“你想吃我的礼党富根？怕你这辈子无此口福！”

富根叔不由一愣。

柄伯仍一脸冷笑地说：“莲池的胡辣汤你还喝不喝？县里的七碟子八大碗你还吃不吃？专区的海参鱿鱼猴头燕窝你还品尝不品尝？你这村支书还当不当？还想不想当再大些的支书？”

富根叔经不住这阵狂轰烂炸，头脑发懵发胀眼花缭乱。柄伯打开纸包，郑重放在桌上，是尊栩栩如生的伟大领袖像。富根叔傻了眼，心中惊叹这泥活儿真绝。

柄伯说：“我把它放大了置在村口咋样？轰动不了全镇全市全专区随你处治我，要是轰动了打响了各地都来参观学习你这支书会咋风光？想想吧党富根。”

富根叔一脸狐疑地盯着柄伯说：“老柄你休想要我的猴，我可不是当年万利来的权老板，让人牵着鼻子走最后引来杀身之祸。”

柄伯不再说话，重新包好携起就走。

富根叔半蹲在椅子上，夹烟的左手捂严唇部，目光如箭穿过缭绕的烟雾，直射柄伯的后背想从中窥出是否有诡。如果柄伯走姿犹豫或很留意背后的声音就证明心中有鬼。柄伯跨出堂屋门槛时，富根叔轻唤一声，没起作用。加大音量再唤，仍无

效果。眼看就要走出小院了，富根叔敞开嗓门大喊一声，柄伯仍听而不见，继续着流星大步。

柄伯是富根叔追到大街上硬拖回来的。柄伯举起纸包朝砖堦地上用力一摔。富根叔防不胜防，大惊失色道：“这是伟大领袖……像你咋敢？”

柄伯义正辞严地说：“你该清楚捏泥玩的一句行话，摔碎的是泥巴摔不碎的是神。”

柄伯连摔三次，包纸稀烂，雕像竟毫无损破，依然栩栩如生。柄伯随手置于门后的一盆水中说：“泡上三个月也不会变形变软。”

富根叔面露喜色说：“想不到你也有手绝活儿。”

柄伯说：“挑明了吧，我是想用这手艺换党彬上大学。”

富根叔说：“我不推荐彬，你也得给我干这个事。”

柄伯用轻蔑的目光扫一眼党富根说：“入学通知书不到手，我连泥气儿都不会沾，要血一小盆儿要骨头一小堆儿随你的便！”

半个月后，我收到了大阳农业大学水利系的入学通知。

不久，泥玩店举行了盛大的剪彩仪式。声声爆竹，喧天锣鼓，猎猎红旗。镇里市里专区的头面人物，还有各路取经的代表，列队井然，按部就班，填得偌大的打谷场不透风雨。

红金丝绒罩布是在嘹亮的东方红声中揭开的，全场庄严肃穆，人们脱帽而立，张张面孔清朗朗一色虔诚。也就在这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神圣的雕像不及接纳注目礼就崩裂、坍塌了……

富根叔当场就戴上了冰冷的铐子，屁股后杵着两杆七九步枪。透过密集的人群，他一眼就瞄见了柄伯。柄伯高挑一只粪篮儿，把一只蚂蚱头吮得津津有味儿，喷出的浓雾里丝缕着烟

精花的香气。富根叔只字未啃柄伯，是他清楚柄伯成不了救命稻草，依照“过失罪”从宽判他八年，如果再添上一条重用“残渣余孽”罪，刑期至少会翻上一番，没准还会敲了他的“稀饭灌子”。

富根叔在囚车里冻得猫咬脚趾头时，我正坐在明亮宽敞的大教室里，极投入地凝视着黑板上的黄河水系图。

雪协助姚婉历时一载，完成了“关于江河携带泥沙的疏导与治理”这一课题。论文轰动了美利坚合众国，有关教科文组织决定授予姚婉与雪金质奖章，并邀请柄伯参加授奖仪式。

装有请柬和机票的信袋是富根叔接住的，他随手朝抽屉一锁就上了河堤。见了柄伯，他兜头先浇一盆冷水说：“老柄哇老柄，寒冬腊月的，你的身子骨如何能满世界兜风？你要是在飞机上拉开了风箱，那里边可不让吸烟精花儿，万一把老骨头扔在大洋那边儿，金凤这几十年的坟头你不是白守了？你还是安生在堤窖子里呆着吧。”

富根叔破了柄伯的劲后，摇身一变成了柄伯。波音 747 横越太平洋时，他心里还敲小鼓，担心人家不认他这壶酒钱当众拆穿西洋景。他万没想到接机的姚婉走过来，微笑着塞给他一束康乃馨。很快富根叔便知道柄伯的信早到了两天。柄伯交待姚婉好生接待他，一定要领他好好逛逛，还说他这辈子怕就逛这一回了，说得富根叔鼻梁筋直发酸。姚婉说：“这篇获奖论文中的一些实地材料都是党彬帮助勘测到的，这也是你推荐党彬铺垫四年大学底子的结果，这奖章不说有你的一半儿也有你一块儿呀。”

富根叔掉着泪说：“咱泥玩店出了党彬这么个人物，我这八年劳改值过呀。”

富根叔风光回来像换了个人，见了柄伯说：“看看人家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咱们算是白活了。其实咱们比起大鼻子丁点儿不差，远的不提就说姚婉和雪不就盖了大鼻子们的帽儿么？我亲眼见有一个叫比克逊的大鼻子纠缠姚婉颈上的泥玩，就是那枚‘女娲伏羲图’，比克逊开口就给一万美金。这东西在你老柄哥手里不是小菜一碟么？”

柄伯说：“你是不是又想打我的主意？”

富根叔说：“咱们泥玩店不发泥玩的财还能发啥财呢？我就想有你这把手咱们还把泥玩红火起来。”

柄伯说：“你的本意不错，让乡亲们富起来，这是好事。但主意不行，一般化的泥玩卖不上价钱，上好的泥玩呢非动用铜丘的土不可，这铜丘是保命台啊，你没有经过三八年黄河大决口？人为鱼鳖呀，要不是这保命台得死多少人啊，也就不会有你党富根的今天了吧。”

富根叔不以为然地笑笑说：“这几十年都没屎事儿。”

柄伯打断道：“那也不能掉以轻心，万一这乌龙河发大水哩？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还有一句老话泥玩店要想脱贫致富没有别的办法儿，只有修水库！”

富根叔就笑笑说：“你是市政协副主席哩，官比我大，我听你的还不中？”

富根叔在飞机上点燃的上马泥玩业的心火让柄伯一瓢水给浇灭了。

正文第三十章 智勇红粉

华灯初放，党红在红豆娱乐城大门里边迎宾。她一袭素衣素裙，黑黑的头发长飘飘的，与其他坐台小姐相比，显得格外清纯可爱。当方正文一行三人下了出租车，鹅行鸭步走过时，她忙扭脸闪开到党荫的背后，轻声说：“莲姐，前边这个就是方正文。”党荫说：“这人我认识是化水清的手下，经常到这儿来，小红你先回避一下。”党红忙闪开了，方正文三人悠然进入。党荫一脸职业微笑地迎过来说：“三位老板请！”三双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了党荫高高的胸部。方正文的目光最肆无忌惮，他色迷迷地小声说：“喜莲小姐，我们今天可是冲着你来哩呀，找个好吃好喝好玩的地方。”党荫笑着说：“三位老板是分开呢？还是在一起。”方正文冷不防在党荫的胸部抓一把后说：“先在一起吃饭，然后再分开玩。”党荫下意识地闪了一下后，微笑着说：“三位老板跟我来。”党荫头前姗姗引路，把这三个人带向了一间包房。门楣上一明一灭地闪动着三个字：蝶恋花。

方正文朝门楣上一指，“嘿嘿”笑着对“刀疤”和“小眼眯”说：“不错不错，蝶恋花，不管你们愿不愿意做狂蝶，反正我今天来了就是要做一次狂蝶的。”方正文说着又朝党荫的胸部突然袭击了一下，并获得成功，成功的喜悦令他达到了异常亢奋的状态。

党荫把三人引进包房之后，朝方正文故做娇艳一笑道：“方老板你可是要付小费的哟！”方正文更加肆无忌惮地淫笑着说：“喜莲小姐，你说我啥时候白吃过你的豆腐？你说我啥时白吃过你的豆腐？”“刀疤”跟着打趣道：“看来你们俩是老伙计啦。”党荫笑逐颜开地用菜谱夹机灵地挡了一下方正文的再次突然袭击的手，她闪到“小眼眯”身边说：“这位老板可是稀客呀，您想吃点儿喝点儿什么呢？”方正文淫笑着接上话茬儿说：“你相中这位胖老板了不是？他就是冲着你的豆腐来的，不吃不知道，一吃忘不掉，还有广告上说的那句，”他说着故意停顿了一下，并朝“刀疤”和“小眼眯”挤了挤眼睛。“刀疤”会意，便模仿着广告上的语气语调大声喊道：“味道好极了！”“小眼眯”迟钝，有些尴尬地说：“我可不像你们年轻人！”方正文淫声淫调地说：“二老弟你老了牙齿不好，吃不了别的，还能吃不了豆腐？你说呢大老弟？”“刀疤”忙接上话茬儿：“正好吃豆腐嘛。”包房内顿时一阵山崩地裂般的狂笑。党荫用菜谱夹朝方正文的身上使劲敲了一下。方正文这才挥了挥手说：“好了好了，你俩想做狂蝶儿等会儿再好好做尽兴做，咱们这会儿先商量咱们的脱贫工程。”“刀疤”和“小眼眯”便收敛了笑。党荫麻利地将菜谱放到了方正文的面前。方正文很豪气地抓起笔，迅速在上面圈点着。党荫道声：“谢谢，请稍等，马上就来。”方正文冲着党荫的背影说：“喜莲小姐请把门关好。”

走至门口的党荫不由一怔，她随手把门轻轻地关严了。党荫走到党红身边小声说：“这三个人不是专门来玩的，他们重要的事儿要商量。”党红说：“商量啥事儿？”党荫说：“方正文说什么脱贫工程。”党红一愣说：“脱贫工程？那肯定是说我们泥玩店的啦。”党荫说：“你想摸摸他们的底儿？”党红点点

头。党荫说：“那一会儿你给他们上菜。”党红点点头说：“行。”党荫说：“方正文会认出你么？”党红摇摇头说：“我过去从未与他正面打过交道。”党荫提醒道：“方正文可是大色狼，他可是见不得你这样的。”党红说：“他能怎么样？”党荫说：“你说怎么样？要你呗！”党红为之一愕。党荫看党红一眼就径直去厨房送菜谱去了。党红下意识地轻轻拍着脑门，犹豫着。党荫匆匆折转过来，小声说：“怎么样小红？”党红很沉静地点头说：“我想知道他们打算怎么跟我们泥玩店使坏，到时候再说吧，能躲就躲，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是不会叫他得手的。”党荫说：“公安局的赖货有钱，今个儿方正文若想对你使坏我就狠狠敲他一次。”党红说：“不敲白不敲，村里正急钱用。”

蝶恋花包房内，方正文三人喷云吐雾地大吸着烟，不一会儿就将整个包房弄得烟雾弥漫。方正文不时地用手指背点击着台面，一副运筹帷幄、胸有成竹的样子。“刀疤”和“小眼眯”专注着方正文，并不时地点着头。方正文说：“摆平人的事儿，当然还要仰仗二位。”“刀疤”客气道：“恭敬不如从命，恭敬不如从命。”方正文从手提包里取出两叠人民币，放在“刀疤”和“小眼眯”面前。两人的神情同时为之一振。方正文说：“老兄不会让你们白忙，咱们亲兄弟明算账，这工程的施工费四万，先预付两万，等施工结束后再付两万。”“刀疤”说：“请方哥放心，这工程是小菜一碟儿。”“小眼眯”附和道：“是小菜一碟儿，是小菜一碟儿。”方正文叮咛道：“可不能粗心大意哟。”传来“笃笃笃”的门响。轻轻的，很有节奏，很有礼貌。方正文冲“刀疤”和“小眼眯”使一下眼色，两人忙把钱收了起来。方正文说：“请进。”党红端着菜盘姗姗而入。

方正文一见党红果然眼睛为之一亮。党红一边将盘里的菜移至台面上，一边轻轻地报着菜名。方正文慢慢地喷着一口烟雾，两道狼一样的目光从党红的胸部慢慢地移到她的脸上，之后无话找话地指着台面上的一只盘子说：“小姐，这盘儿是什么菜呀？”党红轻轻一笑道：“开心果儿。”方正文在党红这清纯一笑的刹那间完全迷失了自己，他照着党红的光胳膊上拍了一下说：“你才是开心果儿！”党红忙机灵一闪，姗姗退出。她轻轻地将门带上，但没有关严，留下了一条小缝。党荫就在门外立着，她接过党红手里的盘子轻声说：“你就站在这儿听着。”党红会意点头。

包房内，方正文像是对“刀疤”与“小眼眯”，又像是自言自语道：“这小妞儿真他妈叫绝，清清纯纯的，像一朵出水的白白亮亮的荷花儿。”“刀疤”说：“方哥还作诗哩。”方正文说：“好了好了，咱们还说咱们的脱贫工程。”包房门外，党红的神情为之一动。

方正文压低嗓门说：“咱们这脱贫工程的也就两项施工任务，第一项是把这个人做了。”方正文说着用手指蘸着杯子里的水在桌子上写下了两行字儿。“刀疤”与“小眼眯”探身把目光投过去。

党红焦急万分地把耳朵紧紧地贴近门缝，但一无收获。方正文接着说：“第二项施工任务是把这个人的名字做了。”

党红隐隐听了一半，不知下文，脸上更显焦急。

这时，党荫端着菜盘远远走了过来。党红连忙向党荫招手，小声唤道：“莲姐快点儿！”党荫会意匆匆奔了过来。党红忙接过菜盘，轻轻地推门，轻轻地进去。她朝前倾身探视到桌子上的隐隐约约的字迹：“党彬、党富根”两行字上面圈着一个大圆圈。方正文短粗的手指蘸了一下水，在桌子上刚写出一

个“仝”字，短粗的手指便猛地停住了。整个大手倏地把桌子上的字儿全擦去了。他转身大声呵斥道：“你这小姐咋回事儿啊，你进门为啥不敲门？”“刀疤”与“小眼眯”也同时把目光投向了党红。

党红忙说：“对不起，是我敲得轻，先生们可能没有听见。”方正文不依不饶地说：“没有答应让你进来，你干吗进来？”党红勾着头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党荫进来道：“怎么啦？出什么事儿了？”方正文气呼呼地说：“你这位小姐怎么连一点儿规矩都不懂？”党荫连连赔笑道：“这位小姐刚来不久，请诸位先生多多包涵。”党荫说着妩媚地朝方正文笑了笑。方正文当然明了党荫的笑意，也就做了个顺水人情道：“算啦，算啦，这位小姐既然不是故意的，下不为例就是了。”说到此，他把手一挥道：“好了好了，你们都先忙别的去吧，有事儿再叫你们，不叫你们可别进来！”党荫冲党红点了点头。两人一前一后地离去了。方正文没有忘记叮嘱一句，“把门关严！”门被党荫严严地关上了。

包房门外，党荫轻声问：“小红你发现什么了？”党红说：“我看见方正文在桌子上写着‘党富根、党彬’，还有‘仝’字。”党荫皱了一下眉头说：“瞧他们三个的阵势儿，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儿黑事儿。”党红忧心如焚地说：“很可能跟我们泥玩店有关。”党荫说：“想办法从他们这些臭男人的嘴里掏出来。”党红说：“好掏吗？”党荫说：“只要想办的事儿，总会有办法的。”

因为包房的门封闭得挺严，党红无论怎样努力也听不清里边的动静。直到听见门响，她才迅速闪开。方正文出来，一见立在门口的党红，伸手就拉党红的手。

党红笑着闪了一下说：“你喝多了先生。”方正文说：“我

想请你跳支舞。”党红说：“你得给我们的领班说。”方正文说：“你们的领班是谁？”党红朝吧台前的党荫努努嘴。方正文大步流星地朝党荫奔去。党荫点着了一支摩尔，故意不瞅他。方正文说：“官架儿不小啊喜莲小姐。”他说着将一张百元大钞塞进了党荫开口很低的上衣开口处。党荫冷冷地瞥方正文一眼后，又把脸转向另外的方向说：“方老板又盯上我们这里的哪位小姐了？”方正文朝党红指了指说：“跳支舞跳支舞。”党荫又用拒人千里的目光瞥方正文一下说：“就跳支舞？文文明明地跳支舞？规规矩矩地跳支舞？我还能不清楚你那鹰爪子一样的手。”方正文又朝党荫上衣的开口处塞了一张百元大钞，赔着笑说：“你这是吃哪门子老陈醋呀！”党荫转身冲方正文喷了一口烟雾道：“你是我的什么人，我吃你的什么醋？你有没有搞错呀方老板，我告诉你人家可是个黄花大闺女，是来挣学费的女大学生！”方正文咽了一口唾沫儿说：“我说呢，我说呢！”党荫说：“你要是光跳舞呢，就付一千小费吧。”方正文又盯一眼党红说：“要是还想干点儿别的呢？”党荫不假思索地将大拇指伸了出来，并故作狠狠地瞪方正文一眼道：“你不留下一个钱带不走人！”方正文一脸惊诧道：“一万？”党荫哼一下鼻子说：“不值么？告诉你方老板，人家是有品有位的大学生，不是街头拉客的鸡，你是老手了难道不懂得会吃的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像干你这吃了原告吃被告行当的，还能在乎这点儿小钱儿？你就权当用黑心钱扶贫免灾哩。”方正文变戏法儿似地将整整一扎百元大钞抽出来，“啪”地一响拍在了党荫的手上。党荫这才启唇笑道：“看来方老板是有备而来呀，这又是发的哪笔横财呀？”方正文说：“你给这小妞儿交待好叫她服务好一点儿，告诉她我在车里等她。”说完就朝外走。党荫说：“怎么？连舞也不跳了？”方正文淫笑道：“你知道干我们

这行的，就喜欢实实在在。”党荫照着方正文的额头上点一下道：“告诉你，你得悠着点儿，人家可是个黄花姑娘。”方正文欣然而去。党荫朝党红挥了一下手。党红匆匆过来。党荫朝外边努了努嘴。党红顺着党荫的口势朝外望去。一辆黑色的桑塔纳 2000 在娱乐城门口停着，方正文旁若无人地立在车旁。党荫将一只女式红背包递给党红，小声说：“小红我放你包里了几只安全套，他们这号花货都脏得很，得小心染上病。”党红的脸色为之一窘。党荫接着交待道：“你可一定要机灵点儿小红，先把他灌得迷迷糊糊的，再掏他的话。”

方正文让党红坐在前边，他立即把车驶入灯火辉煌的街道上。他一边兴致勃勃地驾驶操纵着方向盘，一边忍不住伸手朝党红的身上捞摸。党红下意识地躲避着他的手说：“老板啊，你可要注意安全哟。”方正文说：“安全没有问题，告诉你小妞儿，我今天可是花了大价钱的，一万块呀，你知道一万块是什么概念吗？如果你辛苦一个月挣两百元工资的话，就是整整五十个月，你说你这钱挣得轻松舒心吧，也就应该让我玩得轻松舒心，这样才算得上是公平交易，所以你可不能再跟我扭扭捏捏。”党红不吱声了。

方正文把车绕到一条比较僻静的街道停了下来，并随手闭掉了车内的仪表灯。党红不无骇然地望了他一眼。方正文一把将党红拐到臂弯里，勾下头贪婪地狂吻起党红的脖颈、脸颊，最后锁定在嘴巴上，他用力很大很猛，吻得很深很响。党红被堵得喘不过气来，她既不拒绝，也不迎合，木然待之。不时有来来往往的车灯打进来，让党红悚然。

方正文重新驾车，很快汇入灯光闪烁的车流之中。党红说：“老板啊，你这是把我朝哪儿拉呀？”方正文淫笑道：“你

们的领班喜莲小姐打保票说你是黄花闺女，我当然要找地方鉴定你是不是假冒伪劣。”党红说：“老板，我可是还饿着肚子哩呀。”方正文一怔，说：“那我们就去一个有吃有住的好去处吧。”

方正文把党红带到一家豪华饭店的包房里，吃饱了喝足了，不等女侍收拾完杯盘狼藉的餐桌。他便醉醺醺地抱着党红跳贴面舞。这时，音箱里低回着流行歌曲《让我如何不想你》：

今晚月色多美好，
让我如何不想你？
明天月色依然好，
让我如何不想你？
想你！想你！想你！想你！
要你！要你！要你！要你！

酒精的作用使方正文神志恍惚，他紧紧抱着党红，狼着眼盯着党红，还跟着歌星有一搭没一搭地咬着歌词儿：“想你！想你！想你！想你！要你！要你！要你！要你！要你！要你！”

正好一曲终了，方正文推着党红朝卧室里进。党红柔声细气地说：“反正我今晚是你的人了，老板你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还没有喝好呢，你得再陪我喝两杯，不是说一醉才能方休么？”方正文照着党红的脸颊上猛亲一下说：“好好你这小美人，一醉方休，我给你一醉方休。”党红连灌方正文几大杯。方正文便醉迷三道儿了，他脸前的餐桌、酒瓶、盘子……也就开始晃荡起舞了。但他坚持让党红坐在他的腿上，紧紧地抓着党红的手不放。党红轻轻地说：“老板，你每日里辛苦得很吧。”方正文口齿不清地说：“不……不辛苦。”党红说：“老

板，你现在搞的啥脱贫工程呀？”方正文不由一愣道：“我们……我们正搞脱贫工程你……你怎么知道的？”党红说：“刚才在红豆娱乐城，我不是听到你们在商量吗？”方正文恍然点点头说：“你……你这小妞可……不许乱说啊。”党红漠然道：“又不关我的事儿，我才不会乱说呢。”方正文爱怜地轻抚着党红的肩胛、胳膊，并一路朝下滑溜，最后摘茄子般地揪死党红的两只乳房。党红说：“你抓的这项脱贫工程是修路盖房子么？”方正文嬉嬉笑了起来，口齿不清地说：“你……你还是大学生哩，工程……并不都是修路……盖房子。”党红轻声问：“那还会有什么呢？”方正文张口说道：“工程……工程也可以是个代号。”党红惊讶道：“什么？也可以是代号？只有特务才用代号的，你们是一帮特务？”方正文哈哈大笑道：“特……特务，我们就……就是特务，你……真是个小傻妞呀。”党红晃着方正文的肩膀，央求说：“我最爱听惊险故事了，讲讲你们的脱贫工程吧，讲讲吧。”方正文说：“一讲就把你……你吓着了。”党红说：“莫非你们还要杀人？”方正文说：“不……不杀人咋能叫……叫工程。”党红不由紧张起来，她镇静了一下自己说：“你们要杀什么人啊？”方正文说：“这……这是核心机……密，咋能告……告诉你？”党红赌气说：“你刚才还说我是心肝宝贝哩，这会儿又不是了？”方正文说：“你……你当然是我的心肝宝贝，你……你当然是我的心肝宝贝！”他说着把党红平放在怀里，又一阵狂吻。

这时，手机响。方正文示意党红离开到一边儿去，他要接电话。党红不依，反而抱紧了方正文的脖子。方正文推了推党红没有推开，他只好就这么让党红紧紧地抱着接开了电话，他有些不耐烦地说：“谁……谁呀？”传来艾民不满意的声音，“我是艾民啊，方老板，你是咋回事儿啊，你得加快脱贫工程

的进度啊！”

党红听得清清楚楚，脸上不由掠过一道痉挛，她马上作心不在焉状。

方正文忙笑容可掬地说：“进……进度不慢啊。”艾民严肃着声音说：“讲好的脱贫工程开始后暂且戒酒，你怎么又喝成这样？”方正文不由振作一下说：“我……没有喝喝酒啊。”艾民说：“听听你还能说成话吗？”方正文知道骗不过去了，就直说道：“我酒醉心里不糊涂，有话你就说吧，我清醒着哩。”艾民说：“党彬他已经开始走马上任了，我们讲好的不是堵他嘴巴的时间要抢在他上任之前么？”

党红不无紧张地瞄了方正文一眼，之后故意闭上了眼睛。

方正文说：“他……他人这会儿在哪里？”艾民说：“他新官上任三把火，已经连夜乘车来莲池了。”方正文恶狠狠地说：“放……放心吧，跑了和尚跑……跑不了庙，我再重新布置布置。”

党红有点儿按捺不住了，她的额头上急出了汗粒儿。

艾民说：“第二项施工任务进行得如何？”方正文说：“老二在红豆娱乐城吃过饭后，就开始施工了。”艾民说：“你让老二盯好了，别以为姓全的小娘儿们好对付，大意失荆州。”方正文说：“放心吧，我会安排好的。”

党红亮开了大眼，随之又掩饰地闭住。方正文说声“那好吧”之后，便熟练地拨动手机的键号。党红做出一副急不可待的娇媚，夺过手机嗔道：“不许你打了，你要是光顾忙你的脱贫工程的话，我可是睡觉去了。”方正文将手机从党红的手里拿过来，眉飞色舞地说：“这就完我的心肝宝贝，再打一个电话就完！”党红故意赌气地努起了嘴说：“那我先去洗澡了。”方正文照着党红的胸部抓一把说：“好好你先去洗吧，我的心

肝宝贝，看我一会儿好好地收拾你。”党红哼了一声姗姗离去。方正文瞥了一眼党红的背影，转动了一下姿势背对着卧室和卫生间，然后拨打着手机。

此刻，全叶家的宿舍楼前。一辆白色微型面包车停在一条小甬道旁。甬道的两侧是一丛丛繁茂的花树，枝条与密叶几乎把车子埋蔽得严严实实。“小眼眯”就坐在车里面，透过枝叶的缝隙朝宿舍楼洞门口观察着。

宿舍楼的前边不时有人从楼洞门口出入。“小眼眯”燃着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这时，全叶骑着一辆自行车从外面回来。她将自行车锁在楼洞门口，拿起提篮里的一包东西就匆匆上楼去了。

“小眼眯”的眼睛不由一亮，随之眼露凶光。他狠狠地按灭烟头儿，从驾驶台上的一只纸袋里，掏出一只黑色面罩儿戴上，将头脸遮盖得严严实实，接着又摸出一把亮亮闪闪的匕首，下意识地比量了一下后，掖在腰间。他手脚麻利地跳下车，左闪右躲地奔至楼洞门口，停了一下，瞻前顾后一番，没有发现什么动静，便沿着楼道一侧窜至三楼全叶的家门口，正准备按门铃时，楼上传来了下楼的脚步声与说话声。他只好麻利下楼，凭借一丛树影的掩护，又迅速隐藏进白面包车里。这时，手机响了，传来方正文的声音，抄着手机小声说：“二老弟，你这会儿在哪儿猫着呢？”

“小眼眯”说：“就在姓全的小娘儿们的楼下，这座楼里的人都他妈是夜里欢，现在还都亮着灯哩，我得等都睡下了再下手。”

方正文对着手机说：“二老弟呀，姓全的这小娘儿们可是铜丘市的第一美女呀，你进去后一定要找到泥玩店水库工程的全部图纸材料，这可是至关重要的啊。你可别进去后怜香惜玉

起来，再动了邪念，把我们脱贫工程的大事儿给忘了啊，嘻嘻嘻嘻。”说到此，他对着手机嬉嬉地笑了起来，笑得很肆无忌惮，看样子是完全进入了角色，肩膀兴奋得一耸一耸的。

卧室里的党红听到此眼睛不由一亮，她迅速走进卫生间，将热水管拧开，弄得热气腾腾，然后出来并随手将门锁死。在门外边仍能听到哗哗的水声。她将上衣脱下扔到床上，拎起床头柜上的女式红包，想了想又放回原处。这时她灵机一动，眼睛一亮，从包里掏出一只备用的胸罩和一条贴身的短裤放在了床上。之后，她紧盯着方正文的后背，蹑手蹑脚地走近门口，轻轻地扭开门，拉出一道窄缝，侧身挤了出去，又随手把门轻轻带上。

方正文毫无觉察，他仍举着手机嬉笑着。

“小眼眯”说：“怜香惜玉的事儿会有的，动动邪念的事儿也会有的，但是脱贫工程的大事儿是不会忘的，就是地挖三尺我也要把水库工程的全部材料找到，一点儿不差地交到您的手上。”

方正文满意地点点头后，又操起一股酸溜溜的音调儿说：“我说二老弟呀，你可是艳福不浅啊，说内心话对姓仝这小娘儿们我可是思恋已久了啊。

“小眼眯”捂着手机笑着说：“要说是方老板的心爱之物，我是不能染指的，朋友之妻还不可欺哩，何况是我的老大哥哩。”

方正文很有点儿感动地说：“难得二老弟有这片心啊，难得二老弟有这片心啊。将来我会好好地重用你的。”

“小眼眯”很感动地说：“谢谢方老板的关心，我这一辈子就跟定您啦，跟着您干我心里踏实。”

方正文说：“我说二老弟啊，等你这项施工抓紧完成后，

招呼一下莲池方面的施工，算党彬那小子命大，我在这儿给他挖掘的灾坑又让他绕过去了。”

“小眼眯”一愣说：“咋回事儿？老大不是酒囊饭袋啊，他会连个党彬都摆不平？”

方正文说：“是党彬慌着去莲池走马上任提前溜号了。莲池是咱们的大本营，牵一发而动全局，可不能让他抄了啊。”

“小眼眯”说：“这个你尽管放心我的老板，党彬能躲过初一我让他躲不过十五，他能绕过坑我让他绕不过井，这边的活儿一玩，我立马过去帮助老大，我保证把活儿做干净做漂亮，再说莲池是你老大哥经营多年的地盘儿，不能让党彬去横行霸道，放心吧，没有他的好果子吃。”

方正文一脸得意地关了手机，起身打着哈欠走向卧室，在卫生间门口，他侧耳听听里边有哗哗的水声。他淫笑一下，下意识地拧了拧门把手儿，拧不动。小声自言自语地说：“还怕我看哩，一会儿你敢不叫我看个仔细？”他转身走进卧室，兴趣盎然地抓起床上的胸罩和短裤，举在鼻子上深深一吻，再吻，脸上的淫笑始终不肯敛去。他顺势倒在床上，看到床头柜上的女式背包，便随手拎过来，打开翻出了里边的一盒安全套，他抓在手上玩味着，自言自语道：“怎么是中号的？你这妞儿小看我老方，你这妞儿小看我老方，我老方一向都是用大号的。”他就这样一边玩味着安全套，一边吻着胸罩和短裤，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还扯起了炸雷般的鼾声。

黎明时分，仍在松软席梦思上扯鼾而睡的方正文，被呼机的连续响声惊醒。他抓起呼机一看，自言自语道：“艾民呼我？一定有啥急事儿。”他连忙拨通手机后说：“艾书记艾镇长，你

这会儿呼我可是稀罕啊，有啥指示？”

艾民冷冷地说：“方老板，你这会儿是在哪儿销魂呢？”

方正文这才记起了自己的所在，他一边把玩着手里党红留下的胸罩、内裤儿、安全套，一边支吾道：“销魂？我去哪儿销魂？我正在执行您的脱贫工程计划，不敢有丝毫的解怠呀。”

艾民一针见血地说：“方老板，艾民这些年待你不薄吧？且不说别的就我这块每年的扶贫款就没少做你的赌资嫖资吧，零碎的小笔不说，光泥玩店水库工程那一笔还不可观么？我养兵千日不就是为了用兵一时么，如今你连个党彬都给我摆不平。”

方正文一愣道：“老大已经深入下去了嘛，摆平个党彬对老大来说是小菜一碟儿，你甭等着听好消息了。”

艾民怒气冲冲道：“到这会儿你还在说假话懵我，党彬这会儿正在莲池镇大刀阔斧地砍砍杀杀哩，我们经营多年的地盘，我们的盆盆罐罐儿快被他打碎完了，你知道不知道？”

方正文愕然道：“我又布置了一套方案，老大若失手的话，老二紧接着就上去，前仆后继，定能成功的。”

艾民说：“方老板方老弟，对别人我们可以说假话，可以懵可以骗可以唬弄，可以有一说十可以添油加醋可以无中生有可以把臭的说成香的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这是我们的特长这也是我们的优势之所在，说白了我们就是靠这个才有了今天的位置今天的地盘儿，并且我们还将继续发扬我们的这一特长这一优势争取博得更高的位置更大的地盘儿。但是，对我们自己，对我们哥儿们之间的事情，我们一定要以诚相见，不能玩虚的不能掺水分，如果那样的话，恕我直言，我们统统都得完蛋一个也跑不了，就连你这双给别人戴惯了铐子的手也会让别人铐住！”

方正文的额头上浸满了一层密集的汗水，他不无心亏气短地说：“脱贫工程的事儿我确实是安排过了，我再督促督促，看看纰漏在哪里。”

党红溜出饭店后，失急慌忙地给党荫打了个电话，之后猫在电话亭后边，焦灼地东张西望着。

不一会儿，一辆飞速驶来的红面包车停了下来，车窗拉开，探出了党荫的面孔：“小红上车。”党红迅速上车。车子随之离去。

车内，驾车的党荫一脸紧张地问：“事情都弄清楚了？”党红说：“他们这项脱贫工程就是对党彬哥、富根叔和全叶下毒手。”党荫骂道：“这拨混账王八蛋。”党红说：“跟党彬哥联系不上，真急死人了，我把电话打到泥玩店让大军设法通知，要不打110报警吧。”党荫说：“不行，化水清已经调任地区公安局副局长，110就归他管，我们这不是朝老虎嘴里送么？”党红说：“可他们密谋害人，也是死罪呀。”党荫说：“空口无凭啊，他们矢口否认我们一点辙都没有，他们甚至还可以反咬一口说我们是诬陷。”党红说：“那咋办哩？那咋办哩，那个小眼眯这会儿正在全叶的楼下，说不定都下手了呀。”党荫的精神突然为之一振，她说：“咱们先给全叶打个电话，把情况告诉她，让她先有个防备。”党荫说着从包里掏出一只手机，递给党红说：“你给她说说。”党红接过手机拨通号后说：“全叶嫂子么，我是党红啊，我有急事告诉你，有人要谋害你！”

夜深人静，全叶家楼前的各条路径全空荡荡的，寥无人迹。不一会儿这座楼里所有窗口的灯光都相继熄灭了。全叶家的窗口也灭了灯光。

白面包车里，“小眼眯”脸上再次露出凶光，他戴上面罩儿，把匕首掖在腰间，又从车上跳了下来。他仍凭借着一丛丛花树的掩蔽，三跳两跳便接近了楼洞门口。

就在这时，两道雪亮的车灯直刺过来。

“小眼眯”麻利地退回到黑暗的楼角处。

一辆红面包车飞速而至，在楼口绕个弯儿停了下来。车灯熄了，但发动机没有熄火。

黑暗中，“小眼眯”惊异地睁大眼睛。

也就在这刹那间，从楼道里飞出一个身影，随之是红面包车的门猛地一开，这个身影便敏捷地跳进车里。也就在这当儿，“小眼眯”认出是全叶。他在黑暗中跳脚大骂：“不好！”

红面包车猛地亮开车灯，飞速驶向通往太阳的大道。

“小眼眯”飞速奔向他的白色微型面包车，迅速启动着车，猛地调转过车头，冲着红面包车急追而去。

红车飞驰。白车狂追。

红车内，驾车的党荫一脸紧张。后座上的党红和全叶也诚惶诚恐地朝后边看。党红瞄了一眼全叶腿上的一只沉甸甸的公文包说：“水库工程的材料带出来了？”全叶说：“全带出来了。”党红说：“他们冲你下毒手为的就是这些材料。”全叶点点头说：“这个我清楚。”

白车内，驾车的“小眼眯”满脸狰狞。

两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这时，“小眼眯”的手机响了，他抄起手机说：“是方老板啊，日他妈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姓全的小娘儿们被一辆红面包车抢走了，我这会儿正在追哩。”

方正文败兴至极地说：“乱套了，日他妈全乱套了，我说二弟啊你无论如何也要追上姓全的小娘儿们把图纸材料弄到

手！这个对我们来说可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儿也马虎不得啊。乱套了，日他妈全乱套了！”

因为接电话，两车之间的距离又拉开了。

“小眼眯”说：“放心吧方老板，我会把这个活儿做好的。”

红车里，党荫通过倒车镜观察着后边急起直追的白车。白车响着尖亮的喇叭声开始超车。当白车从右部接近红车的尾部时，她朝右边拉一把方向盘。白车迅速刹了一下车，又试图从红车的左边超。党荫又朝左边拉一把方向盘。白车前进再次受阻。如此往复多次。“小眼眯”怒发冲冠，咬牙切齿。白车再次打算从右边超越过去。这次，党荫放白车深入半车身时，朝白车的正前方猛扒了一把方向盘。白车急忙右躲连带急刹车，但车头左侧还是碰在了红车的车尾上，“哗啦”一声脆响，白车的左窗玻璃碎了，并险些冲进路沟中。红车中传出三个女人的爽朗笑声。“小眼眯”破口大骂：“臭娘儿们我日你姥姥！”

红车驶入大阳市区。党红说：“我看咱们干脆停下来，三个打一个咱们还能怕他不成？”党荫说：“不行，他有武器，那样太冒险。”全叶说：“我们想办法跟他智斗。”全叶眼睛突然生出光亮说：“把车直接开到地委江书记的家门口，小眼眯敢在那儿行凶么？”党红连声叫好。党荫为之一振道：“行，是个办法。”全叶说：“小眼眯一见我们在地委家属院停了下来，还能不扭头就跑啊？我们既要争得安全，也不能让小眼眯跑掉。”党荫将手机递给全叶说：“你这就给江书记打个电话，说明我们的情况，我想江书记会妥善安排的。”党红说：“江书记家的电话号码知道吗？”党荫说：“知道，你不知道全叶？”全叶一边拨号一边说：“大阳市区的居民差不多都知道江书记家的号码，《大阳日报》上公布好几次了。”党红说：“江书记是个好人，一看就知道是个好人。”

床头柜上的电话铃惊醒了江钧，他扭亮床头小灯，伸手抓起电话说：“我是江钧，你是哪位？”他听完全叶简洁急切的表述之后，沉静地说：“你们径直朝我这里开，把歹徒的车引过来就行。”

党荫将红车猛地驶入直通地委家属院的大道。

“小眼眯”的眉头不由蹙了一下，他意识到危险所在，打算减速调头。就在这时，他的前边倏地亮起了一排警灯，两辆警车正张网以待。他大惊失色，急忙绕个大弯，调转方向，急驶而去。他发现前边的街口处已经被警车和防暴队员封死。他迅速停下车，弃车朝一小胡同拼命跑去。

这时斜刺里有一辆警车飞速而至。车内驾车者是化水清。他是接到江书记的报警电话后，迅速布置这场围追堵截的。他减慢车速，掏出手枪朝“小眼眯”瞄了一下，一扣扳机，只听一声不太尖利的轻响，“小眼眯”便趑趄着倒了下去。

党彬散记之十七 福兮祸所倚

黑头上台伊始，就打上了开发铜丘的主意。报告打到镇上，庞爱群在台面上说：“我们就是要党橛子村长这样的思路，过去党富根的班子太僵化太保守了嘛，放着优势不发挥放着好赚的钱不赚，这不叫市场经济。”私下庞爱群又悄悄地说：“橛子兄弟，党富根这些年都不敢动铜丘怕还有点儿深层的原因哩吧。”党橛子党黑头笑笑说：“还不是那个保命台之说？据说祖先曾有训示：‘镇妖铜钟，不得擅动，动了铜钟，灾祸横生。’此训示就篆刻在女娲庙前的大青石碑上，后来叫日本人的飞机炸毁了。”庞爱群说：“这些老话你说有没有道理？你不是大名鼎鼎的星相师么？”党橛子党黑头不由哈哈一笑，笑得很开怀，很放肆，莫测高深。庞爱群摇摇头说：“我先提醒你一句橛子兄弟，你可别动了什么神风仙气招惹来杀身之祸。”党橛子党黑头继续笑着，嘴上未置可否，心里却装着凛然大气：神鬼怕恶人，我党黑头神鬼不惧！

几天后《河南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同时登载了如下广告：

铜丘泥玩业 诚召天下客

铜丘乃富庶的中原腹心。有福水依丘，清清亮亮。轻

风感之，作青罗纹纸痕。丘顶花竹簇簇，峨冠女娲庙，驻修灵光，流芳伟业。女娲抟土作人、明太祖泥玩退元军均在此。钟灵毓秀，铜丘人故善泥玩。近代出类拔萃者首推党金凤，有绝技“八件套”、“华夏诸神”传世，斐声海内外，为后世之楷模。

当下欣逢盛世，皇皇祖业，感召铜丘人。为尽快拓展泥玩业，弘扬民族文化，我们诚召天下有识之士，来铜丘办厂经商。

东南西北走，发财在铜丘。

柄伯铁青着脸找到党橛子党黑头，指着报纸上的广告说：“你这当头儿的领着大伙致富没错，可我还得给你提个醒，开采哪里的土都成，就是别动铜丘的土，万不能财迷心窍，忘记铜丘是保命台。”党橛子党黑头说：“老柄叔这个你老请放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咋能数典忘祖？”

泥玩店成了一锅沸沸扬扬的水。

党橛子党黑头亲任董事长的“女娲泥玩精品公司”率先成立。没丧失劳动能力的村民差不多都成了专职或兼职的公司员工。挂牌那天，八盘八千头的红炮同时炸响，惊天动地。男女老少将公司的大门围了个固若金汤，巴掌拍出了暴风雨，齐声吆喝如春雷滚荡：发发发发发发……

小洋面放弃了机械厂的美差，留职停薪。老洋面宝刀不老，重新披挂出山。父子俩决心重振祖业，借贷百万，征地三亩，金字大匾鲜夺眼目：万利来泥玩批销部。

西安北旺集镇投资三百万，占地十五亩，筹建一栋产供销综合大楼，招牌后发制人，独出心裁：党金凤泥玩有限公司。

此举连泥玩店的村民都给震住了，不少人说咱守着近水楼台，让外乡人得了月，柄娘的灵气叫他们占住了，往后这生意还咋做？

旺集来的总经理就是当年顾家大院的仆人小胡子，他的嘴圈的胡子一如当年，只是多了老皱，还承袭了主子笑弥陀的自来笑。

外资也吸引过来了，第一笔就是一直纠缠姚婉颈上那枚泥玩的比克逊，此人的背后有一家颇具实力的大财团，称雄加利福尼亚。挺大的金字招牌用英汉两种文字书写：太平洋泥玩有限公司。比克逊财大气粗，先声夺人。首次考查就包乘了一架飞机，从郑州直飞铜丘，地市镇的领导也闻风而动，五颜六色的小鳖盖车摆满了两座打谷场。党橛子党黑头看外国人都是蓝眼睛大鼻子，一个模样。比克逊显然未忘一面之交，一见党橛子党黑头便连声招呼：密斯党！密斯党！当着众领导的面，党橛子党黑头顿时身价百倍，整个膨胀成了一只棉花包，飘飘欲飞。

第二笔外资来自东瀛岛国日本。这个叫三郎武夫的人，一到铜丘就打听柄娘的墓冢，并献上了一只挺大的花圈。此人是当年的日军少佐初二加三郎的儿子，三郎回国后一直郁郁寡欢，后醉酒坠楼落下终身残疾，七十年代末临终前他立下遗嘱，让正念中学的武夫终生从事泥塑研究，并有朝一日代他到柄娘的坟前谢罪。

村民们听说武夫是当年血洗铜丘并烧死柄娘的恶魔的后代，立即将他围了个风雨不透。

愤怒的人群中有人高喊：

“血债要用血来还！”

“轰走日本鬼子！”

“打倒日本鬼子！”

.....

有几位小伙冲上前去推三郎武夫了一个嘴啃屎，刹那间，唾沫儿、土坷垃、砖头瓦块朝武夫身上乱飞乱落.....若不是党橛子党黑头闻讯赶到一准会出人命。党橛子党黑头嗷嗷大叫，“都啥年代了你们还搞株连、血统论？”

往日的泥玩市场仅限于女娲庙前，眼下已扩至泥玩店，且无日不市。一街两行，巷道左右，场院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庵，庵外有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无一空闲。禽形兽态，神骨仙风，天上地下，连米老鼠、唐老鸭、变形金刚等舶来品也堂而皇之地上了摊。

四方宾客，五色杂人，簇拥于村街当中、女娲庙前后，若溪流若潮水。时髦的牛仔裤和蝙蝠衫们，戏水鱼般游窜其间，如逃如逐，似奔似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

那日柄伯行至女娲庙前，遇一对青年男女念庙门前的楹联。小伙子穿着红运动衣。女孩穿石磨蓝牛仔裤，膝盖处贴有不干胶彩色小卡通人物，上身是宽松衫。女孩模样周正，眉眼野辣不羁，却跟楹联不熟。便求教于小伙子。小伙子扛架度数挺深的眼镜，脸上的文凭也颇有规格，谁知他竟羊吃楝枣儿般地咬出一串“啥、啥、啥.....”

柄伯见此大得其乐，突发灵动，将金圣叹的“人生三十三快哉”续上一则：

见红男教绿女认楹联，二十四字竟念十七个“啥”，而绿女点头频频，呈醍醐灌顶之状，不亦快哉？

柄伯捏泥玩的手艺早已斐声在外。最先叩堤窰子门的是比

克逊。他刺探到柄伯也有一颗“枣”，并且与姚婉那枚遥相呼应，还有着一篇动人的故事。柄伯出于礼貌拎出了捂在胸口的枣儿，立马就凝滞了比克逊的蓝眼珠儿。他铺底就给一万美金，见柄伯笑而不答，便打滚朝上翻。涨到十万时，柄伯微笑着的一句回答，差点儿没使比克逊晕厥。柄伯创造了比克逊曾感受过的氛围，模仿了姚婉在信中描述过的语态音容，真真切切地来番鹦鹉学舌：先生，如果有人出百万美金买你的心，你会答应吗？

旺集人信奉的是惟心诚没有钓不到的大鱼。他们利用柄娘与旺集的一段缘分大做文章。清明时节的悼念仪式可谓是盛况空前。柄娘的墓丘盖满了鲜花，鞭炮响了整整两个时辰，炮纸聚积一尺多厚。碑前立靠的花圈直径三米六，赤橙黄绿青蓝紫，各色鲜花均为九九八十一朵，白绫挽联绵长飘逸，抖动着两溜墨宝：

八件套泥玩奇绝千古
恩人党金凤造福百代

总经理小胡子在悼念辞中说：“泥玩业已成为旺集人的支柱产业，八件套泥玩不仅走俏塞北塞南、长城内外，还沿丝绸之路西达俄罗斯销路看好，征北经银川、包头红遍内蒙外蒙。八件套是旺集十万芸芸众生富足的保证，就在我们旺集人筹备为党金凤塑等身铜像时，读到了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广告。既然党柄老先生还健在，我们又酝酿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等党老先生百年之后，与党金凤塑在一起。八件套泥玩能传播旺集，原本就有党老先生的一份功绩，这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

的。”

小胡子领人一遍又一遍地朝堤窖子里跑，希望柄伯能到他们的公司里任职，或挂个名誉总经理什么的也行。小胡子再三强调说：“我们公司以研究、继承、发扬党金凤的泥玩艺术为己任，老先生你没有理由不介入不参与。”

老洋面敲的则是当面锣：“柄老弟呀柄老弟，咱俩好比两只秋蚂蚱，还能再蹦跶几天哩？过去我咬你一嘴你蹬我一脚就不提了，我把你的底现在没有人能超过你的手艺，到我万利来干吧，老哥我亏不了你。”

柄伯说：“那尊‘月宫折桂’你捣腾给比克逊了？”老洋面极不自然地笑了笑。柄伯说：“你用三斤包谷糝儿加三个包子诳诳小孩，如今出手得三千美金，你可是发大财了。”

老洋面最后摊开了底牌：“当年的金凤和你的泥活儿之所以过人，诀窍在用料上，你们会提‘胆’而旁人统统是门外汉，隔行如隔山，家父几十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这样吧，你老弟只须在这上面点拨一下把把用料关，咱们就五五分成如何？”

老洋面见柄伯默默不语，又加码说：“四六分，你得大头。”

柄伯仍默默不语。

老洋面大叫：“三七分？还不中？”

党橛子党黑头见柄伯被外乡人包了饺子，才幡然悔悟。他说：“老柄叔哇老柄叔，你吃的可是泥玩店的粮食，肥水不能流外人田，这顾问的帽子我可是给你戴上了，你岁数大了，又有肺病，不指望你上班顶岗，顾问顾问，顾着了就问顾不着

就不问，有一点你放心，我这董事长拿多少你也拿多少，你要是少得一个角儿，就拽着眼睫毛吐我一脸唾沫儿。咱丑话也在这里讲清了，你要是朝外撇胳膊肘儿，也别怪我党橛子党黑头翻脸无情。”

正文第三十一章 官逼民“反”

碾子被关在莲池镇税务所，早饭没有顾上吃，午饭不让吃，胖大盖帽说这些抗税者不报税国家哪来这笔开支？对抗税者就是要以饿代罚。碾子连饿两顿，粒米滴水未进不说，主要是一肚子心急火燎，喜事办到这种地步，家里人该急成啥样？石碾一行把张华迎娶过来了吗？这喜事肯定是泡汤了，如果没有泡汤，家里人咋不来找自己呢？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折腾得碾子心力交瘁，头昏眼花，大白天眼前飞舞乱星。

傍晚时分，胖大盖帽匆匆过来，开了碾子的手铐，让碾子在一份服法认罚的表格上按了个手印后，说：“党碾子，依据你抗税的恶劣行为，应该关你个十天半月，让你好好减减肥，还是你们村长党橛子党黑头体谅下情，出面为你担保，回去好好感谢你的好村长吧。”

碾子忙不迭地连连说着：“谢谢政府！谢谢政府！”还弯腰冲方正文鞠了两个大躬，待方正文颌首笑纳之后，他跑到花圃边的水管跟前，拧开水龙头猛喝一气，又洗了几把头脸，才出笼鸟儿般飞去。

临近村口时，碾子的心猛地一沉：自己一大早出来赶集，一直耽搁到这会儿，大半扇猪肉被没收了，也没有换回什么精细的菜肴，这该怎么向家里交待？实话实说呢？还是编个瞎话？要编瞎话的话，这瞎话咋编？碾子委实作难了，在老母亲

面前，他可从来就没有编过瞎话呀。眼看到家了，他还没有拿定主意。

小院门虚掩着，碾子推开一看，别说张灯结彩的喜气儿了，里边黑灯瞎火，连根灯头儿也没有。

碾子的心头不由一紧，喊道：“妈！”

没有回应。

碾子紧接着又喊：“石碾！铁妞！”

仍没有回应。

碾子大步流星奔至堂屋，猛推开门，冲着黑暗急喊一声：“妈！”

“碾子！”一声细弱的回声。

碾子一颗紧悬的心随之松缓了，他摸出火柴，点亮了小油灯。

母亲在床上蠕动了一下。

碾子奔至床前：“妈，你有病了？”

“碾子，你可回来了呀！”母亲探起身子，靠在床头说，“你知道了吧？”

“我知道啥？”

“张店的张华跟咱不亲戚了，退婚了。”

“唔？”碾子愣了一下。

“是迎亲的人来说的，也不知是谁在背地跟咱使的坏，说你是地痞流氓。”

碾子有意给母亲打气道：“像这号听风就是雨的软耳根子，俺还不稀罕哩，再说离了她张华，俺就找不来了？”

“再找？指啥找呢？咱家可是啥都没有了呀。”

跟着母亲的话音儿，碾子扫视了一下四周，才发现屋里空荡荡的，连用了几十年的破桌子、破椅子也没有了。他连忙在

堂屋和新房转了一圈儿，新房成了空壳，口粮、种子粮也颗粒未剩……

这时，母亲压抑不住地大放悲声：“呜……党橛子党黑头可真黑呀……呜……呜……咱娘儿们穷啊……啊咱娘们儿苦啊……这日子没法儿过了呀……”

碾子豁然开朗。

母亲猛地中止了哭泣，扬着泪汪汪的脸问：“碾子，石碾没有跟你一块儿回来？”

碾子摇摇头说：“没有啊。”

“迎亲的人回来捎讯儿说石碾去莲池找你了呀！”

“我没有见他呀。”

母子俩这下可慌了。

碾子问：“铁妞哩？”

母亲说：“上午，党富全喊铁妞接电话，快中午时党富全又来说铁妞有急事去学校了，都一整天了，铁妞会不会出事儿？”

“我得找党富全问问。”碾子说着就朝外走。

母亲突然来了精气神儿说：“我跟你一块儿去。”

“你先躺着呗妈，你还有病。”

“我不碍事儿，”母亲说着可下了床，“你自己去我不放心。”

碾子无奈，只好依她。

泥玩店夜色弥漫，一轮冷月斜挂在高高的铜丘上，流泻着安谧与寂然，有远有近的狗叫声，此起彼伏。

碾子搀扶着妈妈，磕磕绊绊在乡间小道上。党富全的家亮着灯光，临近时，母子俩多了个心眼，将步子放轻了，放缓了。

先贴近党富全家门口的碾子，暗中碰了碰母亲的手，示意母亲不要出声。两扇大门紧闭着，有丝丝缕缕的灯光从门缝里挤出来，还挟带着党富贵与党富全嗡嗡嚶嚶的说话声。

党富全说：“黑头干时，小铁妞没有抓他咬他？”

党富贵说：“没有，黑头有招术儿，再刺头儿的闺女媳妇到他手上，都乖得猫猫儿一样。”

党富全不无怨恨地说：“完了，多有味儿的小铁妞啊！”

党富贵说：“被黑头折腾得像面条儿样。”

门外，碾子妈大惊失色，脑袋陡然一大，身子随之一歪，要不是被碾子紧紧拽住，就倒了。

门里，两人还在说着：

党富全说：“这事儿咋收场哩？”

党富贵说：“这在黑头那里算事儿？小菜一碟儿，他已经跟镇派出所的方所长联系好了，明天一早警车来把党石碾抓走，罪名是现成的，偷税抗税，让牢头狱霸在号儿里结果掉他。”

“这黑头可真……”

“无毒不丈夫么！”

“小铁妞咋办哩？”

“也安排好了，处理给人贩子，弄到广东做鸡。”

党富全怅然之极：“先奸后卖，这黑头真他妈黑！哎富贵哥，今天晚上铁妞就在村部关着？”

“是啊，咋？你还想着去干铁妞一伙？你拉倒吧，让黑头知道了又是事儿。”

“光兴他放火，不许别人点灯啊。”

碾子拉着浑身哆嗦的母亲，脚步轻轻地退了回去。远了，母亲才敢泣不成声地说：“真是一群畜牲啊，真是一群畜牲

啊！”

碾子说：“妈，这会儿关紧是把石碾和铁妞救出来。”

母亲暗中点了点头。

村部门口，亮着一盏马灯。灯高悬在门楣上，两扇各由十八颗大铜铆钉镶固的铁皮门严严地关着。门前有警卫正靠在破藤椅上打瞌睡，警卫的怀里还抱着一杆打兔子枪。

母子俩的心同时一紧。

母亲不由揪紧儿子的衣袖说：“这可咋办呢碾子？”

碾子心里也没有谱儿，嘴上却说：“总会有办法的，到跟前再说吧。”

走近了，认出抱枪打瞌睡的警卫是党富民。

母亲轻轻摇着头说：“党富民也是一条不通人性的狗哩，可不敢惊动他！”

碾子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他附在母亲的耳边说：“妈，你就在党富民的跟前守着，他不醒你就不要惊动他，他若醒了你就缠磨他说是找铁妞，我从后庙墙翻过去。”

碾子在中殿找到弟妹时，石碾还在梁头上悬着，铁妞嘴贴透明胶条被绑在床头上。

凭借着如水的月色，碾子麻利解开绑铁妞的绳子，铁妞举手撕掉嘴上的胶条，止不住想失声痛哭。碾子忙阻止道：“可不敢出声铁妞，党富民就在大门口守着哩。”

石碾被放下来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弯腰捡起一卷透明胶条儿，这是党橛子党黑头丢在地上的。

“二哥你捡的啥？”铁妞问。

石碾“呜呜”两声。

碾子一愣，忙问：“石碾你的嘴咋了？”

铁妞低声饮泣道：“他们把二哥的舌头割了！”

碾子才看清石碾血渍斑斑的嘴脸。

碾子为之一惊，展臂拥紧石碾，禁不住泪流满面地说：“石碾你可受大罪了，咱家啥时得罪黑头了呀！”

铁妞也扑了过来，兄妹三人依偎成一团，唏唏嘘嘘，泪若泉溪。片刻之后，碾子一抹眼泪说：“咱们得快走，妈还在大门口待着哩。”

十几分钟后，有家不敢回的四口人，聚在了村外的乱坟地里。碾子小声诉说了在党富全家听到的情况后，母亲擦着眼睛说：“我想过了，石碾你带着你妹子连夜走吧。”

石碾低声呜呜着。

碾子说：“石碾你同意就点头，不同意就摇头。”

石碾连连摇头。

铁妞说：“二哥你的意思是不是咱往哪儿跑也跑不出黑头的魔爪？”

石碾点了点头。

母亲急了，瞪着石碾说：“你不走咋办？走还有一线活路，不走一点儿活路也没有！总比让他们抓进号儿里整死强吧，再说能让你妹子自己跑活命吗？话又说回来了，如今还是共产党的天下，黑头也不见得就能一手遮天，说不定熬不了多长时间，咱家的灾气儿就尽了。”

碾子说：“就照妈的意思办吧。”

石碾双手比划着，一个劲儿地摇着头。

铁妞说：“妈，二哥的意思是我们走了，黑头会放过您和大哥吗？要走咱一块走。”

母亲说：“不行不行，一家四口，扯旗放炮的，容易被黑

头他们找到，再说我老了，黑头能拿我咋办？要不碾子也跟你们一起走。”

碾子断然拒绝道：“不行，养儿防老哩，我们都走了剩您一人在家受罪，那我们还叫人么？”

争来争去，最后达成的意见是，眼下这泥玩店是没有法儿呆了，今夜四口人一块儿走，一家人死活都在一起。

趁母亲与碾子回家拿东西的当儿，石碾拍了拍铁妞的肩膀，并随手朝暗处指了指。铁妞以为他要解手，就点点头说二哥你可快点儿，这儿尽是乱葬坟我害怕。石碾爱怜地拍了拍她的肩膀，转身离去，很快就隐匿在暗夜深处。

恐惧如无边无际的暗夜，随即笼罩了铁妞，周围全是高矮差参的坟头，大白天从这儿过时，远远地她还心里发紧，这会儿她不知该闭眼还是该睁眼，一闭上眼睛党橛子党黑头就来了，她不敢承受他龇牙咧嘴的阴笑，她不敢回想他在她身上边上的癫狂，就在二哥的眼皮底下他折腾了她整整六回，那会儿她气若游丝成了一摊泥水。他重新穿好衣服后，她发现他脸上又浮荡起一股彻底满足之后的阴气，她便忐忑着说你说话可要算数呀。他无言地笑着伸手揪死她的两个奶子，使劲抓呀拧呀掐呀，疼得她尖声大叫。她从他的表情中悟出了奸诈，她的心兜底一冷说你真的说话不算数党橛子党黑头？他龇牙咧嘴地阴笑开了。她顿时明白他这种人从来说话如放屁，提起裤子就可以不认账！她指着他的鼻子骂道，党橛子党黑头你真是臭狗屎臭人渣儿你不得好死你迟早会遭报应你吃人家的谷子还人家米你女儿花玉也一样会遭人强暴！黑头冲过来用透明胶条粘住了她的嘴。这会儿，铁妞认定闭着眼睛比睁着眼睛更恐怖，她睁开眼睛又不知该勾着头还是抬着头，她张皇着扫视一圈儿，发现每个坟头儿上都晃动着一张若明若暗的鬼脸，她斗着胆儿盯

紧了最近的一张鬼脸，似乎看清楚了看清爽了，仍然是党橛子党黑头在龇牙咧嘴地阴笑。他笑得癫狂笑得奸诈笑得阴险笑得狰狞笑得比魔鬼还魔鬼。她处于极大恐惧的围剿之中，她觉得周身的血液全流向了心底，大脑开始出现一片空白。她的每根骨骼都在瑟瑟发抖，她下意识地紧缩成一团，她凄然地呜咽着，二哥二哥呀……

直到母亲和大哥拎着简单的行李包返回时，还没有石碾的踪影。

石碾此刻正在实施他的报复计划。母亲和碾子前脚离家，石碾后脚就溜进去，取出使唤了多年的杀猪刀。此物一尺二长，尖锐锋利，寒光闪闪，他忙用破布包了，塞进腰间。又取出两根绑猪的细尼龙绳，分别盘好，也塞到腰里。还将一只手电筒斜背在肩上，临了又找出一只矿泉水瓶子，盛满水挟在腋下，一切收拾停当后，即匆匆而去。作为一个男人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他的信条是“你给我初一我还你十五”，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血债要用血来偿”，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当他被吊在中殿古老的雕梁画栋之上，被党橛子党黑头授意割掉舌头时，他就铁了心非出胸中这口恶气不可，今生今世他只为出这口恶气而活。但他又心知肚明，党橛子党黑头对他的血性了如指掌，这次注定会一不做二不休，像揉捏泥玩一样把他揉捏死。那他就是泥玩店最大的冤魂冤鬼，他将死不瞑目。如果活着出不了这口恶气，死了变成魔鬼也不能让党橛子党黑头安生，也要搅党橛子党黑头个天翻地覆。

在村外的乱葬坟地，当着一家人的面，铁妞无论如何解释他的点头与摇头，都不能代表他的真实思想，此时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找党橛子党黑头算账，而且马上就算，一刻也不能

耽搁！因为一团不可遏止的怒火在他心中燃烧：眼睁睁地看着党橛子党黑头使阴招儿，揉捏泥玩般地揉捏妹妹，让妹妹自己脱得一丝不挂，让妹妹自己把桐木枕头垫在腰下，让妹妹主动扎好架式，心甘情愿地接受糟蹋。还眼睁睁地看着党橛子党黑头发疯发癫发狂，在妹妹身上快乐得嗷嗷大叫，竟畜牲般连续施虐六回，把妹妹糟蹋得奄奄一息，死不了又活不成。最令石碇咬牙切齿恨之入骨的是，党橛子党黑头精心设计让他居高临下，将惨不忍睹的场面尽收眼底，这个畜牲每次进入妹妹的身体时，还高声叫骂“石碇你可看清楚”，而他连骂的资格也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人世间还有比党橛子党黑头更阴毒更残忍者？他遭此奇耻大辱若一走了之，别说是顶天立地的男人了，就连做人的起码资格也没有，是地道的一摊稀稀巴巴的臭屎。

当石碇避开紧闭的院门越墙进入时，党橛子党黑头极度纵欲的身子已跌入深深的梦乡。石碇老远就听到了他在东套间打炸雷般的鼾声。西套间的灯下，雨还依在床头做着针线，她旁边的花玉业已熟睡。

石碇摸出矿泉水瓶子，将水倒在门的合页处，随手轻轻一推，虚掩着的门便无声地开了。正间没有亮灯，他侧身挤进去，先听听东套间里的动静，党橛子党黑头炸雷般的鼾声依旧。他用水润湿了门合页，将东套间的门关严。之后他贴近西套间的门口，用嘴咬住杀猪刀，伸出手指轻轻划一下门框，发出“噌！”的一响，雨只顾针线，没有留意。他再轻划两下，又是“噌——噌——”两声，这回雨注意到了，扬起头冲套间门口骂了一声“死耗子”，又把头勾下去，继续忙她的针线。他耐着性子，又连连划了几下，“噌噌噌”几响，这次惊动了雨，她放下手里的针线，骂着“该死的耗子”，下床朝正间走来。等她刚走出套间的门口，他猛地伸出胳膊，一下子揽死她

的脖子，在她惊愕的当儿，一绺透明胶布条儿已粘住了她的嘴巴，一根细尼龙绳捆住了她的手脚，杀猪般地把她平倒在墙角。她使劲挣扎了一下，弄出“扑通”一响。他伸手卡住她的脖子，低声在她耳边“呜呜呜”地呵斥着。凑着套间里投过的一道光波，她认出是杀猪的石碾！对石碾她心里原本就怯，加上听党富全说黑头今天做了大孽，割了石碾的舌头，还让石碾看着糟蹋了铁妞。这会儿雨的心里也就更怯。许是心理感应，石碾含混不清的“呜呜”呵斥，竟被她破译成：“臭娘们！我是专门找党橛子党黑头算账的！你要是再弄出声音，我先一刀捅了你，再捅你的花玉！”

雨被这句话镇住了。

石碾用手电照了照房上的过梁，挥手一甩，将一段尼龙绳头扔了过去，又伸手接住绳头，使劲一拉，雨便腾空吊在了过梁上。

这时，雨开始意识到自己刚才破译的失误，石碾并非是专门找党橛子党黑头算账的，她将被“株联”，“株联”自己没有啥，谁叫自己摊上黑头这个魔鬼，冤有头债有主，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定要全报，受“株联”是迟早的事儿，对此她早有心理准备，只是千万别“株联”她的心肝宝贝花玉。

党橛子党黑头真的是精疲力竭，在不足三个小时内对铁妞六次射精，创造了他性交史上的最高记录，当时的酣畅淋漓与身心俱泰，换来了此刻的极度疲惫与深睡不醒，直到石碾把他捆绑结实时，他才一半睡着一半醒着地问：“雨你要干啥？”石碾也不理他，像朝屠案拎猪似地把他拎了出去，也高吊在正间的过梁上。这会儿，他才清醒过来，扫了一眼并排吊着的雨，下意识地吼道：“党石碾你要干啥？我是村长你敢把我怎么

样？”

石碾举起杀猪刀在他脸上晃了晃，他立马缄口不言了。

石碾找来六根蜡烛点上，把正间照得亮堂堂的。

雨与党橛子党黑头两双目光直盯着石碾。

石碾过去，一把撕掉雨嘴上的透明胶条儿，他先指了指自己的嘴，又指了指雨的嘴，再用杀猪刀尖指指党橛子党黑头的耳朵。之后，他忽闪着大眼盯着雨。

雨明白石碾是让她充当翻译，她便点了点头。

石碾含混不清地“呜呜”着，伸手摸摸嘴巴，指指窗外，又瞪着眼睛拍拍杀猪刀把。

雨说：“石碾兄弟的意思是，谁也不能喊叫，谁把声音传出去，就先把谁杀了。”

石碾点点头。

石碾将杀猪刀在鞋底上“蹭蹭”，又含混不清地“呜呜”几声，将杀猪刀朝党橛子党黑头狠狠一指。

雨说：“石碾兄弟的意思是说，党橛子党黑头你割了我的舌头，我这会儿也要割了你的舌头。”

石碾点点头。

党橛子党黑头大惊失色道：“石碾兄弟，你不能啊，石碾兄弟……”

石碾走到党橛子党黑头身边，又含混不清地“呜呜”两声。

雨说：“石碾兄弟的意思是说，党橛子党黑头把你的舌头伸出来！”

党橛子党黑头的额头上、脸上顿时浸出了大颗大颗的汗珠儿，他连连哀求着：“石碾兄弟，不能啊石碾兄弟！”

石碾大声“呜”叫。

雨翻译道：“党橛子党黑头把舌头伸出来！”

党橛子党黑头脸色顿如土灰。

石碇接着大声“呜”叫。

雨接着翻译道：“党橛子党黑头把舌头伸出来！”

党橛子党黑头突然小便失禁，裤子湿了，顺着裤管朝下滴落。

石碇再次大声“呜”叫。

雨再次翻译道：“党橛子党黑头把舌头伸出来！”

党橛子党黑头惊得失魂落魄，周身颤抖。

石碇清楚党橛子党黑头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舌头伸出来，便找出一条手帕，在他的脖颈上一缩，双手一勒，他的舌头便吐了出来。石碇手上再稍微使使劲儿，他的舌头便吐得更长。石碇麻利出左手揪住了，掌着杀猪刀的右手，一起一落，寒光闪了一闪，半截儿殷红的舌头即被割了下来。

雨闭上了眼睛。

党橛子党黑头昏了过去，鲜血从他的嘴里汩汩冒出。

扔去杀猪刀，走进西套间，把仍睡着的花玉抱了出来。

雨惊叫道：“石碇兄弟你要干什么？”

石碇狼着眼朝雨狠狠一指。

雨忙压低了嗓门说：“石碇兄弟，你可不能动我的女儿呀！”

石碇把未醒的花玉放在长沙发上，起身走到雨的跟前，指手画脚地“呜呜”一番。雨听出了他是在说，党橛子党黑头干了我妹妹六回，我也要干花玉六回，这是党橛子党黑头逼着我这么做的，这叫一报还一报。

雨满脸泪流地哀求道：“石碇兄弟，你千刀万剐党橛子党黑头都行，那是他罪有应得自作自受，可你千万不能动花玉

呀，花玉才十岁，花玉还小呀，求求你了石碾兄弟……”

石碾又冲雨一阵“呜呜”直叫。

雨明白石碾的意思是，铁妞的年龄也不大呀，党橛子党黑头不照样下了毒手，他不仁我不义，兴他放火就得让我点灯，这叫一报还一报。

石碾红着眼把花玉的身上的短衣短裤扒了下来，这时花玉还在梦中，她抱着石碾的胳膊，漂亮的小嘴嚅动出一串呓语：“妈，你抱紧我嘛！”

石碾得意地笑着，把一丝不挂的花玉揽在了怀里。

雨哭着哀求道：“石碾兄弟，你可不能动我的花玉呀，花玉是我的心肝呀，你把花玉毁了，我还有啥指望？”

石碾瞪雨一眼，慷慨地甩去上衣，又慷慨地甩去裤子……三下五除二地脱了个周身精光。

雨泣不成声地说：“石碾兄弟，你这样会毁了花玉的，你不能啊石碾兄弟！”

一丝不挂的石碾突然意识到党橛子党黑头这会儿还在昏迷，就找来半盆冷水，照着他的头脸猛泼过去。

果真凑效，党橛子党黑头一下子醒了过来，看到一丝不挂的石碾，还有沙发上一丝不挂的心爱女儿。石碾还故意挺着伟岸挺拔的器官，在他的脸前晃了晃。他顿时明白将要发生什么，不由冲石碾狼嚎般地尖叫一声，随之是不停地“呜呜”大叫，他周身也开始发癫发狂发怒了。狂烈挣扎的爆发力，使他在半空中大幅摇摆，后来竟像只巨大的陀螺急剧旋转。

一丝不挂的石碾双手托着高挺的器官，嘿嘿笑着走向沙发，弯着腰盯了盯睡态可掬的花玉。

雨突然声嘶力竭地叫了一声：“石碾兄弟，你干我吧！”

一丝不挂的石碾不由一怔，转过身看着雨。就在这一霎

间，石碾记起了“夺妻之恨”这句老话，看来对男人最大的羞辱莫过于夺妻了，那么当面夺妻呢，当着党橛子党黑头的面夺他的妻呢？

党橛子党黑头“呜呜”大叫。

雨降低了嗓门，急切地表白着：“真的，石碾兄弟，你干我吧，你肯定听说过我曾是咱们泥玩店的大美人，可我现在也不老啊，只要你放过我的花玉，你想咋干都行，你啥时想干我都叫你干。”

一丝不挂的石碾走向仍像只巨大的陀螺急剧旋转着的党橛子党黑头，照他脸上扇了一耳光，指了指雨。

这时雨仍重复着：“你干我吧石碾兄弟，只要你放过我的花玉，你想咋干都行，你啥时想干我都叫你干。”

党橛子党黑头“呜呜”大叫。

一丝不挂的石碾狂笑着走向雨，党橛子党黑头你就看好吧，我要当着你的面占你老婆六回！

.....

党橛子党黑头如何能经受得住如此惨烈的场面，当即气昏了过去。

石碾从雨身上爬起来时，诧异地扫视了无声无息的党橛子党黑头，心想不出气儿了？我又没有动你，咋会不出气儿了呢？他走到党橛子党黑头的跟前，摸摸党橛子党黑头的鼻孔，分明感觉到了短粗的气息，他冷笑一声，心里说我就知道你是装死哩，看着我干你老婆的滋味儿特别好受吧？

这时，党橛子党黑头睁开了眼睛，他一睹到石碾得意的面孔，立即“呜呜”大叫开了。石碾分辨出了他含混不清的破口大骂：“党.....石碾.....你.....你会.....吃枪子的.....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石碾也冲着党橛子党黑头“呜呜”大叫，他是在喊：“告诉你党橛子党黑头，我一个杀猪的不怕吃枪子，你以为你是谁呀，你自封为星相大师就是星相大师了？你咋不星相星相你今天要被割去舌头？要眼巴巴地看着我干你的老婆？还要眼巴巴地看着我用杀猪刀像杀猪一样捅了你？你算个啥鸡巴玩意儿，不就是那号装神弄鬼骗吃骗喝的算卦先儿么？你骗得了镇官儿县官儿，再朝上说骗得了州官儿，这些待你为座上宾的家伙没有一个好东西，这些得了你的好处发给你村长官帽的家伙没有一个不是黑心烂肚肠，他们全是跟老百姓做对的腐败分子，他们也都像你这样决不会有好下场！你能骗得了他们，可你骗不了我一个杀猪的，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你不要以为你是个芝麻大的官儿，就拿群众当你手里的泥玩，你想咋揉捏就咋揉捏，你想咋摆制就咋摆制！”

党橛子党黑头双目血红，从眼角处朝外流着血。他显然明白了石碾朝他喊叫的内容，他冲着石碾“呜呜”大叫：“你敢杀死我吗党石碾？你敢杀死我吗党石碾？你杀死我吧党石碾！”

石碾弯腰拾起丢在地上的杀猪刀，习惯地用大拇指试了试寒光熠熠的刃口，冲着党橛子党黑头呜叫道：“我成全你党橛子党黑头！我今天若不结果了你，你还会拿村民当泥玩揉捏，杀你这号坏官是为老百姓除害，杀一个少一个腐败分子，杀一个老百姓多一分安生，我为啥不杀？”

石碾也用血红的目光直盯着党橛子党黑头。

两双四只血红的眼睛对视着。

无言地对视着。

足足有三分钟。

石碾一咬牙，手起刀落，稳准狠地刺入了党橛子党黑头的胸膛。

党橛子党黑头惨叫着，血从刀口处箭射而出，他周身极度痉挛片刻之后，又猛地悸动一下，算咽完了最后一口气。

村外乱坟地里的母子三人，立等着石碾回来，急得团团转了两个时辰，可就是不见石碾的踪影。这期间碾子几次要去找，可母亲无论如何不肯放碾子去，担心石碾出了什么事儿，再牵扯上碾子。比如村治安队的一拨人找上了石碾的麻烦，碾子若露面还不是朝老虎嘴里送？

突然，悬在村部门前老槐树上的铁铃响了起来。

铃声很乱，照泥玩店的老习惯，除了乌龙河决堤让人朝铜丘逃命，或者召唤人出来救火，少有敲得这么急，这么乱的。

碾子妈一下子意识到出大事儿了，并且这事儿很可能与石碾有关。

碾子和铁妞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村子很快喧嚷起来。

夜深人静，朝村部拥去的乱乱的脚步声、说话声，顺风很清楚地传到了村外的乱坟地里。碾子妈说：“碾子你去看看出了什么事儿，躲在暗影处，先别露面！”

碾子抬腿大步流星而去。

碾子赶到时，村部前边已经聚满了黑压压的人，他挤在人群的后边，看到了最凄惨最不忍心看到的一幕：

高悬在门楣上的一盏马灯，投下橘黄的亮光，被两扇严闭的铁皮门折射下来，聚光到破藤椅上的两只血淋淋的人头，看头型看发式，熟悉的人一眼便能认出是党橛子党黑头与党富民。

破藤椅的旁边倒着党富民的无头尸，还有一杆打兔子枪。

围观的人群议论纷纷：

“这是谁干的？”

“这得赶快报警啊！”

“黑头村长死了，谁来做主呢？”

党铁羊大声说：“这不是老柄哥么？老柄哥不还是市里政协副主席哩么？比村长比镇长的级别还高哩呀，咱们听老柄哥的。”

人们把目光一齐投向刚刚赶到的柄伯。

党铁羊问：“是你打的铃老柄哥？”

柄伯铁青着脸，摇摇头。

这时，浑身是血的石碾从墙角的黑影里蹿了出来，他站在灯下，“呜呜”大叫着。

人们诧异之极：

“这石碾的嘴怎么了？”

“咋哑巴了？”

有从行刑的治安队员那儿听到一些风声者道出了实情。人群立即炸庙了，骂声四起：

“这个黑头也真太黑了！”

“再狠也不能割舌头啊！”

.....

石碾含混不清地大声“呜呜”着：“乡亲们呵，这铃是我打的，党橛子党黑头、党富民是我杀的，是他们逼着我这么做的，党橛子党黑头拿我一家不当人啊，今天是我哥碾子的大喜日子，党橛子党黑头让党富民当着一集人朝我哥头上泼屎泼尿，说我哥是地痞流氓，张店的因此跟我家不亲戚了，党橛子党黑头割了我的舌头，还当着我的面糟蹋了铁妞，整整糟蹋了六回呀，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糟蹋铁妞哇，党橛子党黑头逼得我走投无路啊，粪堆还会冒股热气儿哩，我党石碾不能不如一

堆粪土吧，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啊，我党石碾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与任何人无关，与我哥碾子无关，与我一家人无关，等公安上来调查时，我求乡亲们给我作证明，我来世还做屠夫，还给乡亲们杀猪宰羊，还不收乡亲们一分钱，我党石碾给乡亲们磕头了！”

石碾说到此，双膝猛地落地，把额头在地上磕得“当当”直响。被柄伯和党铁羊拉起来后，他又猛地跪到柄伯面前，连连朝地上磕着额头，磕破了，渗出了血。再次被柄伯拉起来时，他满脸泪流地“呜呜”着：“老柄大伯，拜托了老柄大伯！”

柄伯很动情地说：“石碾你放心吧，到时候我会实话实说的。”

石碾满意地冲柄伯连连作揖，又冲着乡亲们连连作揖。

柄伯说：“石碾，乡亲们都知道你是个好小伙，我劝你还是去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吧。”

石碾呈苦笑状摇摇头，朝家的方向跪了下来。他抱拳举过头顶，“呜呜”说道：“妈呀妈，你熬儿守寡吃了大苦，石碾来世再尽孝吧。碾子哥铁姐妹，替我孝顺咱妈！”说到此，他猛地从怀里抽出杀猪刀，寒光一闪，在大伙惊愕的当儿，已插入他的胸中，鲜血顿时泉涌而出。

血，青春的热血，在暗夜中迸溅。

党彬散记之十八 祸起萧墙

黑头之死，不仅在村里镇里，就是在全铜丘市也弄得纷纷扬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消息灵通人士开始历陈黑头的恶绩，说黑头欺兄霸嫂死有余辜，还有人竟扯出了市委大院里的黑杆儿大膀金翅鸟一事，眼看着风吹一面倒了，艾民一是惺惺相惜，二是怕火烧到自己身上，忙向高蓉蓉摇起了鹅毛扇，说黑头的名声不能臭，黑头的村长是我任命的，之前也是向您高书记打过招呼的，把黑头搞得臭烘烘的，这等于朝我们身上泼屎。高蓉蓉想想这话有道理，成立了由莲池镇、县公安局、卫生局、民政局等单位参与的联合工作组，由艾民任组长。此案的性质很快就认定了，是歹徒对基层村干的报复行凶，党石碾成了畏罪自杀报复杀人犯，党橛子党黑头被市委市政府追任为烈士、模范共产党员、优秀村干部。召开了由镇党委镇政府主办的声势浩大的追悼会。高蓉蓉没有参加追悼会，但是送来了一只大大的花圈，上书：

优秀党员村长党橛子同志永垂不朽！

中共铜丘市委书记高蓉蓉敬挽。

艾民亦以个人名义送来了花圈，上面写着：

生为人杰，死亦鬼雄！
党橛子同志永垂不朽！

有了市镇两级“一把手”的表率，市直各局委各单位，镇属各单位全都送了花圈。数百只花圈将党橛子党黑头的墓地堆砌成了花山花海。

只是这好景不长，当天晚上都被人一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整个墓地变得黑乎乎的，到处充斥着一种刺鼻的焦糊味儿，风起时，黑蝶般狂飞乱飘的灰片儿便有了黑云肆虐气势，张扬着已逝去的霸道。人们说这才如党橛子党黑头不散的阴魂。

这天，党铁羊穿着一身平时特别珍爱的治安服，揣着一颗兴致勃勃的心在铜丘市的民主路上走着，他手里拿着一张条子，两只圆溜溜的眼瞪着一街两行的酒家饭店。临街的一间小酒吧内砰砰咣咣地响着热闹的打击乐，旗幌猎猎召展着“野味香”三个字。党铁羊认真地看看旗幌子，又对了对纸条儿，轻声说：“野味香，那就是这儿了。”他正了正地道的公安交警服，很英雄气地环顾四周。

小酒吧门口立着两块牌子。一块写着：“生猛海鲜、活鸡活鱼”，另一块写着：“野香野味、一流享受”。党铁羊小声嘟囔道，日他妈瞅瞅起这名儿，酸溜溜的，还有没有一点儿正形儿？他目光很野地追逐着过往的亮丽女子，心想城里的小娘儿们就是看上去入眼些，难怪乡下的男人也都想到城里来，别说睡了，就是站在大街上看看也能解解心焦儿。他左顾右盼地打量了一会儿四周，又盯盯腕上的电子表，心想这个老洋面可别是要我哩吧，都过点儿了还不来。

这时一位年轻姑娘窈窕着身子过来了。党铁羊下意识地整了整治安服。姑娘媚着黑眼圈儿站在了党铁羊眼前，她伸出染着猩红指甲的手，指指旗帜上的“野味香”几个字，柔声细气地说：“局长，进去坐一会儿吧！”党铁羊眼睛一亮说：“小姐，你看走眼了，我可不是局长。”“黑眼圈儿”一口咬定说：“你不是局长也是派出所长。”党铁羊笑道：“这就更离谱儿了。”“黑眼圈儿”说：“一点儿都不会离谱儿，你敢说你不是警察大叔？”党铁羊笑了，心想这身衣服还真管用，能唬住人。“黑眼圈儿”说：“公安局长、派出所长也都是由警察大叔一阶儿一阶儿地爬上来的，你敢说不是？”党铁羊说：“你说的倒也是实情。”“黑眼圈儿”说：“你将来一定会是局长的，本小姐看相特准。”党铁羊哈哈大笑。“黑眼圈儿”说：“走吧进去吧。”党铁羊正眼正色地说：“这种场合——嘿嘿我可是不敢进，有文件规定哩。”“黑眼圈儿”说：“警察大叔别唱啦，车站的‘夜巴黎’不是你们公安局开的？在那里可以随便泡小妞儿。”党铁羊压低嗓门说：“这儿花钱多不多？”“黑眼圈儿”说：“哟，你们警察大叔还能缺钱么？没听老百姓说么，大盖帽儿两头翘儿，吃了原告吃被告儿。”党铁羊说：“你说的是腐败分子坏警察，我们不行，我们不搞这个。”“黑眼圈儿”说：“走吧进去吧，玩会儿！”党铁羊挺坚决地摆着手说：“不行，我在这儿等朋友哩。”“黑眼圈儿”说：“这城里的风光男人我差不多全知道，你说你的朋友是谁吧？”党铁羊想了想说：“老洋面。”“黑眼圈儿”笑着打断说：“合资企业，中亚公司的总经理，姓权，七十岁出头儿，白白净净，高高胖胖的，对不对？”党铁羊说：“你也认识他？”“黑眼圈儿”说：“老洋面是这里的常客，他让你在这儿等一准没错，过时间了他一准会进去找，再说这里有老洋面的银行账号，凡他的朋友吃了玩了签个名儿拍屁股走

人，回头由老洋面结账，一点儿事儿没有。你这警察大叔真是够清廉的，放着福不享，站在这里让风干日头晒。”“黑眼圈儿”这番话把党铁羊说得窘窘的，他笑笑说：“要是真照你说的，那咱们就先进去坐坐。”“黑眼圈儿”大大方方地挽住了党铁羊的胳膊，有意无意地将高高的胸脯蹭蹭党铁羊的臂膀，给了党铁羊一份柔软一份温热一份馨香，使党铁羊突然有了一份成就感，日他妈人能活到这份儿上也值了，日他妈这大半辈子窝到泥玩店真亏死了……想到此他的腿脚再抄动时也就添了几分帅气。

“黑眼圈儿”轻车熟路地把党铁羊领到一幽暗的小格子间，这里只有两只蜡烛闪烁着温馨。党铁羊打量着黑乎乎的四周，有一种跳进红薯窖里的感觉。“黑眼圈儿”打开音响，柔和的旋律便水一样地弥漫开来。党铁羊除了会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与有限的几首“语录歌”外，他对轻音乐绝对是大乐盲一个，加上第一次经历这阵势儿，他一下子摸不着蚂蚱从哪头儿放屁，脚手都不知放哪儿好了。“黑眼圈儿”柔声细气地说：“跳一曲吧？”党铁羊忙说：“我不会，真的不会。”“黑眼圈儿”无言地把党铁羊拉到隔壁，朝一对贴面跳“一步摇”的男男女女努努嘴说：“这不难学吧警察大叔，我想你不会是一个连抱着女人晃都不会的男人吧？”党铁羊笑笑，心里一放松，下流话张口也就来了，“这事儿还用学么？都是胎里带的。”“黑眼圈儿”照党铁羊身上贴了贴说：“那你是天才呀警察大叔。”党铁羊嘿嘿笑笑说：“天才够不上，说实话这种事儿，理论基础打得够扎实了，缺少的是实践。”

“黑眼圈儿”半推半依地把党铁羊弄进包房，用脚后跟儿把门踢上。随之环手搂住了党铁羊的脖子，随着音乐拖着党铁羊晃了起来。党铁羊这个久不沾女人的老光棍，此刻如大花猫

面对一条大鲤鱼，不知如何下嘴，想就手把“黑眼圈儿”按到沙发上，脱裤子亮家伙就干，他已经看准了“黑眼圈儿”举着一张愿意脸，但转念又觉得这样特败场子，让人家姑娘瞧不起。他就来之不拒地任“黑眼圈儿”又搂又贴的，反正这也不是一件吃亏的事儿，你姑娘家还这样放得开，我一个老光棍还忸怩什么？想到此党铁羊的胳膊手都来了劲儿，把“黑眼圈儿”抱得很紧，很投入。

“黑眼圈儿”说：“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个老手，本小姐看相特准。”党铁羊痴迷地咽了一口唾沫说：“刚才我不是已经说了么，这活儿谁都会，是男的都会，是不学自通胎里带的。”“黑眼圈儿”浪声浪气地笑着迎合着。党铁羊轻声说：“小姐，您嚼的口香糖是什么牌子的？”“黑眼圈儿”说：“你是不是这会儿就想吻我？”党铁羊说：“小姐，最了解我的人是你。”“黑眼圈儿”说：“除此之外还想不想办些更实在的事儿？”党铁羊说：“小姐你真的看相特准，知道我是个实实在在的人，不知小姐把地点选在哪里？”“黑眼圈儿”朝旁边儿的小套间门努努嘴说：“朝里边一进，一切就全解决了。”党铁羊有些神不守舍地说：“查着了得罚钱哩。”“黑眼圈儿”说：“谁来查？”党铁羊说：“警察呀，警察不来查？”“黑眼圈儿”用香腮摩抚着党铁羊说：“你还怕他们哪？都是警察大叔，蟋蟀不咬蚂蚱，一块地里的虫。将你这治安服朝门口一挂，他们就明白是同行同道儿在里边，分明查也不查了。”党铁羊如醉如痴地连着说：“那我们这会儿就进去？那我们这会儿就进去？”

“黑眼圈儿”用身体语言答复了党铁羊，她的身体语言是把整个身子吊在了党铁羊的脖子上。党铁羊的机灵劲儿来了，像搬粮食布袋似的把“黑眼圈儿”平托起来，大步进了小套间。党铁羊麻利地脱去自己的衣服，脱得利利亮亮一丝不挂，

腰间的一杆老枪也挺了起来，他摸索着打算脱“黑眼圈儿”的衣服时，谁知一碰“黑眼圈儿”，她竟如一条光光溜溜的鱼钻到了他的怀里，心想日她妈真不愧是窑姐儿，衣服就是脱得麻利。就在他思想开小差的当儿，她已经牢牢地攥住了他的老枪，连攥带拉就势倒在了地毯上。两个人叠在一起，他头发蒙眼发花还没有省过来该咋办，她已主动把持他的老枪不偏不倚地送入了有关部位，她随之惊呼尖叫把丰乳硕臀颠得无风三尺浪，他还没有行使一点儿主动权就山崩地裂一泻千里了。

接下来的主动权仍牢牢地掌在“黑眼圈儿”的手里，她来个母马倒跨骑在了他的身上，三下五除二就又结束一场战斗，几个回合下来他便周身瘫软成了一堆稀泥，老枪也举不起来了变成蔫黄瓜一根。扫了一眼仍一脸亢奋的“黑眼圈儿”，他疲倦不堪地一看表说：“老洋面这家伙咋还不来？我可是真没有带钱。”“黑眼圈儿”笑笑没有接话茬儿。

党铁羊这会儿没有忘记充大尾巴狼，他底气不足地说着暴露马脚的外行话：“这种地方不会比大宾馆便宜吧，大宾馆我不断住，一宿百十块哩，这小地场两个钟点儿不得二三十块？”“黑眼圈儿”忍俊不禁地放声大笑，笑足笑够了说：“我出去看看。”

眨眼工夫，小包厢的门开了，进来的不是“黑眼圈儿”，是一位托着盘子的小伙，小伙长得五大三粗，一脸络腮胡儿，面颊上还有一处两寸多长的刀疤，让人一见就知是一个亡命之徒。党铁羊一见周身不由一怵。“络腮胡儿”嘿嘿笑了笑，笑比哭还难看。说：“先生，请付款吧，这是清单。”党铁羊拿起清单一看，像是被蝎子猛地蜇了一下，他说：“老弟，这上边写的是多少？”“络腮胡儿”牛眼一瞪说：“你没长眼哪？”党铁羊说：“我的眼有毛病，看不清楚，麻烦老弟你……”“络腮胡

儿”说：“瞧这数字多吉利呀，一千八百八十八元零八角。”党铁羊失声叫道：“真是这么多？你不是逗着俺玩哩吧？”“络腮胡儿”说：“你放啥闲屁呀，你是小狗啊还是小猫啊我逗你玩？快拿钱。”党铁羊带着哭腔儿说：“我真的没带钱，真的没带钱啊！”“络腮胡儿”冲过来一把揪住党铁羊的胸襟像拎小鸡似地拎起来，冷冷地说：“黄花儿小妞儿让你抱着跳了，玩了，日了，你连着日了几伙，你当过活神仙了，这会儿想赖账啊。”党铁羊说：“刚才那位小姐说，这里有老洋面——中亚公司的权总经理的银行账号，我与他是铁哥儿们，签个名儿他会付款，他开着大公司哩有的是钱。”“络腮胡儿”说：“权总经理满城的人谁不认识？我先把丑话说前边，你要是蒙我，可别怪我不客气。”“络腮胡儿”开的是电话机的免提，按几下后说：“权总经理吗？我这儿有个想吃白食的，说是你的铁哥儿们，怕对不住朋友，找你落实一下。”“络腮胡儿”开大音量冲党铁羊说：“你也听清楚了。”电话机里传来老洋面的声音：“吃啥白食？泡二十分钟小妞儿？”“络腮胡儿”说：“二十分钟？可他妈过了一把大瘾，两个半钟头儿！”老洋面一口咬定道：“我的朋友大白天没那种闲工夫，一定是个冒牌货。”“络腮胡儿”咬着牙说：“我就是对冒牌货有办法，不行了我先卖他的血，再卖他的肾！”老洋面挺干脆地说：“你该咋办就咋办吧。”那边儿老洋面将电话挂了，这里响着忙音。“络腮胡儿”恶狠狠地说：“你还有啥话可说？”党铁羊大哭道：“真的是老洋面约我来的呀。”“络腮胡儿”当胸一拳把党铁羊击倒在地，又上去踏上一只脚左右开弓几十下耳光。然后说：“告诉你来我这儿吃白食的还没生下来哩，你没钱我扒你的房子！没房子我卖你的血！卖你的肾！卖你的眼珠子！你说咋办吧？”

党铁羊刚才肆意泄精这会儿鼻口蹿血，整个成了一副空皮

囊，他哆哆嗦嗦好一阵才爬起来，从兜里摸出一张条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你看哪，这是权总经理给我的。”“络腮胡儿”接过一看说：“城里三家野味香，你没看反面写的地址是光明路的，我们这是民主路。”党铁羊急忙接过条子一看，反面确实有一行小字：光明路 116 号，不注意根本看不到。党铁羊捶胸顿足道：“我咋没看见这溜儿小字哩？我咋没看见这溜儿小字哩？”“络腮胡儿”说：“你给老洋面打电话，让他替你付钱。”党铁羊连连点头儿说：“中，中啊中啊。”“络腮胡儿”在电话机上捺了几下后说：“通了，你讲吧。”党铁羊眼珠儿顿时生光，如溺者突然抓到一把稻草似地说：“权总经理吗，我是党铁羊啊！”电话里的老洋面用力打断党铁羊的话嗷嗷大喊道：“好你个党铁羊，你他妈真不讲信用，让我在野味香等了你三个小时，你算人么？你这会儿在哪儿？”党铁羊懊丧之极地说：“别提了，我这会儿遇到难处了。”老洋面仍嗷嗷大喊道：“弄半天吃白食赖账的是你呀党铁羊，你的胆子可真不小啊，告诉你党铁羊现在买肾换肾的人可多了，你吃白食赖账人家真把你弄到医院麻醉药一打把你的肾割下来，这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党铁羊这下更慌了，他瞥一眼凶神煞气的“络腮胡儿”，孙子般地哀求道：“你要是帮我过去这个坎儿，我就是给你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啊。”老洋面缓了缓语气说：“你老弟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我还能不帮你，我不帮你谁帮你？不过咱也先小人后君子，我昨天跟你商量的事儿你打算咋办？”党铁羊连连说：“依你就是了，你不是要我铜丘那块地皮么？我给你还不成么？”老洋面说：“还有挨着你那几家，我要它连成一片。”党铁羊连忙答应道：“我帮你办还不行么？我帮你办还不行么？”老洋面说：“不是帮我不帮我的问题，是一定要办成！”党铁羊心想你这会儿就是让我上山掏老虎崽我也没二话，

他说：“我一定办成还不行？我一定照你的意思办成还不行？”

差不多三个小时后，党铁羊晕乎乎地告别了杯盘狼藉的酒席，告别了红光满面的老洋面，揣着一肚子酒呀肉呀以及厚厚的几叠百元大钞登上铜丘时，心想反正今天漂漂亮亮的小姐日了，还一股劲儿连日几伙，见都没有见过的山珍海味也吃了，怀里的大票子快撑破口袋了，几十年了不就今天才活了个人模狗样么？他飘飘然地想着乐着陶醉着，直到嘴里脸上身上的酒气儿发散得差不多了时，他才恍然记起对老洋面的承诺，在老洋面的文件上按下的红手印儿。这小姐可不是白日的，这好酒好菜也不是白吃的，这大把大把的钱也不是白拿的，如今都是市场经济讲的是效益，哪儿有吃白食的？谁会叫吃白食？老洋面会叫吃白食么？这会儿他眼前好像突然出现了“络腮胡儿”凶神恶煞般的嘴脸，他的脊背沟里顿时浸出了大股大股的冷汗，头脑也一下清醒了不少，忙不迭地起身朝村里跑去。

党铁羊转到碾子妈家时，正好就碾子妈一人。碾子妈慌着把党铁羊让坐在一张小桌儿旁，又忙乎着倒水。党铁羊连声说：“别忙了嫂子我不渴。”碾子妈把满满一杯水递过去说：“铁羊兄弟，今儿个咋得闲了？”党铁羊接过杯子说：“没啥事儿，我刚刚在铜丘地里悠转悠转，顺路到你这儿坐坐。”碾子妈心里想你是野猫子进宅无事儿不来，我还能不清楚你党粘子，一分钱掉地上还非粘四两土不可，可她嘴上却甜甜地说：“铁羊兄弟喝水喝水。”党铁羊轻呷一口水后，若无其事地说：“嫂子，你铜丘那块红果园收成咋样？”

碾子妈叹口气说：“唉，别提了，一提这红果园俺这心里就直发堵，夜夜愁哇，是夜夜愁哇。家里人手不足，园艺是个细致活儿，咱又不太懂，交叉交不出去，每年还得交承包任务。”党铁羊问：“一年交多少？”碾子妈说：要说交的也不多，

一亩地二百块钱，可就这也交不上啊。”党铁羊又问：“你这园子有多少亩？”碾子妈说：“铜丘薄地不成庄稼，量得也不准头，账面上记的是八亩六，其实差不离有十亩哩。”党铁羊接着问：“你跟村里签的合同是三十年？”碾子妈点点头说：“是啊，这批合同都是三十年，三十年不变哪，你说我还能活三十年吗？这不就得做一辈子难！”

党铁羊笑笑说：“我这回来就是想祛你这块心病哩。”碾子妈说：“那敢情好。”党铁羊仍笑着说：“我不是也想为咱们泥玩店多做一些贡献不是？”碾子妈也陪着笑说：“那是那是。”党铁羊认认真真地晃着头说：“我有一位老朋友想在咱泥玩店干一番事业，他愿意为你上交每年的承包数。”碾子妈眼睛一亮说：“中啊，我巴不得甩出这个夜夜愁哩，你这位朋友哩？我这就把承包协议书转给他。”

党铁羊说：“还有好事儿哩，嫂子。”碾子妈眼睛又是一亮：“啥好事儿？”党铁羊说：“只要把这协议手续一办妥，另外每亩地再给你一千元，现过现将八千六百元点给你。”碾子妈高兴得一拍大腿说：“这不是天上掉下来馅饼么？这不是天上掉下来馅饼么？”碾子妈突然又收敛了笑说：“不成啊，这事儿不成哩。”党铁羊眉头一皱说：“为啥？”碾子妈说：“因为俺一直都想把这地转给别人，所以这方面的政策我吃得可透，转让承包给本村人行，这不需再经村里了，两方签个协议就行了，要是转让给外边的人可不行，村里不同意，政策也不叫，不行不行，这事儿办不成。”

党铁羊嘿嘿笑道：“就是因为这一档子，我那位朋友不是硬把我给拉上了，他算是我聘请的顾问，由我当法人出面签协议，我党铁羊算村里的一员没啥争议吧。”碾子妈拍手笑道：“这事儿不就成了？这事儿成了呀。”党铁羊随手从手提包里掏

出一叠钱说：“这八千六百元钱我已经带来了，你要是觉得没啥的话，咱这就把手续办了。”碾子妈见钱眼开，连声说着：“中啊中啊。”起身进屋把与村里的承包协议书拿了出来。

党铁羊接过协议书认真看过后，从兜里取出一份打印好的崭新文件说：“嫂子你看看在这上面签个字就行啦。”碾子妈说：“铁羊兄弟你还不知道我是睁眼瞎？”党铁羊笑说：“那我给你念念吧嫂子？”碾子妈笑着点点头说行。

党铁羊把文件举到眼前念道：“因本人无力种好位于铜丘总计为八亩六分的园林，自愿转让承包给本村村民党铁羊，每年村里的上交定额一千七百六十元由党铁羊出，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归党铁羊，空口无凭立字为证，从签字之日起协议生效。咋样嫂子你看还有啥补充的？”

碾子妈心里想你已经打印好了我还补充啥？再说我也没啥补充的。她笑着摇摇头说：“这不是挺全面么，我没有啥补充的。”党铁羊把一只小印色盒递过去说：“你要是没啥的话就办手续吧嫂子。”碾子妈伸出食指在印色盒里戳了一下，由着党铁羊的指点，在文件上认认真真地按了指头印儿。党铁羊极豪爽地从怀里掏出一大摞百元钞票，一把拍过去说：“嫂子，这是八千六百元你点点！”碾子妈不由一愣，随之两眼放光将钱紧紧地攥在手里，生怕会飞了会跑了。党铁羊笑道：“当面点钱不为丑，你点点啊嫂子。”碾子妈这下才为之恍然，她一张一张点完钱后，哭着说：“铁羊兄弟啊，俺这一辈子也没见过恁多的钱啊？这是不是在做梦啊？你可真是我的大恩人啊，往后有啥事儿用得着俺的时候你请说了，你嫂子要是有半个不字儿，等天上打雷时叫老龙抓了俺。”党铁羊笑道：“龙也不是我喂的，我叫抓就抓了？”碾子妈破涕为笑道：“俺这不是表示一下态度么。”

正文第三十二章 实施凶杀

面包车驶进暮色苍茫的莲池镇时，党彬老远就发现了鹞鸟般呆立在政府门口的庞爱群。车停住时，庞爱群连忙眉开眼笑地迎了上来，拉着党彬的手说：“欢迎，欢迎您啊党书记党镇长，都安排好了。”

党彬不由蹙了一下眉头，他不习惯庞爱群这种重叠职位的称谓，可他又不能见面就使性子，只好跳下车淡淡一笑说：“安排啥了？”庞爱群说：“镇里的吃住条件差，准备先让您住在景阳岗大酒店，那里的条件好一点儿。”党彬说：“吃住都在酒店，是你的意思？”庞爱群嘿嘿笑笑，不语。

党彬淡淡笑着说：“刚才你还说镇里的条件不好，接着就把我吃住安排在景阳岗大酒店，你说这是啥行为？这不能叫举债发展吧？”庞爱群尴尬地笑笑说：“眼时也没有空房。”党彬说：“我就住艾民的房间里，他不能走了还占着镇里的一间房。”庞爱群说：“艾书记的房间没有整啊。”党彬说：“不用咋整，只要有一张床就行，被子行李我带的有。”庞爱群说：“艾书记走时钥匙没有留下呀，再说他的东西都在那里，这不合适吧。”党彬干脆利亮地说：“没有钥匙把门撬开，一人为私二人为公，咱们当面把他的东西装箱，贴上封条总可以吧。”庞爱群苦笑无言。党彬从车上拎下一大包行李，还有一只大提包。他拍拍庞爱群的肩膀说：“走吧老庞，出了问题我负责，没有

你一点儿事儿。”庞爱群接过行李包，党彬拎着提包。两人并肩朝前走。庞爱群说：“那饭总是要吃的呀。”党彬说：“也准备好了？”庞爱群点点头说：“与情与理都得接风洗尘呀。”党彬说：“咋准备的？”庞爱群说：“在景阳岗大酒店准备了两桌。”党彬说：“多高的规格呀？”庞爱群说：“党主任的做派我们是早领教过了，不敢太高，挺一般的。”党彬说：“具体点儿说，一桌多少钱？”庞爱群说：“五百，带酒水。”党彬仰天大笑起来。庞爱群说：“我斗胆说一句，你说我们的党风靠你这样一下子就能扭转过来？”党彬想了想挺痛快地点点头。暗夜里，庞爱群的眼睛不由一亮。党彬说：“泥玩店的村长党富根关在哪里？”庞爱群说：“被关在乡司法所吧。”党彬说：“一会儿我们去把他接出来。”庞爱群为之一愣，傻模傻样地笑道：“政府没权放人吧，法院说了啥等把十万元还了再放人，现在强调法院独立办案哩。”党彬伶牙俐齿地说：“从法律的条文上讲，就目前的情况有三条途径可以放人，一是原告撤诉，二是市法院改判，三是取保候审。”庞爱群露出惊讶的目光。党彬从怀里取出一份材料说：“莲池镇政府的撤诉书我已经打印好了，一会儿交给司法所，原告撤诉，释放被告，合理合法！”庞爱群接过材料，草草一看，眉眼带笑地说：“您一笔好写呀，党书记党镇长。”党彬把手一挥制止道：“老庞今后咱们不要搞这么庸俗，你不要叫我官衔，还是重叠的官衔，你和同志们都直呼其名叫我党彬，让咱们开个好头儿。”庞爱群红着脸连连点头说：“司法所咱们是不是等吃过饭再去，镇里四大班子的头头儿已经等候多时了呀，你说呢党彬同志？”

党彬想了想说：“那好吧。”

趁党彬进房间放行李的工夫，庞爱群闪到一边儿拨通了艾民的手机说：“艾书记艾镇长，我们过去可是把党彬估计得过

低了，这小子一点儿也不书生气十足，而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手腕铁着哩，雷厉风行说一不二，他执意今晚放党富根哩，艾书记艾镇长你可要快想办法，我可是撑不住劲儿了呀！”

艾民回话说：“你怎么这样笨呢庞镇长，谁挡道就搬开谁，这不是咱们的既定原则么？”

庞爱群瞥了一眼党彬的亮着灯光的房间，捂着手机小声说：“搬开？谁搬？咋个搬法？谁知道方正文这拨酒囊饭袋是怎么搞的，朝衣兜里装钱时都他妈的挺利索！”

艾民说：“我督促他们一下。”

党彬和庞爱群相跟着走进景阳岗大酒店时，在座的各路镇头头儿一齐起身鼓掌。庞爱群笑咪咪地说：“其实大家对党彬同志并不陌生，这次市委派他来担任我们莲池的党委书记兼镇长。现在欢迎党彬同志讲话。”

掌声愈烈。

党彬出双手示谢说：“迎来送往吃吃喝喝已经成约定俗成的老规矩了，上边三令五申地下禁令，非但收效甚微，甚至呈愈演愈烈之势。”

席间就有人窃笑。庞爱群的脸似笑非笑，木木的。

党彬说：“我听到了笑声，我知道这是笑我的，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这位同志是笑我平时说些不切合实际的空话漂亮话，牛气哄哄地装圣人蛋子，如今当了镇政府的头儿该动真格儿的了，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今天不也是照吃照喝么？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在这里照吃照喝一点儿制度都没有违犯，是合理合法的，大家可以心安理得地照吃照喝，因为这个钱我已经付过了，两桌包括酒水共一千元。”他说到此，从怀里掏出一张单据当众亮了亮之后说：“今天是我请客，用

我个人的钱请客我不会拿着单据当众亮一下，回头又签个字儿让财务上报销了。”

席间又有人窃笑。

党彬说着将单据撕成碎片儿，顺手丢进了手边的一只盂盆里。

庞爱群的脸似笑非笑，木木的。党彬招呼大家入席就座后，端起一杯酒说：“来大家共同举杯！”

在座的一齐起立举杯。

党彬说：“今天我请大家来，这酒是不能白喝的，因为我这个人忒讲效益，我这会儿讲社会效益，这景阳岗在咱们莲池镇是最高档的消费场所了，可以海吃可以海喝可以海玩这是明的，暗的还可以海赌可以海嫖，这个酒店的老板很有点儿市场经济头脑啊，生意做得挺红火的，像这个场合莲池镇的老百姓是进不来的，他们消费不起呀，而我们莲池是国家级贫困乡镇，也没有几个像模像样的私营企业家大款大腕什么的，那么这景阳岗的老板是如何看中这块风水宝地了呢，他的红红火火的经营是靠什么支撑呢？我不说大家心里都明白。在座的都是景阳岗老板的功臣啊。”

党彬说到此环顾四周。在座者的脸都灰灰的。庞爱群的脸更是灰灰的。党彬说：“刚才这老板跟我交了个底儿，过去的陈年老账我就不提了，光今年上半年我们镇党政机关四大班子已在这里消费了二十二万另八千四百三十六元整，这都是有票据可查的，不少单据上都龙飞凤舞着在座各位的亲笔签字，这叫明吃明喝，官话是招待费，还有暗的，就是在这里连赌带嫖都用公款报销的。”

党彬说到此把目光转向庞爱群说：“庞镇长，你是分管财务的，你说说这些钱都是从哪儿来的？”

宠爱群脸色木木的光笑不说。

党彬问：“是计划生育罚款？”

宠爱群摇摇头，振振有词地说：“咱们镇也借鉴过别乡的经验，计划生育罚款确实很有油水，是一些乡镇的财政小金库，可我们镇不行，太穷，老百姓超生也就超生了，他确实没有钱也就罚不来钱，你动真格儿把他抓来了还得管饭哩。”

席间不少人都在窃笑。

党彬又问：“那么这些钱是额外提留的？”

宠爱群又摇摇头，振振有词地说：“泥玩店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党彬同志，咱们镇不少行政村的情况都跟泥玩店差不多，家家户户都穷得丁当响，额内的计划还完不成哩，何提额外？这是不可能的。”

席间还有人在窃笑。

党彬说：“这我就不明白了，难道我们这些领导在这里海吃海喝的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么？”

宠爱群说：“跟掉下来的差不多。”

在座的目光都一齐投向宠爱群。

党彬瞪大眼睛说：“老庞，你今天就跟大伙彻底交个底儿，叫大家朝后再吃再喝时心里也踏实点儿。”

宠爱群说：“这些年我们的镇财政都是靠上边扶贫款支撑的。”

党彬说：“这么说我们这些领导海吃海喝海赌海嫖的都是扶贫款。”

宠爱群点点头说：“是这样，吃的喝的都是扶贫款。”

党彬说：“我这第一杯的祝酒辞说得太多了一点儿，来来干杯干杯！”

大家共同干了一杯。

党彬又吩咐满上了在座的杯子后，说：“喝第二杯酒之前我还有几句话要说，大家清楚不清楚，这二十多万元扶贫款是个什么概念？且不说二十多万了，十万元对一个贫困村来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它可以逼疯一个村的老百姓，泥玩店的村民不都被逼得走投无路么？为了这十万元村长党富根这会儿还在司法所关着，党华胸挂纸牌在大阳的闹市区自卖自身，泥玩店还有一位姑娘，我就不说她的名字了，她为了这十万元心甘情愿地到娱乐场所当三陪出卖色相。”

党彬说到此声调暗哑，泪流满面。

席间在座的也有潸然下泪者。

党彬一抹眼泪说：“来来干杯干杯！”

大家一齐举杯，干了。

党彬吩咐满上第三杯后，说：“这第三杯酒呢，我再说几句算结束语吧，我是在贫困村长大的苦孩子，可能有贫困情结吧，我不能看着国家让贫困村老百姓用来活命用来发展的扶贫款被糟蹋掉，别的地方我管不了也不去管，但是我们莲池镇从我接管的今天起我就要管出个样子，为此我要求在座的把近年来，三年为限吧，吃喝挪用的扶贫款项都列个清单交给我，我的原则是吃多少下去再吐多少出来，只要不够纪委、检察机关的立案标准，认识到位了，不再有类似的错误发生，仍然是既往不咎，不做政治上的处理，如果是遮遮掩掩，以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蒙混过关，就别怪党彬不客气下手重。”

席间有人面面相觑。宠爱群脸色仍似笑非笑，木木的。

就在这时，吧台小姐匆匆过来说：“司法所出事儿了？”党彬大吃一惊道：“出什么事儿了？”吧台小姐说：“杀人了吧。”党彬的脸一下子就白了，他扔掉手里的杯子，一阵风似地赶到司法所时，只见派出所的几位警察正在现场忙活取证。党富根

倒在血泊里，他的咽喉处中了一只锋锐的镖头儿，人已经不行了。值班法警被人五花大绑在院中的一棵大树上。一位警察告诉党彬：“是位蒙面凶手做案。”党彬急问：“几时发案？”这位警察看看表说：“刚过二十五分钟。”党彬痛心疾首之极，发案的时候，他正在与各路镇头儿碰杯。他转身狠狠地盯了一眼不离左右的庞爱群，真想扑上去咬庞爱群几口。

午夜过后，党彬和庞爱群才从案发现场回来。庞爱群一路捶胸顿足，懊悔不迭，还满脸泪流地表白：“我与富根是多年的朋友了，亲兄弟一般啊，我对不起他，我对不起他呀！”党彬明知他的话里掺了不少水分，也就不接他的话茬儿。

他俩当然没有注意到，粗犷的“刀疤”在紧紧尾追。

“刀疤”灰衣、灰裤、灰鞋、灰面罩，衣着色调儿与夜色吻合。艾民的催促电话打来时，他正赖在“东北虎”的身上不肯下来，“东北虎”怨气十足地说：“乍一看你的块头儿不小，我还以为今天碰到对手儿了哩，谁知也是杆蜡做的枪，你都成面条儿了还耍啥赖？”“刀疤”脸皮厚刀枪戳不透，他嘿嘿一笑说：“我还等着东山再起哩，等我缓过劲儿来非把你捣成肉酱不可。”“东北虎”嬉嬉笑道：“别给你的嘴巴过生儿了，你还东山再起哩，棉花包去吧，摸摸你的家伙有棉花包硬么？”“刀疤”就伏在“东北虎”的身上接了电话，他听出了艾民语气的严厉，只好翻身下马，一边穿着衣服一边依依不舍地盯着“东北虎”说：“等我回来再棒杀你。”“东北虎”讥笑道：“棒杀？你有棒吗？说你是地道的棉花棒还差不多。”“刀疤”落荒而逃，一路上还痛悔不已，没有干时觉得能踢山填海，再硬实的鸡也经不住自己的猛烈冲撞，不把鸡冲撞成饺子馅还算男人？到时候咋冲撞不成了呢？咋成了老水牛掉井里了呢？到头来反

倒让鸡奚落一顿，自己这男人还有脸面么？”“东北虎”的羞辱，刺激了“刀疤”的杀气，他潜进司法所的院子里时，那位法警正在打瞌睡，他绕过法警，贴着墙跟溜到禁闭室，发现党富根正坐在一张小钢丝床上吸闷烟，他取出镖头儿，轻喝一声：“喂！”党富根猛地抬头，他就趁这一霎间，将镖头掷了出去，党富根“啊呀”着中镖倒地。也就在这当儿，法警醒了，他不待法警迷怔过来，就老鹰抓小鸡般地将法警按住，杀气十足地说：“你规矩点儿，我饶你不死，否则你死定了！”这位法警也就成了“棉花棒”，听任他一番捆绑。之后，他便躲在暗处钓鱼，他清楚他下边要整的两条鱼，会自动游过来的。果然，不多一会儿，党彬、庞爱群领着那一拨赴宴的镇头儿们，风风火火地奔过来了。他就这样一直悄悄地盯着，尾追着。

镇政府大院安谧无声。四周很静很暗，只有厕所外边固定在低矮灯杆上的路灯闪着亮。

党彬径直去了住室。

跟在后边的庞爱群想说什么，自觉无趣，张张嘴又把话咽了下去。他感到肚里不太舒服，就转身进了厕所。

党彬关门，开灯，坐在临窗的桌前，陷入苦苦的思索，糊着一层白纸的窗上投放着他的剪影。

“刀疤”从腰间取下一只弹弓，熟练地装上一只弹子，搭弓一瞄，“嗖”地一声射出，厕所外边那只路灯便应声而灭。

整个镇政府大院顿时漆黑一片。

党彬窗前亮着的那盏灯更显得格外明亮突出。

正蹲坑的庞爱群大吼一声：“灯咋灭了？灯咋灭……”他的第二声喝问不及吼完，即被“刀疤”的镖头儿堵住了喉咙。“刀疤”拔掉镖头儿，庞爱群便掉入了粪坑，随之“扑通”一响。

党彬听到了外边的响动，起身推开窗户喊了一声：“老庞！”

“刀疤”三跳两蹦地闪至党彬窗前几米远的地方，举起那只还带着宠爱群污血的飞镖，试着朝党彬的头部瞄了两瞄。

飞镖在夜色与灯色的折射下熠熠闪着寒光。

就在这时，突然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喊叫声：

“抓歹徒啊！”

“抓歹徒啊！”

.....

随着呼喊声，十几把雪亮的手电筒霎霎射来，将整个镇政府大院照得明晃晃的。

“刀疤”就在这一霎间还是把飞镖投掷了出去，寒光一闪，党彬随之倒地。

党军领着党碾子一群各执棍棒的棒小伙飞奔而至。他们是接到党红的电话，知道有人想对已到莲池就职的党彬下毒手后，匆匆赶来救援的。还真多亏了他们一行来得及时，使“刀疤”慌张中疏忽了镖头儿的准确度，差那么两公分未刺中党彬的咽喉。

党军一行竟顾救护党彬，让“刀疤”翻墙跑了。

党彬散记之十九 纷争保命台

接下来为铜丘的事儿，我被围攻了整整两天。围攻者多为外地的投资者，也有本村的群众。镇政府大院四周密麻人群，却鸦雀无声，都在屏心静气捕捉从二楼办公室里流泻出的音响，这里正继续着紧张的交涉。

老远就能分辨出老洋面的沙哑喉咙。如今老洋面可谓财大气粗，他不记前嫌与三郎武夫联手办起了“中亚公司”，他亲自出任中方总代理，连黑牌进口车也坐上了，牛皮得很。这会儿他的嗓门扯得很高很亮：“你们在广告上说是开发铜丘，我们的票子流到你们的账户上了，又不叫我们沾铜丘的边儿，这不是骗人哩么？告诉你我们可是合资企业，这牵涉到一个国际影响问题！”

比克逊的中方代理人说：“泥玩的质量与土料的 AP 含量关系极大，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铜丘上边的 AP 含量是 8%，而下边的还不到 1%，我们太平洋公司用铜丘料的意向决不会改变。”

旺集人也撕破了脸皮，小胡子不顾扯破嗓门大呼大叫：“我们非取铜丘的料不可，否则就上诉经济法庭！”

铜丘农业银行的代表也亮明了态度：“党镇长，弄到法庭上好吗？泥玩店的法人党橛子去世了，但人死账不灭嘛，如果这几家外资企业起诉的话明摆着是泥玩店败诉。这几家企业的

厂房设备差不多都一应俱全了，这下马的损失最少三百万，加上泥玩店村做广告贷的二十万，这么大的窟窿在限定的日期内补不住，我们便可依据法律拍卖属于泥玩店的所有财产，也包括铜丘。”

我再次亮明态度：“铜丘的土是绝对不能动的，如今泥玩店的新村长党军同志已经上任，村委会已经做出了停止开发铜丘的决议，并打算分期分批还债还贷，镇里对泥玩店村委会的决议是同意的也是坚决支持的。”

党铁羊与本村的一些人跟着喊喳起来：

“叫我们勒紧裤带还账？这没门！”

“‘镇妖铜钟，不得乱动’？瞎胡尿扯！”

“避洪台避洪台，多少年都不发水了，还避啥洪？”

“保命台保命台，有它就不死了？该死吊朝上！”

.....

老洋面亮开了嗓门说：“不行的话，我们就到市里去告状，我们就不信你党彬能一手遮天？”

这天我与村民们正在水库工地忙碌施工时，党军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来说：“党彬哥，你看.....”

顺着党军的手势，我发现一群人雄赳赳地上了铜丘，走在前边的是老洋面，紧随其后的是几十位身穿迷彩服、手拎橡皮狼牙棒的保安队员，再后边是一群背着铁丝、棍棒的工人。

我大吃一惊忙迎上前去，大声说：“你们要干什么？”

老洋面回头扫视了一下自己的队伍，没有发现党铁羊。其实党铁羊清楚老洋面要把他拎出来当枪头子使，就在老洋面转过头的当儿他把脑袋缩了下去。老洋面低声吩咐手下的人：“找党铁羊，可不能叫他溜了。”

我冷笑着说：“权老板，我知道你是想打我们铜丘的主意？问问乡亲们答应不答应？”

随着我的话音，党军领着几十位乡亲挥着各式工具忽啦一声围了过来。

老洋面朝身后做了一下手势，几十位人高马大的保安队员们立即成扇面散开，举起了一根根狼牙棒，只等老洋面一声令下。

我厉声喝道：“老洋面，你想制造事端？这后果由你负责！”

老洋面努力将态度表现出难得的谦和，他淡淡笑着说：“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嘛党镇长，我们不过是想使用一下这块土地上的土做做泥玩，这没有啥大不了的，并且合理合法。”

听老洋面把“合理合法”四个字咬得字正腔圆，我不禁冷笑道：“老洋面，你是不是发烧了？合理合法？这铜丘的土能是你想采就采的想用就用的？别忘了这铜丘是在泥玩店的地盘上。”

老洋面城府极深地笑笑说：“如果是你们泥玩店的村民请我来呢？况且我又不是争当这块土地的法人代表！”

我一时语塞。

老洋面随手打开手提包，掏出一叠按着红指印儿的协议书亮亮，然后才慢条斯理地说：“我们中亚公司是合资企业，岂能不懂法律？空口无凭、立字为证，这是你的村民给我签下的协议，从今天起铜丘这块土地的管理权使用权就归我中亚公司了，本人不过是受你的村民的委托，维护一下他们的合法权益，仅此而矣。”

我一看协议上的落款，大吼一声：“党铁羊呢？你给我出来！”

挤在人群中间的党铁羊被人推了出来。党铁羊周身打着寒战，光想瞅个人缝掉头开溜，被手疾眼快的老洋面一把揪住。

老洋面压低嗓门一字一句地说：“到这份儿上了你想往后缩？给你交个底儿吧党铁羊，你没忘那家野味香的络腮胡儿吧，他卖肾卖眼珠儿的绝活儿还是跟我学的哩。”

党铁羊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他连声说：“我上我上还不行么？”

党铁羊被老洋面一把推到前面。

我瞪着眼说：“党铁羊你要干什么？”

党铁羊把手朝前一指，结结巴巴地说：“这块地是我承包的，还有碾子妈家的这块，我转包给老洋面——不，转包给中亚公司了，权总经理他们有些想法儿，你们说吧，你们说吧。”

党铁羊忙瞅个人缝把身子缩了进去。

老洋面故意将几份协议文件抖落得哗哗直响，志得意满地盯着我说：“怎么样党镇长？我刚才说的合理合法是有来头的吧，如何开发使用铜丘这块土地是我们中亚公司的权力，这白纸黑字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我冷笑着说：“多少年了还能不知道你老洋面？你一定是搞阴谋耍手段让党铁羊上了你的贼船。”

老洋面哈哈大笑起来：“咱这么说吧党镇长，至于你的村民党铁羊是不是上了我的贼船，以及如何上的我的贼船，你可以找你的村民党铁羊去了解，包括处理惩罚，这是你镇长的权力，我们中亚公司不会干涉你们的内政，另外我还提醒你党镇长，我们国家现在是讲法制的，你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部门起诉我中亚公司，我老洋面随时恭候应诉，并奉陪到底如何？”老洋面将协议文件重新装进精致的手提包，转过身子对同来的保安和工人大臂一挥说：“公司聘用你们为的是保护公司的合法

权益不受侵犯，你们打工挣钱合理合法，你们只管干你们的活儿，别人不碰你们，你们决不可碰别人，谁要是先寻衅闹事儿别怪我老洋面手狠！话又说过来了，要是别人先动手，你们的手也不是端豆腐的嘛，起码的人格尊严还是要保护的嘛，只要是正当防卫，出了问题由公司负责，现在大家照原计划行动。”

随着老洋面的话音一落，保安队员们成一线拉开，挺着橡皮狼牙棒与村民们对峙，工人们则立即开始扯架铁丝网。

村民们嗷嗷大叫：

“咱们不能受这种欺负啊！”

“跟他们拼了吧！”

“泥玩店人也不是好惹的呀！”

.....

喊着喊着，几十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们高举铁锹、镐头儿、大锤、钢钎猛扑过来。

我伸开双臂拦住说：“乡亲们，咱们能靠打架拼命吗？咱们还怕找不到说理的地方？铜丘是泥玩店的铜丘，一道铁丝网能挡得住咱们的所有权么？”

正文第三十三章 无毒不女人

高蓉蓉接到艾民喜不自禁的“连中三元”的消息后，心里不由怦然一动。这“连中三元”是他们代号“脱贫工程”首期施工的暗号：一元是党富根，二元是庞爱群，三元为党彬。因为“刀疤”长于镖技，杀掉一个为中一元，三个统统杀掉为“连中三元”。尽管她信誓旦旦地对胡琰保证不再做第二个东郭先生或者农夫，但是雇凶杀害自己一奶同胞的弟弟，作为女人能不心惊肉跳吗？当“鹰”放出去后，她一直煎熬在惶恐不安中，偏偏弟弟儿时在全市后院高井台旁尾巴般跟着她的情形历历在目，还有弟弟哭喊“姐呀姐我还吃蚂蚱呀姐，我饿呀姐”的稚嫩声音不绝于耳，她如同浸泡在滚烫滚烫的沸水中，游移不出，挣扎不脱。好在是她思路清晰，她一直这样为自己开脱与辩解，谁叫弟弟他成了咬人的毒蛇哩？谁叫弟弟他变成了吃人的狼哩，我不吃掉他他就会吃掉我呀，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呀，我这也是正当防卫呀，自卫是人性的本能呀。在痛苦的煎熬中，她甚至产生了让“刀疤”失手的念头，如果能吓弟弟一场，使弟弟从此幡然省悟，痛改前非那该多好啊。

接到艾民喜不自禁的电话后，她的大脑顿时出现了一片空白，她的脸前骤然倒下了弟弟被镖头击中后猛烈抽搐的身体。她少有的缄默，使艾民连连发问：“你怎么了高书记？你怎么了高书记？”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好在是艾民看不到她

的面部表情。她说：“你要抓紧落实一下，别叫刀疤谎报军情懵我们。”艾民极有把握地说：“这个你尽管放心。”她说：“那你第二期施工方案怎么样了。”第二期施工方案是艾民亲自出马灭“刀疤”的口。艾民仍用极有把握的口气说：“我刚刚与刀疤通了电话，明天上午我为他送行，也就是三个小时之后。”她叮咛道：“这事儿关系重大，你可给我用心了，不能出任何纰漏。”艾民一口咬定：“这个你尽管放心高书记，我会向您交一份满意答卷的。”她说：“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艾民用可怜巴巴的音色说：“我想喝可口……”不等他把话说完，她就把电话挂了，心里骂道你算啥玩艺儿，也不看看这是啥时候，我有那份儿心情？

高蓉蓉放下电话，传真机的信号灯亮了，她不由为之一动，这是市委办公室为她设置的专线，除非重大的政治事故或者重大的灾情人祸，是不会在这凌晨以后惊扰她的。果然是一份紧急通报：

高书记：

凌晨一时二十三分接到紧急电话，数小时前莲池镇发生重大凶杀案，该镇泥玩店村党支部书记兼村长党富根同志被人杀害在镇司法所审讯室，副镇长庞爱群同志被杀害在镇政府厕所里，刚刚上任的镇党委书记兼镇长党彬同志被害未遂正在镇医院抢救。目前凶手在逃，该镇派出所的干警正在追捕。

特此通报。

请批示！

市委办公室值班秘书李伟
于 1998 年 5 月 27 日零晨一时二十五分

高蓉蓉的心猛地颤抖起来，她清楚办公室正等着她的决策批示，这时候她无论如何也不能乱了方寸，她记起了胡琰“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反复告诫，操起笔颤抖着写下了数行“官话”：

一、通知市公安局严密布控，一定要缉拿凶手归案。

二、通知市卫生局组派由最优秀的医生组成的抢救小组赴莲池，一定要尽全力抢救党彬同志。

三、通知市民政局协助莲池镇政府做好被害家属的抚慰、善后工作。

四、将此情况速报地委、行署。

高蓉蓉明白这带着她亲笔批示的原文再传真过去，就成了铜丘市委的最高指令，要上报要下发要归档，当然也是她这市委书记面对这突发事件的行为佐证，是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白纸黑字一旦传真出去也就是一瓢水泼地上了，是无可悔改的。于是她将这四条批示又认真地核校了一遍，纠正了一个别字还有一个没有画圆的句号。

这一切办完后，她才疲惫地躺靠在沙发椅上，一股怒气狂泄而出，她重新抓起电话，好一通大骂艾民选人不准谎报军情，懵她骗她，还捎带着大骂“刀疤”酒囊饭袋办事拖泥带水，直骂得艾民狗血喷头，周身汗如雨下。他一边擦汗一边说：“高书记你放心吧，我马上布置我马上布置，让首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尽快了结。”

她忿忿地挂了这边的电话，那边胡琰的电话紧跟着打了进来，说：“该舍车保帅了。”这也是一句原定的暗语：“车”指

的是这次实施“脱贫工程”的前线总指挥艾民。

她吃了一惊：“首期和二期工程都尚未了结呀。”

他坚决地说：“那也必须舍掉。”

“为啥？又出意外了？”

“你不要再问了！必须按计划马上舍掉！现在就开始实施！一分钟也不能耽搁！”

她完全听得出这四个语气极重的短句后边的惊叹号，她想让他三言两语地说个明白，但他已经把电话挂断了。

第二天，她才明白胡琰决策的英明，原来党红把在宾馆里听到艾民具体指挥方正文实施凶杀的情况报告了江钧。江钧深感案情重大，当即就召开了地委、行署主要负责人的紧急电话会，决定责成地区公安局立即缉拿艾民。因为她与艾民是单线联系，如果把艾民这条线掐断了，她就安全了，她安全了，胡琰才高枕无忧。

当一拨干警把艾民家的门打开，奋不顾身地冲进去的时候，独守空房的汪画画告诉他们：“艾民已经出差三天了。”

恰恰就在这当儿，高蓉蓉主动把乳罩儿的暗扣解开了，两只高挺的乳房就“嘭”地一下弹了出来，白白亮亮哟，硕大硕大哟，艾民惊喜得显些昏厥过去，又是摸啊又是揉啊又是亲啊地忙个不停。

她与他这会儿是在她的专车里边，车子隐在市郊铜丘湖边的一簇树丛里，而铜丘湖与这座城市都隐匿在黎明前的暗夜之中。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让他在畅饮可口可乐之前吃她的豆腐，他一吮住她的乳头她便肆无忌惮地吟叫开了，而且身子也开始小幅度地抽搐，这也是从未有过的，他的情绪一下子被她挑逗

起来了。几分钟前在车上她一边把着方向盘一边无中生有地告诉他，他的副市长职务已经批下来了，等这“脱贫工程”的施工一结束就宣布。他心里就暗暗得意，酣畅淋漓的性快乐竟与职务的提升相辅相成和谐统一，天底下几多这等好事儿？大阳几多这等好事儿？铜丘几多这等好事儿？偏偏让我老艾撞上了，知恩图报是人之美德，我老艾要好好地报答她，何以报答？如今她大权在握，风光无限，声名已够显赫了，说及利呢，光那笔水库款她一次就进账百万，已垫定了她此生富足的基础。何以报答？惟以交媾！何以报答？惟以“做鸭”！我要好好地干她！提高干她的质量！把她干得心花怒放！把她干得欲仙欲死！那样的话她才能离不开我，她才能时时想着我，她才能事事忘不了我，我才有希望做了副市长再做市长！看来我这“鸭”不仅要做得兢兢业业、有声有色，还要做得更精彩更上一层楼！

就在他把豆腐吃得一片声响，陶醉在美妙心态中的时候，她把一粒黄豆粒儿大鱼肝油状的塑料丸置入了阴道，照原来的计划这塑料丸是应该放在杯子里，随着上等毛尖的浓郁清香进入他的肠胃，这塑料丸不是洋春药伟哥，也不是土春药神戈，也不是林林总总土洋并举的另一些让男人更加威猛的东西，而是能让人血液凝固心跳停止的玩艺儿。她心想你既然如此喜欢这可口可乐，我就最后再成全你一次，让你再畅饮一次吧。她轻抚一下他的后脑勺，又朝下轻轻一使劲儿，他便心有灵犀地把战略重点移向了她的阴部，大口大口地吮之吸之吞之咽之，又极夸张地鼓捣出一片青鱼戏水般的响声。但这次她并没有让他把这甘霖山泉般的可口可乐饮个尽兴，因为再停上三刻钟他即会乘鹤西去，她还要享受一下与他交媾的全过程，再体会一下这个“大种马”的凛凛威风！这个“大种马”实在是太厉害

了，不干不知道一干忘不掉！与老流氓胡琰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一个是不倒金枪一杆一个是蜡把软面条一根！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大种马”这一去便永远地去了，失去了也就永远失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高蓉蓉便携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到莲池镇慰问受伤的党彬同志，并表示一定敦促有关方面尽快侦破此案，从重从快严惩凶手及幕后帮凶。

一同前去的还有高花子和高小萌，这会儿，彼此之间的身份都心若明镜，高花子拉着头缠绷带的党彬一个劲儿地流泪，弄得一旁的高蓉蓉和高小萌也珠泪涟涟。高花子埋怨道：“蓉蓉你如果不把小宾弄到这镇上，会出这事儿？”高蓉蓉辩解说：“你问小宾这能怪我么？是他再三要求执意要来这里，这事儿小萌也清楚。”

在后来的几天里，铜丘市接连发生了几件引起全社会关注的事：

一、镖杀党富根、庞爱群、并镖伤党彬的凶手“刀疤”在莲池镇景阳岗大酒店就擒。当干警接到店方的举报冲进三陪女“东北虎”的房间里时，该嫌疑犯还在呼呼大睡，据“东北虎”交待该嫌犯超常量五倍服了洋春药伟哥，整整折腾了她半夜，直到她百般求饶，大呼他数十声“打虎武松”后他才肯罢休。“刀疤”就擒后立马供出了高价雇用者方正文。

二、迫于强大的压力，方正文主动投案自首，供出了高价雇用者艾民。

三、艾民的尸体在铜丘湖边发现，据法医鉴定为服毒自杀。

党彬散记之二十 血祭保命台

柄伯拎面大铜锣，把着通往铜丘的惟一堤路。

高蓉蓉在我住院期间心血来潮决定完善泥玩店水库的后期工程，随即就成立了工程指挥部，她本人亲任指挥长。她说是一定交给乌龙河沿岸十八乡镇父老乡亲们一个满意的答卷，为了水库的扩容与堤坝的加厚需要五万立方的粘土，指挥部决定就地取材动用铜丘的土。为了弥补工程款的不足，指挥部将这五万方土的工程分包给了中亚公司等数家泥玩制作企业，回报是用取土总量的百分之一，就是你这家公司完成一百立方的工程量，给你用土一立方。此方案一出台，对铜丘之土一直翘首热望的数十家公司纷纷响应，一份份合同当天就签署完毕。

柄伯闻讯后，立即以政协副主席的身份写了紧急提案，历陈铜丘之土不能动用，但工程指挥部据有关单位以“避洪台之说缺乏必要的科学依据”为由，予以否定。

柄伯又亲自打上门去，把高蓉蓉堵在了市委办公室里，柄伯说：“蓉蓉，长话短说，我想请你收回动用铜丘之土的决定，给乌龙河沿岸的父老乡亲留下个保命台。”

高蓉蓉笑笑说：“柄伯，保命台之说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只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并且带有很大的迷信。”

柄伯说：“蓉蓉，我是经过三八年那场黄水浩劫的人，这里是汪洋一片啊，要不是这保命台，沿乌龙河两岸十八乡镇的

数千名乡亲就没有今天了，当然也不会有你。”

高蓉蓉愕然地注视着柄伯。

柄伯说：“那年是你奶奶敲响一面铜锣，使几千乡亲从睡梦中惊醒逃至这保命台上，又是你奶奶靠她的一手泥玩换来陈谷杂粮，使逃在这保命台上的乡亲每天能喝上两碗保命的粥，活下来的人没有不对你奶奶感恩戴德的。”

“我奶奶是……”

“党金凤，也是我的媳妇。”

高蓉蓉不以为然地笑笑说：“柄伯，你是老糊涂了吧柄伯，我明明是姓高嘛。”

柄伯说：“蓉蓉，我一点也不糊涂，我们是一家人，是一根血脉的嫡亲，事到如今我只好把窝在心里多少年的话亮出来了，我们老党家几十年来是既出善人又出恶魔，我老爹党铁汉大名鼎鼎，国民党塞外第一军的军长，我这市政协副主席一职就是沾了他的光，乌龙河两岸老百姓曾称之为党青天，可他是个地道的恶魔，当年他炸黄河大堤时，是我用冲锋枪把他打死的，他丧尽人伦地强暴了党金凤，后来生下一子就是你的父亲高凡，你父亲的养父高天亮当年也饿死在这泥玩店水库工地上，之前高天亮夫妇曾把我与你父高凡叫到一起，高天亮夫妇当然不知我们党家的丑事，说你父是党金凤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儿子，让高凡认我这个父亲，高凡死活不认，理由是我这个国民党残渣余孽会断送他的前程，跪在我与高天亮夫妇面前苦苦哀求，我心中有难言之隐，也就同意了，高凡也就继续假名假姓地活着。”

一直木然发愣的高蓉蓉突发一问道：“柄伯，这事儿你还跟谁说过？还有谁知道？”

柄伯说：“高天亮的媳妇六一年也饿死了，以前是我自己

知道，如今就变成我们两个了。”

高蓉蓉松了一口气说：“柄伯我相信您说的都是实情，但我希望这事儿您老就别再告诉其他人了，家丑不可外扬，传出去不是什么好事儿，几十年都过去了，错着来就让它错着去吧。”

柄伯点点头说：“这个好办蓉蓉，我不对别人说就行了，不过我要求你留下这保命台。”

高蓉蓉笑笑说：“柄伯这算是您的交换条件？”

柄伯说：“随你怎么想吧，只要不动这保命台就行。”

高蓉蓉沉思一下说：“柄伯就依您老所说，我们老党家为这水库已经付出很多了，我这不是继承了你们前辈的愿望，为乌龙河沿岸的父老乡亲们办好事么？你应该带头支持才对呀，不是这样么柄伯？”

柄伯说：“你修水库是对的，可动保命台是不对的，这是两码事，你总不能顾头不顾尾，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吧。”

高蓉蓉耐着性子说：“柄伯，暂且不说我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就你当年救我的事儿我也永生不忘，不过这工程大事是经过充分考查论证才做出来的，又如何能轻易否定呢？再说柄伯我总不能因为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就公私不分吧？”

柄伯大笑数声说：“我有私心？我已是风烛残年，这铜丘对我本人还有什么意义？我想的是黄患未除，我怕乌龙河一带的老百姓再遭水患之苦。”

高蓉蓉微笑着说：“难道我这市委书记就不考虑老百姓的疾苦？我修水库干吗？修水库不就是为解除老百姓的水患之苦么？”

“看来你是执意要用铜丘之土了？”

“柄伯，您老的概念要弄清楚，不是我高蓉蓉要动用铜丘

之士，而是市委市政府，还有工程指挥部集体做出的决定。”

柄伯沉思良久才问：“真的不可改变了蓉蓉？”

高蓉蓉认真地点点头。

柄伯气得脸色变了，他颤抖着嘴唇说：“蓉蓉，你会成为历史罪人的，将来你会后悔的蓉蓉，我已经感觉出来了你与党彬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

高蓉蓉想起了他刚才的“恶魔与善人”之说，脸上露出带刺的冷笑。

两人不欢而散。

此刻，中亚公司率先开赴施工现场，当一溜十几台掘土机、推土机、拖拉机轰隆隆驶来时，柄伯立在路当间岿然不动。

小洋面跳出驾驶室，老洋面紧随其后。

小洋面捋袖子攥拳欲耍野蛮。

老洋面制止了儿子，脸上堆满了当年权老板遗传的笑，晃着手里的几份协议文件说：“柄老弟你睁开眼瞅仔细了，我们可是依法办事照协议来的，我们要开发铜丘这是受市委市政府的指派，这下你就挡不了了吧柄老弟。”

柄伯一脸铁青地敲响了铜锣，咣咣咣咣咣，声声如雷。

泥玩店骚动了，乌龙河一溜十八乡镇也骚动了，人们如风云至。铜丘上下密匝匝竖满了人，像陡然立起一片黑森林。

柄伯择高处而站，洪亮着嗓门说：“老少爷们，经历过三八年黄水的人都见过浮尸漂流人为鱼鳖哇，大水灾后黄泛区饿殍遍野人相食，是铜丘庇佑了咱们这方水土的百姓，它如何不是保命台？北有黄河南有淮水这是两条恶龙啊，咱们这锅底夹在中间怎么能掉以轻心？黄淮水患一日不除一日不能毁坏铜

丘，就不能没有保命台！”

老洋面哇哇大叫：“别听党老柄胡说八道，他是疯子啊！”

小洋面亲驾一台掘土机吼叫着驶过来。后边轰鸣着一支巨龙般的车队。

柄伯的脸色由青变灰，周身颤栗不止。突然，他如疾射的流星，一头撞向小洋面驾驶的推土机……

巍巍铜丘，滔滔乌龙河，回音袅袅：

黄淮水患一日不除一日就不能毁坏铜丘，就不能没有保命台！

据《铜丘市委内部简报》：

党老柄之死，在泥玩店、莲池镇、铜丘市喧嚷数日后渐趋平息。但以高蓉蓉为首的工程指挥部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并没有中止对铜丘的开发。数家公司的现代化取土设备一哄而上，铜丘上下车来车往，机声隆隆。彻夜灯火，如同白昼。

后来有关部门急令停止开发，据说是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压力。

然而此时的铜丘已残损不堪，疮痍满目。

高蓉蓉的宝贝女儿雪受姚婉重托，从大洋彼岸远道归来悼念柄伯。雪在柄伯坟前，诵姚婉未竟的祭文。她念着念着竟泣泪泣涕，呜咽不止：

……那日怆别，不想竟成永诀。此刻昏雾归鸦，荻花无语。衰柳依依堤上，笼烟曳雨，忽有尖啸疾掠长空，是

杜鹃声声啼血。当年党金凤笃信的“保命台”，我之说的“避洪台”，二者异曲同工。柄兄你虔奉为至理，由此归自铜丘，溶为一色一体。堤窖子若蚁鼠洞，你苟且四十余载，日观铜丘墨黛，夜闻远村犬吠。柄兄，你可知此时飘摇子处的我，向风而立，不意吹葭初夕，遥送福音，切盼佳兆。不料，柄兄你一腔忠坚，竟付之飞灰，肝脑涂地也未保全铜丘，呜呼哀哉！我知柄兄你不会安于黄泉，那只啼血的杜鹃不是你精灵的幻化？念至此，心痛欲裂，不觉泪下

姚婉不及圈上句号，便猝发心脏病，灵魂翩翩飞飞，飘洋过海，追寻柄伯来了。尸体火化时，雪让伴她多年的那枚“女媧伏羲图”随她去了，谁知此“枣”非但未灰，又镀上一层殷红，光灿灿夺目溢彩。

柄伯与柄娘合葬一处。雪遵照姚婉的遗愿，将之一半骨灰抛至黄河，另一半骨灰连同那颗“枣”埋在与柄伯柄娘数米相隔的地方，冢丘隆得一般大小，中间铺满花束花环，像座彩桥。

每清明至，前来献花、送吃喝、放鞭炮、烧纸钱的人纷至沓来，络绎不绝。

这里成了一处自然景观。

不久，高蓉蓉主持换装了最新的现代化的闸门与启闭装置，泥玩店水库工程成功地进行了试运行。

尽管如此，我对高蓉蓉仍心存芥蒂，我总感觉她被一团阴气包着，虽然她常常大度地对我笑，笑容很和善很慈祥，但我仍感到很阴。她一次又一次地创造和解的机会，可我一直不肯

就范。

为这事儿高小萌几次数落我：“侵吞水库款一案和雇凶杀人两案，组织上都有结论了，这一切都是艾民一人所为，与姐姐没有任何关系嘛，你怀疑组织上的结论得有证据呀，你不能证明姐姐贪污了这笔水库款嘛，连你前妻仝叶也无真凭实据，只是凭感觉凭推测，这在法律上都不能认定的事儿，你如何能这般偏执呢？毕竟是亲姐弟呀，你不能仅因为她的个人隐私就这般待她！”婶母高花子更是为我们姐弟的关系不睦常以泪洗面，后来她老人家竟生出这般念头：“别人都喊小宾是圣人蛋子，我看小宾是不是神经真的不正常啊，再说小宾年纪轻轻的咋会有那种老病？说犯就犯？恐怕就是脑子上有毛病吧，要不送他去大医院看看。”

高蓉蓉就张罗着去新乡市精神病医院为我看病。婶母高花子也为这事儿连日劝说柔肠百结。高小萌也说去专科医院查查也无妨嘛。我只好答应了。我真的成了神经病么？我欲哭无泪。但我仍相信自己的直觉。我记得有位伟人这么说过：“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定会剥去。”我期待着这一天。

那天车子停在了家门口，婶母高花子和高小萌也收拾停当准备陪我去新乡，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从车子里跳下来的高蓉蓉，我突然觉得心里憋闷，憋闷得十分十分难受，我下意识地抬头仰望一下窗外的夜空，满天星星连一丝云彩都没有，哪有降雨的气象？而我眼睛一黑，竟闻到了一股雨腥味儿，一股浓浓的雨腥味儿，眼前也飘起了一朵云彩，乳白色的云彩，若浓若淡，忽忽悠悠，渐近渐远，还伴随着若隐若现的雷声。顷刻间，一朵朵云彩变成了一团团暗黑的阴云，如一群呼啸行空的天马般狂奔过来，极快便黑压压阴森森地密布天空，随之是惊天动地的电闪雷鸣，将苍茫旷野上的尸群照亮，有男人、女

人、老者、少者……突然尸群炸开了，男女老少或狂奔或疾走，或呼吁长天或跪伏乞讨……我的脑袋遂进入崩裂状，疼得我就地打滚，嗷嗷大叫：“千秋之罪啊！罪不容赦啊！罄竹难书啊！”

我的老病又犯了。

公元一九九八年夏，豫皖苏等省连降大暴雨，水涝成灾，亘古罕见。尤以黄淮流域损失更为惨重。

泥玩店水库没有经受住乌龙河大水的考验，库坝轰然坍塌，将艾民等人前期制造的“豆腐渣工程”大白天下，死有余辜的艾民头上又多了罪状。反正人已经死了，死者长已矣。但遭罪受累的是活着的人。

据铜丘市《灾情简报》：

……7月15日夜，乌龙河决堤。泥玩店及周围十八个行政村遂成泽国。除及时登上铜丘的2352人安然无恙外，另有1543人下落不明，初步查明已有392人罹难。

以铜丘原有面积，基本能全部容纳这一带的灾民，只因近期铜丘之土因修水库被毁去大半，尤其是登丘的惟一通道残损不堪，致使大批灾民聚集丘下因无路登丘而又被洪水冲走，其状惨不忍睹……泥玩店村长党军组织十几位党员干部，搭人梯救助群众攀丘，使一百多村民幸免于难……最后终因水势过大，有六名同志光荣殉职。

摘自大水前已成为大阳行署副专员的高蓉蓉的日记：

1998年8月18日 晴天

经历了上一段生死较量的日子后，我的精神一直处于恍惚的噩梦状态，有时甚至难以自控、难以自拔，已经完全退下来的胡琰，陪我在鸡公山疗养院呆了一段时间，他一直劝我说往事如烟已经风从而逝，该忘却的就忘掉吧，再说世间的事原本就没有什么好坏，胜者王侯败者贼寇，人生苦短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可我一直没有如他要求的那样洒脱，我清楚由我造成的罪孽如沉石负背会伴我一生的……

……上午九时，随国际救援组织视察豫南灾区。带了非要看看老家的女儿雪。直升飞机定位在铜丘上空时，下边是汪洋一片，天与云与水上一白。水上影子，惟铜丘一点。雪透过高倍望远镜，说铜丘是半拉黑枣儿。超低空飞时，雪附在我耳旁惊呼，铜丘是半拉钟，妈你快看是半拉钟啊……妈呀，钟上密密麻麻全是人啊，像一堆蚂蚁像一堆蚂蚁啊！返航途中，我心如坠铅，默默无语。雪说妈这钟能修吗？我认真地盯着女儿，点了点头。雪像是对我又像是喃喃自语：等我将来吧！我揽紧雪，泪如飞雨。

后 记

立意的苍白与思想的淡化，令许多当红的作品当红的作家汗颜，林林总总的靠所谓的名气与商业炒作而迅速蹿红的作品，经过不多时日便成了一堆堆废纸，这是当今文坛的一种司空见惯的怪现象。为此，我坚持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必须有独到的思想，如果达不到这一点儿就不如不写。经过我认真的考证，那些鼓吹淡化思想淡化矛盾的人，本身是无什么思想的，他们有时也可能会应运而生，甚至大红大紫，但是有一点儿是他们阻遏不住的，那就是他们构筑的一处处“豆腐渣工程”经不住历史长河的冲洗。因为艺术的残酷使然。

然而有思想与主题先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

谎言已成为时下的流行色。

“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这些现象为各级正直的执政者痛心疾首，也为深受其害的老百姓们所不齿。我这里所说的“谎言”并不仅仅是停留在说假话这个层面上，而是包含着“谎行”，及“谎言”和“谎行”所造成的恶果。

谎言的基本特征是人格缺席，良知沦丧。谎言孽生于欲望，而欲望是罪恶的渊藪。

一个承受谎言的生命是委琐的生命，一个承受谎言的民族是无望的民族，一个承受谎言的国家是危亡的国家。如果想使国家强盛起来，民族兴旺起来，那就必须从构成国家与民族的细胞——一个个生命的本体做起，强健、净化、提升他们。

而最首要的是：生命不承受谎言。

谎言的大面积流行，必然导致一个社会的全面颓败与崩溃。

《谎言如歌》打开了尘封已久的人性深处的档案。“谎言”是人性的一個层面，而人性最本质的层面就是生存与活着。如何活着？在什么样的品位与层次活着，这便进入了人性的一个基本的层面：欲望。而欲望的实现就有一个争取与奋斗的过程。当一个社会的政治形态与经济形态很健全的时期，谎言就被正义与良知挤压在阴暗的角落里。当一个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形态很不健全甚至相当扭曲的时候，谎言便如瘟疫般地流行。因为人们都想活着，而且大部分的人都想很不一般地活着，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的流露。

健全的生命拒绝谎言，健全的社会不流行谎言。

《谎言如歌》的立意构建在对一批个案的艺术剖析上，通过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折射出光怪陆离的历史与现今的社会画面，提出只有摒弃讳疾忌医，积极抢救这些“病人”使之迅速康复，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健康更健全更完善，才能充满阳光充满希望。

其实个体生命是很脆弱的，生活的本身就是把这种脆弱掩盖起来，人性的本能使然。甘于脆弱是一种掩盖，蹂躏脆弱也是一种掩盖，通常人们都热衷于后者，以示自身的强大。

“弱者”对历史的健忘，与“强者”对历史的遮掩，共同构成了对人类的残忍。

凝重的经典之作，其思想与哲理绝对不是单元的，而是多元的。只有多元的思想与哲理之枝纵横交错，才能使作品之树葳蕤繁茂。贯穿《谎言如歌》始终的还有一重要的思想内涵，就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人类有很多美好的理想，但为之艰苦奋斗终生到头来才明了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乌托邦”的，理想与现实有时是一对很顽强的对立面，顾此失彼，或顾彼失此的现象常常发生。人类在诗化的理想面前有时表现出很大气很凛然的超凡气概，但走向虚无的结局却司空见惯，这样人类面对大自然时有时就显得很无奈，很矛盾。在《谎言如歌》中，浓笔描写的泥玩店与泥玩，不仅旨在加重作品的文学底蕴与艺术的韵味儿，更重要的是将“保命台”与修水库矛盾起来，体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关系，而这一思想是人类走向工业化文明之后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矛盾之一，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大主题，也是永恒的主题。

这是我酝酿多年的思考之一。